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X86n1600

# 宗統編年

清 紀蔭編纂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No. 1600-A 宗統編年進呈奏疏
  - No. 1600-B 宗統編年序
  - No. 1600-C 序
  - 宗統編年目錄
  - 佛祖宗統單傳世系之圖
  - 宗統歷年世代次第之圖
  - 宗統編年凡例
  - No. 1600-D 宗統編年總論
  - 宗統編年別問
  - 佛紀
    - 釋迦牟尼佛
  - 祖紀
    - 西天祖師
      - 第一世祖
      - 第二世祖
      - 第三世祖
      - 第四世祖
      - 第五世祖
      - 第六世祖
      - 第七世祖
      - 第八世祖
      - 第九世祖
      - 第十世祖
      - 第十一世祖
      - 第十二世祖
      - 第十三世祖
      - 第十四世祖
      - 第十五世祖
      - 第十六世祖
      - 第十七世祖
      - 第十八世祖
      - 第十九世祖

        - 第二十世祖
        - 第二十一世祖
        - 第二十二世祖
        - 第二十三世祖
        - 第二十四世祖
        - 第二十五世祖
        - 第二十六世祖
        - 第二十七世祖
    - 東土祖師
        - 世祖
        - 第二世祖
        - 第三世祖
        - 第四世祖
        - 第五世祖
        - 第六世祖
        - 第七世祖
        - 青原第二世祖
        - 第八世祖
        - 第九世祖
        - 青原第三世祖
        - 第十世祖
        - 溈仰宗首建第一世祖
        - 青原第四世祖
        - 曹洞宗首建第一世祖
- 五宗紀
    - 首建臨濟宗世祖
    - 臨濟第二世祖
    - 曹洞宗第二世祖
    - 臨濟第三世祖
    - 曹洞宗第三世祖
    - 首建雲門宗第一世祖
    - 首建法眼宗第一世祖
    - 臨濟第四世祖
    - 曹洞第四世祖
    - 曹洞宗第五世祖
    - 臨濟第五世祖
    - 臨濟第六世祖
    - 曹洞宗第六世祖

- 臨濟第七世祖
- 臨濟第八世祖
- 臨濟第九世祖
- 曹洞第七世祖
- 臨濟第十世祖
- 曹洞宗第八世祖
- 臨濟第十一世祖
- 曹洞第九世祖
- 曹洞第十世祖
- 臨濟第十二世祖
- 臨濟第十三世祖
- 曹洞第十一世祖
- 臨濟第十四世祖
- 曹洞第十二世祖
- 曹洞第十三世祖
- 曹洞第十四世祖
- 曹洞第十五世祖
- 曹洞第十六世祖
- 曹洞第十七世祖
- 曹洞第十八世祖
- 臨濟第十五世祖
- 臨濟第十六世祖
- 曹洞第十九世祖
- 曹洞第二十世祖
- 臨濟第十七世祖
- 曹洞第二十一世祖
- 臨濟第十八世祖
- 曹洞第二十二世祖
- 臨濟第十九世祖
- 曹洞第二十三世祖
- 臨濟第二十世祖
- 曹洞第二十四世祖
- 臨濟第二十一世祖
- 臨濟第二十二世祖
- 曹洞第二十五世祖
- 臨濟第二十三世祖
- 曹洞第二十六世祖
- 臨濟第二十四世祖

        - 曹洞第二十七世祖
        - 臨濟第二十五世祖
        - 曹洞第二十八世祖
        - 臨濟第二十六世祖
        - 臨濟第二十七世祖
        - 曹洞第二十九世祖
        - 臨濟第二十八世祖
        - 臨濟第二十九世祖
    - 諸方略紀
    - No. 1600-E 後序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16
    - 17
    - 18
    - 19
    - 20
    - 21
    - 22
    - 23
    - 24
    - 25
    - 26
    - 27

- 28
- 29
- 30
- 31
- 32

- 贊助資訊

#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 No. 1600-A 宗統編年進呈奏疏

江南常州府武進縣祥符寺(臣)僧(紀蔭)謹奏

恭惟皇帝陛下，道涵天地，德貫古今。睿智亶聰，謨訓蔚虞周之盛；皇猷允塞，文章煥羲禹之隆。兩儀之內，無物不仰賴生成；三教之中，無人不欽承化育。洋洋光輝盛大之日，蕩蕩名教興揚之時。竊(臣僧)藪澤蜎微，山林樗廢。幼習鄒魯，既識字以無多；長慕禪宗，復究心而未盡。百凡荒昧，俯仰愧慚。祇於世道人心，每切攸同之念；時乎宗傳慧脉，實深從上之思。不揣顓愚，輒相探考。會儒釋之淵源，參聖賢之壺域。仿史例以編年，垂宗統於後世。燃松滴露，既兀兀以成書；持鉢沿門，遂孜孜而付梓。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聖化熏陶，仁風漸被。裁成無外，統中天調御之君師；纖鉅不遺，現盛世慈祥之佛祖。筆削心承，願就至尊之衮鉞；流通念切，希同藏典以施行。但瞻九重萬里，末由蒲伏以謁丹墀；何幸一日千秋，得聆謦欬而親函丈。不避狂妄之誅，徑申冒昧之請。茲因法叔玉泉和尚入覲之次，謹陳皇清一統萬年頌一章，敬申草野傾向化日之葵忱，併所纂宗統編年一部，懇求法叔代呈御前。伏乞陛下萬幾之暇，俯賜電覽。倘蒙日月光燭幽微，不責謬略之愆疵，大施蕩平之教訓，寵錫冠序，敕許頒行。庶王言穆穆，示大道之康衢；聖誨皇皇，寶鴻章於法苑。(臣僧)誓將泉壑餘生，炳香額手而祝無疆；更矢剎塵微願，瀝膽捐軀以圖上報。(臣僧)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不勝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康熙三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 No. 1600-B 宗統編年序

經，明道之書也。史，記事之書也。經通則人心之義理斯見，史達則古今之得失有徵。合而兼之者，其唯春秋乎。孔子當周室衰微，乾綱解紐之際，慨然以斯文為己任。就魯史而寓王法，敘倫敦典，褒德貶罪，而善以勸，惡以懲，其志存乎經世。一筆一削，功等於抑洪水，驅猛獸。而其大意，則主乎正人心術。此春秋之經兼史，而為聖賢傳心明道之要典也。吾道一以貫之，大要不出忠恕。能盡己之心，推己之心以及人，而大道不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一貫之旨，吾夫子實於洙泗杏壇一花拈出。而西方聖人之教，吾夫子亦未嘗不先逗其機也。列子述商太宰問聖於孔子，孔子以博學多識自居，而不居於聖。於三王五帝，以任仁義智勇稱之，而弗知其

聖。及宰駭問，乃動容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以今觀之，西方聖人之教，吾夫子蓋嘗先逗其機也。天地民物之間，古今升降之際，必有厥終厥始，而究極指歸。世教存而不論，蓋人道參天位地，而不可語於範圍之外者也。然朝聞夕可之言，夫子深切歎之。而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如子貢者，尚且歎為不可得聞。則今之凡得聞於吾夫子者，皆夫子之文章而已矣。嗚呼！世愈後，道愈微，而一貫之旨，幾何其不悖謬也。西方聖人之教，該攝恒沙，詳周法界。慈雲旦聚，廣被無方。慧日晨躋，光明亘遠。蓮河葱嶺，曷勝象負之書。鹿苑竹林，未罄龍藏之典。自祖衣東被，繼佛履西遊。粵溯淵源之人，豈無紀載之傳。然而各述宗風，譜系或淆近遠。並垂語錄，流行莫識後先。所以學海波瀾，遊之者罔臻閫奧。宗門關鍵，探之者罕辨脩途。自非心源泉湧，智辯雲飛，何以尚論千秋，提衡兩端者矣。夫椒祥符和尚，德齊龍樹，才擬馬鳴。髫髦遊刃於儒門，肯綮奏刀於法苑。神應不窮，辨濟鹿馳羊之小學。智通無累，按雞園猿沼之真燈。發廣大心，示真實語。拈微妙理，開方便門。會佛祖以成書，作吾宗之信史。續慧燈於迦葉，以火傳薪。結法集於阿難，持瓶瀉水。因時記事，貫一部十七史之菁華；紀月編年，昉二百四十年之筆削。信矣法門龍象，良哉方外春秋。道洽大千，使聞未聞者，忽省雷音之旨；化均百億，俾見未見者，欣瞻滿月之文。具葉翻風，甘露彌於識種；寶華注雨，慧水溢於身田。闡教脂那，接引之方無量；疏源身毒，利濟之益靡涯。豈特從上諸方，鶩王標其髓液；將使九流百氏，列派盡以朝宗。儒釋不背而相資，理事各適以為用。人心既正，大道自明。其與六經諸史，互相表章，當來之金篦，末法之寶炬也。恭惟今上皇帝陛下，聖學天縱，亶作君師。皇極懋昭，彰同文於千古；宸猷允塞，垂至化於萬年。金輿玉軸，一統輯告成之書；華衮威鈇，羣賢纂前朝之典。洋洋乎光輝盛大之日，濟濟乎名教興隆之時。而宗統編年，際斯成就。文章黼黻，於以藻飾太平；心法宗風，將來綿亘治運。寧唯紙皮筆骨，藏名山而俟後起；行見刻木鑄金，布國門而質大方矣。不避衰悰，歡喜敬序。皈依三寶弟子七十八老人許之漸法名濟霈頓首謹譔。

## No. 1600-C 序

癸亥五月，渡湖訪祥符湖公和尚，留宿藏雲舊室。時公有編修僧史之願，即事漫成二詩。其一曰：破浪乘風得得來，湖山高臥許追陪。曠懷欲發古人秘，薄俗每令中念灰。鼓吹詞壇嗟末學，棟梁法苑望奇材。他年僧史編成後，先寄須教老眼開。其二曰：歎息吾衰入夢鄉，唯餘蝴蝶滿匡牀。孤燈綿歷歲月古，千偈瀾翻齒頰香。石

上苔紋留馬蹟，天邊星彩射龍光。禪流波靡今尤甚，猶幸僧中有此郎。蓋志喜也。己巳夏，公手扎函宗統編年來，蓮峰山舫曰：和尚不靳一言序之。青炷香展卷曰：斯誠千古闕典，亦千古盛事。佛祖紀綱，宗師血脉，藉以永傳。其有功於法苑，豈啻一縷千鈞。第草草勞人，何能發揚大意，表白深心。然念和尚數年心血，幾為枯瘁，不惜身命。然大法炬為最後末劫，照耀人天，敢不贊歎申明，昭告天下後世。夫著述難事也，而況於持論宗門。持論宗門不易也，而況於編定宗統繫之歲年。斯誠難之又難矣。無徹見今古之明眼，無大公無我之直心，而不出之以真才達識，亦何能洞闡精微，張皇要眇。使單傳直指之道，彰明較著於目前。佛祖宗師之機，輝煌歷落於後日。而且會儒釋之淵源，明聖凡之極致。提一心宗，統攝百氏。寶網帝珠，燦交光之涉入。香河獅乳，拈一味以密融。不綦難中之難歟。所以自古及今，未有人曾及之者。況乎時風澆薄，知見日漓。不念苦心，唯存私見者，往往有之。今編年擴大同之道域，撤一貫之藩籬。哲人奧旨，久而愈彰。古德真風，聞斯興起。大書特筆，不遺提挈。宣明條目綱領，具見隱微嚴謹。唯和尚之才之識，足以激揚鏗鏘。而眼明心公，無絲毫隔礙。故取二千餘年佛心祖髓，向筆尖上流注真常，作未來金鏡。雖程嬰杵臼之用心，不是過也。讀是編者，循年核實，舉法知時。千秋文獻，足徵一會。靈山未散，從此人登般若之航，家達菩提之路矣。先師退翁老人，嘗有是志而未遑。寶雲月兄和尚，嘗欲成法苑春秋，及僧寶翼徵等書而未就。今公克承先志，丕著宗猷。舉其所甚難者，而易為之。成昭代蔚然之鉅典，展從上未敷之鴻緒。青以衰颯頹光，猶幸躬逢其盛。甯不亟為前後千古稱慶乎。在昔有宋哲后，尊尚祖道。吳中道原禪師，輯傳燈錄成，上之。詔詞臣楊億等討論，頒入大藏。鐔津契嵩禪師，著傳法正宗記，獻之闕下。宰相韓琦，翰林歐陽修諸公，鄭重歎美，亦詔入大藏。

今上聖天子崇文重法，度越前皇，將見此書，上達宸聰。石渠、天祿之間，當有補袞調羹，扶起正法輪者。則茲編流通，黼黻太平，助揚盛化，又不止法苑增華，緇門藉重已也。

皇清康熙二十九年歲次庚午春二月穀旦華山沙　門晚青槃譚譔

## 宗統編年目錄

卷之一
佛紀(上)
釋迦牟尼佛
卷之二
佛紀(下)

釋迦牟尼佛
卷之三
祖紀(西天祖師)
一祖迦葉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
三祖商那和脩尊者　四祖優波毬多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
卷之四
七祖婆須密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二祖馬鳴大士
卷之五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卷之六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廿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卷之七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卷之八
祖紀(東土祖師)
(西天二十八東震旦第一)世少林菩提達磨祖師
卷之九
第二世鄽都可祖師　第三世羅浮燦祖師
第四世蘄春信祖師
卷之十
第五世東山忍祖師　第六世曹溪能祖師
卷之十一
第七世南嶽讓祖師　第七世青原思祖師
第八世江西一祖師　第八世石頭遷祖師
卷之十二
第九世百丈海祖師　第八世石頭遷祖師
第十世黃檗運祖師　第九世藥山儼祖師
溈仰開宗第一世(溈仰)山(祐寂)祖師
卷之十三

第十世黃檗運祖師　第九世藥山儼祖師
第十世雲巖晟祖師
溈仰開宗第一世(溈仰)山(祐寂)祖師
曹洞開宗第一世(洞曹)山(价寂)祖師
卷之十四
五宗紀
臨濟開宗第一世臨濟玄祖師
曹洞開宗第一世(洞曹)山(价寂)祖師
溈仰開宗第一世(溈仰)山(祐寂)祖師
卷之十五
臨濟開宗第一世臨濟玄祖師
曹洞開宗第一世(洞曹)山(价寂)祖師
卷之十六
臨濟宗第二世興化獎祖師
曹洞開宗第一世(洞曹)山(价寂)祖師
曹洞宗第二世雲居膺祖師
卷之十七
臨濟宗第三世南院顒祖師
曹洞宗第二世雲居膺祖師
曹洞宗第三世同安丕祖師
雲門開宗第一世雲門偃祖師
卷之十八
臨濟宗第三世南院顒祖師
臨濟宗第四世風穴沼祖師
曹洞宗第三世同安丕祖師
曹洞宗第四世鳳棲志祖師
曹洞宗第五世梁山觀祖師
雲門開宗第一世雲門偃祖師
法眼開宗第一世清涼益祖師
卷之十九
臨濟宗第五世首山念祖師
臨濟宗第六世汾州昭祖師
曹洞宗第五世梁山觀祖師
曹洞宗第六世太陽玄祖師
卷之二十
臨濟宗第七世石霜圓祖師
臨濟宗第八世楊岐會祖師
臨濟宗第九世白雲端祖師
曹洞宗第六世太陽玄祖師

曹洞宗第七世投子青祖師
卷之二十一
臨濟宗第十世五祖演祖師
曹洞宗第七世投子青祖師
曹洞宗第八世芙蓉楷祖師
卷之二十二
臨濟宗第十世五祖演祖師
曹洞宗第八世芙蓉楷祖師
卷之二十三
臨濟宗第十一世昭覺勤祖師
臨濟宗第十二世虎邱隆祖師
曹洞宗第八世芙蓉楷祖師
曹洞宗第九世丹霞淳祖師
曹洞宗第十世長蘆了祖師
卷之二十四
臨濟宗第十三世歸宗華祖師
臨濟宗第十四世華藏傑祖師
曹洞宗第十世長蘆了祖師
曹洞宗第十一世天童珏祖師
曹洞宗第十二世雪竇鑑祖師
曹洞宗第十三世天童淨祖師
曹洞宗第十四世鹿門覺祖師
曹洞宗第十五世普照辨祖師
曹洞宗第十六世大明寶祖師
曹洞宗第十七世王山體祖師
曹洞宗第十八世雪巖滿祖師
卷之二十五
臨濟宗第十五世臥龍先祖師
臨濟宗第十六世徑山範祖師
曹洞宗第十八世雪巖滿祖師
曹洞宗第十九世萬松秀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世雪庭裕祖師
卷之二十六
臨濟宗第十七世仰山欽祖師
臨濟宗第十八世高峰妙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世雪庭裕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一世少室泰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二世寶印遇祖師
卷之二十七

臨濟宗第十九世中峰本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世聖壽長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二世寶印遇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三世香嚴才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四世萬安嚴祖師
卷之二十八
臨濟宗第二十一世萬峰蔚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二世聖恩持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三世東明昆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四世萬安嚴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五世少室改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六世嵩山斌祖師
卷之二十九
臨濟宗第二十四世翼善慈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五世高峰瑄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六世金陵瑞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七世龍泉聰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七世定國從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八世嵩少載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九世宗鏡書祖師
卷之三十
臨濟宗第二十八世圓通寶祖師
臨濟宗第二十九世禹門傳祖師
曹洞宗第二十九世宗鏡書祖師
卷之三十一
諸方略紀(上)
卷之三十二
諸方略紀(下)
宗統編年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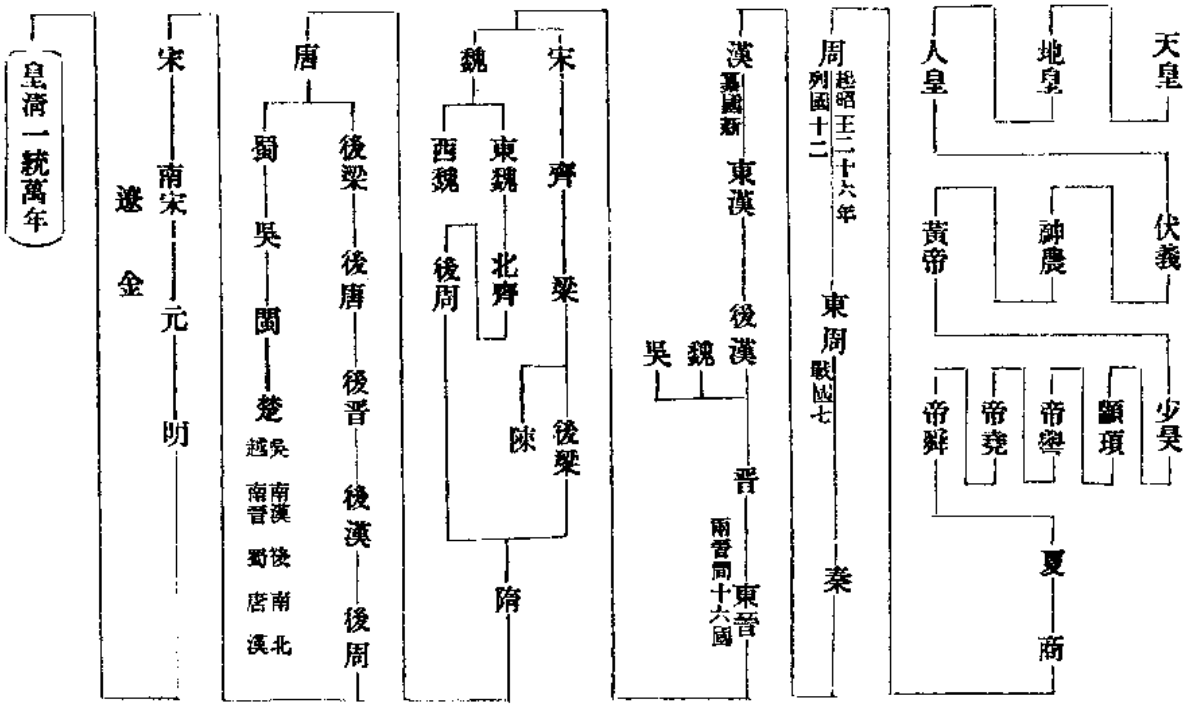
## 佛祖宗統單傳世系之圖

釋迦文佛
(西竺)初祖迦葉
二祖阿難
三祖商那和修
四祖優波毬多
五祖提多迦
六祖彌遮迦

七祖婆須蜜
八祖佛陀難提
九祖伏馱蜜多
十祖脇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
十二祖馬鳴
十三祖迦毗摩羅
十四祖龍樹
十五祖迦那提婆
十六祖羅睺羅多
十七祖僧伽難提
十八祖伽耶舍多
十九祖鳩摩羅多
二十祖闍夜多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
二十二祖摩拏羅
二十三祖鶴勒那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
二十六祖不如蜜多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
(西天二十八東震旦第一)祖菩提達磨
(東震)二祖鄽都可
三祖羅浮燦
四祖蘄春信
五祖東山忍
六祖曹溪能
七祖(南岳讓　青原思)
八祖(馬祖一　石頭遷)
九祖(百丈海　藥山儼)
十祖(雲嵓晟　黃檗運　首建溈仰宗溈山祐)
(單傳十一開宗第一)祖(洞山价　臨濟玄　仰山寂)
二祖(曹山寂　興化獎　雲居膺)
三祖(南院顒　同安丕)
四祖(風穴沼　鳳棲志)
(單傳十三開宗一世雲門偃)五祖(首山念　梁山觀)
六祖(汾州昭　太陽玄)
(單傳十五開宗第一世法眼益)七祖(石霜圓　投子青)
八祖(楊岐會　芙蓉楷)

九祖(白雲端　丹霞淳)
十祖(五祖演　長蘆了)
十一祖(昭覺勤　天童珏)
十二祖(虎丘隆　雪竇鑑)
十三祖(歸宗華　天童淨)
十四祖(華藏傑　鹿門覺)
十五祖(臥龍先　普照辨)
十六祖(徑山範　大明寶)
十七祖(仰山欽　王山體)
十八祖(高峰妙　雪嵓滿)
十九祖(中峰本　萬松秀)
二十祖(聖壽長　雪庭裕)
二十一祖(萬峰蔚　少室泰)
二十二祖(聖恩持　寶印遇)
二十三祖(東明昆　香嚴才)
二十四祖(翼善慈　萬安嚴)
二十五祖(高峰瑄　少室改)
二十六祖(金陵瑞　嵩山斌)
二十七祖(龍泉聰　定國從)
二十八祖(圓通寶　嵩少載)
二十九祖(禹門傳　宗鏡書)

宗統歷年世代次第之圖




## 宗統編年凡例

- 大道之統，歸於正宗，正宗之傳，統乎大道，故曰宗統。
- 佛法宗旨，隨機設化，編年紀事，據實徵時。其間紀註正變，一本紫陽綱目。他如五經、孔子家語、諸子、通鑑、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漢書、唐鑑、新舊唐書、五代史、十九史、諸史詳節、讀史管見、續通鑑、皇明通紀。諸書法門文字，如釋迦譜、古今佛道論衡、弘明廣集、大唐內典、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開元釋教錄、大唐高僧傳、內法傳、宋高僧傳、歷代三寶記、景德傳燈錄、傳法正宗記、佛祖統記、佛祖歷代通載、佛祖綱目、聖胄集、五燈會元、指月錄、總傳燈錄、諸家語錄及甄正辨偽等錄(皆詳論道教中事者)，皆詳考合訂，不敢一字私涉臆見。
- 是編單紀宗統。凡正傳宗統者，大書其嗣統示寂之年，昭法化也。支流旁出者，皆不具書。其間參佐宗化，年月有徵者，倣先經終義之例，書出處顛末於其寂之年，以彰輔化。諸方拈頌論議，因時闡明宗旨，切要者書之，否則不書。
- 全提密證，不涉語言。大道真宗，豈存功蹟。然有係於法化，有關乎宗統者，皆大書焉。講律並書，儒道兼攝，昭宗統無外也。國政時事，有關宗統，須參考者，亦附書之。非關宗統者，雖彪炳史傳，皆不具書。
- 凡正傳宗統者，書某宗第幾世某處祖示寂，而不書名，有謚加謚。非正傳宗統者，講書法師，律書律師，禪則方書禪師，不敢

濫也。書寂書名，有諡加諡，應化聖賢，難以格定者，不在此例。來往參承，或稱禪師，或單書名者，皆有深意微義具存，非輕率也。有隱而須發者，夾註發明之。

- 文獻俱闕，地異時遠，無從稽定者，曰闕文。文獻並徵，因時因事，不能無礙，未敢據定者，曰闕疑。自昔互有異同，至今確實考證者，曰考定。諸子百家別集中，參合可證者，曰別證。文闕獻徵，據實准定，以俟後稽者，曰存考。
- 迦文開宗垂統為佛紀，迦葉以至黃檗、雲巖諸祖紹統傳宗為祖紀，五宗而後承宗繼統為宗紀。臨濟禹門、曹洞宗鏡兩祖之下，諸方法化正在繁衍，宗統未敢遂定，諸方之出處大略隨年編，至今康熙己巳為諸方略紀，以俟後來補定。
- 法門廣大，知見淺近，茲編聊為草創擁篲，豈能遂稱成書。蒐討未周，當從補入。大綱細目，不全不合者，仰祈大方宗匠，垂教刪定，以永真傳。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佛誕日臨濟三十四世後學新安沙門釋紀蔭槃譚　謹述於夫椒祥符之大中堂

## No. 1600-D 宗統編年總論

祥符紀蔭曰：葢聞聖王之治天下也，本乎格致誠正，施之修齊治平，盡性踐形，事天立命。是以首出庶物，建極乘乾，一人有道，萬國咸甯。唐虞之化，於變時雍。夏商之間，政刑並用。爰及周衰，道微政弛，人心壞亂，篤生孔孟，明道德以敘彝倫，行仁義而正風俗。漢唐以降，教化不興，法度是守，漸騖於外，失其本心。又以諸家龐雜，大道支離，程朱出而闡明約束之。聖學雖顯，然以為章句致身之塗，鮮見成己成物之士。斯文將喪，叔世何堪。蚩蚩者氓，固不可使之知。而坦坦者道，亦何可不使之由也。夫語大莫載，六合之外，豈可存而不論。語小莫破，聖人豈真有不知能。然而洪荒以前，渾沌先是何狀。九州之際，溟渤終於何底。滄桑見見，生死歷然。將來世數何終，人物何止。藉曰方圓一氣，一氣之始，何以彌綸。太極兩儀，無極之初，是何境象。性本於天，而天之所以為天，則曰無聲無臭至矣。得之有命，而命之所以為命，則曰莫之致而致焉。是豈原始要終，聖賢有所未盡。抑亦察倫明物，變化示於幾微。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參贊位育，終日乾乾，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各從其類，可與知能，民物之所以為民物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斯天下之達道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人之極致，性命之本源，達大道之體而無殊，盡一心之量而不變者，非智超劫外，行徧寰中，其孰能與於斯乎？惟法王之出三界也，洞徹一心，了明萬有，真心本性，一切圓融。天人由行業以分途，善惡從真妄而異趣。心有真妄善惡，而性則純真至善。真善之名，亦無以加焉。唯心有真妄善惡，是以悟心之真而善者，有四聖焉，謂佛與菩薩、緣覺、聲聞是也。迷心之真而善惡雜糅者，有六凡焉，謂人、天、鬼、神三道，地獄、餓鬼、畜生三塗是也。人可不言，天則匪一。居須彌山，治四部洲，為四天王天。居人間頂，超日月明，為忉利天(有三十二天，并帝釋為三十三天)。此之二天，未離地居。上之於虛空中，朗然安住，身有光明，日月不及，如是一類，名燄摩天。上昇精微，不接下界，乃至劫壞，三灾不及，名兜率陀天。更上有樂變化天、他化自在天，如是等天，未離乎欲，通名欲界。上之有三梵天(梵眾、梵輔、大梵天)，名初禪天。上之有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名二禪天。上之有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名三禪天。上之復有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名四禪天。其間復有五不還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見天、色究竟天，以上諸天，未離形色，通名色界。上之復有空處天、識處天、無所有處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如是等天，無業果色，名無色界。天之次復攝十種仙：一、地行仙，二、飛行仙，三、遊行仙，四、空行仙，五、天行仙，六、通行仙，七、道行仙，八、照行仙，九、精行仙，十、絕行仙。仙之與天，迥然不同。仙以人身而戀長生，處海山島；天則福德化生，自在無礙。上品之仙，不能及下品之天。是皆不了真心，隨業妄報，不值佛化，沉溺長途者也。鬼神多門，各以業報受生其中，因為善而夾雜妄緣。正直聰明之士，忠孝節義之流，未證真常，皆為業苦。復有修羅，四趣所攝(謂天、人、鬼、畜)，因多嗔業，致感斯倫。三塗則隨三業(貪、嗔、癡)輕重以受報，杳杳昏衢，誰從拯救？匪佛垂慈，少能脫苦。此之六凡，皆迷一心，致趨多報。天之與人，以福德殊，非真謂蒼蒼茫茫，高而無極，不識不知也。聲聞因修四諦(苦、集、滅、道)見道，緣覺謂覺十二因緣(無明緣行等)證道，此二聖流，自了生死，不能利他。菩薩則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萬行，廣度眾生，名為大乘。圓滿行解，具證三身(法、報、化)，盡妙覺性，成無上道，斯名為佛。佛者，覺也。先知先覺，徧滿十方，非一非異，不可思議。釋迦文佛，則此娑婆之化身也。通一化土，總攝世界，則三千大千，通一壽量，點盡塵墨，尚無窮無盡。閻浮洲乃大千界之一，八十年適因減劫之時(此界為南閻浮洲，佛世壽七十九年)，降生兜率，

示道成也；見處王宮，示尊勝也；脫屣世榮，示世苦也；因覩生老病死等事出家，示世無常也。出家苦行，示真修實證也。降魔，示正能摧邪也。成道，示證本有也。三七思維，示妙法難喻也。漸說三乘，曲垂方便也。五戒十善，以接人天，隨其欲樂也。彈偏斥小，歎大褒圓，開發大機，廣相成就也。四攝法，慈攝無遺也。四悉檀，三根等度也。四十九年，說法十二部，隨機接引也。末後拈花付囑，密傳心印也。佛之出世，唯欲人人共了此心。心之知見，萬別千差。非以正法印印之，則不契圓宗。皆非了悟此正法印，離言說相，唯證乃知。此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也。如來說法，一則教通，一則宗通。教乃言詮，宗則大意。的的大意，直指人心。見性忘言，當下成佛。此宗傳自迦葉，以及阿難。西天二十八世，歷歷傳持，光昭正眼。列皆法身大士，應世宣化。傳達摩氏，以般若智光，運照東震。遂躬航海，達於梁朝。由梁歷魏，止於少林。面壁九年，直接二祖。傳至曹溪，分為南岳青原。南岳青原後，復分為臨濟曹洞溈仰雲門法眼五宗。一華五葉，二桂昌昌。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不數傳而止。唯臨濟曹洞，傳至於今。闡佛真宗，宣揚法化。單提向上，不涉功勳。以心印心，初無剩迹。真傳正脉，遞代相承。宗統昭然，歷年可按。用是遠遡迦文降神之年，當此土周昭王甲寅之歲，以及於今，二千餘年。正續大法，方來未艾。謂之宗統編年。以見佛法大意，不離時節因緣。世出世間，皆與時為消長。約而論之，如春夏秋冬，互相成就，造化之妙，無能名焉。是知佛與聖人，設化不同，其歸則一。悟心之士，各各契真；觸途之流，往往成滯。是自過咎，於佛何尤？又以宗門施設，覿捕無從，鐵壁銀山，攀仰莫及，棒喝交加，賓主歷然，黑白未分，正偏宛爾。真符密印，唯真子得之，不在常山；大吼雄威，非獅兒當之，鮮不腦裂。纖毫不隔，天地懸殊，入此門中，莫存知解。順行逆用，一一皆我真機；聖見凡情，彼彼誰能測識？非此宗眼難瞞，豈不渾同魔異？宗苟通也，千途異轍，入密室以消融；妙藥神針，起膏肓於瞑眩。依時垂範，逐類行慈，功孰大焉？用斯偉矣！合而言之，佛之所謂自覺，儒之所謂明明德也；佛之所謂覺他，儒之所謂親民也；佛之覺行圓滿，儒之在止於至善也，佛儒之修證同也。佛之清淨法身，即天命之性也；佛之圓滿報身，即率性之道也；佛之千百億化身，即修道之教也，其體用同也。但淺深大小，在造其極與未盡其量耳。施之治世，治不離世，故吾儒之道，不外庶物之間，而聖人就易就近，以裁成乎過與不及，而適於時中，聖人之所以為聖也。施之出世，出不離世，故我佛之教，不出一心之外，而宗師當前當處，以指示其本所固有，而歸於無得，宗師之所以為宗也。不離世而治世，道無在而無不在

也；不離世而出世，道無不在而無在也，故曰時也。明乎時而權實通焉，明乎時而本末貫焉矣。

## 宗統編年別問

問曰：洪荒以前，渾沌先是何狀？九州之際，溟渤終於何底？世數何終？人物何止也？祥符曰：虛空無邊，却數無量。世界無盡，不可思維。詎能擬議劫之長短、界之勝劣？皆隨心所見，心所種種成就。今就一劫一世界而言：劫之為言，時數也，即世也；界之為言，方位也。眾生為情界，正報也；方位為器界，依報也。凡界總成、住、壞、空為一大劫，謂之世界。二十小劫成，二十小劫住，二十小劫壞，二十小劫空。一增一減而成小劫，積八十小劫而成一大劫。劫初人壽皆八萬四千歲，身有神光，日月未出。人壽減至二萬歲時，迦葉佛出世，人失神光，日月出照四天下。今世史所稱盤古洪荒，三皇各一萬八千歲。考其時，乃迦葉佛之後，第九小劫之末減矣。所云混沌者，乃身光初失，日月未出之時，非真天地開闢也。詳見佛紀中。世界無盡，佛智乃知。今就娑婆世界而言，此世界在華藏莊嚴世界海中。華藏海中央有香水海，名無邊妙華光。出一蓮華，持一世界種，名普照十方熾然寶光明，中列二十重佛剎(剎土即界也)。其第十三重，為娑婆世界毗盧遮那佛之報土。釋迦文佛，其分身娑婆世界，僅當一世界種十九分之一。釋迦化土有百億須彌、百億四天下，僅當娑婆界微塵數之一。然華藏莊嚴世界海，特微塵數世界海中之一海耳。此無盡世界海，悉依虛空，虛空在大覺中一浮漚耳。故楞嚴經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有漏微塵國，皆依空所生。又曰：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於太虛。世界如此廣大，心量如是包容。故曰：法界量同太虛，眾生心智自小。人第知肉團之心藏於方寸腔中，而抑知性體之心圓攝無盡邊際乎？須彌(梵語，此云妙高)山，深入大海八萬四千由旬(梵語，此云限量也。四十里為一由旬)，高出大海八萬四千由旬。四方面各為一天下，謂一大部洲。四方為四天下，四大部洲各一天王，統攝為四王天。人失神光之後，世間黑暗，日月天子從四天出見，繞須彌山腰周行，照一四天下，諸星宿佐之，便有晝夜。須彌山頂為忉利三十三天，以次而上，有夜摩天、兜率天、變化天、他化自在天、梵世天，此名一世界。帝釋為忉利天主，今道教所稱玉皇是也。如此一千世界、一千日月、一千須彌山、一千四天下、一千四天王天、一千三十三天、一千夜摩天、一千兜率天、一千樂變化天、一千他化自在天、一千梵世天，總為第二禪天所覆，名小千世界。一千箇小千世界、百萬日月、百萬須彌山、百萬四天

下，乃至百萬梵世天、一千二禪天，總為第三禪天所覆，名中千世界。一千箇中千世界、百億日月、百億須彌山、百億四天下，乃至百億梵世天、百萬二禪天、一千三禪天，總為第四禪天所覆，名大千世界(億有四等：一以十萬為億，二以百萬為億，三以千萬為億，四以萬萬為億。今言百億者，以千萬為億也)。此大千世界為一化佛世界，當娑婆界微塵數之一。大海之下為金輪，堅八萬四千由旬。金輪之下復水輪，深六十八百千由旬。水輪之下為風輪所攝持，其風輪量廣六萬八十俱胝(梵語此云百億)。風輪之下乃依空輪而凝然靜住，空無所依，結業成熟。世界前後左右上下十方，次第安住，圍繞周匝。四大部洲為南閻浮提洲，又云贍部，即此土是。人壽減後增至二萬歲時，有鐵輪王出治一南洲。東弗于逮(此云勝身)洲，人壽增至四萬歲時，有銅輪王出治東南二洲。西瞿耶尼(此云牛賀)洲，人壽增至六萬歲時，有銀輪王出治東西南三洲。北鬱單越(此云勝處)洲，此洲人與長壽天報等，人壽增至八萬四千歲時，有金輪王出治東西南北四大部洲，皆有大威力，十善治世。地居天子治一國為粟散王，九州溟渤，此一國土界也。此世界之略也，詳具華嚴經中。佛住正覺世間為法界，圓周太虛，無欠無餘。法界參合世界為四法界，謂事法界、理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如來法身居常寂光，為法性淨土，亦徧微塵，依於山河大地色相之土，凡聖同居，事理交互，不即不離，入四種法界，而攝化眾生。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豈曲士之可談，凡夫之能信哉？積剎那呼吸而成時，積時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歲，積歲成劫為增，漸損為減。劫減壞時，有大小三災，劫減時，有小三災。人壽減至三十歲時，天不降雨，地大亢旱，草菜不生，思欲見水，尚不可得，何況飲食？人民饑饉，而死殆盡，為饑饉災。人壽減至二十歲時，疾疫大行，種種諸病，染者皆死，死亡殆盡，為疾疫災。人壽減至一十歲時，人懷鬬諍，見即相戕，手執草木，即成兵仗，殺害無遺，為刀兵災。大三災者，劫欲壞時，有七日出，見大地山裂，四海水消，千世界及初禪天，皆悉火熾，洞然無餘，為火災。初禪天已下，七番火災之後，世界復成。又於壞劫之時，降霪大雨，滴如車軸，地下水輪，湧沸上騰，大千世界至二禪天，水皆漂蕩，如水消鹽，壞盡無餘，為水災。二禪天已下，七番水災之後，又經七番火災，世界復成。又於壞劫之時，從下風輪，有猛風起，名毗嵐風，三千大千世界，上至三禪天，悉皆飄散，如空颺塵，為風災。此大三災世數，人物之終始也。問曰：儒釋之體用修證既同，所以造極而未盡其量者，可得聞乎？祥符曰：法界皆一心所見，儒釋之修證體用，不出一心，此心無二，豈得不同？大同之原，在於無我。凡夫執我，不達本心；聖人無我，能盡此性。此性盡處，即

淺可以資深，無小而不具大，實無極之可造，量之可盡。佛教攝化十方，融通三世，十方三世，一念全該。如來智入三世，而無來往，身於十方，成等正覺。修行三大阿僧祇劫，誓度一切眾生，盡法界性，佛圓證焉。儒教聖人，以道治世，適可而止，致位育於中和，能參贊乎天地。平常之理，只在時中。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中體原無十方三世之隔；子臣弟友皆道之際，和氣豈有我人眾生之分？儒教聖人，蓋世間之佛也；佛，蓋出世間之聖人也。人在世間，盡聖人之道，尚何處而非佛哉？人出世間，盡佛之道，尚何處而非聖人哉？此心原一體也，此道斯一貫焉。造極而未盡量，悟徹此心，當自知之耳。問曰：世間三教並稱，然乎？否乎？祥符曰：率性之謂道。道也者，吾性體之一條通暢大路也。此通暢大路，一任東西南北，各適其適，而歸家者自罷。問程：老聃、莊、列諸子，皆已騰身千仞之上，徘徊瞻顧此大路，欲人不昧南北東西，而自尚不能不滯迹於南北東西焉者也。大士攝化，多密乘權。老聃、莊、列諸子，當世相紛爭，人心轇轕之際，而以清淨曠達之言蕩滌之，亦如人病熱惱，而醫者下一服清涼散也。其有功於世教人心孰大焉？讀其書，得其大意，俱可就路還家。守其言，執其知解，只自迷方小歇。若也蕩平南北東西，豁然一條通暢大路，彌貫十虛，見前無隔，則步步踏佛階梯，時時誕登道岸。何教之有三，然之與否乎？問曰：西竺九十六種外道，及此土諸異端，何也？祥符曰：心外有法，謂之外道。心外有法，則不達本心，諸見橫生。謂斷見，世間一切皆歸斷滅也。常見，世間一切長久不滅也。亦斷亦常見，世間一切亦斷滅亦恒常也。非斷非常見，世間一切亦非斷滅亦非恒常也。此四種見，單複參錯之，有六十四種。西天竺修道者，不悟自心，妄自窺測，各執一見，與道相背，所以謂之外道。如南北東西，各爭一路，而不達通暢十虛之當前大路也。此種外道，一經點撥，多有當下知歸者。至於異端，遠離道路，別尋蹊徑，多以小術小數，簧惑於人。有墮其雲霧而不知非者，由不識本心，不逢良導故也。世尊初學道時，亦先歷試邪法。然知非即捨，乃證菩提，廣以大乘而為度脫。若執悟不悔，將來難於救度，如來說為可憐憫者。問曰：即以佛教言，有講有律，今皆並行，何以稱宗統而編年也？祥符曰：道之在人心，如水然。水散流為四瀆百川，而朝宗於海。四瀆百川之水，歸海而成一味。海者，四瀆百川之宗也。故言海，而四瀆百川之水統之矣。今夫道一也，而弘道之迹不一。曲順機宜，隨時施設。其立法也，必有所宗。久而日淪於迹，漸失其宗。如水汎濫橫行，而以鄰國為壑者有之矣。此宗之不明，無以統之也。宗統創述，必徵乎時。因時明宗，大統斯在。是以釋迦文佛雪山成道之時，即欲一切眾生，同證此

道。而觀機垂慈，遂有四十九年之教。其教也，一音演說，一一皆宗。而眾生隨類得解，失佛本懷。故於靈山一花，拈出全體，付授迦葉。四十九年之大宗，昭然揭日月，而中天之統垂於後。唯法身大士，能契此宗。傳持密護，具體而微者。有演佛之經，以為教焉。有奉佛之儀，以為律焉。其始也，皆宗之所攝。而其漸也，究妙失宗，遂支離之。教忘其為詮宗之言，律忘其為表宗之行。飲水分河，統斯渙矣。時移世異，隱顯微茫。甚而清濁涇渭，溟涬河漢，統斯淆矣。此皆宗統不明，年歷無徵，以致考信無從。滔滔天下，徒深望洋之歎也。佛祖聖賢，以及諸子百家之道，不外一心。心之全體，圓澄如海。性海湛然，支流遍注。圓湛性海，妙極一心。遍注支流，散周法界。今之畫佛祖聖賢，及諸子百家，而區別之者，是不曾體究此心量之到極則處。喻猶觀水者，只觀其瀾，而未遡其源。若體究此心量之到極則處，則佛祖聖賢，諸子百家，歸源又豈有二乎。誠能遡源於海，而萬派千波之迴瀾，自消釋矣。今以性海之大宗，統心源之流注。滙四瀆百川，而循流知源。一滴全潮，初無二水。杯盎溝洿，江淮濟泗，水無不在，即海無不在也。在在明宗，法法統攝。編年考實，質之今古而無疑，百世以俟後起而不惑。甯有教律之不融，儒釋之不合哉。問曰，從上說法不說心，言道不言性。宗門中事，不貴說破。今論列亹亹，豈不令人目為知解宗徒乎。祥符曰，從上無所謂法也。所說之法，因時而已。佛初說華嚴時，豈非稱性而談，直示心體，無如眾生之不能領會也。乃不動覺場，而遊鹿苑。因而說四諦法，說十二因緣法，說種種六波羅蜜法。四十九年之間，所說之法，豈有他哉。皆欲眾生了悟此心，修證此心而已。悟證此心，方復本性。末後拈花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明微妙法門。又付法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是佛不但不說心，亦併不說法也。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佛咄曰，文殊謂吾曾轉法輪耶。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痕盡垢除光始見，心法雙亡性即真。祖師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二祖覓心，了不可得。與安心竟，後來三拜，依位而立，得祖之髓。佛佛祖祖，道豈有二乎哉。六祖從無住生心得悟，於五祖言下，見自本性。開東山法門，大闡般若，未嘗不直示人明心見性也。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眾生妄緣夾雜，知見橫生。知見立知，即無明本。未能洞徹心性，先於心性上想念紛馳，意識卜度，是以祖師為之直截根源，全提向上。曹溪拈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南岳融為無相三昧，五宗建立，設大法藥，以治方來名言斷、理路絕，欲人於擬議思量、聖見凡情不到處，命根大死一回，然後却活轉來，有自由分，重著精彩，深入宗旨堂奧，方可

入泥入水，為人解粘去縛，使一切人得大受用，一切法得大自在。否則，坐在潔淨地上，擊石火，閃電光，久久只成得個自了漢。以不透從上大法，單明空劫，不明目前，頭尾不得相稱也。傳至今日，依稀彷彿者，掠得些小光影，倚一棒一喝為躲身計，將麻三觔、乾矢橛等古德機緣，扭捏扯合，聊略成語，謂之為法機昧終始，而瞞盱儱侗者，正自不少也。指迷途者，引之歸家；救飄墮者，令其到岸。今何時哉？從上來事，將草昧矣，而不明揭之以性體心宗，表繫之以法脉綱要，將來大事因緣，荒沉墜於地矣。區區幾句長語閒言，能令開佛知見，存祖血脉乎？苟明自心，見本性，透徹宗旨，說破不說破，藥出金瓶，為救病也。執藥成病，誰之過歟？今之硬作主宰，法見未亡者，恐望知解宗徒十步五步耳。汝若知時節，吾寧復再三哉？問曰：心宗無二，佛祖聖賢、諸子百家既同此心，何以佛法人難信向也？祥符曰：心體喻如虛空，宿障喻如浮雲。浮雲能蔽虛空，宿障能覆心體。浮雲不蔽，則虛空廓然；宿障不覆，則心體自見。宿障不出二種，謂理與事。智者宿習慧業，多為理障；凡夫習近見聞，多為事障。佛法除破理事二障，與眾生初心不合，是以遽難信受。然長空萬古，浮雲一時，真性本覺，理事之障，豈終礙也？時至理彰，良俟因緣耳。蔭初習鄒魯學時，偶見佛經，竊疑曰：使佛果索隱行怪、欺世矯異之徒，亦何能使天下後世敬奉如此？若非矯妄，則其言字字不虛，如經所說，可不信受？因決志出家，漸入漸深，愈遠愈近。今而知世之疑議佛者，皆猶是最初習鄒魯學時見解也。世豈有饑而見粒食不餐，寒而逢布帛不服者，未之有也。佛法之為益於人，甚於菽粟布帛，而眾生曠劫饑虛，法身凍餒，幸值良緣，信受無庸緩矣。問曰：佛經祖錄亦浩瀚矣，今諸方出處亦繁多矣，如編年所載，不掛一漏萬乎？祥符曰：唯唯，否否。經錄浩瀚，明其大意，而浩瀚可括以精微；出處繁多，舉其大端，而諸凡亦何能詳盡？孔子作春秋，微辭隱義，時措時宜，撥亂反正而已。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國之事，止於斯乎？茲編聊存宗統大意云耳。諸方出處事蹟，煌煌今古，不能磨沒者，自有其錄行世。掛漏之失，愚何知焉？紀蔭博地凡夫，荒田小草，三毒未除，二嚴全缺。見未窺於聖賢，而敢測度聖賢。識未達於今古，而輒衡量今古。愚昧之罪，方自深於慚皇。流通之緣，甯人必其信向。所冀佛祖慈光，不遺圭竇隙影。宥狂妄之多愆，憫顓蒙之一念。野干半偈，帝釋翹勤。私陀一經，輪王給侍。毋以人廢，幸將量容。謹矢十願微忱，仰祈十方昭鑑。一願三途拔苦。慈悲所緣，緣苦眾生。菩提所度，度盡法界。今茲宗統編年中所述，自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以下，西天東土列代祖師，及諸方見坐道場名山說法諸大善知識，凡為佛祖善知識慈心

道念所普攝之眾生，暨十方五濁已造逆惡重罪、謗毀三寶、墮大邪見、見在三途苦趣中受報者，皆承佛祖善知識慈悲心、菩提心光明之所照注。而一念回光，當下扳苦。扳苦之後，皆修正道。永滅三塗，同成佛果。二願九界齊資。未登佛地，皆有見障。已極圓乘，方為量周。盡十方際，見在聖凡，居菩薩乘者，在緣覺聲聞位者，在天仙籍者，生人倫中者，及滯鬼神修羅趣墮異類旁生者，皆圓徹一心，進修萬行。直趨寶所，不戀化城。無餘涅槃，一時滅度。妙莊嚴路，不涉輪迴。大解脫門，齊登覺岸。三願普懺罪愆。悟心之士，習氣未除。含識之流，無業不造。況自無始以來，直是等虛空際。債實積於多生，報豈逃乎永劫。從今一念，達本性空。爍重霾於烈日，扇猛燄乎清風。凡有罪業，無不消融。縱屬冤愆，俱相解釋。清淨光明，方處處以無礙。道場佛國，祈步步以先登。四願同修福慧。佛為世尊，以其兩足。道本大備，豈可偏枯。癡報終沉，狂華難果。行解未能相應，理事何以無礙。從今一切，皆發大心。剎剎塵塵，身心奉重。時時處處，正念見前。三身四智以齊彰，六度萬行而普攝。五願共證菩提。本覺之性，生佛無殊。圓證之時，古今一致。直下一心頓悟，當前萬法圓該。生西方而成自性之彌陀，覲兜率而補吾心之彌勒，居娑婆而見住世之迦文。新新作佛，處處成道。無三世去來之分，無彼此自他之別。帝網光舒，寶燈燄照。六願護持正法。智光常照，則迷途不昧。正法住世，則邪見不興。龍華正法住世，年數久長者。慈氏曠劫果純，眾生薰修根熟也。今佛正法住世，僅五百年者。時當減劫，五濁障深也。今當末後，又逾五百年，鬪諍堅固之時。解脫禪定，既如角中之麟。多聞塔廟，亦等星中之月。正法護持，亦甚難事。然般若智光，運照未息。大乘氣象，隱躍猶存。微言未墮，大旨堪尋。即今宗脉之傳持，庶令慧命以接續。所願持護，以永真機。頭目髓腦，當不靳於愛憐。屏障金湯，亦何辭乎捍衛。韋天之杵，摧魔孽以無遺。梵釋之香，熏人天而普利。七願消融諸見。法性波瀾，誰謂涅槃易曉。識情畛域，方知差別難明。魔子披緇，每每獅蟲自食。明眼落井，往往蛙沸爭鳴。各立藩籬，時分牆塹。儒指佛老為異端，釋藐天人為凡界。道流昧昧，妄指青牛度關。釋氏區區，欲與玄門角勝。甚至一室之內，矛盾互施。太虛之中，塗割交受。此皆一時之見，偶有差殊。因而多種之門，謬開同異。豈知佛身充滿法界，無非赴感隨緣。心體圓攝十方，總是分光散影。三清乃覺皇示見，老君是迦葉東來。大士利生，由淨土而肇誕羲農。聖人教世，隱儒童而應生孔孟。世人豈能遂信，古佛豈其我欺。即老即釋，即釋即儒。道並行而不悖，法並化以相資。兩掌何嫌於十指，闔戶原屬乎一家。到極歸宗，一切平等。諸方旂皷，毋閃爍

以崩騰。大匠斧斤，貴引繩而正直。貶剝提持，楔出空中之楔，慎弗橛繫枯樁。稱揚贊歎，空印鏡裏之空，何須泥摹死迹。額手斯時，會心千古。八願樹立真宗。真宗淡薄，無五味鹽醬之可染指沾脣。而希取一餐者，望崖退矣。所以面壁老人，折齒受毒。古德云：若欲舉揚宗旨，法堂前草深一丈。今之浩浩，不道無禪。然謂之樹立真宗，則太遠在。從今稽首，仰祝真師。說真法，行真道，毋狥世緣而乘從上。仰山乘願，不遺風穴以涕零。大慧秉公，直指楊岐之正脉。九鼎單絲，大地含靈，命脉所繫。萬年一念，千秋凡聖，統緒斯存。九願帝道遐昌，聖皇統馭。當今天子即如來。盛世昌期，見在太平真樂土。仁風蕩蕩，盡率土以同文。至治巍巍，攝三教而無外。振古之化，未若茲也。居今之時，不其盛歟。無疆有慶，歷劫石而難窮。不朽無為，數塵墨而何限。永為眾生，長延覆幬。十願法輪常轉。法住法位，世相常住。天地位，萬物育，中和霑霈以周流。為臣忠，為子孝，君父安樂而悅豫。各安其生，各遂其所，世間之法輪常轉也。法無定相，遇緣起宗。三世熾然，說無間歇。微塵毫端，小大見量，出世間之法輪以常轉也。凡屬見聞覺知，無不明心見性。風柯月渚，孰倦流傳。水鳥樹林，時資道妙。以茲十願，盡世未來。見聞隨喜，俱結佛法之緣。讚助修行，具證真常之果。伏惟三寶，咸賜證明。俯及四生，同承攝受。

No. 1600

宗統編年卷之一

震澤祥符寺沙門釋　紀蔭　編纂

參學門人　(秉[白/山]、秉岳、秉岱、秉叡)等　同校錄

常州天甯寺沙門釋　清如　重校

## 佛紀(上)

佛具十號(如來、應供、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佛者，覺也(佛，梵語也，此云覺者)。覺具三義：一者自覺(悟性真常，了惑虛妄)，二者覺他(運無緣慈，度有情界)，三者覺行圓滿(窮源極底，行滿果圓)，故名為佛。

### 釋迦牟尼佛

梵語，(中天梵語，同於梵天，故云梵語。)釋迦，(姓也。)牟尼，(名也。)華言，(華夏之語。)能仁寂默，又稱釋迦文佛。賢劫，(劫梵語，具云劫波，華言分別時節。賢劫，見在劫也。以劫中多生賢聖，故名賢劫。)第四尊佛也。(人壽從初八萬四千歲，歷百年減一歲，如是減至人壽十歲則止。復過百年，則增一歲，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此一減一增，為一小劫。如是二十減增，為一中劫。總成住壞空四中劫，為一大劫。成劫者，世界初成立也。有二十小劫。第一小劫，因過去劫壞空之後，第二禪光音天，空中布金色雲，注大洪雨，積風輪上，結為水輪。有大風起，吹水成沫，而成須彌等山。時一切有情，皆集光音天中。其福減者，下生世間。最初有一天子，從光音天沒，來生大梵天中，是為梵王，其壽六十小劫。第二小劫，光音諸天，來生初禪梵世天中，為梵輔天，其壽四十小劫。第三小劫，光音諸天，復有來生梵世天中，為梵眾天，其壽二十小劫。如是漸漸下生欲界天中。有福盡者，化生為人，飛行自在，無有男女之相。地湧甘泉，味如酥蜜。因試嘗之，遂生味著，失其神光。世間大暗，黑風吹海，漂出日月，置須彌山腹，照四天下，乃有晝夜。彼時眾生，由躭地味，顏色粗悴，復食自然粳稻，殘穢在身，便生二道，成男女根。宿習力故，便生淫欲，夫妻共住。光音諸天後來生者，遂入胎中，因多貪著，粳米不生。第四小劫，乃至二十小劫，皆悉一減一增，名為成劫。住劫者，世界安住也，有二十小劫。第九小劫，人壽減至五萬歲時，第一尊拘留孫佛出世；減至四萬歲時，拘那含牟尼佛出世；減至二萬歲時，第三尊迦葉佛出世；減至一百歲時，今第四尊釋迦牟尼佛出世；第十小劫，人壽減至八萬歲時，第五尊彌勒佛出世；乃至第十小劫，於增劫中，樓至佛出世，諸佛次第出興，滿足一千尊。已上二十小劫，皆悉一增一減，名為住劫。壞劫者，世界滅壞也，有二十小劫。火灾起時，壞至初禪天，始從地獄，終至梵天。有情眾生，經十九增減劫，次第壞盡，唯器世間空曠而住，乃至一切有情都盡。最後一增減劫，方壞器世間。有七日從海底出，大海盡竭，須彌崩壞，風吹猛燄，燒上梵天，悉成灰燼，乃至三千世界，一時燒盡，名為壞劫。空劫者，世界空虛也，有二十小劫。壞劫之後，自初禪梵世以下，世界空虛，猶如黑穴，無晝夜日月，唯大黑暗，名為空劫。通成、住、壞、空為劫。今見住賢劫釋迦牟尼，第四尊佛也)。釋迦譜曰：劫初王曰民主，生子名珍寶，珍寶生好味，好味生靜衰，靜衰生頂生，乃至師子頰，生子名淨飯(佛之父王)。從民主以來，皆剎利種姓(王種姓也)，王閻浮洲(閻浮，此云勝金，樹名洲，從樹得名，南贍部洲也)。

祥符紀蔭曰：世典所載，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四象變化而庶類繁。相傳首出御世者，曰盤古氏，又曰渾敦氏。夫曰太極生兩儀，而太極生於無極，又曰盤古生於太荒，莫知其始。渾敦者，未昭晰之謂也。此蓋闕疑，存而不論，非原始要終之論也。厥後三皇(天開於子為天皇，地闢於丑為地皇，人生於寅為人皇)，繼御兄弟各一萬八千歲。夫一萬八千歲，當減劫迦葉佛出世之後矣。則所云盤古、渾敦者，乃人失神光，日月初分，晝

夜之時也。此世界中，成就一切，皆屬日月光明。日月未有以前，自應茫昧莫考。增劫時，人皆行十善道，佛可不出。劫漸減，則善漸少，惡漸多。故佛出世，慈悲垂化。今釋迦佛當減劫，百年之後，化迹娑婆(釋迦，乃化身佛也。娑婆，華言堪忍，此世界名)，故為十方佛所讚歎。有謂三皇一萬八千歲，當作一萬八百歲，以當一元(自有天地至於窮盡，謂之一元)、十二會(一元有十二會，一會有一萬八百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而消地，子會則又生天而循環無窮)之數，非真有一萬八千歲之理者。此蓋以干支陰陽歲時消長之見，妄自窺測，又烏知人壽最初皆八萬四千歲乎？八萬四千歲由於行十善道，十善道法開之有八萬四千門，乃唯心之所感召也。又甯知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佛與一切眾生當前一念圓攝無盡乎？不了本心，沉淪諸見，此我佛所以出世也。有謂佛之言多劫者，誕也。世固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不積世而成劫耶？苟謂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上古之時，今亦未嘗親視之也，謂之為誕可乎？

大覺璉曰：妙道之理，聖人嘗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術間出而亂俗。逮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而始末設為慈悲以化眾生，亦所以趨於時也。自生民以來，淳朴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鑿，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昔商周之誥誓，後世學者故有不能曉，比當時之民聽之而不違，則俗與今如何也？及其弊而為秦漢也，則無所不至矣，故天下有不忍願聞者，於是我佛如來一推之以性命之理，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萬物，聖人設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亦猶是而已矣。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為有天下之號。其先祖后稷為堯農師，有功封於邰，別姓姬氏。傳至文王為西伯，仁聖化民。子發立為武王，伐商而有天下，都鎬京。)

昭王(康王子，名瑕。在位五十一年。按謚法：儀容恭美曰昭。)

周昭王甲寅二十六年

世尊釋迦牟尼佛，降生中天竺淨飯王宮。(天竺又作身篤，宜云印度。印度者，日月之別名也。其土賢聖導物，如日月明照，故名印度。天竺有五，中天竺居五竺之中，東至震旦五萬八千里。夏至之日，日正中時，表晷無影，居一四天下之中。佛從中道，故降生中天竺。)

佛歷劫修行(修行三大阿僧祇劫)，值然燈佛授記，於此劫作佛。於迦葉(此云飲光)佛世，位登補處，上生兜率陀(此云知足)，天名護明大士。及應運時至，即觀五事(一者觀諸眾生熟與未熟，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國土何處居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五者觀過去因緣誰最真正堪為父母)。廣利天人眾已(廣如經載)，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無量諸天

燒香散花，隨從侍衛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摩耶(此云大幻)夫人(淨飯王后)於眠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脇入。身見於外如處瑠璃，夫人體安如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菩薩於母胎中處栴檀樓閣，廣博妙嚴如虛空等，為諸天人廣作法事，具如普曜經言。當此土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初八日，自摩耶夫人右脇誕生(夫人遊藍毗尼園，見無憂樹花芳茂，舉手攀之，菩薩從右脇出)。生時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湧金蓮花，自然捧雙足，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時兜釋諸天子見菩薩下生，各各願為眷屬，聽法供養，多有下生王舍城及諸國土者。種種瑞應，具如經說。

祥符蔭曰：佛與眾生，同一體性。佛既上下獨尊，眾生亦然。獨則萬物皆備於我，尊則不被物物之所蓋覆。眾生昧此廣大性體，故不能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受一切蓋覆，而不能蓋覆一切。佛纔降生，便揭出獨尊二字，以示性體之量。雪山道成歎曰：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圓證，此獨尊也。末後靈山會上，一花拈出，全提密付，此獨尊也。獨尊之旨，全體證得，斯佛出世一期事畢矣。

考定。(先賢紀佛生年，互有不同。依法顯傳推佛生時，則當殷世武乙二十六年甲午。依沙門法上答問，則當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依像正紀，當周平王四十八年戊午。依後周沙門釋道安用羅什年紀及石柱銘，則當周桓王五年乙丑。依梁趙伯休於廬山遇弘度律師得佛滅後眾生點記推，則當周貞定王二年甲戌。依隋翻經學士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准教律及經史推，則當周莊王九年癸巳。景德傳燈錄、佛祖通載、佛祖綱目俱作二十六年甲寅。傳法正宗記作周昭王九年甲寅。按周昭王元年己丑，則甲寅合是二十六年。辯正評法顯傳乖殊河漢，未可依據。法琳謂像正記罕見依憑。又謂道安與什造次，繆陳傳述之過。費氏但據莊王時恒星為驗，而云佛生，未知恒星別由他事。今以初祖入定雞足之年，當周孝王五年丙辰徵之，則當從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以昭王甲寅至孝王丙辰，共一百二十三年。而佛滅於穆王五十三年壬申，去孝王五年丙辰初祖入定時四十四年。與傳燈通載綱目合，徵而可信。穆王元年庚辰至壬申，合五十三年。有作三十六年并五十二年者，皆誤。唐貞觀十三年，勅遣刑部尚書劉德威等問法琳法師：何故佛生？傳述乖紊，無的可依。法琳列陳真妄，定昭王甲寅歲生，穆王壬申歲滅。南山宣律師問天人曰：此土互說佛誕不同，如何定指？天人答曰：皆有所以。弟子夏傑時生天，具見佛之垂化。且佛有三身，法報二身，則非人所能見。唯法身，大士見之。唯有化身，普被三千百億天下。則有百億釋迦，隨人所感，前後不定，俱在大千之中。殷周隨機，感化各別。法報二身，常自湛然，不足疑也。)

別證(周書記昭王即位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八日，江河泉池忽然泛漲，井水溢出，山川震動，有五色光入貫太微，亘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太史蘇由占之曰：有大聖人生於西方，一千年外聲教及此。照王即敕鐫石記之，埋於南郊天祠前。)

祥符蔭曰：佛具三身：清淨法身，猶若太虛，體無來去；圓滿報身，如望夜月，徧界澄輝；千百億化身，猶水中月，應物見形。其生也，為度有情，出生死海；其滅也，一期化畢，示有涅槃。非同幻質之留礙，豈合世相以拘墟？念證真常者，佛無一時而不生，生實無生；心融空有者，佛無一時而不滅，滅豈斷滅？於諸說之不一，見感應之無方，合先後之攸同，定古今之一致。以西天諸祖年數及達摩來梁之年合推，當從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四月初八日佛降生為是(周正建子)。

天龍浴太子身。

佛既生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几上，釋提桓因(忉利天主)手執寶蓋，大梵天王手執白拂，侍立左右。難陀龍王等於虛空中雨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身黃金色三十二相(一、足安平，二、足下千輻輪，三、手指纖長，四、手足柔軟，五、手足縵網，六、足跟滿足，七、足趺高好，八、腨如鹿王，九、手過膝，十、馬陰藏，十一、身縱廣，十二、毛孔生青色，十三、身毛上靡，十四、身金色，十五、身光面各一丈，十六、皮膚細滑，十七、七處平滿，十八、兩腋滿，十九、身如師子，二十、身端直，二十一、身圓滿，二十二、四十齒，二十三、齒白齊密，二十四、四牙白淨，二十五、頰車如師子，二十六、咽中津液得上味；二十七、廣長舌；二十八、梵音深遠；二十九、眼色如金精；三十、眼睫如牛王；三十一、眉間白毫；三十二、頂上肉髻)，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日月照一四天下為一世界，一千日月照千四天下為一小千世界，一千千日月照一千千四天下為一中千世界，一千中千世界為一大千世界。曰三千大千世界者，語互也。三千大千世界為一化佛國土)，天龍八部(天列三界：欲界天、色界天、無色界天。龍有四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夜叉。勇健神有三種：地行夜叉、在空夜叉、天夜叉。乾闥婆、天樂神、阿修羅，此云非天，似天而非天也，四趣所攝。迦樓羅、金翅鳥、緊那羅、天伎神、摩睺羅伽、大蟒神八部，皆翊衛侍從於佛)，於虛空中，伎樂讚歎，不可稱數。

發明(佛之出世，為度眾生，故放光明，感觸有情)。

淨飯王將太子往詣天寺，天像起立，禮太子足。

宮，侍往白淨飯王，生太子種種瑞相。王即嚴儀仗，入藍毗尼園。見太子身，相好殊異，歡喜踴躍。前抱太子，置於七寶象輦之上。與諸臣從，隨侍入城，經梵天寺。時王未識三寶，奉事梵天。即將太子，往詣天寺。梵天形像，皆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敬禮。云何而令來此禮我？王及臣從，皆驚異　發明。(佛出三界，一切中尊，一切天人，皆蒙度脫。梵天位在初禪，未離生死。以天視佛，譬郡邑長之視天子。且天眾多，因佛力而得脫障生天。亦猶郡邑之尊，有不承王命者乎？世人不達大道，佛天無別。是鄉里之氓，只知郡邑之尊，而罔識九五之貴，其分然也。)

名太子為薩婆悉達(華言頓吉)。

王還宮已，集臣眾議，定太子名。諸婆羅門(此云淨行道學)即共論議，而白王言：太子生時，所有諸瑞，莫非吉祥，當名太子為薩婆悉達。

阿私陀(此云無比)仙瞻敬太子相好，決定當成佛。

淨飯王普勅羣臣，令訪多聞有智者，占 相太子。時有仙人阿私陀，以神通力，騰空而來，見王曰：知生太子，見種種瑞相，願得瞻見。王即抱太子出，欲令禮仙人阿私陀。仙急止王曰：此是三界天人中尊，云何而令禮於我耶？仙人即起合掌，禮太子足，具見三十二種相好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大怪之，仙人欷歔答言：太子相好具足，若在家者，年一十九，為轉輪王；若出家者，成等正覺，廣度天人。然太子諸相明顯，必當學道，成無上尊，以法利生，廣度天人，為世間眼。但恨我今年壽將盡，生無想天，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無想天精研捨定，心身灰凝，屬四禪)。

摩耶夫人命終，生忉利天(太子姨母摩訶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

太子生滿七日，母摩耶夫人命終。以生太子功德，上生忉利天發明(太子在兜率天時，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因觀察摩耶夫人壽命將終，餘有十月七日之期，故托之生。是善權方便，諸佛無異)。

乙卯二十七年

太子年二歲，處王宮。

丙辰二十八年

太子年三歲，處王宮。

淨飯王為辦童子玩好之具，無不珍備。時，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皆是太子福德所致。

丁巳二十九年

太子年四歲，處王宮。

戊午三十年

太子年五歲，處王宮。

淨飯王勅車匿等五百青衣給侍太子。

己未三十一年

太子年六歲，處王宮。

庚申三十二年

太子年七歲就學，具無師智。

凡諸典籍技藝，天文地理，皆悉自然知之，不由師授　發明。(五地菩薩，一切世間有學，皆悉修習，無不明達。況佛已滿圓覺，成無上智耶。)

辛酉三十三年

太子年八歲，處王宮。

壬戌三十四年

太子年九歲，處王宮。
癸亥三十五年
太子年十歲，處王宮校試。
與從弟提婆達多(此云天授)、難陀(此云歡喜)等，試力校射，一切無與等者，莫不歎服恭敬。
淨飯王集會羣臣，灌太子頂，立為太子。
甲子三十六年
太子年十一歲，處王宮。
乙丑三十七年
太子年十二歲，處王宮。
丙寅三十八年
太子年十三歲，處王宮。
丁卯三十九年
太子年十四歲，處王宮，出遊觀化。
太子啟王：出遊觀化，到諸城門，有所見，感歎而回。
戊辰四十年
太子年十五歲，處王宮。
己巳四十一年
太子年十六歲，處王宮。
庚午四十二年
太子年十七歲，處王宮納妃。
淨飯王為太子擇妃，有女名耶輸陀羅(此云華色)，顏容端正，智慧才德，超過一切。王為納之，更增伎樂，晝夜娛侍太子。太子納妃，不相接近，王深疑，恐不能男。
辛未四十三年
太子年十八歲，處王宮，復納妃。
淨飯王以太子不近耶輸，復廣求賢女，乃得瞿彝(此云明)。太子雖納，亦不接近。太子默念，恐父王以種嗣為礙，乃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爾當生男。妃遂有娠。　發明(菩薩無欲，所以示見妻息不撥世緣耳。羅雲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生，又是本願所致，世人毋以俗念懷疑也。)
壬申四十四年
太子年十九歲，二月八日出家。
太子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何所遇？即復啟王，出遊於四門，見生老病死等事。復遇見淨居天人所化作沙門披法服者，悲喜交集，而作思惟：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淨居天人於窗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於是諸天捧所乘馬足，超然凌虛，逾城而去。發大誓願曰：不斷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冤憎會、窮貧困、求不得八苦)，不成無上菩提(此云道)，終不還也。淨飯

王思甚，遣大臣勸諭還宮者萬計，確然不回(廣如經載)。　發明(道可以隨處修，佛必從僧中成，千佛必由三世無別。若不出家，生死不了。家為苦聚，一切業障由之而生。出家真因，一切道業由之成就。世間夢幻，轉眼即空。恩愛會當別離，富貴何能長久？聰明受累，愚蒙無知。生死海中，誰能度脫？佛示出家，斷一切愛，離一切妄，超出天人，決了生死。始從一念，縱至成佛。故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又曰：脚頭只有些兒路，千劫還君一度行。)

或謂祥符曰：出家之法，以余觀之，何其悖也。何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今則髡其顱，刈其鬚，斯不為毀傷乎？父母者，生我者也。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不孝以無後為大，今則背棄其親，動之千里，生絕甘旨，死無蒸嘗，於孝何居？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出家則君臣之義邈然遠之，何以為忠？斷絕人倫，不顧似續，使舉世而出家，不幾世界空虛乎？欲正人君子不非之，且求其信，何可得也？祥符曰：子言是也。山僧三十年前亦曾言之，今將明以告子。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固所以為孝也。今孝如大舜，能保父母不死乎？能保父母死而身體髮膚不毀傷乎？父母死而不能救，父母死而身體滅壞，髮膚毀盡，漠然不以為念，顧鰓鰓恤一己之身體髮膚，吾未見其所以為孝也。且所云不虧其體，不辱其親，非僅形骸之謂也。能守其身，克全乎所以為身者，方可謂之不毀傷。出家之法，何爭於鬚髮而必去之？髡其頂者，示已脫俗，不復同於世相，顧形思義，務所當務也。子知出家何所為乎？為了生死也。生死不學佛道不能了，佛道非棄捨世緣不能學。故不從淺近起見，而惟深遠是圖。暫違其親，終欲度脫其親也。終欲進親於道，俾吾親得免幻軀報謝之苦，共證真常淨樂之域也。口體之養，晨昏之奉，孝之小者也。以道事親，度脫其親，孝之大者也。舉世間之孝，又孰有大於出家者乎？子以為遠君臣之義，是不忠也。而抑知山林中人，晨香夕鐙，祝延北闕，兢兢焉無日不以國王水土之恩為念乎？且五戒十善，清嚴攝物，所以默扶王化者，又豈子之所得而知者耶？至謂舉世出家，則有世界空虛之慮，何其抱杞人之憂若是岌岌也？舉世沉淪貪愛，躭著利名，如何得能出家？若能出家，則梵行清白，福德同天，純善無惡，皆為賢聖。天人豈藉穢欲而生？賢聖則各正性命。子未知夫人天凡聖之由，死生幽明之故，吾又何能一一為子饒舌哉？從古至今，正人君子不知其幾幾也。未之知者，自不能不議之疑之；已知之者，信之尊之。而莫能窺測其極致，恨知之晚，悔不身先之者，亦復何限？何子言之易易也？

太子自以所佩劍，斷除鬚髮，以七寶衣，易麤布僧伽黎(此云割合重複衣)服之(佛佛出家，剃除鬚髮，服僧伽黎，表法同也)。　發明(世尊種種示

見，皆以調攝眾生，無非佛事，故一一特書，昭佛佛道同，不離世相，而不即世相也)。

菩薩入檀特山修道習定(以後稱菩薩，成等正覺後稱佛)。

於阿藍迦藍處習，不用處定(廣如經載)。　發明(佛已歷劫道成，所以然者，調攝眾生也。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

癸酉四十五年

菩薩在檀特山修道(未出家以前太子書年，出家以後菩薩不書年)。

甲戌四十六年

菩薩在檀特山修道　發明(正人修邪法，邪法亦成正，故書修道。)

初至檀特山，習不用處，定三年，知非便捨。

乙亥四十七年

菩薩復至鬱頭藍弗處修道，習非非想定。

丙子四十八年

菩薩修道習定。

丁丑四十九年

菩薩修道習，定知非便捨，

戊寅五十年

菩薩入象頭山，修道行苦行。

昭王己卯五十一年

菩薩同諸外道苦行，日食麻麥。

穆王(昭王子，名滿，在位五十五年。按謚法：布德就義曰穆。)

穆王庚辰元年

菩薩修道行苦行。

辛巳二年

菩薩修道行苦行。

壬午三年

菩薩修道行苦行。

癸未四年(景德傳燈錄作三年者，誤。)

菩薩苦行滿，沐浴於尼連河，受天化女所獻乳糜。

降魔　發明(菩薩觀察十種義故，示見降魔。乃至菩薩從兜率降生，以及涅槃，一一具有十種深義示見。如華嚴？離世間品所明。)

菩薩詣畢鉢樹下，天帝化人擷瑞草以藉坐，景雲祥風，四起紛披。天魔念菩薩道成，且受折抑，率眾作難，窮見可怖可欲諸境。菩薩泊然不動，以指指地，地大震，魔皆顛仆，於是降之。祥符蔭曰：魔佛不二，只在一心。不善用心，佛即是魔；善用其心，魔即是佛。魔佛無體，唯在當人，佛之與魔，間不容髮。且佛非魔不成，一一順逆境界皆為增上因緣；魔非佛不伏，可怖可欲諸境伎倆皆窮，而定慧慈威何所不攝？學道人能入佛入魔，佛

魔不異，即魔即佛，魔佛兩忘，至竟魔佛無依，入即何有？其於道也，斯庶幾乎！

菩薩入定成道。

菩薩於二月(周正建子，即今十二月)七日之夕入正三昧，至八日明星出時，廓然大悟，成等正覺。乃歎曰：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

祥符蔭曰：道也者，如大王路，不離當處，初無隔礙。眾生與佛，體用俱同，觸途成滯，乃成眾生；行解圓滿，遂成佛果。解圓行滿，只能如道之量，而於道不增毫釐；觸途成滯，亦只背道之量，而道未嘗因之滅失。是以佛成道也，無所不成，而實無所成，斯以謂之根本不動智。眾生觸途成滯，究可就路還家，一舉步間，便與道體不隔，斯以謂之差別妙慧智。佛具此智，方乘大乘而成正覺；若無此智，設修於道，只證二乘及生淨土，而不成佛。佛道圓成，不離當前一念，眾生念念可以成道，一念純真，十方坐斷，涅槃生死，猶若空華，聖見凡情，俱為夢幻。若來祖師門下，正好買草鞋行脚在。

阿難陀生(梵語阿難陀，華言慶喜，以世尊成道日生，故名。)

甲申五年

佛初轉法輪，度憍陳如等五人。

佛成道已，思惟已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今此眾生，邪欲所障，迷惑不信，反生誹謗，當墮惡道，甚可悲憫。大梵天王及諸天等，申禮勸請。佛受其請，曲垂方便，遂詣波羅奈國(此云江繞城)鹿野苑中，為五人(一阿若憍陳如，此言無知，佛之舅氏。二頞賴，此云馬勝，佛之家族。三跋提，此云小賢，佛之家族。四十力迦葉，亦名婆敷，亦佛之舅。五拘利太子，斛飯王之長子，乃佛從兄弟也)，宣說四諦(苦集滅道)三寶(佛法僧也)，乃成(佛為佛寶，四諦為法寶，五人為僧寶也)，五人證果(得法眼淨及無生智)，　發明(亘夜長寢，無人能覺，慧日未出，明星前見。陳如等初受法味，初入法流，初登真諦，初入聖證，在一切人天羅漢之前，故具書之)。

受四天王所奉鉢(梵語鉢多羅，華言應量器)。

時有五百商主，以蜜麨奉供於佛。佛念過去諸佛受食儀式，用鉢多羅。時四方天王知佛心念，各持其一鉢奉佛。佛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際相見，呪願受食已，即援商人三歸(令歸依佛、法、僧三寶)。

乙酉六年

佛在象頭山，為龍鬼等說法　發明(佛處眾會，為眾說法，難以具書。今書其始初，凡近一二，以槩一切)。

或問牟子(漢初平時人，名未詳，作理惑論)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實，瓦礫多而

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眾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之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為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邱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谿。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道萬世之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眾眾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佛經眾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明道德，正人心耳。佛經雖多，其歸一也。何棄之有哉？

佛為優婁頻螺迦葉兄弟三人說法(并度其弟子一千人)。

發明(佛度弟子無量無數，難以盡書。今依經載書上首一二，以槩其餘。)

丙戌七年

佛度舍利弗(此云身子)、目連(采菽氏)等。

舍利弗初師梵志沙然，有二百五十弟子，於路逢頞賴比邱，威儀庠序，因問師法。頞賴為舉諸法從緣生偈，一聞即得初果，來至佛所，七日達一切法，證阿羅漢，因同目連歸佛。目連聞法，經十五日，乃得四果，二人為佛左右面弟子(舍利弗智慧第一，目連神通第一)。

丁亥八年

佛定出家，沙門同稱為釋。

佛告諸比邱：有四大河，同入海已，無復本名，同名為海。四族出家學佛道者，並稱釋迦弟子，以從佛生育法身，成就道力也。(四河：東恒伽，南新頭，西婆叉，北私陀。四族：西竺四姓。)

戊子九年

佛度摩訶迦葉證阿羅漢果(梵語摩訶迦葉，此云飲光氏，以身光蔽眾得名)。

佛在拘耶尼國，為婆陀和等說般若。

長者須達與太子祇陀共作精舍供佛　發明(輕寶重佛故書)。

舍衛國有大臣曰須達，巨富好施，賑給貧獨，時號給孤長者。因娶兒婦，到王舍城護彌長者家，見其騷騷辦具，大設供養，躬自執勞，經理事務，將以請佛及比邱僧。須達聞佛僧名，歡然起敬，心情悅豫，問護彌言：何名佛僧？具答所以。須達感念敬企，即求見佛，一瞻相好，及聞妙法，身心開朗，成須陀洹(初果

也)。長跪問佛：舍衛城中，聞法易度，更有人否？佛言：人多信邪，難染正教。須達白佛：唯願垂慈，屈臨舍衛，使彼眾生，除邪就正。佛告須達：出家之法，與俗應別，彼無精舍，云何棲息？須達白言：弟子能起，願見聽許，但不知法式，願得偕一弟子，共往勅示。佛默然允可，命舍利弗同往。到舍衛城，案行諸地，無可意處，唯太子祇陀有園，其地平正，其樹鬱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須達謹白太子，具陳其意。太子云：我此園林，用以遊觀，何所乏少？須以相買。須達再三殷勤，敬以禮懇。太子以其情摯難却，謂呼價高，當不能買。語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令間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曰：諾！敬依價命。太子言：我戲卿耳。須達白言：太子不應戲言。乃以象負金，滿八十頃。太子念言：佛必大有道德，能使斯人輕寶乃爾。乃捨園中樹木，并起門樓，共以奉佛。須達與舍利弗圖度，起立精舍，以妙栴檀為泥，塗佛房地，十二浮圖、七十二講堂、三千六百間房、五百樓閣。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林樹門樓，祇陀所施。當號曰祇樹給孤獨園(長者後生兜率陀天)。

己丑十年

佛在柳山，為純真陀羅王等說法。

庚寅十一年

佛在穢澤，為阿拙摩說法。

佛昇忉利天，為母說法。

留夏九十日。優填王思甚，命匠以上妙栴檀雕佛形像事之。及佛從忉利天下，像亦出迎。佛三呼，像三應。佛曰：汝於當來，作大法事。然無為真佛，實在己躬。波斯匿王聞優填王雕栴檀像，乃召巧匠，寫紫磨金，成如來像。佛記之曰：若有眾生，於佛滅後，造立形像，種種供養，與佛無異。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以至成佛。(謹按：栴檀佛像，在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來東土龜茲六十八年，凉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宮內殿，居五十四年。元丁丑歲三月，燕宮火。尚書石抹公迎還聖安寺，居五十九年。至元十二年乙亥，遣大臣孛羅等四眾，備法駕、仗衛、音伎，奉迎萬壽山仁智殿。丁丑，建大聖萬安寺。二十六年己丑，自仁智殿奉迎於寺之後殿。計自優填王造像之歲，至元延祐三年丙辰，凡二千三百有七年。至皇清今上康熙二十八年己巳，見供　大內，凡二千六百八十年。)

祥符蔭曰：此像教之緣起也。及今二千餘年，而眾生覩相莊嚴，利益無邊，不可思議。謂非佛之無緣慈攝，悲願深重，能如是乎？若能瞻仰取足，證得己躬無為真佛清淨三昧，方信佛身充滿，普見不動。而眾生與佛，不作兩橛，不隔纖毫矣。

辛卯十二年

佛還摩竭國，為弗沙王等說法。
壬辰十三年
佛為彌勒說修行本起經。
癸巳十四年
佛歸王宮，為父王說法，王大信證，令宮人受齋戒法。
佛成道十年，父淨飯王，思一相見，遣梵志優陀耶，往迎還宮。優陀禮佛，具白王意，見佛威德，為天龍四眾所尊，遂求出家聞法，便證羅漢。佛告優陀：佛本出家，誓得成道，還度父母。今已道成，必當還國，但於國人，有所感動，方堪信化。汝今已得神足，可先歸見神變，却後七日，佛當還宮。優陀受勅，從空而還，往到本國，見種種神變，王及臣民，莫不驚喜，知佛當來。即勅國中，嚴潔道塗，盛陳儀仗，如轉輪王，千乘萬騎，出破四十里，奉迎世尊。佛及弟子，整衣持鉢，發來王城。釋梵四天，聞佛遠國，皆來侍送。四天前導，梵天侍右，帝釋侍左，諸比邱眾，皆隨佛後。八部天龍，香華幢旛，布滿空際，諸天伎樂，節奏熙和。佛適進路，三千國土，六反震動。百歲枯樹，皆生華實。久涸溪澗，自湧甘泉。王遙見佛，於大眾中，如星中月，如日初出，相好嚴身，晃如金山。悲喜禮佛，共相慰問。大臣百官，皆稽首禮，擁迎入城。足蹈門閾，地為大動。天雨眾華，樂器皆鳴。國中人民，所有疾苦，一切皆息。婦女珠環，相樔作聲。地中寶藏，自然發見。懷異心者，皆共和同。懷妊母人，身心安樂。產端正子，百鳥異獸，相和欣鳴。蒙其光潤，皆脫業障。地獄休息，餓鬼飽滿。一切眾生，皆沾利益。佛入王宮，為父說法，王得證道。耶輸瞿彝，禮佛受戒。羅雲(佛之子也)，稽首禮佛，奉佛印環。佛語父王，及諸臣曰：此吾之子，緣吾化生，無復懷疑也。宮人大小，咸受戒法，及八關齋。
明教嵩曰：聖人之道，以善為用。聖人之善，以孝為端。為善而不先其端，無善也。為道而不在其用，無道也。用所以驗道也，端所以行善也。行善而其善未行乎，父母能溥善乎。驗道而不見其道之溥，能為道乎。是故聖人之為道也，無所不善。聖人之為善也，未始遺親。親也者，形生之大本也，人道之大恩也。唯大聖人為能重其大本，報其大恩。故方其成道之初，登天先以道諭其母氏，應命還其故國，為父說法，而其國皆化。聖人可謂與人道而大順也。養不足以報父母，以德報之。德不足以達父母，以道達之。嗚呼，可謂至矣。
靈巖儲刻孝經序。或曰：孝經為儒家開宗明義之書，沙門釋子自有五千四十八卷百韋陀典，何取於越俎為也？弗也，世出世間，舍孝無從矣。我沙門嘗遭滅物絕倫之謗，葢沙門或舍來耜，或舍舟車負販，兒童時或一字不到眼，或長而茫失，即天資近古，憎

無證據。其舍丹鉛服三事衲者，始不過舉鄒魯之聖經，為富貴之先導。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不體聖心，則章句而已矣。我沙門半月半月誦梵網心地品，一則曰慈悲心、孝順心，二則曰孝順心、慈悲心。非慈悲、孝順，則非正語、正見。自非正語、正見，安能生一切眾生正語、正見哉？世尊道成，先度父母。古人生五十，方知四十九年之非弘儲。明年甲辰六十，較古人十年，而孔子七十二制孝經，告備於天，假我數年，庶幾言立，則弘儲不敢自必也。

王遣其族五百貴子從佛出家。

佛從弟阿難白佛：願垂剃度。佛令著袈裟衣，成僧寶已，次第禮諸沙門。至優波離，心自念言：是我家僕，不能為禮。佛告之曰：學道唯論前後，不問尊卑。佛法猶如大海，悉受萬川四流，不避汙淨。宜棄自大，折驕慢幢。阿難受誨，心淨如空，稽首作禮，天地大震。眾會同歎：善哉！善哉！為道等心，除自高意。

佛往摩竭提國。

佛為摩竭提國瓶沙王說法，王以竹園精舍供佛。

佛勅竹林住持舍利弗統之，靈山住持大迦葉統之。

佛勅目連取羅雲出家(即羅睺羅佛之子也)。

甲午十五年

乙未十六年

佛復還王城。

為釋種說法，八萬四千人皆證初果。

丙申十七年

丁酉十八年

戊戌十九年

佛還王宮省父病，四天王等赴喪。

淨飯王臥病，思見佛及羅雲等。佛在靈鷲山，天耳遙聞，知父命將終，告勅阿難、羅雲等：父王淨飯，今得重病，應往覲省。即放光明，光照一切，及王之身。王蒙光觸，如栴檀風，吹悅身心，患苦頓息。知佛當來，見斯光瑞。王見佛來，敬意踴躍，不覺起坐。佛告父王：莫復愁悒。父王道德純備，無有缺減，命雖欲終，當生淨域。時佛出金色臂，伸手舒光，著王心上。王合掌，心禮於佛，便爾命終。諸釋眾臣，以眾香汁，沐浴王身，飾以白氎，及諸繒帛，斂以金棺，奉置七寶莊校獅子座上，燒首散華，垂覆真球羅網。佛共難陀，於座之前，肅恭而立。阿難、羅雲，居棺之後。即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欲界一切諸天，與無數百千眷屬，俱來赴喪。四方天王，統諸鬼神龍眾，百千萬億，伎樂如雲，俱來赴喪。皆共發哀，舉聲啼哭。時難陀等，白

佛長跪，願欲擔棺。佛念當來，世人兇暴，不孝父母，不報育養之恩。為是之故，躬行法化，自欲擔於父王之棺。時四天王，竊共思議：佛為三界中尊，一切之父，雖躬行化，云何擔棺？俱共長跪，同白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成須陀洹。我曹宜代世尊，擔父王之棺。佛聽許之。四王肩棺，舉國悲仰。佛執香爐，在棺前導，威光益顯，如萬日照臨。詣於墓所，靈鷲山中，有千羅漢，乘空而來，稽首白佛：欲勅何事？佛勅往大海渚，取妙栴檀，以為香薪。香薪積已，金棺置上，舉火焚之。佛為四眾說法，令出生死，遠離欲火，悟世無常，發心求道者，不可勝計。爾時諸王，各持五百乳瓶，以用滅之。競共收骨，盛置金函，以起塔廟，而供養之(淨飯王生淨居天)。

明教嵩終，孝章曰：父母之喪，沙門服衰絰，則非所宜，當服大布。過斂則以時往其家送葬，或扶或導。三年必心喪，靜居修行，以贊父母之冥。遇喪期、忌日、伏臘，必營供祀誦。居師之喪，必如喪其父母。稟戒十師之喪，則有降殺。觀佛泥洹之時，大眾撫膺泣血，吾徒臨喪，可不哀乎！

宗統編年卷之一

宗統編年卷之二
佛紀(下)
穆王己亥二十年
佛在六欲天說大集經。
如來成佛十六年，知諸菩薩堪能住持大乘法藏，即於欲色二界中間大寶坊內，說大集經。
祥符蔭曰：四十九年，三轉法輪，五時八教，總不出剎那際三昧中。如說法華六十小劫，時會聽者，謂如食頃。佛佛道同，今古不異，又豈可以世間時數情量測定之耶？諸所說法，本不局於時，難盡以年推。就經傳所載者紀之，以槩其餘。學者當默識心通，思過半矣。
庚子二十一年
佛住世說法度生　發明(佛住世四十九年，無非說法度生。其間竺乾遠隔，時代渺茫，難以定稽。年次之下，通書說法度生以槩之。其有關於宗統者，總於末後書列。)
辛丑二十二年
佛住世說法度生。
仁王般若云：二十八年說摩訶般若，靈山八載說法華經。
佛始制戒律，命優波離綱紀大眾。
佛命阿難為侍者　發明(慶持法得人也)。
壬寅二十三年
癸卯二十四年
甲辰二十五年
乙巳二十六年
丙午二十七年
丁未二十八年
戊申二十九年
己酉三十年
庚戌三十一年
辛亥三十二年
佛姨母大愛道(即摩訶波提)求出家。
佛還迦維衛國，大愛道稽首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亦可得道。今我敬信，願得出家，受持法律，以學於道。佛止之曰：無以女人入我法律而出家也。若如此者，清淨梵行，當必不久，正法住世，即易衰微。大愛道再三哀求，佛不聽許。阿難見而憫之，稽首代懇，且曰：大愛道多有善意，佛初生時，躬侍養育，今求出家，何不聽許？佛曰：我非不知大愛道於我有恩，今我成佛，於大愛道，恩亦不淺。以從於佛，得受五戒，歸依三寶，信道見

諦，此之恩德，非世可比。但聽女人出家，則於佛法有所障礙。譬如稻田，莠稗叢雜，必敗良苗。女人出家，清淨大法，不久衰弱。假使必求出家者，須令盡壽奉行八敬之法。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令漏失。其能如是，可入律法。大愛道恭喜奉行，遂度出家，後證阿羅漢果。(佛記正法當千歲興盛，以度女人故，至五百歲而漸衰微。)

壬子三十三年
癸丑三十四年
甲寅三十五年
乙卯三十六年
丙辰三十七年
丁巳三十八年
戊午三十九年
己未四十年
庚申四十一年
辛酉四十二年
壬戌四十三年
癸亥四十四年
甲子四十五年
乙丑四十六年
丙寅四十七年
丁卯四十八年
戊辰四十九年
己巳五十年
庚午五十一年
辛未五十二年

佛付囑摩訶迦葉傳持宗統，并勅阿難副貳傳化。

佛在靈山會上，有大梵王以金色波羅花獻佛，佛陞座拈起示眾，是時眾皆默然，摩訶迦葉破顏微笑，佛顧而命之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復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付之，并勅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絕，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復告之曰：此金縷僧伽黎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迦葉承勅，稽首敬受。

安隱忍曰，道大同，而弘道之迹不能同。道絕同，而合道之符不能異。不能同也，故先聖之建立有差。不能異也，雖變變化化，而不出從上相承之法眼，所謂宗旨也。佛不云乎，吾有正法眼

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夫涅槃妙心，即吾人本具之廣大心體也。正法眼藏，即雙明雙暗，同死同生之金剛眼也。心即眼，眼即心，實相而無相者也。如國之印璽然，無前際，無後際，無中際，一印而文理備焉。世尊非此眼，不能辨迦葉之一笑。迦葉非此眼，不能契世尊之拈花。乃至四七二三授受之際，非此眼不能驗其淺深偏全之候。所謂啐啄同時，人境俱奪，名言斷，理路絕。壁立萬仞，而從上佛祖，要人於此壁立萬仞，聞見智識所不到處，豁開向上，故終日言而未嘗言也。非無言也，言之中無言也。及其弊也，知解橫生，故不得不變而為機鋒、為棒喝；又其弊也，不得不變而定宗旨。宗旨定，若三代之禮樂備焉，雖千聖繼出不能易矣。夫言論之弊也，弊於知解；而棒喝之弊也，弊於亂統。故從棒喝悟者，知亂統之病，而建同喝、四喝、料簡、玄要、函蓋、截流等綱宗，臨濟、雲門是也；從機語悟者，知知解之病，而建四禁、五位、六相、種種三昧門等綱宗，曹洞、溈仰、法眼是也。以要言之，不出實相無相、無相實相之法印，所謂變變化化而合道之符不能異者，此也。是故符合，雖三祖之惡疾，不得不以衣鉢付之；而符之未合，雖首座之脫化、洛浦之聖箭，猶在點額之例。正法眼藏果易言哉？惟其不易言也，故先聖秘之而聽其悟耳。

祥符蔭曰：四十九年，隨機設化。方便接引，四眾純熟。末後一花拈出，大事了畢。亘古亘今，徹頭徹尾。一會靈山，儼然未散。豈虛語哉？

佛付囑國王、大臣護持正法。

祥符蔭曰：佛法廣大如太虛空，攝受成就一切，非一切之所能攝受成就。國王大臣有一不從佛法因緣中來者乎？有一非佛法之所攝受成就者乎？則佛法之能護持國王大臣，國王大臣之不能護持佛法也明矣。若然，靈山會上佛何以付囑國王大臣護持正法乎？佛付囑國王大臣護持正法者，攝受成就國王大臣也，為國王大臣計也。蓋國王大臣宿植善根，今乘權位護持正法，則近善知識邪僻不興，民知正道聖化自端，上行下效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是佛因其地位而接引之，使不致於善根退失，福盡淪墜也。國王大臣能體佛心，融通大道，不離一心，修十善業，制御天下，顯正摧邪，斯真不負靈山付囑者也。若不達大道，邀福營為，藉以資培善果則可，謂能得佛當日付囑之旨則未也。人能弘道，國王大臣當自護持其正法，而佛法自在其中。若謂興隆三寶，折伏魔外，是護持邊事，是以世諦測正徧知，淺之乎視護持佛法矣。佛法何事不深？明佛法而能護持佛法者，未之有也。凡為國王大臣者，其審思之。

穆王壬申五十三年(景德傳燈錄作五十二年者，誤。)
佛示涅槃(梵語涅槃，華言滅度)。　發明(華嚴經云：如來應正等覺作佛事已，觀十種義故，示般涅槃。所謂示一切行實無常故；示一切有為非安隱故；示大涅槃是安隱處，無怖畏故；以諸人天樂著色身，為見色身是無常法，令其願住淨法身故；示無常力不可轉故；示一切有為不隨心住，不自在故；示一切三有皆如幻化，不堅牢故；示涅槃性究竟堅牢，不可壞故；示一切法無生無起，而有聚集散壞相故。諸佛世尊作佛事已，所願滿已，轉法輪已，應化度者。皆化度已，應受記莂。成記莂已，法應如是入於不變涅槃。)
佛至拘尸那城(此云角城)，告諸大眾：吾今欲入涅槃。以手摩胸，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各各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我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我弟子。時百萬億眾，悉皆契悟。文殊請佛再轉法輪，佛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耶？遂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從其面門，放大光明，徧照三千大千世界。十方六趣，一切眾生，遇斯光者，罪垢消除，種成佛因。爰及天人龍神，羅漢大士，情與無情，俱來勸請，求莫涅槃。佛受純陀最後之供已，說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右脇累足，泊然宴寂。摩耶夫人，從忉利天來，佛復起為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摩訶迦葉最後至，出雙趺示之。祥符蔭曰：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譬澄空月，影臨萬水，水清月見，水濁月隱。眾生心淨，佛即出世。眾生心垢，佛即涅槃。又如日月照四天下，東方出時，西方隱沒，非日月遂隱沒也。如來於此土眾生，化緣已畢，示見涅槃。於他方世界，隨緣度生，未嘗涅槃也。局於凡情聖見，均之不見如來。故佛以紫磨金色之身，炳示大眾，令其不離當前，了悟真際。一眾機熟，悉契無生。斯又眾生心垢，佛乃降生。眾生心淨，便涅槃也。故曰：佛不住佛，名真涅槃。
佛三昧(此云正定)火闍維(焚化也)金色身，天人分請舍利起塔供養(梵語舍利，此云骨身。舍利者，佛從最初發金剛心，以戒定慧光蒸薰有漏三業生身，凝瑩而成。其色不定，小大圓直，如露如粟，如珠如菽。又因禪定、行道、願力三者所薰，故有定動及隨願所見之異。堅固如金剛，水火不能焚溺。代代高僧，凡三學圓滿者皆有之，但曰堅固子，非若佛之光明靈變也)。
佛示寂已，天人弟子，競以香薪茶毗(火化也)之。香薪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眾，即於佛前，以偈頌曰：凡俗諸猛燄，何能致棺熱？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於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多羅又云貝多，此云岸葉，可書寫，高四十九尺)。往反空中，化火三昧(化火三昧者，火光三昧也)。須臾灰生，得舍利(此云堅固子)八斛四斗。迦維衛等八大國王，嚴整四兵，各求舍利。天龍亦來，求分

供養。乃分為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復分為八分，與八國王俱，起七寶塔供養。後阿育王，以阿闍世王所供塔中舍利，分造八萬四千寶塔，散布閻浮洲(經傳有作佛壽八十，癸酉年十二月十五日涅槃。今從祖錄，考定壬申年二月十五日)。

別證(周書記穆王五十三年壬申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忽起，損舍折木，地動天陰，西方白虹十二道。太史扈多占曰：西方聖人卒矣。又穆王之世，數見西方光氣亘天。)

祥符蔭曰：至道絕迹，妙法離言。真佛無為，不墮諸數。圓周法界，豈直誕於王宮；普見羣心，甯真謝乎雙樹。但以羣萌長寢，爰施無緣之慈；百億分身，乃應娑婆之界。重願弘慈，憫茲忍土。十方諸佛，所共讚揚。是以降神天竺，示域中之尊；標號釋迦，為四生之父。脫屣儲宮，捨金輪如擲芥；修行苦行，攝邪外以歸真。道既大成，功斯普利。三千界內，無不被其光明；十法界中，皆盡蒙其教化。天龍攝受，神鬼歸依。情與無情，俱承度脫。未來過見，一念了知。謗毀稱揚，平等普攝。非天中極天，聖中至聖，何以至於斯焉。然此一佛化儀，尚屬千燈影見。若也圓尋覺海，則真湛寂無邊。無邊性海，佛與羣生分量不殊；常住真心，羣生於佛絲毫靡間。若能就體而求，自然當下具足。真俗不異，凡聖一如。其在孔氏之言曰：在明明德，即佛之所謂自覺也；在新民，則覺他也；在止於至善，則覺行圓滿也。深淺雖殊，其致則一。故曰：佛非有他，但盡此心量耳。

五臺居士陸光祖曰：佛道廣大，不獨尊而敬之者生大福，即輕之、詆之、侮之、讐之者，亦終將得益焉。如入栴檀之林，或躪蹴焉，或斬伐焉，皆染香氣以出也。又曰：余世業儒，誦孔子之言甚謹。嘗檢國朝故事，竊見太祖高皇、太宗文皇所以尊崇佛典特異，既刻大藏經板貯兩京，又數出內帑金印造數千部，頒天下郡邑名藍，延高僧講演，而屬四民共聽焉。余始諰諰然疑豈佛氏之教有出吾儒上哉？不然，聰明聖智莫如我二祖，何信之之篤如是？試取內典觀之，則廣大無際，如望溟渤而莫得其涯涘也；久之，稍窺端緒，則如昏衢之覩日月而仰其燭照也；又久之，會文歸己，稍獲其用，則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闕也。然後知二祖之見，淵哉遠矣！夫自儒道而下，九流百氏之奧，禮樂德藝之微，性命之精，事物之粗，方內方外，世出世間之法，大藏靡不具焉。凡至理密義，諸家累千萬言而不能發者，以一言發之，瞭如也。佛法之淺淺，勝他教之深深，詎不信夫！

幻寄瞿汝稷曰：世之誕佛者，皆比於范縝之神滅者也，而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夫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即心也，即道也。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聖人所以參贊化育者也，是豈形之所

及也？惟聖人為能窮神，而庸愚固未嘗亡，特不知其即道耳。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則一狥於形。於是遺範圍天地之廣大而自狹，棄曲成萬物之微妙而自穢，終日役役，不過耳目口腹。聖人愍焉，故諭之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謂之道，復慮人之自畫而高遠之，謂非己所及也，故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堯之所以堯，窮此神也；桀之所以桀，昧此神也。是神者，溯之無始，推之無終，豈形生而始生，形滅而隨滅哉？形有盡而神無窮，故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而縝之言曰：形即神也，神即形也，形生而神生，形滅而神滅。藉如縝言，操則存者形存歟？舍則亡者是亡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百骸九竅六臟，誰能然歟？心不在焉，視而不見，夢說築巖，豈目所矚？處今而憶昔，在吳而知越，何形之能然？縝亦不思甚矣。履帝武，敏而生棄，杜伯關弓，伯有為厲，墳典所載，未易悉舉，是皆迦文之所倡乎？故縝之言形，即神也。形滅神滅，非聖人所立教也，君子之所棄也。是使人重形而遺神，淪胥以溺者也。何以言之？謂形即神，則舍形無我。舍形無我，則凡形之所欲，皆我之所欲，而以禮義維之，是強也，是外鑠也。神不滅而謂滅，則堯、桀均盡，顏、跖均生。均生則縱佚者自適，均盡則好修者徒勞。於是示之以餘慶，惑之以百殃，則見以為茫昧而難徵也；揭之以仁義，則以為仁義攖人心；揭之以性善，則以為性惡，則以為善惡混，幾何其能信之？於是聿皇得喪，徽纆貪毒，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沉淪昏衢，莫能自出，旋復流浪，為苦無已。如來智入三世，圓應眾機，五時說法，海墨不可勝紀，其流入震旦者，纔海墨之一滴。其語報，則徵之三世；其語性，則盡之妙覺。知三世之報，則堯、桀不均盡；知性覺之妙，則性善無所疑。故下焉者得其說，必惕於三世之報惡不俟懲而革善不俟勸。而行矣上焉者得其說則妙契性善之真居仁由義若。耳聽目視何有攖吾心哉是以聖賢之教得如來而大。暢惜哉縝之不講謂神滅形滅而誕佛也惟如來之教。能窮此神之廣大微妙語其大則天地者無盡大海之。一漚耳元會運世者無盡時劫之一瞬耳語其妙則無。聲無臭此之空諦也精一執中此之尸波羅蜜也一言。演為無量義竟古今而推之莫能竟也儒墨之是非黃。老之祕密與夫百家之雄辯一言而蔽之而有餘也佐。堯而堯佐舜而舜父以之而慈子以之而孝護世以之。而護諸眾生帝釋以之而離愛梵天以之而勝慧二乘。以之而迴向真乘菩薩以之而證入妙覺四聖六凡無。根不被故其言必至於海墨也河沙妙德罔越窮神故。其要必歸於一乘也世出世法莫不竭盡而無餘矣是。以世之興王莫不尊尚列代名

卿宿儒或行峻一世或。文雄百代龍翰鳳雛之彥蘭薰雪白之賢歸命法流頤。真靈筏者數之更僕未易終也考其人之操履事業皆。彪炳史冊故未嘗以嗜此而壞世間法也。使道德之蘊不出於六藝，性命之微無過於諸儒，則彼固皆含六藝之腴，入諸儒之室，何肯悅詖辭而釋微言，就僻行而[靳/皿]大道乎？是棄縞紵而求短褐之類也，非人情矣。嗟乎，四大假合也，百年旦暮也，昔之所歷，於今奚存？今之所存，又何可恃？至愛終離，大業終棄，神之未窮，茫茫安託？適百里而不得其所託，則皇皇焉。浩劫之適，何翅百里？七趣紛逕，所託非定，狃百年之得喪，而輕浩劫之流浪，可不謂大哀耶？故濟我於一時者，不及濟我於一世者也；俾我一世得所安者，不如使我浩劫得所安者也。求濟我於浩劫者，非如來之教而何？姑未敢論受果登地，第能汎瀾覺海，少溉餘潤，則契根根塵塵，靡不周徧法界，故不獨可以窮神，亦可以窮形色之原矣。於是纏葢不能縻，陰陽不能控，修兮其翔，洎兮其集，得固如也，喪亦如也。未遊焉者，不獨喪之為喪；既遊焉者，不獨得之為得。念念滅盡而非斷，古今不異而非常，畢化沙界而壹無事，默然宴坐而萬行嚴，往來生死未嘗生死，出入淨穢初無淨穢，豈將來而後證，審於今而不誣？是以究曠劫於剎那，拔九類於半偈，莫尚如來之教矣。

佛說諸經宗旨　發明(一代時教，難以周知而徧舉也。其有當於宗統者，節書之。而諸家拈頌中稍平易者，書一二以附焉。)

經題[米-木+八]字。

(僧問地藏琛：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藏曰：看取下註脚。　幻寄曰：有以渥和二字釋此者，是以柏樹子話為三界唯心同一鼻孔，座主見也。)

(徑山杲頌曰：以字不成八字非，爍迦羅眼不能窺。一毛頭上重拈出，憤怒那吒失却威。)

金剛經云：無我相，無人相。

(南嶽儲頌曰：我相人相，恁底模樣。鼻直眉橫，何曾錯向。)

圓覺經云：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辨真實。

(徑山杲頌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

一切障礙，即究竟覺。

(雪堂行頌曰：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擊桐成木響，蘸雪喫冬瓜。長天秋水，孤鶩落霞。)

(南嶽儲頌曰：握則為拳，開則成掌。放下手來，是一是兩。)

楞嚴經佛謂阿難：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

(海印信。頌曰：見不及處，江山滿目。不覩纖毫，花紅柳綠。白雲出沒本無心，流水滔滔豈盈縮。)

一人發真歸元，此十方空皆悉銷隕。

(尼無著頌曰：一人發真歸元，十方虛空銷隕。試問楊岐栗蓬，何似雲門餬餅？)。

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

(天目禮頌曰：不汝還兮復是誰？殘紅落滿釣魚磯。日斜風動無人掃，燕子銜將水際飛。咄咄！是無等等呪。)

阿難復白佛言：若此妙明、真淨、妙心本來徧圓，如是乃至大地、草木、蠕動、含靈本元真如，即是如來成佛真體。佛體真實，云何復有地獄、鬼、畜生？

(南嶽儲頌曰：閒田一畝，贏來日久。種麻得麻，種豆得豆。)

佛告阿難：吾不見時，何不見吾不見之處？若見不見，自然非彼不見之相。若不見吾不見之地，自然非物，云何非汝？

(雪竇顯頌曰：全象全牛臀不殊，從來作者共名模。如今要見瞿曇老，剎剎塵塵在半途。)

(天童悟頌曰：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

若能轉物，即同如來。

(白雲端頌曰：若能轉物即如來，春至山花處處開。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法華經云：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朴翁銛頌曰：世間相常住，黃鶯啼綠樹。真個可憐生，動著便飛去。)

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

(有僧誦此，忽有疑，日夕不置，偶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語為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樹上。)

如來如實知見三界之相，無有生死若退若出，亦無在世及滅度者，非實非虛非如非異，不如三界見於三界。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

(圓極岑頌曰：岣嶁峰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無目仙人纔一見，便應撫掌笑嘻嘻。雲暗蒼龍化葛陂，就中一句是正頌。有人檢點得出，許你具一隻眼。)

諸經公案(凡聖之所同然曰公，今古之所不易曰案。)　發明(如來說法，皆方便隨機，顯密普攝。其間有覿面全提，因事直指，不落言詮，不涉意解者，節書之為公案，諸家拈頌附焉。)

佛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佛便下座。

(芭蕉徹拈曰：忙忙者，帀地普天。　三峰藏拈曰：人人都向世尊未陞座前會取，蚤已錯了也。)

(雪竇顯頌曰：列聖叢中作者知，法王法令不如斯。會中若有仙陀客，何必文殊下一椎。)

佛因黑氏梵志獻合歡梧桐花，佛召梵志放下著，梵志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梵志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梵志放下著，梵志曰：吾今兩手俱空，更教放下個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內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放身命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法。

佛拈隨色摩尼(此云如意)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佛藏珠，復舉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佛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自省悟。

佛因五通仙人問：佛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翠巖芝曰：五通如是問，佛如是答，要且不會那一通。　徑山杲曰：今時有一種弄泥團漢，徃徃在那一通處錯認定盤星。)

佛因菩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乃至三度入定，徧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於是普眼菩薩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

佛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佛曰：汝能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七佛儀式？佛召阿難，阿難應諾。佛曰：持鉢去。(葉庵謙頌曰：迴環父子情，步步隨流水。他日問師兄，剎竿扶不起。)

佛因自恣日，文殊三度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佛遂問迦葉：你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

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迴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乃至十指掌中皆是佛。

佛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於佛坐而入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繞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佛。佛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五雲逢日，不惟文殊不能出此定，但恐如來也出此定不得。)

(圓悟勤頌曰：大定等虛空，廓然誰辨的。女子與瞿曇，據令何條直。師子奮迅兮搖蕩乾坤，象王回旋兮不資餘力。孰勝孰負，誰出誰入。雨散雲收，青天白日。君不見，馬駒踏殺天下人，臨濟未是白拈賊。)

(佛照光頌曰：一畝之田，三蛇九鼠。仔細看來，是何面嘴。)

佛因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佛良久，外道歎曰：佛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歎而去？佛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佛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佛曰：說定法。外道曰：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說不定法？佛曰：昨日定，今日不定。

(溈山喆拈曰：佛大似看樓打樓。大溈即不然，待問：昨日說定，今日何說不定？但云：非汝境界。)

佛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耶？佛不答。又問：諸法是無常耶？佛亦不對。異學曰：佛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佛曰：汝之所問，皆為戲論。

佛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當斬首以謝。佛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切不受為宗。佛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有省，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粗；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神天二乘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佛諸大菩薩知我義墮處。回至佛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佛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天衣懷頌曰：是見若受破家門，是見不受共誰論？匾擔驀折兩頭脫，一毫頭上見乾坤。)

佛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時，曾問斯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為一義、二義。

(薦福懷曰：波斯匿王分明問，佛分明答，賓主歷然，作麼生說個無說無聞底道理？)。

佛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威神攝向二鐵圍山。

佛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難白椎曰：請佛說法。佛云：會中有二比邱犯律行，故我不說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邱，遂乃遣出。佛還復默然，阿難又白：適來為二比邱犯律，是二比邱已遣出，佛何不說法？佛云：吾誓不為二乘人說法。便下座。

詳符蔭曰：佛以雅思淵才，文中之王，舌覆大千，而其覿面提持處乃如此，何待靈山拈花乃為密付哉？故曰：五宗建立，只完得

個拈花公案；靈山拈花，只完得個降生公案；上下稱尊，只完得個眾生公案。

佛法住世(末法九千八百五十二年，後楞嚴般舟三昧先滅，餘經次第滅，唯彌陀經在後滅。)佛法住記云：正法(正，證也。謂聞法修行，即能證果。)住世一千年，由女人出家，減五百年。據善見論云：後為比邱尼說八敬，還得一千年。又天人答宣律師曰：佛錫杖住龍宮中，鎮伏惡魔，復令正法增住四百年。是則正法住世，總一千四百年。像法(像者，似也。聞法修行，不能證果，僅似正法時也。)住世一千年，又由錫杖在龍宮中因緣，復令像法增住一千五百年。是則像法住世，總二千五百年。末法(謂人雖聞法，不能修行證果，為末法時也。)住世一萬年，又由錫杖在龍宮中因緣，復令末法增住二萬年。是則末法住世，總三萬年。

歷年表曰：粵惟浩劫難窮，比洪荒而無始。大千等見，如朗月以臨空。一念普觀三際，詎有今古之分。法身圓攝十虛，豈有去來之迹。然即所示見者，以窺端倪。就化儀中，而徵實際。一期法化，可得稽焉。降神當此土周昭王甲寅之年，至壬申歲一十九年，佛為太子，處王宮。示從人道中尊，處極榮貴之位而不貪，居至恩愛之中而不染。所以警世無常，務登道岸。真出世間之大雄，超三界之丈夫也。從昭王癸酉，至穆王四年癸未，佛出家修行，降魔成道。示離世間，入法界。無法不證，無道不成。成等正覺，超出一切。所以見身修證，為物作則。洵正徧知之調御，兩足(福足、慧足)尊之導師也。從甲申五年，至壬申穆王五十三年。其間四十九年，三轉法輪，度無量眾。一音演唱(佛以一音為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五時(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時也)宣敷八教(頓、漸、秘密、不定、藏、通、別、圓為八)。被機大事了畢，示佛道圓成，一切眾生，咸令開示悟入也。末後緣熟化周，拈花密付，示心法無盡，真宗綿互也。佛應世處王宮一十九年，出家修道十二年，說法度生四十九年，共示世壽七十九年。涅槃於周穆王五十三年壬申，至東漢孝明皇帝辛酉，金身入夢，共一千一十年。至梁武帝大通元年丁未，達磨氏西來，共一千四百八十二年。至今

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共二千六百三十八年

祥符蔭曰：佛道無上，佛境難思。唯佛與佛，乃能知之。茲所編者，譬湛海中一滴之涓潤，太虛際毫端之微芒。然即毫微以融攝太虛，太虛不別；就涓滴而朝宗湛海，湛海攸同。山河大地，全露法王之身；萬象森羅，不出一法所印。佛不出世而出世，佛不度生而度生。擬議思量，覿面千里矣。

宗統編年卷之二

宗統編年卷之三

震澤祥符寺沙門釋　紀蔭　編纂

參學門人　(秉岳、秉密、秉岱、秉文)等　同校錄

常州天甯寺沙門釋　清如　重校

## 祖紀

祖具二義：曰本，曰述。本其道而述之也。達摩氏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覩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

### 西天祖師

(西天竺國也。諸祖乘願利生，傳持宗統，託跡西竺。至二十八傳，般若智光，運照東土。大乘荷法者，方乃應運迭興。)

安隱忍曰：西天諸祖，生而神悟，皆法身大士應世繼統。當時被其化者，動至千萬，而於授受之際，卒皆一人。可見正法眼藏之不易透，而佛祖心印之不易合也。觀夫臨機勘辨，以道合道之言，若谷響空音，不留朕迹。即甘蠅之射，不能喻其準；石火之光，不能喻其捷；裴將軍之舞劍，不能喻其盤礴變化。非大死却活，功照俱絕，其孰至此哉？後之人以心性道理依通之迹，用相彷彿，獅乳驢乳，固同一色，要在具眼英傑辨之。

### 第一世祖

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姓婆羅門，父號飲澤，母號香至。梵語迦葉，此云飲光，蓋以身光得名。摩訶云大，以別於三迦葉也。清淨自居，修杜多行，禮佛於竹林精舍，佛於眾中稱歎行業第一。後因拈花因緣付法，如佛紀所載。

穆王癸酉五十四年

第一世祖摩訶迦葉尊者，嗣宗統(四十四年)。

祥符蔭曰：佛以大道住持，開宗垂統，祖師受勅，傳心說法，使正宗不墜，智眼常明，法王世系，毋容竊忝，故首書之。凡後正傳宗統者皆然。

甲戌五十五年

祖結集佛大藏。

祖告諸比丘曰：佛已茶毗，金剛舍利，非吾等事。宜當結集法眼，毋令斷絕。乃勑眾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宜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赴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為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乃入。祖告眾曰：此阿難比丘，有大智慧。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可請彼集修多羅藏(修多羅，華言契經，即法也)。優波離持律第一，為眾紀綱。令與五百羅漢，結集毗奈耶藏(毗奈耶，華言善治，即律也)。祖共諸大阿羅漢等，結集阿毗曇藏(阿毗曇，華言無比法，即論也)。

共王(名繄扈，穆王子。在位十二年。按謚法，既過能改曰共。)

共王乙亥元年

祖住世傳法　發明(竺乾遠隔，事蹟難稽首，尼通以住世傳法繫之。)

丙子二年

丁丑三年

戊寅四年

己卯五年

庚辰六年

辛巳七年

壬午八年

癸未九年

甲申十年

乙酉十一年

共王丙戌十二年

懿王(名囏，共王子。在位二十五年。按謚法：溫柔賢善曰懿。)

懿王丁亥元年

戊子二年

己丑三年

庚寅四年

辛卯五年

壬辰六年

癸巳七年

甲午八年

乙未九年

丙申十年

丁酉十一年

戊戌十二年

己亥十三年

庚子十四年

辛丑十五年
壬寅十六年
癸卯十七年
甲辰十八年
乙巳十九年
丙午二十年
丁未二十一年
戊申二十二年
己酉二十三年
庚戌二十四年
懿王辛亥二十五年
孝王(名辟方，懿王弟。在位十五年。按謚法：慈惠愛親曰孝。)
孝王壬子元年
癸丑二年
甲寅三年
乙卯四年
丙辰五年
祖住世傳法。
祖付囑阿難，傳持正法。
阿難一日問祖曰：佛傳金縷袈裟外，別傳個甚麼？祖召阿難，阿難應諾。祖曰：倒却門前剎竿著。乃告阿難曰：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曰：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阿難作禮奉命。
祖入定雞足山，以待彌勒。
祖念：既傳法已，當遵佛勅。念佛舍利，諸塔皆在。諸天乃凌虛徧禮已，復以夙約辭阿闍世王，遂入雞足山。自念：我今持僧伽黎，經五十七俱胝，六十百千歲，至彌勒出世，終不致壞。乃以禪定持身，語山神曰：若阿闍世王及阿難來，山當為開。開已復合。
祥符蔭曰：初祖紹統，住世四十四年。當世尊大法廣化之後，機緣純熟，護持密嚴，無迹可見。且竺乾隔別，無從廣稽。如來一代大教，首宣結集，誠不忝佛勅，紹隆慧命者矣。乃以禪定持身，俟見慈氏，非真如來使擔荷大法者，疇克能之？

## 第二世祖

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剎利帝，父斛飯王，實如來從弟也。多聞無礙，世尊以為總持第一。

丁巳六年
第二世祖阿難尊者，嗣宗統(三十七年)。
戊午七年
祖住世傳法。
己未八年
庚申九年
辛酉十年
壬戌十一年
癸亥十二年
甲子十三年
乙丑十四年
孝王丙寅十五年
　　彝王(名燮，孝王子。在位十六年。按謚法：安心好靜曰彝。)
彝王丁卯元年
戊辰二年
己巳三年
庚午四年
辛未五年
壬申六年
癸酉七年
甲戌八年
乙亥九年
丙子十年
丁丑十一年
戊寅十二年
己卯十三年
庚辰十四年
辛巳十五年
彝王壬午十六年
　　厲王(名胡彝，王子。在位十七年，并共和三十四年。按謚法：殺戮無辜曰厲。)
厲王癸未元年
甲申二年
乙酉三年
丙戌四年
丁亥五年
戊子六年
己丑七年

庚寅八年
辛卯九年
壬辰十年
癸巳十一年(景德傳燈錄作十二年，誤。)
祖住世傳法。
祖付囑商那和，修正法　示涅槃。

祖將入涅槃，於恒河中流，跏趺而坐。阿闍世王、毗舍離王皆在河側，說偈勸請莫般涅槃。祖答偈曰：二王善嚴住，勿為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復念：我若向一國，則諸國或爭，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祖足而白言：我當於長者而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脫我等。祖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為金地，為其仙眾說諸大法。復念：先所度脫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為諸仙人出家受具。其仙眾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祖知是法器，而告之曰：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復付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說偈已，復以正法眼囑累商那和修，而命末田底迦於罽賓國敷演大法。言已，踴身虛空，見十八變，入風輪奮迅三昧，而分身四分：一分惠忉利天，一分惠娑竭羅龍宮，一分惠阿闍世王，一分惠毗舍離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

祥符蔭曰：祖侍佛傳法，結集大藏，厥功懋矣。紹統之後，傳法利生，化行平等。要之，去佛未久，正法凝然，羣機未渙。水老鶴之言，特一時愚癡之偶然者耳，未可以參祖化也，故削而不書。

## 第三世祖

商那和修尊者，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摩突羅國人也。有胎六年而生，梵云商諾迦，此云自然服，乃西域九枝秀草名。出則聖人降生，尊者生而此草出。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後一百年，有比邱名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至此林，遂降二火龍，龍受三歸，遂施其地，以建梵宮。

厲王甲午十二年
第三世祖商那和修尊者，嗣宗統(六十二年)。

乙未十三年
祖住世傳法。
丙申十四年
丁酉十五年
戊戌十六年
己亥十七年(是年，民以王虐畔，襲王，王出奔。二相周、召相與協和，共輔太子，故稱共和)。
共和庚子元年
辛丑二年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甲辰五年
乙巳六年
丙午七年
丁未八年
戊申九年
己酉十年
庚戌十一年
辛亥十二年
佛入滅，一百年。(自此百年之後，源同派別，分為上座、大眾二部。三百年後，復分為九部、十一部。絲麻相紊，水乳相溶，各執一端，具體而微矣。)
壬子十三年
癸丑十四年
祖住世傳法　阿育王造塔供佛舍利　發明(造塔建剎不書，此供養莊嚴之始，故書之。)
佛昔與諸比邱行乞，有一童子，心念世尊相好，手捧細沙，著佛鉢內，歡喜合掌，而發願言：以惠施善根，令得一天下、一繖蓋王，即於此處生，得供養諸佛。爾時佛授記曰：佛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統領一天下轉輪王，姓孔雀，名阿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八萬四千塔。後童子生於巴連弗邑日月護王宮，為太子。父王崩，鐵輪飛降，王閻浮提。後因比邱化導，遂發宿世善根，乃至王舍城，取阿闍世王佛塔中舍利，作八萬四千金、銀、瑠璃、玻瓈篋，盛佛舍利。又作八萬四千寶瓶，以盛此篋，役使諸鬼神，勅令於閻浮提城邑聚落，滿一億家，立一寶塔(震旦凡十九處，洛陽、長千、鄮山、臨淄、成都五處最顯著)。
甲寅十五年

乙卯十六年
丙辰十七年
丁巳十八年
戊午十九年
己未二十年
庚申二十一年
辛酉二十二年
壬戌二十三年
癸亥二十四年
甲子二十五年
乙丑二十六年
丙寅二十七年
丁卯二十八年
戊辰二十九年
己巳三十年
庚午三十一年
辛未三十二年
壬申三十三年
癸酉三十四年
共和甲戌，三十五年(是年為宣王元年)。
宣王(名靜，厲王子。在位四十六年。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
宣王乙亥二年
丙子三年
丁丑四年
戊寅五年
己卯六年
庚辰七年
辛巳八年
壬午九年
癸未十年
甲申十一年
乙酉十二年
丙戌十三年
丁亥十四年
戊子十五年
己丑十六年
庚寅十七年
辛卯十八年

壬辰十九年
癸巳二十年
甲午二十一年
乙未，二十二年。(景德傳燈錄作二十三年者，誤。)
祖付囑優波毬多正法，　入三昧，見十八變，化火自焚。

祖化緣既久，思付法者，尋於叱利國得優波毬多，以為給侍。因問毬多曰：汝年幾耶？答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性十七耶？答曰：師髮已白，為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毬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祖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為落髮受具，而以法眼付囑之。付法偈曰：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付法已，即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毬多徒眾多懈慢，乃往彼正之。毬多見師至，頂禮次，祖以右手上指，即有香乳自空而注，問毬多曰：汝識之乎？毬多不測，遂入三昧觀察，亦不能測，乃請曰：是果何三昧耶？祖曰：是謂龍奮迅三昧。如是五百三昧，汝皆未知之。復曰：如來三昧，辟支不識。辟支三昧，阿羅漢不識。吾師阿難三昧，而我不識。今我三昧，汝豈識乎？是三昧者，心不生滅，住大慈力，遞相恭敬。其至此者，乃可識之。於是毬多弟子皆伏而悔謝。祖復為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邱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祖乃見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毬多收舍利，建塔於梵迦羅山。

祥符蔭曰：香乳空注，疾除輕慢，心不生滅，住大慈力，迭相恭敬，乃可識之。後世傳法利生者，可深長思矣。

## 第四世祖

優波毬多尊者，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毬多，叱利國人也。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紹祖行化，時號無相好佛。前此傳法者，皆具禪、法、律三藏，自後律教別行，橫分五部，傳法者唯整律之大綱而已。

宣王丙申二十三年
第四世祖優波毬多尊者，嗣宗統(六十五年)。
丁酉二十四年
祖住世傳法。
戊戌二十五年
己亥二十六年
庚子二十七年

祖應阿育王請　發明(受請不書，此祖師應供之始，故書之。)

阿育王建寶塔，已經四十年，白耶舍上座言：可有比邱為佛受記，當作佛事否？我當往詣彼所，供養恭敬。上座答曰：佛涅槃時，告阿難言：我般涅槃百歲之後，有長者子，名優波毬多，當出家學道，號無相好佛。王問：今已出世否？答曰：已證果傳法，今住優留蔓茶山中。王勅羣臣，嚴駕欲往。祖遙知之，思惟：若彼王來，將無量眾，驚擾山谷，殺害微蟲，誠為不便。即將一萬八千阿羅漢眾，徑至巴連弗邑。阿育王見祖自來，大喜踴躍，設種種供養，作諸佛事(如傳所載)。

辛丑二十八年

壬寅二十九年

癸卯三十年

甲辰三十一年

乙巳三十二年

祖入定降魔

祖行化至拏突羅國，得度者甚眾。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即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持瓔珞縻祖頸。祖出定，取人、狗、蛇三尸，化為華鬘，叓言諭波旬曰：吾此華鬘，酬汝瓔珞。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即復三尸蟲蛆臭壞，盡其神通，莫能去之。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即能除斷。復示偈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聞已，即下天宮，至祖所，禮足哀懺。祖曰：汝自今而往，於佛法更不相嬈乎？波旬曰：誓向佛道。祖曰：汝可自唱，皈依三寶。波旬合掌三唱，而三尸悉除，踴躍作禮而去。

丙午三十三年

丁未三十四年

戊申三十五年

己酉三十六年

庚戌三十七年

辛亥三十八年

壬子三十九年

癸丑四十年

甲寅四十一年

乙卯四十二年

丙辰四十三年

丁巳四十四年

戊午四十五年
宣王己未四十六年
　　幽王(名宮涅，在位十一年。按謚法：動靜亂常曰幽。)
幽王庚申元年
辛酉二年
壬戌三年
癸亥四年
甲子五年
乙丑六年
丙寅七年
丁卯八年
戊辰九年
己巳十年
幽王庚午十一年
　　平王(名宜臼，在位五十一年。按謚法：執事有制曰平。)
平王辛未元年
壬申二年(諸侯寖盛，政出方伯)。
癸酉三年
甲戌四年
乙亥五年
丙子六年
丁丑七年
戊寅八年
己卯九年
庚辰十年
辛巳十一年
壬午十二年
癸未十三年
甲申十四年
乙酉十五年
丙戌十六年
丁亥十七年
戊子十八年
己丑十九年
庚寅二十年
辛卯二十一年
　佛滅後二百年。
壬辰二十二年

癸巳二十三年
甲午二十四年
乙未二十五年
丙申二十六年
丁酉二十七年
戊戌二十八年
己亥二十九年
庚子，三十年。(景德傳燈錄作三十一年者，誤。)
祖住世傳法。
祖付囑提多迦正法眼藏。
祖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眾，來禮祖求出家。祖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求出家，非為身心。祖曰：不為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即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即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祖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即為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以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
祖示涅槃。
付法已，祖乃踴身虛空，見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石室內籌茶毗之，收舍利建塔供養。
祥符蔭曰：宗門凡聖等忘，不尚通力。然祖滅皆示神變者，定慧力深，自然成見，非有心強為也。

## 第五世祖

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初名香眾。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湧，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為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湧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人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因為更今名。梵云提多迦，此云通真量。尊者聞已，踴躍述偈云：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為真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見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祖禮謝。
平王辛丑三十一年
第五世祖提多迦尊者，嗣宗統(四十九年)。

壬寅三十二年
祖住世傳法。
癸卯三十三年
甲辰三十四年
乙巳三十五年
丙午三十六年
丁未三十七年
戊申三十八年
己酉三十九年
庚戌四十年
辛亥四十一年
壬子四十二年
癸丑四十三年
甲寅四十四年
乙卯四十五年
丙辰四十六年
丁巳四十七年
戊午四十八年
己未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孔子春秋編年始此。
庚申五十年
辛酉五十一年
桓王(諱林，平王孫。在位二十三年。按謚法：克敬勤民曰桓。)
桓王壬戌元年
癸亥二年
甲子三年
乙丑四年
丙寅五年
丁卯六年
戊辰七年
己巳八年
庚午九年
辛未十年
壬申十一年
癸酉十二年
甲戌十三年
乙亥十四年
丙子十五年
丁丑十六年

戊寅十七年
己卯十八年
庚辰十九年
辛巳二十年
壬午二十一年
癸未二十二年
甲申二十三年

莊王(桓王子，諱佗。在位十五年。按謚法：武而不遂曰莊。)

莊王乙酉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景德傳燈錄作七年者，誤。)
祖住世傳法。
祖度仙人彌遮迦，付正法眼。

祖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為首。聞祖至，率眾瞻禮，謂祖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途，已經六劫。祖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授我記云：汝到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夙緣耶？願師慈悲，令我解脫。祖即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眾，始生我慢。祖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祖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正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

祖示涅槃。

說偈已，踴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邱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

祥符蔭曰：世人不知仙佛之分，往往煉形養氣，貪戀仙術，冀圖長生，不達大道，枉用工夫，棄金擔草，誠為可惜。譬如遠客思歸，於路多涉邱園，祇增旅夢迴環，家鄉迢遞耳。復有躭迷喪失，以致孤露伶俜，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夫人於茫茫生死海中，生一脫離之念，豈非背塵合覺之時，乃以不遇良師，空遭困頓，一時受誤，累劫支離，觀於尊者，可以冷然矣。

## 第六世祖

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

莊王庚寅六年
第六世祖彌遮迦尊者，嗣宗統(五十五年)。
辛卯七年
祖住世傳法。
壬辰八年
癸巳九年
甲午十年
乙未十一年
丙申十二年
丁酉十三年
戊戌十四年
己亥十五年
　　釐王(諱胡，莊王子。在位五年。按謚法，有罰而還曰釐。)
釐王庚子元年，　五霸次興。
辛丑二年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甲辰五年
　　惠王(諱閬釐，王子。在位二十六年。按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惠王乙巳元年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戊申四年
己酉五年
庚戌六年
辛亥七年
壬子八年
癸丑九年
甲寅十年
乙卯十一年
丙辰十二年
丁巳十三年
戊午十四年
己未十五年
庚申十六年
辛酉十七年
壬戌十八年
癸亥十九年

甲子二十年
乙丑二十一年
丙寅二十二年
丁卯二十三年
戊辰二十四年
己巳二十五年
庚午二十六年
　　襄王(諱鄭，惠王子。在位三十二年。按謚法：辟地有德曰襄。)
襄王辛未元年
　佛滅後三百年(此後龍猛菩薩造中論，提婆諸大論師造百論)。
壬申二年
癸酉三年
甲戌四年
乙亥五年
丙子六年
丁丑七年
戊寅八年
己卯九年
庚辰十年
辛巳十一年
壬午十二年
癸未十三年
甲申十四年(景德傳燈錄作十七年者，誤。)
祖住世傳法。
祖付婆須密，正法示涅槃。
　祖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為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性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即不識，識即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曰：我從無量劫，至於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度後三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祖，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即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

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踴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置於上級。

宗統編年卷之三

宗統編年卷之四

## 第七世祖

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

襄王乙酉十五年

第七世祖婆須蜜尊者，嗣宗統(四十七年)。

丙戌十六年

祖住世傳法。

丁亥十七年

戊子十八年

己丑十九年

庚寅二十年

辛卯二十一年

壬辰二十二年

癸巳二十三年

甲午二十四年

乙未二十五年

丙申二十六年

丁酉二十七年

戊戌二十八年

己亥二十九年

庚子三十年

辛丑三十一年

壬寅三十二年

頃王(諱壬臣，襄王子。在位六年。按謚法：甄心動懼曰頃。)

頃王癸卯元年

甲辰二年

乙巳三年

丙午四年

丁未五年

戊申六年

匡王(諱班，頃王子。在位六年。按謚法：貞心大度曰匡。)

匡王己酉元年

庚戌二年

辛亥三年

壬子四年

癸丑五年

甲寅六年

定王(諱瑜，匡王弟。在位二十一年。按謚法：安民法古曰定。)

定王乙卯元年

丙辰二年

丁巳三年

道教聖人老子生於楚(九月十四日，生于楚國陳郡苦縣賴鄉曲仁里。父姓韓，名乾，字元畢。母曰精敷，孕八十年而生于李樹下，因以為姓，名耳，字伯陽。身長四尺六寸，願凸眉麤，反唇騫鼻，髆尖胯闊，聃耳髦頭，謚曰聃)。

祥符蔭曰：三教之道，用處不同。孔氏之教，倫理道德，無過不及，遵而行之，時中聖人也。老子之教，清淨無為，澹泊守玄，遵而行之，清修善人也。達秉彝之原，盡心性之量，則非佛道孰從哉？三代而後，人根不一，儒釋而外，自應有老子之教介於二者之間，收攝流品。昔吳尚書令闞澤對孫權曰：若將孔老之教比校佛法，遠之遠矣。所以然者，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如來說法，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明矣。老子生於周定王三年，佛滅於穆王五十三年，相去三百四十五年。

定王戊午四年

己未五年

庚申六年

辛酉七年

壬戌八年

癸亥九年

甲子十年

乙丑十一年

丙寅十二年

丁卯十三年

戊辰十四年

己巳十五年

庚午十六年

辛未十七年(景德傳燈錄作十九年者，誤。)

祖住世傳法。

祖付佛陀難提正法，　入慈心三昧示寂。

祖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即不義，義即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即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

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即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眾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眾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為宣佛地。祖從三昧起，示眾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即於本座起七寶塔，以供全身。

## 第八世祖

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才無礙。

定王壬申十八年
第八世祖佛陀難提尊者，嗣宗統(五十五年)。
癸酉十九年
祖住世傳法。
甲戌二十年
乙亥二十一年
簡王(諱彝，定王子。在位十四年。按謚法：平彝不訾曰簡。)
簡王丙子元年
丁丑二年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
壬午七年
癸未八年
甲申九年
乙酉十年
丙戌十一年
丁亥十二年
戊子十三年
己丑十四年
祖住世傳法。
靈王(諱泄心，簡王子。在位二十七年。按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靈王庚寅元年
辛卯二年
壬辰三年
癸巳四年
甲午五年

乙未六年
丙申七年
丁酉八年
戊戌九年
己亥十年
庚子十一年
辛丑十二年
壬寅十三年
癸卯十四年
甲辰十五年
乙巳十六年
丙午十七年
丁未十八年
戊申十九年
己酉二十年
庚戌二十一年
儒教聖人。孔子生於魯(十一月初四日生于魯國兗州鄒邑縣平鄉晉昌里。按殷本紀：孔子父姓叔梁，名紇，為鄒邑縣宰。先娶鄒氏女，生子孟皮，不才。後娶顏氏女，曰徵在，禱于尼邱山神而生孔子。生而有髮，身長九尺六寸，腰帶十圍，垂手過膝，河眸海口，龍顏方顙，鳳顯燕頷，虬髭虎視，有中和之德。衣莊而嚴，色溫而厲，有四十二表。自易姓曰孔，名丘，字仲尼。先祖殷之後裔，顗考叔弗何，至紇移居魯，易姓叔梁。孔子追昔殷宋之後，以子配一，更姓孔氏)。
辛亥二十二年
佛滅後四百年(時彌羅國五百羅漢依法智論造毗婆沙論)。
祥符蔭曰：佛教之有論，猶儒書之有註疏也。聖賢之言，垂教後世，非註疏而理不詳明。如來之教，廣度眾生，非諸法身。大士闡論發明，則久而執法相生，諸見難融。朱程集註，乃孔孟之羽翼。大士造論，實法苑之功臣也。
壬子二十三年
癸丑二十四年
甲寅二十五年
乙卯二十六年
丙辰二十七年
景王(諱貴，靈王子。在位二十五年。按謚法：出義而濟曰景。)
景王丁巳元年
戊午二年
己未三年

庚申四年
辛酉五年
壬戌六年
癸亥七年
甲子八年
乙丑九年
丙寅十年(景德傳燈錄作十二年者，誤。)
祖付囑伏馱蜜多正法　示寂。

祖行化至迦提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以偈問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投具戒，付法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馱承祖付囑，即超身虛空，散眾寶華，說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為第八。法化眾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祖即起本座，見大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眾即其所建塔，以闍全身。

存考。(伏馱聞之，景德傳燈錄作尊者見之，謂祖〔便〕許其見也。傳法正宗記作其父母即持其子而與，則是先但聽其所言，後始見其子形，父母持而出見祖也。)

## 第九世祖

伏馱蜜多尊者，迦提國人也，姓毗舍羅。

景王丁卯十一年
第九世祖伏馱蜜多尊者，嗣宗統(四十八年)。
戊辰十二年
祖住世傳法。
己巳十三年
庚午十四年
辛未十五年
壬申十六年
癸酉十七年

甲戌十八年
乙亥十九年
丙子二十年
丁丑二十一年
戊寅二十二年
己卯二十三年
老聃卒。
庚辰二十四年
辛巳二十五年
敬王(諱丐，景王子。在位四十五年。按謚法：合善典法曰敬。)
敬王壬午元年
癸未二年
甲申三年
乙酉四年
丙戌五年
丁亥六年
戊子七年
己丑八年
庚寅九年
辛卯十年
壬辰十一年
癸巳十二年
甲午十三年
乙未十四年
丙申十五年
丁酉十六年
戊戌十七年
己亥十八年
庚子十九年
辛丑二十年
壬寅二十一年
癸卯二十二年
祖至中印度
甲辰二十三年
乙巳二十四年
丙午二十五年
丁未二十六年
戊申二十七年

己酉二十八年
庚戌二十九年
祖攝化異論。
　中印國王信邪祖，躬持赤旛，化諸異論，改邪歸正。
辛亥三十年
壬子三十一年
癸丑三十二年
甲寅，三十三年。(景德傳燈錄作三十五年者，誤。)
祖付囑脇尊者正法　入三昧涅槃。
　祖行化於中印度，有長者香蓋携一子而來，瞻禮曰：此子處胎六十年，嘗有一仙謂此兒骨相非常，今遇尊者，可令出家。祖即與落髮。羯磨之際，祥光燭座，感舍利三七粒見前，自此精進忘疲。祖遂付法，說偈曰：真理本無名，因名顯真理。受得真實法，非真亦非偽。偈已，即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收舍利，建塔於那蘭陀寺。

## 第十世祖

　脇尊者，中印度人，性氏未詳。精進不眠，脇不至席，遂稱脇尊者。本名難生，以處胎六十年，將誕之夕，母夢白象載一寶座，座置一明珠，入門乃生。生而神光燭室，體有奇香。及長，雖穀食，絕無穢滓。
敬王乙卯三十四年
第十世祖脇尊者，嗣宗統(四十五年)。
丙辰三十五年
祖住世傳法。
丁巳三十六年
戊午三十七年
己未三十八年
庚申三十九年
辛酉四十年
壬戌四十一年
孔子卒於魯(時年七十三歲。四月己丑，孔子蚤作，負手而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予疇昔之夜，夢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寢疾七日而沒。葬魯城北泗上。門弟子集魯論語凡二十篇)。

祥符蔭曰：三皇以前，淳風沕穆。五帝之始，伏羲畫八卦，造書契，而治世之道始肇其端。神農藝五穀，辨藥石，而民免饑虐夭札。黃帝作制度，立星官，定氣運，聿為文明之漸，非復樸野之初矣。唐堯之時，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帝德光被四表，而黎民於變時雍，克明峻德，實發聖學之源。中庸九經，亦始於此。開後世聖人之教者，堯也。虞舜重華上協，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明明德於天下，舜則有之。堯之命舜者，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則益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此十六字之傳，為治世心學之大要。禹無間然，德盛神化，而其功為不可及也。湯武順天應人，與時偕行，文質損益，變化適中。堯舜性之，全體是道。湯武身之，修道設教。三代之季，春秋之際，岑岌乎難言之矣。孔子聖德天生，而好古敏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不得其位，以道教天下後世，如春風之行萬物，日月之貫四時。三皇五帝以來之道，至孔子集厥大成，治世之教，無以加焉者也。及孔子之門者，顏回、曾參、端木賜、閔損等為最。顏子生知近道，竭才卓立，不幸蚤卒，孔子傷之，有喪予之慟。曾子克己省察，盡心忠恕，以一唯傳一貫之道，釋明德、新民、修齊、治平之要，而孔子之聖學以傳。孔子生鯉，伯魚亦蚤卒。鯉生伋，字子思。子思子作中庸，發明孔子之道，本於天性，成於人道，誠明參贊，極之無聲無臭，而與天地合其德矣。孔子之道，傳於曾子，闡於子思，子思後傳孟子，聖脉淵源，澤流後世。孔子作春秋，絕筆於西狩獲麟，以天道終，此西方聖人之教，將化行震旦之祥也。自三皇建極以來，至春秋西狩獲麟庚申之歲，凡歷三百二十六萬七千年，迦文佛滅後，凡四百七十年。

或謂祥符曰：天地死生之故，孔子非不知之，蓋不欲明言耳。祥符曰：聖人無隱。曰：若然，則孔子未之知乎？祥符曰：聖人無所不知。曰：何以不明言也？祥符曰：聖人嘗繫易矣。繫之辭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孔子之言如此，而謂之不知，可乎？然孔子聖人，猶是人也。擬之於天，則有間矣。而曰天生德於予，天之於佛，夫何如哉？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佛則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又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又子絕四毋，意、必、固、我，從心所欲，不逾矩焉。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孔子蓋天地間之聖人也。天地間之聖人，而何必求之以天地之外哉？佛蓋出世之大聖人也，知見廣大，具六神通。唯其具宿命通，則一念超入無際。唯其其天眼通，則一瞬徧周太虛。是故天地死生之極致，非佛孰能了了宣揚，如指諸掌乎？非佛法孰能一念圓證，頓離真妄乎？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之道，民鮮能也久矣。

或曰：易之所謂精氣為物者，以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伸，謂人之生也。遊魂為變者，以魂遊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謂人之死也。此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也。其義何居？祥符曰：此其所以未了生死之本也。生死之本，本於一心，非陰陽二氣聚散之謂也。其曰聚而成物，物何以聚？其曰以死為歸，歸於何所？不可茫茫造化，無自而聚，杳杳無知，歸於斷滅也。知生死本乎一心，陰陽魂魄之說，皆一念圓攝而無遺，其詳晰楞嚴言之矣，覽之自當洞若觀火。宋儒之言似也，而非孔子之旨。孔子曰：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非天地之道，不出此心乎？思之則自得矣。

或曰：易之所謂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者，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聖人則之，理而已矣，非真有所謂天也。祥符曰：理固可以則天，而不可謂天為理。即以詩、書、孔子之言證之，如曰天降下民，不可謂理降下民也；如曰天視自我民視，不可謂理視自我民視也；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不可謂在理左右也；如曰上帝既命，不可謂上理既命也；如曰天生德於予，不可謂理生德於予也；如今九五之尊稱天子，不可謂理子也。儒之言天，亦彰明校著矣。但居人境而未能上徹乎天界，故極而稱之曰上帝，仰而望之曰彼蒼者天，蓋其視天固已高高而不可逾矣。抑知天地之大，亦自我一心而建立哉。

或曰：易有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願聞其說。祥符曰：此一陰一陽宜作體用看，繼宜作發用看。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也。成宜作體具看，我固有之矣，非由外爍我者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問曰：治世之教，儒宗尚矣。儒宗道統，孟子而後可得聞乎？今學士經生皆宗朱子，而象山議論知見及良知良能之說，可參合乎？祥符蔭曰：儒宗道統，至孟子而大綱未墜。秦、漢之間，紛然龐雜，既未可語夫聖學之醇。即唐昌黎振起斯文，推尊聖學，

其功未為不鉅，然亦未可語夫大道之要。至宋濂溪周子，博學力行，著易說、易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明道、伊川兩程子，承其學，發孔、孟心傳之秘蘊，為後世理學之淵藪。秦、漢而後，實稱周、程。新安朱子經書集註，會諸儒之全，而得治世之要，講學尊經，使後世學者確然有畫一之章程，可行可守，朱子誠有功於聖學者矣。橫渠張子見二程後，深明易理，而有意復三代之治，故今之學者皆曰周、程、張、朱。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等，皆遊二程之門。上蔡之說，一轉而為張子韶，再轉而為陸子靜。象山陸子幼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之，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象山蓋已豁然貫通，而明吾心之全體大用，會萬物之表裏精粗矣。明陽明、龍溪兩王氏良知良能之說，近於象山。合而論之，朱子之格物致知，是會用歸體，下學上達，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可以弗畔也。陸子之知致格物，而曰六經皆我註脚，即周子之無極而太極，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前有個無極，無極生出那太極來。無極而太極，蓋欲人之不執太極以為極，不執太極以為極，而易之體用，千變萬化，不可端倪。格物致知，知致物格，初非兩樣。大學先言知止而后有定，後言致知在格物，條目亦自了然。中庸言自誠明天之道，自明誠人之道，誠則明，明則誠，始終何嘗二致？但修道立教，主乎中庸。陸子之言高明者，德性可尊，而朱子之言中庸之道，不離問學也。尊德性而道問學，可分乎？不可分乎？教化雖有經權，道體初無隔礙，苟志於道，何庸分門別徑於其間哉？問曰：宋時理學諸儒究心禪宗，潛有師承證悟者，未一如茂叔之於晦堂東林(周敦頤，字茂叔，舂陵人。初見晦堂心，問教外別傳之旨。心諭之曰：只消向你自家屋裏打點。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畢竟以何為道，夕死可耶？顏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但於此究竟，久久自然有箇契合處。又扣東林總，總曰：吾佛謂實際理地即真實無妄，誠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資此實理。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此實理。天地聖人之道，至誠而已。必要著一路實地工夫，直至於一旦豁然悟入，不可只在言語上會。又嘗與總論性及理法界、事法界，至於理事交徹，泠然獨會。遂著太極圖說，語語出自東林口訣。一日，忽見窗前草生，乃曰：與自家意思一般。作偈曰：昔本不迷今不悟，心融境會豁幽潛。草深窗外松當道，盡日令人看不厭。嘗曰：吾此妙心，非東林啟廸，無由表裏洞然。)南軒栻之於卍菴顏(張南軒栻，字敬夫。問道於卍菴道顏，豁然有

省。留偈曰：聞聲見色只如常，熟察精麤理自彰。脫似虛空藏碧落，曾無少剩一毫芒。後方疾革，定叟求教。栻曰：謹絕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伯淳答儒佛之問(程顥，字伯淳，世稱明道先生。有問儒佛同異，顥曰：公本來處，還有儒佛否？)。定夫審同異之辯，(游酢，字定夫，官監察御史，師事二程。呂居仁問曰：定夫既從二程學，又從諸禪遊，則儒釋兩家，必無滯閡。敢問所以不同，何也？酢答曰：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此事須親到此地，方能辨其同異。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而其所破佛者，乃佛書，正不以為然者也。)龜山亦有所得於東林。(楊時，字中立，世稱龜山先生。嘗與東林總論形色天性，有所得。和陳瑩中絕句曰：畫前有易方知易，歷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晦菴之於妙喜、開善，(熹，字元晦，號晦菴，婺源人。少年不樂讀時文，喜閱大慧語，悟昭昭靈靈一著。嘗致書開善謙曰：向蒙妙喜開示，從前記持文字，心識計較，不得置絲毫許在胸中。但以狗子話，時時提撕。願投一語，警所不逮。謙答曰：某二十年不能到無疑之地，後忽知非勇猛直前，便是一刀兩段。把這一念提撕狗子話頭，不要商量，不要穿鑿，不要去知見，不要強承當。熹於言下有省。有齋居誦經詩曰：端居獨無事，聊披釋氏書。暫息塵勞累，超然與道居。門掩竹林幽，禽鳴山雨餘。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甚相似。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看他是甚麼見識？又曰：佛家有三門：曰教，曰律，曰禪。禪皆不立文字，直下識心見性。律法甚嚴，毫髮不容罪過。教有三項：曰天台教，曰慈恩教，曰延壽教。延壽教南方無傳，其學近禪。天台教專理會講解，慈恩教亦只是講解。吾儒若見得道理透，就自己心上理會得本領，便是兼得禪的；講說辯訂，便是兼得教的；動繇規矩，便是兼得律的。看來今人多言為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皆是不能使船嫌溪曲耳。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語有之：假使鐵輪頂上旋，定慧圓明終不失。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躭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瑞巖和尚每日間常自問：主人公惺惺否？又自答曰：惺惺。今時學者，却不如此。)皆於禪學實有徹證，師承俱秘而不言，何也？祥符蔭曰：名教有儒釋之分，道心無異同之別。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其源。詩云：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唯其有之，是以似之。儒門君子，不欲深造以道，思自得之則已。如欲深造以道，思自得之，而不究心禪宗，證悟助發，而能居之安，資之深，取之左右逢源者，未之有也。元公、晦菴等諸子，皆確有證悟，唯其有之，是以似之。所以著述闡明聖人從上相承之道要，而心傳無間，理事交徹，表裏洞然，為後學之模楷，作治世之章程，良有以也。但儒釋門庭，天然各別，治世出世之教，不可相涉，如晝夜之不相到，如陰陽之不同用。迦文

說法，不及儒宗，豈佛塵剎分，身有遺迹哉？誠以有可使由，而不必使知者，顯密之機，所宜然也。迦文之教未至，知迦文者，孔子而已。孔子所謂西方之人，有聖者焉，迦文是也。西狩獲麟，教流此土之象。麟者，聖人之瑞；西者，迦文之方。孔子書之，喜其道之將至也。元公、晦菴諸子，主持儒宗，何獨不然？易地皆同，歸源無二。大凡造詣貴醇，而教化主一。一則使人趨向有定志，醇則使人踐履不分馳。儒門不顯言禪學者，欲以醇一之教，正人心也。人心正，則大道自明，資深逢源，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法身大士，豈分城塹於其間哉？世間工巧伎藝，尚資助發，方臻其妙，矧學道者，而可有所不造其極乎？夫死生之際，孔聖非絕而不言也，其所以為教，與宗門之機用，有相似處。而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深見道之不可不聞，而死之不可以昧昧焉已也。又其朝聞之道，決非所謂仁義忠信也，明矣。學佛知儒，又何嫌焉？

或問：孟子闢異端，距楊、墨，世人不察，以異端為佛、老，願明其說。祥符蔭曰：異端者，非聖人之道，而別為異端者也。聖人之道，自其身心而言，身欲修而心欲正；自其家國而言，家欲齊而國欲治。修身正心之道，在誠意、致知、格物，以明其明德也；齊家治國之道，在於孝事君、弟事長，而明其明德於天下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君無父，異於聖人之道矣。孟子闢之距之，以其異於聖人之道也。我佛設教，首重君親，而孝與忠，實務乎其深且遠者。佛制戒律，一則曰孝順心，再則曰孝順父母。出家學道，志在先報君親之恩，而非棄倫絕物，以背馳名教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佛之慈悲，則擴乎仁之全體；羞惡之心，義之端也，佛之禁戒，則充類至義之盡；辭讓之心，禮之端也，佛之清淨威儀，則盡天理節文，而極人事之儀則；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佛之光明通達，則智周內外，而見徹古今。孟子之所謂仁義禮智，皆聖道之大端，而佛教實統大端之全，無以異也。孟子道性善，而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佛之言曰一切含靈，皆有佛性，而各具如來智慧德相；孟子之言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佛直示人明心見性，而曰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其言其教無以異也。無以異而何以曰異端？聖人之道用處不同，此猶就其形迹言之，若究其指歸，審其精要，則用處實無不同也。使孔子孟子之時而佛教已入此土，孔子孟子亦必信其道同而不以為異，觀孔子之答商太宰問聖可知矣，而孔子豈過為推許哉？又豈非孔子之言而列子妄相稱述者哉？孟子之言實與佛教暗合，而韓文公既未深入佛教，又未詳觀楊墨之所以異於聖道處，及佛教之所以始終不異於聖道處，

而槩以孟子之距楊墨為異端，即以異端目佛氏之徒，加之以無父無君棄倫絕物之罪，嗚呼，其亦未深求夫聖人之道而審思其同異也。誠深求夫聖人之道而審思其同異，孔孟與佛豈有二乎哉？即以形迹言，孔子棲棲四方，孟子周遊列國，又豈區區以家室為念、晨昏拜跪為急哉？其與學佛氏之徒相去葢亦不甚遠也，則佛老非異端亦甚明矣，何疑於孟子闢楊墨而有妨於佛教乎？莊列諸子南華等篇，世多以為放，又以為寓言，初非放也，亦非寓言也，思之當自得矣。

敬王癸亥四十二年
甲子四十三年
乙丑四十四年
丙寅四十五年。(是年，元王立，改元，又為元王元年。)

元王(諱仁，敬王子。在位六年。按謚法行義，說民曰元。)

元王丁卯二年
戊辰三年
己巳四年
庚午五年
辛未六年

貞定王(諱介，元王子。在位二十八年。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紀行不爽曰定。)

貞定王。壬申元年。癸酉二年。
甲戌三年
乙亥四年
丙子五年
丁丑六年
戊寅七年
己卯八年
庚辰九年
辛巳十年
壬午十一年
癸未十二年
甲申十三年
乙酉十四年
丙戌十五年
丁亥十六年
戊子十七年
己丑十八年
庚寅十九年

辛卯二十年
佛滅後五百年。
壬辰二十一年
癸巳二十二年
甲午二十三年
乙未二十四年
丙申二十五年
丁酉二十六年
戊戌二十七年
己亥二十八年
祖付富那夜奢正法　入寂。
祖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眾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即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耶？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真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即度出家，復具戒品而付法。說偈曰：真體自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即見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舍利自空而下，不可勝數。四眾盛以衣裓，隨處建塔供養。

## 第十一世祖

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父寶身，有子七人，祖最少。幼與諸兄異尚，嘗曰：若遇大士坐於道場，我則詣彼親近隨喜，及遇脇尊者受法傳化。

考王(諱嵬貞，定王子。在位十六年。按謚法：德行有成曰考。)
考王庚子元年
第十一世祖富那夜奢尊者，嗣宗統(五十九年)。
辛丑二年
祖住世傳法。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甲辰五年
乙巳六年
丙午七年
丁未八年

戊申九年
己酉十年
庚戌十一年
辛亥十二年
壬子十三年
癸丑十四年
甲寅十五年
乙卯十六年
威烈王(諱午，考王子，在位二十四年。按謚法，疆毅執正曰威，秉德尊業曰烈。)
威烈王。丙辰元年。丁巳二年。
戊午三年
己未四年
庚申五年
辛酉六年
壬戌七年
癸亥八年
甲子九年
乙丑十年
丙寅十一年
丁卯十二年
戊辰十三年
己巳十四年
庚午十五年
辛未十六年
壬申十七年
癸酉十八年
甲戌十九年
乙亥二十年
丙子二十一年
丁丑二十二年(宋司馬光集。通鑑始於此年)。
戊寅二十三年
己卯二十四年
安王(諱驕，威烈王子。在位二十六年。按謚法：好和不爭曰安。)
安王庚辰元年
辛巳二年
壬午三年
癸未四年

甲申五年
乙酉六年
丙戌七年
丁亥八年
戊子九年
己丑十年
庚寅十一年
辛卯十二年
壬辰十三年
癸巳十四年
甲午十五年
乙未十六年
丙申十七年
丁酉十八年
戊戌十九年(景德傳燈錄作十四年者，誤。)
祖付馬鳴，正法　圓寂。

祖教被無量，得果者且五百矣。因至波羅奈國，有一長者來趣其會。祖謂眾曰：汝等識此來者耶？佛記聖者馬鳴，紹吾法者也。於是馬鳴致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即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馬鳴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却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因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遂求剃度。祖謂眾曰：此大士者，昔為毗舍利國王，以其國有一類裸人，如馬裸露，王運神通，令蠶以衣之。後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故號馬鳴如來。懸記滅度後六百年，馬鳴當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今正是時。遂付法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付法已，即見神變，湛然圓寂。眾興寶塔，以闍全身。

## 第十二世祖

馬鳴大士，波羅奈國人也。又謂大士鳴琴，馬感悲鳴，故稱馬鳴大士，亦名功勝。善能開誘，感導羣心，造甘蔗論十萬偈。

安王己亥二十年
第十二世祖馬鳴大士，嗣宗統(五十六年)。
祖作起信論。

佛滅後六百年來，弘法大士依三界唯心立性宗，依萬法唯識立相宗，各立門庭，不能融通，互相是非。祖乃作起信論，以一之會

相歸性，依一心法立真如生滅二門。真如顯真心不迷之體，性不礙相也。生滅顯一心隨緣染淨之用，相不礙性也。人能識破妄相，會歸一心，所謂歸源無二，斯為一路涅槃門也。

庚子二十一年
祖住世傳法。
辛丑二十二年
壬寅二十三年
癸卯二十四年
甲辰二十五年
乙巳二十六年

烈王(諱喜，安王子。在位七年。按謚法：秉德尊業曰烈。)

烈王丙午元年
丁未二年
戊申三年
己酉四年
庚戌五年
辛亥六年
壬子七年

顯王(諱扁，烈王弟。在位四十八年。謚法未詳。)

顯王癸丑元年
甲寅二年
乙卯三年
丙辰四年
丁巳五年
戊午六年
己未七年
庚申八年
辛酉九年
壬戌十年
癸亥十一年
甲子十二年
乙丑十三年
丙寅十四年
丁卯十五年
戊辰十六年
己巳十七年
庚午十八年
辛未十九年

佛滅後六百年。

壬申二十年
癸酉二十一年
甲戌二十二年
乙亥二十三年
丙子二十四年
丁丑二十五年
戊寅二十六年
己卯二十七年
庚辰二十八年
辛巳二十九年
壬午三十年
癸未三十一年
甲申三十二年
乙酉三十三年
丙戌三十四年
丁亥三十五年
戊子三十六年
己丑三十七年
庚寅三十八年
辛卯三十九年
壬辰四十年
癸巳四十一年
甲午，四十二年。(景德傳燈錄作三十七年者，誤。)

祖付迦毗摩羅大法眼藏，　入定示滅。

祖行化至華氏國，說法之次，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眾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湧出一金色人，復化為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第一義。說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校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除當之。即指空中，見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嶽。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眾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即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耶？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為小事。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為性海？我未嘗知。祖即為說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見。迦毗摩羅聞

言，遂發信心，與徒眾三千，俱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即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即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眾，藏真體於龍龕。

祥符蔭曰：祖師未聞正法時，多皆外道魔羅，纔聞性海，便成正覺，洵乎至理一言，轉凡成聖也。放下屠刀，千佛一數，人亦何多自畫乎？

宗統編年卷之四

宗統編年卷之五

## 第十三世祖

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為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造無我論一百偈。此論至處，無魔不摧。

顯王乙未四十三年
第十三世祖迦毗摩羅尊者，嗣宗統(五十八年)。
丙申四十四年
祖住世傳法。
丁酉四十五年
戊戌四十六年
己亥四十七年
庚子四十八年

慎靚王(諱定，顯王子。在位六年。謚法未詳。)

慎靚王。辛丑元年。壬寅二年。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五年
丙午六年

赧王(諱延，慎靚王子。在位五十九年。按謚法：喪國心恤曰赧。)

赧王丁未元年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壬子六年
癸丑七年
甲寅八年
乙卯九年
丙辰十年
丁巳十一年
戊午十二年
己未十三年
庚申十四年
辛酉十五年
壬戌十六年

癸亥十七年
甲子十八年
乙丑十九年
丙寅二十年
丁卯二十一年
戊辰二十二年
己巳二十三年
庚午二十四年
辛未二十五年
壬申二十六年
癸酉二十七年
甲戌二十八年
乙亥二十九年
丙子三十年
丁丑三十一年
戊寅三十二年
己卯三十三年
庚辰三十四年
辛巳三十五年
壬午三十六年
癸未三十七年
甲申三十八年
乙酉三十九年
丙戌四十年
丁亥四十一年
戊子四十二年
己丑四十三年
庚寅四十四年
辛卯四十五年
壬辰，四十六年。(景德傳燈錄作四十一年者，誤。)
祖付囑龍樹大法　示寂。

祖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有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於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為比邱，多樂寂靜，有初學比邱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

墮為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護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此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為龍眾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眾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我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能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即與度脫及五百龍眾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即見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

## 第十四世祖

龍樹尊者，亦名龍勝，豪貴家生。少能誦四韋陀典，善知眾藝，才辯神明。因作妖術敗出家，誦盡閻浮經論，自謂一切智人。大龍愍之，接入龍宮，廣閱法藏，遂為龍眾所歸。遇摩羅尊者付法，所化國王外道無數，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等數十部(性宗祖述於此)。

癸巳四十七年

第十四世祖龍樹尊者，嗣宗統(五十七年)。

甲午四十八年

祖住世傳法。

祖入龍宮閱藏，傳華嚴經下，本歸　發明。(華嚴經，乃法報佛及法身大士所說，非化佛及應化聖賢所說，故不入前時教之列。)◯(龍宮閱藏，在未付法前，附書于此。)

祖入龍宮看藏，見華嚴經有三本：上本十三世界微塵數偈，一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上本非佛不能知，中本惟住地菩薩乃能知之，遂記下本，回歸西土。傳至東震，僅八十卷，三十九品，乃前分三萬六千偈，尚有六萬四千偈九品在西土。雲棲宏曰：宋儒有言：讀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此說高明者自知其謬，庸劣者遂信不疑，開邪見門，塞圓乘路，言不可不慎也。假令說讀一部易經，不如看一艮卦，然且不可，況佛法耶？況佛法之華嚴耶？華嚴具無量門，諸大乘經，猶是華嚴無量門中之一門耳。華嚴，天王也；諸大乘經，侯封也；諸小乘經，侯封之附庸也，餘可知矣。

乙未四十九年

丙申五十年

丁酉五十一年
戊戌五十二年
己亥五十三年
庚子五十四年
辛丑五十五年
壬寅五十六年
祖至南印度化諸外道
祖行化至南印度，彼有外道五千，興大幻術，王與國人靡然從之，不知向佛。祖感慨憫之，易其威儀，白衣持旛，每俟王出，則趨其前，或隱或顯，如是者七載。王一日忽異之，問曰：汝何者而前？吾行追之不得，縱之不去。祖曰：吾是智人，知一切法。王曰：汝知諸天今何所為？祖曰：天今與修羅方戰。王曰：何以明之？祖曰：頃則徵矣。俄有戈戟手足自空紛然而下，王遂大敬信，命諸外道皆歸禮祖，祖悉化之，令歸三寶。
癸卯五十七年
甲辰五十八年
乙巳，五十九年(是年，西周亡)。
東周君惠公(立七年)。
惠公丙午元年
丁未二年
戊申三年
己酉四年
庚戌五年
辛亥六年
佛滅後七百年。
壬子七年(是年周亡，戰國七雄相次歸秦)。
秦(都咸陽，今西安府。其先柏翳，佐舜有功，賜姓嬴。後有非子，封于秦。秦仲始大，莊襄并周而有天下，國號秦。)
莊襄王(諱楚，孝文王子。在位三年。按謚法：武而不遂曰莊，辟地有德曰襄。)
秦莊襄王癸丑二年(前壬子年改元)。
甲寅三年
始皇帝(諱政實，姓呂氏。在位及并天下即帝位，共三十七年。)
秦王政。乙卯元年。丙辰二年。
丁巳三年
戊午四年
己未五年
庚申六年

辛酉七年
壬戌八年
癸亥九年
甲子十年
乙丑十一年
丙寅十二年
丁卯十三年
戊辰十四年
己巳十五年
庚午十六年
辛未十七年
壬申十八年
癸酉十九年
甲戌二十年
乙亥二十一年
丙子二十二年
丁丑二十三年
戊寅二十四年
己卯二十五年
庚辰二十六年(是年，秦并六國，自立為始皇帝)。
始皇辛巳二十七年
壬午二十八年
癸未二十九年(沙門室利防等一十八人來自西域，帝惡其異俗，以付獄。俄有金剛神碎獄門而出，帝懼，即厚禮遣之)。
甲申三十年
乙酉三十一年
丙戌三十二年
丁亥、三十三年(是年，築長城)。
戊子，三十四年(是年，秦燒詩、書、諸子、百家語)。

寶雲潛曰：震旦聖人之徒，其在震旦者，讀震旦聖人之書，則不能見震旦聖人之書之真也。西方聖人之徒，其在震旦者，讀西方聖人之書，則實能見西方聖人之書之真也。夫震旦中西方聖人之徒之於西方聖人，地之相去如此其遠也，其風氣習俗不能無殊越也，而震旦中西方聖人之徒，實能見西方聖人之書之真。震旦中震旦聖人之徒，讀震旦聖人之書，萬不及震旦中西方聖人之徒者，此其故何也？嬴秦氏則震旦之一大界限也。震旦國自秦焚書已前，則猶之大河已北也；自秦焚書已後，則猶之大河已南也。震旦歷代聖人之書，非不詳且備也，李斯孽作，載籍一空。至漢

始除挾書之律，而名書間出，夾雜真偽。後來唐、宋諸家，各繹其說，以為震旦聖人之書，而聖人之大經大法，往往雲埋霧塞而不可問。而西方聖人之書，自白馬駝經已來，雖音言傳譯，而聖人之旨未有改也。故震旦中震旦聖人之徒，不能見西方聖人之書之真，而震旦西方聖人之徒，能見西方聖人之書也，真也。

己丑三十五年

祖付法於迦那提婆，　入月輪三昧示寂。

南印度人，多信福業。祖為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欲見佛性，先除我慢。彼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於座上，見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眾惟聞法音，不覩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以知之？提婆曰：此是尊者見佛性體相，以示我等。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見圓月相，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眾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即為剃髮，命諸聖授具。乃付法於迦那提婆，而說偈曰：為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嗔亦無喜。付法已，入月輪三昧，廣見神變。復座，凝然入寂。及七日，天雨舍利。尊者復於座，指空語眾曰：昔拘那含佛弟子摩訶迦尊者，有三願：一、為佛時，凡有聖士化度，則天澍雨，及其身皆為舍利；二、大地所生，皆堪為藥，療眾生病；三、凡有智者，皆得所知微妙，以通宿命。今雨舍利，摩訶迦神力也。言已復寂。迦那提婆與眾建塔，闍其全身。

祥符蔭曰：祖證實相般若，才辯無礙，故於座上見滿月輪，使一切眾唯聞法音而不覩相。復住月輪三昧，凝然入寂。蓋定慧等持，達佛體性者矣。

祥符蔭曰：別傳之道，不立文字，非棄文字也。昔尹焞問朱晦菴曰：易乾坤二卦斯可矣。晦菴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坤乾二卦豈能盡也？既而曰：子以為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是聖人分上事，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卦乎？是知道非語言文字詳明辨別，孰從即會其真而領其全乎？馬鳴、龍樹諸祖，豈非傳佛心印而悟正法眼藏者乎？各著論辯，摧邪顯正，非不能忘言也，救世之心切也。今之昧昧固陋者，謬扯不立文字之名，以蓋己之粗鄙，而且不識語言文字為何等，槩以一言蔽之曰文字禪。噫，文字禪豈易言哉！是猶貧兒傭丐，欲博一餐之利，且無從而詫笑；大富長者之揮金濟眾為虛費，則亦不自知其量也已。

## 第十五世祖

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祖，將及門，祖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即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祖即為說法，不起於座，見月輪相。語具龍樹祖章。

秦始皇庚寅三十六年。

第十五世祖迦那提婆尊者，嗣宗統(五十一年)。

辛卯三十七年

祖住世傳法。

二世(諱胡亥，始皇子，在位三年。)

二世壬辰元年

癸巳二年

甲午三年(是年，二世為趙高所殺)。

漢(都長安，姓劉氏。)

高帝(諱邦，字季。以布衣起兵，破秦滅楚，而成帝業。在位十二年。)

漢高帝乙未元年、丙申二年(十月，五星聚東井)。

丁酉三年

戊戌四年

己亥五年

庚子六年

辛丑七年

壬寅八年

癸卯九年

甲辰十年

祖折伏外道。

祖至巴蓮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旛入彼眾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眾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

乙巳十一年

丙午十二年

惠帝(諱盈，高帝子。在位七年)。

惠帝丁未元年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壬子六年
癸丑七年
少帝(呂高后臨朝稱制，共八年)。
少帝甲寅元年
乙卯二年(是年少帝廢)。
高后丙辰三年
丁巳四年
戊午五年
己未六年
庚申七年
辛酉八年
文帝(諱恒，高帝中子。在位二十三年。慈惠愛人曰文。)
文帝壬戌元年
癸亥二年
甲子三年
乙丑四年
丙寅五年
丁卯六年
戊辰七年
己巳八年
庚午九年
辛未十年
壬申十一年
癸酉十二年
甲戌十三年
乙亥十四年
丙子十五年
丁丑十六年。
戊寅後元元年
己卯二年
庚辰三年
祖付羅睺羅多正法　示寂。
祖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

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乃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邱，然此比邱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為木菌。惟汝與子精勤供養，得以享之。又問：長者年多少？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為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即與剃髮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為說解脫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付法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眾興塔供養。

## 第十六世祖

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

辛巳，後元五年。

第十六世祖羅睺羅多尊者，嗣宗統(四十八年)。

壬午五年

祖住世傳法。

癸未六年

甲申七年

景帝(諱啟，文帝子。在位十六年。布義行剛曰景。)

景帝乙酉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

庚寅六年

辛卯七年

佛滅後八百年。

壬辰中元元年

癸巳二年

甲午三年

乙未四年

丙申五年

丁酉六年

戊戌後元元年。

己亥二年

庚子三年

武帝(諱徹，景帝子。在位五十四年。威彊睿德曰武。)

武帝辛丑建武元年(始建年名)
壬寅二年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五年
丙午六年
丁未元光元年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壬子六年
癸丑元朔元年
甲寅二年
乙卯三年
丙辰四年
丁巳五年
戊午六年
己未元狩元年(驃騎將軍霍去病討休屠王，獲其金人，率長丈餘，帝以為大神，列于甘泉宮，不祭祀，但令燒香禮拜)。
庚申二年
辛酉三年
壬戌四年
癸亥五年
甲子六年。
乙丑元鼎元年
丙寅二年
丁卯三年
戊辰四年
祖付僧伽難提法眼　示寂。

祖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見五佛影。祖告眾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志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眾遡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眾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心定耶？身定耶？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

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若金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法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讚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脫。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眾。而大眾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眾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眾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難提知眾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邱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邱墟，草木枯瘁，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惟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眾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難提聞命，敬奉勤至。復說偈讚曰：善哉大聖者，心明逾日月。一光照世界，暗魔無不拔。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眾建塔。

## 第十七世祖

僧伽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即厭世榮，以偈告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命沙門禪利多為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何為出家？一夕，天光下矚，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於中。經十年，值羅睺羅多尊者，得法受記。

武帝己巳元鼎五年

第十七世祖僧伽難提尊者，嗣宗統(三十九年)。

庚午六年

祖住世傳法。

辛未元封元年

壬申二年
癸酉三年
甲戌四年
乙亥五年
丙子六年
丁丑太初元年。
戊寅二年
己卯三年
庚辰四年。
辛巳天漢元年
壬午二年
癸未三年
甲申四年
乙酉太始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征和元年
庚寅二年
辛卯三年
壬辰四年。
癸巳後元元年
甲午二年
　　昭帝(諱弗陵，武帝子。在位十二年，改元者三。聖聞周達曰昭。)
昭帝乙未始元元年
丙申二年
丁酉三年
戊戌四年
己亥五年
庚子六年。
辛丑元鳳元年
壬寅二年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五年
丙午六年
丁未元平元年
祖付伽舍耶多法　立化。

祖行化至摩提國，忽有凉風襲眾，身心悅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眾，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眾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即與大眾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耶？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耶？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不如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曰：諸佛大圓鑑，內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即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受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耶？風鳴耶？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即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眾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眾力不能舉，即樹下起塔。

## 第十八世祖

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天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閒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法。

宣帝(初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曾孫。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七。聖善周聞曰宣。)

宣帝戊申本始元年

第十八世祖伽耶舍多尊者，嗣宗統(六十一年)。

己酉二年

祖住世傳法。

庚戌三年

辛亥四年

壬子地節元年。

癸丑二年

甲寅三年

乙卯四年

丙辰元康元年。

丁巳二年

戊午三年

己未四年

庚申神爵元年
辛酉二年
壬戌三年
癸亥四年
甲子五鳳元年。
乙丑二年
丙寅三年
丁卯四年
戊辰甘露元年。
己巳二年
庚午三年
辛未四年
　佛滅後九百年(北天竺天親無著造瑜伽唯識等論)。
壬申黃龍元年。
　　元帝(諱奭，宣帝子。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行義悅民曰元。)
元帝癸酉初元元年
甲戌二年
乙亥三年
丙子四年
丁丑五年
戊寅永光元年
己卯二年
庚辰三年
辛巳四年
壬午五年
癸未建昭元年。
甲申二年
乙酉三年
丙戌四年
丁亥五年
戊子竟甯元年
　　成帝(諱驁，元帝子。在位二十六年，改元者七。安民立政曰成。)
成帝己丑建始元年
庚寅二年
辛卯三年
壬辰四年
癸巳河平元年。
甲午二年

乙未三年
丙申四年
丁酉陽朔元年。
戊戌二年
己亥三年
庚子四年。
辛丑鴻嘉元年
壬寅二年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永始元年。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戊申四年
祖付鳩摩羅多法　示寂。

祖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眾？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即時閉戶。祖良久扣其門，羅多云：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見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踴身虛空，見十八變化火三昧，自焚其身。眾以舍利建塔。

## 第十九世祖

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為自在天人，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故升梵天，以根利故善說法要，諸天尊為導師以繼祖。時至降月氏國，受舍多尊者記。

成帝己酉元延元年
第十九世祖鳩摩羅多尊者，嗣宗統(三十四年)。
庚戌二年
祖住世傳法。
辛亥三年
壬子四年
癸丑綏和元年(都水使者劉向集列仙傳，檢藏得梵本佛經六十餘卷，編入仙傳。)

甲寅二年
　　哀帝(諱欣，元帝庶孫。在位六年，改元者二：恭仁短折曰哀。)
哀帝乙卯建平元年
丙辰二年
丁巳三年
戊午四年
己未元壽元年。
庚申二年
　　平帝(諱衍，元帝庶孫。在位五年，改元者一。布綱治紀曰平。)
平帝辛酉元始元年
壬戌二年
癸亥三年
甲子四年
乙丑五年
　　孺子嬰(宣帝玄孫，立三年。)
丙寅居攝元年。
丁卯二年
戊辰初始元年
己巳(新莽始建國)元年
庚午二年
辛未三年
壬申四年
癸酉五年
甲戌天鳳元年。
乙亥二年
丙子三年
丁丑四年
戊寅五年
己卯六年
庚辰地皇元年。
辛巳二年
壬午三年(是年，漢立春陵戴侯之曾孫玄，改元更始，後詔封為淮陽王)。
祖付閣夜多法，　示神變入寂。
　祖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閣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為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

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依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為無為，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即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跡。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為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即於座上，以指爪撦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眾，而入寂滅。闍夜多建塔，以奉全身。

祥符蔭曰：大道不言禍福，至理自有休咎。吉凶影響，善慶惡殃，書傳亦明言之矣。但三時交互，毫釐靡忒，非智眼周知，不能洞悉。觀祖之言，世有疑者，可燎然矣。若能了知業識依心，心本清淨，則盡心知性，立命知天，一切自由，又豈有心外之惑乎？

宗統編年卷之五

宗統編年卷之六

## 第二十世祖

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無量。

癸未更始元年。

第二十世祖闍夜多尊者，嗣宗統(五十二年)。

甲申二年

祖住世傳法。

東漢。

光武皇帝(諱秀。復興漢室，在位三十三年。改元者二：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

光武乙酉建武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

庚寅六年

辛卯七年

壬辰八年

癸巳九年

甲午十年

乙未十一年

丙申十二年

丁酉十三年

戊戌十四年

己亥十五年

庚子十六年

辛丑十七年

壬寅十八年

癸卯十九年

甲辰二十年

乙巳二十一年

丙午二十二年

丁未二十三年

戊申二十四年

己酉二十五年

庚戌二十六年

辛亥二十七年
　佛滅後一千年(此後東土應化諸聖賢，相次造論明道)。
壬子二十八年
癸丑二十九年
甲寅三十年
乙卯中元元年
丙辰二年(京師醴泉出，飲者疾愈)。
丁巳三年
　　明帝(諱莊，光武帝子。在位十八年，改元者一。照臨四方曰明。)
明帝戊午永平元年
己未二年
庚申三年
辛酉四年
帝感夢金身光臨殿廷，命使西行，尋求佛經　發明(書：帝感夢見，時至緣應也。如來滅度已千餘年，大法東漸，羣機啟廸，然後禪宗應運，直接上根。無上法利，自帝肇之。謂非靈山會上親承付囑而能然乎)。
帝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日光，飛行殿廷，欣然悅之。博問羣臣，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曰佛，飛行虛空，身有神光。帝之所夢，將毋是乎？帝恍然，遣中郎將蔡愔、博士王遵、秦景等一十八人，往大月氏、中天竺國尋求佛法。
別證(梓潼帝君云：予受業報，為邛池龍，羈于積水之下。連年旱虐，水復為泥。身既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咂嚙困苦。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光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念容月瑩。山靈河伯，萬眾稽首。讚歎歡喜，聲動天地。天香繚繞，隨處生春。予乃仰首哀號，乞垂救度。萬靈諸聖，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迦文佛也。今以教法，流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既遭逢，宿業可脫。予乃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于向來，孝家忠國。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周，讐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于物，業債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于此時，復有冤親之想，與夫瞋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內外罄然，如虛空住。自顧其身，隨念消滅。復為男子，得灌頂智。予歸依焉。)
祥符蔭曰：詳夫佛氏之為教也，本乎一心，成於萬行，不住於相，不滯於空，見天人之原，明死生之致，於世有益，於人無損。乃徒執其形迹而不究其指歸，謂之為空，謂之為棄倫遺世，謂之為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是亦未曾就當人之身心生死而切實思之者也。夫今此身，生何以生？死何以死？不可茫茫無著也。此心之量何所際？何以能盡其量？不可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佛教非空也，以不執著萬行為相，猶如世之大功不宰也。佛非棄

倫遺世也，正思以道報夫君親四重之恩，而思以道脫此愛憎牽纏之苦也。至於不耕不織，亦復何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於為道也？佛未嘗強人之不欲也，道未嘗不可以隨地而求也。今之不信佛而并棄絕夫道也，謂之何哉？

或問祥符曰：禪宗何以不徑來此土，而先之以夢感經像，何也？且佛何以不見化此土，而化之以像法，又何也？祥符曰：佛雖大慈，不應無緣；道雖本有，必須機感。佛生西竺，尚然說法四十九年，曲引羣生，漸令純熟，各各諦信，知有不疑，而後拈花微笑，始暢出世本懷。況此土眾生，心思剛強，根器不一，驟以無上大道直指示之，夫孰從而信之行之哉？以故像法先來，示夢感動，亦猶四十九年之垂慈也。歷年四百六十餘年，經律廣演，人人知有，然後達摩於梁大通元年，傳佛心印而來，直接上根，廣設法藥，亦猶佛之末後拈花也。此土眾生，未嘗有緣感佛，此佛所以不見化此土也。此土眾生，雖未嘗於佛有緣，而佛運無緣慈，廣度眾生，此以像法化之，而信者疑者，讚之謗之，俱沾其法化也。故曰：謗佛是成佛因。謗之之久，則自信矣。唯并不知謗，則猶遠之遠矣，奈之何哉？

壬戌五年

癸亥六年

甲子七年

乙丑八年

丙寅九年

丁卯十年

戊辰十一年

使奉像經還。

愔等從天竺求得優填王所畫佛像及四十二章經，並請沙門摩騰、竺法蘭同歸。十二月三十日至洛陽，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騰對曰：迦毗羅衛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眾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帝信重之，詔立寺於西雍門外，額曰白馬，奉供佛像。壁畫千乘萬騎，莊嚴圍繞。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圖佛儀像，以示臣民。(按唐沙門道宣後漢傳譯佛經錄序曰：教流源起，實本姬周。秦政殄之，遺蹤間出。劉向校書天祿閣，往往見有佛經。及向刪列仙傳，云七十四人已見佛經。據此，則經法之來及應化之士，不自漢明之世。但以自此已後，教乃大顯，三寶昭然，故肇列之。)

己巳十二年

庚午十三年

沙門竺法蘭譯。出本行經并十地斷結四十二章經(此譯經之始，故書)。

辛未十四年

五嶽諸山表請焚經驗法，　道士呂 惠通等感化出家(此震旦出家之始)。

正月一日，五嶽道士上表曰：五嶽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一千三百一十人死罪上言：臣聞太上無形無名，無極無上，虛無自然。大道出於造化之前，上士同遵，百王不易。今陛下道邁羲皇，德高堯舜。竊承陛下棄本逐末，求教西域，所事乃是胡神，所說不參華夏。願陛下恕臣等罪，聽與試驗。臣等諸山道士，多有徹視遠聽，博通經典。從元皇已來，太上羣錄、太虛符呪，無不綜練，達其涯極。或策使鬼神，吞霞飲氣；或入火不燒，履水不溺；或白日昇天，隱形不測。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其比校，一則聖上意安，二則得辨真偽，三則大道有歸，四則不亂華俗。臣等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均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南嶽道士褚善信，華嶽道士劉正念，恒嶽道士桓文度，岱嶽道士焦德心，嵩嶽道士呂 惠通，霍山、天目山、五臺山、白鹿等八山道士祁文信等，都合六百九十人，各持靈寶真文、太上玉訣、三元符籙等五百九卷，置於西壇。茅成子、許成子、黃子、老子等二十七家子書，有三百三十五卷，置於中壇。饌食奠祀百神，置於東壇。帝時御行殿，在寺南門，以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檀沉香為炬，繞經而泣曰：臣等上啟太極大道、元始天尊、眾仙百靈，今胡□□□人主信□正教失蹤，玄風墜緒，臣等敢置經壇上，以火取驗，欲使開示羣心，得辨真偽。便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將欲昇天隱形者，無力可能，禁効鬼神者，呼策不應，各懷赧愧。南嶽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善信曰：卿等所試無驗，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善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初，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素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為妄也。信便默然。次將梵本火然，赫奕不燬。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眾，映蔽日光。摩騰法師，踴身高飛，坐臥在空，廣見神變。於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眾咸悅，歎未曾有。皆繞法蘭，請說法要。蘭乃出大梵音，歎佛功德。亦令大眾，稱三寶說。善惡諸業，皆有果報。六道三乘，諸相不一。以說出家功德，其福最高。初立佛寺，同梵福量。時有司空陽成候

劉峻，與諸士庶等千餘人出家。及四嶽諸山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徐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等二百三十人出家。至月末以來，日日供設，種種行施。法衣瓶器，並出所司。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雒城內。(唐太宗焚經臺詩：門徑蕭蕭長綠苔，一回登此一徘徊。青牛謾說函關去，白馬親從印土來。確實是非憑烈燄，要分真偽築高臺。春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

祥符蔭曰：凡人習常見近，不有生疑，孰能啟信？焚經角法，焉知非乘權示見，以顯大法之正真，廸羣生之信向乎？顯宗之朝，躬幸辟雍，養老問難，王侯子弟莫不受經殊方，遣子入學，洋洋濟濟，蓋文明盛大之廷也。使佛法果有一毫虛偽邪僻，彼桓榮、李躬之倫，見識甯遂不逮今時之人，而昧昧無言乎？至其威德光明，昭示一切，使目擊者心歸，抗衡者意伏，決非有術而能使之然也。後起者可以思矣。

壬申十五年

癸酉十六年

甲戌十七年

祖付婆修盤頭正法眼藏，　示神變入滅。

月支國王，躬詣問法。祖曰：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歎服。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惟尚辯論。為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為眾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頭陀，能行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慾。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安住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眾挫抑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聞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耶？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眾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於其座上，以首倒植象娑羅樹枝，奄然而化。眾欲闍維，百千人舉之不能，乃

至諸羅漢以神力舉之，亦不能動。眾乃炷香祝之，遂頹然委地。闍維，收舍利建塔。

## 第二十一世祖

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無子，禱於佛塔，夢吞明暗二珠，因孕。經七日，有羅漢名賢眾至其家，光蓋設禮，賢眾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眾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疑之，賢眾曰：汝婦懷聖子，當為世慧燈日，故吾避之。然當一乳而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昔如來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果誕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後於闍夜多尊者得法。

明帝乙亥永平十八年

第二十一世祖婆修盤頭尊者，嗣宗統(四十三年)。

章帝(諱炟，明帝子。在位十三年，改元者三。溫克令儀曰章。)

章帝丙子建初元年

祖住世傳法。

丁丑二年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

壬午七年

癸未八年

甲申元和元年

乙酉二年

丙戌三年

丁亥章和元年

戊子二年

和帝(諱肇，章帝子。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不剛不柔曰和。)

和帝己丑永元元年

庚寅二年

辛卯三年

壬辰四年

癸巳五年

甲午六年
乙未七年
丙申八年
丁酉九年
戊戌十年
己亥十一年
庚子十二年
辛丑十三年
壬寅十四年
癸卯十五年
甲辰十六年
和帝乙巳元興元年
　　殤帝(諱隆，和帝少子。在位一年。)
丙午延平元年。
　　安帝(諱祐，章帝曾孫。在位十九年。改元者五：寬容和平曰安。)
安帝丁未永初元年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壬子六年
癸丑七年
甲寅元初元年
己卯二年
丙辰三年
丁巳四年(景德傳燈錄作殤帝十二年者，誤。)
祖付摩拏羅正法　示寂。
　祖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長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一即王之次子摩拏羅。吾雖德薄，亦當其一。初，那提國有惡象為害，拏羅生而象息，至是三十年矣，人尚不知其所以息。王方同祖語，忽使者報有眾巨萬逼城，王憂之。祖曰：拏羅出，患解矣。王試命拏羅出，拏羅遂出城南向，象撫腹大喝，城為震動，羣象顛仆，頃皆馳散。至是，人始知三十年之安以拏羅也。王大敬信，命拏羅依祖出家。祖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

付法已，踴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眾告曰：願尊者無為神通，我輩欲收舍利。遂復座入寂。闍維，舍利建塔。

## 第二十二世祖

摩拏羅尊者，姓剎帝利，父常自在王命，依盤頭尊者出家傳法。

安帝戊午元初五年
第二十二世祖摩拏羅尊者，嗣宗統(四十八年)。
己未六年
祖住世傳法。
庚申永甯元年。
辛酉建光元年。
壬戌延光元年。
癸亥二年
甲子三年
乙丑四年
順帝(諱保，安帝子。在位十九年，改元者五。慈和徧服曰順。)
順帝丙寅永建元年
丁卯二年
戊辰三年
己巳四年
庚午五年
辛未六年。
壬申陽嘉元年
癸酉二年
甲戌三年
乙亥四年
丙子永和元年
丁丑二年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時有張陵在蜀，自號天師，作道書二十四卷，論章醮之法，章醮起此)。
壬午漢安元年。
癸未二年
甲申建康元年

冲帝(諱炳，順帝子。在位一年)
乙酉永嘉元年。
質帝(諱纘，章帝玄孫。在位一年。)
丙戌本初元年
桓帝(諱志，章帝曾孫。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七。克敵服遠曰桓。)
桓帝丁亥建和元年
沙門支婁迦讖譯經(譯者，翻譯也。謂翻譯西竺之語，轉成東震之言。又譯之言易也，謂以此方之言，易顯彼土之法也。周禮：掌四方之語，各有其官。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通西言而云譯者，蓋漢世多事北方，而譯官兼善西語。故摩騰始至，譯四十二章經，後遂因之也。佛經東來，歷朝設立譯場，命官分職，各有專司。合而翻譯，錯綜經文，乃成一譯。主明練顯密，通貫華梵者主之；次筆受，通明竺乾字學者主之；次綴文，學通三藏，義博羣書者主之；次度語，詳核言音者主之；次證梵，明洞竺乾事理，知華語不失梵義者主之；次證禪，語會心宗，明法大意者主之；次潤文，通內外學，明達佛旨者主之；次證義，考證文義，辨對明審者主之；次校勘；次監護。以上諸員，漢唐歷代，上自帝王公卿、鴻儒碩士，方充是任，蓋重慎之至也。陳思王曹植每讀佛經，留連嗟玩，以為至道之宗。轉讀七聲，升降曲折，清[颱-台+易]和婉。因倣演之，以為梵唱。)
讖，月支國人。以是年來洛陽，同河南清信士孟福、張蓮等，共譯出經二十一部，合六十三卷，至中平年訖。　發明(大法東來，宣譯者廣，難以具書。書其大者，以槩其餘焉。欲詳檢者，有歷代三寶記及大唐內典等書可考也。)
戊子二年
己丑三年
沙門安清來洛邑等處譯經。
清安息國王太子，名清，字世高，讓位出家。以是年振錫來儀，至於洛邑，廣事宣譯。到靈帝時，二十餘年，共譯出經一百七十六部，合一百九十七卷。
桓帝庚寅和平元年
辛卯元嘉元年。
佛滅後一千一百年(此後西竺東震諸賢聖，相次譯經弘法)。
壬辰二年。
癸巳永興元年
甲午二年
乙未永壽元年。
丙申二年
丁酉三年
戊戌延熹元年。

己亥二年
庚子三年
辛丑四年
壬寅五年
癸卯六年
甲辰七年
乙巳八年
祖化度西印土王出家證果
祖付鶴勒那正法　示寂。

祖至西印土，彼國王名得度，瞿曇種族，事佛精進。一日，於行道處，忽見一塔，高尺四寸，欲舉以供養，竭眾力莫能舉。王大會四眾，問所由，眾莫能知。祖曰：此阿育王塔，感王精進，故見耳。王曰：敢問法要？祖曰：佛法能具七事，去三物，乃可學。王問：三物、七事為何？祖曰：所去三物，貪、嗔、癡；所具七事，大慈、歡喜、無我、勇猛、饒益、降魔、無證人。所以明了不明了，以此耳。王聞已，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即傳位太子，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跡十方，動念當至，甯勞往耶？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支國鶴勒那比邱曰：汝教道鶴眾，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為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西印土摩拏羅尊者將至，此信香也。王與鶴勒那俱西嚮作禮，祖亦以手東向三點於地答之。即辭得度，與其具通眾凌虛趣月支國。鶴勒那與寶印迎祖至王宮供養。異日，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為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栴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為眾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眾？祖曰：於第四劫中，嘗為比邱。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眾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師嘗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令赴會。坐是濫食，報為羽族。師弟夙緣，故今相隨。鶴勒那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吾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乃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鶴眾聞偈，飛鳴而去。祖即踴身空中，呈十八變。返座指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湧出，徧濟十方世(宗境作徧滿十方際)。偈已，泊然寂滅。鶴勒那與寶印王建塔，以奉全身。

## 第二十三世祖

鶴勒那尊者，月支國人，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求子禱於七佛金幢，夢須彌頂有神童持金環云：我來。及誕而天雨華，國王以其有神，徵乳於宮中，宮嬪育之，即分身各為其子，有千許。王曰：我無儲嗣，將育爾為太子，今者千身孰為正子哉？言已，一子放光，忽皆不見，而見於其父母家，王莫能如何。七歲覩民間淫祀，惡其宰殺，入廟叱之，廟貌遂隳，鄉黨稱之為聖子。至年二十二出家，棲一林間，九白誦大般若，感鶴眾相隨。三十得法於摩拏羅尊者。

桓帝丙午延熹九年

第二十三世祖鶴勒那尊者，嗣宗統(四十三年)。

丁未永康元年。

佛教至東土一百年。

祖住世傳法。

靈帝(諱宏，章帝玄孫。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四)

靈帝戊申建甯元年

己酉二年

庚戌三年

辛亥四年

壬子熹平元年

癸丑二年

甲寅三年

乙卯四年

丙辰五年

丁巳六年

戊午光和元年。

己未二年

庚申三年

辛酉四年

壬戌五年

癸亥六年

甲子中平元年(黃巾作亂)。

乙丑二年

丙寅三年

丁卯四年

戊辰五年

獻帝(諱協，靈帝子。在位三十一年，改元者三：聰明睿智曰獻。)

獻帝己巳初平元年，　牟子作理惑論。(牟子，未詳名字。漢初平中，避世求志，篤信佛教，著理惑論三十七篇，極其明白。梁律師僧祐收載弘明集。)
庚午二年
辛未三年
壬申四年
癸酉興元元年。
甲戌二年
乙亥三年
丙子建安元年。
丁丑二年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
壬午七年
癸未八年
甲申九年
乙酉十年
丙戌十一年
丁亥十二年
戊子十三年
己丑十四年
祖為中印土，無畏王說法，
祖付師子比邱法眼　示寂。

祖行化至中印土，為其王無畏海說法，感日月天子禮拜其前。王目見之，乃問祖：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眾。有上足龍子早夭，其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將葬龍子，而眾力舉其柩不能動。祖謂師子曰：昔汝弟欲冥福汝，而塑一佛像，汝方信婆羅門投於地。今汝弟雖謝世，猶欲感悟汝，故示斯異。汝亟供像，柩斯舉矣。師子奉命而柩舉。未幾，婆羅門師死，師子乃歸依尊者，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即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已，今以法眼付

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邱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見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見形空中，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眾聞偈，遂不復分，就馱都場而建塔。

## 第二十四世祖

師子比邱尊者，中印度人，姓婆羅門。

獻帝庚寅建安十五年

第二十四世祖師子比邱尊者，嗣宗統(五十年)。

辛卯十六年

祖住世傳法。

壬辰十七年

癸巳十八年

甲午十九年

乙未二十年

丙申二十一年

丁酉二十二年

戊戌二十三年

己亥二十四年

庚子二十五年(是年十月，魏曹丕廢帝為山陽公，稱魏黃初元年)。

後漢。

昭烈皇帝(諱備。即帝位於蜀，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明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昭烈皇帝辛丑章武元年(魏黃初二年)

壬寅二年(吳黃武元年，孫權稱大帝於吳)。

優婆塞(此云近事男)支謙，譯維摩等經。

謙字恭明，月支國人。漢末遊洛，受業於支亮。亮字紀明，受業於支讖。時稱天下博知，不出三支。謙細長黑瘦，眼多白而睛黃，時人為之語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避亂歸吳，孫權聞其才慧，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謙以大教雖行，而華梵未盡，翻譯之美，既妙善方言，乃廣收眾經舊本，從黃武元年迄建興末年，其間首尾三十餘載，共譯經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備得聖義，詞旨文雅。

癸卯三年(帝禪建興元年)。

後皇帝(諱禪，昭烈帝子。在位四十一年，改元者四。)

後皇帝甲辰建興二年

乙巳三年
丙午四年
丁未五年(魏明帝叡泰和元年)
戊申六年
己酉七年
庚戌八年(吳黃龍元年)。
辛亥九年
壬子十年(吳嘉禾元年)
癸丑十一年(魏青龍元年)。
甲寅十二年
乙卯十三年
丙辰十四年
丁巳十五年(魏景初元年)
戊午延熙元年。(吳赤烏元年。)
己未二年
庚申三年(魏少正始帝芳元年)
辛酉四年
壬戌五年
癸亥六年
甲子七年
乙丑八年
丙寅九年
丁卯十年(吳赤烏十年)。
沙門康僧會，感得舍利放光，吳主信禮，造建初寺(建寺不書此書，以康僧感化故也)。

康僧會，康居國大丞相長子，世居天竺。事親孝，出家勵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明達三藏，博覽六經，天文圖緯多所綜涉。杖錫東遊，以吳赤烏十年初達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時吳初覩沙門，未知其道，疑為矯異。有司奏聞，權乃召會問：有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迹忽已千年，遺骨舍利神曜無方。昔阿育王起塔八萬四千。夫塔寺之興，以表遺化也。權以為誇誕，乃謂會曰：若得舍利，當為造塔。如其虛妄，國有常刑。會乃三七精誠，果獲舍利。舉朝集觀，五色光炎照曜上騰。權大肅然，驚禮曰：希有之瑞也。乃即為建塔。以始有佛寺，號建初寺，因名其地為佛陀里。由是江左大法遂興。

戊辰延熙十一年
己巳十二年(魏嘉平元年)

律師曇摩迦羅(此云法時)譯。僧伽戒本　發明(如來滅後戒，乃大師震旦戒法始此，故書。)

佛教初來，未知戒律，比邱出家，剪髮而已。曇摩迦羅及曇無德等，精善律宗，乃立羯磨(此云作法懺悔)受具(足也，謂戒法具足)。中夏戒律始此。

庚午十三年

辛未十四年(吳太元元年)。

佛滅後一千二百年。

壬申十五年(吳元鳳元年，權薨。)

癸酉十六年(吳亮立，改元建興)。

甲戌十七年(魏廢帝髦正元元年)。　(吳五鳳元年)。

乙亥十八年

丙子十九年(魏甘露元，吳泰平元)年。

丁丑二十年

戊寅景耀元年。(吳主亮薨，休立，改元永安。)

己卯二年

祖付婆舍斯多正法，　示償宿業。

祖遊化至罽賓國，有沙門波利迦(或云波黎迦)，本習小乘禪，觀其學徒有五：曰禪定，曰知見，曰執相，曰捨相，曰不語。祖謂持不語者曰：佛教勤衍般若，孰為不語而反佛說耶？謂捨相者曰：佛教威儀具足，梵行清白，豈捨相耶？謂執相者曰：佛土清淨，自在無著，何執相耶？謂知見者曰：諸佛知見無所得故，此法微妙，覺聞不及，無為無相，何知見耶？四眾皆服從，惟禪定師達摩達者，聞四眾義屈，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於此，何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摩達聞已，遂作禮曰：我於學道，蓋虛勞耳，尊者幸有以教我。慇懃哀請，祖曰：諸佛禪定，無有所得，諸佛覺道，無有所證，是真解脫，酧因答果，世之業報，於此法中，悉不如是。達摩達曰：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眾，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一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年二十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眾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為僧，有

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瞬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令出家。祖會眾聖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當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於今。祖說偈已，以僧伽黎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詭為釋子，潛入王宮。其王彌羅崛，遂滅毀釋教，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吾有，何悋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湧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吾父何故自取其禍？延眾懺悔。時象白山有仙人，深明因果，言師子與羅崛，往世皆為白衣，以嫉法勝故，陰戕於崛，乃今償焉。遂以祖報體，建塔

祥符蔭曰：佛祖俱償定業，非定業不可逃也。大人境界，順逆等觀，刀割香塗，施受平等。業既定矣，佛祖尚不可逃，眾生豈可恬然日造而不知懼乎？且世間矯矯自好者，尚且恩怨分明，況佛祖出世，導師宿業不償，而以通力免乎？酌因答果，世之業報，於此法中悉不如是，祖葢明言之矣。業性本空，夢幻何有，又豈可徒以世間情見測之耶？至付法藏傳等諸書之謬妄(教家謂師子尊者償業相傳，法人於此便絕云)，前賢已詳證之，茲不復論。

考定(東山契嵩傳法正宗論云：祖償宿業，以甲歷計之，當在丁卯，為魏少帝芳正始八年，吳赤烏十年。今以鶴勒那祖明示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有難，嬰在汝身之言考之，祖寂于前漢獻帝己丑建安十四年，至後漢己卯景耀二年，正當五十年。定祖償業於是年，與寶林傳等書相合為不謬，東山葢一時之訛也。)

宗統編年卷之六

宗統編年卷之七

## 第二十五世祖

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妊。既誕，拳左手。後遇師子，尊者付法。

後帝庚辰景曜三年(魏景元元年)。

第二十五世祖婆舍斯多尊者，嗣宗統(六十七年)。

辛巳四年

祖化伏外道，潛隱南天。

祖至中印度，國王迦勝設禮供養。有外道無我尊，先為王禮重，乃於王前論義，冀勝祖自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彼曰：無心為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為辨非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名，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祖念師子尊者遇難，即辭王南邁。至南天，潛隱山谷，王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長曰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次曰不如蜜多，和柔而常嬰疾苦。王以問祖，為陳因果，王敬信受。有呪術師忌祖，置毒食中，祖知而食之，彼反受毒，遂投出家。

沙門朱士衡於洛講道行般若經(東震講經之始)。

壬午五年

癸未炎興元年(是歲漢亡)。

甲申(魏咸熙，吳興元)元年

乙酉(魏咸熙二年，即晉太始元年，吳甘露元年。)

沙門曇摩羅奈譯經。

沙門曇摩羅奈，晉言法護，本姓支，月支國人。歷西域，解三十六國語及書。從天竺國賫梵冊來，因居燉煌，遂稱竺氏。後詣洛陽江左，起太始元年，迄永嘉二年，譯出般若、法華等經，共二百一十部，合三百九十四卷。

晉(都洛陽司馬氏)。

武帝(諱炎，廢魏主奐為陳留王，稱帝為世祖武皇帝，在位二十五年，改元者三)

武帝丙戌太始二年(吳寶鼎元年)。

丁亥三年

佛教來東土二百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
庚寅六年(吳建衡元年)。
辛卯七年
壬辰八年
癸巳九年
甲午十年
乙未咸甯元年
丙申二年(吳天璽元年)。
丁酉三年(吳天紀元年)。
戊戌四年
己亥五年
沙門僧會寂(書僧寂始此)。
武帝庚子太康元年(是歲吳亡)。
辛丑二年
會稽鄮縣舍利塔，從地感見　發明(塔寺不書，此書以感異也)。
并州離石人劉薩訶，生畋家，戈獵為業。得病死甦，見一梵僧語曰：汝罪重，應入地獄。吾愍汝無知，且放汝。今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古塔，及浮江石像，悉阿育王所造。可勤求禮懺，罪得消滅。醒後改革前習，出家學道，更名慧達。如言南行，至會稽海畔山澤，處處求覓，莫識基緒。悲塞煩惋，投告無地。忽於中夜，聞土下鐘聲，即遷記其處，剡木為剎。三日間，忽寶塔及舍利，從地湧出。靈塔相狀青色，似石而非，高一尺四寸，方七寸，五層露盤，似西域于闐所造。面開窗宇，四周天全，中懸金磬。繞塔身上，並是諸佛、菩薩、金剛、聖僧等像，狀極微細。瞬目注睛，乃有百千像見，面目手足，咸具備焉。神力聖迹，非人智所及也。今在大銅塔內。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甲辰五年
乙巳六年
丙午七年
丁未八年
戊申九年
己酉十年
惠帝(諱衷，武帝子。在位十七年)
惠帝庚戌永熙元年

辛亥元康元年。
壬子二年
沙門法炬等譯經。
　炬等前後譯出樓炭等經，共一百四十二卷。
癸丑三年
甲寅四年
乙卯五年
丙辰六年
丁巳七年
戊午八年
己未九年
庚申永康元年。
辛酉永甯元年(自永寧之後，所在十六國：五涼、四燕、二趙、三秦、大夏，并蜀為十六國，雜晉、魏間)。
壬戌大安元年。
癸亥二年
甲子永興元年(漢高祖劉淵元熙元年，成都王李雄建興元年)。
乙丑二年
丙寅光熙元年。(成都晏平元年。)
　　懷帝(諱熾，惠帝弟。在位六年，改元者一。仁慈短折曰懷。)
懷帝丁卯永嘉元年
戊辰二年(漢永鳳元年)。
己巳三年
庚午四年(漢烈宗劉聰光興元年)。
沙門佛圖澄，自西竺至洛陽(神異不測，呪鉢生青蓮華，石勒、石虎多所感化)。
辛未五年(漢嘉平元年，成玉衡元年)　(是年，帝為劉曜所執，遷于平陽)。
壬申六年(帝遷平陽，書六年，存正統也)。
　　愍帝(諱業，武帝孫。在位四年，改元者一。在國遭憂曰愍。)
愍帝癸酉建興元年
石佛像浮海至吳郡，迎供通玄寺。　發明(佛事雲興，塔廣鼎建，神踪異蹟，不可枚稱。昭垂來哲，載有典章，故不具書，此書表異也。)
吳郡吳縣松江滬瀆口，漁者遙見海中有二人，見浮遊水上，疑為海神，延巫祝備牲牢迎之。風濤彌盛，駭懼而返。有奉佛居士吳縣華里朱膺聞之，曰：將非大覺之降靈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尼及信佛者數人至瀆口，稽首迎之，風波遂靜。浮遊二人隨潮入浦，漸近漸明，乃知石像。將欲捧接，人力未展，飄然就起，便

舁還通玄寺。看像背銘，一名維衛，一名迦葉，莫測時代，而書迹分明。以事表聞朝廷，勅聽留吳郡供養(今蘇州開元寺石像是)。

甲戌二年

乙亥三年(漢建元元年)

丙子四年(帝降漢，西晉亡。)

西晉二京建寺一百八十所，譯經一十三人，共七十三部。

東晉。

元帝(諱睿，姓牛冒 司馬氏，在位六年，始建國都曰元)。

元帝丁丑建武元年

戊寅大興元年(漢光初元年)。

己卯二年(漢改號趙，後趙石勒建元)。

庚辰三年

辛巳四年

壬午永昌元年

明帝(諱紹，元帝子。在位三年，改元者一。讚懇不行曰明。)

明帝癸未大甯元年

甲申二年

乙酉三年(趙光初八年，後趙七年)。

祖付不如蜜多正法　示寂。

六年前，德勝即位，惑外道說，因詰祖曰：師子尊者已遇罽賓國王難，何緣付法？祖出師子尊者所付僧伽黎示勝。勝命焚之，衣出五色光，薪盡如故。勝乃追悔致禮。初，勝欲抑尊者，不如蜜多往諫，因囚之。至是立出蜜多，蜜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為何事？蜜多曰：我若出家，不為其事。祖曰：不為何事？蜜多曰：不為俗事。祖曰：當為何事？蜜多曰：當為佛事。祖曰：王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即度出家，侍祖六年。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乃付法偈曰：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不如蜜多受偈已，問：衣可傳乎？祖曰：此衣為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化被十方，何假傳衣？不如蜜多作禮。祖見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建浮圖閟之。

成帝(諱衍，明帝子。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安民立政曰成。)

## 第二十六世祖

不如蜜多尊者，姓剎帝利，南印度王子。

成帝丙戌咸和元年

第二十六世祖不如蜜多尊者，嗣宗統(六十三年)。

法師西竺惠理至杭州　發明(杭州建剎信法之始，故書)。

理自西竺來，初至杭，見一山巖秀麗，曰：此吾中天竺靈鷲山之小嶺也，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時，多為仙靈所隱。洞中舊有白猿，遂呼之，應聲而出，因名其峯為飛來。即其地建兩剎，曰靈鷲、靈隱。杭州佛法始此。

丁亥二年

祖住世傳法。

戊子三年(後趙太和元年)。

己丑四年(是年前趙亡)。

庚寅五年(後趙建平元年)。

辛卯六年

壬辰七年

癸巳八年

甲午九年(趙石弘延熙元年)。

乙未咸康元年(趙石虎建武元年)

丙申二年

丁酉三年

戊戌四年

己亥五年

庚子六年

辛丑七年

壬寅八年

廷議沙門敬禮應否，尚書令何充等詳議，不應致拜。

庾冰議僧應致拜王者，尚書令何充等奏曰：不變其修善之法，所以通天下之志也。冰復謂：矯形違度，抗俗傲禮，非所以示名教也。充等復奏曰：潛操冥修，實有裨於王化；忘身抱一，未嘗見其貢高。直以出世之法，超出情表，歷代明聖，不為之制，無虧王度。冰猶以為不可，復下制，謂：國體憲章，尊卑宜陳，略其禮敬，二之則亂。充等三上章，執奏曰：漢魏逮晉，不聞異議，尊卑憲度，無或暫虧。沙門守戒專一，不以形骸而慢禮敬。國家待以師法，出於自然，禮儀之外，不令致拜，是令專一守法也。冰議遂寢。

康帝(諱岳，成帝弟。在位二年，改元者一。溫柔好樂曰康。)

康帝癸卯建元元年

甲辰二年

穆帝(諱聃，康帝子。在位十七年。改元者二：布德執義曰穆。)

穆帝乙巳永和元年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戊申四年
己酉五年
庚戌六年
辛亥七年
佛滅後一千三百年。
壬子八年
癸丑九年
甲寅十年(符秦健皇始元年，都長安。)
乙卯十一年(秦主生壽光元年)。
丙辰十二年
丁巳升平元年(秦王符堅永興元年)。
戊午二年
己未三年(秦甘露元年)
庚申四年
辛酉五年
哀帝(諱丕，初封瑯琊王，在位四年，改元者二)
哀帝壬戌隆和元年
癸亥興甯元年。
甲子二年
乙丑三年(秦建元元年)
帝奕(即位五年，改元者一)
帝奕。丙寅太和元年。
法師剡沃州山道林支遁寂。
遁字道林，陳留關氏子，或曰河東林慮人。聰明秀徹，太原王濛、陳郡殷融甚雅重之。家世事佛，蚤悟真乘。隱餘杭山，沉思卓立，涉講肆，善標大意，而章句或脫略。謝安聞而喜之，曰：此乃九方歅之相馬也。王洽、劉恢、殷浩、許詢、郄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遐、袁彥伯等，並一代名流，皆深塵外之契。還吳華山，立支山寺，今號支硎。晚欲入剡，時謝安為吳興守，貽書曰：人生如寄，風流得意之事，頃為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王羲之時在會稽，素聞遁名，未之信。聞遁還剡，詣之，歎服不能已，請住靈嘉寺。俄於沃州小嶺立寺，慮眾怠惰，著座右銘以勗之。晚移石城山，又立棲光寺，木食澗飲，多所撰述。講維摩於山陰，許詢為都講，名流咸集。遁竪一義，眾謂詢無以措。詢設一難，亦謂遁不復能通。至竟，兩家辨論，精晰不窮。凡在聽者，無不心折。哀帝頻遣使徵請出都，止東安寺。涉三

載，上書皇帝，許還東山。資給發遣，事事豐厚。一時名流，並餞送焉。時蔡子叔先至，近遁而坐。謝安後至，值蔡暫起，謝便移就其處。蔡還，舉謝席擲地，謝不以介意。其為時賢所慕如此。嘗有遺遁馬者，受而養之。或問之，曰：愛其神駿耳。後有餉鶴者，遁曰：爾冲霄之物，甯為耳目之玩乎？遂放之。以太和元年閏四月四日終於剡，春秋五十有三。遁善草隸，臨寂著切悟章，落筆而逝。　發明(像法東垂以後，摩騰入漢以來，晉魏之間，碩德名流，應化如雲，難以悉書。書其道韻泠然，風標可見者數人以槩之。若廣尋高踪，有列傳可考也。)

祥符蔭曰：年來春秋之際，每登支硎，流覽林麓，坐放鶴亭，撫馬蹟坡，未嘗不追懷高風逸韻於千載之下也。嘗與品松道者從北峯瞻禮石塔，嵯峨秀出於古松流泉之間，制度精緻，摩挲久之。傳中載窆於餘姚塢，此或公之衣鉢塔也。明末清初，高松汰如、中峯蒼雪二法師，相次說法於其地，二楞堂在焉。趙高士凡夫勒支硎澗中石曰：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可為公千秋寫照。而汰、蒼二公，抑遁、潛之流亞歟？

丁卯二年

佛教來東土三百年。

戊辰三年

己巳四年

庚午五年

簡文帝(諱昱，在位二年。)

簡文帝。辛未咸安元年。

壬申二年

孝武帝(諱曜，簡文帝子。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二)

孝武帝癸酉寧康元年

甲戌二年

法師剡[山*卯]山道潛寂。

潛字法深，瑯琊王氏，丞相武昌郡公敦之弟也。年十八出家，二十四講法華大品，聽眾恒滿五百。永嘉初避亂渡江，中宗元皇及肅宗明帝、丞相王茂弘、太尉庾元規並欽風德。尋隱剡山，哀帝再詔暫起應之。時簡文為相，彌敬潛。常於簡文座中遇沛國劉恢，恢嘲之曰：道者何以遊朱門？潛曰：君自覩其朱門，我無分於蓬戶。潛素懷不樂，乃啟還山。時支公道林遣使求買[山*卯]山之側沃州小嶺，欲為幽棲之處。潛答曰：欲來輒給，未聞巢由。買山而隱，春秋八十九寂於山館。烈宗詔曰：潛法師理悟虛遠，風鑒清貞。棄宰相之榮，襲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篤勤匪懈。方賴宣道以濟蒼生，奄然遷化，用痛於懷。可賻錢十萬，馳

驛送葬。孫綽以潛遠大之量似劉伯倫，而高深之致劉所不及也(沙門敕葬自潛始)。

乙亥三年

丙子太元元年。

栴檀佛像到長安。

丁丑二年(太史奏：有德星見外國分野，當有聖人入輔。)

戊寅三年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王晞出家答楊氏苕華書(書何？訓俗也)。

晞，東莞名家子，天姿秀發，事親以孝聞。年十六，聘同郡楊德慎女，字苕華，姿容絕代，墳籍淹通，比玉臨風，鄉鄰馨羨。將欲成禮，晞忽感念世相無常，捨俗出家，更名僧度。苕華聞之，乃貽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何不顧世名教，顯自襟期，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烝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章，其一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故叵消，芥子亦難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朽。川上有餘味，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口。羅紈可飾軀，華冠可曜首。安事自剪削，躭空以害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晞答書曰：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之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般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長當與卿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願勿以道人為念，而坐失盛年也。又報詩五章，其一曰：機運無停住，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啟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誰論飾綺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己，甯云遑恤他。苕華得書感悟，亦畢身矢志學道。晞專精佛法，不知所終。

祥符蔭曰：世人狃於習俗，狎於宴私，貪營室家暫時之歡，忘生死長夜之苦。觀晞公此書，亦可以少知梗槩矣。出世大人，法喜以為妻，禪悅以為樂，視世之沾沾聲色者，不啻天人之視蟻慕羶、蠅趨穢也。故書以風世焉。

孝武帝辛巳六年

帝初奉佛法，建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　發明(奉佛立寺，不書此書，以帝能尊道，而不知所以尊也。)

祥符蔭曰：帝王事佛，當推大道以廣仁風，體一心而周萬事。區區崇奉莊嚴，此有為功德，梁武之所以見絕於達摩氏也。又況建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乎？帝固不知佛法之大端，而當時無僧能以第一義示之者，此達摩氏西來之所以不容已也。

壬午七年

癸未八年(秦建元十九年)

秦遣符丕攻晉襄陽，釋道安入秦。　發明(國事不書，此書以釋道安故也。)

祥符蔭曰：沙門之法，固以弘化為務，然須風規絕俗，與世相忘。道安雖能弘法化，傾動時流，乃至世主勞師勤民，啟端鼓釁，亦可謂不善養晦之機，而於法華四安樂行，曾亦未之深思也已。

釋道安，姓衛，常山扶柳人。世業儒，性聰而貌寢。年十二出家，馳役於田，啟師求受經。師與經可五千言，賫入田，執勞如常，因息就覽。暮歸，更求受他經。師曰：昨經未讀，今復求耶？答曰：已闇誦。師雖異之而未信，復與經減一萬言，賫還如初。師執經覆之，不差一字，驚嗟而敬異之。遣遊學至鄴，師佛圖澄，與語嗟歎。眾以其形輕，怪之。澄曰：此人遠識，非爾儔也。澄講，安每覆述，眾難鋒起，挫銳解紛，一眾折伏，為之語曰：漆道人，驚四鄰。避石氏亂，渡河登陸渾山棲隱。俄慕容俊逼陸渾，遂南投襄陽，宣通佛法，四方學士競往師之。時習鑿齒以才自負，藉安高名，先書通好。及是聞安至，造之，稱四海習鑿齒。安應之曰：彌天釋道安。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無變化技術可以惑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心之參差，而肅肅洋洋，自相尊敬。恨足下不同日而見之。其為時賢所重類如此。晉孝武皇帝承風欽德，遣使通問。詔曰：安法師居道訓俗，豈直規濟當今，方乃陶津來世。俸給一同王公。時符堅素聞安名，每欲致之。遣符丕攻襄陽，獲之。謂僕射權翼曰：朕以數十萬之師臨襄陽，唯得一人半。謂安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長安，大弘法化。初，沙門各依師姓，安以為宜以釋命氏。後見阿含四河入海之言，遂為定式。安外涉羣書，善文辭，長安中衣冠子弟多依師之。著僧尼軌範、佛法憲章等，天下則之。

甲申九年(姚萇自稱秦王，是為後王)。

乙酉十年(秦王丕大安元年)

丙戌十一年(秦王登大初元年)

丁亥十二年
法師江東瓦官寺竺法汰寂。
汰，東莞人。與道安同學，才辯不逮，而儀範過之。與安分化南北，沿江東下。時桓溫鎮荊州，遣使迎供至都，止瓦官寺。太宗簡文皇帝深相敬重，王侯公卿莫不信向。講席之下，名士如堵，黑白填門。領軍王洽、東亭王珣、太傅謝安尤加欽敬。春秋六十有八。訃聞，烈宗詔曰：汰法師道播八方，澤流後裔，奄爾喪逝，痛貫於懷，可賻錢十萬。曇壹、慧遠皆從學於汰。
戊子太元十三年
祖至東印度，度梵志　付般若多羅正法　示寂。
祖行化至東印度，其王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祖至，王問曰：師來何為？曰：將度眾生。曰：以何法度？曰：各以其類度之。梵志即化一大山於祖頂上，勢且下壓。祖指之，山遽移在彼眾頂上。復以手按地，地動，五百外道皆不能立，梵志怖懼懺禮。祖復按地，地靜；指山，山滅。王異日大治齋，集諸外道，懇祖預會。祖初不欲行，而知所會地將陷，乃往。王曰：師肯來耶？祖曰：吾非應供，來救死耳。此地已為龍窟，須臾當下陷。王恐，與其眾如高原，反顧其地，已淵然成湫矣。王益敬信。祖為演法，且曰：王國有聖人，當繼我法。先是，東印有婆羅門子，年二十，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人遂名曰瓔珞童子，丐行閭里。有問：汝行何急？即曰：汝行何緩？問：何姓？即曰：與汝同姓。人莫測之。一日，王與祖同車而出，瓔珞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珞曰：我念往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演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顧王曰：此大勢至菩薩也。繼後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九年却返此方。即以昔因故，名為般若多羅。付法偈曰：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為智。付法已，即辭王曰：化緣已終，將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見形如日。少頃，復呈十八變，出三昧火自焚，雨金色舍利。王以金塔閟之，

## 第二十七世祖

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
己丑太元十四年
第二十七世祖般若多羅尊者，嗣宗統(六十九年)。
法師道安寂。

正月二十七日，有一異僧出入安室，手指西北，即時雲開，見樓閣如幻，出曰：彼兜率天也。二月八日，跏趺而逝。安每疏經義，必求聖證。一日，感龐眉尊者降，安出所製似之。尊者欽歎，以為盡契佛心，仍許以密助弘通。安識其為賓頭盧，因設日供，門弟子通其業者數十人。有法遇者，傳教長沙，徒眾數百。中有一人私飲，遇縱而不舉。安廉知之，即封荊以寄。遇抱荊泣曰：董眾無狀，遠遺師憂。於是俯伏受譴。安左臂有一肉串，隆起如印，捋可上下而不出腕，時號印手菩薩。

祥符蔭曰：弘願度生之士，非上生內院，親覲慈氏，即往生安養，棲神蓮胎者。葢覲慈氏，則當來輔贊，躬承化儀，而西方位登不退，再來娑婆，克從本願也。其他奉剎奉塵，雖各密行難思，然兜率西方二途，實當前道岸之捷徑。安遠二公，開方便涅槃門於直指禪宗未來之日，可謂善治般若舟航之先導者矣。

庚寅十五年

祖住世傳法。

祖因東印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師獨為何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眾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法師慧遠結念佛蓮社。

遠，雁門樓煩賈氏子。幼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宿儒英達，莫不服其深致。師事道安法師，豁然而悟曰：儒氏九流，皆糠粃也。與弟慧持投簪受業，以大法為己任。安公歎曰：使道流東震，其在遠乎！屆潯陽，見廬峯清勝，足以息心，始住龍泉精舍。繼就法師慧永之招，居西林。刺史桓伊尋搆東林禪苑，延居之。背負香爐，傍臨瀑布，泉壑清幽，遊者神肅。感阿育王像，自寒溪寺移至。時晉室式微，天下奇才絕俗之士，多隱居不仕。彭城劉程之、豫章雷次宗、雁門周續之、新蔡畢穎之、南陽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並依之。遠勵眾精修淨業，共結蓮社，一心念佛，刻志安養。程之著發願文，王喬之等為念佛三昧詩以見志。

祥符蔭曰：東林淨業，普攝三根；蓮漏芳聲，於今振響。是葢表裏禪宗，廣敷法化者也。然念非口誦，佛豈持名？念即佛而自性彌陀，不隔西方；佛即念而唯心淨土，非從外覓。其於禪也，又豈有阡陌之分，水乳之別乎？況慈願深重，不可思議。今之粔籹兒童，井臼婦女，一稱南無，皆決定當來成佛，蓮胎可期。世之浪擲時光，妄營黑業，茫茫苦海，臨溺思援者，其速於念佛一門，作救急上策哉！

辛卯十六年

壬辰十七年
癸巳十八年
栴檀佛像至江南。
甲午十九年(秦符崇延初元年，崇為涼滅。後秦姚興皇初元年)。
乙未二十年
丙申二十一年(後魏皇始元年)。
安帝(諱德，孝武帝子。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三)
安帝丁酉隆安元年
戊戌二年(魏天興元年)。
己亥三年(秦弘始元年)
庚子四年
律僧曇翼感阿育王所造聖像，見於長沙寺。
沙門曇翼，事道安，以律行見稱。令分化江楚，締構長沙寺。取材巴陵君山，感山靈見夢，丹誠祈請。感舍利降於金瓶，頂誓之間，光采五色，照滿一室。寺成，歎曰：寺立僧集，而聖像未嚴。昔阿育王所造，容儀神瑞，皆多布在諸方。何其無感，不能招致？乃專精懇惻，請求誠應。忽有一像，見於城北，光相衝天。時白馬寺僧，先往迎接，不能令動。翼乃往禮請捧接，飄然而起，迎歸長沙寺。見像光上有梵字曰：阿育王造。
祥符蔭曰：精誠所感，無有不通，況大慈弘應，神瑞無方者乎！此之像見，實以翼之願力而然。校之石像浮海，時節因緣異矣。書之以示世之崇願行者。
辛丑五年(秦弘始三年)
鳩摩羅什至秦長安譯經。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國人，以後秦弘始三年入長安，共譯經九十八部，合四百二十五卷。
壬寅元興元年。
癸卯二年
法師東林慧遠著。沙門不禮王者論。
太尉桓玄軍經廬山，要遠出虎溪。遠稱疾，玄自入山見之，退謂人曰：實乃生所未見。俄而玄欲沙汰眾僧，教僚屬曰：沙門有能伸述經誥，暢說義理，或禁行循整，足以宣寄大化，其有違於此者，悉皆罷道。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列。遠與玄書曰：佛教陵遲，穢雜日久，每一尋至，慨惋盈懷，常恐運出非意，淪胥將及。竊見清澄諸道人，教實應其本心。夫涇以渭分，則清濁殊勢；枉以直正，則不仁自遠。此命既行，必二理斯得，然後令飾偽者絕假通之路，懷真者無負俗之嫌，道世交興，三寶復隆矣。因廣玄條制，玄從之。昔成帝幼冲，庾氷輔政，以為沙門應

禮王者。尚書令何充等奏不應敬禮，官議悉同充等。門下承氷旨為駁，同異紛然，竟莫能定。玄欲申前議，乃與遠書，令述所以不敬意。遠答書謂：沙門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法，不應致敬王者。玄意遂寢。及篡位，即下書曰：佛法弘大，所不能測，諸道人勿致禮也。遠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謂：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出家者，遁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世典同，遁世則宜高尚其迹。故能拯溺俗於沉流，拔玄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近開人天之路。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也。云云。

沙門竺法曠寂。

曠，下邳皐氏子。事後母以孝聞，躬耕力養。喪闋出家，事沙門曇印為師。印有道行，曠竭誠事之。印嘗疾篤，曠七日夜至誠禮禱。至第七日，忽五色光發，棖印體，所苦頓愈。止於潛青山石室，棲風立操，卓爾不遷。謝安為吳興守，步訪展敬，坐林樾間，烹泉論道移日。謝灑然歎服。簡文帝遣堂邑太守曲安遠詔問起居，并諮以妖星。曠答詔曰：昔齊景修福，妖星移次。陛下唯當勤德政，以塞天譴。有頃災滅。興甯中，東遊禹穴，若耶郄超、謝慶緒並結塵外之交。時方疫疾，曠以慈善願力，遊行村里，所至疾除，百姓德之。沙門道鄰造無量壽佛殿，伐木值旱，不能運材。曠呪之，水發溪漲。孝武皇帝欽風，詔至京，事以師禮。止於長干寺，遂寂。散騎常侍顧愷之為傳讚　發明。(神僧異蹟載傳記者，多不勝書。書曠德行昭然，以為世則。)

甲辰三年(魏天錫元年)。

乙巳義熙元年

沙門法顯還自天竺。

顯以安帝隆安三年發長安，遊歷天竺，遠尋靈跡，求晉所無經律。經涉諸國，學梵書語，抄寫僧祇尼戒本、阿毗曇心論等，共二十四卷。以是年泛海，達於揚都，居道場寺譯經。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戊申四年

己酉五年(魏永興元年，秦弘始十一年)。

三藏法師鳩摩羅什寂於長安。

什神情鑒徹，篤性仁厚，應機領會，鮮有其匹。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等皆從什學，姚主以伎女十人侍之。寂後，火焚舌根不

壞。

祥符蔭曰：佛教東來，大法草昧，沙門自西竺至者，多以神迹顯化，啟信羣機。譯經詮法者，尚華梵隔礙，未盡其美。迨什廣宣法義，二乘教典，始洽淵源，什之功大矣。特以宿障之累，未罄所蘊，惜哉！

秦以道碧為僧正，資侍中(立僧統眾始于此)。　發明(立僧制眾始于秦，為僧受秩始于碧，故書法如此)。

時關中出家者眾，頗多愆濫，秦主患之，乃以道碧戒律精嚴，遂置僧正，詔碧為之，資侍中，給侍吏。

祥符蔭曰：僧置統制，非法也。梵網經曰：凡國王大臣好心受佛戒者，勿作是統官制眾安籍記僧破壞三寶之罪。菩僧學出世法，自有佛法戒律治之，佛法戒律自有其宗師主之。國王大臣但加意護持宗師，而佛法自治必假王法資秩，是以世間法加於出世間法，倒置甚矣。秦主固一時權宜，而道碧遂安受侍中之秩，致使後來碩德高流多加卿寺之銜，末法比邱悉行膜拜稱臣之禮，作俑之罪，碧其難以懺哉。百丈大智，祖定清規，只立法堂而不立佛殿，表當代主法為尊，其尊法重僧為何如也。凡主法與為僧者，其當知所以自尊自重，而毋為獅蟲自食可也。

庚戌六年

辛亥七年

壬子八年

癸丑九年

甲寅十年(魏神瑞元年)

法師慧永往生淨土　發明(往生淨土者，多難悉書，書一二以槩其餘。)

永住西林三十年，絕志塵囂，一心安養。鎮南將軍何無忌至虎溪，慧遠從徒數百人，高言華論，舉止可觀。而永衲衣半脛，荷錫持鉢，松下飄然而來，神氣自若。無忌歎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公也。義熙十年，示微疾，忽斂衣合掌，求屣欲起，如有所見。眾咸驚問，永曰：佛來迎我。言訖而化，異香七日乃歇。

乙卯十一年

丙辰十二年(秦永和元年。魏太常元年。)

法師廬山東林慧遠示生淨土。

遠住廬山三十年，影不出山，尅志西方，三覩聖相，沉厚不言。七月晦夕，於般若臺前方從定起，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妙法。佛告遠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七日後當生我國。又見佛陀耶舍、慧持、慧永、劉遺民在佛之側，前揖

遠曰：師志在先，何來遲耶？遠乃謂弟子曰：吾始居此，三覩聖相，今復再見，吾生淨土必矣。至八月六日，乃端坐入寂，壽八十四。從遠遊者僧濟、道敬、曇順，皆先後生淨土。遠神韻嚴肅，凡接近者莫不斂慄。懷才負氣者每欲發問，輒心悸汗流，至竟不敢出一語。其伏物蓋眾如此。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以護法菩薩勗之。秦主姚興欽仰德風，致書道殷勤，請作大智度論序。安帝自江陵旋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帝遣使勞問，遠致書，帝復詔答。謝靈運負才傲俗，一見肅然心服。所著文集十卷行世。

祥符蔭曰：淨土之教，肇自遠公。續其芳者，永明壽禪師。而後雲棲宏大師實纘東林之緒，一時士夫信向，不減宗、劉之儔。公與持公稱難兄弟，而公高風碩德，遠近尊信，上下感孚。蓋道德精嚴，內外無間者也。當時陶元亮實預其會，聞鐘攢眉，此正其曠達處。至沽酒延之，決無是事。後世往往以之藉口，故削而不書。

丁巳十三年(是歲，姚秦亡)。

戊午十四年

恭帝(諱德文，在位二年，改元者一)

恭帝己未元熙元年

庚申二年(宋永初元年)　(晉亡)

東晉立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譯經二十七人，共二百六十三部。

宋(姓劉氏，都建康。)

武帝(諱裕，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武帝辛酉永初二年

壬戌三年

少帝(諱義符，在位一年)。

少帝癸亥景平元年(魏主燾始光元年)。

文帝(諱義隆，在位三十年，改元者一)

文帝甲子元嘉元年

三藏法師求那跋摩譯。出沙彌威儀經律分異記七部，合三十八卷，(戒法至此始備。)

乙丑二年

丙寅三年

道人杯渡寂。

渡神化莫測，嘗浮大杯以渡，故呼杯渡。跣足荷一蘆圌遊吳，擲圌於地，盡力移之不能動。有窺見四小兒者坐圌中，眉目如四天王，見網師從乞魚，網師怒不與。渡乃拾兩小石投水中，俄有兩牛鬬，觸其網碎，不復見牛。吳人朱靈期自高麗還，阻風至一

洲，見一寶寺，拜其僧乞速還鄉。其僧問曰：識杯渡道人否？曰：識之。其僧取北壁一囊一錫及鉢并書著函中曰：寄杯渡。并授青竹杖，令置舫前。三日便至石頭，渡忽至，開書大笑，取鉢擲空，復接曰：不見此鉢四千年矣。遂作一鉢歌。廣陵村舍有李姓者，事之甚謹。一日忽索袈裟，李辦未至，渡曰：暫出。至暮不歸，合境聞有異香，跡之，見渡敷一敗袈裟於地，晏然而寂，頭前脚後皆生蓮花，鮮香逼人。數日後有人從北來云：見渡負蘆圌行向彭城，彭城有貧家延麥飯，渡甘之如飴。　發明(杯渡葢應化聖賢也。本無生死，何以書寂？書寂聊示化迹也。如渡者多，難以悉書，書一二以存密化之顯著者。)

丁卯四年

戊辰五年。(魏神䴥元年。)　(魏境十月十三日昏，星見竟日。)

己巳六年

庚午七年

辛未八年

壬申九年

癸酉十年(魏延和元年)

甲戌十一年

法師竺道生，寂於廬山法座。

生，鉅鹿人，姓魏。家世仕族，穎悟異常。事汰公為師，解義奇拔。志學之年，便登講席。宿學名流，莫敢抗其詞辯。入廬山，幽棲七年，鑽仰大法，不憚勤苦。與叡、嚴二公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還都，止青園寺。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常設會，帝親同眾僧午飯，咸疑日向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一眾從之，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從問道。生剖析經旨，得意忘筌。守文之徒，多相與競。時涅槃經先至京都，止六卷。生覽其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眾未能信，譏擯之切。生於大眾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於見身即招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捨壽之時，據獅子座。拂衣遊吳，登虎邱山。旬日之中，學徒麕至。尋返廬山。後涅槃大本至，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生所說合。生乃陞法座，講說經旨。神色開朗，德音駿發，聽者莫不悅悟。法席將畢，忽見麈尾飄然而墜，端坐正容，隱几而寂。顏色不異，宛似入定。葬廬山之皐。

祥符荅曰：世傳生公入虎邱，聚石講法，頑石為之點頭。今點頭石在焉，而本傳不載。同時有肇、叡二公，皆講筵義虎。姚興稱叡公乃四海之標領，非獨鄴、衛之松柏。肇公著般若無知論，遠公撫几稱歎。又著不真空論、物不遷論、般若無名論，皆妙達真

宗，詞義圓徹。什公之門，一時蔚盛，可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矣。

乙亥十二年(魏太延元年)

丙子十三年

丁丑十四年

戊寅十五年

己卯十六年

庚辰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元年)

辛巳十八年

壬午十九年

癸未二十年

甲申二十一年

乙酉二十二年

丙戌二十三年。(魏太平真君七年。)

魏主燾謬信崔浩，毀像法，沙門惠始杖錫至魏庭。

發明(像法之興廢者，迹也。無關宗統，曷為書此？書之以垂戒後世也。)

燾先奉佛，因崔浩與道士寇謙之善，謀傾佛法。時太子晃被讒見疑，晃事沙門玄高為師，令太子懇誠懺罪。崔寇遂譖太子，并及高，收高縊殺之。後燾偶入僧寺，見有兵器，燾怒誅寺僧。浩因進說，盡殺沙門，焚經毀像。寇謙之不從，苦與浩爭曰：卿從今受戮滅門矣。沙門惠始，甚有神異，跣行泥塗，初不污足，而色鮮白，世號白足。在山入定，知燾毀法，乃杖錫宮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云欲入見，屢依軍法，斬而不傷，遂至殿庭。燾大怒，自以所佩劍斬之，體無餘異。取北園虎投之，虎皆潛伏不敢視。燾方禮悔，迎上殿，頂禮悔愆，始為說法，明辨因果。燾大生愧懼，遂感癘疾，通身發瘡，痛苦難忍。崔寇二人，次發惡疾，崔後滅族。

祥符蔭曰：佛法之在人心，如月之於水然。水清月見，水濁月隱。人心無妄，佛法全彰。人心不明，佛法不顯。非佛法有隱顯之殊，由人心有明暗之別也。水雖有清濁，澄空之朗月何虧？人自造孽殃，其於佛法也何損？況以法眼觀之，順逆無非佛事，興廢總屬空花。茫茫生死苦趣中，不知何因而得報為人？又不知何因而得為國王、為大臣？乃不究明真心，扶植正道，一念謬信，造孽無端，亦可悲矣！故書之以示儆焉。

丁亥二十四年

戊子二十五年

己丑二十六年

庚寅二十七年(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六月，魏崔浩伏誅，滅族。

辛卯二十八年
　佛滅後一千四百年。
壬辰二十九年。　魏主燾為中常侍宗愛所弒。
癸巳三十年(魏興安二年)。
魏主成帝濬佛隆奉佛法
　　孝武帝(諱駿，文帝子。在位十一年，改元者二)
孝武帝甲午孝建元年(魏興光元年)。
乙未二年(魏太安元年)
丙申三年
丁酉大明元年。
祖付菩提達摩正法眼藏　示寂。
　祖至南印度，先是彼王名香至尊，重供餘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月淨、功德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菩提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自珠，即名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見。眾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器，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眾皆號絕，菩提多羅獨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遂依祖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祖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晃曜。又踴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大眾建塔收供。
　祥符蔭曰：靈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歷觀諸祖未承大法之前，種種示見，知見不一。一經法化，如空水相融，初無剩迹。傳佛密印，以紹真宗。授受得人，能事告畢。師資相待，間不容髮。時節因緣，固有自在。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宗統編年卷之七

宗統編年卷之八
祖紀

## 東土祖師

### (西天二十八東震旦第一)世祖

諱菩提達磨，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得法於般若多羅尊者。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達磨者，通大之義也。更今名。祖問：當往何國作佛事？尊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慎勿速行，衰於日下。又問：彼有大士，堪為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尊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南方勿住，彼惟好有為功業，不見佛理。汝傳法印，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此後更有何事？尊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偈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為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國中無別路，要假兒(一作姪)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

宋孝武帝戊戌大明二年。(魏太安四年)

(西天二十八，東震旦第一。)世少林，祖嗣宗統。(在西竺六十七年，來震旦九年，航海三年，通共七十九年。)　發明(西天稱名，處難稽也。此土稱處，不敢名也。)

己亥三年

祖留化本國，度攝六宗。

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舉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為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己解，別展化源。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況復支離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見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眾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五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

者，若名實相，當何定耶？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為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為實相。定不定故，即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即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即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即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即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眾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而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眾中有波羅提者答曰：我明無相，心不見故。祖曰：汝心不見，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辨析，即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見。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為一為二？彼眾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即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氷釋。至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為一為二？彼眾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即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為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即戒即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即自慚服。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眾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為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故，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眾中有尊者答曰：此

心不動，是名為寂。於法無染，名之為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祖指誨，豁然開悟。於是六眾咸誓歸依。

庚子四年(魏和平元年)

祖留化天竺。

辛丑五年

壬寅六年

癸卯七年

甲辰八年

明帝(諱彧，在位八年，改元者二)

明帝乙巳泰始元年(先稱景和元年)。

丙午二年(魏天安元年)

丁未三年(魏皇興元年)。

佛教來東土四百年。

戊申四年

己酉五年

庚戌六年

辛亥七年(魏延興元年)。

壬子泰豫元年

蒼梧王(諱昱，在位四年，改元者一)

蒼梧王。癸丑元徽元年。

甲寅二年

乙卯三年

丙辰四年(魏承明元年)

順帝(諱準，在位三年，改元者一)

順帝丁巳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

戊午二年

己未(四月，前宋昇明三年。五月，後齊建元元年。)　(是歲，齊代宋。)

宋立寺一千九百一十三所，譯經二百一十部。

齊(姓蕭氏)。

高帝(諱道成，代宋，在位四年)。

高帝庚申建元二年

辛酉三年

壬戌四年

武帝(諱賾，在位十一年)。

武帝癸亥明永元年

甲子二年，齊范縝作神滅論(書何？著邪見也)。

齊司徒王子良奉佛，范縝盛稱無佛，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有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祥符蔭曰：縝此論謂人死神滅，蓋斷見也。邪見有六十四，常見、斷見、亦常亦斷見、非常非斷見，單複綜錯之有六十四見，均之不達大道，執著邪見也。今世間作此斷見者，多是以撥無因果，豈知此形雖滅，愚者業識未泯，至人智照無方，安得形亡而神滅乎。縝尚未知邪見之邊表，又何足以語夫佛道之圓妙哉。當時蕭琛、曹思文難之詳矣。刀沒而利盡，固也。利盡而刀存，其謂之何。

沙門對制稱名，著為令。

沙門法獻、玄暢於帝前稱名，或稱貧道。帝訝之，以問中書王儉。儉曰：漢、魏佛法初來，對上稱謂，載記無聞。至宋、魏始盛，沙門多稱貧道而預坐。帝曰：稱名始得，宜可著令，以為定式。

祥符蔭曰：出家之法，對眾稱名，上可以通於帝王，次可以施於一切。其稱貧道、貧衲，皆非所宜。至稱臣僧，則起於晚季。蓋率土之濱，莫非草莽之臣，而世外之人，未忘於世間之禮，當引分也。趙宋時，因受勅開堂稱臣僧，而後世效之，遂為時式。愚以為對眾宜稱僧、稱名，對制當稱臣。齊之著令，亦一時之見也。

乙丑三年

丙寅四年

丁卯五年

姬光生(是為二祖)　發明(諸祖未嗣統時皆書名，做君父前臣子稱名之義也)。

父寂，武牢人，以無子，禱祈既久，一夕有異光照室，母遂懷妊，生而名之曰光。

戊辰六年

己巳七年

庚午八年

辛未九年

壬申十年

癸酉十一年

明帝(諱鸞，在位五年)。

明帝甲戌建武元年

乙亥二年

丙子三年

丁丑四年

戊寅永泰元年

東昏侯(名寶卷，在位二年)。

東昏侯。己卯永元元年。

庚辰二年(魏景明元年)

和帝(名寶融，在位一年)。

利帝辛巳中興元年

齊譯經二十人，出經、律、論等四十七部，凡三百五十卷。

梁(姓蕭氏，都建康。)

武帝(名衍，代齊，在位四十八年，改元者七)

武帝壬午天監元年，　陶弘景造太清經及眾醮儀十卷(道經妄撰述者不勝書，書一二以明邪見惑世，為可歎也)。

癸未二年

甲申三年(魏正始元年)

帝著捨道發願文

四月八日，帝製文發願，永棄道教。其略曰：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一切散善，不得為喻。弟子蕭衍，此因愚迷，躭事老君，累葉相承，深此邪法。今捨棄舊習，歸仗正因，願使未來童真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共證菩提。甯在正法中，長淪惡道，不樂歸依老子，暫得神仙，陟大乘心，永離邪見。唯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升重雲殿，對僧俗二萬餘人，發願懺悔。十一日，勅門下曰：大經中說九十六種，唯佛道是正，餘皆邪也。朕捨道事佛，冀歸於正。公卿能入此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君、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子(經云：老子為迦葉菩薩，孔子為儒童菩薩，俱應生震旦)，然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云云。

發明(終帝之世，其捨身講經等不具書，書此以見帝之正信弘願為不易及也。)

祥符蔭曰，仙術長生，未了一心，不達大道，終墮輪迴周孔。世間聖人，尚不能出天地範圍之外，又豈能了生死業緣之極致乎。佛教頓悟自心，則十方三世，一念圓攝，真照妄消，善惡俱泯，湛然圓覺，名大涅槃。是知欲了生死，等以正道，廣度含生，非佛教無從矣。武帝捨道發願之文，真一切人天所宜聳聽。慎毋以先入之見，自溺泥塗，長淪苦趣也。

乙酉四年

丙戌五年

丁亥六年

戊子七年(魏永平元年)

己丑八年

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譯經。

支，北天竺國人。從魏永平二年至天平年間，共歷二十餘載，共譯楞伽等經論三十九部，合一百二十七卷。

勅沙門僧旻撰眾經要鈔。

帝以法海浩博，淺識窺尋，卒難該究，因勅莊嚴寺僧旻等集撰眾經要鈔一部，計八十八卷。

庚寅九年

辛卯十年

壬辰十一年(延魏昌元年)

癸巳十二年

甲午十三年

禪師寶誌公寂(書禪師始此)　發明(誌法身大士，應化聖賢，機用語言，皆全提向上，不可以心思意解者，其先來東震成熟，西來直指之機乎，故書禪師。)

誌應迹金陵東陽，出家鍾山，宋齊間屢著神異。帝一日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又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嘗詔畫工張僧繇寫誌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誌遂以指撏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紫栴檀泝流而上，誌以杖引之，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誌像，頃刻而成，神彩如生。所垂語句及大乘讚、十二時歌，皆直示大道，迥絕言詮。是年冬，無疾而終，然一燭以付後閣舍人吳慶。帝聞歎悼，厚禮葬於鍾山獨龍阜，王筠撰碑。

乙未十四年

帝勅僧紹編集三藏目錄，　勅沙門寶唱撰集經律儀制。

帝以國土調安，皆承三寶恩德，天龍默祐之功，乃勅莊嚴寺僧寶唱，撰集建福禳災、禮懺祈願等儀制，合於經律者，帝親覽授，以備行持。

丙申十五年(魏熙平元年)

丁酉十六年

祖留南天，度異見王。

祖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眾。後值異見王欲毀佛法，王故祖之姪也，祖憫之，欲開其蒙。而六眾亦各念：佛法有難，師將何所匡濟？祖遙知眾意，彈指應之。六眾悉聞，云：此我師信響也。皆至祖所。祖曰：一翳蔽空，孰為翦之？前無相宗宗勝欲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且與王無緣。勝辭祖，竟至王所，廣陳法要。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於座，懸知宗勝義墮，召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語，與王論屈，汝急往救。波羅提

曰：願假神力。言訖，雲：起足下。遂乘以見王。王正問宗勝，忽見愕然，忘其所問，而顧波羅提曰：乘空來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見？提曰：若出見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見，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見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即開悟，悔謝前非，諮詢法要。王復問波羅提：師承為誰？提曰：大王之叔菩提達摩也。王聞，遽勅近臣迎祖至王宮。祖為王懺悔往非，王聞泣謝，隨詔宗勝歸國。近臣曰：宗勝被謫時，已捐軀投崖矣。祖曰：勝尚在，召之當至。初勝受擯，恥不能正，王遂投身危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於巖上。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為主，不能抑絕王非，是以捐身自責。神何佑助？願示所以。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為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珍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疎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勝聞偈欣然，遂宴坐巖間。至是，王遣使山中召勝。祖謂王曰：知勝來乎？王曰：未知。祖曰：再命乃來耳。使者至山，而勝辭果，再命乃至。

戊戌十七年(魏神龜元年)。

姬光出家，宴坐香山。

光少則超然，博極載籍，尤善談老莊。後覽佛乘，遂盡棄去，依寶靜禪師出家，名神光，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三，返香山，終日宴坐。

己亥十八年

沙門慧皎奉，勅撰高僧傳成。

始於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共二百五十七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為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凡十科。所敘皆散在眾記，刪聚一處，述而無作，合序錄為十四卷，號曰高僧傳。

祥符蔭曰：普通以前，直指之道，未來東震，最上風規，無聞焉。而譯經弘法之士，皆大龍香象，神力變化，未有以奮發沉鍊之。其習禪者，皆四禪八定，而非祖師立地超脫、頓漸絕迹之旨。故皎之所列十科，以德業言，其中雜糅疊出者亦有之。然蒐揚之功，不為無補於法苑也。

庚子普通元年

辛丑二年

壬寅三年

癸卯四年

梁太子綱編法寶集

甲辰五年

祖留化南天(共六十七年)。

乙巳六年(魏孝昌元年)

祖發南天竺，航海來東土。

祖念般若多羅六十七載之記，復思東震旦國佛記一千年後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蜜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乃辭祖塔，別學侶，慰勉於王曰：當勤修白業，吾去一九即回。王聞祖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収既有緣，非吾所止。唯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蚤回。王即具大舟，躬率臣僚學眾，送至海壖而別。

丙午普通七年

祖航海東來(泛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

丁未大通元年。

佛教來東土四百六十年　發明(書教來東土，止於是年。此後單書宗統，以宗統教也。)

東土第一世祖菩提達磨尊者，自南天竺來。

九月二十一日，達於廣州。刺史表聞，帝遣使賫詔迎請。

考定。(景德傳燈錄作普通八年丁未。五燈會元作普通七年庚子。傳法正宗記作普通元年庚子，又作或曰普通八年丁未。佛祖統紀作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佛祖歷代通載作丁未改元。大通初，祖菩提達摩來梁。佛祖綱目作普通元年十一月至金陵。今考景德傳燈錄作普通八年丁未，丁未是也。普通止七年，作八年非也。五燈會元作普通七年庚子。普通七年，其年丙午，年甲差誤也。傳法正宗記作普通元年庚子，或曰普通八年丁未，此未定之詞也。謹按般若多羅親記祖云：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徃震旦。多羅之寂，在宋孝武大明元年丁酉。從戊戌大明二年，順數至梁普通五年，魏正光五年甲辰，為六十七年。此六十七年，祖留南天竺。從梁普通六年，魏孝昌元年乙巳，祖辭南竺，當在斯年。三周寒暑，以梁大通元年丁未至廣州，此確證也。佛祖統紀及佛祖歷代通載皆相合。其日丁未，改大通。王怡長歷甲子，數有普通八年。若然，則傳燈所稱普通八年，亦自有由。而

丁未又正相合。以是合證定祖于大通元年丁未至梁，與跨水逢羊之讖，前後相符，萬無可疑者也。)

別證(陶宗儀輟耕錄？陶華陽譜曰：大同二年丙辰，君年八十一。隻眼或方，夢勝力菩薩授菩提記。乃詣鄮縣，禮阿育王塔，自誓受戒。世傳呂巖從鍾籬權受劒訣。後二百餘年來，參黃龍誨機，始竟佛言。不修正覺，別得生理。休止深山大島，絕于人境。報盡還來，散入諸趣。晚年始堅此願。唐志有所著草堂法師傳。當時佛教雖隆，禪宗未聞。圓覺以大通元年至，以是年去。留臺城十九日，度君不及相見。圓覺初祖諡。〇百丈清規？尊祖章云：初祖，梁普通八年丁未九月二十一日至南海，十月一日至金陵，十九日渡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至丙辰歲十月五日端居而逝，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

祖至金陵，帝問法，不契。

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即位來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遂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悟。

祖屆洛陽，寓少林，面壁。

祖知帝不契機，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洛陽，寓止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祥符蔭曰：聖賢佛祖，設化因時，作止語默，無非教也。孔子見學者多從事於言語，而曰：予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聖人亦何嘗不欲人忘言會道哉？佛教東來，至梁之時，經律論等譯出者，凡有五千四百餘卷，語言文字，不為不多矣。天下僧至二百餘萬，寺院凡四萬餘所，帝王捨身講法，化儀莊嚴，不為不盛矣。於是初祖以並無功德，蕩修行之執相者，以面壁九年，折文言之外求者，直指人心，頓證大道。西來大意，與孔氏之教，若合符節也。

戊申二年

祖寓少林，　勅沙門智藏等撰義林八十卷。

己酉中大通元年。(魏永安元年。)

魏主遣使至少林徵祖，前後三至，不赴。

魏主聞祖寓少林，遣使齎詔徵，前後三至，祖不顧，魏主彌加欽尚。

梁主捨身同泰寺，地震，百僚三請復位(帝捨身講經非一，書此以槩之)。

九月十五日，帝捨身於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素牀瓦器，親為大眾講涅槃經。地大震，羣臣以錢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十一月一日，駕還宮。

祥符蔭曰：以世治言之，武帝過矣。以佛法言之，此菩薩行也，疇則能之？若其了悟中道，契第一義諦於廓然不識之答，其於祖也，豈不覿面親承乎？而乃當前失之，惜哉！

庚戌二年

魏遣使賫衣鉢就少林供祖，三辭，堅請受之。

魏使賫摩衲袈裟二領，金鉢、銀水瓶、繒帛等物，來少林供祖。祖固讓三返，魏主意彌篤，祖乃受之。自爾緇白之眾，倍加信向。

辛亥三年(魏普泰元年)

祖在少林。

壬子四年(魏永熙元年)

癸丑五年

甲寅六年。(東魏天平元年。是年，魏分為二。)　(熒惑入南斗。)

僧神光來參。

僧神光者，久居伊洛，博覽羣籍，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摩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遂詣祖參承。祖晨夕端坐面壁，莫聞示誨。

神光，斷臂安心。

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時十二月九日，值夜大雪，光夜侍，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顧而憫之，問曰：汝久立雪中，欲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辛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於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為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問：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甯，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心竟。

祥符蔭曰：此是東土第一箇樣子，學道求法者急著眼。

乙卯大同元年。(西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東魏天平二年。)

祖付慧可正法眼，并授袈裟表信。

祖止少林，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言所得乎？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為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

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為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小，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度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眾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入漠，為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

祖往禹門，太守楊衒之問道。

祖與徒眾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蚤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為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為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收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拋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為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乃為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莫測，禮辭而去。

丙辰大同二年。(魏大統二年。東魏天平三年。)

東土第一世少林圓覺祖示寂。

時魏氏奉釋，禪雋如林，議論多與祖違。祖玄風所被，有識咸歸。彼徒生嫉，數加毒藥，莫能中傷。至第六度，以化緣既畢，遂端居而逝，時十月五日。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建塔定林，寺曰空觀。

安隱忍曰：達摩大師初破六宗，其意銳甚。及乎東來震旦，六番受毒而不言，謗議沸騰而不辯，其弘法之心乎？方其不契於梁，

不容於流支之徒，機亦危矣。稍有爭論，安能默坐九年以傳二祖耶？予以是知傳佛心宗者，不可執一方便而進退有時也。

祥符蔭曰：初祖東來為傳法也，二祖得髓而能事已畢，其他何邮焉？義學之徒狃於聞見，驟聞直指別傳，夫誰能不惑？無怪其嫉之深也。使東土之人皆即聞而信之，祖亦無庸汎重溟矣。面壁九年，至今凜凜，猶生千載之後，法周沙界，伊誰之力歟？藉非祖來以真宗持之，迦文之教流行震旦，不知作何底止？潛符蜜證，道豈在空言哉？

宗統編年卷之八

宗統編年卷之九

## 第二世祖

諱慧可，造少林，安心得法。逮初祖西歸，乃闡化。

武帝丁巳大同三年(魏大統三年，東魏天平四年)。

第二世鄴都，祖嗣宗統(五十一年)。

戊午四年

發明(西天邈隔，故書祖住世傳法，明宗統有在也。東土止書某年，實事關宗統者，而不書住世傳法，明遠近昭然，文獻足徵也。)

己未五年(東魏興和元年)。

詔取初祖遺履，少林寺供養。

宋雲奉使西域回，遇初祖於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而逝。雲問祖何往，曰：西天去。雲歸，具奏其事。帝令啟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為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

梁主撰初祖道行碑

初，帝遇初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祖碑而未暇也。及聞宋雲事，乃成之，刻石鍾山。

庚申六年

辛酉七年

壬戌八年

癸亥九年

甲子十年

乙丑十一年

丙寅中大同元年

丁卯太清元年

湘東王記室虞孝敬撰。內典博要三十卷。

戊辰二年

己巳三年(或問：梁武事佛而困舜，臺城佛法之驗安在也？答曰：業報各有因緣，佛法一切平等。梁武奉佛誕登道岸，將來决證菩提。臺城之報，乃徃昔已定之業，于今會值，亦復何尤？具正信者，自可無此疑也)。

文帝(諱綱，在位二年)。

文帝庚午大寶元年(北齊天保元年)。

法師慧聞，遙稟能樹祖。

聞北齊高氏，因閱龍樹祖大智度論，發明中道，遂遙稟承(是為台宗二祖)。

辛未二年(北齊天保二年)

祖度僧璨(作北齊天平二年者誤)。

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曰：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

祖回示向居士書偈。

向居士幽棲林野，木食澗飲。北齊天保初，聞祖盛化，乃致書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識形為影本。揚聲止響，不知聲是響根。除煩惱而趣涅槃，喻去形而覓影。離眾生而求佛果，喻默聲而求響。故知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爭論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謁，聊申此意，伏望答之。祖回示曰：備觀來意皆如實，真幽之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申辭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居士捧披祖偈，乃申禮覲，密承印記。

佛滅後一千五百年。

元帝(名繹，在位三年)

元帝壬申承聖元年

癸酉二年

祖付僧璨衣法。

僧璨執侍經二載，祖遂囑累，付以衣法。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種，花亦不曾生。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般若多羅懸記所謂心中雖吉外頭凶者是也。吾亦有宿累，今往酬之。汝諦思聖記，勿罹世難，俟時傳化。

祖度僧那。

那馬氏子，少而神雋。年二十一，講禮易於東海，聽者如市。投祖出家，自是手不執筆，盡棄世典，惟一衣一鉢，一坐一食，奉頭陀行。後謂門人慧滿曰：祖師心印，非專苦行，但助道耳。若契本心，發隨意真光之用，則苦行如握土成金。若惟務苦行，而不明本心，為愛憎所縛，則苦行如黑月夜履於險道。汝欲明本心者，當審諦推察，遇色遇聲，未起覺觀時，心何所之？是無耶？是有耶？既不墮有無處所，則心珠獨朗，常照世間，而無一塵許間隔，未嘗有一剎那頃斷續之相。

甲戌三年
祖往鄴都化導。
詔國內一切禪師入臺供養(應供不書，此書以其普也)。
慧思謁法師慧聞。
思武津李氏子，頂有肉髻，牛行象視，辭親入道。及稟具，常習坐，日唯一食，晝夜攝心，乃往受學。聞大師經三七日，獲宿智通，悟法華三昧。
敬帝(名方智，在位三年)
敬帝乙亥紹泰元年
丙子太平元年(酉魏禪周)。
丁丑二年(梁禪，陳又陳，永定元年)。
陳(姓陳氏)。
武帝(名霸先，代梁，在位三年)
武帝戊寅永定二年
法師慧思造。金字經。
思嘗示眾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以末法多難，發大誓願，修行度世，造金字摩訶般若波羅蜜及法華經二部，函以七寶琉璃，發願普見色身，盡未來際為眾講說，令眾生信不退，惡法消除，善緣成就。至彌勒佛出世說般若時，金經出見，光明震耀，見聞證道，於十方佛界亦復如是。
己卯三年
文帝(名蒨，在位七年，改元者二)
文帝庚辰天嘉元年(齊乾明元年)
智顗謁大蘇山。
顗字德安，荊州華容人。七歲聞僧誦法華經，忽自記憶。十五禮佛，誓志出家。十八依果願寺僧法緒剃度。二十進具，謁光州大蘇山慧思大師。思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顗入觀三日，悟法華三昧，獲旋陀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辛巳二年(周保定元年，齊太甯元年。)
壬午三年(齊河清元年)
癸未四年
甲申五年
乙酉六年(彗星見。)
栴檀佛像至淮南。
丙戌、天康元年。
臨海王。丁亥光大元年。
戊子二年

大師慧思自大蘇山往南嶽。

思嘗以般若、法華二經為眾發解，命門人智顗代講，至一心具萬行，有疑請決，思曰：汝所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發，諸法見前，吾既身證，不必致疑。遂以是年至南嶽，謂眾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吾身前曾歷此處。指示宿蹟，宛然猶在。又指一林泉勝異處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自此化道彌盛，陳主屢致供訊，目為大禪。

宣帝(名頊，在位十四年)

宣帝己丑大建元年(齊武平元年)。

智顗辭南嶽，往金陵闡化。

顗辭思，往金陵宣化。凡說法，辯才無倦。以五時(華嚴、阿含、方等、般若、法華、涅槃)判如來一代教相，以四教(頓、漸、秘密、不定)判化儀，以四教(藏、通、別、圓)判化法。謂法華為一乘妙典，出五重玄義(釋名、辯體、明宗、論用判教相)以釋之。依一心三諦，示三止觀(空、假、中)，一一觀心，念念不可得。復示六即(一、理即佛，即本體以化執名相者。二、名字即佛，令未除妄想者聞名信解。三、觀行即佛，令因解修觀，返源達本。四、相似即佛，觀行功深，發相似用。五、分真即佛，得真如用，一念成佛。六、究竟即佛，無明永盡，證無所證故)，通具三身(法、報、化)，隨居四土(一、常寂光土，法身居之。二、實報無障礙土，登地菩薩所居。三、方便有餘土，四、淨穢同居土，並為應、化、上二乘凡夫所居)。身土互融，權實無礙。晝夜宣演，生四種益，具四悉檀。門人灌頂編記之，為天台教(顗傳章安頂，頂傳縉雲威，威傳東陽威，威傳左溪朗，朗傳荊溪然，皆以教觀輔翼禪宗。後因安史之亂，會昌之廢，五代兵火之變，幾至失傳。螺溪尋訪舊聞，天台一宗，復弘江浙。傳至四明、荊溪，中興教觀。至明雲棲宏，復闡明之。迄今曲水、蓮居、皐亭、龍溪之間，傳持未泯。諸方講席，目為性宗)。

大士傳善慧寂。

慧，示跡雙林，廣弘法化。如傳所載，嘗有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四月二十四日，示眾曰：此身甚可厭惡，眾苦所集。須慎三業，精勤六度。若墮地獄，卒難得脫，當須懺悔。弟子問：師之發跡，可得聞乎？曰：我從第四天來，為度汝等，次補釋迦。故大品云：有菩薩從兜率天來，諸根猛利，疾與般若相應。即吾是也。言訖，趺坐而逝。七日後，有沙門法猛，持繡彌勒像及九乳鐘，來鎮其龕。

庚寅二年

辛卯三年

壬辰四年

癸巳五年
甲午六年
五月，周主宇文邕毀像法　發明(大道無形，不可毀也。邕所毀者，乃像法耳。故書法如此)。
沙門惠遠、道琳，抗論廷辯。法師靜藹，咼身狥法。
發明　(遠排眾出，對琳抗論酣酢，雖不能迴邕之妄，然衛法救世之心盡矣。至藹痛切捐生，捧心而逝，其悲愍血誠，不可泯也。故並書之。)
毀法詔下，沙門惠遠排眾出對，與邕反復論辯，邕皆屈無對。道琳與邕議論二十餘日，酣酢七十番，邕亦不能屈。然邕決欲行，法師靜藹聞詔下，慨然詣闕，上表引見，極陳禍福，指證明白，邕為改容。顧已行之詔，不可返謝，遣欲官之。藹退而泣曰：何忍見之。遂入終南山，號泣七日夜，撰三寶錄二十卷，坐磐石，自條其肉并腸胃，掛松枝上，捧心而逝。
乙未七年
丙申八年
法師智顗謝遣徒眾，隱天台山佛隴峯。
丁酉九年(周主邕感癘疾殂。邕入地獄，受大極苦，求隋文帝救之。見冥報記)。
性宗第三世南嶽大師慧思寂。
思習慈忍行，奉持三聚戒。將順世，囑門人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是年六月二十二日，屏眾泯然而逝。
戊戌十年
己亥十一年
庚子十二年
辛丑十三年(是年，隋代周，又為隋開皇元年)。
隋(姓楊氏，都長安，天下為一。)
壬寅(陳大建十四年，隋開皇二年)
長城公(名叔寶，立七年)。
癸卯(陳後主叔寶至德元年，隋開皇三年)。
甲辰(至德二。開皇四)年
乙巳(三五)年
丙午(四六)年
丁未(陳禎明元，隋開皇七)年。
祖韜光晦跡。
祖於鄴都化導，四眾皈依，凡三十四年。遂韜光混迹，變易儀相，人莫之測。　發明(祖雖償業尚有六年，然既混迹韜光，宗統之紀，當止於是年)。

## 第三世祖

諱僧璨，不言姓氏邑里，以白衣謁二祖得度。傳法後，隱舒之皖山，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後周毀法時，祖深自韜晦，居無常處，積十餘載，人無知者。至是二祖韜光，祖乃紹化。

戊申(陳禎明二，隋開皇八)年。

第三世羅浮祖，嗣宗統(十九年)。

隋文帝(名堅，代周，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二)

文帝己酉開皇九年(是年陳亡，天下為一)。

庚戌十年

辛亥十一年

壬子十二年

祖示沙彌道，信解脫法門。

有沙彌(梵語沙彌，此云勤息)道信者，年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梵語和尚，此云力生。謂一切道法，由此師之力而生也)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

癸丑十三年

第二世鄴都大祖祖示寂。

祖韜光六載，以宿業故，因至羌城縣匡救寺說法。有憤嫉之者，興謗於邑宰，祖怡然委順而化，時年一百七歲。

安隱忍曰：永明壽禪師垂誡云：學道之門，別無奇特。只要洗滌根塵，下無量却來業識種子。汝等但能消除情念，斷絕妄緣，對世間一切愛欲境界，心如木石相似。直饒未明道眼，自然成就淨身。又云：深嗟末世，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生遭王法，死陷阿鼻。諸佛出來，也無救你處。若割心肝，如木石相似，便可食肉。若喫酒，如喫屎尿相似，便可飲酒。若見端正男女，如死屍相似，便可行婬。若見己財他財，如糞土相似，便可侵盜。饒你鍊得到此田地，亦未可順汝意在。直待證無量聖身，始可行世間逆順事。古聖施設，豈有他心？只為末世僧尼少持禁戒，恐賺他向善俗子多退道心，所以廣行遮護。千經所說，萬論所陳，若不去婬，斷一切清淨種，乃至若不去酒，斷一切智慧種，如何後學略不聽從，自毀正因，反行魔說？夫永明無量壽之應身，觀其垂誡，與楞嚴三決定義同一慨切。後代魔子，或借二祖調心之言為口實，如刻糞作檀，佛說名為可憐憫者。昔玉泉皓禪師製犢鼻褌，書歷代祖師名字，有狂僧效之，皓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矣。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夫酒仙蜆子，皆散聖中

人，應時而出，以救一期之病，非傳佛心宗者所宜效顰也。至於末後一段光明，輔疑為信，今之大言不慚者，能如是乎？

或謂之祖住世一百七歲，韜光混迹，皆為償債而然。祥符曰：似則似也，然祖之方便，有非一切所能測識者，唯證乃知，毋庸擬議也。

甲寅十四年

乙卯十五年

丙辰十六年

丁巳十七年

性宗。天台第一世智者大師智顗，寂於剡東石城寺。

十一月十七日，帝遣使至天台，詔迎顗。將行，告門人曰：吾今往而不返，汝等當成就佛隴南寺，一依我圖。門人曰：若非師力，豈能成辦？顗曰：乃是王家所辦，汝等見之，吾不見也。二十一日，到剡東石城寺百尺石像前，不進。二十四日，顧侍者曰：不久應去，大士來迎，吾其西矣。門人智朗請曰：不審何位何生？顗曰：吾不領眾，必淨六根，損己利他，獲預五品耳。命筆作觀心偈，示諸法門綱要訖，趺坐而逝，壽六十，臘四十。

祥符蔭曰：止觀玄義，皆圓極一心，妙該萬法。當禪宗初來，未大舉揚之時，而師能表裏導引之。至其玉立精嚴，淨業成就，則又師之緒餘也。

戊午十八年

己未十九年

庚申二十年

辛酉仁壽元年。

詔天下建舍利塔(書何？著普也)。

帝龍潛時，遇梵僧授舍利一裹，曰：檀越他日為普天慈父，此大覺遺靈，留與供養。帝作七寶箱貯之。是年六月十三日，詔岐州等三十州各建塔，帝親以七寶箱奉三十舍利置於御座，燒香禮拜曰：願弟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眾生。乃取金瓶、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薰陸為泥，塗蓋而印之，諸沙門各奉而行。初入州境，總管、刺史夾道步引，四部大眾威儀齋肅，共以寶蓋、旛幢、華臺、珠幔、種種音樂盡來供養圍繞，限十月十五日午時同下石函。帝於是時執珪降階，率文武百僚燒香及舍利入塔，處處表聞，皆有感應。

壬戌二年

祖付道信衣法。

信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

華地盡無生。

癸亥三年

祖適羅浮山。

祖告道信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餘年。今吾得汝，何滯此乎？乃適羅浮山。

甲子四年

煬帝(名廣，在位十三年。按謚法：好內遠禮曰煬。)

煬帝乙丑大業元年

祖自羅浮山還，著信心銘。

信心銘曰：至道無難，惟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見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惟滯兩邊，甯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沒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惟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原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麤，甯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為，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兩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寐，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惟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延促，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即是無，無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丙寅二年

第三世羅浮鑑智祖示寂　發明(禪宗初來，祖師弘道傳法，居無定止。二祖稱鄴都，三祖稱羅浮者，以曾過化存神，故從稱之也。)

祖還山逾時，士民奔禮，大設檀供。祖為四眾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化，時十月十五日也。四眾建塔供養，塔曰覺寂。

祥符蔭曰：祖信心銘，如取香水海中乳，注之七寶瓶，以灌一切凡聖頂，蒙其一滴者，無不透體清凉，當下受用。後來法海波瀾，盡從這裏流出。千古而下，其尚知所朝宗乎？毋為飲水區河之見也。

## 第四世祖

諱道信，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法，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六十年。

丁卯大業三年。

第四世蘄春，祖嗣宗統(四十五年)。

沙門靜琬創，刻石藏經。

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慮三災壞劫，時大法湮沒，乃創刻石藏經板，封於涿州之西白帶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年，願未終而化。門人導、暹、法儀等，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歷唐及宋，代不乏人。元至正間，有高麗沙門慧月纘其緒，尚未卒業，明無聞焉。其事顛末，具載雲居各碑記。)

祥符蔭曰，末劫眾生，非佛法何以拯濟。但其福盡障深，難逢佛法。南嶽思大師，誓以願力住世，奉持佛法。俟見慈氏琬公，創刻石經，為三災苦海，作大津梁。二師之大行弘慈，真塵剎身心，護持法脉者矣。

戊辰四年

己巳五年

庚午六年

辛未七年

壬申八年

癸酉九年

甲戌十年

乙亥十一年

丙子十二年

丁丑十三年

祖抵吉州，解賊難。

時隋季兵起，羣盜圍吉州，七旬不解，萬眾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稍稍引去，圍遂解。

隋文帝寫經四十六藏，十三萬卷，修治故經四百部，造金銅檀像六千餘萬尊，修治故像一百五十萬九千尊，宮內造刺繡織成像、畫像、五彩珠幔以億計，崇葺寺宇五千餘所，番譯經論垂五百卷。煬帝置翻經館，四時供養無乏。

祥符蔭曰：世俗之見，每以作福費財為言。試觀隋朝莊嚴佛事，如是其盛，而當時海宇之大，戶財之富，冠絕古今，未曾少損。是知福報從心，供養三寶，則其量無盡。若貪吝自封，轉瞬泡幻，終歸於空。譬如有嘉種良田，而不善加種穫，付之碩鼠荒茨也，亦可悲夫！

唐(姓李氏，都長安。)

高祖(名淵，受隋禪而有天下，在位九年)。

高祖戊寅武德元年

己卯二年

庚辰三年

辛巳四年

壬午五年

癸未六年

甲申七年

祖返蘄春破頭山。

乙酉八年　夏，沙汰僧道。　太白經：天　帝傳位。

傅奕上疏請除佛法，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又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典儀李師政上內德論三篇，愷切詳明。上悟奕等挾私，不獲已，乃詔沙汰天下僧道。

祥符蔭曰：沙汰，治世之教是也，而實有功於佛門。傅奕之所以言沙汰者非也，而原未知夫佛法。佛法之波靡，由於僧眾之汎濫，汰其不如法者，而佛法自嚴。此正佛之所以付囑國王大臣者，其意有在也。而凡世之為國王大臣者，當體世尊付囑之意，顯密護持，申明大道，毋狥私見，共正人心，斯得之矣。李君之論，可謂精識讜議者也。

丙戌九年

太宗(名世民，在位二十三年)

太宗丁亥貞觀元年，　分天下為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劒南、嶺南)。

戊子二年

己丑三年
庚寅四年
辛卯五年
祖度。栽松道者
祖住破頭山，學侶雲臻。有栽松道者，年已耄，禮祖而請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耶？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道者禮拜而去。
壬辰六年
性宗天台第二世法師章安灌頂寂。
頂住天台，嘗著涅槃玄義疏。安洲溪流湍急，歲常溺人。頂誓曰：若此溪平，當於此演法。俄白沙漲漫，平如玉鏡，乃講光明法華，以答靈惠。頂每宴坐，有天花飄墜其側。八月日，室有異香，合掌稱佛及二大士名而化。
癸巳七年
甲午八年
乙未九年
丙申十年
丁酉十一年
戊戌十二年
祖度，弘忍。
祖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即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為弟子，名弘忍。
己亥十三年
庚子十四年
相宗法師華嚴帝，心法順寂。
順降迹雍州萬年杜氏，如晦族長也，神異炳著。帝嘗苦勞熱，詔問何以蠲除，順曰：但頒大赦，聖躬自安。帝從之，疾頓瘳，因錫號曰帝心。大弘華嚴圓頓之旨，作法界觀。嘗作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五月寂。門人智儼傳其教。
二祖支下第三世，禪師慧滿寂。
滿，滎陽張氏子。嗣法僧那，後奉頭陀行。唯蓄二鍼，冬則乞補，夏則捨之。所至伽藍，破柴製履，住無再宿。持鉢周行聚落，隨得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曰：待天下無僧，滿方

受請。嘗示人曰：諸佛說心，令知心相虛妄。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於陶冶中坐化。

辛丑十五年

壬寅十六年

祖入牛頭山度懶融。

祖遙觀牛頭山氣象，知彼有異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個不是道人？祖曰：阿那個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融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融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融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融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融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是宴息之處否？融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菴所，繞菴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融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融無語。少選，祖却於融宴坐石上書一佛字，融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融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融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融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正人達者，紹汝玄化。(先是融幽棲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至是絕迹。後法席之盛，擬黃梅。)

癸卯十七年

祖四，紹不起。

帝嚮祖道味，欲瞻風采，遣使詔祖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堅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歎，就賜珍繒，以遂其志。

甲辰十八年

乙巳十九年

三藏法師玄奘，西域回至西京，詔百官具儀仗，迎經像　發明。(教法東來，譯經請法者，不可勝紀。別有載籍，皆不具書。此書何？嘉法師之願力超于人也。)

奘以貞觀二年離唐西逝，求佛大乘經論以決羣疑。經涉寒暑一十七年，備歷艱難險阻，誓志不回。奉身前邁，周覽大小百三十國佛之遺蹟，一一躬瞻致敬。所獲二乘三藏梵冊，總六百五十七部。將抵西京，具表奏聞。時帝在洛陽，見表大悅，勅西京留守左僕射房玄齡使有司迎待。奘聞帝欲問罪遼濵，恐稽緩不及，乃倍途而進。於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至都亭驛。明日二十八己丑，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承勅，遣右武侯大將軍侯莫陳實、雍州司馬李叔慎、長安縣令李乾祐，並普勅四眾，嚴設迎供之具，齊集朱雀街。其從如雲，儀仗周列，金花散彩，珠珮流音，旌幢導前，爐薰殿後，奉迎新至經像於弘福寺。數十里內，都人士子、內外官僚，瞻仰歌詠，闐噎道旁。有司恐相騰踐，各令當處燒香散花，無得移動。時眾同見天，見五色綺雲，周圍紛郁，至寺而合。奘所得舍利一百五十粒，金銀栴檀寶像七尊，並經論等，具供弘福寺。奘以二月己亥見帝於儀鸞殿，帝迎慰甚厚，廣問山川風俗，欲奘借征高麗。奘謝辭，願就少林譯經。帝令即就弘福寺翻譯，勅玄齡供給所須(詳見本傳)。

丙午二十年

帝撰大唐三藏聖教序(書何嘉信法也)。

奘等譯經，上表以聞。帝親揮翰製序，御慶福殿，詔奘坐，百官侍。今弘文舘學士上官儀宣讀序文，凡七百八十一字。奘表謝，帝復報手書。

丁未二十一年

戊申二十二年

祖付弘忍衣法。

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常生生不生。付法已，遂以學徒委之。祖一日告眾曰：吾昔武德中遊廬岳，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五道，汝等會否？眾皆默然。忍曰：莫是他後佛法分枝否？祖曰：善。

己酉二十三年

高宗(名治，在位三十四年)

高宗庚戌永徽元年

辛亥二年

第四世蘄春大醫祖示寂。

閏九月四日，祖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於本山，曰圓寂。

安隱忍曰：汾陽無業禪師曰：古德道人得意之後，茅茨石室，向折脚鐺中煮飯喫。過三二十年，大忘人世，隱跡巖叢。君王命而不來，諸侯請而不赴。豈同我輩貪名愛利，如短販人。又僧問大珠：如何是大涅槃？珠云：不造生死業，是大涅槃。曰：如何是生死業？珠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圓覺經云：生死涅槃，猶如昨夢。夫涅槃且不可求，況餘事耶？

佛滅後一千六百年。

宗統編年卷之九

## 第五世祖

諱宏忍，黃梅縣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栽松道者，請法於四祖，祖許以再來，乃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首肯之，即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眾舘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棄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異，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四祖，得法嗣，化破頭山。

唐高宗壬子永徽三年

第五世東山祖，嗣宗統(二十一年)。

四月八日，四祖塔戶自開。

儀相如生，自後遂不敢復閉。

癸丑四年

甲寅五年

乙卯六年

丙辰顯慶元年。

丁巳二年

道人千歲寶掌寂　發明(掌從初祖悟法，何以不書嗣法？以印證皮髓時，掌不與也。掌應化聖賢，密跡難定，故書法如此。)

掌，中印度人。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則左掌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之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階前神鬼泣。一日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六百二十有六矣。故人以千歲稱之。旋遊五臺，復南歷衡嶽、黃梅、匡廬，尋入建業。會初祖入梁，就而扣請，悟無生忍。武帝高其道臘，延供內庭。未幾如吳，述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兩浙遊，更盡佳山水。遂徧探兩浙名山。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則使青猿。故有題朗壁者云：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云：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成。謂門人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即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吾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又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

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刺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戶果啟，其骨連環若黃金。浮即特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二年，實一千七十二年。其在此土，葢歷四百餘歲云。

四祖支下第一世禪師牛頭山法融寂。

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寺，辭不克。先是，善請就寺講大般若經，至滅靜品，地為震動，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以法印，將下山，謂眾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山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然凋落，時顯慶元年也。至二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於雞籠山。融生緣延陵韋氏，行化歸里，創今天甯寺。(　皇清康熙丁卯，過菴輪禪師重建大殿，題丈室曰懶融堂云。)

戊午三年

己未四年

庚申五年

辛酉龍朔元年。

壬戌二年

沙門威秀表明不拜君親，詔依議。

四月十五日，勅令僧道咸施俗拜。京師大莊嚴寺沙門威秀上表，徵引經律所以不拜之故，及歷朝會典崇奉之意。表上，集百官中臺議。時朝宰五百三十九人請不拜，三百五十四人請拜。至六月，勅不拜君而拜父母。尋以道重於所生，罷拜親之。詔如秀議。

祥符蔭曰：佛制，出家不拜君親。佛以法眼明見無差，非悖倫傲上也。以君為國主，雅有化育之恩。僧出世學道，志出三界之外，得道者重其道，未得道者申其志，歷代帝王咸令不拜，著有令典。自宋奉勅住山，致有稱臣膜拜者，俯狥一時，乃踰佛制。當時以道自守者或不然，今則去古愈遠。僧稱知識者，葢為知時引分，未得堅持篤守其道。帝王盛有雅重三寶者，而無遠公、秀公其人表章之，何必古道之盡復也。至親則生我一世之色身，而凡為僧者，以道報親，度其親無量刼生死之苦，使親得知有法身向上事。以此校之，勝於生育色身之恩多矣，故親在所不拜。不然，儼然學佛祖之道，而岸傲悖謬，烏乎敢？亦何以受一切人天禮拜，而使之信服乎？

大士善導，化生淨土。

導，不知何處人。貞觀中，見西河道綽九品道場，講誦觀經。(綽篤志淨土，有僧定中見其數珠，如七寶大山，為眾講十六觀經，將二百遍。聽者掐珠念佛，響振林谷。念佛日以七萬為限。貞觀二年寂，眾見化佛空迎，天花下散。)大喜曰：此真入佛之津要，修餘行業，迂僻難成。惟此法

門，速超生死。於是晝夜禮誦，激發四眾。每入室，長跪念佛，非力竭不休。雖時寒氷，亦須流汗。出則為人演說淨土法門。三十餘年，不暫睡眠。般舟行道，方等禮佛。護持戒品，纖毫不犯。好食送厨，麤惡自奉。乳酪醍醐，皆不經口。凡有襯施，用寫彌陀經十萬卷，畫淨土變相三百壁。壞寺廢塔，所至修營。然燈續明，常年不絕。三衣瓶鉢，不使人持行，不共眾恐談世事。長安道族，傳授淨土法門者，不可勝數。或問：念佛往生耶？曰：如汝所念，遂汝所願。乃自念一聲，有一光明，從其口出。十至於百，光亦如之。其勸世偈曰：漸漸雞皮鶴髮，看看行步龍鍾。假饒金玉滿堂，豈免衰殘病苦。任是千般快樂，無常終是到來。惟有徑路修行，但念阿彌陀佛。一日，忽謂眾曰：吾將西歸。乃登樹投身而逝。同時有僧，懷感得念佛三昧，見佛金色玉毫，來迎而化。

癸亥三年

譯大般若經畢。

三藏法師玄奘，以己未年奉勅於玉華官譯大般若，至是年冬十月二十三日纔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歎曰：今觀佛經之若是，瞻天望海，莫測高深。以儒道九流方之，如河瀅之類溟渤也。而世云三教齊致者，是妄談耳。

甲子麟德元年。

三藏法師玄奘寂。

春正月五日，寂於玉華宮。表聞，上震慟，罷朝三日。公卿傷悼，上嗚咽，悲不能勝，謂羣臣曰：法師今寂四生，失大導師，何異苦海方割，舟揖遽沉，闇室猶昏，燈炬斯掩。言已，嗟惋不止。恩勅再三，卜襄葬事。

祥符蔭曰：法師抗志輕生，涉險求法，闡唐風於異域，揭慧日乎中天，福芘四生，法流千古，可謂法苑之元勳，緇林之備美矣。

乙丑二年

丙寅乾封元年

丁卯二年

律師京兆西明寺澄照道宣寂。

宣，丹徒人。母夢月貫其懷，復夢梵僧語曰：汝所妊者，梁朝律師僧祐。祐則南齊剡溪僧護也。在胎十二月，九歲能賦，習業如舊。聞厭棄世榮，十六依律師智頵出家，專精克念。感舍利見於寶函，受具智律。久之，晦迹終南山谷，地泉湧雪，瑞草披芳，有異徵。遷豐德寺，時有羣龍易形，男女來禮謁，及異人常獻奇花珍果，非世所有者。善處士孫思邈詔充西明寺上座，同三藏法師玄奘譯經。時廷勅令僧拜，上啟止之。精修戒行，三衣皆紵，

一食唯菽。每感天人梵釋等往來諮受律相，及毗沙門天王太子那吒密侍。神蹟多端，秘而不言。撰法門文記、廣弘明集、續高僧傳、三寶錄、羯磨戒疏、行事鈔、義鈔等二百二十餘卷。春秋七十二，臘五十二。將寂之前，有天來庭除禮白曰：師當生覩史。天持物一包，云是栴林香云，乃安坐十旬而化，時十月三日。靈昌太守李邕、工部朗中嚴厚本各撰碑頌。以久居終南，故稱南山焉。塔曰淨光。

祥符蔭曰：如來滅後，戒乃大師。如搆華堂，當培基扯。未有了明體性，而撥棄毗尼者。縱身心之解脫，必清淨以無依。律師辯洽精嚴，提綱振紀，誠可謂法門憲章，禪流砥柱者也。

戊辰總章元年。

西明寺釋道世撰法苑珠林成。

凡一百卷，始從劫量，終於雜記，分門別序，十稔乃成。蘭臺郎李儼為之序。

己巳二年

庚午咸亨元年。

辛未二年

居士盧慧能來參經，八月付衣。

居士盧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眾作務。盧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這獵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告眾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為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外，眾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眾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為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耶？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

未見性。眾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以杖三擊其碓，盧即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摩居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摩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眾莫知。祖自後不復上堂，大眾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眾議盧行者名能，即共奔逐。

壬申三年

僧惠明追及盧行者，得法而回。

行者南行兩月，至大庾嶺。僧惠明本將軍，同數百人來，欲奪衣鉢。明先及之，行者擲衣鉢於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耶？明舉衣鉢不能動，乃曰：我為法來，不為衣也。行者曰：汝既為法，可屏息諸緣，勿生一念，吾為汝說。明良久，行者曰：不思善，不思惡，正與麼時，那個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惠明言下大悟，復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密意旨否？行者曰：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密在汝邊。明曰：惠明雖在黃梅，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示，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師，惠明師也。行者曰：汝若如是，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明又問：惠明今宜何往？行者曰：逢袁則止，遇蒙則居。明禮辭，還至嶺下，謂眾曰：向涉崔嵬，杳無蹤跡，當別道尋之。趁眾遂散。(明後居袁州蒙山，避祖諱，更名道明。)

癸酉四年

道人萬回入王宮，詔度為僧。

回，閿鄉張氏子。弱齡笑傲佯狂，鄉黨莫測。有兄萬年，久征遼左，母思其音信，回曰：此甚易爾。乃告母往，至暮而還。及持到書，鄰里驚異，因號萬回。回與龍興沙門大明少相狎，嘗往來其室。屬給諫明崇儼夜過寺，見回左右神兵侍衛，儼大駭。一日，回令家人灑掃，云：有勝客來。是日，玄奘自西國還，訪回。回問印度風境，了如所見。奘作禮圍繞，稱是菩薩。帝知其異，詔入宮，度為沙門。時有扶風僧蒙溍者，先在宮內，每曰：

回來，回來。及回至，頌曰：替到當去。旬日而頌逝。回神異多端，舘於集賢院，給侍二美人。嘗有偈曰：明暗兩忘開佛眼，不繫一法出蓮叢。真空不壞靈智性，妙用嘗存無作功。聖智本來成佛道，寂光非照自圓通。

祥符蔭曰：神異變通，乃小乘顯化之所，為大乘法印，一切平等，聖見凡情，二俱不涉。如回者，偈句圓明，葢密機混世，乘權利物者也。塵世中如回者多，但凡夫難測識耳。

甲戌上元元年

乙亥二年

第五世東山大滿祖示寂。

祖一日告眾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塔曰法雨。

## 第六世祖

諱慧能，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母李氏，感異夢，覺而異香滿室。黎明，有僧來語瑫曰：此子可名慧能。語畢，不知所之。祖不飲母乳，遇夜神人，灌以甘露。三歲，父喪母，守貧鞠育，幼則樵採資養。一日，鬻薪於市，聞客誦金剛經，悚立聽之。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處，冷然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客曰：此金剛經，黃梅忍大師教人恒誦。祖聞勃然，思出家求法，乃乞於一客，為母備歲儲。遂辭母，直抵韶州，遇高士劉志略，結為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嘗讀涅槃經，祖暫聽之，即為解義。尼敬異之，告鄉耆艾，請居寶林寺。四眾營葺，俄成寶坊。祖曰：本求大法，止此何為？遂棄之。抵黃梅，呈偈後，三更入室。五祖徵其初悟，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語，祖言下大徹。遂啟五祖曰：一切萬法，不離自性。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五祖知悟本性，乃告曰：不識本心，學法無益。若識本心，見自本性，即名大丈夫、天人師、佛。遂傳衣法，隱於漁獵隊中。經四載，

丙子儀鳳元年。

第六世曹溪寶林，祖嗣宗統(三十八年)。

祖至法性寺，法師印宗請開法。

正月八日，祖至廣州法性寺，值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暮夜風颺剎旛，二僧抗論，一曰風動，一曰旛動，往復不已。祖曰：非風旛動，仁者心動。印宗竊聆，竦然異之。延祖上席，徵詰奧義。知

祖受法黃梅，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乃告四眾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因請出所傳衣鉢，悉令瞻禮。至十五曰，集諸名德，為祖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即宋求那跋陀三藏之所立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眾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眾。祖受戒已，於樹下開示大法，宛如宿契。(印宗會參黃梅，有所證悟。)

丁丑二年

祖開法，曹溪里人陳亞仙，捨山成寶林寺。

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說法，并受心地戒。門人并記法性寺所說者成錄，目為壇經。乃至曹溪寶林寺，見堂宇湫隘，不足容眾，欲廣之。遂謁里人陳亞仙，乞檀越一坐具地。亞仙唯唯。祖以坐具一展，盡罩曹溪四境。四天王出見四隅，亞仙願盡捨為寶坊，遂成蘭若一十三所。

懷讓生(是為南岳)。

四月八日，生於金州杜氏。生時白光燭天，太史奏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帝問是何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勅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見讓炳然殊異，性惟恩讓，乃安名懷讓。

戊寅三年

禪師雙峯(即牛頭山)第二世，智巖寂。

巖，曲阿人，姓華。弱冠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為郎將，頻立戰功。年四十，乞出家。宴坐定中，覩異僧謂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嘗在谷中入定，山水瀑漲，怡然不為動。有舊從軍者，入山訪之，謂曰：郎將狂耶？何為住此？答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感悟歡息而去。後謁融得法，遷住石頭城。壽七十八示寂。室有異香，經旬不散，顏色不變。遺言水葬，臘三十有九。

己卯調露元年。

庚辰、永隆元年

法師台宗第三世法華智威寂。

威嗣章安頂，住天台鍊丹山。剪棘刈茅，班荊為座，聚石為徒，晝講夜禪。每登座，有紫雲覆頂如寶蓋，鳥雀旁止，自然馴狎。眾苦乏水，浚一石井，纔三尺，日給千眾，冬夏無竭。十一月二十八日，趺坐而化。異香在室，七日不散。東陽威傳其教(時謂小威)。

辛巳開耀元年。

壬午永淳元年

律師西京恒濟寺懷素寂。

素，京兆人，姓范氏。母李，夢雲雷震駭，有娠。誕之夕，神光滿室。占者云：此子極貴，當為王者之師。年十歲，禮玄奘法師出家，依法礪律師學戒，得其指南。著疏十卷，并四分律記。上元三年，詔住西太原寺，尋歸恒濟。撰俱舍論疏十五卷，及經律疏鈔共五十卷。壽七十四，臘五十三，奄然坐逝。時聞空中天樂瀏亮。葬之日，有鴻鶴繞塔悲鳴，至暮乃散。南康韋皐撰記。素辭翰兼美，尤精於律云。

相宗慈恩第一世法師窺基寂。

基，尉遲氏。父左金吾將軍松州都督江由縣開國公諱宗，其鄂國公德則諸父也。母裴氏，夢攬月輪，吞之有孕。年十七，奉勅為玄奘法師弟子，凡百經論，一覽無遺。切問近思，勤於著述，造疏計將百本。尋遊五臺，登太行，感異夢，探得彌勒上生經，恍然曰：得此，慈氏令我造疏通其義乎？遂援毫次，筆鋒有舍利累累而隕二七粒，大如舍桃，色亦可愛。次零然而下者，如黃粱粟粒。感歎希有，疏遂不日而成。先是，奘公從西域法師戒賢親授瑜伽師地唯識宗，而基盡領其妙，恢廓源流，天下後世稱之為三乘法相顯理宗慈恩教。與宣律師善，宣忽其坦率。一日過談，宣每有天使侍役。是日基去方來，宣怪其遲，對曰：適大乘菩薩在此，金剛翼從者多，我曹不得前耳。十一月十二日寂，壽五十一。基矢願生兜率，寂之日，身光爛然。一名乘基，高宗製讚，稱百本疏主云。

祥符蔭曰：祥符寺在太湖中，為七十二峯之首，創建於唐貞觀年間。相傳三藏法師奘公從西竺歸，遊東南，見此山形彷彿靈鷲，因呼為小靈山，屬基公開法焉。傳中載公貌豐碩，長八尺，氣葢萬夫，頂有玉枕，十指羅紋皆盤折如印，見者讋伏。然心慈善，每出以三車自隨，又稱三車法師。晚節祈生內院，循戒彌篤云。

中宗(名顯)。

中宗癸未弘道元年

甲申(嗣聖元二月，文明元九月，太后光宅元)年

乙酉垂拱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懷讓出家。

讓幼樂佛書，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眾生。至是年方十二，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

戊子四年

己丑永昌元年
庚寅、天授元年。
辛卯二年
壬辰(如意改長壽)元年
禪師仁儉，說法王宮。
儉即騰騰和尚。四月，武后詔迎入宮，儉視后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去。進短歌十九首，有曰：修道道無可修，問法法無可問。迷人不了色空，悟者本無逆順。八萬四千法門，至理不離方寸。識取自家城郭，莫謾尋他州郡。不用廣學多聞，不要辯才聰俊。不知月之大小，不管歲之餘閏。煩惱即是菩提，淨華生於泥糞。人來問我若為，不能共伊談論。寅朝用粥充饑，齋時更餐一頓。今日任運騰騰，明日騰騰任運。心中了了總知，且作佯癡縛鈍。
癸巳二年
甲午延載元年。
乙未、天冊萬歲元年。
沙門實叉難提等譯。華嚴經。
初，武后聞于闐有梵本華嚴大經，遣使求之，并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於是于闐國王以實叉難提(此云覺喜)遣來應命。乙未三月，詔入大遍空寺翻譯。
沙彌法藏，開示華嚴宗旨。
藏姓康，康居國人。初，杜順傳晉譯華嚴法界觀於智儼，藏久侍儼，盡得其教。儼滅，藏以巾幘說法，武后度為僧。乙未，詔藏開示華嚴宗旨，方序經題，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停空。后大悅，賜號賢首。
禪師牛頭山第三世，慧方寂。
方，延陵人，嗣牛頭巖。住山十載，不出林樾，四方學者雲集。八月一日，謂眾曰：吾將他適。眾見五百許人，髻髮後垂，狀如菩薩，各持旛花而來迎請。乃寂山林，變白溪澗，絕流者七日。道俗哀慕，聲動山谷。壽六十七，臘四十。
禪師慧安神秀，應詔入王宮。
安、秀俱得法五祖，安棲嵩少。初，隋煬帝嘗徵不赴，高宗召亦不赴，至是春秋已百餘，武后以師禮同秀迎入內道場供養。后問安甲子多少，曰：不記。生死之身，有若循環，環無起盡，識心流注，無有間斷，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可記乎？天下之人稱老安國師。
丙申萬歲通天元年。
丁酉神功元年

懷讓來參　發明(曹溪以後參承者眾，難以具書，書傳宗統及一二年月有徵者以槩之)。

讓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同謁嵩山安禪師。安啟發之，乃直詣曹溪禮祖。祖問：甚處來？讓曰：嵩山來。祖曰：什麼物與麼來？讓無語。(後經八載忽悟。)

戊戌、聖歷元年。

己亥二年

庚子久視元年。

辛丑長安元年。

賢首法師法藏應詔講華嚴。

詔藏講新譯華嚴，至華藏世界品，地震動，召對，問帝網十重玄門海印三昧。藏敷宣有緒，玄旨通貫，后聞驚異。藏指殿隅金獅子為曉譬之，至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獅子，后乃豁然。

壬寅二年

禪師牛頭山第四世法持寂。

持，江甯人。受法牛頭，方嗣其席。終金陵延祚寺。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乙巳神龍元年(帝復位)。

祖印懷讓所悟。

讓居八年，一日忽悟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可修證否？讓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只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在汝心，不須速說。

梵僧般剌蜜諦賣楞嚴梵夾至高州。

時相國房融流高州，就制止寺同諦翻譯，融筆授。

禪師智隍，參祖悟道。

隍初參五祖，自謂已得正受，結菴長坐，積二十年。祖弟子玄策遊方至河朔，聞隍名，造菴，激以勤求法要。隍遂捨菴，徑來謁祖。祖垂開抉，即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士庶聞空中聲云：隍禪師今日始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眾。

僧志徹禮謁曹溪。

徹初名行昌，姓張，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忘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北宗忌祖，傳衣囑行昌刺祖。祖預知其事，置金十兩於座間。昌懷刃入室，祖舒頸就之。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只負汝金，不負汝命。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

過，願出家。祖以金授曰：汝且去，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昌遂宵遁，出家精進。一日過曹溪，謁祖曰：蒙和尚赦罪，今雖出家苦行，難報深恩，其惟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祖便與之宣說。昌如醉醒，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舂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禮謝而去。

遣使薛簡奉詔迎祖，以疾辭。

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云：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師，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林麓。簡問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言如來若坐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無生無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耶？簡曰：弟子回京，主上必問。願師慈悲，指示心要，傳奏兩宮及京城學道者。譬如一燈然百千燈，冥者皆明，明明無盡。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明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淨名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喻煩惱。修道之人，若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即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是二乘見解。羊鹿等機，上智大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凡夫見二。智者了達，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聖賢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說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說不生。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不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師語。有詔謝祖，并賜摩衲袈裟，絹五百尺，寶鉢一口。

十二月十九日，勅改古寶林為中興寺。

行思來參令首眾。

思，吉州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思惟默然。後參祖，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思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思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首眾

玄覺參。

覺，永嘉戴氏子。精止觀法門，因閱維摩經，發明心地。後遇左谿激勵，與玄策同參祖。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來，生大我慢？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曰：如是，如是。於時大眾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禮拜，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曰：本自無動，豈有速耶？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曰：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

丙午二年

五祖支下禪師，東都天宮寺大通神秀寂(是為北宗)。

秀，開封尉氏人，姓李。捨儒服出家，久侍東山，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五祖深器重之。武后欽風，召至都下，於內道場供養，特加禮敬。王公士庶，望塵拜伏。中宗復位，尤加崇重。大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之禮。寂後，勅羽儀法物，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說及徵士盧鴻一，各為碑誄。秀為兩京法主，三帝國師，禮敬尊崇，異於常等。

祖示智通三身四智偈

通看楞伽經，約千餘遍，不會三身四智，禮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通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

丁未、景隆元年。

五祖支下國師嵩嶽慧安寂。

安辭返嵩嶽。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將尸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安猖狂，握手言論，旁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舁置林中，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

戊申二年

法師荊州玉泉寺恒景振錫還山。

景習天台止觀，三被詔入內為受戒師，奏乞歸山。詔中書門下及學士於林光宮設齋餞送，帝親賦詩，學士中書令李嶠等應和，景捧詩振錫而行，天下榮之。

證聖大師泗洲僧伽寂。

伽神化事迹，具載本傳。二月三日寂，勅就薦福寺起塔，忽臭氣滿城。上祝送歸臨淮，言訖，異香騰馥。乾符中，謚證聖大師。

己酉三年

勅賜中興寺額為法泉，新州舊居為國恩寺。

睿宗(名旦，在位二年)

庚戌景雲元年。

祖示一相三昧、一行三昧。

祖示眾，略曰：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人具此三昧，決獲菩提。

祥符蔭曰：初祖示入道之要，不出理行二種。今祖垂示一相一行三昧，融凡聖之情見，發本體之妙用，真實達道者，日用親證，方契如如。否則觸處猶存隔礙，未能念念與道相應也。

辛亥二年

壬子(太極元玄宗先天元)年。

祖付法。

祖告懷讓、行思等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為汝等說法，不付其衣。葢汝等性根淳熟，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萌。頓悟花情已，菩提果自成。

祥符蔭曰：祖當法運中開，羣機淳熟之時，其所說法，如大雲時雨，普潤皆萌。厥後一物不中的，脚下騰踏馬駒，建立無相三昧，直接大機大用，不落階級底。嶺南消息，盡從這裏去。一花五葉，二桂昌昌，頓悟花情，菩提果就。達摩氏之道，於是乎岳立雲擎，昭昭天下矣。

禪師懷讓往衡嶽，居般若寺。

度沙彌希遷。

問曰：和尚百年後，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

祖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

玄宗(名隆基)

玄宗癸丑(開元。元先天二)年

祖辭眾歸新州。

祖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等速理舟楫。大眾留甚堅，祖曰：諸佛出見，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眾曰：師從此去，蚤晚可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

及示讖垂誡等，如錄所載。

法師京兆大薦福寺義淨寂。

淨從咸亨二年出西域，經二十五年，歷三十餘國，得梵本經論四百部。以天冊元年乙未仲夏，還至洛陽。天后親迎於上東門，命

修文舘大學士李嶠、兵部侍郎張說等二十餘人，同於薦福寺翻譯。弘法之功，不在奘下。寂，勅塔龍門北岡。

第六世曹溪大鑑祖示寂。

八月三日，祖示眾已，沐浴端坐，至三更，奄然遷化。異香彌空，白虹委地，林木改色，禽獸哀鳴，遠近緇素，如失所天。

十一月十三日，奉祖龕并衣鉢歸曹溪。

時廣、韶、新三州官僚暨門人僧俗爭迎真身，莫決所之，乃焚香禱曰：香烟指處，師所歸焉。時香烟直貫曹溪，乃奉龕歸曹溪，塔曰元和靈照。入塔時，白光自塔起，上亘天，三日始散。

祖春秋七十六，三十四傳衣，三十八剃髮，說法三十八年。

歷年表曰：自西竺一祖，嗣統於周穆王癸酉，至貞定王辛卯，佛滅五百年，為正法住世之初。九祖皆躬承聖記，密持心印，東震聖人之教，顯示倫常，世賴以治，而人心尚有約束。自貞定王壬辰，至東漢光武辛亥，佛滅一千年，大法行於西竺者，周徧純熟，而東震聖人之教，燬於秦厖，出於諸子。漢儒之矯雜人心，日失其真，不可收拾，若非佛法攝受之，則漸不可救。於是金身應夢，像法東垂，所以慈濟四生，陰翊王化者至矣。自壬辰至梁武帝丁未大通元年，佛滅一千將五百年，大教東來已四百六十年。三乘內典，廣事翻研，梵行高流，咸資神用。化儀既洽，宗旨未申，般若智光，於焉運照。少林初祖，雖則直接上根，然實無機不被，無法不周，安心懺罪。大地眾生，聞斯二者，尚何佛之可成，法之可說？自丁未至唐玄宗癸丑開元二年，二百餘年之間，六世相承，正位凝命，真機密用，厚植深培，佛祖之道，至曹溪而始集。此後南嶽青原，分燈照世，心宗綿亘，雖無分今古，然化隨時異，道以人弘，時節因緣，間不容髮也。

宗統編年卷之十

## 第七世祖

諱懷讓，金州杜氏子，住南嶽般若寺。

唐玄宗。甲寅開元二年。

第七世南嶽祖，嗣宗統(三十一年)。

青原祖同嗣宗統(二十七年)　發明(南嶽青原同紹曹溪正脉臨濟實統五宗直接單傳故書法如此)

六祖支下禪師永嘉玄覺寂。

覺住溫江，學者輻輳，號真覺。十月日，辭眾端坐入滅。覺嘗著證道歌，感定中觀，見字字皆成金色。時有梵僧傳歸西竺，翻成梵筴，稱為東土大乘經。

乙卯三年

丙辰四年

五祖支下第二世禪師嵩嶽元珪寂。

珪，伊闕人，嗣嵩嶽，宴隱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神人率羣從來謁，覩其貌奇偉非常，乃問曰：善來仁者，何為而至？神曰：師甯識我耶？珪曰：佛與眾生，吾一目之，豈分別耶？神曰：吾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珪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願授以正戒。珪曰：汝既乞戒，即既戒矣，戒外無戒，又何戒哉？師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為門弟子。珪即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即應曰能。曰：謹受教。珪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珪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珪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珪曰：非謂此也，謂享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珪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珪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珪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珪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珪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珪曰：如是為佛戒也，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為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為精，後天地死不為老，終日變化而不為動，畢盡寂默而不為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為婬，福淫禍善不為盜，濫誤疑混不為殺，先後違天不為妄，惛荒顛倒不為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眾生，無汝及無我，孰為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珪曰：汝神通十句，五

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竦然避席，跪啟曰：可得聞乎？珪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流乎？曰：不能。珪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即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眾生界。是為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眾生界本無增減，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珪曰：我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耶？神曰：師必命我為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踪，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珪曰：無為是，無為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甯隳叛佛耶？願隨意垂誨。珪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即作禮而去。珪門送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其夕果有暴風吼雷，棟宇搖蕩。珪曰：神言徵矣，眾可無怖。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珪謂其眾曰：毋令外知。至是年丙辰，囑門人曰：吾始居東嶺，吾滅，汝當置吾骸於彼。言訖，若委蛻焉。

詔謚三祖鑑智禪師，塔曰覺寂之塔(從淮南節度使張延賞疏請也)。

詔曹溪塔主令韜赴闕，辭疾不起。

韜依六祖出家，祖寂，為塔主。帝聆其德風，詔令赴闕，韜以疾辭。

丁巳五年

律師光州道岸寂。

岸，潁川唐氏名家子。少多奇槩，遊學江淮，討論百氏，遂洗心出家。堅修律儀，深入禪慧，常居會稽龍興寺。中宗親率六宮請法稟戒，圖像於林光宮。御製讚曰：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入定。學綜真典，觀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統僧政。律藏冀兮傳芳，象教因乎充盛。歷總名藍，極承帝眷。力辭還山，以是年八月十日右脇而逝。門人皆極一時之選。禮部侍郎姚奕撰碑記。

戊午六年

己未七年

瑜伽教主金剛智至自西域，勅迎就慈恩寺。(瑜伽教始此。梵語瑜伽，此云相應，謂三業清淨，表裏如一也。吾佛設教，一死生之理，達鬼神之情，通幽明之故。慈悲所緣，緣苦眾生，以顯密語，令眾生直悟本心，脫離業苦，其名曰灌頂真言。如以甘露直灌頂門，透體清涼，除人熱惱也。始於阿難施食，不空三

藏宣密言於唐土，梁集大德纂為水陸科儀，以通三界幽顯靈祇。自此僧徒因為瑜伽佛事。然必須戒行精嚴，理觀通達，方能加持感應。若自破律儀，借營私食，非惟無益，損失多多，不可不慎也。)

智，南印度人，傳通三藏及瑜伽密部，以開元已未達於番禺。來京，勅就慈恩寺，尋徙薦福。凡所住之剎，必建大曼拏羅灌頂道場，作法祈雨，無不立應。玄宗深敬信之，異跡赫然，傾動內外。不空三藏等皆師事之，理無不通，事無不驗，隨問剖陳，如鐘虡受。至於語默興居，凝然不改，喜怒逆順，無有異容。瞻禮者莫知津涯，自然率服。

庚申八年

辛酉九年

禪師神會，詔住南陽龍興寺。

壬戌十年

癸亥十一年

祖度。道一

一在衡嶽，日唯坐禪。祖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祖乃取一磚，於彼前菴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祖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耶？祖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一曰：如何即是？祖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無對。祖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祖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祖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祖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

大慧杲曰：而今禪人理會道，牛喻心，車喻法。但只明心，法自明矣。但只打牛，車自行矣。且喜沒交涉。若恁麼，馬祖驢年也不能得悟去。

祥符蔭曰：佛祖設教，因時而已。拈花之旨，西天諸祖以及東土六祖以前，皆直示心源一言，契證大鑑，而後機緣漸熟，知解橫生，於是設大法藥以藥之，迥絕言思，不容擬議，穿却一切鼻孔，坐斷天下舌頭，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不透重關，總非活路，打車打牛，實全潮之一滴，五宗之岷源也。

甲子十二年

乙丑十三年

丙寅十四年
丁卯十五年
律師京師崇聖寺文綱寂。
綱，會稽孔氏子。十二齡出家力學，切究毗尼，操有彝檢，口無溢言，為四方來學所歸。定力感通，靈迹非一。奉勅京都翻譯，滿朝檀施，盡用莊嚴。累歷名藍二十餘所，刺血書經六百卷。中宗孝和皇帝事以師禮，疊承恩施，悉付常住。八月十五日寂，春秋九十有二。滑臺太守李邕撰碑記。
義解沙門中嶽嵩陽寺大慧禪師一行寂。
行，鉅鹿張氏子，丱歲不羣，禮普寂禪師出家。寂嘗設大會，有高士盧鴻，自袖撰文置之几，謂寂曰：此文將數千言，字僻文古，請求朗雋者宣之，當須面指擿而授之。寂呼行，行至，覽而微笑，鴻怪其輕脫。及眾集，行登堂，抗音莊誦，一無遺誤。鴻愕視久之，歎不能已。乃遊學律冊之外，旁涉陰陽讖緯之書，尋訪算術。至天台，見一院，古松數十步，門枕流淙，淡然岑寂。行立於門屏，聞院中布算，其聲簌簌然，而相謂曰：今日當有弟子自遠至，求算法，計合到門，無人導達耶？又除一算子，而謂侍者曰：門前水合西流，弟子當至。行承其言而入，稽首盡受其訣，門前水復東流。玄宗聞之，詔入試之，命取宮籍以示。行流覽一周，覆籍誦之如瀉水，玄宗不覺降榻，曰：師真神聖也。漢洛下閎造歷，云八百歲當差一日，有聖人定之。屬大衍歷出，行正其差謬，編開元大衍歷五十二卷及歷律志。玄宗密問社稷祚運，行無語，徐對曰：陛下有萬里之行。復封一合子，若彈丸內貯物，搖之有聲，進曰：有急則開。及幸蜀，到成都啟之，則藥中蜀當歸也，前有橋曰萬里云。又曰：社稷畢，得終吉。後昭宗初封吉王，及太子德王為梁滅，故行先言之。開元十五年十月八日，隨駕幸新豐，身無諸患，忽然沐浴更衣趺坐，怡然而寂。帝趨視之，悲愴不勝，詔有司葬於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御撰塔銘。行著攝調伏藏六十卷，釋氏系錄一卷，疏七卷。
戊辰十六年
禪師希遷，受具戒於羅浮。
遷自六祖寂後，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是年從羅浮受戒，歸曹溪，夢與六祖同乘一龜，泳於深池。覺而曰：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耶？
希遷至青原。
遷每靜坐，寂若忘生。第一座發之曰：祖非教汝默坐尋思也，今行思和尚出世吉州，汝因緣在彼。遷直詣靜居參禮。祖曰：子何方來？遷曰：曹溪。祖曰：將得甚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

祖曰：若恁麼，用到曹溪作甚麼？曰：若不到曹溪，爭知不失？遷又曰：曹溪大師還識和尚否？祖曰：汝今識吾否？曰：識又爭能識得？祖曰：眾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溪，甚麼時至此間？祖曰：我却知汝蚤晚離曹溪。曰：希遷不從曹溪來。祖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祖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溪。祖乃舉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祖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即有也。祖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祖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

己巳十七年

禪師牛頭山第五世智威寂。

威，江甯陳氏子。受法牛頭持，為江左學者所歸。二月十八日寂延祚寺，壽七十七。

庚午十八年

義學沙門京兆西崇福寺智昇撰。開元釋教錄。

自後漢明帝永平十八年丁卯至唐開元十八年庚午，凡六百六十四載，中間傳譯緇素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并及失譯人名總二千二百七十八部，合七千四十六卷。先是，道真、道宣等各有晉、魏、漢等錄，而重出誤入者多，昇乃重經撰次為二十卷，最號精詳。又續內典錄、圖紀各一卷，文筆高博，法苑重之。

辛未十九年

南嶽祖付道一等法眼

一、侍奉九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總有六人。祖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談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萬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能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

希遷持書到南嶽。

青原祖令遷持書與南嶽，祖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個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師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甯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祖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岳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

青原祖付希遷法

遷回青原，祖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個鈯斧子，祇今便請。祖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

祥符蔭曰：明暗偏正，回互尊貴之旨，不消拈出，蚤已密印全提矣。

禪師道一，居建陽佛迹嶺。

壬申二十年

瑜伽教主灌頂國師洛陽廣福寺金剛智寂。

智於開元十一年奉勅翻譯瑜伽密部，十八年又譯諸陀羅尼等法要。八月既望，於洛陽廣福寺命諸門人曰：白月圓時，吾當去矣。遂禮佛，寂然而化。壽七十一，臘五十一。葬於龍門伊川之右。勅謚灌頂國師。弟子中書侍郎杜鴻漸述碑紀德。

癸酉二十一年

禪師道一，遷於臨川。

甲戌二十二年

乙亥二十三年

瑜伽教主洛京聖善寺無畏寂。

畏本天竺烏荼國王，讓位於兄，出家學道。遊中天竺，遇達摩掬多，授以總持瑜伽密教。乃徧禮聖迹，入雞足山，為迦葉尊者剃髮。神蹟炳著非一，折伏九十六宗，使異學歸正。掬多曰：汝與震旦有緣。畏乃禮辭，途中廣作法利。至大唐西境，夜有神人白曰：此東非弟子界也，文殊師利實護神洲。禮足而退。睿宗知畏將達中國，詔將軍史獻出玉門塞，以候來儀。開元初，玄宗夢與真僧相見，姿狀非常，躬以丹青寫之殿壁。及畏至，與夢符。帝悅重之，尊為教主。甯薛王已降，皆跪蓆捧器焉。奉勅住西明寺，翻譯經呪。畏性恬慮靜，泊然禪觀。面奉接儀形者，若蓮華敷於淨沼；咨承言說者，如甘露潤於心田。不動聲色，消伏羣機，神力密嚴，無禱不應。開元二十年，求還西域，優詔留之。十月七日，無疾而化，壽九十九，臘八十。帝聞訃震悼，具威儀護喪事，定慧所薰，全身不壞。累朝旱澇，皆就祈請，無不徵驗。龕供龍門西山廣化寺。

祥符蔭曰：大道不尚功勳，亦猶至治歸於無為，恭己垂裳，不廢皐夔臣鄰之化，金剛無畏輩之密護宗持，可謂禦侮疏輔之臣也。

丙子二十四年

禪師道一，至南康龔公山居之。

先是此山峯岫，魑魅所居，人莫敢近，犯者災釁立生。及師至，當宴息時，有神紫衣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為清淨梵場。自是猛鷙毒螫，變心馴擾。

南嶽祖遣僧往江西觀化

一闡化江西，祖問眾曰：道一已為眾說法，未見有個消息來。因遣一僧往，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

來。僧如命而往，回謂祖曰：伊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祖然之。

安隱忍曰：此塞心性義路之錮鐍，摧生死魔軍之利劍，而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指南車也。金圈棘蓬穿入鼻孔者，蓋自此始，但不可向癡人說夢耳。

丁丑二十五年

戊寅二十六年

己卯二十七年

庚辰二十八年

第七世吉州青原弘濟祖示寂，塔曰歸真。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祖曰：廬陵米作麼價？十二月十三日，陞座告眾，跏趺而逝。

## 青原第二世祖

諱希，遷高要陳氏。幼而徇齊，鄉民多殺牛祀鬼神，以義止之。數毀祠奪牛，俗以之化。後造曹溪得度，見青原得法。

辛巳二十九年

石頭希遷祖嗣青原宗統(五十年)

衡山南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名石頭。南嶽祖常指學者來參，眾乃集，鬼神多顯迹聽法，祖皆與授戒法。

壬午天寶元年。

癸未二年

甲申三載正月，改年曰載。

第七世南嶽般若寺大慧祖示寂，塔曰最勝輪。

## 第八世祖

諱道一，漢州什邡縣人，姓馬氏，故俗稱馬祖。容貌奇異，牛行虎視，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於本邑羅漢寺出家，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嗣南嶽，開法江西。

乙酉四載

第八世江西馬祖，嗣宗統(四十四年)。

南康郡守裴公，入龔公山問道。

裴公躬勤諮稟，祖直示心源。每至海霞斂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深。

詔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本淨禪師論道。

淨，絳州張氏子，受記曹溪，住司空山。中使楊光庭採藥入山，見淨，還奏闕庭，詔至內道場。正月十五日，詔與兩街禪學共揚佛法。

丙戌五載

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祠部給牒始此。然限僧制眾，非知佛法者也。故書之，以著作俑之非。)

丁亥六載

戊子七載

己丑八載

懷海參為侍者。

海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參祖命，侍左右。

庚寅九載

禪師惟儼從石頭來。

儼十七出家，納戒衡嶽。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儼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儼稟命，恭來禮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肩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儼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子見甚麼道理？儼曰：某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

辛卯十載

佛滅後一千七百年。

壬辰十一載

雙峯第四世禪師潤州鶴林徑山玄素寂。

侍者懷海悟道。

海侍祖經三載，一日侍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麼？海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海曰：飛過去也。祖遂把海鼻扭，海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海於言下省悟，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耶？曰：無。曰：哭作甚麼？海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海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祖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祖曰：是伊會也。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海乃呵呵大笑。

次日，祖陞座，眾纔集，海出卷却席，祖便下座。

癸巳十二載

甲午十三載

祖令惟儼返石頭。

儼侍奉三年，祖一日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儼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恊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儼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座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則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個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儼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儼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

祥符蔭曰：石頭指令往江西，馬祖示令返石頭。古人心眼洞明，何嘗分河飲水哉？又曰：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可見擔荷此事，不在門庭施設也明矣。

法師台宗第五世左溪玄朗寂。

朗嗣東陽威，宴坐左溪三十年，精約自持，弟子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教。

乙未十四載(范陽安祿山舉兵反)。

丙申(天寶十五、至德元)載。

肅宗(名亨，在位五年，改元者四)

肅宗丁酉二載

禪師懷海再參付法。

海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海曰：即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為人？海取拂子竪起，祖曰：即此用，離此用。海掛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海直得三日耳聾，遂付正法。

戊戌乾元元年。復以載為年。

己亥二年

庚子上元元年

勅使至曹溪，請六祖衣鉢歸內供養。詔塔主令韜赴闕，以疾辭。

禪師大鑑支下洛京荷澤寺真宗大師神會寂。

會，襄陽高氏子。年十三，至曹溪禮祖。祖一日告眾曰：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會出曰：是諸佛之本源，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汝向後只成得個知解宗徒。後於洛陽闡明祖化，大為王臣敬信。五月十二日寂，塔於洛陽寶應寺，勅謚真宗大師。

辛丑二年

禪師大鑑支下司空山大曉本淨寂。

詔禪師南陽慧忠至，待以師禮。

忠，諸暨冉氏子，得法曹溪，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年不下山。道行聞於朝，勅中使孫朝進賣詔徵赴京，居千福寺，待以師禮。

壬寅寶應元年。

律師餘杭宜豐寺靈一寂。

一精持戒律，品行清高，禪誦之餘，詩歌不輟。與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嶷、景陵陸鴻漸為塵外之友。同時會稽曇一、晉陵義宣俱以高雅見稱。寂年方三十五。右金吾衛兵曹參軍獨孤及撰碑，塔於虎林東峯。

代宗(名立，在位十七年)

代宗癸卯廣德元年

詔諡初祖菩提達摩曰圓覺大師，塔曰空觀。

甲辰二年

石頭祖移庵梁端

祖一日見負米登山者，愍之，明日即移庵下梁端。

乙巳永泰元年

詔奉六祖大師衣鉢歸曹溪。

五月五日，帝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遣鎮問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勅刺史楊瑊曰：朕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眾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

丙午大歷元年。

洪州連帥路嗣恭請祖開元寺開堂。

四方學者，雲集座下。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祖曰：為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祖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祖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祖曰：且教伊體會大道。

洪州廉使參。

問：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祖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廉使禮謝。

丁未二年

詔諡四祖曰大醫禪師，塔號慈雲。

戊申三年

詔禪師徑山道欽問法要，賜號國一。

二月，詔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氷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勅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算多少，聽其隨侍。帝見，鄭重咨問法

要，供奉勤至。司徒楊綰一見歎禮，退而告人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詔號國一禪師。

詔謚五祖曰大滿禪師，塔號法雨。

己酉四年

禪師懷海，住洪州大雄山。

巖巒峻極，故號百丈。祖寄三甕醬去。海集眾上堂，開書了，拈拄杖指甕曰：道得即不打破，道不得即打破。眾無語。海打破，歸方丈。

安隱忍曰：馬祖以三甕醬寄百丈，可疑也。百丈上堂一時打破，又可疑也。不善疑而求善悟，譬若首燕而之越也。

國師雙峯下六世惠忠寂。

忠嗣牛頭威，平生一衲，食唯一鐺。虎為巡守，鵲為移巢。寂之夕，有瑞雲凝覆，天樂聞空。

祥符蔭曰：雙峯融未聞道前，百鳥銜花，諸天送供。及見四祖後，日負米供眾，故其支下多有德化感異。然斷際祖謂其未知有向上關棙子，非貶剝諸方語也。具向上全提眼目者自知之。

庚戌五年

辛亥六年

律師會稽開元寺曇一寂。

一禪律之外，囊括百氏，與張說、宋璟、蘇瓌、陸象先、賀知章等善，著四分律疏十卷。天寶十四載，浙江潮激，錢塘一率律學千人，念摩訶般若，莊嚴伍胥以祈。潮退，夢一神人，衣冠甚偉，稽首謝曰：蒙垂法施，即改波流。未逾旬，時漲沙五十里。大歷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寂，壽八十，臘六十一。制服執紼者，江淮之南，河洛之表，殆人人雪涕，各各增悲焉。會稽徐浩撰碑紀其德。

壬子七年

癸丑八年

甲寅九年

三藏法師京兆大興善寺大辯廣智不空金剛寂。

不空，北天竺人。行五部灌頂法，神應不測。玄宗、肅宗皆師重之，代宗恩渥彌厚。寂聞，輟朝三日，勅開府李元琮知護喪事。火浴，得舍利一百八十粒。

乙卯十年

禪師大鑑支下南陽大證國師慧忠寂。

忠將涅槃辭帝，帝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忠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忠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忠曰：有弟子應真，却知此事，可詔問之。十二月十

九日，右脇而逝。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曰：不會。真以偈進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丙辰十一年

丁巳十二年

戊午十三年

己未十四年

德宗(名適，在位二十六年)

德宗庚申建中元年

辛酉二年

壬戌三年

法師台宗第六世，國清湛然寂。

然荊溪戚氏子，智者五世孫，左溪朗公嗣。著法華釋籤疏記各十卷、止觀輔行傳弘訣十卷、法華三昧補助儀一卷、方等懺補闕儀二卷、略維摩疏十卷、維摩疏記三卷、重治定涅槃疏十五卷、金錍論、十妙不二門等，盛行於世。學士梁肅撰傳，稱其為法門命世云。

癸亥四年

法師澄觀註華嚴疏

觀字大休，會稽夏侯氏子。生於開元戊寅。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口四十齒，目光夜發，晝乃不眴。天寶七載出家，肅宗二年丁酉受具。奉詔入內，勅譯華嚴。初至德中，即以十事自勵，曰：體不捐沙門之表，心不違如來之制，坐不背法界之經，性不染情礙之境，足不履尼寺之塵，脇不觸居士之榻，目不視非儀之綵，舌不味過午之餚，手不釋圓明之珠，宿不離衣鉢之側。從牛頭忠、徑山欽問西來宗旨，受華嚴圓教於京師詵禪師。大歷三年，代宗詔入內，與大辯正三藏譯經，為潤文大德。既而辭入五臺大華嚴寺，覃思華嚴。以五地聖人棲身佛境，心體真如，猶於後得智，起世俗心，學世間解。繇是博覽六藝圖史、九流異學、華夏訓詁、竺經梵字，及四圍五明、聖教世典等書，靡不該洽。是年下筆著疏，先求瑞應。一夕，夢金容當陽山峙，光相顒顒，因以手捧咽面門。既覺而喜，以謂獲光明徧照之徵，自是落筆無停思。乃以信、解、行、證，分華嚴為四科，理無不包。觀每慨舊既未盡經旨，唯賢首國師頗涉淵源，遂宗承之。製疏凡歷四年而文成。

甲子興元元年。

詔謚二祖曰大祖禪師。

乙丑貞元元年。

居士龐蘊來參(薀全家入道，可謂解脫塵勞者，故書)。

蘊，字道玄，衡陽人。世業儒，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初謁石頭，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呈偈曰：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邱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耶？素耶？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後以舟盡載珍寶數萬，沉之湘流，舉室修行。有女曰靈照，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

丙寅二年

丁卯三年

戊辰四年

祖登建昌石門山。

春正月，祖遊石門山，見林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茲地矣。歸遂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祖曰：日面佛，月面佛。

第八世江西洪州開元大寂祖示寂，塔曰大莊嚴。

二月一日寂，祖世壽八十，僧臘六十。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得法者八十四人。其參承機緣，各見別傳，茲不具書。丹陽公包佶為碑紀述，權德輿銘塔。

安隱忍曰：大師應般若多羅之讖，為震旦第一法王。觀其施設，如石季倫讌客，雖廚廁卑穢之地，羅列雜寶，客隨手而得之。往往揖婢為夫人，錯愕遷避，自謂入崇之室。及其登廣筵，罰巨觥，照以明月之珠，使綠珠歌於前，十丈珊瑚一擊粉碎，又不覺爽然自失。此大智之得於扭鼻，而失於最後之一喝。臨濟所謂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夫虎豹之威，信乎其猛矣，或不免於戈戟。吞舟之魚，信乎其大矣，或難逃於巨浸。騏驥之駒，瞬目而馳千里，人得而縻之，以其跡在耳。惟龍則不然，大而溟渤，小而杯盎間，莫不卷舒自得，排山嶽，興雲雨，過而不留，變化而莫窮。得此道者，謂之龍奮迅三昧。馬大師其是乎？變三十四祖之法式，融其弊，掃其轍，若疾雷之破山，使心性解路之偷心，聞之立死。如金翅鳥王，直取龍吞，然後翱翔九天，不住虛空，不離於空，不為空性之所留住。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不特龍變而已。後來臨濟、雲門、溈仰、法眼，各建寶幢，不過一為拈出，

豈於三日耳聾外，別有宗旨哉？然則今之不透重關，認悟中迷為實法者，與客之登廁得寶時節等耳。

沙門金陵惠炬集。寶林傳。

先是崔寇難作，付法藏傳，失於次序，多見差謬。炬乃往曹溪寶林，同西竺勝持三藏，重共參校祖偈，并唐初以來傳法宗師機緣行世，曰寶林傳。

宗統編年卷之十一

宗統編年卷之十二

## 第九世祖

諱懷海，福州長樂王氏子。參馬祖嗣法，住百丈。

德宗己巳貞元五年

第九世百丈祖，嗣宗統(二十六年)。

庚午六年

禪師智常，開法歸宗。

常嗣馬祖，住廬山。歸宗，江州刺史李渤問常曰：教中謂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否？常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是否？曰：是。常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著？渤俛首而已。異日，渤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麼邊事？常舉拳示之曰：還會麼？曰：不會。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

青原下第二世，石頭無際祖示寂。塔曰：見相。

祖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醎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及用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十二月二十五日示寂，壽九十一。

祥符蔭曰：南嶽青原，分江西石頭兩宗。石頭參同契，全提明暗回互，事理相涉之旨。寶鏡三昧，五位君臣，盡從這裏去。其言曰：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石頭路滑，豈虛語哉。

## 青原第三世祖

諱惟儼，絳州韓氏子。首造石頭，令往江西馬大師處，言下契悟，歸嗣石頭。

辛未七年

青原下第三世，藥山祖，嗣石頭宗統(四十四年)。　發明(馬祖石頭之後，應書道悟祖分嗣宗統，以雲門、法眼兩宗所自來也。因有闕疑，以俟後

補。)

壬申八年

祖立禪林清規。

祖以禪宗傳持大法，化儀未備，乃博約折中，設立制範。首立方丈，以尊主法。不立佛殿，唯樹法堂，以親承法印，當代為尊也。來參學眾，盡列僧堂，朝夕參請，以道為務。主法者稱和尚，上堂陞座說法，大眾雁立側聆，示依法而住也。齋粥隨宜，二時均徧，行務普請，上下均力，示同眾無私也。立兩序，分列東西，助揚法化也。立列職，各司其事，專領庶務也。有過舉罰，公擯出院，示清眾無染也。其諸軌度，高簡詳序，號曰百丈清規。天下禪林，遵而行之。

祥符蔭曰：今日之清規，非祖當日所立之清規也。祖尊主法，尚不立佛殿，何得有如今之繁文等事？一增改於宋僧贊甯，再修飾於元僧德煇，而從上之宗風法式掃土盡矣。靈隱禮和尚嘗切歎，欲釐正之。南嶽儲和尚欲成宗門典禮一書，以告方來，俱有志未就。後有志於敦祖復古者，其幸加之意焉。

禪師希運來參。

運幼於閩縣黃檗山出家，身長七尺，額有圓珠。後遊天台，路逢一僧，與之談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頗有異相。乃偕行，屬溪水漲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運同渡，運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運曰：咄，這自了漢，吾蚤知揑怪，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吾所不及。言訖不見。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扉間曰：太無厭生。運曰：汝猶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運異之，進與語，多所發藥，須臾辭去。嫗告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至南昌，馬祖已示滅，遂往石門謁塔。時祖結廬於塔旁，乃往參祖。祖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曰：巍巍堂堂，從巔南來。祖曰：巍巍堂堂，當為何事？曰：巍巍堂堂，不為別事。祖深器之，曰：某甲特來禮拜，福緣淺薄，不及一見，未審平日有何言句，願聞開示。祖遂舉再參馬祖因緣，運聞之，不覺吐舌。祖曰：子已後莫承嗣馬大師麼？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他日已後，喪我兒孫。祖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今甚有超師之見。運便禮拜。一日，運問：從上宗乘，如何指示？祖良久，運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祖曰：將謂汝是個人。乃起入方丈，運隨後入，曰：某甲特來。祖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

禪師曇晟參。

經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

禪師雙峯支下第七世徑山國一大覺國師道欽寂。

欽鶴林素嗣崔，趙公問：弟子出家得否？欽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崔有省。十二月寂，壽七十九，臘五十。塔於龍興禪院，刺史王顏撰碑。

癸酉九年

禪師靈祐，參。

祐，長溪趙氏子。年十五剃染受具，究大小乘教。嘗遊方至國清寺，與寒山、拾得往松門夾道。寒作虎吼三聲，祐無對。寒曰：自從靈山一別，迄至於今，還相記麼？祐又無對。拾拈杖曰：老兄喚這箇作什麼？祐又無對。寒曰：休休，不用問他。自從別後已三生，作國王來總忘却也。是年，祐年二十三，遊江西參祖。祖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一日侍立次，祖問：誰？對曰：靈祐。祖曰：汝撥爐中有火否？祐撥之曰：無火。祖躬起深撥，得少火，舉示曰：汝道無這箇麼？祐自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祖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只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原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

甲戌十年

乙亥十一年

禪師普願至池陽。

願，新鄭王氏子。受業於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戒於嵩山曇律師。歷遊講席，教海淹通。後入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掛錫池陽南泉，堙谷刊木，以搆禪棲。簑笠飯牛，躬耕足食，不下南泉山三十餘年，諸方目為郢匠。

從諗至南泉。

諗，曹州郝鄉郝氏子。童稚披剃，未納戒便隨本師行脚，抵池陽參普願。本師先入事了，諗方入事。願在方丈內外，見諗來參，便問：近離甚處？諗曰：近離瑞像。願曰：還見立瑞像麼？諗曰：不見立瑞像，只見臥如來。願乃起坐曰：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諗曰：有主沙彌。願曰：那箇是你主？諗近前躬身曰：孟春猶寒，伏惟和尚尊體萬福。願乃喚維那曰：此沙彌別處安排。本師先歸，諗遂留參。一日問願：如何是道？願曰：平常心是道。諗曰：還可趣向也無？願曰：擬向即乖。諗曰：不擬爭知是道？願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耶？諗於言下大悟。

丙子十二年
法師澄觀，應詔入京。
詔河東節度使、禮部尚書李詵迎法師澄觀入京。觀至，詔同罽賓國三藏般若同譯華嚴。後分梵冊，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寂光依僧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僧事，與欲清淨。觀承睿旨翻宣，既就，進之。詔令開示華嚴宗旨，帝大悅，賜紫方袍，號教授和尚。相國齊抗、鄭餘慶、高郢請撰華嚴綱要，相國李吉甫、侍郎歸登、駙馬杜琮請述正要。又為南康王韋皐、相因武元衡著法界觀玄鏡，僕射高崇文請著鏡燈說文，司徒嚴綬、司空鄭元、刺史陸長源請撰三聖圓融觀，節度使薛華、觀察使孟簡、中書錢徽、拾遺白居易、給事杜羔等請製七處九會華嚴界圖、心鏡說文。又與僧錄靈邃等製華嚴、圓覺、四分、中觀等經律論關脉三十餘部。
丁丑十三年
戊寅十四年
己卯十五年
庚辰十六年
辛巳十七年
藥山祖登山長嘯
祖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刺史李翺嚮祖風，屢請不赴，乃躬謁祖，祖不顧。翺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祖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翺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祖以手指上下曰：會麼？曰：不會。祖曰：雲在青天水在瓶。翺欣然作禮，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翺又問：如何是戒定慧？祖曰：這裏無此閑家具。翺罔測。祖曰：太守欲保任此事，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翺作復性書，約三千言。(翺，韓愈門人。)
律師南嶽雲峯法證寂。
壬午十八年
癸未十九年
甲申二十年
順宗(名誦，在位一年)。
順宗乙酉永貞元年
憲宗(名純，在位十五年)。
憲宗丙戌元和元年
丁亥二年

禪師靈祐往溈山。

司馬頭陀自湖南來百丈，白祖曰：潭州大溈山水奇絕，可成一大道場，聚千五百眾，乞和尚分一枝佛法王化此山。祖令集眾曰：若能對眾一語出格者，即令溈山闡化。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喚作什麼？華林覺為第一座，曰：不可喚作木[木*突]也。祖不肯。祐時充典座，出眾踢倒淨瓶，祖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遂遣祐往。是山峭絕，夐無人烟，祐牽蘿而登，拾橡為食，與猿猱為伍，山下居民稍稍知之。

祥符蔭曰：此選擇住持之始也。當時溈山一荒絕無人之境，而祖必珍重對眾擇遣，豈非人傑地靈而地以人重耶？祐單丁食[木*栗]，不五年於蛇虎叢中成象龍法席，迄今大溈名垂霄壤，可謂不負祖之慎[田/廾]矣。

禪師大鑑下第三世，荊州天皇道悟寂。

悟，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許，遂減食飲，父母不得已許之。及出家，精修梵行，風雨昏夜，宴坐邱塚，離諸怖畏。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復謁馬祖，重印前解，依止二夏。後謁石頭，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蚤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蚤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居天皇客，無貴賤皆坐而揖。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接之無加禮，裴愈歸向。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眾問疾，悟驀召典座，座近前，悟曰：會麼？曰：不會。悟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

戊子三年

禪師大鑑下第三世荊州天王寺道悟寂。

悟，渚宮崔氏子，漢子玉之裔。十五出家，二十三受戒，三十謁石頭，頻沐指示而不契。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直。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悟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悟蒙旨已，便返荊門，去郭不遠，結草為廬。節使來訪，不為加禮。使怒，擒悟擲江中。及歸，見徧衙火發，且聞空中天王神嗔責聲，遂哀悔設拜，烟燄頓息，宛然如初。乃躬往江邊迎悟，見悟在水都不濕衣，益自敬重，於府西造天王寺供之。龍潭信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悟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信曰：這

個眼目幾人具得？悟曰：淺草易為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悟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爭奈學人疑滯何？悟曰：何不問老僧？曰：即今問了也。悟曰：去！不是汝存泊處。悟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悟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無對，便入滅。時十月十三日，年八十二，坐六十二夏。

闕疑(景德傳燈錄馬祖法嗣共一百三十八人，七十五人見錄，餘無機緣語句不錄，其一百三十八人中無天王道悟禪師名，敘石頭法嗣二十一人，首天皇道悟禪師，列龍潭崇信禪師于其後，宋高僧傳亦然，此疑之可闕者一也。五燈會元曰：按景德傳燈錄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再傳為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誤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荊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荊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此疑之可闕者二也。指月錄載南岳青原宗派法嗣未定二人，曰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嗣石頭，住城東，弟子三人，慧真、文賾、幽閑、協律、朗符載撰碑，傳燈所錄悉同符碑，而誤以龍潭信列師法嗣，天王道悟嗣馬祖，住城西，弟子一人，龍潭、崇信、荊南節度使邱玄素撰碑，又唐聞人歸登南岳碑、圭峰答裴相國宗趣狀、權德與馬祖塔銘皆以天王為馬祖嗣，佛國白達、觀頴、呂夏卿、張無盡皆著辨證傳燈之誤，獨其時同，其地同，其參謁石頭、馬祖同，故猶不能不闕疑，此疑之可闕者三也)。

祥符蔭曰：大凡古今疑信之間，有疑而難信者，有信而無可疑者，其疑其信，可以決也。惟可疑而實可信，既可信而猶不能無疑，其信其疑，須平其心，公其見，毋執一時一己之私，此古之所以有闕文也。天皇、天王、景德、傳燈及五燈會元諸家文獻，皆非無徵，徵則皆可信，信則疑不必闕。然佛祖出世，無非為一大事因緣，雲興電拂，甯爭剩迹？千釋迦、萬彌勒，彼此何分？況同為大鑑之後，均闡達摩之道，謂其出自石頭，固迦文之後裔也；謂其出自馬祖，亦迦文之後裔也。必欲定其信史，兩家之執一紛然，何妨闕為疑文，千古之大同自在。故兩存天皇、天王，而書其系曰大鑑下第三世，以俟後之詳定焉。

己丑四年

禪師曇晟造。藥山。

曇參百丈二十年，因緣不契，遂造藥山。祖問：甚處來？曰：百丈來。祖曰：百丈有何言句？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祖曰：醎則醎味，淡則淡味，不醎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的句？晟無對。祖曰：爭奈目前生死何？曰：目前無生

死。祖曰：在百丈多少時？曰：二十年。祖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祖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祖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祖又問：更說甚麼法？曰：有時上堂，大眾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眾，眾回首。丈曰：是甚麼？祖曰：何不蚤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晟於言下頓悟，便禮拜。

庚寅五年

辛卯六年

壬辰七年

詔諡曹溪六祖大鑑禪師，塔曰靈照(從南海經略馬總請也〔可〕東柳宗元撰碑)。

癸巳八年

溈山道場成。

祐單丁五年，一日念道在接物利生，獨居非是，乃出至山口，語蛇虎曰：我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若其無緣，我充爾腹。言訖，蟲虎四散，祐乃回山。未幾，懶安上座至，禪學稍集，眾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風動天下，四方輻輳歸之。

慧寂至溈山悟旨。

寂，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寂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報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溈山，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寂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寂從西過東立，溈異之。寂問：如何是真佛住處？溈曰：以思無思之妙，反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寂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一日，又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寂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豎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個不說？又曰：這個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溈歎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又問：大地眾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寂召曰：闍黎！僧回首，寂曰：和尚！這個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溈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

甲午九年

第九世洪州百丈大智祖示寂，塔曰大寶勝輪。

祖上堂曰：靈光獨耀，逈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僧問：對一切境，如何得

心如木石去？祖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知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為無為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逈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為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麤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即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即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為，復同於有為。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即生死因斷，去住自繇，不為一切有為因果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為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祖凡作務執勞，必先於眾。正月十七日寂，世壽九十有五。

寂音洪題祖廣錄曰：佛語心宗法門旨趣，至江西為大，備大智精妙穎悟之力，能到其所安。此中雖無地可以棲言語，然要不可以終去語言也。故其廣演之語，大剔禪者法執，而今之五家宗趣，皆此錄森列，如井之在海，其清凉甘滑泄苦濁毒所不同，而本則無異質也。

安隱忍曰：先聖教人悟後還來舊處行。又曰：但一切仍舊。今之錯認此言者不少。夫君臣、父子、僧俗、長幼，乃至百工、貴賤，各有常儀，即悟後亦當安分。設見己同聖人，而輕放肆志，惡得謂之仍舊歟？今學者纔涉參尋，便將禪師二字貼在面上，東奔西走，為求出世，可謂不仍舊之甚矣。況乃猖狂妄作，不避譏嫌，使高視之士疑慢宗乘，中下之流展轉造業，痛哉！觀百丈所說所行而不悛革，真土木無心矣。

禪師馬祖支，下虔州西堂大覺智藏寂。

藏骨表殊眾，入大寂之室。大寂嘗令藏詣長安，通書於忠國師。忠問：汝師說甚麼法？藏從東過西立。忠曰：只這個，更別有？藏從西過東立。忠曰：這個是馬師的，仁者作麼生？藏曰：蚤已呈似和尚了。尋又令送書與徑山國一禪師，書中作一圓相。徑山

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後受記莂。貞元七年開堂，李尚書翺問：馬大師有甚麼言教？藏呼李翺，翺應諾。藏曰：鼓角動也。住西堂時，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藏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藏曰：有。曰：和尚莫錯否？藏曰：汝曾見尊宿來耶？曰：會參徑山和尚。藏曰：徑山向汝道什麼？曰：他道一切總無。藏曰：汝有妻否？曰：有。藏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藏曰：徑山和尚道無即得。士禮謝而去。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然。無問無答時如何？藏曰：怕爛却那！壽八十，臘五十五，四月八日寂。憲宗謚大宣教禪師，塔曰元和證真。至穆宗，重謚大覺禪師。

## 第十世祖

諱希運，閩人也。額間隆起如珠。往南昌參馬祖，值已寂，乃見百丈嗣法。

乙未十年

第十世黃檗，祖嗣宗統(三十四年)。

## 溈仰宗首建第一世祖

諱靈祐，福州長溪趙氏子。參百丈嗣法，開溈山道場。

嗣溈山法，同建宗旨。袁州仰山祖。

諱慧寂，韶州懷化葉氏子。年十四，斷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報劬勞。依南華寺通禪師得度。初謁耽源，後參溈山嗣法，共建宗旨，天下稱曰溈仰宗。

溈仰祖首建，宗統　發明。(何以不書嗣宗統？曰：以溈仰首建也。禮曰：別子為祖，繼別子為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圓覺六傳至曹溪，分為南岳青原，南岳青原後分五宗，五宗既定，各宗始別之祖，以定宗統。不書嗣者，尊首建也。然則臨濟奚以書？曰：以承嗣來源，單傳世系有在也。)

或問祥符曰：帝王歷世，獨尊一統之經；佛祖開宗，何列諸家之紀？祥符曰：治統與道統不同。治統以天下為家。帝王誕膺天命，君臨萬邦，大統集焉。春秋首書王正於魯史之元年者，大一統也。五霸之強，必黜之不使奸，此統也。吳、楚之竊，必外之不使僭，此統也。又治統必天命人歸，而大統始集。故周文王在侯服五十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撫方夏。商命未革，而周統不膺。至武王代商，大統始集焉。綱目書始皇二十六年，乃繼周統。高祖功成五年，方接秦亡。晉始於平吳，而不始於泰和。唐始於滅盜，而不始於武德。正統之歸，間不容髮。治統必世次相

承，天下不可一日無君。道統則今古可紹，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然幾微之間，千差萬別，所以佛祖垂統，不許無師自悟。千佛列祖，必躬承記莂，乃稱法王。法王治統，則以法界為家，以立法開宗為統。立法因時，所以救知見之不一；開宗設教，所以示綱要之大同。其間父子投機，君臣合妙，此溈仰、曹洞所以並垂宗統也。法王治統，即集於道統，故建統開宗而年歷紀焉，昭法化相宣也。法界之在人心，不一不異，人人悟證此心，人人自成宗統。五家樞要密嚴，於以善承拈花微笑、上下獨尊之旨，可以五宗而統百千萬億無盡藏宗，可以百千萬億無盡藏宗而統於五宗。以統於拈花微笑、上下獨尊之大宗，非如八百國之閏位分封，實如一太虛之圓容普攝也。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不數傳而中斷相承，世數湮沒無徵，故闕而不書。溈仰開宗，而溈仰之後統焉；雲門、法眼開宗，而雲門、法眼之後統焉。道統非如治統之隔礙也，心承千古者，自融會貫通焉耳矣！

丙申十一年

溈山祖送鏡與東平。

寂祖住東平溈山，祖令僧送書并鏡一面。寂祖上堂，提起示眾曰：且道是溈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溈山送來；若道是溈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眾無語。祖撲破，便下座。

禪師馬祖支，下隱峯寂。

峯，邵武鄧氏子。屢參馬祖石頭，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元和中，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兩軍交鋒，未決勝負。峯曰：吾當少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鬬心頓息。峯既顯異，慮成惑眾，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問眾曰：諸方遷化，坐去臥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峯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眾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峯有妹為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僵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丁酉十二年

戊戌十三年

禪師馬祖支下信州鵝湖慧覺大義寂。

義，衢州須江徐氏子，嗣法馬祖。李翺問：大悲菩薩用千手眼作麼？義曰：今上用公作麼？憲宗詔入麟德殿論道。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義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義曰：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

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帝問：何者是佛性？義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益加欽重。正月七日寂，壽七十四。勅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禪師馬祖支下京兆章敬寺大覺懷惲寂。

惲，泉州同安謝氏子。受大寂心印。初住定州柏巖，次止中條山。元和初，詔居上寺。有僧來參，繞座三匝，振錫而立。惲曰：是！是！其僧復到南泉，亦繞座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為什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寂，塔於灞水，曰大寶相。

禪師馬祖支下，婺州五洩山靈默寂。

默，毗陵宣氏子。參馬祖，密契玄機。入天台，居白沙，猛虎馴擾。後居五洩，頗著異蹟。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眾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奚假興哀。倘固違言，非吾弟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默曰：無處去。曰：某何不見？默曰：非眼所覩。言畢，奄然而化。壽七十二，臘四十一。高僧志閑撰。行錄。

己亥十四年

帝遣中使迎佛骨至京師，貶韓愈為潮州刺史。

正月，中使自鳳翔法門寺塔迎佛指骨入內供養。二月，具威儀歷送諸寺俱養，王公士民瞻奉唯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上大怒，將加愈極刑。裴度、崔羣為言：愈雖狂，發於忠悃，宜寬容以開言路。乃貶潮州刺史。

祥符蔭曰：唐昌黎與宋之歐陽、司馬諸公，雖以文名世，然實未聞大道，毋怪乎其不知佛法也。昌黎到郡，以表哀謝，勸東封泰山，冀召己以述作，則其當時諫佛骨也，特狥名使氣之所為耳，豈忠臣事君不顧其身之謂乎？及祀神海上，謁見大顛，憤鬱悲躁之情，不覺逡巡自失。史稱退之性愎訐，當時皆薄其為人，與李紳同列，恥居其下，數上疏訟其短。今觀退之上閣下諸公書，求哀乞憐之態，出自至情，使愈而果聞道，豈若是乎？即此可以知佛法之當學矣。其文章不過波瀾流動，能洗從前衰靡耳。黃山谷謂愈見大顛後，文章理勝，而排佛之詞亦少沮，誠道其實也。嘉祐中，有西蜀龍某者，摘退之言行悖戾先聖者條攻之，凡二十篇。退之生平蹈偽疎脫，盡露底裏。歐陽文忠見之，歎曰：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矣。王荊國嘗曰：人有樂孟子距楊、墨也，而以排佛、老為己功。嗚呼，莊子所謂夏蟲者，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歲者，終不聞道。夫春起於冬，而以冬為終，終天下之大道者，其釋氏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司馬景文新史極詆佛，至謂佛不過一槁人耳，又謂

其精微不出於吾書，其誕吾不信。嗚呼！景文活人也，於天下後世為何如？而一槁人乃能感化如此，則其為槁人也，亦不可得而知之神聖矣。景文非神聖，又何足以知夫神之所以為神，聖之所以為聖哉？不知而極詆之，景文亦何心乎？東坡謂其為聰明之所障，駮其精微不出吾書，誕而不信之語，可謂詳至。(文載別傳)圓通秀居法雲時，神宗遣中使降香并磨衲，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皇弟荊王俱日夕問道座下。景文方登庸，以佛法太盛，將經營之。秀曰：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景文意憬然，從此不敢復言佛法之非。歐陽文忠修唐書，撰五代史，凡所載釋氏之事，並皆削去。後官洛中，一日遊嵩山，却去僕吏，放意而往。至一山寺，入門，修竹滿軒，公休於殿陛旁。有老僧閱經自若，與語，不甚顧答。公心異之，曰：道人住山久如？曰：甚久也。又問：誦何經？曰：法華經。公曰：古之高僧，臨生死之際，類皆談笑脫去，何道致之耶？對曰：定慧力耳。又問：今乃寂寥無有，何哉？老僧笑曰：古人念念定慧，臨終安得散亂？今人念念散亂，臨終安得定慧？文忠大驚，不自知膝之屈也(謝希深嘗作文記其事)。觀此，則知昌黎、司馬、歐陽等諸公，其始所為，皆為虛名所劫持，而障於聰明者也。然究皆晚而自悔，有所得於佛法而止。今之聰明文章，不及三公者萬一，又不知三公晚年之造詣，纔事呫嗶，學操觚，讀原道、本論等書，而乃以新史、退之排佛老之功，比於孟子，欲效尤之。噫！其亦自墮夏蟲之見，而不覺後來嚴冬栗冽時，屈蠖重壤，瞻天日以無從，始悔從前之謬妄也，詎不悲夫！凡此之言，非為佛法饒舌，實為自外於佛法者不惜婆心也。幸慎思之。

庚子十五年

穆宗(名恒，在位四年)

穆宗辛丑長慶元年。

禪師馬祖支下汾州大達國師，無業寂。

業，商州上洛杜氏子。得旨於馬祖，尋詣曹溪，徧歷廬嶽、天台。舉充兩街大德，笑而不受，曰：非吾志也。後遊上黨，為節度使李抱真所重，旦夕瞻奉，業有倦色。乃之觜上，復南下至西河。刺史董叔纏請住開元，業曰：吾緣在茲，不可却也。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并汾緇白無不向化。凡有致問，皆答之曰：莫妄想。憲宗屢遣使徵召，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即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曰：皇上此度思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業微笑曰：有何德累煩聖上？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沐浴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

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即為境惑。一為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同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玉珠。弟子等貯以金棺藏於石塔，塔曰澄源。

梅屋常曰：荊國王文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去孔子百年而有孟軻，此後迨孔孟者為誰？何吾道之寥寥乎？文定沉吟久之，曰：有人第恐過之耳。曰：誰耶？文定曰：南嶽讓，嵩山珪，馬祖石頭，丹霞無業，若此類孔孟之教，轡勒不住，故歸釋氏矣。文公深肯之。其後張無盡聞之，歎曰：達人之論也。然嵩山、汾州，葢祖庭之旁出者，其感應超絕，說法沛然如此，則南嶽而下，的傳正續，宗師世教，轡勒不住，端可見矣。二三公之讜論，渠不信夫。

宗統編年卷之十二

宗統編年卷之十三
穆宗王寅長慶二年
祖住筠州黃檗。
上堂，大眾纔集，祖拈拄杖一時打散。復召大眾，眾回首，祖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祖一日揑拳謂眾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揑。時有僧問：放一線道時如何？祖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時如何？祖曰：普。問：如何是道？如何修行？祖曰：道是何物？汝欲修行，自是黃檗門風盛於江表。
睦州道明禪師來參，命居第一座。
明，睦州人，江南陳氏之後。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彰相奇特，持戒精嚴，學通三藏。參黃檗，契旨於祖，居第一座首眾。(後居開元，織蒲養母，諸方高其風，咸以尊宿稱。)　發明(禪林職事不書此書，以尊宿不忝其職也。)
祥符蔭曰：首座之職，眼目人天，輔成師學，如廷之一個臣，斷斷休休，盡公無私者，方可為之。青原一到曹溪，今首眾以不落階級也。睦州之在黃檗，乃能推轂濟祖，後來發悟雲門，令嗣雪峯，其心眼為何如者？叢林以得人乃興，大書曰：睦州道明禪師來參，命居第一座。繼書義玄問法於其後，歸啟迪之功於首座者不小，而祖之命職得人，益可見矣。
義玄問法祖三度賜棒
玄參黃檗三年，行業純一。首座顧而問之曰：上座在此，曾參問否？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座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玄便去問，聲未絕，祖便打。玄下來，座曰：問話作麼生？玄曰：某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不會。座曰：但更去問。玄又問，祖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
祥符蔭曰：但向問聲未絕便打處一覷，覷破黃檗、臨濟無立地處矣。
安隱忍曰，三問三打，古今惟黃檗一人，又止於接臨濟一用。若再用，則效顰者蠭然而起矣。況千問千棒，萬問萬打，可至今日而無弊乎。昔者昭覺勤禪師常曰，近來諸方盡成窠臼，五祖下我與佛鑑佛眼三人結社參禪，如今蚤見漏逗出來。佛鑑下有一種，作狗子叫，鶉鳩鳴，取笑人。佛眼下有一種，覷燈籠露柱，指東畫西，如眼見鬼。我這裏且無這兩般病。妙喜曰，擊石火，閃電光，引得無限人弄業識。舉了便會了，豈不是佛法大窠窟。勤不覺吐舌，乃曰，休管他，我以契證為期。若不契證，斷不放過。妙喜曰，契證即得，若只恁麼傳將去，舉了便會了，硬作主將擊

石火，閃電光，業識茫茫，未有了日。勤深肯之。噫，證之一字，惟宗旨可以辨驗。否則金鍮混雜，孰敢誰何。

義玄不契，首座啟令參大愚。

玄白首座曰：蚤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不領深旨，願且辭去。座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座先啟祖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玄來日辭祖，祖曰：不須他去，只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玄到大愚，愚曰：甚處來？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曰：某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困，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玄於言下大悟，乃曰：原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無多子。你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玄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

義玄從大愚回黃檗。

玄辭大愚，却回黃檗。祖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玄曰：只為老婆心切。祖復問：甚處去來？曰：奉慈旨參大愚去來。祖曰：大愚有何言句？玄舉先話。祖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玄曰：說甚待來，即今便打。隨後便掌。祖曰：這風顛漢來這裏捋虎鬚。玄便喝。祖喚侍者曰：引這風顛漢參堂去。(大愚住洪州高安。歸宗智常禪師法嗣)

溈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曰：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安隱忍曰：臨濟當時在黃檗處喫棒，直得盡大地草木一時放大光明，帝釋梵王贊歎不及，可惜許被大愚老婆驀面印破，未免平地上喫交。而今諸方老宿道臨濟悟得棒頭拂著的道理，且道臨濟還肯麼？諸仁者，只如臘月三十日到來，眼光落地了，鋸解斧削又不知痛，金抹香塗又不知喜，正當與麼時，這棒頭拂著的向甚麼處著？還會麼？我恁麼道，且作死馬醫。又曰：睦州三勸問話，而黃檗三打既不悟，又指參大愚，正見三老鉗錘妙密處，臨濟立宗旨盡在此也。今人但知黃檗三問三打，遂倚一棒為極則，若無郢匠之手，雖萬打安能活人？

宣鑒參龍潭付法

鑒，劍南周氏子。蚤歲出家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嘗講金剛經，時謂之周金剛。後聞南方禪席頗盛，鑒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

肩買餅點心。婆子指擔曰：這個是甚麼文字？鑒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鑒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見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鑒無語，婆遂指令去參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見。信於屏風後引身曰：子親到龍潭。鑒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信曰：更深何不下去？鑒便揭簾而出，見外面黑，却回曰：門外黑。信點紙燭度與鑒，鑒擬接，信便吹滅。鑒豁然大悟，便禮拜。信曰：子見箇甚麼？鑒曰：某甲從今後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信陞座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上立吾道去在。鑒遂取疏鈔，於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禪師雙峯下第六世，鳥窠道林寂。

林徑山欽嗣，見秦望山長松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有侍者會通，一日辭曰：會通為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林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林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通先為六宮使，德宗甚眷遇，懇求出家，遂賜歸休。下求師得度，執侍精勤。後居招賢寺，俗姓吳，名元卿，杭州人。)白居易守杭時，入山謁林曰：禪師住處甚危險。林曰：太守危險尤甚。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林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林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林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二月十日，無疾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

禪師石頭支下，鄧州丹霞天然寂。

然本業儒，入京應舉，宿於逆旅，夢白光滿室，偶遇禪者，謂之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於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處是選佛之場，仁者宜往。遂造江西。馬祖一見，顧而撫之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執爨役凡三年。剃髮後，再謁馬祖，錫號天然，杖錫參方。後住丹霞，壽八十八。六月，告門人曰：具湯沐，吾將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勅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

敬宗(名湛，在位二年)

敬宗。乙巳寶歷元年。

禪師北宗支下，壽春三峯山道樹寂。

樹，唐州聞氏子。多才幹，而沉靜虛豁。徧歷名山，得法於北宗秀。至壽州三峯，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樸，言談詭異，化見種種神奇。如此涉十年，覩之者皆不能測。後寂無影響，樹告眾曰：野人作多般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壽九十二告寂。

丙午二年

禪師義玄再參付法。

玄半夏上黃檗山，見祖看經，乃曰：我將謂是個人，元來是唵黑豆老和尚。住數日辭去，祖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玄曰：某暫來禮拜和尚。祖便打趁令去。玄行數里，忽疑此事，劫回終夏。後又韜去，祖曰：甚處去？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祖便打，玄約住與一掌。祖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玄曰：侍者將火來。祖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

安隱忍曰：濟悟後，棒喝交馳，機鋒頴脫，諸方老宿業已稱之。又云：中路忽疑此事，葢濟上綱宗所由設也。寶覺曰：但有纖疑在，便不得天迴地轉。然豈欲天迴地轉以誇耀其能？葢以毫末不通，即是遮障。障者，無明也。非黃檗盡其機用，與之連根截斷，古今到此者幾人？是故臨濟初住鎮州，便立種種宗旨，以鍛學者之病。曾為浪子偏憐客，其悲願可想見也。

禪師馬祖支下。常州芙蓉山大寶太毓寂。

毓，金陵范氏子。禮牛頭忠出家。內外精融，深詣虛襟，眾無能測。受印於大寂之室。元和十三年，止於毗陵義興芙蓉山，道俗歸化。相國崔羣出鎮宣城，以寶歷元年延居禪定寺。明年，告歸齊雲山。九月朔，儼然示滅。壽八十，臘五十八。相國韋處厚奏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

文宗(名涵，在位十四年)

文宗丁未太和元年

禪師馬祖支下南嶽西園曇藏寂。

藏嗣江西，貞元二年，深入衡嶽，後結茅西園。嘗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藏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

戊申二年

己酉三年

庚戌四年

辛亥五年

禪師馬祖支，下天目山千頃院明覺寂。

覺，河內猷氏子。風流蘊藉，力學性成。入大寂之室，徧歷衡嶽、天台，於徑山負薪數夏，面黔手胝，不以為勞。結茅西湖之畔，范陽盧中丞嚮風躬請，住大雲寺。元和十五年，隱天目山。是山特秀，基跨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可測。覺棲遁未久，有白鹿毛質詭異，俯首來歸，土人謂為山神，共營禪宇。嘗大旱，野火蔓延，將及林際，僧惶懅，覺曰：倘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火遂熄焉，遠近驚歎。

壬子六年

癸丑七年

甲寅八年

青原下第三世澧州藥山祖示寂。

祖久不陞座。一日，院主白云：大眾久思和尚示誨。曰：打鐘著。時大眾纔集，祖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云：和尚許為大眾說法，為甚麼一言不措？祖曰：經有經師，律有律師，爭怪得老僧？十月六日，臨示寂，連聲呼曰：法堂倒！法堂倒！眾皆持柱撐之。祖揮手曰：不會我意。乃告寂，塔於院東隅。

祥符蔭曰：藥山祖於大寂言下，悟得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底道理，一物不為。石上栽花，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汝道。非情識到，甯容思慮？潛行密用，如愚若魯，此寶鏡三昧之所由立也。故曰：力在逢緣不借中。

禪師馬祖支下尊宿，池州南泉普願寂。

大夫陸亘與太守護軍等，皆北面尊禮。壽八十七，臘五十八。冬十二月二十五日，示疾之時，有白虹貫於禪室，西峯巨石，崩聞數十里。當晝，有乳鹿繞禪座而號，眾咸異之，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墨巾泣血，赴喪會葬者，相滿道塗，哀號之聲，震於崖谷。門弟子契元、文暢等凡九百人。膳部員夜郎史館修撰劉軻撰次。道行。

祥符蔭曰：當馬駒蹴踏之時，王老師高風大化，振拔汪洋，如大海迴瀾中，天柱蒼寒，屹然攀仰莫及，其垂尊宿之範於今古者乎？

## 青原第四世祖

諱曇晟，鍾陵建昌王氏子。生有自然胎，服右袒。少出家，參百丈二十年。後嗣藥山，住潭州雲巖。

乙卯九年

青原下第四世，雲巖祖，嗣藥山宗統(七年)。

禪師藥山支下潭州道吾山修一大師宗智寂。

智，豫章海昏張氏子。密契心印於藥山，居長沙道吾，海眾歸附。年六十七，九月十一日示疾而逝。塔於石霜，勅謚修一大師寶相之塔。南嶽高行僧玄泰撰碑頌。

丙辰開成元年

相宗法師大安國寺大達端甫寂。

甫，天水趙氏子。母夢梵僧出囊中舍利，使吞之而娠，傳唯識於安國素法師。德宗徵見，大悅，賜紫，詔侍皇太子於東朝。順宗親之如昆弟，恩禮特隆。憲宗待之若賓，數幸其寺，常承注問，皆契真乘。由是天子益知佛為大聖人，其教有大不思議事。詔率四眾迎請佛骨於內供養，掌內殿法儀，講涅槃、唯識以開誘道俗者，凡一百六十座。壽六十七，西向右脇而寂。荼毗，得舍利三百餘粒。賜謚曰大達，塔曰玄秘。裴休撰碑，柳公權書。

禪語价造雲巖，有省。

价初參溈山，問無情說法話不契，溈山指令造雲巖，价遂承命來參，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祖曰：無情得聞。曰：和尚聞否？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曰：某為甚麼不聞？祖竪起拂子曰：還聞麼？曰：不聞。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价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聲方得知。

丁巳二年

行僧五臺山善住無染焚身(苦行勵眾，故書)。

戊午三年

相宗法師鎮國清涼大師澄觀寂。

觀歷九朝(玄宗以至文宗)，為七帝門師(代宗以下皆師事之)。春秋一百有一，僧臘八十有八。身長九尺四寸，垂手過膝。目光夜發，晝視不瞬。才供二筆，聲韻如鏡。三月六日將寂，謂其徒曰：吾聞偶運無功，先聖悼歎。復質無行，古人恥之。無昭穆動靜，無綸緒往復。勿穿鑿異端，勿順非辨偽，勿迷陷邪心，勿固牢鬬諍。大明不能破長夜之昏，慈母不能保身後之子。當取信於佛，無取信於人。真理玄微，非言說所顯。要以深心體解，朗然見前。對境無心，逢緣不動，則不孤我矣。言訖而逝。帝以聖祖崇仰，輟朝三日，臣民縞素。奉全身塔於終南山，賜塔號曰妙覺。相國裴休奉勅撰碑。

己未四年

禪師良价過水，覩影悟旨。

价問雲巖祖曰：某有餘習未盡。祖曰：汝曾作甚麼來？曰：聖諦亦不為。祖曰：還歡喜也無？曰：歡喜則不無，如糞掃堆頭拾得

一顆明珠。又問：擬欲相見時如何？祖曰：問取通事舍人。曰：見問次。祖曰：向汝道甚麼？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抵對？祖良久曰：祇這是。价沉吟。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价猶遲疑，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

禪師馬祖支，下明州大梅山，法常寂。

常，襄陽鄭氏子。幼通羣籍，性度剛峻。謁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是佛。常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處，結茅幽棲。寂聞，遣僧徵驗之，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向道非心非佛。常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即心即佛。寂曰：梅子熟矣。山旁有石庫，相傳神仙貯藥之所，每有靈氣光怪。一夕，夢神人語之曰：君非凡夫，石庫中有聖書，受之者為地下主，不然亦為帝王師。常於夢中答曰：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為樂，豈羨天仙耶？居四十年，衲徒六七百眾。九月十九日，示眾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間，聞鼷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荼毗，收五色舍利建塔，進士江積撰碑。

庚申五年

武宗(名炎，在位六年)

辛酉會昌元年。

禪師大鑑支下第五世圭峯草堂寺定慧宗密寂。

密，果州西充何氏子。元和二年，謁遂州圓，圓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次謁荊南忠公、洛陽照公，皆以大乘期之。詣上都，以師資禮見清凉觀，觀曰：毗盧、華藏能從我遊者，其唯汝乎！回住鄠縣草堂寺。未幾，遷終南圭峯。太和中，徵至都，天子而下，悉歸慕參叩，相國裴休獨稱入室。密以禪教相非，乃著禪源詮以通之，賜紫方袍。相國蕭俛、尚書溫造咨受法要。開成中，偽甘露事，宰臣為中官屠戮，王涯、賈餗、舒元輿、李訓等奔入終南山。訓求剪髮，尋趨鳳翔。時仇士良知之，捕密入左軍，面詰其罪，將加害。密怡然曰：識訓年深，豈遇厄而不濟？今日之事，死固甘心。中尉魚恒志奏釋之。朝士聞之，扼腕出涕。壽六十二，臘三十四，坐滅。塔于圭峯，謚曰定慧禪師，塔號青蓮。

青原下第四世，潭州雲巖無住祖示寂。

冬十一月二十六日，祖喚主事僧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遂示寂，壽六十。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勅謚無住大師淨勝之塔。

寶鏡三昧曰：如是之法，佛祖密付。汝今得之，宜善保護。銀盌盛雪，明月藏鷺。類之弗齊，混則知處。意不在言，來機亦赴。

動成窠臼，差落顧佇。背觸俱非，如大火聚。但形文彩，即屬染污。夜半正明，天曉不露。為物作則，用拔諸苦。雖非有為，不是無語。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如世嬰兒，五相完具。不去不來，不起不住。婆婆和和，有句無句。終不得物，語未正故。重離六爻，偏正回互。疊而為三，變盡成五。如荃草味，如金剛杵。正中妙挾，敲唱雙舉。通宗通塗，挾帶挾路。錯然則吉，不可犯忤。天真而妙，不屬迷悟。因緣時節，寂然昭著。細入無間，大絕方所。毫忽之差，不應律呂 。今有頓漸，緣立宗趣。宗趣分矣，即是規矩。通宗趣極，真常流注。外寂中搖，繫駒伏鼠。先聖悲之，為法檀度。隨其顛倒，以緇為素。顛倒想滅，肯心自許。要合古轍，請觀前古。佛道垂成，十劫觀樹。如虎之缺，如馬之舜。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狸奴白牯。羿以巧力，射中百步。箭鋒相值，巧力何預。木人方歌，石女起舞。非情識到，甯容思慮。臣奉於君，子順於父。不順非孝，不奉非輔。潛行密用，如愚若魯。但能相續，名主中主。

禪師惟政，入終南山避讐(後二年，武宗毀法)。

政，平原周氏子。得法於普寂，為北宗秀第三世。結廬太乙。太和中，文宗嗜蛤蜊，海民供遞甚勞。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焚香祝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遂奉貯以金粟檀合，賜興善寺，令僧眾瞻禮。宣問羣臣：斯何祥也？相國李德裕奏曰：臣聞終南山有惟政禪師，大明佛法，可召問之。乃詔入宣問。政曰：物無虛應，此乃啟陛下之信心耳。故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見此身而為說法。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為常耶？非常耶？信耶？不信耶？帝曰：希有之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悟，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留政內道場。累乞歸，詔住聖壽寺。武宗即位，政急入終南山。或問其故。曰：吾避讐，烏可已乎？及後廢教，其菩薩像忽失所在。(高僧傳作恒政)

## 曹洞宗首建第一世祖

諱良价，會稽俞氏子。禮五洩默禪師出家，受具嵩山。首參南泉，次參溈山，嗣法雲巖，住洞山。

嗣洞山法同，建宗旨曹山祖。

諱本寂，泉州莆田黃氏子。少業儒，年十九出家於福州靈石，二十五圓具。尋謁洞山，得旨嗣法。造曹溪，禮祖塔。自螺川

還止臨川，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為曹。大闡洞山宗猷，共設法藥，道合君臣，位彰偏正，天下翕然宗之，共稱曰曹洞宗。

壬戌二年

青原下第五世。曹洞宗。第一世洞山祖嗣。雲巖宗統同法嗣。曹山首建曹洞宗。

書法(書嗣統同臨濟，書同建，同溈仰。)

安隱忍曰：單傳之道，自大鑑已後，裂為五宗，言詮雖異，未有不因事建立者，據悟繇可考也。洞山初見雲巖，已悟無情說法之旨矣，又於默然良久處，沉吟不決，非得其半而昧其全乎？故雲巖曰：如臨寶鏡，形影相覩，汝不是渠，渠正是汝。後過水，覩影大徹，述偈云云。曹山亦有偈曰：渠無我即死，我無渠即餘，渠如我即佛，我如渠即驢。父子祖孫，立言垂教，何其似歟？石頭參同契多明暗回互之旨，雲巖實闡明之，而洞山父子大彰其道，師法淵源，其來尚矣。

或問祥符曰，世尚唐虞，不聞並稱帝歷。周開文武，何同紀王年。今溈仰曹洞，歲月後先，旺化彼此，何以並紀宗統，同編歲年。祥符曰，法王宗統，不侔於世主之治統。治統無二王之經，雖同時閏位，而大統必有專歸。宗統有大同之化，是以一世界佛說此法，不可說世界佛說亦然。主伴圓融，遠近互合。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初非儱侗之言，抑豈瞞盱之說。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非惟理事無礙，實乃事事無礙。入斯法界，乃可明宗。會此宗趣，方堪垂統。道並行而不悖，何彼此之殊。法交互以相彰，甯後先之別。溈仰曹洞，並紀同編。正如放勳重華，合稱唐虞之盛。文謨武烈，丕肇成周之隆。紀歲年而不局歲年，在世史亦有之矣。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智者大師，悟法華三昧，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豈欺我哉。

禪師馬祖支下，杭州鹽官海昌院悟空齊安寂。

安，唐系之英，深避世榮，終秘氏族。母夢日兆祥而誕，有神光下燭。數歲，異僧欵門，見而摩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終之業，其在斯乎！及丱，亟請出家，父母訶止之，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耳，冥報之利，不其遠耶！珪組之榮，止於家耳，濟拔之益，不其廣耶！二親感其言，聽依本郡雲琮禪師剃染，詣南嶽智嚴律師乞戒。聞大寂祖開法江西，振錫造焉。寂委蛻，安盡禮心喪，時春秋已逾七十。遊越之蕭山法樂寺，見古屋頹垣，荒寒可掬，乃宴坐烟蘿。未久之間，海昌有法昕者，肇葺禪居，請安主法，四方參眾，翕然麕至。安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流盼，無傾聽，而挺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毫紺垂，顱犀圓聳，望

之者如仰嵩華而揖滄溟，曾無測其高深也。時宣宗為武宗所忌，隱曜緇林，周遊叢席，將至海昌。安懸知之，接待有異，乃語之曰：時節至矣，無滯泥蟠。囑以佛法而津之行。後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諷宰臣百官迎而立之，聞安已寂，愴悼久之。勅謚悟空大師，御製詩篇追悼焉。

癸亥三年

毀像法，築望仙，觀於禁中　發明(書毀像法於上，築望仙觀於下，見為方士所惑也明矣)。

時有方士趙歸真，授帝以延年之術，寵遇無比。每一對揚，排毀釋氏，與羅浮道士鄧元起、南嶽劉玄靖等同謗佛法。欲盡芟除，乃下詔廢天下釋教。

法寶大師玄暢抗表論諫，弗聽。

暢纂輯古今經史，上表牋論諫。帝為趙歸真蠱惑已深，不省。

祥符蔭曰：宇文邕滅佛法，隋開皇辛亥歲，太府丞趙文昌入冥，見邕受極罪，寄語文帝拔救。周世宗澄汰，勒立僧帳，大漸之時，見招惡報。亦有入冥，見其與贊成澄汰者同受刑獄。此皆記載聞見，彰彰不誣。然則武宗不悔於後來，歸真能登於仙籍者，未之有也。噫！以一時之愚惑，受無窮之劇報，凡諸王臣，其慎鑒哉！

甲子四年

乙丑五年

丙寅六年

宣宗(名忱，在位十三年)

宣宗丁卯大中元年

詔復興佛法禪師龜洋慧忠，隱迹入山。

忠嗣草庵，義義嗣曹山。會昌初，詔天下廢釋氏教。及宣宗即位，詔重興之，而忠笑曰：仙去者未必受籙，成佛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宇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年。以三偈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淮分。不因世主令還俗，那見雞羣與鶴羣。多年塵土自騰騰，雖著伽黎未是僧。今日歸來酬本志，不妨留髮候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

禪師宣鑒開法，德山全豸來參。

武陵太守薛延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請鑒居之，大闡玄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寂而妙。若毫端許言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

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為無益。蠡，泉州柯氏子。少落髮稟戒，習經律諸部。值沙汰，隱於鄂州湖邊。來參德山，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蠡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個阿師稍似個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曰：全。蠡終不自謾。曰：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禪師義存自洞山來參德山，有省。

存，泉州南安曾氏子。久歷禪會，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洞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存曰：沙米一時去。洞曰：大眾喫甚麼？存遂覆却米盆。洞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遂謁德山，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山打一棒，曰：道什麼？存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山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存有省。

祥符蔭曰：古人一言半句，能洞見學者之精神，如洞山之於雪峯者，不一而足。師資之間，豈不在眼明心直哉？德山之道，以巖頭、雪峯而大峯，一傳而得雲門，三傳而得法眼，兩宗發源於雪峰，而皆濬自洞山。阡陌無分，水乳一色，古人何嘗有彼此之見乎？

戊辰二年

第十世洪州黃檗斷際祖示寂，塔曰廣業。

祖晦跡洪州，開元刺史裴休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及鎮宛陵，建剎延祖，亦以黃檗名之。休一日托一尊佛於祖前，跪曰：請師安名。祖召曰：裴休。休應諾。祖曰：與汝安名竟。休禮謝。休一日以所解一編呈祖，祖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祖曰：若便恁麼會去，猶校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休乃呈偈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杯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祖答偈曰：心如大海無邊際，口吐紅蓮養病身。自有一雙無事手，不曾低揖等閑人。祖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宣宗為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祖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沙彌曰：用禮何為？祖便掌。沙彌曰：太粗生。祖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又掌。

寂音洪題祖錄曰：斷際之所養，峻嚴廣大，其語言斷斷如藥石，深可以治晚世學者之病。是知其言蓋所養也。卷舒放肆，驅逐邪妄，開闢正信，直明一心，以歸合佛祖之言，可謂深渺宕肆。大哉洋洋乎，光明之言也。

歷年表曰：自南嶽青原分嗣大鑑，於開元二年至大中二年，凡一百三十五年。南嶽中更大慧、大寂、大智、斷際四世。大慧以無相三昧心地法眼直接上根，六人共證法體，而大寂獨得吾心，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江西宗旨從此建立。般若多羅之讖，大寂躬實膺之，振威一喝，三日耳聾，大機大用，隱顯莫測，如神劍光銼四照，望其鋒而影懾心伏矣。清規定千古之法式，譬之三代之始，制禮作樂而教化備焉。斷際三頓棒下，開悟臨濟無多子，佛法一時分付，坐斷天下人舌頭，愈密愈嚴，愈廣愈大，精微變化，傑立弘施，於是乎不可端倪矣。青原中更青原、石頭、藥山、雲巖四世。青原垂一足以示石頭，石頭著參同契，全提明暗回互之旨。藥山一物不為，石上栽花，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待特牛生兒時向汝道。雲巖以寶鏡三昧示洞山，洞山得曹山深明的旨，共唱嘉猷，洞上玄風播於天下。參同契及寶鏡三昧歷歷數百言，亦如虞廷允執厥中，而授禹則增為一十六字也。溈山從百丈撥火，得悟建立門風，得仰山父子投機，交互增輝，垂範設教。總之，從曹溪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中流出，因時錯綜，設化隨機，於以護持涅槃妙心，闡明正法眼藏，悟處端的，體道精深，所以縱橫合妙，絕毫絕釐，如山如嶽也。

宗統編年卷之十三

宗統編年卷之十四

震澤祥符寺沙門釋　紀蔭　編纂

參學門人　(秉昍，秉密，秉晶，秉啓)等　仝校錄

常州天甯寺沙門釋　清如　重校

## 五宗紀

宗具多義：曰始，初受命也；曰本，流源所自出也；曰繼，傳統紹述也；曰法，立法垂緒也；曰主，大綱主要也；曰尊，道德可尊也；曰眾，眾所崇仰也。臨濟、曹洞、溈仰、雲門、法眼五祖，各首建宗旨，故曰五宗。

三峯藏曰：命將者必以兵符，悟心者必傳法印。符不契即為姦偽，法不同則為外道。自威音以來，無一言一法非五家宗旨之符印也。昔人證之，遂默契其微而不分。後人似之，故建立其宗以防偽。法法自明，心心相印，豈若室中密授之死法耶？嘗試原之，一〇中蚤具五宗宗旨矣。五宗各出一面，然有正宗。第一先出臨濟宗旨，此相拋出，直下斷人命根，於一〇中賓主輥輥，直入首羅眼中，所謂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自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是也。次則雲門三句一字關也，溈仰圓相本於此也。法眼談教義於六相之外，曹洞分回互於黑白之交，只一〇中五宗具矣。

安隱忍曰：五宗各出一面，謂各出〇相之一面以接人也。如洞宗以五位回互，或因偏以顯正，或即正以攝偏，或兼至而背向俱非，或兼却而通身尊貴，皆即一面而通諸面者也。至臨濟宗則直下全拋出矣，故以臨濟為正宗，非簡偏也，猶曰五宗之長也。昔吉祥元實禪師覩星月燦然有省，而未悟宗旨，曉趨天衣方丈，天衣聰問曰：五位君臣如何話會？實曰：我這裏一位也無。衣令參堂，而謂侍者曰：這漢有個見處，奈不識宗旨何？入室次，衣令行者五人分序而立，實至，俱召實上座，實於是密契宗旨，述偈曰：一位纔彰五位分，君臣合處紫雲屯，夜明簾卷無私照，金殿重重隱至尊。知此者可與言圓相之開合矣，知相之開合可與論五宗之同異矣。

或問祥符曰：五宗何以立也？祥符曰：以悟處不同，人根復異，垂慈立法，各主其要，以定綱宗。如世之三代文質，因革損益，互有不同，而要之使人歸於中道也。大道之原，一尚不立，何有

於五？一心之極，道尚難名，何有於宗？然會一心而歸大道，其本末偏全之候，始終小大之間，非一一洞明，不能毫釐無間。五祖各以其所悟之全體，立宗垂統，以詔天下後世。天下後世，非透徹其所立之宗，大法不明，大道未達，猶殊方異俗，未可與言王化之全者也。故曰：五宗建立，只完得個拈花公案，異流同源，殊途一致，非如世之分疆立界，各自稱尊。後之區別門庭者，或亦未之思夫。

## 首建臨濟宗(東土單傳第十一，臨濟宗開宗第一。)世祖

諱義玄，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而穎異，長以孝聞。精究毗尼，博賾經論。參黃檗嗣法，住鎮州臨濟。

宣宗己巳大中三年　正月，五色雲中佛見金身。

首建臨濟宗，第十一世祖嗣宗統(一十九年)。

書法(諸宗書嗣某宗統者，表宗系不紊也。臨濟書嗣宗統者，表單傳正脉也。)發明(禮，別子為祖，繼別子為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達摩之傳，以南岳、青原為別子。臨濟、曹洞等，則南岳、青原後之別子也。五宗既定，當各宗其始別之祖，以承宗統焉。而臨濟遠遡達摩者，明單傳之統有在也。)

祖開法，鎮州臨濟上座普化克符佐之　發明(佛祖出世，各有佐揚濟、祖開宗二上座，成褫之功不可泯，故大書之)。

學侶雲集。祖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祖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祖亦打。

三峯藏曰：原來臨濟不曾自立宗旨，亦不但是黃檗宗旨，逆而推之，迦葉、釋迦、七佛威音一派威旨，幸從這裏建立，不被斷貫索禪壞却。只今還有抹得煞者麼？個個縛來，好與三十棒，貴圖天下太平。復頌曰：三日前，三日後，普化克符俱漏逗。如今臨濟到三峰，與他一鏃三關透。

祥符蔭曰：濟祖不合平地上自栽荊棘，引得天下人揑目生花。即今還有似清風度荊棘林者麼？亦好縛來與他三十棒。何故？從前汗馬何須問，且只重論蓋代功。

祖示人境，縱奪克符。上座領旨。

祖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克符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祖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符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祖曰：王令已行天下遍，將軍塞外絕烟塵。符曰：如何是人境俱奪？祖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符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祖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符於言下領旨。

(克符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譃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璨爛，丹桂影婆娑。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劒，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精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不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

祖示三玄要

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祖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即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摩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個不受人惑的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佛祖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為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祖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祖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祖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中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

神鼎。諲舉曰，若人問神鼎，如何是第一句。曰，蒼天蒼天。如何是第二句。曰，有甚麼驢漢。如何是第三句。曰，近前來，向你道。纔近前便打。若恁麼會得，也不孤負祖師西來。若是從頭一一問過，幾時得休。佛法不是磨稜合縫的道理。似這一脉說話，須是久在他門，風來始得。直是嫌佛不作，嫌法不說，方可如是仔細。珍重。

天童悟曰：今日陞座，有乞老僧說第一句者，老僧不覺失笑，殊不知第一句乃古人之方便耳。若執第一句為實，則達摩單傳之旨撲地了也。又不知未作意時，分明覿體見前；纔擬心來乞說時，脚跟下已蹉過了。直饒恁麼見得、領略得，已是言中取則、句裏承當，落在第二句了也。所謂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且作麼生是不承言、不滯句者？還委悉麼？不知誰是個中人？獨是出頭天外舉。

三峰藏曰：句中只具一玄一要，權實照用，與汝分了也。且道臨濟為何說三？這裏明得，方不孤負先宗，切莫亂統。若道是一，又是瞎漢。

南嶽儲曰：一句中具三玄，三玄立則一句破矣；一玄中具三要，三要立則一玄破矣。故曰：以玄銷玄，以要銷要。又曰：退翁嘗說：建立即是掃蕩，掃蕩却成建立。非無謂也。臨濟初謂黃檗佛法無多子，後來建立黃檗宗旨，于一心上唱明三真，首出三句以定綱宗，實有所本也。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起一枝花，迦葉便破顏

微笑，豈非無多子之佛法？世尊不合與賊過梯，無端道：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付囑摩訶迦葉。故臨濟以無多子之法演成三句，正見佛佛祖祖同一鼻孔。而今十個五雙，誰不道臨濟建立？曾有一人具眼看破此老是掃蕩前來，板定個三句，首尾次第毫不可移換。審如是，成什麼禪宗？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堪與佛祖為師無疑矣，如何又說得他祇堪與人天為師？人天為師亦無礙，如何又好喚他自救不了？則三句之次第顯然掃蕩盡情，三句為之掃蕩而三玄立矣，豈非建立之掃蕩乎？他當日劈口吐出個黃檗佛法無多子，則他在學地時蚤已建立了也。後來開演三真，建立三句，正掃蕩前面無多子的佛法，豈非掃蕩時即是建立？

安隱忍曰：臨濟最初三寸甚密，及乎舉了，又道個有權有實，有照有用，大似把火行山。汾陽雖解別轉旂鎗，未免使人向難分處作證據。三峯老子一串穿却，猶是看樓打樓。簡點將來，總欠悟在。安隱不惜眉毛，為你下個註脚。乃拈起拂子曰：會麼？若向玄中薦得，泥牛帶月眠霄漢，正在半途。若從要裏翻身，石女拋梭足錦文，全亡功照。然雖如是，醍醐毒藥，一道而行。

寶雲潛曰：天下之言臨濟者，非臨濟之意。臨濟之意，在法其無法。故馬祖曰：無門為法門。而世之刻畫臨濟者，皆竭力於有法，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在法之不測。而世之刻畫臨濟者，唯恐測之不盡，而言之不定，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在古今法有因革損益，變化無方，如鬼神不可端倪。而世之刻畫臨濟者，唯恐古異於今，今異於後，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在說一句法。而世之刻畫臨濟者，曲為破碎，說自說他，無所不至，而都不知一句之旨，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單提第一句。故其言曰：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猶孔子之傳易，而言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知時之乘六龍，則知一句之具三要。而世之刻畫臨濟者，穿鑿三句，惟恐鑿之不工，而不知臨濟單用第一句，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如洛書之圖用逆也。而世之刻畫臨濟者，知順不知送，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在無心可以說法。而世之刻畫臨濟者，大略主於有心而后說法，故非臨濟之意也。臨濟之意，言立而言自變，有隨時而變者矣，有隨地而變者矣，有隨人而變者矣。而世之刻畫臨濟者，入其玄中，而杳不知其為變，故不知臨濟之意也。如古塔主者，又何足責也。

寶華震曰：一棒一喝一句下悟去，目前無一法可當情者，正是最初一步耳。若乃認定，便是實法繫縛人矣。故三峯師翁嘗言之，直須入三玄以銷盡，出三要以了盡。當知玄非玄妙之玄，法乃無法之法。

祥符蔭曰：句有甚麼第一第二第三，只在薦得時看下落。三玄。三玄又作麼生具，全在演唱宗乘時具分曉。謂之三者，如∴字，如摩醯眼，分不得，合不得，自然而分，自然而合。亦如洞山五位，究竟只得一位，然一位立，自然而有五位面目。若不得五位參合，則位不圓，位不圓則墮偏墮正，落在聖凡。故曰：正中妙挾通回互，擬議鋒鋩失却威。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

祖示四喝。

示眾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等作麼生會？眾擬議，祖便喝。

祖禁參徒學喝。

祖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喝。祖曰：汝輩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祖：還有賓主也無？祖曰：賓主歷然。乃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祖示四賓主。

示眾。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見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見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山一個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個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他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僧問克符禪師：如何是賓中賓？符曰：倚門傍戶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漸惶。曰：如何是賓中主？符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符曰：高提祖印當機用，利物應和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符曰：橫按鎮鄘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為甚麼却斬癡頑？符曰：不許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安隱忍曰：臨濟有四賓主。有賓主句，同中有別，而別中自同，不可混也。臨機勘辨之際，魔宮佛國，一時見前。譬如觀音大士，百千手眼，或慈或威，或定或慧，隨學家立地處，與之奪之，如珠之走監，圓轉橫斜，千態萬狀。所言四者，珠不出盤之候而已。昔善財童子，徧參五十三人善知識，於知識所，各得恒

河沙等無量法。及見無厭足王之慘虐，勝熱婆羅門之熾然，婆須密女之淫艷，諸外道種之差別，未免望崖自屈。何故？垢淨未忘，而三昧之量未銷也。故云：但可入佛，不能入魔。直至大樓閣中，從三昧起，忽然打失布袋，便將從前所得玄妙，盡底揚却，十方坐斷，一法不留，方契善財本來面目。然非五十三老，驅耕奪食，擒縱變化，不能至此耳。

祖示照用

示眾曰：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校些子。

汾陽昭曰：先照後用，且共汝商量。先用後照，汝也是個人始得。照用同時，汝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汝作麼生湊泊？

瑯琊覺曰：先照後用，露師子之爪牙；先用後照，縱象王之威猛。照用同時，如龍得水，致雨騰雲；照用不同時，提獎嬰兒，拊憐赤子。此是古人建立法門，為合如是？不合如是？若合如是，紀信乘九龍之輦；不合如是，項羽失千里之騅。還有為瑯琊出氣的麼？如無，山僧自道去也。卓拄杖。

安隱忍曰：先師三峯藏嘗云：待心死而伏誅，須切用前之照，先擒下而去縛，略挑後用之燈，實照用之真虎。譬如神醫刮骨療病，必見病而下刀。若確定一方，妄加針割，是重增一病矣。古德云：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夫學者之窠臼不一，而宗師之照用臨時，自古聖人莫不皆爾。如夾山之接洛浦，大覺之接興化，所謂心死而伏誅，擒下而去縛者也。葢二公之病，在有一橛硬禪之主宰，所以纔問便喝，將謂禪道如是而已。賴二大老臨之以法鏡，使其無逃隱處，然後乞命於我。故一言而起其痼疾，所云略挑用後之燈是也。

庚午大中四年

辛未五年

佛滅後一千八百年。

存獎禪師圓具

壬申六年

行僧成都福威寺定蘭然臂。

癸酉七年

詔天下祖塔未賜謚號者，所在以聞，太常考行頒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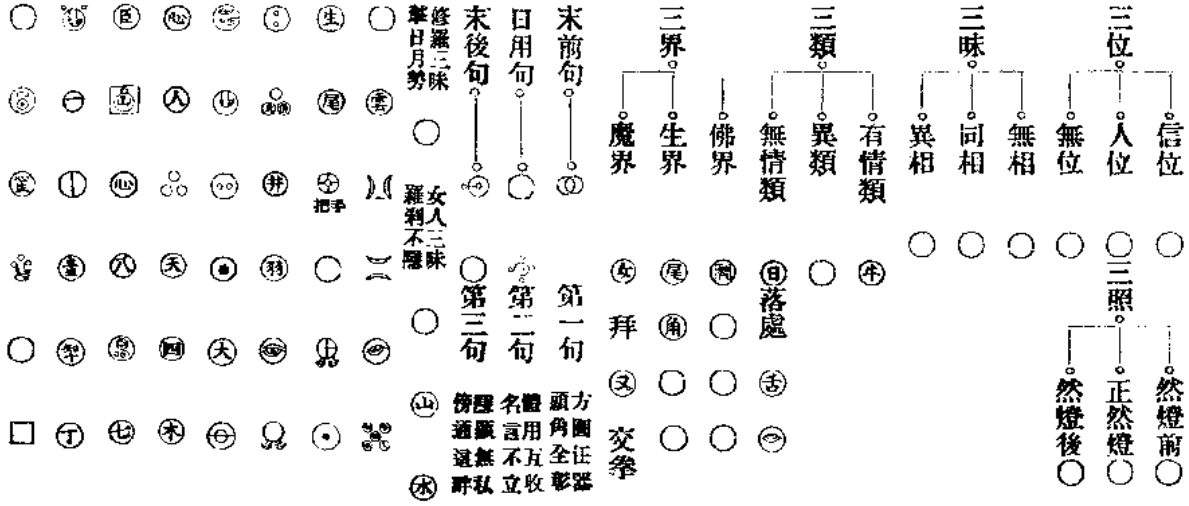
溈山首建第一世大圓祖示寂。

祖一日謂仰山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山曰：慧寂信亦不立。祖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曰：只是慧寂，更信阿誰？

祖曰：若恁麼，即是定性聲聞。曰：慧寂佛亦不見。上堂，示眾曰：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書五字云：溈山僧某甲。此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喚作什麼即得？凡敷揚宗教四十餘年，首建宗旨三十五年，壽八十三，臘六十四，春正月十九日示寂。勅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仰山祖傳示九十七種圓相(共一百零二相，除去重出五相，九十七個正)。

祥符蔭曰：溈仰父子機深，開鑿人天眼目，以垂範百世。故仰山所立宗旨，即書於溈山之後，非曰交互增輝也，但欲學者於無名無相處更進一步耳。















開為百二十，合為九十七，一十九種門施設。

一、垂示三昧門。
二、問答互換門。
三、性起無作門。
四、緣起無礙門。
五、明機普互門。

六、暗合賓主門。
七、三生不隔門。
八、即約明真門。
九、用了生緣門。
十、就生顯法門。
十一冥府生緣門。
十二、三境順真門。
十三、隨機識生門。
十四、海印收生門。
十五、密用靈機門。
十六、啐啄同時門。
十七、隨隨收放門。
十八、卷舒無任門。
十九一、多自在門。

祥符蔭曰：仰山祖懸應西天祖師付囑圓相之記，實果位聖人。未登具，即謁兢源。源謂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個，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授，無令斷絕。我今付汝，當奉持。遂將其本付祖。祖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兢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祖曰：當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祖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祖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後兢源上堂，祖出眾作此〇相，以手拓呈，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祖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祖便禮拜。後因僧參，問：和尚還識字否？祖曰：隨分。僧以手畫此〇相拓呈，祖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〇相拓呈，祖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祖低頭。僧遶祖一匝，祖便打，像遂出去。又祖坐次，有僧來作禮，祖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祖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祖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麼字？祖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〇相，以兩手拓，如修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祖乃畫此〇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祖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祖。祖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祖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祖曰：吾以義為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為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即時異時，總別不

離隱身三昧也。觀此，則知九十七種圓相，皆佛祖直示全提，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皆從此出，而不與百千法門、河沙妙用為侶。祖稱東土小釋迦，其一十九門施設，非妙得祖佛機宜，何能顯密盡善如此？後之一橛頭禪，觸處偏枯者，須一一透過，如陣清風過荊棘林，了無掛礙，日用方可見行此事。人天眼目，載五峯良、五觀悟，謂圓相總有六名：曰圓相，曰暗機，曰義海，曰字海，曰意語，曰默論。有云：畫此[〇@牛]相者乃縱意，畫此[〇@佛]者奪意。[〇@人]此為相肯〇，此為許相見。此為舉函索葢，答者當以此相則函葢相稱。此為抱玉求鑑，答者當於其中書某字答之。[〇@厶]此為鈎入索續，答者當於厶字側添亻乃，問者鈎入，答者索續，共成寶器相。[〇@(佁-禾)]此為已成寶器相，答者於中書土字答之。此為玄印玄旨相，獨脫超前，眾相不著也。審如是，是猶市賈私為誌驗，三尺牧豎語之故，即無不喻。雖有聖智，不問不可強解矣。謂入聖位者，所建法幢，乃如是乎？傀儡登場，癡人說夢，良可悲夫！

祥符蔭曰：華嚴經偈云：如來得菩提，實不繫於日。諸佛出世，以大事了畢為一期方便。祖師紹佛傳法，化緣示見，亦不過空中電影，不住長空。所以諸祖行蹟年月，或闕而不詳。以法垂後世，雖千古不隔目前，如親承面稟也。又心燈光照，焰布無涯，非如世間箕裘嗣續，乃稱紹述溈仰、雲門、法眼三宗。迄今正眼昭然，流輝並耀，浩劫有窮，斯文未泯。豈謂其傳世未永，宗統遂湮乎？編年闕疑，正所以示信。心燈綿亘古今，彼此不隔一線，帝網重重，交光涉入。後起明宗者，百世不惑，是在其人矣。

甲戌八年

乙亥九年

禪師存獎來參。

侍中張重起戒壇於涿郡，請獎統領講筵。獎罷講參，祖為侍者。一日，元安(是為洛浦)來參，祖問：甚處來？安曰：鑾城來。祖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安曰：新戒不會。祖曰：打破大唐國，覓個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獎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祖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獎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葢覆却。祖曰：你又作麼生？獎曰：請和尚作新到。祖遂曰：新戒不會。獎曰：却是老僧罪過。祖曰：你語藏鋒。獎擬議，祖便打。至晚，祖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獎曰：草賊大敗。祖又打。

丙子十年
丁丑十一年
戊寅十二年
禪師慧然，住鎮州三聖院，存獎禪師為第一座。
然初參仰山，後嗣祖，開法三聖，獎佐之為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然聞之，乃問曰：你具箇什麼眼，便恁麼道？獎便喝。然曰：須是你始得。
己卯十三年
存獎禪師至大覺為院主。
魏府大覺和尚(名號闕)，嗣祖住魏府大覺，獎為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你憑個什麼道理與麼道？獎便喝，覺便打；獎又喝，覺又打。獎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獎又喝，覺又打；獎再喝，覺再打。獎曰：某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闕，脫下衲衣，痛與一頓。獎於言下領旨。
考定。(獎在三聖首眾，於大覺為院主。詳考其時，皆在咸通年前。葢祖大中初開法鎮州臨濟，三聖、大覺及獎等先後從之參悟。逮咸通以後，祖因兵革欲離河北，而三聖、大覺各俱領院。獎南方行脚已回河北，其佐三聖、大覺當在斯時。於大覺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者，乃後來錄此公案在濟祖已寂之後，追述其意而序之，非獎當時口道之語。燈錄諸書皆因記錄而誤承之者也。)
禪師馬祖支下第二世，普化振鐸而化。
化嗣盤山積，輔弼臨濟。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祖令人送與一棺，化笑曰：臨濟饒舌。便受之。乃辭眾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至明日，郡人相率送化出城，化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至明日出南門，人又隨之，化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至日，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惟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繇。
宗統編年卷之十四

宗統編年卷之十五

懿宗(名漼，在位十四年)

懿宗庚辰咸通元年

祖應默，太尉請。

祖因丁兵革，欲離河北，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為寺，亦以臨濟為額，延祖。祖受其請，居之。

從諗禪師住趙州觀音院。

諗行脚時參祖，方將洗脚，祖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諗曰：恰值老僧洗脚。祖近前作聽勢，諗曰：會即便會，啗啄作麼？祖便歸方丈，住觀音院。示眾云：老僧行脚時，除二時齋粥是雜用心，餘外更無別用心處。又曰：老僧此間即以本分事接人，若隨伊根機接，自有三乘十二分教。若是不會，誰之過歟？又曰：老僧將一莖草作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作一莖草用。僧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諗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諗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諗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諗曰：庭前栢樹子。問新到：曾到此間麼？僧曰：曾到。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諗曰：喫茶去。院主問曰：為甚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吹茶去？諗召院主，主應諾，諗曰：喫茶去。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諗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為甚却無？諗曰：為伊有業識在。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驗曰：有。曰：既有，為甚入這皮袋裏？諗曰：知而故犯。有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諗曰：老僧未上入。曰：大善知識為甚麼入地獄？諗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馬大夫問：和尚還修行也無？諗曰：老僧若修行即禍事。曰：和尚若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諗曰：大夫是修行底人。曰：某甲何名修行？諗曰：若不修行，爭得撲在人王位中，餧得來赤凍紅地，無有解出期。大夫乃下淚拜謝。

洞山祖建立五位君臣等宗旨，嗣法曹山唱明之。

祖初住新豐，次盛化於洞山，示五位君臣頌曰：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偏中正，失曉老婆逢古鏡。分明覿面別無真，休更迷頭猶認影。正中來，無中有路隔塵埃。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舌才。兼中至，兩刃交鋒不須避。好手猶如火裏蓮，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無誰敢和。人人盡欲出常流，折合還歸炭裏坐。

上堂。向時作麼生？奉時作麼生？功時作麼生？共功時作麼生？功功時作麼生？僧問：如何是向？祖曰：喫飯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奉？祖曰：背時作麼生？曰：如何是功？祖曰：放下鑊頭時

作麼生？曰：如何是共功？祖曰：不得色。曰：如何是功功？祖曰：不共。乃示頌曰：(向)聖主由來法帝堯，御人以禮曲龍腰；有時鬧市頭邊過，到處文明賀聖朝。(奉)淨洗濃粧為阿誰？子規聲裏勸人歸；百花落盡啼無盡，更向亂峯深處啼。(功)枯木花開劫外春，倒騎玉象趁麒麟；而今高隱千峯外，月皎風清好日辰。(共功)眾生諸佛不相侵，山自高兮水自深；萬別千差明底事，鷓鴣啼處百花新。(功功)頭角纔生已不堪，擬心求佛好羞慚；迢迢空劫無人識，肯向南詢五十三。

僧問曹山祖五位君臣旨訣。祖曰：正位即空界，本來無物。偏位即色界，有萬象形。正中偏者，背理就事。偏中正者，捨事入理。兼帶者，冥應眾緣，不墮諸有，非染非淨，非正非偏。故曰：虛玄大道，無著真宗。從上先德，推此一位，最妙最玄，當詳審辨明。君為正位，臣為偏位。臣向君是偏中正，君視臣是正中偏，君臣道合是兼帶語。僧問：如何是君？曹山祖曰：妙德尊寰宇，高明朗太虛。曰：如何是臣？祖曰：靈機宏聖道，真智利羣生。曰：如何是臣向君？祖曰：不墮諸異趣，凝情望聖容。曰：如何是君視臣？祖曰：妙容雖不動，光燭本無偏。曰：如何是君臣道合？祖曰：渾然無內外，和融上下平。祖又曰：似君臣偏正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斥言是也。此吾法宗要。乃示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雜頑空。妙明體性知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語值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〇@(?/—)]偈曰：白衣雖拜相，此事不為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正中偏向)[〇@(—/?)]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正在君臣。未離兜率界，烏雞雪上行。(偏中正奉)⊙偈曰：燄裏寒氷結，楊花九月飛。泥牛吼水月，木馬逐風嘶。(正中來功)〇偈曰：王宮初降日，玉兔豈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兼中至共功)●偈曰：渾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惺惺。(兼中到功功)

祥符蔭曰：洞山宗旨，得曹山而顯，所以稱曹洞宗。近或依圓鑑圖，今詳審參同契旨改正，明暗正偏，瞭然指掌。新豐父子，敲唱分明矣。

祖示五位王子：

一曰朝生，一曰末生，一曰誕生，一曰化生，一曰內生。

僧問石霜諸：如何是朝生王子？霜曰：白衣為上輔，直指禁庭中。如何是末生王子？霜曰：循途方覺貴，漸進不知尊。如何是誕生王子？霜曰：貴裔非常種，天然位至尊。如何是化生王子？霜曰：政威無比況，神用莫能儔。如何是內生王子？霜曰：重幃休勝負，金殿臥清風。

祥符蔭曰：洞山功建立功勳王子，葢稟巖臣奉子順之旨，功勳明奉君，王子表順父也。有內紹外紹之分，金提半提之別，與五位功勳互相表裏。人根利鈍，法有頓漸，當時石霜可謂壎篪叶奏。有謂其建自石霜者，譌也。有以朝生配正中偏，末生配偏中正，誕生配正中來，化生配兼中至，內生配兼中到者。有以誕生列第一位，朝生列第二位，末生列第三位，內生列第四位，化生列第五位者。有以內生為第一位，當正中來；化生為第二位，當正中偏；末生為第三位，當兼中至；朝生為第四位，當偏中正；誕生為第五位，當兼中到者。有以誕生統攝四位，謂誕，大也，生也。朝生誕於朝而生，末生誕於末而生，化生誕於化而生，內生誕於內而生，亦猶正中來之正偏兼帶，始終圓貫。而謂誕生猶有待者，即待朝末等而生，而誕之所以為誕，實不生。故曰：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脫銀籠者，順逆縱橫，一一合妙。如安公破句讀楞嚴，不妨見道，神而明之，方契立法之旨。若執一定，以方破圓，則是癡人說夢矣。寶鏡三昧，重離六爻，疊三變五之言，紛紛不一，可類推也。

祖示三種滲漏。

祖因曹山辭，付以寶鏡三昧已，復曰：末法時代，人多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見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於此三種，子宜知之。

寂音洪曰：大般若經曰：應觀欲界、色界、無色界空。善見！是菩薩作此觀時，不令心亂。若心不亂，則不見法。若不見法，則不作證。又曰：若金翅鳥飛騰虛空，自在翱翔，久不墮落。雖依於空戲，而不據空，亦不為空之所拘礙。昔洞山大師立五位偏正，以標準大法；約三種滲漏，以辨衲子。非意斷苟為，皆本佛之遺意。今叢林聞滲漏之語，往往鼻笑。雖洞山復出，安能為哉？

祖示綱要。

一、敲唱俱行。偈曰：金針雙鎖備，叶路隱全該，寶印當風妙，重重錦縫開。二、金鎖玄路。偈曰：交互明中暗，功齊轉覺難，力窮忘進退，金鎖網鞔鞔。三、不墮凡聖(亦名理事不涉)。偈曰：事理俱不涉，回照絕幽微，背風無巧拙，電火爍難追。

曹山祖示三墮。

示眾曰：凡情聖見是金鎖玄路，直須回互。夫取正食者，須具三種墮：一者披毛戴角，二者不斷聲色，三者不受食。時有稠布衲問：披毛戴角是甚麼墮？祖曰：是類墮。曰：不斷聲色是什麼墮？祖曰：是隨墮。曰：不受食是甚麼墮？祖曰：是尊貴墮。乃

曰：食者即是本分事，知有不取，故曰尊貴墮。若執初心，知有自己及聖位，故曰類墮。若初心知有己事，回光之時擯却色聲香味觸法，得甯謐即成功勳。後却不執六塵等事，隨分而昧，任之則礙。所以外道六師是汝之師，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食者，即是正命食也。亦是就六根門頭見聞覺知，祇是不被他染污將為墮，且不是同向前均。他本分事尚不取，豈況其餘事耶？

祖示四禁

示偈曰：莫行心處路，不掛本來衣。何須正恁麼，切忌未生時。

安隱忍曰：洞上宗道合君臣，位分貴賤，由正偏而及兼帶，自奉向以至功功，如指與拳舉，一該五混，則知處類之弗齊，妙無以加矣。但辭多典雅，理亦春融，若鏡之照花，雖情理俱絕，而娟娟可愛。是故蓄情之士，對之情生，抱理之夫，觀之理著，此情滲漏之所以設也。夫情之所結，因見不忘，情見相私，語成窠臼，片瑕千累，眾病一源。故曹山立三墮以明尊貴，設四禁以辟邪途，捐不賞之功，絕未然之禍，渠無國土，何處逢渠？我本無瘡，勿傷之也。後世不曰洞曹，而曰曹洞，其在此乎？

辛巳二年

壬午三年

定上座參祖。

定參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下禪牀擒住。定擬議，祖與一掌。定佇思，旁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定方作禮，忽大悟。後南遊，路逢巖頭、雪峯、欽山，舉祖赤肉團上無位真人面門出入話，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定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罔措。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定曰：若不是這兩個老漢，[祝/土]殺這尿牀鬼子。

存奬禪師住大名府興化。

禪師百丈支下，杭州大慈寰中寂。

中，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出家於并州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結茅於南嶽。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中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中曰：會即便會，莫忉忉。泉拂袖而出。趙州問：般若以何為體？中曰：般若以何為體？趙州大笑而出。中明日見趙州，掃地問：般若以何為體？趙州置箒，拊掌大笑。中便歸方丈，住大慈，示眾曰：山僧不解答話，只能識病。又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問道者眾。山素缺水，中擬飛錫，夜夢

神人告之曰：勿它之。詰朝，見二虎以爪跑地，泉自湧出，味甘如飴。有僧自岳至，乃曰：童子泉涸矣，移來在此。

祖至河府，王常侍迎以師禮。

祖拂衣南邁，至河府，府主王常侍與諸官請祖陞座：山僧今日事不獲已，曲順人情，方登此座。若約祖宗門下稱揚大事，直是開口不得，無你措足處。山僧此日以常侍堅請，那隱綱宗還有作家戰將直下展陣開旗麼？對眾證據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祖便喝，僧禮拜。祖曰：這個師僧却堪持論。

癸未四年

詔法師知玄為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甲申五年

全彖禪師住鄂州巖頭。

彖住巖頭，示眾：但明取綱宗，本無實法。不見道：無實無虛。若向事上覷，即疾；若向意根下尋，卒摸索不著。又曰：此是向上人活計，只露目前些子，如同電拂、如擊石火，截斷兩頭，靈然自在。若道向上有法有事，真椀鳴聲，塗糊汝、繫罩汝，古人喚作繫驢橛。若將實法與人，土亦消不得。又曰：欲得易會，但知於聲色前不被萬境惑亂，自然露倮倮地、自然無事送。向聲色前蕩蕩地，恰似一團火燄相似，觸著便燒，更有甚麼事？不見道：非是塵不侵，自是我無心。又曰：若是有筋骨底不用多，諸處行脚也須帶眼始得，莫被人謾。不見道：依法生解，猶落魔界。夫唱教須一一從自己胸襟中吐得出來，與人為榜樣。又曰：是句亦剗，非句亦剗，自然轉轆轤地、露倮倮地，飽齁齁地，不解却、不解斆。不見道：却物為上，逐物為下。又曰：纔有所重，便成窠臼。古人喚作貼體衣，病最難治。又曰：無依無欲，便是能仁。古人道：置毒藥安乳中，乃至醍醐亦能殺人。這箇不是汝習學得底，莫錯認門頭戶口，賺汝臘月三十日赤鬨鬨地無益。

禪師曹洞支下第四世，泉州龜洋慧忠寂。

忠住龜洋，遁世不出山。一日，謂眾曰：眾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問：如何得明道去？忠曰：但脫情見，其道自明矣。夫明之為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呪力、藥力，以蛇綰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呪藥等力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者，是未見自心者也。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

乙酉六年

大鑑下第五世，鼎州德山見性大師宣鑒，寂。

鑒居德山，門庭高峻。十二月二日，告眾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

祥符蔭曰：德山出雪峯存，存出雲門偃，為雲門宗。又存出玄沙備，備出羅漢琛，琛出清涼益，為法眼宗。是為二宗之祖，同時與臨濟並稱，以棒唱提挈大綱，訶佛罵祖，真不忝大雄後勁云。

丙戌七年

禪師義存，開法雪峯。

存阻雪竇山於巖頭灥言下。大徹，嗣德山。咸通中，登閩之象骨山雪峯，創立禪院。學徒奔萃，法席之盛，卓冠天下。四十餘年，眾恒一千五百。

禪師馬祖支下第三世，徑山無上鑒宗寂。

宗嗣鹽官，安住徑山，為第二世。法席之盛，冠於江浙。三月五日，集眾說法，端坐而化。法嗣洪諲繼其席。

祖北至大名府，嗣法小師存獎趨侍，迎居興化東堂。

先是，祖因兵革，拂衣南邁，王常侍延以師禮。時蒲相蔣公禮請，祖將應之。獎聞，趨省至中條。太尉中令何公專使迎祖，獎翼行。旋至府下，止觀音寺江西禪院。問道者簪裾繼踵，道俗連肩。未期年，獎迎居東堂。

丁亥八年

首建臨濟宗第一世慧照祖示寂。

祖無疾，四月十日示眾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稟，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眾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然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祖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然便喝。祖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於府西北隅，曰澄靈。

住鎮州保壽，嗣法小師延沼。臨濟祖塔記曰：師諱義玄，曹州南華人也，俗姓邢氏。幼而穎異，長以孝聞。及落髮受具，居於講肆，精究毗尼，博賾經論。俄而嘆曰：此濟世之醫方也，非教外別傳之旨。即更衣遊方，首參黃檗，次謁大愚。其機緣語句，載於行錄。既受黃檗印可，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滹沱河側小院住持。其臨濟因地得名，時普化先在彼，佯狂混眾，聖凡莫測。師至，即佐之。師正旺化，普化全身脫去，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適丁兵革，師棄去。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為寺，亦以臨濟為額，迎師居焉。後拂衣南邁至河府，府主王常侍延以師禮。住未幾，即來大名府興化寺，居於東堂。師無疾，忽一日攝衣據座，與三聖問答畢，寂然而逝。時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

門人以師全身建塔於大名府西北隅，勅謚慧照禪師，塔號澄靈。合掌稽首，記師大略。

靈巖儲臨濟祖塔重建碑曰：少林氏之言曰：行、解、相、應、超然，名之曰祖。六傳至盧氏子，提挈一相一行三昧大其門，應西天般若多羅之記，生南嶽讓，讓生渺潭一。南嶽以一物不中之解，證有修無染之行。渺潭氏超然，於即心即佛、非心非佛，渾焉周匝，廓爾懸殊，創大機大用，接百丈海西來，法式至海，廣大悉備。以己所得，得見過於師之黃檗，運東土宗旨，大段三變。臨濟氏挺出，集十代之大成，出古今之獨斷，博也、厚也、高也、明也。以言乎道，發靈山以來未發之妙；以言乎行，開東西歷世未開之門。廣大精微，詳嗣法保壽延沼記中。余小子弘儲何能增益？澄靈寶塔建自唐咸通丁亥，歷四百餘年，洪流衝裂。又三百年，三十三世孫超覺念我祖道滿天下，而無以副脚下子孫執箒瞻依之篤切，走告江南北諸孫，共襄塔事。塔成，銘屬弘儲。銘曰：更七百年還舊觀，斯文不泯終古傳，河流嶽立同永綿。

靈巖儲臨濟祖塔源流序曰：源流之見，始於昭覺。昭覺，臨濟十一世孫。手書臨濟正宗記付佛日，宗杲著，見載藉。議者謂昭覺特出手定，抑上有因。承西天諸祖說偈相傳，從一祖至二祖，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告香至王子菩提多羅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花開世界起。此西天源流之可據者也。達摩念東震旦國佛記後五百歲，般若智燈運光於彼，遂囑弟子不若密多羅住天竺傳法，而躬至震旦。從震旦初祖至黃梅，五祖告盧能曰：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為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摩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跪受訖，問：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摩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此震旦源流之可據者也。臨濟承曹溪以來，四世傳至禹門，為臨濟二十九世。唐宋佛法盛時，家喻戶曉，源流不待問。迨其衰也，至有明嘉隆，山水微茫，僅存一綫。禹門稟圓通法，付四人：一曰天童圓悟，一曰報恩圓修，一曰雲門圓信，一曰淨明圓蓮。天童於天啟甲子付淨慈法藏，丁卯付大溈如學，次第付梁山海明、徑山通容、金粟通乘、寶華通忍、龍池通微、天童道忞、雪竇通雲、鶴林通門、善

權通賢、天童通奇。報恩付竹林本豫、報恩通琇、南澗通問、石霜通際。雲門付海岸居士黃端伯弘儲，為淨慈藏和尚子。茲因善權法孫斷指超覺，將興復臨濟祖塔，特上靈巖請文，記臨濟源流。弘儲不文，祇據本支宗派，依次序述。付石河，出崑崙，導積石，不遡其源而循其流者，無以盡經天帶地之勢也。後世永鑑哉！

三峯僧鑒青臨濟祖師塔頌曰：靈山正法眼，付囑大龜氏。慶喜及商那，次第傳真訣。如是密相承，二十餘八葉。香至最小男，棄榮猶敝屣。親稟般若多，記名為達摩。應讖泛重溟，遠屆支那國。遊歷梁魏間，面壁棲嵩少。號曰婆羅門，訪求大乘器。直指佛即心，講徒且驚擾。置毒不能傷，慈心三昧力。可師鸞鳳姿，根勝無倫匹。五嶽峭頭顱，千頃涵胸臆。妙辨類懸河，異花隨塵落。每一談論時，宿師盡辟易。終疑缺齒胡，別有安心要。變服毀形軀，立雪彌勤懇。一言了此心，三拜得其髓。啟廸甘露門，分燈照無盡。從茲五六傳，衣法雙流衍。信心久成熟，衣止遂不傳。大法遍塵沙，得道如林藪。二桂久傳陰，一粒重銜粟。金雞聲轉高，馬駒足何闊。踏殺天下人，莫能行籌數。一子坐大雄，迎喝聾雙耳。苟非麤行僧，大機誰辨的。吾祖法中王，應用同垂跡。氏族及鄉閭，具如傳所述。三學備研幾，三業還純粹。三年不飛鳴，三度遭鞭策。大法若雲披，大用如雷迅。大宗續大雄，大志恢大業。大樹廕人天，大龍霈雲雨。熱惱頓清涼，枯槁咸霑溉。三句非縱橫，三真非並別。三要絕雕鐫，三玄善闢闔。三世同一儀，三乘同一航。法說種種殊，皆為從上式。字字解脫幢，句句光明藏。如世大慈航，能渡諸漂溺。如世大寶聚，能濟諸貧窮。如世大樓櫓，能却諸冤敵。如世大城塹，能拒諸魔軍。是故七百年，燈燄彌增熾。令行吳越區，一人大威力。誰云塔有壞，壞者非其真。離相與離名，全密還全主。然於不壞相，而復示摧頹。蔓草與寒烟，遍覆黃金國。如師所建立，縱奪各隨時。勿以人境乖，而昧全體用。譬如鏡中像，妍醜各不同。隨遇輒了然，初非鏡分別。譬如摩尼光，青黃隨色轉。色相本非珠，珠亦不外是。譬如春與花，不可岐為二。花落知春歸，春實無來往。譬如石中火，擊之乃成燄。破石覓踪由，畢竟無形段。譬如清淨月，散影諸江湖。水月不相知，印見宛然在。譬如水結氷，日照還成水。融結狀雖差，濕性終無改。斷公知此義，堅固最初心。裒金等聚沙，復覩巍巍相。千秋表真仗，萬世成具瞻。却燒無能侵，嵐風莫能撼。是知取相者，終不達無生。棄相亦復然，五十笑百步。欲超權學見，成毀二俱空。空見併銷亡，寶幢赫然湧。無雜無動搖，非常非斷滅。斯為無縫樣，五眼莫能窺。星月掛闌干，

烟霞生戶牖。一切諸天人，敬心常守護。我今說是頌，處處見祖師。惟有逸格人，乃能深諦信。或於筆尖上，散作翰墨香。或於紙素中，透出文字障。或於清淨境，解脫無纖塵。或於差別緣，顯見無窮義。或於熱喝內，威猛如象王。或於痛棒頭，翻擲同師子。或主賓言論，或照用施呈。或全或抑揚，或偏或喜怒。何處非全身，何物非生面。苟能如是見，今古常見前。變化絕端倪，眉目日相拄。不離跬步間，展禮真儀訖。

堯封潛臨濟慧照祖塔重建碑後記曰：往讀桐江釣叟姚桐壽樂郊私語，載與括蒼劉氏遇於海鹽之橫山，劉氏謂南龍一支從峨嵋並江而東，竟不知其結局。頃從通州泛海至此，乃知海鹽諸山是南龍盡處。天目雖為浙右鎮山，然勢猶未止，蜿蜒而來，右束黟浙，左帶苕霅，直至長墻秦駐之間而止。於是以平松諸山為龍，左抱以長江淮泗之水；以慶紹諸山為虎，右繞以浙江曹峨之水。諸水率皆朝拱於此，而後乘潮東出。前復以朝鮮、日本為案，此南龍一最大地也，非周孔其人不足以當之。然而無有乎爾，吾恐山川亦不忍自為寂寂若此也。按樂郊私語序，時則至正癸卯。又歷三百年辛丑，老師補住金粟，南潛隨侍，覽山川形勢之大致，徵桐江釣叟之舊聞。我天童老和尚扳九地之雷於此，我三峯老和尚發天衢之軔於此，所謂非周孔其人不足當之者。隔三百年，驗如玉符，而臨濟之道至是炳然若赫日之中天矣。古記稱震旦國三大幹龍皆始於崑崙，北條出河海以入於海，為冀燕之分；中條出河南，自秦隴三輔入豐沛汾晉，派伊洛，東而淮泗以入於海，為雍豫青徐之分；南條出江南，自陜右分出西鄙，廻巴、蜀，踰荊、衡，入黔中，東而匡阜，南極嶺海，東北渡閩、粵，跨三吳，自浙右以入於海，為梁、荊、揚之分。夫冀州，天地之一樞要也。儒者亦言：冀州好風水，古帝王之所都。滹沱河在真定府城南，自雁門來，經靈壽等縣，至直沽入於海，我臨濟祖之所縱轡而馳也。而大名為禹貢冀、兗二州之域，魏州、興化則澄靈之塔在焉。故讀保壽沼所作臨濟慧照禪師塔記，及英華所載公乘億魏州獎公塔碑，而益歎山川形勢、源流順逆之故，往往與道法相關攝。葢山水之大機在逆，猶古兵法以正合，以奇勝，其用以逆。而千古禪宗綱領，亦未有不以順為體，以逆為用者也。故從曹溪發源天南，北而為南嶽，一逆也；又北而為臨濟，一逆也；臨濟已上，自順而逆。夫三吳，又天地之一樞要也。臨濟南而為揚、岐、雲葢，有會祖塔焉；又南而為虎邱，虎邱有隆祖塔焉；臨濟以下，自逆而順。而及天童、三峯，至於老師，臨濟之道大行吳、越，使小釋迦沒而不食。其言順而逆，逆而復順，冀州為北

樞，吳、越為南樞，而山川大勢與道法相終始者，亦可以考而見矣。

庵主道膺，為洞山室中領袖。

膺先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遂造洞山。祖問：汝名甚麼？曰：道膺。祖曰：向上更道。曰：向上即不名道膺。後結庵三峯，天人送供。祖問：子近日何不赴齋？曰：每日自有天神送食。祖曰：我將謂汝是個人，猶作這個見解在。汝晚間來。膺晚至，祖召膺庵主，膺應諾。祖曰：不思善，不思惡，是甚麼？膺回庵，寂然宴坐，天神尋覓不見，三日乃絕。祖一日問：作甚麼？曰：合醬。祖曰：用多少鹽？曰：旋入。祖曰：作何滋味？曰：得。祖大問：大闡提人作五逆罪，孝養何在？曰：始成孝養。自爾祖許為室中領袖。

寂祖開法曹山。

寂辭洞山，遂造曹溪禮塔。還止臨川，有佳山水，因定居焉。以志慕六祖，乃名山為曹。

宗統編年卷之十五

## 臨濟第二世祖

諱存獎，姓孔氏，鄒魯闕里之裔孫也。於薊三河縣盤山甘泉院出家，大中五年圓具，九年棄講，參臨濟嗣法，住魏州興化。

懿宗戊子咸通九年

臨濟第二世，魏州興化，祖嗣宗統(二十一年)。

祖開堂興化。

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為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為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僧問：四面八方來時如何？祖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祖曰：昨日赴個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己丑十年

禪師慶諸，復住石霜。

諸，廬陵新塗陳氏子。初抵溈山為米頭，後參道吾智嗣。其法初住潭州石霜，後隱長沙瀏陽，人莫識者。因僧舉洞山解制上堂：秋初夏末，兄弟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諸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洞山祖聞之驚曰：瀏陽乃有古佛。自是僧眾迎諸再住石霜。

洞宗第一世瑞州洞山悟本祖示寂

祖示疾，令沙彌傳語道膺，乃囑曰：他若問和尚安樂否，但道雲巖路相次絕也。汝下此語須遠立，恐他打汝。沙彌領旨去，傳語聲未絕，蚤被膺打一棒。將圓寂，祖謂眾曰：吾有閑名在世，誰人為吾除得？眾無對。時有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祖曰：吾閑名已謝。僧問：和尚違和，還有不病者也無？祖曰：有。曰：不病者還看和尚否？祖曰：老僧看他有分。曰：未審和尚如何看他？祖曰：老僧看他不見有病。祖乃問僧：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與吾相見？僧無對。祖示偈曰：學者恒沙無一悟，過在尋他舌頭路。欲得忘形泯蹤迹，努力殷勤空裏步。乃命剃髮澡身披衣，聲鐘辭眾，儼然坐化。時大眾號慟，移晷不止。祖忽開目謂眾曰：出家人心不附物，是真修行。勞生惜死，哀悲何益？復令主事辦愚癡齋，猶眾戀慕不已。延七日，食具方備，祖亦隨眾。齋畢，乃曰：僧家無事，大率臨行之際，勿須喧動。遂歸丈室，端坐長往。塔曰慧覺。

祥符蔭曰：祖與濟祖同時王化，建立宗旨，廣大精微，互盡美善。迄今昌昌二桂，奕奕交榮，靈山一花，芳傳未艾，源深流長，其信然矣。

禪師道全，繼席洞山。

全初參洞山，問：如何是出離之要？祖曰：閣黎足下烟生。全當下契悟，遂繼席，一眾悅服。

## 曹洞宗第二世祖

諱道膺，幽州玉田王氏子。童丱出家於范陽延壽寺，二十五成大僧。初參翠微，尋謁洞山，為室中領袖，嗣其法。

庚寅十一年

曹洞宗第二世。雲居祖嗣宗統(三十三年)　發明(洞山寂，而曹山儼然無恙也。不書曹山者，表雲居嗣統也。然則雲居嗣統，何不俟曹山寂後？曰：雲居曹山雁行也。宗旨既定，曹山能事畢矣。溈仰，父子也。溈山寂，而仰山在。亦止不書于洞山寂後，即以雲居嗣統者，重傳持也。佛祖之囑曰：毋令斷絕千古法脉。豈不貴得人哉！)。

祖開法，洪州雲居。

祖登歐阜，冠世絕境，就樹縛屋而居，號雲居衲子。追求而集，散處山間樹下，久成苫架。說法其下，示眾：佛法有什麼事行得即是？但知心是佛，莫愁佛不解語。欲得如是事，還須如是人。若是如是人，愁箇甚麼？若云如是事即難，自古先德醇素任真，元來無巧。他根本脚下實有力，即是不思議人握土成金。若無如是事，饒汝說得簇花簇錦相似，人總不信受。又曰：暫時不在，如同死人，豈況如今？論年論月不在，如人常在，愁什麼家事不辦？欲知久遠事，祇在如今。如今若得，久遠亦得。亦人千鄉萬里，歸家行到即是。是即一切總是，不是即一切總不是。又曰：升天底事，須對眾掉却。十成底事，須對眾去却。擲地作金聲，不須回頭顧著。自餘有什麼用處？不見二祖當時博覽三藏，如觀掌中，因什麼更求達摩安心？將知此門中事，不是等閑。所以道：智人不向言中取，得人豈向說中求？又曰：一切事須向這裏及盡，始得無過。若一毫去不盡，即被塵累，豈況更多？差之毫釐，過犯山嶽。古人道：學處不玄，盡是流俗。閨閣中物捨不得，俱為滲漏。

辛卯十二年

壬辰十三年

文偃參尊宿睦州明，得悟尊宿指，今見雪峰。

偃，嘉興張氏子。生知天縱，落髮受具，探窮律部。以己事未明，參尊宿明。明纔見來，便閉却門。偃乃扣門，明曰：誰？曰：某甲。曰：作甚麼？曰：己事未明，乞師指示。明開門，一見便閉。偃如是連三日扣門，至第三日開門，偃乃拶入，明便擒

住曰：道！道！偃驚不暇答，明便推出曰：秦時[車*度]轢鑽。遂掩門損偃右足，偃從此悟入。明乃指見雪峯到莊，見一僧問：上座今日上山去那？曰：是。曰：寄一則因緣問堂頭和尚，祇是不得道是別人語。上座到山，見和尚上堂，眾纔集，便出握腕立地曰：這老漢項上鐵枷何不脫却？僧一依教。峯見這僧與麼道，便下座攔胸把住曰：速道！速道！僧無對。峰拓開曰：不是汝語。曰：是某甲語。曰：侍者將繩棒來。曰：是莊上一浙中上座教某甲來道。曰：大眾去莊上迎取五百人善知識來。偃次日上山，峯纔見便曰：因甚得到與麼田地？偃乃禮拜。

癸巳十四年

僖宗(名儼，在位一十五年)

僖宗甲午乾符元年

乙未二年

丙申三年

禪師師備，開法玄沙。

備，閩縣謝氏子。父以漁為業，因夜泛船墮水，備鼓掉而救。見水中月，乃云：先達有言：一切諸法皆如水月。若父存與其同業，只益三途之苦。今既不可救，莫若捨緣出家，報父恩也。於是斷髮受具，芒鞋布衲，食纔接氣，宴坐終日。與雪峯存親厚，存以其苦行，呼為頭陀。嘗携囊出嶺，擬欲遍參，忽築破脚指，血流痛楚，歎曰：是身非有，痛從何來？是身是苦，畢竟無生。休！休！遂不出嶺，依存咨決心要。一日，存召曰：備頭陀何不遍參去？曰：達摩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然之，稱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後忽夢父來謝曰：荷子出家，我得生天。存住雪峯，備入室，又閱楞嚴，發明心地。自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辭峰，結屋梅溪，後住玄沙。眾相尋而至，遂成叢林。上堂曰：佛道閑曠，無有程塗。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顢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鼓響，鼓中無鐘聲。鐘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借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蓋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若纖毫不盡，即為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道，一句當機，八萬法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

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氷，終不却成氷。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戰，十地魂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清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古德云：情存聖量，猶落法塵。己見未忘，還成滲漏。不可道持齋持戒，長坐不臥，住意觀空，凝神入定，便當去也，有甚麼交涉？西天外道，入得八萬劫定，却數滿後，不免輪廻。蓋為道眼不明，生死根源不破。夫出家兒即不然，不可同他外道也。如今甚麼處不是汝，甚麼處不分明，甚麼處不露見，何不與麼會去？如實未有發明，切須在急時中，忘餐失寢，似救頭然，如喪身命，冥心自救，放捨閑緣，歇却心識，方有少許相親。若不如是，明朝後日，盡被識情帶將去，有甚麼自繇分？又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世間難信之法，具大根器，方能明達。今生若徹，萬劫亦然。古德云：直向今生須了劫，誰能累劫受餘殃？又曰：玄沙遊徑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

丁酉四年

禪師黃檗下尊宿，睦州道明寂。

明住睦州示眾：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曰：蚤是孤負我了也。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明曰：擔板漢。上堂：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揑聚？明乃斂手而坐。一日陞座曰：首座聾？曰：在。寺主聾？曰：在。維那聾？曰：在。曰：三段不同，今當第一。向下文長，付在來日。下座。又示眾：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既明，如喪考妣。一日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火焚舍利如雨，收靈骨建塔。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祥符蔭曰：尊宿眼明心公，故其機用超妙，如拔九地之雷，如噓萬里之風，而鯤鵬之變化，神龍之奮迅，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者。巍然兩宗，脫穎於指顧之下，而不以自私，千載而後尊之為尊宿，與南泉、趙州鼎立而三，宜也。

戊戌五年

己亥六年

庚子廣明元年(十二月，賊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黃巢僭號，自稱大齊皇帝，改元金統)。

禪師南泉下衢州，子湖利蹤寂。

蹤嗣南泉，願住子湖。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即喪身失命。示眾曰：諸法浩浩，何絆何拘。汝等於中，自生難易。心源一統，綿亘十方。上上根人，自然明白。歷歷分明，無有不是。只少箇丈夫之志，致見如斯疲勞。欲得易會麼？自古及今，未有一個凡夫聖人出見汝前，亦無有一善語惡語到汝分上。為甚麼故？為善善無形，為惡惡無相。既已無我，把甚麼為善惡？立那個是凡聖？汝信否？還保任否？有甚麼迴避處？恰似日中逃影，還逃得麼？子湖山下有陶家無子，夫婦日夕焚禱。蹤一日過而問曰：爾何所祈？陶告之故。蹤曰：汝施我竹，我施汝子。陶遂施竹。其夕感異夢，隨舉一男，眾因號神力禪師。

辛丑中和元年(正月，帝幸成都。)

禪師船子下澧州，夾山傳明善會寂。

會，廣州廖氏子。初住夾山，上堂，有僧問：如何是法身？會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會曰：法眼無瑕。時道吾智在座中，不覺失笑。會便下座，請問道吾：某適來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會曰：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會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會乃散眾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會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船子曰：不似似個甚麼？會曰：不是目前法。船子曰：甚處學得來？會曰：非耳目之所到。船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船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會擬開口，被船子一橈打落水中。會纔上船，船子又曰：道！道！會擬開口，船子又打。會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船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會遂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船曰：絲懸綠水，浮定有無之意。會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該而不談。船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會乃掩耳。船子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用斯事。汝今已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

裏、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無令斷絕。會乃辭行，頻頻回顧。船子遂名：闍黎。會乃回首。船子竪起櫂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舟入水而逝。會自此幽邈。至咸通庚寅，復開席夾山。道吾復遣僧往問：如何是法身？仍答曰：法身無相。如何是法眼？仍答曰：法眼無瑕。僧歸，舉似道吾。吾曰：這漢此回方徹。僧問：如何是夾山境？會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示眾曰：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眾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諡傳明大師，塔曰永濟。

祥符蔭曰：悟後貴須遇人盡却師承邊事，方能大法自在。觀夾山之於船子，世之竹葉精靈，可以泠然愧避矣。然不得道吾發藥，則自墮於雲霧，而不知非此啟廸之功不可緩也。當時夾山已開堂蓄眾，道吾當眾笑之不以為嫌，乃虛心下問，一聞船子即散眾，直造此一段風規，豈今之高頭強項者能望其後塵乎？至船子囑曰：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個半個接續。尤為末法抱道者頂門金針云。

普聞斷髮造石霜。

聞，僖宗第三子。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謁慶諸，諸與語，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帝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

壬寅二年

通玄禪師開法末山隆濟。

玄初參德山，時已臘高，門風益峻，獨奇玄，然玄不大徹。辭謁洞，山與語，喜撫之曰：掌有神珠，白晝示人，人且按劒，況玄夜乎？子可貴也。曰：但不識珠耳，儻識，亦無晝夜。洞稱為俊士。洞入滅，玄廬塔旁三年，學者依從日盛。玄曰：太平時世，饑餐困臥，復有何事？吾本無事，汝與麼來相尋，是無事生事。無事生事，道人所忌，何不各自歇去。中和初，寓塔北遊，久之南還，寓止豫章，南平鍾王執弟子禮。玄厭城居，王為買末山，建精舍，號隆濟，以延之，學者雲集。

癸卯三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

禪師百丈支下福州慶圓智大安寂。

安繼席溈山，豫章廉使崔公敦崇禮譽。咸通十四年詔號延聖大師，賜紫袈裟。安室中每問僧：有句無句，如藤依樹子，意旨如何？僧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迴避？安曰：五蘊山中。僧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安曰：惱亂將軍。春秋九十一，十月二

十二日奄然坐化於怡山丈室。贈圓智大師，塔號證真。博陵司空相國及詩人周朴仰慕篤重，著詩文禮頌焉。

甲辰四年

乙巳、光啟元年

丙午二年

丁未三年

禪師德山下鄂州巖頭全豗寂。

豗德山嗣，住巖頭。光啟之後，中原盜起，眾皆避地，豗端居自若。一日，賊大至，豗知宿緣，乃順化焉。門人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起塔。

祥符蔭曰巖頭，初謁臨濟，後參德山。鰲山阻雪，打脫雪峯漆桶；托鉢堂前，重撾德山塗毒。四藏鋒末後句，天下人不奈伊何。乃一棹烟波，孤行於芳草渡頭。迄今流風遺韻，凜然與曲彔牀擁千百眾者同其高峭。噫！道豈在形迹間哉？

祖付慧顒正法。

顒生緣河北，參祖於興化，祖付以法印。

祖擯克賓維那。

祖一日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祖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饌飯一堂。次日，祖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戊申、文德元年。

禪師道吾下石霜慶諸寂。

諸嗣道吾智，不出霜華二十年，學眾多有，常坐不臥，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眾齊己、貫休、泰布衲等俱在座下，皆以吟詠為佛事，而泰更力於禪。秀才張拙嘗與泰等道話，一日謂泰曰：三師中何不選一人為長老？意少己、休等以詩筆見長。泰曰：先輩何失言也？堂頭和尚、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勝我輩者七百餘人。拙愧服，乃同上拜謁。諸問：先輩何姓？曰：姓張名拙。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遂有省，呈偈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見，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諸肯之。二月日安坐而化，壽八十二，臘五十九。

祥符蔭曰：道吾、雲巖同出藥山之門，敲唱雙行，有似巖頭之於雪峯。洞山五位，王子、石霜互闡明之，酥酪醍醐皆出於乳，而味則同中有異矣。瀏陽古佛推自洞山，住山三十年，一眾如枯

木。然貫休、齊己輩不妨聯吟座下。先師意旨，首座與九峯各出一隻手，此從上宗門中爪牙也。

臨濟第二世，魏州興化廣濟。祖寂。

堯封潛正訛記曰：景德傳燈錄：魏府興化存獎禪師，為後唐莊宗師。莊宗一日謂師曰：朕收大梁，得一顆明珠，未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珠看。帝以手舒開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碑文：師化於文德元年七月十二日。唐僖宗文德元年戊申，去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癸未，凡三十六年，則非莊宗明矣。今考其時，舒幞頭脚者，莅晉王李克用，而誤為其子莊宗存勗也。按僖宗廣明元年庚子，黃巢入長安，帝走興元，黃巢僭號。中和二年壬寅，李克用將沙陀兵趣河中。三年癸卯五月，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詔以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四年甲辰五月，黃巢趣汴州，李克用追擊，大破之。秋七月，時溥獻黃巢首。八月，進李克用為隴西郡王。傳燈錄所謂收大梁，得一顆無價寶珠者也。其稱朕者，以莊宗而訛也。碑又言：大德奉先師之遺命，於龍紀元年八月二十二日，於本院焚我真身，用觀法相。即示寂。次年己酉，昭宗元年也。而五燈會元謂：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得中原，獲得一寶。及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皆不受等語，皆因莊宗而訛也。史之貴闕文，豈不信哉？傳燈錄：師滅後，勅謚廣濟大師，塔曰通寂。而不見於塔碑，得之塔碑之後也。傳燈錄：師為魏府大覺禪師院宰時，覺一日問曰：我常聞汝道，向南行一迴，拄杖頭未曾撥著一個會佛法底人，汝憑什麼道理有此語？師乃喝，覺打之。師又喝，覺又打。來日，師從法堂過，覺召曰：院主，我直下疑汝昨日行底，喝與我說來。師曰：存獎平生於三聖處學得底，盡被和尚折倒了也，願與存獎個安樂法門。覺曰：這瞎驢卸却衲帔，待痛決一頓。師即言下領旨。雖同嗣臨濟，而常以覺為助發之友，其事在臨濟示滅之先，不待辨而明。而五燈會元諸書訛而為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喫棒底道理，此先師二字莅從拈香法語不如供養臨濟先師之句而訛也。佛祖綱目繫存獎禪師開法興化於僖宗乾符元年甲午，則在晉王之前也，皆異於塔碑。又祖塔碑左記曰：當周之時，西方有聖人曰釋迦氏，東土有聖人曰仲尼氏。東土聖人生魯國，而西方聖人已示滅四百年矣。當是時，東土之人固未知有西方聖人也，而東土聖人始知之而始名之。其後東土聖人滅六百年，西方聖人之教乃至於東土。又歷年，東土得達摩氏傳西方聖人不傳之心印。又歷年，東土五宗拔起，以應一花之瑞。而首承臨濟氏之宗祧者，實東土聖人之孫也。其事景德傳燈錄闕焉。文苑英華卷第八百六十八碑第二十五釋碑第十九。宣州新興

縣寺碑後載：魏州故禪大德獎公塔碑，作者公乘億。碑曰：和尚姓孔，字存獎，家本鄒魯，即闕里之裔孫也。南潛年來，欲集僧寶獻徵，意葢在拾遺而補闕也。公乘億興化塔碑，則非獨拾遺而補闕也。西方聖人、東土聖人，風教設施之同異，後世子孫之會通，以端俗學之歧塗，以定人天之眼目，實在於是。盤山甘泉，著其抽簪；三統講筵，明其義虎；京華水國，表其遊跡；仰山擊指，及其同聲。臨濟止觀音寺江西禪院，補寶壽之佚文。未期遷化，克盡茶毗之禮，證三聖之同侍。南甎門外，通衢之左，興化舊基，舍利一千餘粒，德儀殊勝。建塔於府南貴鄉縣薰風里，附於先師之塔，志也。父子存亡，始終靡間，昭垂萬古矣。余特悲世之奉教於東土聖人者，於東土聖人之心法，皆背而馳，而岸然自謂於東土聖人之教，若執干戈以捍禦焉。噫！亦異矣。夫東土聖人仲尼氏，二傳而為子思氏，親得東土聖人之心法，著中庸。其第一句曰：天命之謂性，非世之所謂天命者也。世所謂天命云者，所以開近世天主邪說之漸，而子思氏之言，則西方聖人之心也。其末後句曰：無聲無臭，非世之所謂無聲臭也。世之所謂無聲臭云者，所以承宋儒混茫一氣之訛，而子思氏之言，則西方聖人之心也。夫東土聖人仲尼氏，二傳之孫，手著中庸，以闡東土聖人之道，則仲尼氏之心也。闕里裔孫，親承臨濟，以傳西方聖人之心，則亦仲尼氏之心也。此世儒之所不察也。

安隱忍曰：祖英挺天縱，如虎生三日，氣便食牛。與洛浦俱為臨濟侍者，然皆坐在一悟，視天下無人。微大覺、夾山，則一墮無尾巴隊中矣。浦嗣夾山，不忘最後之得，而化嗣臨濟，使濟上宗風不致滅裂，葢師友力也。師既脫韝於大覺，便有驅耕奪食之手，後來接人不輕放過，故子孫十餘世皆光明照人，其淵源承接有自來矣。昔法雲杲公入圓通璣道者之室，一語相合，而圓通稱賞之。明日秉拂，機思遲鈍，眾大笑，杲為之置茶，慚無以自處，偶打翻茶具，因而有省。於是機鋒迅捷，無敢當者。未幾，謁真淨，復大悟。此等公案甚多，使後世讀之，如明鏡當臺，妍醜自見，存錄良有以也。近世衲子敘悟由，槩多修飾，凡師匠發藥之語，或臨機挫抑之言，盡情刪去，甚欲改換。師承所示之偈頌，惟褒揚者存之。夫所貴從師，為能與我解黏去縛，若一皆稱贊，又安在其為師匠耶？因及化之悟緜，一并拈出，以見古今之不逮。悲夫！

祥符蔭曰：宗師垂示鑑定機宜，病治末流之病，如良醫設藥，透徹膏肓。觀興化之於大覺，及接見同參擯克賓維那等公案，天下後世師資上下之間，可以不言喻矣。而猶岸然呶呶，是何異於負販兒童，安在其為親承決擇，稱人天祖佛師哉。其時寇盜充斥，

雲擾烟馳，以致化迹訛傳，甚多遺漏。然存大意於千載祖，可謂不忝淳沱後勁矣。

宗統編年卷之十六

## 臨濟第三世祖

諱慧顒，河北人。嗣興化，住汝州南院，一名寶應。
昭宗(名傑，在位一十六年)。

昭宗己酉龍紀元年。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祖嗣宗統(四十二年)。

祖上堂曰：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出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祖曰：是。僧便掀倒禪牀。祖曰：這瞎驢亂做！僧擬議，祖便打趁出。

八月二十二日，茶毗興化，祖全身得舍利一千餘粒。謚廣濟，塔曰通寂。

庚戌大順元年，　時天下分裂，霸據一方者凡十三處(西秦、吳、吳、越、燕、楚、前蜀、荊、閩、南漢、後蜀、南唐、殷、東漢)。

嗣溈山法同建宗旨。溈仰宗第一世智通祖示寂(書法同曹山)。

祖自仰山開法，遷觀音，接機利物，為禪宗標準。將遷化前數年，有偈曰：年滿七十七，老去是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膝屈。至大順庚戌，時在韶州東平山，將入滅，有數僧侍立，祖示偈曰：一二二三子，平目還仰視。兩口無一舌，此是吾宗旨。言訖，以兩手抱膝而逝，年七十七。謚智通，塔號妙光。

存考。(按：仰山距溈山祖人滅時，凡三十八年。一傳為西塔光穆、霍山景通、龍泉文喜、新羅順支、南塔光湧等，共六人。南塔湧再傳為清化全付、芭蕉慧清等，共五人。西塔穆再傳為資福如寶一人。芭蕉清三傳為興陽清讓、幽谷法滿等，共四人。資福寶傳真邃德韶等，亦四人。而此後傳燈無考。又自西塔而後，諸師皆年代不載。唯文喜禪師載：開成二年，趙郡具戒。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院，見仰山，言下頓了心契。仰山令典常住。光啟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衣。乾甯四年，又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二年示寂。餘俱寥寥語句，僅以存其大端。今並闕焉，以俟後來詳考。雲門法眼，亦同此例也。)

辛亥二年

壬子景福元年

癸丑二年

甲寅乾甯元年。

乙卯二年

禪師臨濟支，下灌溪，志閑寂。

閑，館陶史氏子。初參臨濟祖，後參末山然，住灌溪，嗣臨濟。

五月一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問：立死者誰？曰：

僧會。閑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禪師溈山支下徑山洪諲寂。

諲嗣溈山，住徑山。九月日，院前樫樹忽萎，厨內飯如金色。諲令鳴鏡集眾，陞座曰：牟尼掩足，迦葉藏峯。彼彼不落見聞，一句莫教人說。汝須急切，各自知時。法界雖長，世人景促。佛法非遠，大道不迷。孝順住持，如吾在日。久立，珍重！遂入滅。

禪師洞山支下，九峯通玄寂。

玄嗣洞山，由末山遷九峯。二月十七日誡眾曰：無虛度光陰，無虛消信施。既已出家，惟道是履，名大丈夫。言訖，遂寂然在定。至三月二十日乃化。

丙辰三年

延沼生於餘杭劉氏。

丁巳四年

戊午光化元年

禪師華嶽玄偉纂。聖胄集成。

偉編次貞元已來宗師機緣行世，曰聖胄集。

禪師南泉下尊宿。趙州觀音院真際大師從諗寂。

諗住趙州觀音院，燕、趙二王同至院見諗，諗端坐不起。燕王問曰：人王尊耶？法王尊耶？諗曰：若在人王，人王中尊；若在法王，法王中尊。二王歡然敬服，乃同供養。諗志效古人，住持四十餘年，道滿天下，所有言句，諸方傳播，尊為古佛。壽一百二十歲。

祥符蔭曰：南泉、趙州皆稱尊宿，如歲寒松栢挺秀，丹山碧嶂間時花芳草，對之異矣。住持四十餘年，未嘗以一事告檀越。繩牀一角折，以繩繫殘薪支之。噫！高風碩德所以冠卓古今也。

禪師夾山下澧州洛浦(或作樂普)元安寂。

安夾山會嗣。初為臨濟侍者，濟稱之為門下一隻聖箭。後辭臨濟，住夾山住菴。夾山修書招之，乃服膺。語具本傳。住洛浦，上堂曰：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趣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冬，示微疾不倦，請參。十二月二日午時，與僧問答罷，便告寂。

禪師溈山支下鄧州香嚴智閑寂。

閑，青州人，徧參諸方。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溈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閑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閑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踰父母。當時若為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閑曰：和尚讚歎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閑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閑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閑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閑初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閑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為甚麼如此？閑曰：祇為春行秋令。閑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

祥符荫曰：聰明障道，為其難透脫也。香嚴得力於師友，糞掃堆頭，一擊而了，所以啐啄俱亡，應緣不錯。後之學者，應無俟騰口說矣。

己未二年

庚申三年

禪師仰山支下杭州龍泉無著文喜寂。

喜仰山，嗣嘉禾禦兒朱氏子。七歲出家，開成二年登戒。咸通三年，禮仰山於豫章觀音院，言下了契。充典座，有異蹟。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十年，居龍泉古城院。乾符六年，避地至湖州餘不亭，刺史杜孺休請居仁王院。光啟二年，錢武肅王疏請住龍泉。大順元年，賜紫。乾甯四年，賜師號曰無著。十月二十七日夜中時，告眾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寂。春秋八十，夏六十。塔於靈隱西塢。天祐二年，叛兵發塔，肉身不壞，髮爪俱長。吳越王重加封瘞。

祥符蔭曰：無著神異炳著，是再來果位中人。仰山東土小釋迦，故一時參承之士，如南塔光湧者，山每對人稱之曰：此子是肉身佛，栴檀林中無穢草，師子窟中無異獸。法化之隆，隱顯莫測，此所以為護持正眼者歟！

辛酉天復元年。

嗣洞山法，同建宗旨。曹洞宗第一世撫州曹山祖示寂　書法(曹山為洞山子，同建宗旨，為曹洞第一世，故書法如此。)

祖住仰山，南平鍾王雅重，致禮敦請。祖但書隱山山居頌一首，付使者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六月日，問知事：今日是幾何日月？曰：六月十五日。曰：曹山平生行脚到處，只管九十日為一夏。明日辰時，吾行脚去。及時，焚香宴坐而化。

或問祥符曰：洞山寂後，曹山住世尚三十二年。雲居既稱曹洞二世，何不嗣統於曹山寂後？曹山既遜統矣，而書其寂於雲居三十二年。此三十二年，曹山毋乃贅旒乎？祥符曰：佛祖付正法眼，以毋令斷絕為囑。洞宗傳持於今者，皆雲居之後。雲居嗣法洞山、曹山，同建宗旨者也。以宗旨言，曹山合洞山而成一世。洞山寂而曹山不單書者，曹山統於洞山，所以從洞山，尊洞山也。不然，洞山寂而曹山單書，是二宗統矣。洞山寂而書雲居嗣統者，尊曹山為一世也。今之傳持洞宗者，皆雲居之後，而並尊曹山，合洞山為一世。稱曹洞者，大同之道，無彼此也。曹山既遜位，而書其寂於雲居三十二年者，如唐之玄宗傳位於天寶十五載，而崩於肅宗之寶應元年。宋高宗禪位於紹興二十三年，而崩於孝宗淳熙十三年，何贅旒之有？雲居嗣統為第二世，自當並尊曹山為第一世。亦如宋太宗以弟而承兄，太祖正統，則兄弟而祖宗焉。統序昭然，百世不易。仰山之寂亦然。溈仰、雲門、法眼三宗，止於首建濟洞，編年歷世。相次者，二枝嫩桂久昌昌，祖讖光垂，至今未艾也。

師禪了悟，補住曹山。

壬戌二年

曹洞宗第二世，洪州雲居弘覺祖示寂(作天福者誤)。

祖住持三十餘年，道徧天下，眾至千五百人。南昌鍾王師尊之，願以為世世師。天復元年秋，示微疾。十二月八日，為大眾最後開方便門，敘出世始末。是年正月三日，問侍者：今日是幾？對云：初三。祖曰：三十年後，但云祇這是。乃端然告寂。

祥符蔭曰：江河之行萬里，未聞源清而流濁。法脉相承，宗眼相照，如空鏡交融，不合而合。觀雲巖、洞山、雲居三世，可瞭然矣。

## 曹洞宗第三世祖

諱　丕生，緣傳燈失載。

癸亥三年

曹洞宗第三世，洪州鳳棲山同安，祖嗣宗統(約十三年)。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祖曰：金雞抱子歸霄漢，玉兔懷胎入紫微。曰：忽遇客來，將何祇待？祖曰：金果朝來猿摘去，玉花晚後鳳銜歸。新到參，祖問：甚處來？曰：湖南。祖曰：還知同安這裏風雲體道、花檻璇璣麼？曰：知。祖曰：非公境界。僧便喝。祖曰：短販樵人，徒誇書劍。僧擬進語，祖曰：劍甲未施，賊身已露。

存考。(按雲居傳同安丕，丕傳鳳棲志，志傳梁山觀，觀傳太陽玄。丕與志傳燈諸錄，皆不載其生緣示寂之年月。考太陽玄以宋咸平三年庚子觀歿，辭塔出山，至太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是梁山寂于咸平三年之際也。從唐天復三年癸亥，至宋咸平庚子，為九十餘年。而同安、鳳棲、梁山三世，三世之間，各准三十年為一世，以定宗統。細故雖則脫略微茫無徵，而大旨粲然不失。存之以俟後來考定云。)

禪師道簡，繼席雲居。

簡，范陽人。童子剃落，受滿分戒，徧遊叢席。後謁雲居，與語連三日，大奇之，誡令刻苦事眾。於是簡躬操井臼，同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眾莫有知者。以臘高為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雲居祖住三峯時，神受服役。既來雲居，神亦隨至，舍於枯樹之下而樹茂，號安樂樹神。雲居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尚即不諱，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事意不在簡，謂當揀擇堪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姑請簡意，簡必辭。簡既夙受記莂，即攝眾演法，主事大沮。簡察知之，一夕遯去。其夕，安樂樹神號泣。詰旦，眾追至麥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為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為甚麼闍黎偏逢？問：孤峯獨宿時如何？曰：閑却七間僧堂不宿，阿誰教汝孤峯獨宿？問：古人云：若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意旨如何？曰：高峯深海，迥絕孤危，似汝閨閣中軟煖麼？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對機應物，度越格量，天下宗師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

甲子天祐元年(八月，朱全忠弒帝於椒殿，立太子祝為昭宣帝，雖立而不改元，仍稱天祐)。〇(此後唐末并五代註紀)

乙丑二年

禪師長沙下四明，雪竇常通寂。

通嗣長沙岑，住雪竇，鬱然盛化。七月，集眾焚香付囑訖，合掌而逝。

丙寅三年

禪師幼璋，住瑞龍。

璋受白水仁心印，住靜天台。值浙東饑疫，璋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骨數千，時謂悲增大士。錢王建瑞龍寺，請璋住持。

禪師慧稜，住招慶。

稜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大悟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是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沙曰：此子徹也。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峯謂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稜乃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峰乃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泉州刺史王延彬請稜住招慶。開堂日，彬朝服趨侍曰：請師說法。曰：還聞麼？彬設拜，稜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稜曰：有願不撒沙。

祥符蔭曰：靈雲勤見桃花悟道。玄沙曰：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香嚴閑擊竹了悟。仰山曰：更須勘過始得。稜公坐破七箇蒲團，捲簾徹見天下，而玄沙猶恐其屬意識邊事。古人師友之間，不肯輕易放過如此，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詎不信夫。

禪師文遂，住欽山。

遂嗣洞山祖，住澧州欽山。一日，巨良來參，問：一鏃破三關時如何？曰：放出關中主看。曰：恁麼則知過必改。曰：更待何時？曰：好隻箭，放不著所在。便出。遂曰：且來，闍黎！良回首，遂下禪牀擒住，曰：一鏃破三關即且置，試為欽山發箭看。良擬議，遂打七棒，曰：且聽這亂統漢疑三十年。

丁卯四年 (四月，以後梁開平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福建、嶺南凡五鎮。)◯(是歲，晉、岐、淮南仍稱唐天祐，西川稱天復，餘皆稟梁正朔。)

禪師德謙，住明招山。

謙受羅山印記，不滯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道聲遐播，眾請居婺州明招山。

禪師道怱，住鏡清。

怱嗣雪峯，住鏡清，學者奔湊。

禪師行修，幽棲四明。

修，泉南陳氏子。母夢吞日，驚寤而生。長耳垂肩，異香滿室。七歲不言，或問曰：汝非痘乎？忽應聲曰：不遇作家，徒撞破烟

樓耳。人益奇之。比長，讀書過目成誦，旁及內典，徧閱三藏。忽幡然欲遊方外，躡屣名山。至金陵瓦棺寺，祝髮受具。參雪峯，得受心印。遊天台、國清，日憩巖畔，猛虎巨蛇，往來左右，馴擾不去。至四明，獨棲松下，天花紛雨。又趺坐黃尾巖，結茅為菴，百鳥銜花。所坐盤石，當膝處成坳。

戊辰(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王建武成元年。是歲，西川稱蜀。)

禪師德山下福州雪峯真覺大師義存寂。

存住雪峯，道滿天下。僖宗欽風，錫真覺大師之號，併紫袈裟。閩主大加隆禮，問法投誠。將寂之前，自製塔銘并序。三月示疾，閩主遣醫進藥，存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囑。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壽八十七，臘五十九。

禪師雪峯下福州玄沙宗一師備寂。

備嗣雪峰，住梅溪，後居玄沙，一時海眾皆望風欽服。學徒千人，應機接物，垂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化，壽七十五，臘四十四，賜號宗一。

文偃禪師徧參諸方，至靈樹為第一座，尋嗣其席。

偃受法印於雪峯，後出嶺，徧謁諸方，激揚辨論。到九江，尚書陳操問：儒書中即不問，三乘十二分教自有麼主，作麼生是衲僧行脚事？曰：尚書曾問幾人來？曰：即今問上座。曰：即今且置，作麼生是教意？曰：黃卷赤軸。曰：這個是語言文字，作麼生是教意？曰：口欲談而詞喪，心欲緣而慮亡。曰：口欲談而詞喪，為對有言；心欲緣而慮亡，為對妄想。作麼生是教意？操無語。偃曰：見說尚書看法華經，是否？曰：是。曰：經中道：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且道非非想天有幾人退位？操又無語。偃尚書誓：且莫草草，三經五論，師僧拋却，特入叢林，十年二十年尚不奈何，尚書又爭得會？操禮拜曰：某甲罪過。最後到曹溪禮祖塔(作長興元年者誤)，靈樹知聖，敏請為第一座。先是，敏不請首座，有勸請者，但曰：我首座已出家。久之，又請曰：我首座已行脚悟道。久之，又請曰：我首座已廣嶺矣。忽一日，令擊鐘接首座，眾皆出迓，偃果至。敏迎笑曰：奉遲甚久，何來暮？即命之，偃亦不辭而就職。俄廣主劉王將興兵，就敏決可否。敏前知，手封奩子，語侍者曰：王來。出以似之，乃就坐而逝。王至，聞敏已化，大驚，問：和尚何時得疾？曰：師不曾有疾，適封一奩子，令候王至。王開奩，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首座乃勅刺史何希範具疏，禮請偃繼其法席。

禪師慧球，嗣席安國。

球，莆田人。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麼？球從此悟入。沙將示滅，閩帥王公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臥龍法席，孰當其任？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僚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眾曰：誰是球上座？於是眾人指出，王便請球住安國禪院。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為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為土木瓦石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蟆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為命。會麼？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彼百般巧妙，不為究竟。

師虔禪師自青林遷住洞山。

虔參洞山，山問：近離甚處？曰：武林。曰：武林法道何似此間？曰：胡地冬抽筍。曰：別甑炊香飯，供養於此人。虔拂袖便出。山曰：此子向後走殺天下人在。一日，虔栽松次，有從虔乞偈。虔作偈曰：亭亭三尺餘，鬱鬱覆青草。不知何代人，得見此松老。山見偈曰：此第三代洞山主人也。住青林，復遷洞山。凡新到，先令搬柴三轉，然後參堂。

## 首建雲門宗第一世祖

諱文偃，雪峯嗣嘉興張氏子。幼依空王寺志澄律師出家。初參睦州尊宿，發明大旨。後造雪峯，深造閫奧。徧參諸方，幾二十年。後抵韶州靈樹敏禪師法席，居第一座。尋補住，後遷雲門。

己巳(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

大鑑下第七世。雲門宗。第一世祖首建雲門宗。

發明(書大鑑下第七世，表來源也。書首建，表立宗也。)

祥符蔭曰：向見雲門機用，以為英靈駿發傑出之士也。今編年歷，詳檢生平，知其蚤脫韁於睦州，旋蜜證於雪峯，忘餐待問，立雪求知。出嶺徧參諸方名宿，如疎山、臥龍、歸宗、天童、鷲湖、乾峯等，無一不激揚勘辨。維時天下分崩，雲迷霧塞，師乃不避險難，孤策遨翔。今讀其遺表，困風霜於十七年間，涉南北於數千里外，始見心猿罷跳，意馬休馳之語，為之神悚淚落。是知師乃百鍊精金鑄成，神鋒四照，其光芒燄彩，有不望影心服者乎？宋蘇澥序師之錄，有曰：擒縱舒卷，縱橫變化。放開江海，

魚龍得遊泳之方；把斷乾坤，鬼神無行走之路。草木亦當稽首，土石為之放光。本分鉗鎚，金聲玉振；崢嶸世界，瓦解氷消。列派分宗，將錯就錯。其知言哉！

禪師居遁，出世龍牙。

遁契旨洞山，服勤八載，是年出世。龍牙法濟示眾：夫參玄人，須透過佛祖始得。新豐和尚道：佛祖言教，如生冤家，始有參學分。若透不得，即被佛祖謾去。僧問：佛祖還有謾人之心也無？曰：汝道江湖還有礙人之心也無？江湖雖無礙人之心，為時人過不得，江湖却成礙人去，不得道江湖不礙人。佛祖雖無謾人之心，為時人透不得，佛祖却成謾人去，不得道佛祖不謾人。若透得佛祖過，此人過却佛祖。若也如是，始體得佛祖意，方與向上人同。如未透得，但學佛學祖，則萬劫無有出期。曰：如何得不被祖佛謾去？曰：道者直須自悟始得。

招慶慧稜移居長慶。

稜住招慶，受閩主王審知請，住福州長慶。上堂：撞著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稜曰：還委落處麼？

庚午(晉、岐、吳稱唐天祐七、梁開平四)年。

沙門南嶽惟勁續寶林傳。

勁集光化以來出世宗師機緣，為續寶林傳。

辛未(晉、岐、吳稱唐天祐八，梁乾化元，蜀永平元)年。

祖住雲門光泰(作甲午年者誤)。

上堂曰：函蓋乾坤，目機銖兩。不涉世緣，作麼生承當？眾無對。自代曰：一鏃破三關。

安隱忍曰：雪峰禪師有函蓋乾坤句、截斷眾流句、隨波逐浪句。雲門生平用此接人，如風馳電轉，自非透明大法、死盡全心者，難為湊泊。蓋自家立地處不漏絲髮，故應機垂手，不期然而然。

祖示法病

上堂曰：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前有物，是一；又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個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己見猶存，坐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法身去，放過即不可，仔細點簡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

大慧杲曰：不用作禪會，不用作道會，不用作向上商量，此是雲門老漢。據實而論，我恁麼道，有沒量罪過。汝若簡點得出，許你具擇法眼。若簡點不出，且向雲門葛藤裏參。又曰：而今學實法者，以透過法身為極致，而雲門反以為病。不知透過法身了，

合作麼生？到這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著問別人。問別人，則禍事也。

安隱忍曰：透過法身，雲門猶以為病，正悟之難如此也。後代有透一切空，遂斥言句為實法，以隱隱地一物為本分事，不知皆墮此老呵忌之中。此其有實悟者，依稀彷彿輩，不足論也。

祖示綱宗。

偈曰：康氏圓形滯不明，魔深虐喪擊寒氷，鳳羽展時超碧漢，晉鋒八博擬何憑？(其一)是機是對對機迷，闢機塵遠遠塵樓，夕日日中誰有掛？因底底事隔塵迷。(其二)喪時光，藤林荒，徒人意，滯[月*幾]厓。(其三)咄咄咄，力口希，禪子訝，中眉垂。(其四)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笑我者多，哂我者少。(其五)

寶雲潛曰：闢之一字，雲門之總持也。闢則不對，對則不闢，闢奇而對偶也，乾闢而坤闔者也。闢者，從無而闢者也，故不知從無而出者，不能知雲門之旨者也。闢者，從一而闢者也，故不知從一而出者，故不知雲門之旨者也。闢則新，不闢則故，天下之言雲門者，皆故雲門而非新雲門也，故雪竇為雲門之中興也。闢則生，不闢則死，故天下之言雲門三句者，皆死雲門而非活雲門也。夕日日中誰有掛，知以掛為法者之非雲門也，闢者奪其掛之飛將也。晉鋒八博擬何憑，知以憑為法者之非雲門也，闢者破其憑之寶鏡也。晉鋒八博，闢之所以為闢也，此雲門之密也。

禪師智暉，建寺重雲。

暉得法白木仁，結茅中灘，日以施濟為事，人莫能淺深之。有癩比邱求暉洗摩，暉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忽失所在。乃還圭峯，深入巖石，顧見磨衲、數珠、銅瓶、椶笠藏石壁間，觸之即壞。斂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建寺。方薙草，有祥雲出眾峯間，遂名重雲，虎豹引去。又塞龍潭，龍亦移他處。

壬申(晉、岐、吳稱唐天祐九、梁乾化二)年。

禪師如訥卓菴道場山。

訥，湖州人。得法翠微，學薙草。卓菴道場山，乘虎道行，學徒四至，遂成禪苑。

癸酉(梁。乾化三)年

禪師玄沙支下安國慧球寂。

甲戌(梁。乾化四)年

禪師翠微，下舒州投子山寂，住慈濟大同寂。

同翠微學，嗣參翠微。問：未審二祖初見達摩，有何所得？微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遂契悟。他日問：如何是佛理？微曰：佛即不理。同曰：莫落空否？微曰：真空不空。微示讖偈

曰：佛理何曾理，真空又不空。大同居寂住，敷演我師宗。同後住投子院，名寂住。四月六日，寂

禪師洞山支下疎山匡仁寂。

仁，嗣洞山祖。先參大溈祐，不契。與香嚴閑約，曰：向後有住處，特來相見。溈笑曰：這矮子向後住處，近山無柴燒，近水無水喫。乃造洞山，問：未有之言，請師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曰：還可功也無？山曰：你即今還功得麼？曰：功不得即無諱處。山寂後，入嶺詢大溈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語。安笑之，且曰：向後有獨眼龍為子點破。後明招謙出世(謙眇一目)，徑往禮拜，大悟。言下香嚴出世，不爽前約。訪之，嚴上堂答僧問不求諸聖，不重己靈語。仁在，眾嘔之。嚴躡前問，仁曰：何不道肯諾不得全？嚴曰：肯又肯個甚麼？諾又諾於阿誰？仁曰：肯即肯他千聖，諾即諾於己靈。嚴曰：師叔恁麼道，向後倒屙三十年在。住疎山後，果病吐二十七年而愈。却每於食後抉口令吐，曰：香巖師兄記我三十年倒屙，尚欠三年在。臨遷化，示眾，偈終而逝。

沙門蜀禪月大師貫休寂。

休，蘭溪姜氏子。精法華、起信奧義，吟詩善翰墨，時謂姜體。王慆、吳融雅相篤重。入蜀署禪月大師，有禪月集行世。

乙亥(梁貞明元)年

禪師神宴住鼓山。

宴，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於所居屋壁。宴題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見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滅。年十六，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披削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叩禪關，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搦住曰：是甚麼？宴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耶？曰：何道理之有？峯深肯之。後赴閩王請，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孚上座曰：是伊未在。曰：渠是徹底人。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問：師兄向甚處去？曰：九重城裏去。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曰：他家自有通霄路。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曰：何處不稱尊？孚拂袖便回。峯問：如何？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曰：奴渠語在。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是年住鼓山。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

禪師獻蘊遷夾山。

蘊參洞山，虔問：如何用心得齊於諸聖？虔仰面良久，曰：會麼？曰：不會。曰：去！無子用心處。蘊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園頭。出世黃嶽蘭若，遷夾山。僧問：月生雲際時如何？曰：三個孩兒抱華鼓。好大哥，莫來攔我毬門路。凡蘊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哥和尚。

丙子(梁貞明二)年

丁丑(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四，梁貞明三，蜀天漢元，漢乾亨元)年。

布袋和尚坐化明州。

布袋和尚，不示氏族，自稱名契此。形裁腲腇，蹙額皤腹。常以杖荷一布囊入廛市中，見物則乞，人呼為長汀子布袋和尚。出語無定，蹤跡莫測。三月，於岳林寺端坐，說偈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見於他州，亦負布袋，四眾競圖其像。

祥符蔭曰：大士應化，如月散千江，風行大地，甯可形迹定其賢愚，日月紀其生滅？豐干寒拾之倫，寶掌僧伽之輩，偶亦云露隱而不發者，山林闃闐未嘗無人，順行逆施疇能測識？皆所以默運悲智，隨類引導，佐輔真宗。書一二示著者，以槩一切凡聖兩忘者，自能不向百草頭識取祖師也。

戊寅(梁貞明四)年

己卯(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六、梁貞明五、蜀乾德元、吳宣王、楊隆演、武義元)年。

禪師石霜下龍湖，圓覺普聞寂。

聞住龍湖，神異多端，凌晨跨虎出遊，不復歸山而逝。

禪師從展住保福。

展嗣雪峰，漳州王刺史創保福禪院，請展居之。

庚辰(梁貞明六)年

禪師桂琛，住地藏。

琛，常州李氏子。為兒童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為眾宣戒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初謁雲居雪峰，不大發明。後參玄沙，言下大悟。時與慧球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叢林共指為雪峰法道所寄。漳州牧王公請住城西石山地藏。

辛巳(梁龍德元，吳睿皇，楊溥順義元)年。

禪師石霜下泐潭，開法九峰大覺，道虔寂。

虔嗣石霜諸。初，百丈痤馬祖舍利於海昏石門，廬塔十餘年。及住百丈，不復還石門。虔自九峯往遊，遂成法席，為泐潭第一代。是年安坐而化，謚大覺。

興化侍者，守廓參驗，諸方　發明(興化祖寂已三十年，仍書興化侍者者，見不忝其為祖之侍者也。凡書職事，皆無愧於其職也)。

廓得法興化祖，行脚到德山，問鑒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曰：作麼作麼？曰：勅點飛龍馬，跛鱉出頭來。鑒便休去。來日浴出，廓過茶與鑒，鑒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鑒又休去。廓行脚到襄州華嚴會下，一日華嚴上堂：大眾！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廓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廓又喝，嚴亦喝，廓乃曰：大眾！看這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眾。嚴下座歸方丈時，延沼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眾打一頓趁出。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沼舉似廓，廓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蚤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沼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廓到鹿門，一日，見鹿門問楚和尚：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曰：和尚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鹿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廓曰：你看這兩個瞎漢。隨後便喝。鹿門歸方丈，却令侍者請廓上來，曰：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主相見，什麼敗闕？曰：轉見病深。曰：老僧自見興化來便會也。曰：和尚到興化時，守廓為侍者，記得與麼時語，曰：請舉看。廓遂舉：興化問和尚：甚處來？和尚曰：五臺來。興化曰：還見文殊麼？和尚便喝。興化曰：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和尚又喝。興化無語，和尚作禮。興化至明日教守廓喚和尚，和尚蚤去也。興化上堂云：你看這個僧，擔條斷貫索，向南方去也。已後也道見興化來，今日公案恰似與麼時底。曰：興化當時為甚無語？曰：見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無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尚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為煎茶，晚參，告眾：

宗統編年卷之十八

壬午(梁龍德二)年。

禪師延沼至南院。

沼魁礨有英氣，於書無所不觀，然無經世意。父兄強之仕，一應舉至京師，即東歸，從開元寺智恭律師剃染受具。遊講肆，玩法華玄義，修止觀定慧。宿師爭下之，棄去。遊名山，依雪峯五年。見瑞巖，無留意。到越州謁鏡清，清歎其俊邁。到華嚴為維那，屬守廓侍者從南院來，沼心奇之，因結為友。遂默悟三玄旨要，歎曰：臨濟用處如是耶？因參祖，入門不禮拜。祖曰：入門須辨主。沼曰：端的請師分。祖於左膝拍一拍，沼便喝。祖於右膝拍一拍，沼又喝。祖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沼曰：瞎。祖便拈棒。沼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祖擲下棒曰：今日却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沼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祖曰：闍黎曾到此間麼？沼曰：是何言歟？祖曰：老僧好好相借問。沼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堂了，却上堂頭禮懺。祖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沼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祖曰：親見作家來。又曰：他向你道甚麼？沼曰：始終只教某甲一向作主。祖便打，推出方丈曰：這般納敗缺底漢，有甚用處？沼於是服膺為園頭。祖一日到園，問曰：南方一棒作麼生商量？沼曰：作奇特商量。良久，沼却問：和尚此間作麼生商量？祖拈棒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沼於言下大徹玄旨，乃依止六年。

安隱忍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即玄要的旨。風穴於廓侍者處，雖悟三玄，而未至於要，安得不有再悟耶？汾陽因僧問：如何是學人得力處？答曰：嘉州打大象。如何是學人轉身處？答曰：陜府灌鐵牛。如何是學人親切處？答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此無漸次中真漸次，無得失中真得失也。洞宗亦曰：士庶公侯一道看，貴賤尊卑明位次。知此者，可與言宗旨矣。

祥符蔭曰：汾陽他日又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合而觀之，可與言一句矣。沼英凜之氣，蚤蓋諸方，皆無留意一言，服膺於祖，便作園頭。今之到處受人名位籠罩，安排向明窗淨几間者，所圖亦竟何事也哉。觀沼宜知愧矣。

禪師文益造。地藏阻雪悟道。

益，餘杭魯氏子。生而秀發，七歲剃染，弱齡稟具，究毗尼，探儒典。振錫南遊，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自漳州抵湖外，值天雨雪，溪流瀑漲，遂解包，休於域隅古寺。入堂，有老僧擁爐，三人附火次，老僧問益曰：此行何之？

益曰：行脚去。曰：如何是行脚事？益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曰：山河大地與諸上座是同是別？益曰：別。老僧竪兩指，益曰：同。老僧又竪兩指，便起去，益大驚。及周行廊廡，讀寺額曰石山地藏，乃知桂琛禪師也。雪霽辭去，琛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萬法惟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片石在心頭？益窘無以對，遂辭修、進二人，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琛語之曰：佛法不恁麼。益曰：某甲辭窮理絕也。琛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益於言下大悟。

禪師慧清，住芭蕉山。

清得法於石亭湧，住芭蕉山。拈拄杖示眾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子，下座。

癸未(梁龍德三年四月以後，後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

禪師洞山支下，龍牙居遁寂。

甲申(後唐同光二)年。

祖付延沼正法印。

祖一日問沼：汝道四種料簡語，料簡何法？對曰：凡語不滯凡情，即墮聖解。學者大病，先聖憂之，為施方便，如楔出楔。祖因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對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簁破闍黎鐵面皮。又問：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對曰：葛草乍分頭腦裂，亂雲初綻影猶存。又問：如何是人境俱奪？對曰：躡足進前須急急，捉鞭當鞅莫遲遲。又問：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對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又問：臨濟有三句，當日有問：如何是第一句？濟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沼隨聲便喝。又問：如何是第二句？濟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沼曰：未問以前錯。又問：如何是第三句？濟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頭全藉裏頭人。沼曰：明破即不堪。於是祖以為可支臨濟，宗付以法印。

禪師誨機，住黃龍。

機嗣玄泉彥，住黃龍。一日，真人呂巖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擊鼓陞堂，機見，意必呂公，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巖毅然出曰：雲水道人。曰：忽遇雲盡水乾時如何？巖無對，求代語。巖如前問，機曰：黃龍出見。巖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且道此意如何？機指曰：這守屍鬼。曰：爭奈囊中有長生不死藥。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巖飛劍脇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機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巖言下頓

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機囑加護。巖字洞賓，京川人。

乙酉(同光三)年

丙戌(同光四年四月。以後明宗天成元年，越實正元)年

丁亥(後唐天成二吳乾貞元)年。

戊子(天成三。漢大有元)年。

禪師玄沙下漳州羅漢院真應桂琛寂。

琛後遷羅漢，平居頹坐匡牀，見僧來即舉拂子曰：會麼？對曰：謝和尚指示。琛曰：見我竪拂子便謝指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指示汝耶？又見僧來舉拂子，其僧禮贊，琛曰：見我竪拂子便禮拜贊歎，那裏掃地竪起苕帚，為甚不贊歎？閱世六十有二，坐四十二夏，沐浴坐化。閣維收舍利建塔，謚真應。

禪師行崇，住谷山。

崇嗣法保福。展住谷山報恩，謂門弟子曰：吾雖不在，未嘗不為諸兄弟。若委悉報恩常為人處，許汝出意想知解五陰身田；若委不得，保汝未出得意想知解。所以古人喚作鬼家活計，蝦蟇衣下客。欲得速疾相應，即如今立地便證，驗取識取，有什麼罪過？不然，根思遲迴，且以日及夜尋究將去。忽一日覷見，更莫以少為足，更能研窮究竟，乃至淫坊酒肆，若觸若淨，若好若惡，以汝所見事，覷教盡是此境界，入如入律。若見一法如毫髮許，不見此箇事，我說為無明翳障，直須不見有法是別底法，方得圓備。到這裏，更能翻擲自由，開合不成痕縫，如水入水，如火入火，如風入風，如空入空。若能如是，直下提一口劍，刺斷天下人疑網，一如不作相似。所以古人道：繁興大用，舉必全真。若有箇漢到與麼境界，誰敢向前說是說非？何以故？此人是個漢，超諸限量，透出因果，一切處管束此人不得。若能如是即可，若未得如此，直須好看，莫取次發言吐氣，沉墜却汝無量劫。莫到與麼時，便道報恩不道。

## 首建法眼宗第一世祖

諱文益，地藏嗣餘杭魯氏子。七齡秀發，依新建全偉律師落髮，詣趙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初謁長慶，無所契悟。後叩地藏琛嗣法。初住崇壽，後住金陵清涼。

大鑑下第九世，法眼宗。第一世祖，首建法眼宗(書法同雲門)。

安隱忍曰：如金鑄器，鐘盂鼎鼐皆金，而鼎不是鐘，盂不是鼐，所用異也。干將莫邪用在斬割，臨濟雲門近之。秦宮寶鏡用在兼攝，曹洞溈仰似之。而法眼則鼎也。易曰：鼎折足，覆公餗。蓋

鼎三足而立，廢一則傾。巖頭謂[、/(、*、)]伊字三點，略似宗門。法眼以華嚴六相立為宗旨，慮後世學者偏局於一，其意深矣。六相者，總別同異成壞是也。而總不是別，異不是同，互為子母，以盡法界廣大之性，開合之變。如織錦回文詩，一字百詠。祖師之全體大用，至五宗各立，發揮盡矣。玄沙宗旨有用處，不換機與六相義相為隱顯，琛公善之。至法眼專以此機接人，故玄沙之道至法眼始大。但學者未能細心研究，不數傳而宗鏡出焉。義解沙門倚以為說，可歎也。

禪師雪峯支下天台靈曜慈濟澡先寂。

先，新豐翁氏子。母夢梵僧，風神烱然，荷錫求宿，孕時香霧滿室。初事講說，後棄謁雪峯，峯記之曰：子異日為王者師，神人獻地。開瑞巖法席，二虎侍側。夏則衣楮，冬則扣氷而浴，人呼扣氷古佛。後住靈曜，上堂曰：四眾雲臻，教老僧說個甚麼？便下座。是年冬，閩王延入內堂，問法茶次，先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眾而逝。荼毗，祥曜滿山，獲五色舍利，謚慈濟。

己丑(唐天成四，吳太和元)年。

庚寅(唐長興元)年。

臨濟第三世，汝州南院(一名寶應)祖示寂(綱目作壬子年，誤。)

祖上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祖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祖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祖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祖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祥符蔭曰：唐季五代之際，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浙閩之間，佛法大振。跛脚阿師方崛起於嶺南，而法眼亦發軔於江右。禪苑宗風，於斯為盛。而祖壁立千仞，凝然不動，聲色坐震，雍容洞上。同安當新豐唱拍廣播之後，亦復風雲體道，花檻璇璣。是知傳持正脉，不在門庭施設，而真風綿亘，無可得而名也。

益祖住崇壽。

祖住撫州崇壽院，上堂曰：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

## 臨濟第四世祖

諱延沼，餘杭劉氏子。親炙南院，六年而南院寂，住汝州風穴。

辛卯二年

臨濟第四世，汝州風穴，祖嗣宗統(四十三年)。

祖居風穴。

祖行化至汝水，見草屋數椽，依山如逃亡人家。問田父：此何所？田父云：古風穴寺，世以律居，僧物故，又歲饑，眾棄之而去，餘佛像鼓鐘耳。祖曰：我居之可乎？田父云：可。祖乃留止，晝乞村落，夜然松脂，單丁者七年。

祥符蔭曰：高風泠然，可想見也。傳持祖道，豈在鬧熱門庭哉？

壬辰三年

栴檀佛像，復至江南。

禪師雪峯支下長慶慧稜寂。

稜兩處開法，眾恒一千五百，化行閩越，二十七載五月日寂。

禪師道匡，補住招慶。

癸巳(唐長興四閩龍啟元)年。

禪師玄沙支下大章山菴主，契如寂。

如參玄沙悟旨，隱小界山，刳大朽杉，僅能容身。居之禪者清豁、冲煦同訪之，頗味高論，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繞。豁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難應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閒嘯兩三聲。二人尋於大章創菴，請如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終。

祥符蔭曰：古人住山林，蛇虎皆馴伏。今人居城市，同類相仇讐。道心何處見，請試著眼看。物我既一體，甯復有兩般。心外境無餘，斯可與言道。

曹洞宗第三世，同安丕祖宗統，止於是年。(示寂年月，燈錄不載，故書法如此。)

## 曹洞第四世祖

諱□志，生里未詳，嗣先同安。

曹洞宗第四世鳳棲祖嗣宗統(三十年)○(稱鳳棲，別於前同安也)。

先同安祖將示寂，上堂曰：多子塔前宗子秀，五老峯前事若何？如是三舉，莫有對者。鳳棲祖出曰：夜明簾外安班立，萬里歌謠道太平。祖曰：須這驢漢始得。

甲午(四月以前，唐閔帝從厚應順元年；以後，廢帝從珂清泰元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

唐立試僧科(試僧始此)。

功德司奏：應立禪定科、講經科、文章議論科、持念科以試僧。帝從奏。

禪師師靜，隱居天台。

靜初參玄沙，值示眾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靜躡前語問曰：祇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靜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靜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塗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同時有小靜上座，時號二靜上座，並終於天台。

乙未(清泰二吳天祚元)年。

丙申(清泰三年十一月以後，晉高祖石敬塘天福、元閩主昶通文元)年(晉以前稱長興七年)。

丁酉(晉天福二。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

風穴道場成，汝州牧請祖開堂。

州牧盡禮，請開法。上元日，示眾曰：先師曰：欲得親切，莫將問來問。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雖然如是，有時問不在答處，答不在問處。汝若擬議，老僧在汝脚跟底。大凡參學眼目，直須臨機大用見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為滯殼迷封；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向來依他作解，明昧兩岐，與汝一切掃却，直教個個如師子兒，吒呀地對眾證據，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即瞎却渠眼。

禪師省念至風穴。

念，萊州狄氏子。為人簡重，有精識，專修頭陀行。纔具戒，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眾因目為念法華。至風穴，為知客，隨眾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旨。

禪師雪峯支下，龍冊道怤寂。

怤自鏡清徙天龍，吳越王一見曰：真道人也。又創龍冊，請居之，學侶雲臻。八月，日寂。

禪師德韶至崇壽領悟，尋往天台。

韶，龍泉陳氏子。母夢白光觸體，覺而娠。年十五，有梵僧拊其背曰：汝當出家，塵中無置汝所也。遂剃染受具，徧參知識五十四人，所至少留。後至臨川謁崇壽祖，祖一見深器之。韶以徧涉

叢林，但隨眾而已，無所咨參。一日，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祖曰：是曹源一滴水。韶於座側豁然大悟，平生疑滯渙若氷釋，感涕沾衣。祖曰：汝向後當為國王師，致祖道大光，行矣無滯。於是韶乃辭去，遊天台觀，智者遺蹤如故居，睠然有終焉之心。

沙門衡嶽齊己寂。

己益陽胡氏子，出家大溈。持律躭吟詠，謁德門、發悟、藥嶠、石霜，皆參請徧及。後遊荊渚，為節度高季興留居龍興寺，非其志也。己頸有瘤贅，時號詩囊。愛山水，懶干謁，有未曾將一字，容易謁諸侯之句。與華山隱士鄭谷相酬唱。其後居西山金鼓寂，有白蓮集行世，自號衡嶽沙門。(明季海虞隱湖毛晉刻己及清畫貫依杼山禪月白蓮集，題曰唐三高僧詩集行世。)

戊戌(天福三蜀廣政元)年

己亥(天福四。閩永隆元)年

庚子(天福五)年

辛丑(天福六)年

壬寅(天福七漢主玢光天元)年。

癸卯(晉天福八。南唐元宗璟保太元。殷主王延政天福元。南漢主成乾和元)年

益祖自報恩遷清凉

金陵國主自崇壽迎祖居報恩，未幾遷清凉。示眾，趙州曰：莫費力也，大好言語。何不仍舊去？世間法尚有門，佛法豈無門？自是不仍舊。故諸佛諸祖祇於仍舊中得，如初夜鐘不見有絲毫異得。與麼恰好聞時，無一聲子鬧。何以故？為及時節。無心曰：死且不是死，止於一切，祇為不仍舊。忽然非次聞時，諸人盡驚愕道：鐘子怪鳴也。且如今日道孟夏漸熱即不可，方隔一日能較多少？向五月一日道便成賺，須知較絲髮不得。於方便中向上座道：不是時蓋為賺，所以不仍舊。寶公曰：暫時自肯不追尋，歷劫何曾異今日？還會麼？今日只是塵劫，但著衣喫飯、行住坐臥、晨參暮請，一切仍舊，便為無事人也。三界惟心。頌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華嚴六相義。頌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

甲辰(晉齊王重貴開運元年)　舊唐書成(司空劉昫撰，并載佛祖異迹)

乙巳(開運二)年。

丙午(開運三)年。

丁未(開運四年二月，後漢高祖劉暠入汴，仍稱天福九年，漢嶺南劉晟乾和五)年。

戊申(漢高祖劉暠乾祐元、漢劉晟乾和六)年。

祖付省念正法。

祖每念大仰，有讖臨濟一宗，至風而止。懼當之，熟視座下，堪任法道，無如念者。一日，念侍立次，祖乃垂涕告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念曰：觀此一眾，豈無人耶？祖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念曰：如某者如何？祖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躭著此經，不能放下。念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祖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正當是時，且道說個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祖歸方丈。侍者曰：念法華因甚不祇對和尚？曰：渠會也。次日，念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祖問真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鶺鴒樹頭鳴。祖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念曰：汝作麼生？念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祖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又一日，祖陞座，顧視大眾，念便下去，祖歸方丈。念自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一日，白兆楚至汝州宣化，祖今念往傳語。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楚曰：自家看取。念便喝。楚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念曰：草賊大敗。楚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念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念乃先回，舉似祖。祖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念曰：好手不張名。次日，楚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祖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自是念名振諸方，祖乃付以正法。(臨濟辭溈山時，仰山侍其旁。溈問仰曰：此人他日法道如何？仰曰：此人他日法道大行吳越，遇風即止。溈又問：嗣之者何人？仰曰：有即有，只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固問之，曰：吾亦欲知。仰曰：經不云乎：將此身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是知省念乃仰山後身也。)

祥符蔭曰：道雖不在踐履，然非操履穩密者不充。荷持世尊大法，必顧命之苦行。尊者祖熟視可起欲墜之緒者，無如精修杜多行之念。法華可見傳道之力，在於修證也。譬如寶舟，得風則千里瞬息。然修證而不明道，則屬染污。此南嶽所以云：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也。深心塵剎，矢願再來大仰，可謂真報佛恩者矣。

禪師守初，住洞山。

初參雲門祖，祖問：近離甚處？曰：查渡。問：夏在甚處？曰：湖南報慈。曰：幾時離彼？曰：八月二十五。曰：放汝三頓棒。初罔然。至明日，却上問訊：昨日蒙和尚放三頓棒，不知過在甚處？曰：飯袋子，江西、湖南便恁麼去。初於言下大悟，遂曰：

他後向無人烟處，不蓄一粒米，不種一莖菜，接待十方往來，盡與伊抽釘拔楔，拈却灸脂帽子，脫却鶻臭布衫，教伊灑灑地作個無事衲僧，豈不快哉！曰：你身如椰子大，開得如許大口。初便禮拜，即日辭去，北抵襄漢，住洞山。示眾：言無展事，語不投機。乘言者喪，滯句者迷。

祖自風穴避地往郢州。

州守延祖於郡齋，陞座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祖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憐蛙步[馬*展]泥沙。陂注思，祖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祖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陂擬開口，祖又打一拂子。維時州守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祖曰：見甚麼道理？守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祖便下座。

己酉(後漢乾祐二。南漢晟乾和元)年

首建雲門宗第一世大慈雲匡真弘明祖示寂。

祖住雲門，廣主盡誠供養。四月十日，垂遺誡已，端坐而寂。

安隱忍曰：雲門說法天縱，如新生驥駒，不受控勒。信乎，開宗建始之大醫王也。德山曰：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覿露機鋒，如同電拂。巖頭、雪峯大闡明之。至雲門與玄沙、羅山輩，益精深奧。當時有問五祖演曰：如何是雲門下事？曰：紅旗閃爍。葢兼得夫睦州、雪峯之髓歟。其於衲子，淘鑄聖凡，情見盡淨，不留絲忽。是故嗣其法者七十餘人，臨生死若門開相似，率多坐脫。德山密、洞山初、香林遠、巴陵鑒四老，其超類者也。初之示眾曰：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雲門家風，大都如此。

庚戌(乾祐三)年(是年漢亡)。

辛亥(後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

佛滅後一千九百年。

勅賜汝州新寺名廣惠。

祖先因避寇來郢州，寇平，汝州有宋太師者，施第為寶坊，號新寺，迎祖居焉。法席冠天下，學者自遠而至，勅賜寺名廣惠。

壬子(廣順二)年。

癸丑(廣順三)年

栴檀佛像至汴京。

甲寅(周世宗柴榮顯德元)年。

乙卯(顯德二)年。

九月，周詔廢毀銅像以鑄錢。

是時，天下乏錢用，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乃詔悉毀天下銅像以鑄錢，廢天下寺院三千三百三十六。

祥符蔭曰：周世宗之言，似是而非也。頭目布施，在佛自行利濟則可，而乃藉以毀像，則失之甚矣。夫佛尚不有，何有於像？像也者，在以攝化眾生者也。眾生因像而知有佛，因佛以知有自性之真佛，安在像之非佛耶？佛無量劫中，行難行之苦行，徧三千大千世界，無有如芥子許不是曾捨身命處，為求大法以度眾生，佛之恩德如此。今之得生人天中者，皆盡承佛之慈光照及，不然，方三途沉溺之不暇，而何由出離苦趣乎？幸得為一日之人王，於電光隙影中，不思酬恩報德，而乃謬加毀廢，所得無幾，墮陷無間。噫！如世宗者，亦可憫夫！

丙辰(顯德三)年。

丁巳(顯德四)年。

戊午(周顯德五，南唐中與元)年。

己未(顯德六)年。

法眼宗首建第一世清涼大法眼祖示寂。

祖緣被金陵，三坐大道場，化行異域，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七月十七日示疾，國王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眾跏趺而逝，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緇素具威儀，公卿已下素服奉全身塔於江甯縣丹陽鄉，謚大法眼。

宋(姓趙氏，代周而有天下，以火德王，都汴京。)

太祖(諱匡允，在位十七年)。

太祖庚申建隆元年

禪師雪竇延壽，遷靈隱。

壽字冲玄，餘杭王氏子，嗣通玄韶，出世雪竇，學者歸之。是年，吳越王見靈隱傾廢，請壽中興之。

禪師九峯下吉州，禾山無殷寂。

殷九峯虔，嗣福州吳氏子。僧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殷答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答曰：禾山解打皷。問：即心即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答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答曰：禾山解打皷。臨寂集眾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於是泊然而化。

辛酉二年

詔：誕聖節，京師及天下命僧陞座祝壽(陞座祝聖始此)。

禪師法眼下，永明道潛寂。

潛法眼嗣四眾士女，入院次，眼問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見前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潛曰：好個入路。眼曰：汝向後有五百毳徒，為王侯所重。潛後於衢州古寺閱藏，宴坐中見文殊見形。詣阿育王禮塔，見舍利飛動。行三七日普賢懺，見普賢乘象在塔寺三門亭下。後住永明，九月十八日寂。入棺之際，白光晝發，火浴舍利，不可勝紀。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聚乞求，須臾獲七顆。

靈隱延壽，補住永明。

永明虛席，吳越王請壽住持，眾至二千，時號慈氏下生。上堂，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壽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

壬戌三年

詔每年試童行通蓮經七軸者，給祠部牒披剃(試經給牒始此)。

癸亥、乾德元年。

禪師大溈下大隨，開山神照法真寂。

真嗣大溈，安住大隨木禪菴。蜀王三詔不起，就錫紫衣寺額，堅却不受。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個壞不壞？真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真曰：隨他去。七月十五日辭眾，端坐而化。

甲子二年

禪師光祚住智門。

祚，浙江人。入蜀參香林遠受心印，回住隨州智門。上堂：山僧記得在母胎中有一則語，今日舉似大眾，諸人不得作道理商量。還有人商量得麼？若商量不得，三十年不得錯舉。

法師羲寂，重興天台教於螺溪。

寂，永嘉胡氏子。母初懷妊，不喜葷血，出家受具，學止觀於清竦。嘗慨天台教文屢經兵火，傳者無憑，乃懇國師韶曰：智者之教，年祀寖遠，率多散落。惟新羅國其本甚備，非和尚慈力，孰能致之？韶聞於吳越王，王乃遣使及賾韶書往高麗國，繕寫備足而還。王為寂建寺螺溪，賜號淨光。

曹洞宗第四世鳳棲，志祖宗統，止於是年。

## 曹洞宗第五世祖

諱緣觀，住朗州梁山。

乙丑三年

曹洞宗第五世，朗州梁山，祖嗣宗統(約三十年)。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祖曰：資楊水急魚行澀，白鹿松高鳥泊難。

禪師奉先下廬山，蓮花峯祥菴主寂。

祥得旨於奉先，深為雲門第三世，住菴蓮花峰。每拈拄杖示眾曰：古人到這裏，為甚麼不肯住？前後二十年，無有契其機者。示寂，乃自代曰：為他途路不得力。復曰：畢竟如何？又以杖橫肩，自代曰：椰[木*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言畢而逝。

丙寅四年

禪師惟善，住福昌。

善參雙泉寬得悟，住荊南福昌寺。為人敬嚴，秘重法道。初住時，屋廬十餘間，殘僧數輩。善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眾。十餘年而衲子方集，諸方畏服。

丁卯五年(三月，五星聚奎。)

戊辰開寶元年。

己巳二年

詔天下僧長春節上表入殿廷試，賜紫衣號。(廷試賜衣始此。)

庚午三年

辛未四年

壬申五年

禪師廬山歸宗道詮以偈止試經。

詮，延壽輪嗣。乾德初，結茅廬山。是年，洪帥林仁肇請住筠陽九峯，賜大沙門號。時僧徒例試經業，詮以禪眾多習禪，乃述一偈聞於州牧。偈曰：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為僧貴識書。州牧閱之，曰：栴檀林中必無雜樹。特奏免試經。

禪師法眼下，天台德韶寂。

韶住天台，吳越王申弟子禮，示眾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六月二十八日，集眾言別，跏趺而逝(時謂智者再〔 求〕 )。

癸酉六年

臨濟第四世風穴祖示寂。

八月旦日，先陞座，示偈曰：道在乘時須濟物，遠方來慕自騰騰。他年有叟情相似，日日香烟夜夜燈。至望日，跏趺而化。前一日，手書別檀越。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九夏。

歷年表曰：自臨濟首建宗旨於唐大中三年己巳，至宋開寶六年癸酉，中間五宗諸祖迭興，互相闡化，一花五葉，夙識芳疏，震旦宗乘，渾成大備。譬之世治，文章禮樂，猗歟三代之隆；玉振金

聲，展也大成之雅。維時諸藩列鎮，盡稟金湯；吳、越、閩、廣，均標旂鼓。醍醐甘露，灑羣黎於熱惱之中；心地性天，示斯民於分崩之際。垂慈至矣，利物弘焉。五宗盛化，凡一百二十四年。

宗統編年卷之十八

## 臨濟第五世祖

諱省念，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徧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眾稱為念法華。晚於風穴嗣法，歷住首山、廣教、寶應。

宋太祖。甲戌開寶七年。

臨濟第五世首山，祖嗣宗統(二十年)。

祖住汝州首山。

示眾曰：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你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即是兩個瞎漢。所以我若立時你須坐，我若坐時你須立。坐則共你坐，立則共你立。雖然如是，到這裏急著眼始得。若是眼目定動，即千里萬里。何故如此？如隔窗看馬騎相似，擬議即沒交涉。

祥符蔭曰：若能作賓，方能作主；若能作得賓中賓，方能作得主中主。今之一等知識，只知在賓全正令，而忘立主要須圓。所以只知步步登高，不解從空放下；只知坐斷千佛頂[寧*頁]，不解隨一切眾生脚跟轉。只成主中主，不成賓中賓。若槩以賓主歷然混之，此中正自儱侗，不少一喝分賓主是也。全在照用一時行，眼目定動即沒交涉。師子象王半身全體，豈容擬議於其間哉？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杭州報恩永安寂。

安韶國師，嗣住報恩。告眾問答，跏趺而逝。荼毗，舌根不壞，柔軟如紅蓮花。

乙亥八年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永明智覺延壽寂。

壽乘願為震旦法施主，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五百人，入天台山度戒萬餘人。常與七眾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六時散花，日夕修持百八事，寒暑無替，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受師印記者三十六人。其國王投師，敘門弟子之禮。是年十二月示疾，二十六日辰時，焚香告眾，跏趺而化，塔全身於大慈山。壽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氷炭，不達大全，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羣籍，更相質難，壽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言三百家，證成惟心之旨，為書一百卷，目曰宗鏡錄，吳越王錢俶序而行之。

祥符蔭曰：沙門行道，須是福慧二嚴。若永明壽，方無愧忝。真震旦法檀，大乘龍象也。

丙子九年(十二月，太平興國元年)。

太宗(名匡義，太祖之弟，在位二十二年)

太宗丁丑太平興國二年

禪師雲門下第二世韶州雙峯竟欽寂。

欽，雲門嗣，住雙峯三月，謂門人曰：吾不久去矣，可砌個卵塔，五月二十三日工畢。欽曰：後日子時行矣。及期，適雲門爽、溫門舜諸老夜話，侍者報三更，欽索香焚之，合掌而化。

禪師清溪下廬山，圓通道濟緣德寂。

德嗣清溪，進住圓通。宋齊邱至，僧眾趨迎，德閱經自若。邱問：看甚麼經？德舉經以示，邱異之。曹翰統兵入寺，德宴坐如平日。翰至不起，翰怒曰：汝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德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耶？翰警悚欽歎，問曰：禪者何為而散？德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無至者。德曰：公有殺心故爾。因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拜問決勝之策，德曰：非禪者所知。德住持無所事事，惟頹然默坐，而學者自成規矩。平生著一衲裙，夜申其裙以當被。十月七日，陞堂告眾而化。謚道濟。

戊寅三年

詔改曹溪為南華寺。

知禮從法師寶雲義通傳天台教觀。

禮字約言，四明金氏子。父母艱嗣，禱於佛，夢僧携童子授之曰：此佛子羅睺羅也。出家具戒，學於寶雲，通傳天台教旨。

己卯四年

庚辰五年

辛巳六年

壬午七年

詔立譯經傳法院於東京，如唐故事。

沙門贊甯奉，勅修撰高僧傳。

靈隱禮曰：臣僧之稱，始於贊甯，清規一書，多受更竄。自後臣僧之稱，遵行勿失，雖英邁俊傑如妙喜，亦無能挽回風運，其氣象亦止似與兩宋名臣碩儒相頡頏。欲如南陽、忠國、一欽、懶殘、黃檗一輩尊宿，確乎以師道自守，相去遠矣。信乎唐宋一代人文，迥不相及，雖出世大士，亦不能不受域也。與時偕行，又何疑乎？

祥符蔭曰：雲門大師遺表有云：伏念臣跡本寒微，生從草莽之語，是稱臣不始於贊甯也。但更竄大智清規，為蔑裂從上法式耳。然雲門法中特起之王，南漢乃偏霸之主，似不應稱臣，存之以稽疑云。

癸未八年

禪師善昭，來參於祖，言下大悟。

昭器識沉窴，少緣飾，有大智。歷參諸方知識七十一員，皆妙得其機用。最後至首山。一日，祖陞座，昭出問曰：百丈捲席，意旨如何？祖曰：龍袖拂開全體見。昭曰：師意如何？祖曰：象王行處絕狐踪。昭於言下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服勤久之，遂付正法。

甲申雍熙元年

乙酉二年

祖住寶安山廣教禪院。

入院上堂，有僧問：曹溪一句天下人聞，廣教一句什麼人聞？祖曰：不出三門外。僧曰：為什麼不出三門外？祖曰：舉似天下人。

元璉來參領悟。

璉參，舉一日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曰：家家門前火把子。璉當下大悟，曰：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曰：汝會處作麼生？與我說來看。璉曰：祇是地上水碉砂也。曰：汝會也。璉便禮拜。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杭州五雲山華嚴志逢寂。

逢得法於韶國師。一日宴坐，有神人跪膝於前。逢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有一小過，凡折鉢水，每傾棄之，非所宜也。逢自此洗鉢水盡飲之。(凡遇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捨之。)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供。逢每出，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

丙戌三年

歸省參祖，領悟言下。

省參祖，祖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省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祖曰：瞎。省於言下大悟。

丁亥四年

楚圓生於全州李氏。

禪師雲：門下益州香林澄遠寂。

遠，綿竹上官氏，依雲門十八年為侍者。門不許學者記持語言，遠以紙為衣，凡有言句，皆密書之。初住西川迎祥寺，復住青城香林，大振雲門法道。將寂，辭知府宋瑫曰：老僧行脚去。通判曰：這僧風狂，八十歲行脚去那裏？宋曰：大善知識，去住自由。歸謂眾曰：老僧四十年方打成一片。言訖而逝。

法師中興天台教觀螺溪羲寂寂(初荊溪五傳至清竦，竦傳羲寂志因。自後分為兩宗，寂傳羲通，通傳知禮遵式。志因傳晤恩，恩傳洪敏源清，清傳智圓慶

昭，昭傳繼齊咸潤。各師其說，知禮闢為山外宗云）。

戊子、端拱元年。

詔撰三教聖賢事跡。

贊甯撰集宋高僧傳成。

傳凡三十卷，分為十科：一譯經，二義解，三習禪，四明律，五護法，六感通，七遺身，八讀誦，九興福，十雜科。本傳五十三人，附見一百三十人。表上，詔褒答之，賜絹三千疋，令編入大藏。

祥符蔭曰：甯既未達禪宗，文筆亦復冗雜，詮次闕茸，備覽而已。

性宗法師寶雲義通寂。

通受學螺溪，住寶雲，精研教觀，茶毗得舍利，五色建塔。

沙門遵式苦學感疾入台疾愈　發明（書之以為力行延壽者勸）。

式，四明人，母夢吞明珠而生。受學於寶雲通，苦學感疾幾殆，乃入天台自誓曰：若教興在我，則疾有瘳，否則畢命。持呪滿七七日，聞空中聲曰：十方諸佛，增汝福壽。是夕，見巨人持金剛杵擬其口，觀音大士垂手於其口，引出數蟲，復注甘露，疾頓愈。

己丑二年

祖住寶應。

祖徇眾請，入寶應禪院（為南院第三世），三處法席，海眾雲臻。

智嵩來參，有省。

嵩參祖，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祖曰：梵王城畔，汝水東流。嵩有省。

庚寅淳化元年

禪師雲門下，洞山宗慧寂。

僧問：如何是佛？答曰：麻三斤。七月無疾，跏趺而化。

禪師鏡清，下衢州烏巨山，開明儀宴寂。

宴，禪定深入。太宗加禮，詔延不赴。錢忠懿王錫號開明，壽一百十五。闍維，白光燭天，舍利五色。

僧師善昭，遨遊湘沔。

長沙守張茂宗以四名剎請擇居，昭一笑而去。襄陽守劉昌言恨見之晚。時洞山谷急，諸名剎皆虛席，前後八請，堅臥不答。

禪師雲門下，洞山守初寂。

初嗣雲門，住洞山四十年，道及天下。秋，無疾而化。

禪師洪諲，隱迹南嶽。

諲，襄水扈氏子，遊方禮祖，言下大悟，乃入南嶽山，隱於三生藏。

辛卯二年
禪師雲門下第四世南安巖尊者自嚴寂。
嚴契心法於西峯雲豁，頗著異跡。有沙彌無慧，而事嚴謹愿。嚴愍之，作偈使誦。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久之世間章，句吾伊上口。正月六日，集眾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右脇而化。
壬辰三年
祖上堂示眾：
十二月四日，上堂示眾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却今朝日。
祖示綱宗偈(汾州昭注)。
偈曰：咄哉拙郎君，(昭注曰：素潔條然。)巧妙無人識。(運機非耳目。)打破鳳林關，(蕩盡玲瓏性。)著靴水上立。(塵泥自異。)咄哉巧女兒，(妙智理圓融。)攛梭不解織。(無間功不立。)看他鬬雞人，(旁觀審騰距，貪功不自傷。)水牛也不識。(全力能負，不露頭角。)背陰山子向陽多，(葉縣省曰：迥無背面。)南來北住意如何？(不墮有無邊。)若人問我西來意，(從來無間斷。)東海東面有新羅。(大地不奈何。)
安隱忍曰：汾州葉縣注綱宗三偈，徹法源底，惟雪竇得其體裁，後世未有繼之者。或曰：達摩不立文字，豈有禪宗加註釋乎？譬如愚人傲慢王憲，曰：我欲法羲皇耳。
蘊聰來參領悟。
聰參，祖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祖曰：家家門前火把子。聰言下大悟。
禪師智嵩，住并州承天。
癸巳四年
臨濟第五世汝州首山祖示寂。
十二月四日，上堂示眾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是全身。言訖安坐，日將昳而逝。闍維，舍利五色。

## 臨濟第六世祖

諱善昭，太原俞氏子。
甲午淳化五年
臨濟第六世，汾州。祖嗣宗統(三十年)。
祖至汾州，沙門契聰排闥請之。　發明(削牘者，道俗千人。排闥而起之者，聰也。故書法如此。)

首山祖寂，西河道俗千餘人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迎請住持汾州太平寺太子院。祖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祖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促辦嚴，吾行矣。既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閫者三十年。天下道俗仰慕不敢名，同曰汾州。

安隱忍曰，生死之大事不了，不容不遍參。生死之大事覷破，不容不休去。惟師匠而後，我之生死根株頓斷，不容不起荷法之心。此昭祖八辭住持，而末上欣然肯來也。祖接人下刃處，有大方便，故得慈明等大士出其門，皆氣宇如王。至楊岐白雲五祖，而濟上宗風益振。今而知汾陽為中興也。

祖示十智同真

上堂，示眾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為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絃。絃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絃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一一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個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個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的麼？點得出者，不吝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

徑山杲曰：汾陽老子末後若無個面目，見在一場敗闕。雖然如是，未免喪我見孫。喝一喝。頌曰：兔角龜毛眼裏栽，鐵山當面勢崔嵬。東西南北無門入，曠劫無明當下灰。

祥符蔭曰：臨濟六傳而至汾州，百二十餘年，大綱要旨，流播彰彰，在人耳目。若非汾州祖密提樞紐，括剔玄微，主賓玄要，蚤同土籠瓦鼓，供人描邊矣。是以祖嘗有頌曰：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故善提挈變化臨濟氏之道者，莫如我汾州祖也。

乙未至道元年

禪師警玄至梁山領旨。

玄，江夏張氏子。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問：何名圓覺？曰：圓以圓融有漏為義，覺以覺盡無餘為義。玄笑曰：空諸有無，何名圓覺？講者嘆曰：是兒齒少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以益之？政如以穢食置寶器，其可哉！遊方謁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場？祖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玄擬進語，祖急索曰：這

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玄遂有省，便禮拜。祖曰：何不道取一句？玄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祖笑曰：此語上碑去在。玄呈偈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點出秦時鏡，照見父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烏雞帶雪飛。祖稱謂可興洞上之宗。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溫州瑞鹿寺遇安寂。

安嗣天台韶，破句讀楞嚴經。悟道將寂，辭眾，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啟棺，覩安右脇吉祥而臥，四眾哀慟。安乃再起陞堂，說法誡眾，復入棺而寂。

丙申二年

丁酉三年，　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京東、京西、河北、河南、陝西、江東、江西、浙東、浙西、淮南、京湖、福建、劒南東、劒南西、廣南)。

禪師澄湜，住棲賢。

湜嗣百丈，恒住棲賢。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三終藏經，以坐閱為未敬，立誦行披之。

禪師清涼下，雲居道齊寂。

齊嗣清、涼欽擊鐘集眾，笑敘出家本末，揖謝輔佐叢席者而化。

真宗(名恒，在位二十五年)

真宗戊戌咸平元年

己亥二年

曹洞宗第五世朗州梁山祖示寂。

## 曹洞宗第六世祖

諱警玄，祥符中避國諱，易為警延。江夏張氏子，嗣梁山。山寂，辭塔出山，至太陽。

庚子三年

曹洞宗第六世郢州太陽祖嗣宗統(二十八年)

祖住太陽明安。

祖辭梁山祖塔，出山至郢州。太陽主席堅禪師欣然讓法席，請主之，退處偏室。祖受其請。上堂曰：諸禪德！須明平常無生句，妙玄無私句，體明無盡句。第一句通一路，第二句無賓主，第三句兼帶去。一句道得，師子嚬呻；二句道得，師子返擲；三句道得，師子踞地。縱也周徧十方，擒也一時坐斷。正當恁麼時，作麼生通得個消息？若不通得個消息，來朝更獻楚王看。

辛丑四年

禪師蘊聰，住谷穩。

壬寅五年

癸卯六年
甲辰景德元年
禪師元璉，住汝州廣慧。
楊億，字大年，建甯人。幼舉神童，及壯負才名，而未知有佛。一日過同僚，見讀金剛經，笑且罪之，彼讀自若。億疑之曰：是豈出孔孟之右乎？何佞甚？因閱數葉茫然，始少敬信。後會翰林李維勉令參問，及由秘書監出守汝州，首謁璉，於言下脫然無疑，作偈曰：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師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乙巳二年
丙午三年
清剖顯如參，太陽俱悟旨。
剖參太陽祖，得悟作園頭。有僧問剖：妙竭出海乾坤震，覿面相呈事若何？曰：金翅鳥王當宇宙，箇中誰是出頭人？曰：忽遇出頭時又作麼生？曰：似鶻捉鳩君不信，髑髏前驗始知真。曰：恁麼則叉手當胸，退身三步也。曰：須彌座下烏龜子，莫待重遭點額回。羅浮山顯如參祖，祖問：汝是甚處人？曰：益州。曰：此去幾里？曰：五千里。曰：你與麼來，還曾踏著麼？曰：不曾踏著。曰：汝解騰空耶？曰：不解騰空。曰：爭得到這裏？曰：步步不迷方，通身無辨處。曰：汝得超方三昧耶？曰：聖心不可得，三昧豈彰名？曰：如是！如是！汝應信此即本體全彰，理事不二，善自護持。
丁未四年
沙門道原纂傳燈錄成，曰景德傳燈錄。
起自七佛，終於咸平三年庚子，濟宗止於汾州，洞宗止於太陽，共諸方廣語凡三十卷。
祥符蔭曰：宗門師匠，絕迹忘言，向上全提，與人相見，而禁記持言句，所以傳燈一書，久無人纂。道原因寶林傳聖胄集纂成傳燈錄，翰林楊億、員外李淮等共為校定，真宗撰序，頒入大藏，可謂法門文獻足徵之典。但以一人而定五宗世系，容有擇而不精，語而不詳者。史之闕文，孔子以吾猶見為幸，則甚矣立言之難也。寶林傳文字鄙俗，序致繁亂，明教嵩嘗言之矣，又豈無舛漏之失乎？
戊申大中祥符元年。
楚圓出家
圓少為書生，連眉秀目，頎然豐碩。年二十二，依湘山靜隱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所至忽繩墨，為老宿所訶。圓崖柴

而笑曰：龍象蹴蹋，非驢所堪。嘗橐骨董箱，以竹杖荷之，遊襄沔間。

禪師法眼下第三世。溫州瑞鹿寺本先寂。

先韶國師嗣住瑞鹿，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臥具，卯齋終日，宴坐申旦，三十年如一日。二月，謂上首如晝曰：可造石龕，中秋望日，吾將順化。及期，遠近趨仰，先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與如晝問答罷，奄一目微視而逝。

己酉二年

禪師洞山道詮，移住棲賢，以曉聰繼席。

聰，曲江杜氏子。少出家，頭角嶢然，一帙閱寒暑。周遊荊楚，飫厭保社。由雲居至洞山，依詮座下。詮移棲賢，以聰繼其席。示眾：一大藏教是個之字，祖師西來是右字，作麼生是正義？良久，曰：天晴蓋却屋，趁閑打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自高歌。聰凡見僧來有所問，輒嗔目視之，曰：我擊虎術，汝不會去。

衡嶽諶住神鼎。

諶隱衡嶽二十年，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見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師甯甘長客於人，亦欲住山乎？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諶笑曰：諾。乃以己馬迎諶還。諶至，神鼎設魚鼓粥飯如諸方，一年成叢席，十年有眾三十輩。

禪師歸省，住葉縣。

省住持嚴冷、枯淡、法遠、義懷往參，時方寒雪，省訶罵驅逐，至以水潑地，僧皆怒而去，惟遠、懷整濕衣安坐。省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曰：某二人數千里來參和尚，豈以一杓水潑便去，即打殺也不去。省乃令掛搭，續命遠充典座。眾苦枯淡，遠乘省出，竊取油麪，為眾僧造五味粥。省知算所值，罰遠估衣鉢，還訖，打趁出，因寄居廊房。省出見，復索租錢，遠持鉢於市，化錢還之。省乃曰：遠真有意參禪。乃呼之歸。

祥符、蔭曰、神鼎、葉縣，皆當時明眼尊宿，其高風冷韻乃如此。後世喜行平易狗門庭者，或未之思夫。

庚戌三年

楚圓至汾州。

圓與守芝、谷泉俱結伴入洛中，聞汾州祖望為天下第一，決志親依。時朝廷方問罪河東，潞、澤皆屯重兵，多勸其無行。圓不顧，渡大河，登太行，易衣類廝養，竄名火隊中，露眠草宿。至隴州，遂造汾陽，祖壯之。先是，祖預告首座：非久，有異僧至，傳持吾道。一日，忽率首座出山曰：接侍者去。果逢圓至。

祥符蔭曰：寒梅雪冷，翠竹霜清，其與芳草繁花低徊於和風甘雨之下者，風韻自異矣。求師者如圓芝之造汾州，煅鍊來學如葉縣之待懷遠，方有少分衲子風規，校他煖室商量、淨几安排者，相去夫何如哉？

辛亥四年

異僧至汾州請法。

并汾苦寒，祖暫罷夜參。有異比邱振錫而至，謂祖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騰空而去。祖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為敷揚。(時楚圓、守芝、慧覺、智圓、谷泉、齊舉等在座下。)

禪師楚圓悟道：

圓每詣祖，祖揣其志，必詬罵使令者，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己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祖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圓擬伸救，祖掩其口。圓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

祥符蔭曰：真師成就學者，如天地陶冶萬物，造化無痕，和風甘雨，亦且不得已而用之，況迅雷掣電乎？觀祖之於圓，可見今之打七坐香，扭捉人家鼻孔者，皆第二三等接人者也。謂之門庭施設則可，若云行此出情之道則未也。然學者豈盡能如圓哉？則今之門庭施設，正自不可少也。金將火試，玉將石攻，宗師垂手接人，不出常情之外，學者不離常情之中，會歸出情之道，方不負參學邊事也。

居士李遵勗謁谷隱(參悟了截，居士中無如勗者，故書之)。

都尉李遵勗謁谷隱聰，問出家事。聰舉徑山欽答崔趙公話：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為。勗於言下大悟，說偈曰：學道須是鐵漢，著手心頭便判。直趨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壬子五年

癸丑六年

重顯參北塔祚，得其道。

顯，遂甯李氏子。浮沉荊渚間，橫經講席，無有抗其鋒者。嘗典客太陽，與客論趙州宗旨。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寢侍其旁，輒匿笑而去。客退，顯數曰：我偶客語，汝笑何事？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才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樁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為友。北遊至復州北塔，參光祚，即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祚召顯近前，顯纔近前，祚以拂子驀口打，顯擬開口，祚又打，顯豁然開悟。留止五年，盡得其道。

甲寅七年
乙卯八年
丙辰九年
丁巳、天禧元年。
禪師楚圓受祖記，囑造洞山為第一座。
圓服役七年，同守芝輩辭祖。祖曰：此行不可以戒臘推，聽吾偈曰：天無頭，吉州城外起戈矛。將軍匹馬林下過，員州城裏鬧啾啾。圓遽出班曰：楚圓何人，敢受和尚如此記莂？祖囑之曰：吾在先師處親證三昧，汝今已得，宜往南方大興吾道。先是，祖謂圓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為恨。圓以母老，乃辭祖歸筠州。於路訪唐明嵩，與楊億、李遵勗機語投契。尋造洞山，聰陞堂，請居第一座。
安隱忍曰：汾州參善知識者七十一人，猶以不見聰老為恨。慈明已悟出情之道，又依聰三年，可謂朝宗百川，故為當世仰重如此。
戊午二年
禪師守芝，住大愚。
芝自受汾陽心印，辭遊南方，住高安大愚。僧問：如何是佛？芝曰：鋸解稱錘。
禪師重顯，出世翠峯。
顯自得法智門，乃復徧參洞山大龍、南嶽大愚諸宗匠。初，學士曾會與顯厚善，相值淮上，問顯何之。顯曰：將遊錢塘，絕西興，登天台雁蕩。會曰：靈隱天下勝處，珊禪師吾故人。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沉眾中。俄會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牀歷物色乃至。會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腳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哉？會大笑，珊奇之。吳江翠峯虛席，舉顯出世燒香，法嗣北塔。
神鼎諲說法智度
諲住神鼎，枯淡無比，一朽木牀，夜則諲坐其上，三十輩環聽其誨。智度寺沙門本延謁諲，夜語還，謂郡守曰：諲，公所謂本色老宿，惜陸沉山中。郡以禮請開法，諲辭不得，乃陞座說法，道俗歡呼，得未曾有，於是諲名聲普聞。
己未三年
庚申四年
禪師楚圓，開法南源。
圓在洞山首眾三年，辭去，遊仰山。楊億以書抵宜春守黃宗旦，請開法南源。

禪師法遠至太陽，受祖付託(遠來太陽，關係洞宗法脉，故書至，喜之之詞也)。

遠初謁三交嵩，次謁汾州，次謁葉縣，省受記莂。天禧中，遊襄漢，至郢州太陽，與祖機語相契。祖會下有承、剖兩衲子皆先卒，祖歎無可繼洞宗者，欲囑累遠以大法，遠以業有師承辭。祖曰：吾老矣，洞上一宗遂竟無人耶？以平生所著直裰、皮履示之。遠曰：當為持此衣履求人付之，如何？祖囑記曰：他日果得人，出吾偈為證。偈曰：楊廣山前草，憑君待價烹。異苗翻茂處，深密固靈根。書其尾云：得法者潛眾十年，方可闡揚。遠拜受，辭去。

鶴：林門曰：太陽嚴以清佛祖之源，遠公厚以護佛祖之統。余嘗歎二老當失常處變之際，各有精微深遠之意存乎其間，以匡法門。非太陽不啟遠公之篤義，非遠公不副太陽之重託，故其高風峻德至今存焉。嗚呼！古人之心誠難及也。代之一字，古人以之絕濫，今人以之開濫，相去不天淵哉？

祥符蔭曰：古今人不相及，時為之也。古人灼見法運汙隆之際，不妨嚴以杜其濫。今人誠有見於接續之重，故不得不代以存其脉。總之，從法道起見，而無庸心於其間也。

辛酉五年

台宗法師省，常往生淨土。

常字造微，滄化中住昭慶。慕廬山之風，易蓮社以淨行，與士大夫結淨行社。丞相王旦為之首，一時公卿牧伯百二十人，比邱千人，皆稱淨行社弟子。正月日，端坐念佛，有頃厲聲曰：佛來也。泊然而化。眾見地皆金色，移時方沒。

壬戌乾興元年。

台宗法師孤山法惠智圓寂。

圓字無外，號中庸子，又稱潛夫。傳台宗於奉先清，居西湖孤山，與處士林和靖為友。王欽若出撫錢塘，慈雲遣使邀圓同迓之。圓笑謂使者曰：錢塘境上且駐却。一僧蚤嬰瘵疾，又號病夫，講道吟詠未嘗倦。預誡門人曰：吾歿後，毋厚葬我，毋建塔以誣我，毋謁有位求銘以虛美我。宜以陶器二，合而瘞之，立石志名字年月而已。二月十七日寂，壽四十七。門人如所誡。後十五年，積雨山頹，門人啟視陶器，肉身不壞，爪髮俱長，乃更襲新衣而重瘞之。撰著甚富，謚法惠大師。

仁宗(名禎，在位四十一年)。

仁宗癸亥天聖元年

南源圓訪神鼎

圓居南源三年，棄去，訪神鼎諲。諲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圓髮長不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侄，一眾大笑。諲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圓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諲杖而出，顧見頎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圓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諲回顧相矍鑠。圓地坐，脫隻履而視之，諲忘所問，又失圓所在。圓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諲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兒耶！自是名重叢林。

翠峯顯，移住雪竇。

曾會守四明，延顯住雪竇。既至，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

臨濟第六世汾州祖示寂。

龍德府尹李侯請主承天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俱往，不然有死而已。祖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曰：師諾，則先後惟所擇。祖乃令設饌，且俶裝告眾曰：老僧去也，誰人隨得？一僧出曰：某甲隨得。祖曰：汝日行幾里？僧曰：五十里。祖曰：汝隨我不得。又一僧出曰：某甲隨得。祖曰：汝日行幾里？僧曰：七十里。祖曰：汝也隨我不得。侍者出曰：某甲隨得，但和尚到處，某甲即到。祖曰：汝却隨得老僧。言訖，謂侍者曰：吾先行矣。停箸而逝，侍者即立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宗統編年卷之十九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

## 臨濟第七世祖

諱楚圓，全州清湘李氏子，嗣汾陽。

仁宗甲子天聖二年

臨濟第七世，潭州石霜慈明祖，嗣宗統(一十七年)。

祖住道吾禪師，方會佐之。

定林沙門本延有道行，雅為士大夫所信敬。神鼎對延稱祖，知見可興。臨濟會道吾虛席，延白郡守請主之。法令嚴肅，忘軀為法者集焉。自南源徙道吾及石霜會，皆佐之總院事。上堂曰：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要會個中意，日午打三更。遂喝一喝曰：且道是賓是主？還有分得者麼？若也分得，朝打三千，暮打八百。若也未能，老僧失利。

乙丑三年

丙寅四年

丁卯五年

曹洞宗第六世郢州大陽祖示寂。

七月十六日，祖辭眾。又三日，以偈寄王曙侍郎，停筆而化，年八十五。

考定。(按洞宗第七世祖投子青，以熙甯六年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雪海會寺。計其得法之歲，至此適十年，以符太陽之記。是投子青祖受法於浮山時，乃英宗治平初年也，即以是年紹統。從天聖五年至嘉祐八年癸卯，中間三十七年，洞上宗統闕焉。載籍昭然，書以存信。)

戊辰六年

性宗法師四明延慶法智知禮寂。

禮傳台教於寶雲，通住承天，遷延慶，學徒如林。日本國師遣使詢法要，撰指要妙宗二鈔、大悲懺儀并金光明普門諸記行世。學士楊億、駙馬李遵勗薦錫紫衣師號。正月五日寂。

己巳七年

祖受慈明師號，并紫衣。

都尉李遵勗奏祖道行，賜徽號及紫衣。

庚午八年

法師子璿，重振相宗於長水。

璿，嘉禾人。從法師洪敏學楞嚴，至動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琊覺道風，趨參。值陞座，遂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抗聲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豁然了

悟，擬留嗣之。覺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以報佛恩。璿依教住長水，眾幾一千。以賢首宗旨述楞嚴疏等行世。

禪師雲門下第四世瑞州洞山曉聰寂。

聰嗣文殊真，手植萬松於東嶺，而恒誦金剛般若經，山中人因名其嶺曰金剛。比部郎中許式出守南昌，過蓮華峯，祥公謂曰：聰道者，雲門兒孫，人天眼目也。(聰遊方時，在雲居作燈頭，因僧問：泗洲大聖因甚却向揚州出見？聰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祥公聞之大驚，曰：雲門兒孫猶在，中夜望雲居拜之。)可往訪之。許作詩寄之曰：語言渾不滯，高躡祖師蹤。夜坐連雲石，春栽帶雨松。鏡分金殿燭，山答月樓鐘。有問西來意，虛堂對遠峯。聰一日上堂辭眾畢，復述頌，末曰：唯有鑊頭知我意，栽松時復上金剛。言訖而寂。

祥符蔭曰神鼎，一見石霜，霜即名重叢林，雅相稱揚，使主法席。蓮華峯菴主聞洞山片語，即驚歎其為雲門兒孫，中夜拜之，一見許公，亟相稱道。嗚呼！古人何等眼目，何等心行也！

禪師自寶繼住洞山。

寶，五祖戒嗣。為人廉謹，持戒精嚴。參五祖，主寺事。一日，戒病，令侍者於庫司取生薑煎藥，寶叱之。戒令將錢回買，方取與，戒心重之。後至洞山，特加敬重。聰歿，遺言令繼其席。適郡守亦以書囑戒舉所知者，戒曰：賣生薑漢住得也。寶遂說法洞山。

辛未九年

壬申明道元年

祖住石霜。

祖自道吾遷石霜，贊元來參，祖一見曰：好好著槽廠。元遂作驢鳴，祖曰：真法器耳。俾為侍者，助舂破薪，泯泯混眾十年。

台宗法師天竺慈雲遵式寂。

式字知白，母夢嚥明珠而生。受業於四明，力行四三昧。淳化初，住慈雲，講演不倦。十月十日，誦佛而逝。靈異之迹，具於本傳。

祥符蔭曰：天台一宗，機至綫斷。幸螺溪，訪求於異域，得寶雲、四明、慈雲，相承以力行三昧，誓持之。嗚呼！弘道詎不在於人哉？

癸酉二年

監院方會悟道受囑。

會總院事久，每咨參，祖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祖曰：監寺異日兒孫遍天下在，何用忙為？一日，祖適出，雨忽作，會偵之小徑，既見，遂搦住曰：這老漢今日須與我說，不說打你去。祖曰：監寺知是般事便休。語未卒，會大悟，即拜於泥

途，問曰：狹路相逢時如何？祖曰：你且躲避，我要往那裏去？會歸，具威儀詣方丈禮謝，祖訶曰：未在。祖上堂，會出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峯時如何？祖曰：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會曰：官不容針，更借一問。祖便喝，會曰：好喝。祖又喝，會亦喝，祖連喝兩喝，會禮拜，祖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會拂袖而出。

安隱忍曰：後代悟繇，非強作主宰，便屬依通。如此等悟處，千中無一。

祥符蔭曰：汾州之於石霜，霜之於楊岐，方為脫略繩墨，具眼者辨取。

甲戌景祐元年

善侍者坐夏金鑾可真禪師還石霜，得徹悟。

真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至金鑾，同善侍者坐。夏善與語，知其未徹。一日同山行，舉論鋒發。善拈一片瓦置石上，曰：若向這裏下得一轉語，許你親見老師。真左右視，擬對。善叱曰：佇思停機，情識未透，何曾夢見？真大愧，還石霜。祖見來，叱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急甚事，夏未了，蚤至此？真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祖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祖詬曰：頭白齒豁，猶作這個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真悚然，求指示。祖曰：汝問我。真理前語問祖。祖震聲喝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於言下大悟。

祥符蔭曰：廓侍者不惜手脚於華嚴、鹿門，今善侍者以一片瓦去却翠巖真心所礙塞，使之再向祖言下大悟，兩侍者可謂眼目諸方者矣。鹿門特為煎茶，告眾曰：參學龍象直須仔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逴得個語便以為極則，道我靈利被明眼人覷破，却成一塲笑具，圖個甚麼？只為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不惜身命對眾證據，此恩難報。噫！痛定思痛，真藥石之言哉。

禪師悟真，補住道吾。

真參祖嗣法

禪師谷泉，住保真。

泉放浪湖中，訪祖於道吾，登衡嶽頂，住懶瓚巖，移芭蕉，又移保真，乃衡湘至險絕處。一夕，地坐祝融峯，有大蟒盤繞，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明日，遍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嘗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

禪師汾陽支下大愚守芝寂。

芝住大愚、翠巖兩山，眾未嘗登。三十輩屋老，以木拄將傾處，過者疑將壓焉。提笠日走城郭村落，寺如傳舍，粥飯亦有不繼。嘗作洞山麻三斤偈曰：橫眸讀梵字，彈舌念真言。吹火長尖嘴，柴生滿竈烟。又示眾：沙裏無油事可哀，翠巖嚼飯餵嬰孩。他時好惡知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

乙亥二年

祖住南嶽福嚴，書記慧南入室領悟。

南，玉山章氏子。幼不茹葷，不遊戲，棄家受具，坐必跏趺，行必直視。依泐潭澄，令分座接物，名振諸方。文悅見之，歎曰：南有道之器也，惜未授本色鉗鎚耳。會同遊西山，夜話雲門法道，悅曰：澄公雖是雲門之後，法道果矣。南問所以異，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如藥汞銀，徒可玩人，鍛則流去。南怒，以枕投之。明日，悅謝過，又曰：雲門氣宇如王，甘死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乎？即背去。南挽之曰：若如是，則誰可汝意？曰：石霜圓手段出諸方，子宜見之，不可後也。南默計曰：悅師翠巖，使我見石霜，見之有得，於悅何有哉？遂造石霜。中途聞祖不事事，慢侮少叢林，乃登衡嶽，謁福嚴賢，賢命掌記。俄賢卒，郡守以祖補之，南心喜，且欲觀其人。祖既至，貶剝諸方，件件數為邪解，泐潭密付旨訣，皆在所斥中。南為氣索，念悅平日之語，翻然改曰：大丈夫心膂之間，其可自為疑礙乎？遂造其室。祖曰：書記已領徒遊方，借有疑，可坐而商略。南固辭，哀懇愈切。祖曰：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是有喫棒分？無喫棒分？曰：有喫棒分。祖色莊曰：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從朝至暮，鵲噪鴉鳴，皆應喫棒。祖即端坐，受南炷香作禮。祖復問：脫如汝會雲門意旨，則趙州道：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且那裏是他勘破婆子處？南汗下不能答，趨出。次日，又詣祖，詬罵不已。南曰：罵豈慈悲法施耶？祖笑曰：你作罵會那？南於言下大悟，失聲曰：泐潭果是死語。呈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勘破沒來由。而今四海明如鏡，行人莫與路為讐。祖以手指沒字，南為易有字，祖頷之。遂留月餘，辭去。問祖曰：大事畢竟如何？祖呵曰：著衣喫飯，不是畢竟。屙屎送尿，不是畢竟。

丙子三年

居士李遵勗集廣燈錄成，帝製序。

禪師首山支下汝州廣慧元璉寂。

璉初依招慶覺誦維摩經次，覺問曰：經在這裏，維摩在甚麼處？茫然無以對，涕泣曰：大丈夫漢被人一同，無詞可措，豈不愧

哉！於是歷參五十餘員尊宿，不能契旨，遂趨首山領悟。正月二十六日，示四圓相，自書虎狗鼠牛字於中，揭方丈門，遂至九月二十六日寂。景德間，宗師為高名士大夫所尊服，而又享有高壽，預知報謝，璉其冠也。

丁丑四年

祖住興化。

上堂曰：山僧居福嚴，祇見福嚴境界，晏起蚤眠。有時雲生碧嶂，月落寒潭。音聲鳥飛鳴般若臺前，娑羅花香散祝融峯畔。把瘦笻，坐盤石，與五湖衲子時話玄微，灰頭土面。住興化，祇見興化家風，迎來送去。門連城市，車馬駢闐。漁唱瀟湘，猿啼嶽麓。絲竹歌謠，時時入耳。復與四海高人日談禪道，歲月都忘。且道居深山，住城郭，還有優劣也無？試道看。良久曰：是處是慈氏，無門無善財。

禪師承古往薦福。

古少為書生，博學有聲。出家從太陽玄遊，又謁南嶽雅，雅許入室。遊廬山，居宏覺塔院，號古塔主，說法芝山。范仲淹守饒，迎古住薦福。

戊寅寶元元年。

祖至京，會李都尉。

都尉遵勗遣使邀祖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去，僕年來頓覺衰落，忽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祖惻然，舟而東下，道過瑯琊，為覺作牧牛歌，覺默得其遊戲三昧。至京，與李都尉會，月餘而李果歿。臨終問答偈語，帝聞之嘉歎，有旨賜官。舟南歸，中途得風痺疾。

己卯二年

庚辰、康定元年。

臨濟第七世石霜慈明祖示寂。

世壽五十四，臘三十二。銘行實於興化，塔全身於石霜。

## 臨濟第八世祖

諱方會，袁州宜春冷氏子，嗣石霜。

臨濟第八世，楊岐祖，嗣宗統(一十年)。

祖住楊岐。

祖還九峯萍實，宜春令請住楊岐室中。問僧：栗棘蓬你作麼生吞？金剛圈你作麼生透？初住老屋敗椽，適隆冬，雪霰滿牀，居不遑處。衲子投誠，願充修造。祖却之曰：我佛有言，時當減劫。高岸深谷，變遷不常。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汝等出家

學道，做手脚未穩，已是四五十歲，詎有閒工夫事豐屋耶？竟辭之。翌日，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

辛巳慶歷元年(二月，京師雨藥。)

壬午二年

癸未三年

禪師慧南，開法同安。

甲申四年

禪師守端，來參領悟。

端依茶陵郁禪師披削，來參祖。祖一日忽問：受業師為誰？端曰：茶陵郁和尚。祖曰：吾聞伊過橋遭攆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端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祖笑而趨起，端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祖曰：汝見昨日打毆儻者麼？曰：見。祖曰：汝一籌不及渠。端愈大駭，曰：何謂也？祖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端大悟。(郁因楊岐化主為舉百尺竿頭進步語參究，遭跌有省，走謁祖，祖印可之，後亦嗣祖。)

乙酉五年

丙戌六年

祖自楊岐遷住潭州雲蓋山。

丁亥七年

戊子八年

大士法華志言寂(未詳法嗣)。

言壽春許氏子。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大臣請擇宗室賢者居京師。仁宗夜焚香默禱曰：翊日化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無却。左右莫聞也。清旦，道衣凝立而待。俄侍衛奏言：法華自右掖門直趨寢殿，禁兵呵止不得。仁宗笑曰：吾請之來耳。及至，竟陞御榻而坐。仁宗以儲嗣為問，索筆大書十三、十三數行，擲筆去。至英宗即位，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吾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禪師大相國寺德章，入對延春閣。

章嗣石霜祖。九月一日，詔章於延春閣下齋，宣問佛法。

己丑皇祐元年

禪師仁勇造。雲蓋頓悟。

勇容止淵秀，幼通台教。更衣謁雪竇顯，顯意其可任大法，誚之曰：央庠座主。勇憤悱，下山望雪竇拜曰：我此生行脚參禪，道不過雪竇，誓不歸鄉。即往泐潭，逾紀疑情未泮。聞祖移雲蓋，

能鈐鍵學者，直造其室，一語未及，頓明心印。(後從端祖遊，研極玄奧，出世兩住保甯。)

臨濟第八世楊岐祖示寂。

洪覺範曰：臨濟七傳而得石霜圓，圓之子一為積翠南，一為楊岐會。南之設施，如坐四達之衢，聚珍怪百物而鬻之，遺簪墮珥，隨所探焉。駸駸末流，冒其氏者，未可一二數也。會乃如玉人之治璠璵，碔砆廢矣。故其子孫皆光明照人，克世其家，葢碧落碑無贋本也。

禪師德章復入內奏對。

禪師法眼下第四世，杭州淨土院惟正(一作政)，寂。

正幼從錢塘本如受業，郡人欲啟帑以度牒施，正歎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遂跪謝不受。如問故，正曰：彼非知我者，特以師之言，旋百千於一童子，保其終身，能施物不責報乎？如來世尊大願度生，則有慈蔭，今妙法蓮華經是也。當折節誦持，恩併歸一，於義為安。如益奇之。年十八，為大僧，獨擁毳袍，且弊。復有願輸歲時用度，俾繼院務，正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為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遂遊方，受心法於惟素。素董功臣山淨土院，正輔相之，久而繼席。內翰葉清臣迎正論道，一日語正曰：明日有客集，願師來灑以甘露。正諾之。明日遣邀，正以一偈授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仗又思維。為僧只合居巖谷，國土筵中甚不宜。竟不往。嘗跨一黃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掛角上，故俗呼為正黃牛。侍郎蔣堂出守杭州，與正為方外交，正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正律身精嚴，冬不擁爐，以蘆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吟笑達旦，率以為常。或問：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甯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吾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孟夏日，語眾曰：夫動以靜對，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損園蔭客金陵盧龍山房，題政黃牛圖贈巢山至和尚詩曰：有宋山林朝市然，綠綈丹詔白雲邊，高人視此如蝸涎，翛然自適吾之天。愛騎黃犢衝華筵，軍持書卷挂角顛，風流翰墨驚名賢，隻字單詞爭愛憐？興來隨意山水前，長歌大嘯傲雲烟，馳逐不用珊瑚鞭，豈如養駿黃金韉？青松千樹夕陽懸，茅庵歸去草芊芊，高情非為矯其偏，逸韻千古爭喧傳。以今視宋更天淵，吾師寄託寧後先？誅茅縛屋師山巔，蕉團一瓢詩幾編？欲買黃犢尚無錢，畫圖晤對夫何嫌？蒼葭我問秣陵船，一庭秋雨濕苔磚，指點壁間筆墨妍，茶鐺窗外響紅泉。夫椒山下五湖連，烟波一葉可忘年，蒲芽菰米手烹鮮，漁翁舟子誰何焉？大盆弄月溯淪漣，鷗羣鷺友兩纏綿，吾

師肯來撥書眠？荻花擁足竦寒肩，身入圖畫作癭仙。嗚呼！身入圖畫作癭仙。至嗣靈隱禮，隱金陵獅山，時高其風操。)

## 臨濟第九世祖

諱守端，衡陽葛氏子。幼事翰墨，冠依茶陵郁山主得度，參楊岐祖嗣法。

庚寅皇祐二年

臨濟第九世白雲祖，嗣宗統(二十三年)。

祖住承天寺。

祖遊廬阜，圓通訥禪師薦住承天，聲名籍甚。僧問：如何是佛？祖曰：鑊湯無冷處。曰：如何是佛法大意？祖曰：水底按葫蘆。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烏飛兔走。

禪師德章乞終老山林，詔住杭州靈隱，賜號明覺。

禪師江州圓通，居訥，辭詔住淨因，舉書記懷璉自代。

訥，梓州蹇氏子，試經得度，以講學冠兩川，耆年多下之。因禪者策發出蜀，放浪荊楚，至襄州洞山榮(榮智門祚嗣)座下，留止十年，嗣其法。後遊廬山，太守程師孟請住歸宗，遷圓通。汴京自周朝毀寺，太祖建隆間復興兩街，止是義學而已。士大夫聰明超軼者，皆厭聞名相，而少林一宗尚未大行。翰林楊億、晁迥首發明之，內侍李允甯奏旋汴宅一區，創興禪席，勅賜額曰十方淨因禪院。帝聞訥名，特詔開法，以目疾堅辭不赴，舉本院書記懷璉自代。於是詔璉，璉至，引對佛法大意稱旨，傳宣效南方禪林儀範，開堂演法，賜璉號大覺禪師，訥號祖印禪師。

禪師贊元，住蔣山。

元侍石霜祖久，祖歿，元廬塔種植。八年出世，住蔣山。丞相王安石丁母憂，讀經山中，與元遊如昆弟。問祖師意旨，元不答。石益扣之，元曰：公有般若之障三，有近道之資一。更一兩，生來或得純熟。石曰：願聞其說。元曰：公受氣剛大，世緣深。以剛大氣，遭深世緣，必以身任天下之重，懷經濟之志。用舍不能必，則心未平。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志，何時能一念萬年哉？又多怒而學問尚理，於道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視名利如脫髮，甘淡薄如頭陀，此為近道，且當以教乘滋茂之可也。石再拜受教。

辛卯三年

佛滅後二千年。

廬山歸宗火，方丈慧南禪師入嶽獲智證　發明(寺火不書此書，以南禪師在獄得三昧證也)。

南住歸宗寺，火一夕而燼，大眾譁動山谷，南安坐如平時。僧洪準欲掖而走，南叱之，準曰：和尚縱厭世間，慈明法道何所賴耶？因徐整衣起，火已及坐榻矣。入獄，郡吏發其私忿，拷掠百至，絕口不言，惟不食而已。兩月後得釋，鬚髮不剪，皮骨僅存。可真迎於中途，見之泣下，曰：師兄何至是也？南叱曰：這俗漢！真不覺下拜。他日，謂門弟子曰：我在獄證法華經菩薩遊戲三昧，經曰：菩薩遊戲神通，淨佛國土，心不好樂，呵小乘也，以其不能成就眾生耳。弟子請聞其說，南曰：凡獄吏之治有罪者，察見其情偽，必痛加捶楚，欺詐之實盡則自釋，雖有酷刑，不能申也。罪至於死，亦所甘心者，智盡情枯故也。今禪學者馳求之狂，欺詐之病，不以知見之慧鍛之，何由而釋？

禪師倚遇住法昌。

遇遊西山，睠雙嶺深邃，棲息三年，始應法昌之請。法昌在分甯北，千峯萬壑，古屋數間。遇至，止刀耕火種，殊安樂之。衲子不堪其枯淡，多棄去，坐此成單丁。

壬辰四年

祖住圓通。

訥以圓通讓祖，自處東堂。祖時年二十八，自以前輩讓名席，責己甚重，敬嚴臨眾，以公滅私，宗風大振。

禪師雲門第四世明州雪竇明覺重顯寂。

顯初遊方時，謁廬山林禪師，拂其機，一眾股栗。林諭眾曰：此如來廣大三昧，非汝等以取捨心可了別也。駙馬都尉李遵勗奏賜紫方袍，侍中賈公奏錫號明覺。六月十日中夜，辭眾盥浴，整衣側臥而逝。門人惟蓋、文軫等裒集提唱、拈頌諸錄行世。

祥符蔭曰：從上佛祖機語，如乳之於水，醍醐之在酥酪。自雪竇發其精微，剔其肯綮，而乳與醍醐擇之，不待鷲王味之消除雜毒，拈頌之於來學，開通心眼不少。蓋其精脫融洽，悟與辯才兼無礙者也。

癸巳五年

甲午至和元年

祖徙法華　闕疑(訥初舉祖住承天，又遜居東堂，辭。詔舉璉書記自代，蓋虛懷無我，盛德尊宿也。祖退圖通一節，故闕而不書。)

道隆賜號應制明悟禪師　發明(隆以夢召偈句酬倡，留宿禁林，故書法如此。)

隆，廣慧璉嗣。遊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於門之下。帝夢至寺門，見龍蟠地，遣中使視之，覩隆熟睡，驚矍問名。歸奏，帝聞道隆名，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奏對詳允，帝大悅，偈句相酬，絡繹於道。或入對，留

宿禁中，禮遇特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會詔大覺璉於化成殿說法，召隆問話，機鋒迅捷，帝大悅，侍衛皆山呼。隆即疏奏，舉璉自代，禁林待問，秘殿談禪，乞歸盧山。帝覽表不允，有旨建華嚴禪院，令開堂。後年八十餘，寂於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

歸宗南結庵積翠。

南結庵黃檗溪上，曰積翠。學徒奔湊，雖飽參老宿，至則憮然自失，就弟子之列。潘興嗣嘗問其故，南曰：父嚴則子孝，今日之訓，後日之範也。譬諸地爾，隆者下之，窪者平之。彼將登於千仞之上，吾亦與之俱；困而極於九淵之下，吾亦與之俱。伎之窮，則妄盡而自釋也。又曰：姁之嫗之，春夏之所以生育也；霜之雪之，秋冬之所以成熟也。吾欲無言，得乎？室中嘗問僧曰：人人盡有生緣，上座生緣在何處？我手何似佛手？我脚何似驢脚？學者莫測。脫有酬者，南無可否，斂目危坐。興嗣又問故，南曰：已過關者，掉臂徑去，安知有關吏？從關吏問可否，此未透關者也。

禪師法遠，住浮山。

遠初住舒州太平興國，次住姑蘇天平，是年住浮山。一日，與待制王質論道，遠畫一圓相，問質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喜，鴉不得殃，速道。質罔措，遠曰：勘破了也。

乙未二年

祖住白雲。

祖在法華，衲子至無所容，士大夫賢之。住白雲海會，示眾：若端的得一回汗出來，也向一莖草上便見瓊樓玉殿；若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玉殿瓊樓，却被一莖草蓋却。且道作麼生得汗出去？良久，云：自有一雙窮相手，不曾容易舞三臺。

淨因懷璉乞歸山，不允，賜龍腦鉢，對使焚之。

璉進偈曰：六載皇都唱祖機，兩曾金殿奉天威。青山隱去欣何得，滿篋唯將御頌歸。帝和頌不允，仍宣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興佛法。璉再進頌謝。既而遣使賜龍腦鉢，璉謝恩罷，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帝嘉歎不已。

祥符蔭曰：宗師格外明機，往往踏毗盧頂上行。道隆、懷璉等遊於帝王之廷，雖不失其為道，然親近國王大臣，究非本色宗持所宜。觀其對使焚鉢，凜凜猶有衲僧風規。校今山林中人，倖邀天眷如恐不及者，風趨日下，可勝道哉！

丙申嘉祐元年

開先善暹舉禪師慧圓住洞山，積翠南出山見之。

暹初依雪竇顯舉住金鵝，暹題偈於壁而逸。後住廬山開先，後學多所成就。圓嗣雪竇，依暹於開先。會洞山虛席，暹舉應筠人之請。時南住黃檗，因出邑相見。南默無所言，但焚香相向危坐而已。自申時至三鼓，圓即起曰：夜深妨和尚宴息。趨出。明日各還山，南問永首座：汝在廬山識今洞山老否？曰：不識，止聞其名。久之進曰：和尚此回見之如何人？南曰：奇人。永退問侍者：汝隨和尚見洞山，夜語及何事？侍者以：實吾。永曰：疑殺天下人。

丁酉二年

禪師法秀，出世四面山。

秀參天衣，懷嗣其法。出世淮四面山，杖笠之外，衣具而已。衲子追逐，秀哀祖道不振，以身任之。

戊戌三年

浮山遠退居會聖巖。

遠退休，會聖巖作九帶，敘佛祖宗旨。歐陽修聞遠名，造其室，會客棋，遽收局，請遠因棋說法。遠命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著棋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什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修大嘉歎。

乙亥四年，　歐陽修等修唐書成。修又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將舊唐史所載釋道之事，並皆刪去。

祥符蔭曰：修之刪去釋氏，力為排詆，乃其維持名教之苦心，但未知佛法耳。晚年致仕，居洛中，聞禪師修顒德業，一日延顒，遽問曰：浮圖之教何為者？顒乃欵論，指揮微妙。修竦然曰：吾初不知佛書，其妙至此。易簀時，召子弟切誡之曰：吾生平以文章名當世，力詆浮圖。今此衰殘，忽聞奧義，方將研究，命也奈何！汝等勉旃，無蹈後悔。修乃捐酒肉，撤聲色，灰心默坐，令老兵近寺借華嚴讀至八卷，安坐而薨。是修之桑榆晚照，未嘗不歸命覺天也。今士大夫家未知修晚詣之所造，而徒效其前途之所為，於佛法無纖毫之損，而自己失邱山之益，亦何樂而為此哉！

禪師義青至浮山。

青。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入洛，聽華嚴五年，忽猛省曰：法離文字，甯可講乎？即棄去，遊方至於浮山。時圓鑑遠居會聖嚴，夢得俊鷹畜之。既覺，而青屆旦

至，遠以為吉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

庚子五年

禪師谷隱下潤州，金山達觀曇穎寂。

穎首謁太陽，次參谷隱，聰太尉李端愿延居園齋。時夏竦、王曙、歐陽修與愿兄端慤等咸扣玄關，聰錄其語曰登門集。晚住金山。嘉祐四年除夕，遣侍馳書別揚州刁景純學士曰：明旦當行，不暇相見，厚自愛。景純開書大驚曰：當奈何？復書決別而已。中夜，候吏報揚州持書船將及岸，穎欣然令撾鼓陞座，敘出世本懷。謝裨贊叢林者勸修勿怠，下座讀刁書畢，大眾擁步上方丈，跏趺揮令各遠立，良久而化。

圓通訥舉書記了元，住承天。

元二歲能誦論語諸家詩，五歲誦詩三千首，閭里咸稱神童。剃染受具，遊廬山，謁開先暹，大稱賞之。又謁圓通訥，訥驚其翰墨，曰：骨格已似雪竇，後來之俊也。遂命掌記。會承天虛席，訥以元當其選。郡守見而少之，訥曰：元齒少而德壯，雖萬耆衲不可折也。於是元住承天。

辛丑六年

禪師義青，於浮山悟道。

青在浮山經三載，遠一日問曰：汝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青擬對，遠掩其口，青了然開悟，遂禮拜。遠曰：汝妙悟玄機耶？青曰：設有，也須吐却。時資侍者在旁曰：青華嚴今日如病得汗。青回顧曰：合取狗口，若更叨叨，我即便歐。

禪師契嵩詣闕上書，進傳法正宗記。

十二月六日，杭州靈隱永安蘭若傳法賜紫禪師契嵩詣闕上書，進傳法正宗記十二卷、祖圖一面、輔教編三冊，內翰王素為之表聞。嵩字仲靈，號潛子，藤州鐔津李氏子，受記於洞山聰。居杭之西湖三十年，閉關不妄交，夜則頂戴觀音像，誦其號必滿數萬聲乃寢，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

壬寅七年

勅收傳法正宗記、輔教編，編入大藏。

書留政府七十一日，時韓公琦覽之，以示歐陽修。修方以文章自任，見其文，謂琦曰：不意僧中有此郎耶？當一識之。與語終日，大悅。上讀至為道不為名，為法不為身之句，嘉歎久之。三月十七日，有旨宣傳法院收入大藏，勅賜嵩師號明教大師，辭讓不允。

癸卯八年

禪師義青於浮山，續嗣曹洞宗統。

青領悟後，復經三載，遠時出洞下宗旨示之，青悉妙契，遂付以太陽衣履，曰：代吾續洞上宗風，善自護持，無留此間，令見圓通秀。

## 曹洞第七世祖

諱義青，青社李氏子。從浮山圓鑑悟旨，嗣續太陽正脉。初住海會，次遷投子。

曹洞第七世投子，祖嗣宗統(一十九年)。

祥符蔭曰：興滅繼絕，大道為公，古今盛德事也。青祖時方閱藏於廬山，至熙甯六年，方住龍舒海會，實繼白雲端祖之席。又八年，移投子茲，即嗣統者，以洞上正脉既已有在，不可久曠也。

禪師天衣下，天鉢重元寂。

元參天衣懷悟旨，懷嘗目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潞公文彥博出鎮魏府，請住天鉢寺，示眾曰：時當缺減，人壽少有登六七十。汝輩入我法中，整頓手脚未穩，須臾衰病老死。至前去幾何，尚復悠悠，何不初中後夜純靜去？一日，別博曰：入滅去。博親往臨視，執上所賜白琉璃瓶，祝曰：佛法果靈，願舍利填吾瓶。果如所願。博自是竭誠內典，精修淨業。

英宗(名曙，在位四年)

英宗甲辰治平元年

禪師翠巖下南嶽雲峯文悅寂。

悅短小粹美，有精識。年十九，策杖遊江淮，至筠州大愚，見屋老僧殘，荒涼如傳舍，悅無留意。將行而雨，雨止，芝陞座曰：大家相聚喫莖蘆，喚作一莖蘆，入地獄如箭射。下座無他語，悅大駭。夜造丈室，芝曰：來何所求？曰：求佛心法。芝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趁有色力，何不為眾乞食？我忍饑不暇，暇為汝說法乎？悅不違，即請行。及還，移住西山翠巖，悅又往依之。夜詣丈室，芝曰：又欲求佛心法乎？汝不念乍住屋壁疎漏，又寒雪，我日夜望汝來為眾營炭，我忍寒不能，能為汝說法乎？悅又不敢違，入城化炭還。時維那缺，悅夜造丈室，芝曰：佛法不怕爛却，堂司一職，今以煩汝。悅不得語而出。明日，鳴犍椎堅請，悅有難色，拜起欲棄去，業已勤勞，久因中止。然恨芝不去心地，坐後架，架下束破桶盆，自架而墮，忽開悟，頓見芝從前用處。走搭伽黎上寢堂，芝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悅再拜汗下，不及吐一詞而去。服勤八年而芝歿，東遊三吳，所至叢林改觀。雪竇尤敬畏之，每集眾茶，特設榻以示禮異。出世南昌翠巖，未幾住法輪，給舂監刈，皆自董之。見挾幙

負包而至者則喜，見荷擔者蹙頞曰：未也，更三十年跨馬行脚也。俄遷雲峯，陞座辭眾，泊然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禹溪之北。

禪師雪竇下，天衣義懷寂。

懷嗣雪竇顯。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涼處。懷至，必幻出樓觀，四事成就。退居吳江聖壽，晚居池州杉山。門弟子智才住佛日，迎歸侍奉。才如蘇城未還，懷促其歸。及踵門，懷曰：時至，吾行矣。才曰：師有何語示徒？乃說偈曰：紅日照扶桑，寒雲封華嶽。三更過鐵圍，拶折驪龍角。才問：卵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懷舉拳示之，遂就寢，椎枕而寂。

禪師宗本，出世瑞光。

本，無錫管氏子。體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昇道價重，叢林歸之者如雲。本弊衣垢面，探井臼、典炊爨以給眾，夜則入室參究。昇曰：頭陀荷眾良苦，亦疲勞乎？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歷十年，方剃髮受具。又服勤三年，乃辭昇遍參。至池陽景德，謁禪師義懷，言下契悟。為侍者，眾未有知者。喜寢，鼻息齁齁，聞者厭之。白懷，懷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懷居壽聖時，漕使李復圭過懷，夜語及曰：瑞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時本在坐，懷指曰：無如此道人也。圭遂請本出世。瑞光開堂日，眾集擊鼓，鼓旋於地，圓轉震響。眾驚却，有僧出曰：此法雷震地之祥也。言畢，失僧所在。法席日盛，眾恒五百。

禪師石霜下，翠巖可真寂。

真將寂，示疾甚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訶佛罵祖，今何為乃爾？真熟視，訶曰：汝亦作此見解耶？即趺坐，呼侍者燒香，烟起入寂。

乙巳二年

禪師法演，自瑞光抵浮山，遂參祖，領悟分座。

演，巴西鄧氏子。少落髮受具，遊成都講席，習百法唯識。窺其奧，置之曰：膠柱安能鼓瑟乎？負笈出關，所至無足當其意者。謁瑞光本，舉古今因緣，會盡惟不會。僧問興化：四面八方來時如何？化云：打中間底。僧作禮，化云：我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避得過。請益本，本曰：此是臨濟下因緣，須是問他家兒孫始得。遂謁浮山遠，請益前話。遠曰：我有箇譬喻，你一似三家村裏賣柴漢子，把箇匾擔向十字街頭立地，問人中書堂。今日商量甚事？演默計曰：若如此，大故未在。遠知演根器異，一日語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

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演潸然禮辭。至白雲，祖一見曰：川藒苴，汝來耶？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祖叱之。又祖示以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因緣，久之未契。一日，自廊趨上法堂，疑情頓息，獻投機偈曰：山前之片閑田地，叉手丁甯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祖特印可，曰：栗棘蓬禪屬子矣。令掌磨事。一日，有僧見磨轉，遽指以問曰：此神通耶？法爾耶？演褰衣旋磨一匝，僧無語。未幾，祖至，語演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有來由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演於是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走見祖，祖為手舞足蹈，演亦一笑而已。演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下載清風。祖一日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演，演近前問訊曰：也不校多。祖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

祥符蔭曰：古人眼明心公，不欺後學。觀雪峯古佛之於風穴，(風穴在雪峰時，請益臨濟四賓主。峯曰：我當時與巖頭、欽山結伴參臨濟，值濟已遷化。上座要知這話，須問他家兒孫始得。後風穴舉似南院，院嘆曰：雪峰古佛。乃遙望禮拜。)瑞光本之於五祖，可以想見其青天白日之襟懷。古人一言半句之間，徹見其人生平。觀蓮華峯庵主以一轉語識雲門兒孫，浮山遠公以一頌知白雲有過人處，可以想見其紫電清霜之眼目。至演已投機，而下載清風，乃明得於出身白汗之後。甚矣！悟之不可不透，而大法之不可不明也。總之，不自欺方不欺一切佛祖者，不自欺而不欺一切之人也。學道豈有他哉？

丙午三年

積翠。南遷。黃龍。

克文首眾慶閑典客，慧元為侍者，德普以兩川義虎，自綿州棄講來參，彬彬集一時之盛，追[媲-囟+(色-巴+囚)]馬祖百丈。

淨因璉再乞歸山，詔許之。

璉復上疏乞歸，獻偈曰：千簇雲山萬壑流，歸心終老此峰頭。餘生願祝無疆壽，一炷清香滿石樓。上付以箚子曰：大覺禪師懷璉，受先帝聖眷，累錫宸章，屢貢欵誠，乞歸林下。今從所請，俾遂閑心。凡經過小可菴院，隨性住持。或十方禪林，不得逼抑，堅請璉携之東歸，鮮有知者。四明郡守迎致育王，眾建宸奎閣。蘇翰林軾知杭州，以書問之曰：承要作宸奎閣碑，謹已撰成。衰朽廢學，不知堪上石否？見參寥說，禪師出京日，英廟賜

手詔，其略云：任性住持，不知果有否？切請錄示全文，欲添入此一節。璉終藏不出，逮委順後，獲於篋笥。

丁未四年(十二月，杜鵑鳴於洛陽。)

神宗(諱頊，在位一十八年)。

神宗戊申熙甯元年

己酉四年

禪師石霜支下。隆興黃龍慧南寂。

三月一日，四祖演通法嗣書南。上堂：山僧才輕德薄，豈堪人師？葢不昧本心，不欺諸聖。未免生死，今免生死；未出輪迴，今出輪迴；未得解脫，今得解脫；未得自在，今得自在。所以大覺世尊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六祖夜半於黃梅又傳箇甚麼？乃說偈曰：得不得，傳不傳，歸根得旨復何言？憶得首山曾漏泄，新婦騎驢阿家牽。翼日午時，趺坐示寂。闍維，舍利五色，塔於前山。南同翠巖悅參福昌惟善，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有焉。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相與太息曰：善公，本色住山人也。南盛化時，荊湖江淮衲子奔趨，恒百里無托宿，且多為盜劫。住興化禪師紹銑半五十里為館，令僧主之以接納，俾得宿食而去，諸方高其風。銑，北禪賢嗣，寂後闍維，目睛不壞，二腸屈折如鐵。

祥符蔭曰：黃龍證三昧於獄中，以三關把斷天下要津，憧憧走英衲如鶩，與楊岐祖號二甘露門。然非雲峯悅極力指之，幾何其不流為藥汞銀乎？噫！師友之成就，詎可泯也？

禪師祖心補，住黃龍。

心初參雲峯悅三年，難其孤硬。造黃檗，得旨南寂。眾請心補住，心欲舉圓璣代之，璣掉頭徑去，心遂繼其席。慧元住吳江壽聖寺，遣僧投黃龍嗣法書。南視其欵識，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老僧。專使反命，元即腰包而來。次南昌，聞南已化去，因留歎息。適祖心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曰：恨老師不及見耳。

禪師慶閑，住吉州隆慶院。

閑出家遠遊，所至自處，罕與人接，有即之者，一舉手而去。師事積翠南，南甚重之。廬陵守張鑒請居隆慶院。

禪師行偉，住仰山。

偉初受賢首宗於太三藏，因同學勸發，棄講謁南，坐夏積翠有省。住仰山，法席冠江淮，平昔同參知名者皆集。偉蒞事有法度，嘗遣化十二輩，以其名付維那，使明日俱來受曲折。及會茶，輒失一人，偉問為誰，曰：永泰。偉方經營中，首座曰：泰遊山去，請以他僧備員。偉然之。俄有告者曰：泰實在，首座匿

之以欺眾耳。偉色莊，使搜得之，泰自陳怯弱，懼失所受事，首座實不知也。偉令擊鐘集眾曰：首座已分座授道，又老師所賞識，昧心罔眾，他人猶不可，乃甘自破壞乎？遂與泰俱出院，諸方服其公。

禪師黃龍下隆興泐潭洪英寂。

英閱華嚴十明論，發明心地，趨積翠印旨，又見翠巖，真一時學者趨向。住泐潭六月，知事紛爭，止之不可。初九日，謂眾曰：領眾不肅，正坐無德，吾有愧黃龍。呼維那鳴鐘集眾，敘行脚始末，曰：吾滅後火化，以骨石藏普通塔，明生死不離清眾也。

庚戌三年

禪師，元祐闢潭州道林為師席　發明(禪林興廢不書此書，以祐能得宗師體裁也)。

祐嗣黃龍南，智辯自將，氣出流輩。南寂，去遊湘衡，衲子追隨，聲重荊楚。謝師直守潭州，欲禪道林之律居，盡禮致祐為第一世。祐欣然肯來道林，蜂房蟻穴，疊見層出，像設之多，冠於湘西。祐夷廓之，為虗堂，為禪室，以會四海之學者。役夫不敢壞像設，祐自鋤棄諸江，曰：昔本不成，今安得壞？吾法尚無凡情存聖解乎？六年而殿閣崇成。

辛亥四年

禪師雲門下第五世廬山圓通祖印居訥寂。

訥住圓通二十年，移住四祖、開元兩剎，所至叢林號稱第一。既老，休居於寶積巖。訥臨眾簡嚴，不妄言笑。嘗習定，初叉手自如，中夜漸升至膺，侍者每視以候雞鳴，其精進如此。三月，無疾而化。

壬子五年

禪師克文，開法聖壽。

文，陜府鄭氏子。裂縫掖出家，棄講南遊，謁雲居舜，不契。聞雲峯悅之風，兼程而往，至則悅已寂，嗟曰：既無其人，吾何適而不可？山水雖佳，未暇遊也。坐夏大溈，遂造黃龍。初到，不契，乃曰：此老只是個修行僧，不會我語。遂去見香城順，得見南用處，復回黃龍為首座，嗣其法。高安太守錢弋請出世聖壽，文方飯於州民家，使至遁去，繫同席數十人。有見於新豐山寺者，因叩首泣下曰：師不往，吾黨受苦矣。文曰：以我故，累君輩如此。因受之，遂闡法焉。

禪師道光，主法平江靈巖。

光道行卓絕，遠近尊禮。住持日，荊公王安石送以詩云：百花深處寺，猶指舊吳宮。事往人何在，香消徑已空。今朝送師去，茲地闡宗風。別意兼鄉思，依依雲樹東。

禪師雲門下第五世，佛日明教契嵩寂。

嵩居佛日，退老永安蘭若。寂後闍維，眼舌童真，頂骨不壞，舍利紅白晶潔，大如菽。

臨濟第九世白雲祖示寂。

祖住白雲、應化、龍門、興化六坐道場，所至眾如雲集。壽四十八。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

## 臨濟第十世祖

諱法演，嗣白雲。

神宗癸丑熙甯六年

臨濟第十世五祖，祖嗣宗統(三十一年)。

祖住舒州四面山雙泉禪院。

卍菴顏曰演祖。初住四面山，孑然獨處。凡二年，始有一道士來問道，乃請作知事。又三年，僧寶良來，與道士朝夕參叩，皆得法。於是祖之道寖為人知，而四方學者始稍有至者。雖其後門人之盛稱天下，然終身不過數十眾。

青祖住白雲海會寺。

祖從廬山還龍舒，道俗請住白雲山海會寺，實繼端祖之席。上堂，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祖曰：威音前一箭，射透兩重山。曰：如何是相傳底事？祖曰：全因淮地月，得照郢陽春。曰：恁麼則入水見長人也。祖曰：祇知荊玉異，那辨楚王心。僧禮拜，祖以拂子擊之。

甲寅七年

乙卯八年

禪師法泉住衢州，南禪居士趙抃從之參悟。

泉雲居舜嗣趙抃，字悅道，號知非子，至知中為侍御。居嘗以一琴一鶴自隨，晝之所為，夜必焚香告天，與天鉢元為方外交。會泉居衢之南禪，抃日參扣泉，未嘗容措一詞。後牧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忽大雷震，即契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舉頭蒼蒼喜復喜，剎剎塵塵無不是。中下之人不得聞，妙用神通而已矣。杲聞笑曰：趙悅道撞彩耳。抃嘗答富弼書，略曰：抃伏思西方聖人教外別傳之法，不為中下根機之所設也。上智則頓悟而入，一得永得；愚者則迷而不復，千差萬別。惟佛與祖以心傳心，其利生接物而不得已者，遂有棒喝拳指、揚眉瞬目、拈椎竪拂、語言文字種種方便，去聖逾遠。諸方學徒忘本逐末，棄源隋波，滔滔皆是，斯所謂可憐憫者矣。抃不佞，去年秋初在青州，因有所感，既已稍知本性無欠無餘，古人謂安樂法門，信不誣也。比蒙太傅侍中俾求禪錄，抃素出恩紀，聞之喜快，不覺手舞而足蹈之也。伏惟執事富貴如是之極，道德如是之盛，福壽康甯如是之備，退休閑逸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來一大事因緣而已。今茲又復於真性有所悟入，抃敢為賀於門下也。(杜衍與張方平皆致政居睢

陽，衍每笑平佞佛，對賓客必嘲之，平但笑而已。有朱承事者，以醫學遊二老之門，謂平曰：杜公天下偉人，惜未知此事，公何不勸發之？平曰：君與此老緣熟勝我，我止能助之耳。一日，衍召朱切脉甚急，朱謂使曰：汝先徃白相公，但云看楞嚴未了。使者馳白衍，默然久之乃至，衍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闢茸，如所謂楞嚴何等語，乃爾躭著？聖人微言，無出孔孟，捨此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讀此經，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觀之，似過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試閱之。衍取默看，不覺終軸，忽起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書耶？遣使盡持其餘來遍讀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識，安道知之，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駕見平，平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尋得，但當喜其得，不必悔其晚也。僕非不相告，以公與朱君緣熟遣之耳，雖佛祖化人，亦必藉同事也。衍大悅。衍字世昌，慶歷中號清白宰相，封祁國公。）

禪師淨端，住湖州西余。

端，吳興邱氏子。出家受具，習天台教。聽楞嚴經至七徵八還，以頌自跪曰：七處徵心徵不遂，懞憧阿難不瞥地。直教徵得見無心，也是泥裏澆土塊。八還之教傳來久，自古宗風各分剖。假饒還到不還時，也是鰕跳不出斗。遂作偈別本講曰：彎彎曲曲以門鈎，一番拈起一番愁。不如做個禪和子，參到無心即便休。參齊嶽，於室中默契，即出庭下翻身自擲，嶽印可之。後見弄師子，益有警悟，遂合綵為師子皮披之，因號端師子。住西余。西余去湖州密邇，每雪朝，著彩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即以施貧者。嘗誦法華經，又好歌漁父詞。有狂僧號回頭，以左道惑眾，與潤守呂 公方食肉 ，端徑趨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窘無以對，端捶其頭，推倒而去。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敬信。端見，搦住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

丙辰九年

丁巳十年

祖住太平。

示眾：將四大海水為一枚硯，須彌山作一管筆。有人向虛空裏寫祖師西來意五字，太平下坐，大展坐具，禮拜為師。若寫不得，佛法無靈驗。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祖曰：五逆聞雷。曰：如何是雲門下事？祖曰：紅旗閃爍。曰：如何是曹洞下事？祖曰：馳書不到家。曰：如何是溈仰下事？祖曰：斷碑橫古路。僧禮拜，祖曰：何不問法眼下事？曰：留與和尚。祖曰：巡人犯夜。問：如何是佛？祖曰：露胸跣足。曰：如何是法？祖曰：大赦不放。曰：如何是僧？祖曰：釣魚船上謝三郎。

戊午元豐元年。

禪師道楷至，海會領悟。

楷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試法華得度。謁青祖於海會，乃問：佛祖言教，如家常茶飯，離此之外，別有為人處也無？祖曰：汝道寰中天子勅，還假堯舜禹湯也無？楷欲進語，祖以拂子撼楷口曰：汝發意來，蚤有三十棒也。楷即開悟，再拜便行。祖曰：且來，闍黎！楷不顧。祖曰：汝到不疑之地耶？楷以手掩耳。後作典座，祖曰：厨務勾當不易。楷曰：不敢。祖曰：煲粥耶？蒸飯耶？楷曰：人工淘米著火，行者煲粥蒸飯。祖曰：汝作甚麼？楷曰：和尚慈悲，放他閑去。一日，侍祖遊菜園，祖度拄杖與楷，楷接得便隨行。祖曰：理合恁麼揩。曰：與和尚提鞋挈杖，也不為分外。祖曰：有同行在。楷曰：那一人不受教？祖休去。至晚，問楷：蚤來說話未盡。楷曰：請和尚舉。祖曰：卯生日，戌生月。楷即點燈來。祖曰：汝上來下去，總不徒然。楷曰：在和尚左右，理合如此。祖曰：奴兒婢子，誰家屋裏無？楷曰：和尚年尊，缺他不可。祖曰：得恁慇懃？楷曰：報恩有分。

己未二年

禪師承皓，住太陽。

皓，眉州王氏子。見北塔，廣發明心要，得遊戲如風大自在三昧。製犢鼻裩，書列代祖師名而服之，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於帶。諸方以皓布裩呼之。有僧効之，皓見而叱之曰：具何道理敢爾？當吐血無及。其僧未半年，果嘔血死。張商英奉使京西南路，聞其名，請住郢州太陽。時皓首眾谷隱，隱大喜曰：我山中首座出世，盛集緇素，請陞座以為歆豔。皓陞座曰：承皓住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太陽與汝說。携拄杖下座，不顧而去。

庚申三年

禪師淨因道臻應詔說法，薦慈聖光獻太后。

臻，古田戴氏子。一鉢徧參得旨，於浮山遠北謁淨因璉，首眾座下。璉歸，遂繼其席。開堂之日，中使降香，賜紫方袍、覺照師號。京都好惡萬端，貴人達官盈門，臻一目之，萬口異詞，咸以為本色道人，莫不加敬。春，慈聖光獻上賓，詔至慶壽宮說法，設廣座，聽人問答。上下左右聞法，得未曾有，歡聲動宮闕。更賜淨照禪師。

聖壽文移洞山。

上堂：洞山門下，要道便道，要用便用。救得眉毛，失却鼻孔。乃喝云：久雨不晴。參！

太陽皓，移玉泉。

皓住太陽數月，知荊南李審言、轉運使孫景修同請住當陽玉泉景德禪院。皓機鋒孤峭，學者不能湊泊。時闕首座，維那曰：某人

某人曾於某處立僧，為禪眾所歸，宜依諸方例請充。皓叱曰：杜！杜！又曰：孟八郎！孟八郎！一日，皓從厨前過，見造晚麪，問曰：有客過耶？對曰：眾僧造藥石。皓呼知事稱之曰：吾昔參禪，為人汲水舂米，今見成米麪，蒸炊造作，與供諸佛菩薩羅漢無異。飽喫了，並不留心參學，百般想念，五味馨香。餵飼八萬四千戶蟲，開眼隨境攝，合眼隨夢轉。不知主祿判官掠剩，大王隨從汝抄箚，消鑿祿料簿，教汝受苦有日在。於是徒眾不堪寂寥，譖之於縣令曰：長老不能安眾，惟上來下去，點檢寒碎。縣令召皓至縣，責之曰：大善知識，不在方丈內，端坐兩廊下，山門來去得許多。皓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不得成佛道。長官以坐是佛耶？坐殺佛去也。長官茫然，益敬禮之。

黃龍心退居西園

心謝事居西園，以晦名其堂，且曰：吾所辭者世務耳，今欲專行佛法事也。榜其門以示禪學。謝景溫守潭州，虛大為以致心，三辭不往。景溫請其故，心曰：馬祖、百丈已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閑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為天人師。今則不然，挂名官府，如有戶籍之民，直遣伍伯追呼之耳，此豈可復為也。景溫乃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心。心至長沙，景溫受法訓，聞所未聞。

詔革東林律居為禪，晦堂心舉泐潭常總禪法。

總往來黃龍之門凡二十年，出世住泐潭。是年，詔革東林律，居為禪席。學士王韶出守南昌，欲延祖心主之，心舉總自代。總知，宵遁。韶檄諸郡，所在訪求之新涂窮谷中，遂應命。天下衲子望風而集，其徒相語曰：遠公有讖記：吾滅七百年後，有肉身大士革吾道場。今符其語矣。

禪師省聰，住聖壽。

聰嗣圓照，本住聖壽。蘇子由轍謫高安，謁聰有省。繼參洪州順，順示以搐鼻因緣，轍言下大悟，呈偈曰：中年聞道覺前非，邂逅相逢老順師。搐鼻徑參真面目，掉頭不受別鉗鎚。枯藤破衲公何事，白酒青鹽我是誰。慚愧東軒殘月上，一杯甘露滑如飴。

禪師黃龍下，仰山行偉寂。

偉律身甚嚴，住仰山，夏夜坐深林，袒以飼蚊蚋。會腸毒作，十日不愈，以刀絕之尺許，血流不止。門人泣曰：師獨奈何不少忍？曰：為其障我行道，蒲伏牀上，無所利於物，得死不愈於生乎？十一月日，說偈而化。闍維，得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連，塔於寺東。

辛酉四年

青祖自海會移住投子山。

祖自白雲海會移住投子，學徒益進，潛通密證者甚眾，果符異苗翻茂之讖。初開山大同，有記曰：吾塔若紅，是吾再來。邦人偶修其塔，作瑪瑙色，未幾而祖領院事。

禪師慕喆，自嶽麓遷大溈。

喆，臨川聞氏子。翠巖真遊方時，喆能識之。真好暴所長以蓋人，號真點胸。喆與之周旋二十年，無失禮。真謂人曰：三十年後，喆其大作佛事。真歿，塔於西山，心喪三年乃去。遊湘中，一鉢雲行鳥飛，去留為叢林重輕。謝景溫守潭州，迎住嶽麓，俄遷大溈。眾二千指，無所約束，人人自律，惟粥罷受門弟子問道，謂之入室。諸方纔月一再，而喆講之無虛日。放參罷，喆自役作，使令者在側如路人。晨香夕燈，十有四年。夜禮拜，持茅視殿廡燈火，倦則以帔蒙首，假寐三聖堂。

禪師黃龍下，隆慶慶閑寂。

三月七日，入寂。荼毗，烟氣所至，東西南北四十里，凡草木沙礫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計其所獲幾數斛。蘇轍欲為作記，而疑其事。方臥疚，夢有訶者曰：閑師事何疑哉？疑即病矣。轍夢中作銘，有云：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狹劣故，聊示其小者。

禪師北禪下，法昌倚遇寂。

遇事北禪賢最久，嗣其法住、法昌，孤冷之風，諸方共仰。英、勝二上座及黃龍南、大甯寬、寶覺心俱往訪之，法韻鏗鏘，琅琅扣擊。龍圖徐禧為布衣交，將化前一日，作偈別禧曰：今年七十七，出行須擇日。昨日問龜哥，報道今朝吉。禧大驚，呼惟清俱往。遇方坐寢堂，以院務付監寺曰：吾住此山三十年，以護惜常住，故每自蒞之。今行矣，汝輩著精彩。言畢，舉杖子曰：且道這箇分付阿誰？禧與清皆屏息，遂擲於地，投牀枕臂而化。

祥符蔭曰遇，與興化銑同嗣北禪賢，為雲門五世。遇以峻峭之風，老屋單丁，持其道於千巖萬壑。而銑有才量，牧千眾，如數一二，大作佛事於荊湖之間，波及蠻貊，皆慕道向化。章惇開梅山，邀銑往，蠻父老聞銑至，皆合爪聽約束，荊蠻以定，銑之力也。一孤冷，一圓融，共樹北禪之幟，而二本亦以是時盛化南北，韶陽之道，於以大振。自後式微凌替，則漸不可問矣。吁！道之汙隆，詎不以人夫？

壬戌五年

禪師道楷，北還沂水。

楷辭投子還沂，居馬鞍山，出世住沂之仙洞。

瑞光本自淨，還吳穹窿。

本住瑞光，法席日盛。武林守陳襄以承天、興教二剎令本擇居，蘇人擁道遮留。又以淨慈堅請，移文諭道俗曰：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一住九載，是年待制曾孝序載歸，以慰蘇人之思。住穹窿，福臻。

禪師普孜，自太平遷東京華嚴。

孜，建陽謝氏子。幼舉進士有聲，棄去出世。後謁浮山遠得法，舒人請居甘露，徙太平。道譽大播，都人士請居東京華嚴寺。

禪師懷志，隱居衡嶽。

志初業講席，參洞山文頓悟。文曰：子禪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志識其意，拜辭而行。菴於衡嶽二十餘年，士大夫造其居，不甚顧。答人問故，曰：彼富貴人，辯博多聞。我粥飯僧，口吻遲鈍無可說。自然憨癡去。偈曰：萬機俱罷付癡憨，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問：師住山有何旨趣？志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塊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

從悅謁洞山文。

悅首眾道吾，領數衲謁雲蓋智。智與語，未數句，盡知所蘊。乃笑曰：觀首座氣質不凡，奈何出言吐氣如醉人耶？悅面熱汗下，曰：願和尚慈悲。智復與語，錐劄之。悅茫然，遂求入室。智曰：老僧無福道，不取信於人。脫受首座禮拜，異日定取謗於某。乃問悅曰：曾見法昌遇和尚否？曰：曾。看他語錄，自了可也，不願見之。曰：曾見洞山文和尚否？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尿臭氣，有甚長處？曰：你但向尿臭處參取。悅乃謁洞山，深領奧旨。

癸亥六年

曹洞宗第七世投子祖示寂。

祖五位敘曰：長天一色，星月何分？大地無偏，枯榮自異。是以法無異法，何迷悟而可及？心不自心，假言象而提唱。其言也，偏圓正到，兼帶叶通；其法也，不落是非，豈關萬象？幽旨既融於水月，宗源派混於金河。不墮虛凝，回途復妙。四月末，示微疾，以書辭檀護，陞座說偈，辭眾坐脫。闍維，舍利五色，塔於寺之西北。

雲溪挺曰：浮山遠已嗣葉縣，復從太陽盡得回互之旨。遂作九帶，明正偏，兼帶來由。太陽以皮履直裰寄之。後得投子青，乃嗣正法。浮山可謂一點水墨，兩處成龍矣。

## 曹洞宗第八世祖

諱道楷，沂水崔氏子。嗣投子。

甲子七年　司馬光表進所編書，賜名資治通鑑。

曹洞宗第八世芙蓉祖，嗣宗統(三十五年)。

自仙洞遷西洛龍門，上堂曰：喚作一句，已是埋沒宗風。曲為今時，通途消耗。所以借功明位，用在體處。借位明功，體在用處。若也體用雙明，如門扇兩開，不得向門扇上著意。不見新豐老子道：峯巒秀異，鶴不停機。靈木迢然，鳳無依倚。直得功成不處，電火難追。擬議之間，長途萬里。

詔闢相國寺禪師宗本應召　發明(闢寺為禪律，嘉帝能知道也)。

帝下詔闢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本為慧林第一祖。既至，上遣使問勞。閱三日，傳旨就寺之三門為士民演法。翌日，召對延和殿，問道賜坐，木即跏趺。帝問本受業何寺，奏曰：蘇州承天永安。帝大悅，賜茶。本即舉盞長吸，又蕩而撼之。帝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本奏曰：陛下知有此道，如日照臨，臣豈敢自怠。即辭退。帝目送之，謂左右曰：真福慧僧也。

祥符蔭曰：佛制出家，一鉢乞食，樹下塚間，一宿遺形，學道一無顧戀。東震與西竺，風土既別，乞食未便，更為琖飯，人根脆弱，未能露寢。創立叢林，雖非謀食求安，然權宜之法，已非佛制矣。時風愈下，佛制不遵，應赴子孫，羣居盤踞。名山大剎，化為蟻穴蜂房；梵宇精藍，有同肉林酒舍。禪學宗風，闃然無聞，蒿目寒心，誰能整理？神宗闢相國寺為禪為律，誠末法帝王尊道重法，不負靈山付囑者，故特書之以示世焉。

詔蔣山法秀開法法雲。

秀自四面遷棲賢、蔣山、長蘆，皆千眾，時號秀鐵面。汴京新創法雲寺成，詔秀開山為第一世。開堂之日，中使降香并磨衲，皇弟荊王致敬座下，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賜號圓通，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光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秀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忘願力乎？溫公意因少懈。李伯時麟工畫馬，秀訶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為妙，妙入馬腹中亦足懼。麟自是絕筆。秀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庭堅作豔語，人爭傳之，秀亦訶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秀曰：汝以豔語動天下人婬心，不止馬腹，恐生泥犁耳。堅懺謝。

祥符蔭曰：溫公初不知佛法，特以主持名教之心切耳。曾見其論佛曰：夫佛葢西域之賢者，其為人也，清儉而寡欲，慈惠而愛物，故服弊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野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葢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為物累。葢中國於陵子、

仲焦先之徒近之矣。溫公之言如此，毋怪乎其不知佛法而欲經營之也。溫公所見，特佛始棄世榮入山學道時之所示見耳。豈知佛之廣大，法之淵深，三賢十聖尚未能測，而於陵、焦先之徒能近之乎？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黧奴白牯，佛之脫珍御、著弊垢者為度生也，佛豈如是哉？然溫公後來因富、韓二公聞法於圓照、本默，有所契於范鎮之論空相，以詩戲曰：不須天女散，已解動禪心。又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復迷。又曰：到岸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若然，則溫公末路決應不復作前此之言矣。人之見識與時消長，溫公既未深知佛法，而遽秉筆國史，肆行詆削，以致疑誤後人，隳正見而墮迷網，其謗毀正法之失又可辭乎？後之君子幸毋一時酌蠡持籌，妄自量天測海而為虛名劫持可也。

清遠至太平參祖。

遠，臨邛李氏子。初讀法華，至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質其講師，不能答。遠歎曰：義學名相，非所以了生死大事。遂南遊徧參，至太平見祖。旋丐於廬州，偶雨仆地，煩懣間，聞二人交相惡罵，諫者曰：你猶自煩惱在。遠於言下有省。及歸，凡有所問，祖即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時遠年十七。

禪師天衣下，延恩法安寂。

安，臨川許氏子。受天衣懷旨訣，歸臨川，住黃山如意院。敗屋破垣，無以蔽風雨，十年大廈如化成。棄去，住武甯延恩寺。草屋數楹，敗牀不簀，安殊樂之。令尹糾豪右謀為一新，安笑曰：檀法本以度人，今非其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不名佛事也。安與法秀昆弟，秀嘗以書招安，安讀之，笑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而後知其癡也。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辨那事，如救頭然。今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真開眼尿牀，吾何復對語哉！然吾宗自此益微矣。七月，命弟子取方丈文書聚焚之，以院事付一僧。八月，示寂。

禪師黃龍下，石霜琳寂。

琳在黃龍南座下，機鋒穎脫，名振叢林，與文關西、英邵武等齊名。開法石霜時，真淨文在洞山，琳不相識而心敬之，以偈送僧，有曰：憧憧四海求禪者，不到新豐也是癡。三月八日，淨髮沐浴說法，端至而寂。闍維，舍利五色。

乙丑八年

洞山文至金陵，丞相王安石請住報甯。

文謝洞山事，東遊三吳，至金陵。時王安石居定林，聞文至，倒屣出迎，恨相識之晚。聞法大悅，因捨宅為寺，曰報甯。延文開

山，請於朝，賜號真淨。士大夫往來無虛日。文不堪勞，遂還高安，菴於九峯之下，曰投老。學者自遠而至。

哲宗(諱煦)。

哲宗丙寅元祐元年

祖自太平移白雲海會。

上堂：說佛說法，拈槌竪拂，白雲萬里。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白雲萬里。然後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也則白雲萬里。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你恁麼道，也則白雲萬里。這箇說話喚作矮子看戲，隨人上下，三十年後一場好笑。且道笑箇甚麼？笑白雲萬里。清遠適自淝川持鉢回，慨然曰：吾事始濟，復參往一荒縣，安能究決已事耶？遂作偈告辭。祖送以偈曰：晥伯臺前送別時，桃花如錦柳如眉。明年此日凭闌看，依舊青青一兩枝。

禪師玉泉下，慧力善周寂。

周嗣玉泉芳。十二月望日，沐浴淨髮，說偈曰：山僧住瑞筠，未嘗形言句。七十三年來，七十三年去。言畢，趺坐而逝。三日後，鬚髮再生。

禪師慈明下蔣山贊元寂。

元住蔣山。熙甯初，王安石拜相，貴震天下，無月無耗，元未嘗發。石弟安上問佛法大意，元曰：佛祖無所異於人，所以異者，能自護心念耳。岑樓之木必有本，本於毫末；滔天之水必有源，源於濫觴。清淨心中無故動念，危乎岌哉，甚於岑樓；浩然肆橫，甚於滔天。其可動耶？佛祖更相付授，必叮嚀曰：善自護持。曰：佛法止此乎？曰：至美不華，至言不煩。夫華與煩，去道遠甚，而流俗以之。申公論治世之法，猶謂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況出世間法乎？安石罷政府，舟至石頭，士大夫車騎填山谷。入寺已二鼓，元出迎，一揖而退。石坐東偏，從官賓客滿座。石環視，問元所在，侍者曰：已寢久矣。嘗饌客，俄報厨庫火，且及潮音堂。眾吐飯蒼黃，蜂窘蟻鬧，而元啜啖自若，高視屋梁，食畢無所問。又嘗出郭，有狂人入寺，手刃一僧，即自殺，尸相枕。左右走報交武於道，自白下門羣從而歸。元過尸處，未嘗視，登寢室危坐，執事側立，冀元有以處之，而斂目如平日。於是稍稍隱去，卒不問。一日，忽曰：吾欲還東吳。促辦嚴，俄化。

禪師玉泉下，聖泉紹燈寂。

燈參玉泉，謂芳悟旨。住聖泉，道法大振。一日，陞座說偈曰：吾年五十三，去住本無貪。臨行事若何？不用口喃喃。儼然入

寂。兩日後，聞鐘聲，忽然復醒。自後四大輕安，身常頻出舍利。大旱，禱雨輒應。

丁卯二年

慧林本還吳，住靈巖。

本以老求歸，退慧林。出都日，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本誨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惟勤修勿怠，是真相為。聞者莫不感動。至吳，迎居靈巖，閉門頹然，而學者賁相望於道。

禪師從悅住兜率。

悅受洞山文旨訣，後寓鹿苑，於老宿清素處得透徹。是年，住龍安兜率。

禪師純白，開法昭覺。

白參黃檗惟勝，勝歸蜀，白負巾鉢從。會成都帥奏改昭覺為十方，勝舉白開法。

戊辰三年

禪師圓璣，住翠巖。

璣受黃龍密記，荷擔叢林，不知寒暑，墾田蒔松，守一職十年不易。晦堂心欲以繼黃龍席，璣遁去，曰：先師誡我，未登五十，不可為人客。歸宗時，年四十八。佛印元勸應謝景溫之請，住洪州翠巖。

己巳四年

禪師善本，補住淨慈。

本，董仲舒之後，謁慧林本，本特顧之。善本默契其旨，出世雙補淨慈，時稱大小本。

道林祐遷雲居。

王安上嘗問法於祐，延住雲居。祐曰：為携此骨歸葬峯頂耳。

禪師系南補，住道林。

南參祐於道林，獲印可。祐移雲居，以南繼席。

庚午五年

芙蓉祖遷太陽。

九峯文，住歸宗。

文居高安六年，移住歸宗。顯謨朱世英從之問佛法大意，文答以書。

禪師雲門下第五世育王大覺懷璉寂。

璉嗣泐潭澄，無疾而化，壽八十一。

禪師雲門下第六世，法雲圓通法秀寂。

將入滅，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曰：來時無物去時空，南北東西事一同。六處住持無所補。秀良久，監寺惠當進曰：和尚何不道末後句？秀曰：珍重！珍重！言訖而逝。

祥符蔭曰：雲門氏之道，六傳至圓通秀而大振。秀所居莊嚴妙天下，說法如雲雨，其威光可以為人接羽翼而天飛。然其同門延安方笑之以為癡。噫，道固若是，其不在門庭恢闊乎。日中則昃，水滿則傾，行道猶然，況其他乎。演祖之空山荒縣，終身眾不滿百，芙蓉之抗詔嬰謫，投老湖菴，不可謂非任重致遠之資也。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一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二
哲宗辛未元祐六年
祖自海會移東山。
入院祖師塔燒香，以手指云：當時與麼全身去，今日重來記得無？復云：以何為驗？以此為驗。遂禮拜。黃梅邑宰請開堂，垂語曰：譬如水牯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雲蓋智退居西堂。
智住雲蓋十年，日荷鋤理蔬圃，疾禪林便軟煖，道心淡薄，來參者掉頭不納。退居西堂，湘中衲子聞其接納，堂室為滿。
禪師黃龍下東林，廣惠照覺常總寂。
總，劒州施氏子。自受黃龍密記，決志大掖濟北之宗，住東林。名聞，天子詔住相國智海，總固稱山野老病，不能奉詔。凡兩月而得旨，如所乞，就賜紫衣，師號廣惠，又賜覺照。蘇軾遊廬山，宿東林，與常總論無情話，有省。黎明，呈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總肯之。總於衲子有大緣，槌拂之下，眾恒七百，叢席之盛，一時未有。九月二十五日，浴罷而化。
禪師寶峯下，兜率真寂從。悅寂。
悅嗣寶峯文，住兜率。室中設三問，以驗學者。撥草瞻風，只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張商英漕江西時，謁東林總。總印可之，且曰：吾有得法弟子，住玉溪，乃慈古鏡也，可與語。英按部分，甯諸禪迓之。首致敬於慈，最後問兜率。悅曰：聞師聰敏，善文章。悅笑曰：從悅，臨濟九世孫。若對運使論文章，政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英默識之。問：玉溪去此多少？曰：三十里。問兜率，曰：五里。乃過兜率。先是，悅夢手搏日輪，覺語首座曰：日輪，轉運之象。張運仗且過此，吾當深錐痛箚之。座曰：士大夫惡拂己者，或起別釁。悅曰：正使煩惱，只退得我院也。遂與語次，英亟稱總公，悅未肯其說。語至更深，論及宗門事。悅起焚香，請十方諸佛作證。曰：東林既印可運使，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否？曰：有。曰：疑何等語？曰：疑香嚴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曰：既於此有疑，其餘則是心思意解，何嘗至大安樂境界？且如巖頭言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曰：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却門。英一夜睡不穩，至五更下牀，觸翻溺器，忽大悟，扣方丈門曰：已捉得賊了也。曰：贓物在甚處？英無語。悅曰：都運且去，來日相見。翼旦，遂呈頌曰：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拶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悅乃謂曰：參禪只為命根不斷，

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乃作頌證曰：等閑行處，步步皆如。雖居聲色，甯滯有無。一心靡異，萬法非殊。休分體用，莫擇精麤。臨機不礙，應物無拘。是非情盡，凡聖皆除。誰得誰失，何親何疎。拈頭作尾，指實為虛。翻身魔界，轉脚邪途。了無逆順，不犯工夫。邀悅至建昌，有卜頌敘其事。英號無盡居士，後著護法論以見志。是年冬，悅浴訖，集眾說偈曰：四十有八，聖凡盡殺。不是英雄，龍安路滑。奄然而化。英執政時，遣文致祭，請於朝，敕謚真寂大師。

禪師雲門下第五世玉泉承皓寂。

玉泉寺宇廣大弊漏，前後主者以營葺為艱，皓曰：吾與山有緣，與僧無緣，修今世寺，待後世僧耳。悉壞而鼎新之。皓住山，無筆硯文字箱篋，無兼衣囊錢，遣人至江西口白張商英曰：老病且死，得百丈肅為代可矣。英以喻肅，肅不願往。十二月日，說偈示眾而寂。蘇軾微服求見，皓問：尊官高姓？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皓喝一聲，問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軾無對。

禪師黃龍下，禾山德普寂。

普住禾山，一日謂眾曰：諸方尊宿死，叢林必祭，吾以為徒虛設。吾若死，汝曹當先祭，乃令從今辦祭。眾以其老，又好戲語，乃曰：和尚幾時遷化？曰：汝輩祭絕即行。於是幃寢堂，坐普其中，置祭讀文，跪揖上食，普飫餐自如。自門弟子下及莊力，日次為之祭絕，曰：明日雪晴乃行。至時晴忽雪，雪止，普安坐焚香而化。

禪師黃龍下，報本慧元寂。

元住承天，因持鉢至湖州。湖人曰：禪師到處為家，何獨愛姑蘇乎？固留不使還，乃住報本。冬月陞座，說偈而化。元平生作止，規法南公，脇不至席者三十年。

台宗法師龍井元淨寂。

淨住上天竺凡一十七年，元豐間辭而復往，又三年平坐，精修淨業。嘗與僧熙仲同食，仲視淨眉間有光如螢，攬之得舍利，又於臥起處得舍利。將示寂，入方圓菴宴坐，止言語，絕飲食，謂參寥道潛曰：吾淨業將成，若七日無障，吾願遂矣。七日出偈示眾，吉祥而逝。

壬申七年

克勤復來東山，參祖徹悟為侍者。慧懃繼至，留掌翰。

勤，彭州駱氏子。兒時日記千言，偶遊寺中，見佛書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予殆過去沙門也。即去家祝髮，授楞嚴。俄得病，瀕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吾欲以聲求色

見，宜其無以死也。遂棄去，徒步出蜀，謁玉泉皓、金鑾信、大溈喆、黃龍心，僉指為法器。最後見祖，祖嘗曰：諸方參得底禪，如瑠璃瓶子相似，愛護不捨。第不莫教老僧見，將鐵鎚一擊定碎也。祖一日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汝作麼生會？勤便喝，或下語盡其機用，祖皆不諾。祖曰：須是情識淨盡，計較都忘處會。勤便於無計較處，胡言漢語，總不契祖意。勤謂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著一頓熱病打時，方思量我在。到金山，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之，無得力者。追繹祖言，乃自誓曰：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祖一見喜曰：汝復來耶？即令參堂，便入侍者寮。勤一日問祖曰：二祖云覓心了不可得，畢竟如何？曰：汝須自參始得。這些好處，別人為汝著力不得。後半月，會陳提刑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祖曰。且仔細。勤適自外歸。侍立次。問曰。聞和尚舉小豔詩。提刑會否。曰。他只認得聲。曰。祇要檀郎認得聲。他既認得聲。為甚却不是。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栢樹子墽。勤忽契悟。遽出。見雞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通在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幃。筌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只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吾助汝喜。祖乃徧謂山中耆舊曰。我侍者參得禪也。自此所至。推為上首。一日請益臨濟四賓主怎生。祖曰。也祇是個程限。是甚麼閑事。又云。我這裏却似馬前相撲倒。便休。勲舒州汪氏子。丱歲得度。每以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味之有省。乃徧參名宿。往來祖之門有年。恚祖不為印據。與克勤相繼而去。及勤還侍。祖得徹證。而勲忽至。意欲他往。勤勉令挂搭。且曰。某與兄相別月餘。比舊相見時如何。曰。我所疑者此也。遂參堂。一日聞祖舉僧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汝家風了也。勲即大豁所疑。曰。乞和尚指示極則。祖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勲展拜。祖令掌翰墨。

淨慈本應詔住法雲，賜號大通。

石塔戒受蘇軾疏請。

戒嗣慧林冲，住揚州石塔。時軾知揚州，戒告退，軾率僚佐同至石塔，令擊鼓集眾，袖中出疏，使晁無咎讀之，曰：大士何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眾生各自開堂，何關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惟戒公長老開不二門，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無不可者。一時稽首，重聽白椎。渡口

船迴，依舊雲山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鐘鼓之音。戒乃重住石塔。

癸酉八年

芙蓉祖自太陽遷大洪。

祖自太陽遷隋州，大洪勸請，皆一時名公卿，洞上宗風，大振西北。

禪師浮山下，淨因淨照道臻寂。

臻性靜退，似不能言。奉身甚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居都城，頹然不出戶，三十年如一日。無所嗜好，雪方丈之西壁，請文與可掃墨竹，曰：吾使遊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可代我說法耳。時上念佛法之淆，憫名相之弊，即相國寺為慧林、智海二剎，凡主法必自臻擇之。八月十七日，語門人曰：吾更三日行矣。及期，沐浴說偈，跏趺而寂，壽八十。

甲戌紹聖元年。

清遠還東山，典謁領悟。

遠參歸宗文不契，乃至蔣山，邂逅惟清，謂曰：比見都下一尊宿，語句似有緣。清曰：演公天下第一宗師，何故捨而事遠遊耶？所謂有緣者，葢知解之師與公初心相應耳。遠然之。踰年還海，會祖令看殺父殺母佛前懺悔，殺佛殺祖向甚處懺悔？雲門云：露這公案。後命典謁，適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深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閱几上傳燈錄，至破竈墮因緣，忽大悟，作偈曰：刁刁林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破墮。事皎人自迷，曲淡誰能和？念之永不忘，門開少人過。克勤因詣其寮，舉青林搬柴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你如何會？曰：也有甚難？曰：只如他道鐵輪天子寰中旨意作麼生？曰：我道帝釋宮中放赦書。勤退語人曰：且喜遠兄便有活人句也。

大溈喆領詔住智海。

京師士大夫想見風裁，叢林以喆靜退畏鬧，不敢必其來。喆受詔欣然，俱數衲子至。解包之日，傾都來觀，至謂一佛出世，院窄而僧日增，無以容，則相枕地臥。有請限之者，喆曰：僧，佛祖所自出。厭僧，厭佛祖也。安有名為傳法而厭佛祖乎？安得不祥之語哉？

禪師普聰，住投子。

聰得法靈巖，本住投子，時年八十餘。有監寺者，一夕為盜所殺，副寺白聰，聰曰：我已知其人矣。副寺聞官而吏至，聰如前語。吏詰之，聰曰：殺監寺者，老僧也。吏即以聰繫獄，聰無異詞。楊傑為憲，按部至州境，夜夢神人云：此州有肉身菩薩，枉

坐縲紲中。傑訪問聰事，釋之。後十年，有行者患迦摩羅疾而自首云：昔日殺監寺者，我也。

禪師元靜，居東山南堂。

靜徧參名宿，無當意者。聞祖機峻，欲抑之，遂謁祖，茫然溟涬莫之測。退參，歷三載，入室，徵詰不契，乃曳杖渡江。適大水泛漲，因留四祖，儕輩挽歸。又二年，祖方許可。嘗商略古今，執靜手曰：得汝說，須吾舉；得汝舉，須吾說。今而後，佛祖秘要，諸方關鍵，無逃子掌握矣。遂創南堂居之。

禪師黃龍下香城，景福順寂。

順，西蜀人，得法黃龍南。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剎，學者過其門，莫能識。順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

乙亥二年

禪師克勤，為第一座。

三佛侍祖於一亭上，夜話及歸，燈已滅。祖於暗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蛇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祖曰：滅吾宗者克勤耳。又一日相謂曰：老和尚祇是乾爆爆地，往往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佛身無為，不墮諸數。祖曰：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數，摩尼是佛身。圜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我輩說時費多少工夫？他祇一兩句便了，分明是個老大蟲。祖聞之乃曰：若說心說性，便是惡口。又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所謂驅耕夫之牛，奪饑人之食。若不如是，盡是弄泥團漢。開聖覺初參長蘆夫鐵腳，久無所得。聞祖法道，徑造席下。一日室中問云：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覺云：髯張三，黑李四。祖然其語，舉似勤座元。勤云：好則好，恐未實。不可放過，更於言下搜看。次日入室，垂問如前。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祖云：道甚麼？覺云：髯張三，黑李四。祖云：不是，不是。覺云：和尚為甚昨日道是？祖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於言下大悟。覺後出世住開聖，見長蘆法席太盛，乃嗣夫不原所得。拈香時忽覺胸前如搗，遂於痛處發癰成竅，以乳香作餅塞之。久而不愈，竟卒。

祥符蔭曰：宗門法喜之樂，無如三佛之於五祖，然皆從曲折頓挫中得之。葢祖本色鉗椎，脫盡窠臼，而圓悟輩鏗鏘激揚，大雅元音，非同細響也。

禪師黃龍下，雲居元祐寂。

祐疾諸方死必塔者，曰：山川有限，僧死無窮，他日塔將無所容。於是於開山宏覺塔之東作卵塔，曰：凡住持者，非生身不壞，火浴雨舍利者，皆以骨石填於此。其西又作卵塔，曰：凡僧

化，皆以骨石填於此。謂之三塔。七月七日夜，集眾說偈而化。
世壽六十有六，坐四十有二夏。

禪師翠巖下，智海真如慕喆寂。

喆凡驗學者舉趙州洗鉢話，上人如何會？僧擬對，喆以手托之曰：歇去。自始至終，未嘗換機。十月初八，無疾而化。

丙子三年

歸宗文遷石門禪師。慧洪從遊悟旨。

文移居石門，衲子扣問，必瞑目危坐。見來學，則往治蔬圃。時文準參隨已十餘年，謂同行曰：老漢無意法道乎？一日，準舉杖決渠，水濺衣，忽大悟，走敘其事。文詬曰：此乃敢爾藉苴耶？洪，瑞州喻氏子，字覺範。少出家，日記數千言。十九試經得度，遊方謁歸宗文。及隨文遷石門，掌記室。文患其深聞之弊，每舉玄沙未徹語發其疑。凡有所對，文曰：汝又說道理耶？一日，有客問文：洪上人參禪如何？曰：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客退，洪不自安，即詣文求決所疑。文舉風穴頌曰：五白猫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甥。且作麼生是安身法？洪便喝。文曰：這一喝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洪忽有省。及遊東吳，寓杭州淨慈，以頌發明風穴意寄呈。文曰：五白猫兒無縫罅，等閑拋出今人怕。翻身跳擲百千般，冷地看他成話杷。如今也解弄些些，從渠歡喜從渠罵。却笑樹頭老舅翁，只能上樹不能下。又作玄沙未徹偈曰：靈雲一見不再見，紅白枝枝不著花。畤耐釣魚船上客，却來平地摝魚蝦。文見，乃為助喜。洪自後閱汾陽語錄，至三玄頌，薦有所證。又嘗菴於高安九峯之下，因僧問臨濟賓主話，洪方欲酬其問，頓見三玄三要之旨。

禪師圓照，下筠州逍遙省聰寂。

聰歷住真如、開善，晚退聖壽，敝衣糲食，安於戒律，與蘇東坡、潁濵兄弟善。元豐中，蘇轍謫官高安，與聰遊歡相得。元祐末，轍再謫高安，聰往見曰：老僧比夢與公遊於山中，知公當復來此，去來皆宿緣，無足怪者。高安之人甚敬愛之，而言：有如聰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聰曰：吾未始不坐道場也。杖策入逍遙山，九月戊申入滅。

丁丑四年

禪師報恩，住大洪。

恩，黎陽劉氏子。未冠舉方略，擢上第。後厭塵境，請於朝，乞謝簪紱為僧。上從其請，遂遊心祖道。至投子參青祖，未久即悟心要。青祖曰：汝再來人也，宜自護持。後住隨州大洪山，與張商英友善。英嘗以書問三教大要，曰：清涼疏第三卷，西域邪見

不出四見，此方儒道亦不出此四見。如莊老計自然為因，能生萬物，即是邪因。易曰：太極生兩儀。太極為因，亦是邪因。若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能生萬物，亦是邪因。若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今疑老子自然與西天外道自然不同。何以言之？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妙，嘗有欲以觀其徼。無欲則常，有徼則已入其道矣。謂之邪因，豈有說乎？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今乃破陰陽變易之道為邪因，撥去不測之神，豈有說乎？望紙後批示，以斷疑網故也。恩答曰：西域外道宗多塗，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而已。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即一心為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即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則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亦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矣。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即為垢，此則未為見。遠離於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莊老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為因，一陰一陽為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為虛無，則是無因。嘗軾論之，夫三界惟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無，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則自然因緣，皆為戲論。虛無真實，俱是假名矣。至若謂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為眾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設教，示悟無方，然既異一心，甯非四見？何以明之？蓋虛無為道，道則是無。若自然，若太極，若一陰一陽為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有亦無。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或謂妙萬物謂之神，則非物，非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為外道，萬法惟心為正宗。蓋以心為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為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為同也。雖然，儒道聖人，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良以未即明指一心為萬法之宗，雖或言之，猶不論也。如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之所施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為正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道，順逆皆宗，非思議之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為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為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

言之本意，一大事因緣之所成始所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意也。

禪師悟新，住翠巖。

新，曲江黃氏子。狀魁岸，黑面如梵僧。以氣節蓋眾，好面折人。初謁圓通秀，後造黃龍心，大悟。自譽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新是悟得底。心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也。因號死心叟，住翠巖法堂。後有齊安王祠，鄉人祈禳無虛日。新令知事毀之，懼不敢，乃躬自拆祠建丈室，設榻燕寢。俄有巨蟒盤臥側，叱去復來，夜以為常。一夕，夢神告曰：弟子為師所叱，不遑安處，欲之廣南假莊夫六十人。新夢中諾之。未幾，莊夫疫死者如其數。嘗問學者曰：且道果有鬼神麼？道有，又不打殺死心；道無，莊夫為什麼却死？答者皆不契。適元首座至，答云：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新大喜之。

戊寅元符元年。

禪師開先下雲居，佛印了元寂。

元字覺老，生饒州浮梁林氏，嗣開先、暹、圓通、訥、舉，住承天。自承天遷淮之十方，廬山之開先、歸宗，潤之金山、焦山，江西之大仰，又住雲居。凡四十年間，德化緇素縉紳之賢者，多與之遊。東坡謫黃州，廬山對岸，元居歸宗，酬酢妙句，與烟雲爭麗。及其在金山，東坡釋還東吳，次丹陽，以書抵元曰：不必出山，當學趙州上等接人。元得書徑來，坡迎笑問之，元以偈答曰：趙州當日少謙光，不出山門見趙王。爭似金山無量相，大千都是一禪牀。坡抵掌稱善。李公麟為寫照，元令作笑容。正月四日，與客語，有會於心軒，渠一笑而化。

己卯二年

禪師天衣下靈巖圓照宗本寂。

本晚住蘇州靈巖，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遍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本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尚懶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索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臥，若熟睡然，撼之已去矣。門人塔全身於山中。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嗣法修顒。住少林時，富鄭公弼謁之，值陞座，以目顧視左右，弼因之有省。時圓照方奉詔住慧林，弼以詩寄謝曰：因見顒師悟入深，夤緣傳得老師心。東南謾說江山遠，目對靈光與妙音。

祥符蔭曰：全機無間，觸處皆通，本與顒一回旋顧視間，能使學者豁然悟入，謂非全體是道而能然乎？圓照、法雲、大雲門之道，於東南聲光照映，攝受廣大，曾不數傳而宗祧中止，以此知

傳持正脉，真風綿互，不在乎道行之隆替也。余嘗登靈巖，拜慧林祖塔於披雲臺畔，登圓照堂，仰其當日風規，不禁三太息焉。退翁儲住靈巖日，闢堂而名之曰圓照，搆亭象山之半而題之曰落紅，為述富鄭公見投子顆得悟，及作偈寄圓照一段，昭示來茲。千古道韻，巖壑不磨，後之君子甯無目對靈光與妙音者乎？是將覿面遇之矣。

庚辰三年

禪師黃龍下晦堂，寶覺祖心寂。

心以生長極南，少以宏法棲息山林。方太平時代，欲觀光京師，以餞餘年，乃至京師。駙馬都尉王詵晉卿盡禮迎之，菴於國門之外。久之南還，再遊廬山。嘗有偈曰：不住唐朝寺，閑為宋他僧。生涯三事衲，故舊一枝藤。乞食隨緣去，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不是嶺南能。可想公之標致也。臘既高，益移菴深入，棧絕學者又將二十餘年，以十一月十六日中夜而寂。黃庭堅主後事，茶毗，鄰峯秉炬，火不續，堅乃顧悟新曰：此老師有待於吾兄也。新以喪拒，堅固強之，新乃執炬曰：不是餘殃累及我，彌天罪過不容誅。而今兩脚捎空去，不作牛兮定作驢。以火炬打一圓相，曰：只向這裏雪屈。擲炬，應手而爇。賜號寶覺。

禪師惟清，自太平補住黃龍。

清字覺天，自號靈源叟，生洪州武甯陳氏。方垂髫，日誦書數千言，有異比邱見之，引手熟視，驚曰：菰蒲有此兒耶？告其父母，令出家。年十七，為大僧。初謁延恩法安，願留就學，安曰：子他日洗光，佛日照耀，末運苦海，法船也，我尋常溝瀆耳。黃龍心禪師是汝之師，行矣，無自滯。清至黃龍，泯泯與眾作息問答，茫然不知端倪。夜誓諸佛前曰：倘有省發，願盡形壽，以法為檀，世世力弘大法。初閱玄沙語，倦而倚壁起，經行步促，遺履俯取之，乃大悟。以所悟告心，心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然新得法空者，多喜悅，致散亂。令就侍者房熟寐，心鍾愛，至忘其為師，議論商略如交友。諸方號清侍者，如趙州文遠、南院守廓。分世住舒州大平，學者爭趨規矩，不嚴而自肅，江淮叢林號第一。元符二年，心春秋高，江西轉運使王桓迎清歸黃龍，欲以繼席，清亦不辭而往。

禪師慧懃，由東山第一座出世太平。

清赴黃龍，舉懃於舒守補處太平。時懃居東山第一座，祖遂付法，令往禮辭。祖告之曰：大凡應世，略為子陳其四端，雖世俗常談，在力行何如耳。一、勢不可使盡，二、福不可受盡，三、規矩不可行盡，四、好語不可說盡。何故？好語說盡，人必易之；規矩行盡，人必煩之；福若受盡，緣必孤；勢若使盡，禍必

至。勲再拜，服膺而退。辭清，清曰：住持當以拄杖包笠，懸挂方丈屋壁間，去住如衲子之輕，則善矣。

徽宗(名佶)

徽宗辛巳建中靖國元年

禪師淨因、惟岳等應詔，就文德殿為皇太后陞座。

二月，皇太后上昇。五七日，詔淨因、惟岳、智海、智清等六禪長老於文德殿登座說法。

禪師東京法雲佛國惟白續燈錄成。

白，靖江人，法雲秀嗣，住東京。法雲後住天童。續燈錄三十卷上進，帝為製序。

黃龍清移疾居昭默堂

清住黃龍未久，即移居昭默堂，頹然宴坐一室，人莫能親疎之。然見者各得其歡心，或得其片言隻句，如獲拱璧。嘗語洪覺範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什麼處？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紿韓信而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今之宗師為人多類此。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什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侯景，不動聲氣，而侯景汗下不敢仰視，退謂人曰：蕭公天威逼人，吾不可以再見也。景未嘗死，而其心已枯竭無餘矣。古之宗師為人多類此。今諸方所說非不美麗，要之如趙昌畫花逼真，世傳為寶，非真花也。

祥符蔭曰：不涉世緣，方成道業。寶覺、靈源住黃龍。未幾，俱移疾，居晦堂昭默棧，絕學者。然學者得其片言隻句，如獲拱璧。嗚呼！久默斯要，此鍵椎之所以妙密也。

壬午崇甯元年

禪師自覺應詔，住東京淨因。

覺，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於司馬溫公，然事高尚而無意功名。一旦落髮，從芙蓉遊，履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大乘，是年詔居淨因。

禪師黃龍下寶峯，雲菴真淨克文寂。

文退居雲菴，十月十六日中夜，沐浴更衣，跏趺辭眾，泊然而寂。闍維，五色成燄，白光上騰，烟所及，皆成舍利，道俗千餘人皆得之。

徑山杲曰：黃龍南下，五祖只肯晦堂真淨而已。

癸未二年

禪師慧洪，住臨川北禪。

洪得真淨之道，辯博無礙。顯謨朱世英請出世臨川之北禪。先是，寺有古應真十六軸，久亡其一。洪至，以詩嘲之。未淹辰，

而應真見夢所匿之家，丐歸寺中，因得之。世以謂尊者猶畏其嘲而歸。

甲申三年

禪師慧洪，遊金陵，居清涼，以事入制獄。

洪退遊金陵，漕使吳正仲請居清涼。未閱月，為狂僧誣以度牒冒名，旁連訕謗。事入制獄，鍛鍊久之，坐冒名著縫掖。

芙蓉祖應詔住東京十方淨因禪院。

祖應詔，住淨因禪師齊璉首眾，座下萬指。時天下大興，崇甯寺精擇傳法者。永興經略使王序、都轉運薛紹彭奏禮致璉，開法崇甯。

臨濟第十世五祖祖示寂。

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眾曰：趙州和尚有末後句，你作麼生會？試出來道看。若會得去，不妨自在快活。如或未然，這好事作麼說？良久曰：說即說了，也祇是諸人不知。要會麼？富嫌千口少，貧恨一身多。珍重！時山門有土木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方丈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隕，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闍維設利如雨，塔於東山之南。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二

## 臨濟第十一世祖

諱克勤，參五祖嗣法。

徽宗乙酉崇甯四年

臨濟第十一世，昭覺祖，嗣宗統(三十一年)。

祖住成都府崇甯萬壽禪寺。

成都帥翰林郭知章請開法，陞座。一向目視雲霄，壁立千仞，則孤負諸聖；一向拖泥涉水，灰頭土面，則埋沒自己。如今恁麼也得，不恁麼也得，且貴正眼流通。還委悉麼？直饒高步毗盧頂，不稟釋迦文，婢視聲聞，奴呼菩薩底來，也須亡鋒結舌，自餘故是出頭不得。所以道：三世諸佛只言自知，歷代祖師全提不起，一大藏教詮註不及，明眼衲僧自救不了。若據本分草料，猶是節外生枝。不涉化門一句作麼生道？陣雲橫海上，拔劒攪龍門。

丙戌五年

禪師清遠，住舒州崇甯萬壽。

遠得法後，隱四面大中庵。時天下一新崇甯萬壽寺，舒守王渙之請開法。未幾，遷龍門，道望頗振。

丁亥大觀元年。

芙蓉祖應詔住天甯　書法(書應詔，不得已而應之也)。

冬，詔祖自淨因移天甯，差中使押入，不許辭免。

芙蓉祖表辭師號，編管綿州。

開封尹李孝壽奏祖道行卓冠叢林，宜有以褒顯之，即賜紫伽黎，號定照禪師。祖上表辭，上令孝壽躬諭朗廷旌善之意，而祖確然不回。上怒，收付有司。有司知祖忠誠，而適犯天威，問曰：長老枯悴，有疾乎？祖曰：平日有疾，今實無。又曰：言有疾，即於法免罪譴。祖曰：豈敢僥倖稱疾，而求脫罪譴乎？吏太息，於是受罰，著縫掖，編管綿州都城，道俗見者流涕。祖氣色閑暇，至綿州，僦屋而居，學者益親。

祥符蔭曰：宋時奉勅開堂，賜衣錫號，雖屬朝廷崇法旌善之意，然沙門釋子離世間相，以道為尊，若染世榮，何名出世？芙蓉祖躬矯其弊，足為法門一振清風。但大道無方，初非一定，隨機接引，亦在乎人。人境兩忘，則又無可不可，拘拘執礙，反致自成過咎。毫釐之間，不可不辨也。

宗杲遊歷諸方。

杲生宣州奚氏，年十三方從學鄒魯，未半月棄去出家，已如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尤喜雲門、睦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

是一個達摩，因什有許多門庭？然性俊逸不羈，父母勉令參學。歷明教、太陽，見元首座洞山微和尚，盡得洞上宗旨。又至真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蓬頭之室，往黃龍、東林，俱不合。復謁心印珣，珣秀鐵面高第，與語大奇之，欲留會下，而杲不樂，因指令參寶峯。準至，寶峯機辯縱橫，而準無可意，嘗曰：汝做得座主奴。又一日語曰：杲上座！我這裏禪你一一理會得，教你說亦說得，只有一件事未在，你還知麼？杲曰：未審是什麼事？準曰：你只欠囚地一下，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疑處。(杲職書記，一日準見其指甲長，顧之曰：書記東司頭籌子，想不是汝洗的。杲遂求作圊頭。九月後對眾曰：我指甲稍長一菽許。湛堂先師便向十指爪上出見。)

雲巖新移黃龍。

新自積翠領雲巖，建經藏，太史黃庭堅作記。有以其親墓記鏤於碑陰者，新恚罵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未卒，電雷擊碑，析而中分之。遷黃龍，學者雲委。

戊子二年

祖結庵於芙蓉湖。

祖在緇州，詔放自便庵於芙蓉湖中，不下山，不赴齋，不發化。主將本庵莊課一歲所得，均作三百六十分，日取一分用之，更不隨人添減。新到相見，茶湯而已。

禪師道甯，住潭州開福。

甯歙溪汪氏子。參五祖，頓徹法源。潭帥席震請住開福，衲子景從。

己丑三年

禪師德洪復僧服。

洪遊京師，丞相張商英特奏復僧服，改今名。太尉郭天民奏賜椹服，號寶覺圜明，自稱寂音尊者。

禪師圓照下東京，法雲大通善本寂。

本凡三住大剎，玉立孤峻，儼臨清眾，如萬山環天柱，讓其高寒。王公貴人，填門問道，寶坊地湧，塗金縷碧。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嘗示眾曰：上士聽法以神，中士聽法以心，下士聽法以耳。且道更有一人來，將什麼聽？乃卓拄杖曰：高也著，低也著，落落圓音徧寥廓。十方內外更無他，不用無繩而自縛。晚請於朝，歸老西湖龍山，杜門却掃。士大夫想其高風，願見而不可得。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寂。本臨眾三十年，未嘗笑。或問之，本曰：不莊嚴無以蒞眾。所至見畫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胾，名者皆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平居作止，直視不瞬。及其陞

堂說法，則左右顧，如象王旋回，學者多因之悟入。時以名與圓照同，呼為小本。

庚寅四年

黃龍慧，南詔謚普覺大師。

辛卯政和元年。

禪師慧懃應詔住東都智海。

禪師德洪，配海外。

時張商英罷政事，坐交張、郭。又左司陳瑩中撰尊堯錄，當軸者嫉之，謂洪頗助其筆削。十月，褫僧伽黎，配海外。

壬辰二年

祖住夾山，禪師安民，為第一座。

禪師紹隆，來參領悟。

隆，和之含山人。九歲辭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謁長蘆信，略沾法味。有傳祖語至者，隆讀之，歎曰：想酢生液，雖未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謦欬耳。遂由寶峯依湛堂，客黃龍，叩死心來謁祖。一日入室，祖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隆曰：見。祖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祖叱曰：見個甚麼？隆曰：竹密不妨流水過。祖肯之，俾掌藏教。有問祖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哉？祖曰：瞌睡虎耳。

癸巳三年

禪師德洪赦歸。

春，赦歸。冬，復證獄於并州。

禪師開福道甯寂。

甲午四年

祖徙道林，樞密郭子常奏賜紫衣師號。

禪師德洪，歸湘西明白庵。

洪得還筠州，往來九峯洞山，野服蕭散，以詩文自娛。將自西安入衡湘，依法屬以老，復為狂道士執以為張懷素黨，下南昌獄，治百餘日，非是，葢謬以張天覺為張懷素也。會赦免，歸湘西之南臺，治所居榜曰明白庵，自為之銘，有曰：一庵收身，以時臥起。語默不昧，絲毫弗差。蒙雜而著，隨孚於嘉。於是著疏經論，發揮秘奧，解易，作僧寶傳三十卷、林間錄二卷、高僧傳十二卷、智證傳十卷、志林十卷、冷齋夜話十卷、天廚禁臠一卷、石門文字禪三十卷、語錄偈頌一編、法華合論七卷、楞嚴尊頂義十卷、圓覺皆證義二卷、金剛法源論一卷、起信論解義二卷，並行於世。

闡提居士許顗，智證傳後序曰：昔人有言：切忌說破。而此書挑刮示人，無復遺意。吁！可怪也。罷參禪伯，以此書為文字教禪而見詆；新學後進，以此書漏泄已解而見憎。孔子作春秋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嗟哉！猶未若此書有罪之者，而無知之者也。頃辛丑歲，余在長沙，與覺範相從彌年。其人品、問學、道業、知識，皆超妙卓絕，過人遠甚。喜與賢士大夫大人遊，橫口所言，橫心所念，風駛雲騰，泉湧河決，不足喻其快也。以此屢縈禍譴，略不介意，視一死不足以驚懼之者，守此以歿，不少變節。大抵高者忌其略己，下者恥其不逮，阽於死亡，不足以償人意，謗黷百出。而覺範無纖毫之失，奉戒清淨，世無知者。今此書復出於歿後，竊度此意，葢慈心仁勇，愍後生之無知，邪說之害道，犯昔人之所切忌而詳言之者也。甯使我得罪於先達，獲謗於後來，而必欲使汝曹聞之於佛法中，與救鴿飼虎等；於世法中，程嬰、公孫杵臼、貫高、田光之用心也。烏乎資哉！(顗，保甯璣嗣)

祥符蔭曰：寂音尊者，豈是欲以語言名世，然以罹身多難，不得大行其志，庵居著述，以老識者，雖為一時惜，不可不為千古慶也。圓悟祖稱其筆端具大辯才，為不可及，信夫。至智證傳世，有罪之而無知之者，當時已有明言之者矣。

乙未五年

禪師慧懃退，智海勅居蔣山。

禪師雲：庵下泐潭湛堂文準寂。

準嗣雲庵文，律身以約，掃地煎茶，皆躬為之。時宗杲在座下，值其病，問曰：某向後當見何人？準曰：有個勤巴子，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大事。七月二十日，更衣說偈而化。闍維設利，晶圓光潔，睛齒數珠不壞。宗杲謁丞相張天覺求塔銘，一言而契，留下榻，名其庵曰妙喜，且言吾必助子。見川勤諫議洪駒父序其錄，名士李商老撰次逸事，同門覺範洪述其行實，其高道碩德可想見云。

雲居牧曰：出關走江淮，閱三十年，參一十八人善知識，於中無出佛果、佛眼、死心、靈源、湛堂五大士而已。葢真正宗師，考其全才，如此之難。若佛果、佛眼、死心、靈源之嗣，固已光明於世。獨湛堂開法日淺，未有繼其高躅者。然覽其遺編，想其胸次，信餘子未易企及也。覺範稱準於真淨之門，所謂家名辯才，氣宇逸羣者，抑知言哉。

禪師芙蓉支下西京天甯禧誧寂。

誧，蔡州宋氏子，嗣芙蓉祖。初住韶山，次住天甯、丹霞。九月四日，忽召主事，令以楮囊分而為四，眾僧、童行、常住、津送

各一。既而復曰：丹霞有個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個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曰：不會。誧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考定(幻寄指月錄，誤以誦此一段安淨因覺下，今依續傳燈考正。)

禪師黃龍死，心悟新寂。

新晚屬疾，退居晦堂。訃聞，諸方衲子為之嗚咽流涕。

丙申六年

丁酉七年

芙蓉庵賜額華嚴禪寺。

禪師士珪，出世和州天甯。

珪嗣龍門遠。

禪師應端住百丈。

端謁真淨，文機不契。至雲居，會靈源分座，為眾激昂。端扣其旨，然以妙入諸經自負，源痛箚之。端乃援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宗旨為表。源笑曰：馬祖、百丈固錯矣，而華嚴宗旨與個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他往，因請辭。及揭簾，忽大悟，汗流浹背。源見乃曰：是子識好惡矣，馬祖、百丈、文殊、普賢幾被汝帶累。由此譽望四馳，士大夫爭挽出世，皆不就。太史張司成以百丈堅請，不得已始應之。(嗣靈源清)

禪師黃龍昭默堂，靈源惟清寂。

禪師五祖支下舒州太平佛鑑慧懃寂。

律師錢塘靈芝寺元照寂。

照，字湛然。精台教，究羣宗，以律為本。南山一宗，蔚然大振。嘗曰：化當世莫若說法，垂將來莫若著書。撰述甚富，趺坐而化。

戊戌重和元年

禪師清遠，奉勅住和州褒禪，樞密鄧洵奏賜師號紫衣。

曹洞第八世芙蓉祖示寂

祖示門風偈，其一曰：妙唱非干舌。其二曰：死蛇驚出草。其三曰：解針枯木吟。其四曰：鐵鋸舞三臺。其五曰：古今無間，各系以偈。五月十四日，無疾而寂。祖初以投子所付太陽皮履直裰付洞山道微。微退，洞山還浙東，歿於雙林。祖取以還鹿門山，付嗣法法燈，建閣藏之，曰藏衣。

存考　芙蓉法嗣二十六人　發明(法嗣不書，近因洞上世次疑紊，故書芙蓉、丹霞、長蘆以存考。)

(丹霞淳、　香山法成、　大智、齊璉、　淨因、自覺、　資聖、南　白水修己、　石門元易、　洞山道微、　韶州禧誧、　龍門、南　鹿門法燈、　寶峰惟照、　普賢善秀、　招提寶　大、洪恭　大智、　靈巖應　合、川鑑、　少

林江　景、山居　慧日、南　齊州善應、　西京尼道深、　太傅高世則、　朝請崔居士、　提刑楊居士，共二十六人。十三人有錄行世。)

## 曹洞第九世祖

諱子溫，劒州賈氏子。弱冠為僧徹證芙蓉之室，嗣法。

曹洞第九世丹霞祖嗣宗統

上堂曰：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肇法師恁麼道，祇解指踪話跡，且不能拈示於人。丹霞今日劈開宇宙，打破形山，為諸人拈出，具眼者辨取。以拄杖卓一下，曰：還見麼？鷺鷥立雪非同色，明月蘆花不似他。

禪師清了，至丹霞契悟。

了，左綿雍氏子。襁褓入寺，見佛喜動眉睫，咸異之。年十八得度，出蜀至漢沔，叩丹霞之室。祖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了擬對，祖曰：你閙在，且去。一日登鉢盂峯，豁然契悟，徑歸侍立。祖掌之曰：將謂你知有。了欣然拜之。

丹霞祖住大洪禪師正覺為第一座。

覺，隰州李氏子。幼有道韻，出家具戒。謁香山成，一見器重。聞僧誦蓮經，瞥然有省，令造丹霞。祖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覺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祖曰：未在，更道。覺擬議，祖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覺言下釋然。祖住大洪，覺掌牋記，遂命首眾。

己亥宣和元年

詔改僧為德士，佛稱大覺金仙法師，道永抗疏不聽。

發明(書詔，見詔之謬妄也。永不書貶，不予其貶也。)

禪師住常德府文殊院，心道聞詔，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為比邱相，今作老君形。鶴氅披銀褐，頭包焦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即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為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氅，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眾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酒，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棊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

祖奉詔，移蔣山禪師法泰居第一座。景元、祖覺等來參，學者無地以容。

禪師清了抵長蘆，繼其席。

了遊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投契，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稱疾退閑，命了繼席，學者如歸。

曹洞第九世鄧州丹霞祖示寂

五位敘曰：黑白未分，難為彼此。玄黃之後，方見自他。於是借黑權正，假白示偏。正不坐正，夜半虛明。偏不坐偏，天曉陰晦。全體即用，枯木花開。全用即真，芳叢不豔。摧殘兼帶，及盡玄微。玉鳳金鸞，分踈不下。是故威音那畔，休話如何。曲為今時，由人施設。塔全身於大洪之南。

存考　丹霞法嗣九人

(長蘆清了，　天童正覺，　大洪慶，預　治平禹，　武當佛巖，　大乘昇，　隨州修山，　太陽滿，　歸宗明，共九人，四人有錄行世。)

存考。(近有洞上知識，新出祖燈大統，查有鹿門覺親見芙蓉楷機緣，遂削去丹霞而下至長翁淨五世，以鹿門覺直接芙蓉。此蓋誤以淨因覺為鹿門覺，又誤以鹿門藏衣之故，而遂謂鹿門覺為親見芙蓉也。淨因覺出青州王氏，幼以儒業受知司馬溫公，從芙蓉遊，嗣其法。崇甯初，詔住東京，淨因實在芙蓉之先。鹿門覺參天童淨，青州辨參鹿門覺，皆機語，歷歷載在燈錄，豈可臆改？况丹霞、長蘆、天童、雪竇，以及長翁淨，五世相承，井然可按。其間相去五十三年，豈可截鶴續鳧，因一時一語之差互而削去？作史者所以貴闕疑，而世次有無，甯得混同筆削之例也？)

## 曹洞第十世祖

諱清了，嗣法丹霞。

庚子二年

曹洞第十世，長蘆，祖嗣宗統(三十四年)。

詔復德士為僧。

詔僧復披剃。祖在蔣山，陞座曰：先佛有頂[寧*頁]一機，如擊石火，似閃電光。祖師有末後一句，吞栗棘蓬，透金剛圈。可以敵聖驚羣，可以轉凡成聖。云云。

文殊心道禪師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讖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於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鐃鈸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頹綱。迷仙酒變為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

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眾，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

禪師正覺至長蘆，居第一座。

祖初住長蘆，時覺在圓通，祖遣僧邀至，大眾鳴鐘出迎，見其衣舄穿弊，且易之。祖俾侍者易以新履，覺却曰：吾為鞋來耶？眾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

禪師懷深，應詔住相國慧林院。

深，壽春夏氏，嗣長蘆信。

禪師惟照，詔補圓通。

照幼超邁，一日授書，至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遽曰：凡聖本一體，以習故差別，我知之矣。即趨成都剃染，師清泰，令聽起信，輒歸臥。泰詰之，曰：既稱正信大乘，豈言說所能了？乃謁芙蓉祖於大洪。一夜坐閣道，適風雪震薄，聞警，盜者傳呼過之，有省。大觀中，芙蓉嬰難，照自三吳欲趨沂水，僕夫迷道，因舉杖擊之，忽大悟，歎曰：是地非鰲山也耶？至沂，祖望而喜曰：紹隆吾宗，必子數輩矣。因留躬耕湖上累年，出住招提，遷甘露。三祖是年詔補圓通。

禪師五祖支，下舒州、龍門、佛眼、清遠寂。

書雲：前一日，飯食訖，趺坐，謂其徒曰：諸方老宿，臨終必留偈辭世，世可辭乎？且將安往？乃合掌，怡然趨寂。塔於龍門。祥符蔭曰：五祖門下三佛，師資兄弟，激揚鏗鏘，極法苑古今之盛。近日唯三峯門下聖恩、靈巖、靈隱，一時三點成[、/(、*、)]，金玉壎篪，聲振吳越，庶幾似之。噫！難矣。

辛丑三年

祖赴禪講千僧齋，禪師淨因繼成，喝退華嚴義虎。

太尉陳良弼設千僧齋，延祖及法真、慈受二大禪師并十大法師禪講千僧。帝私幸觀之，太師魯國公亦與焉。有善華嚴者，乃賢首宗之義虎也，對眾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於圓頓，掃除空有，獨證真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為佛。嘗聞禪宗一喝，能轉凡成聖，則與諸經論似相違背。今一喝若能入吾宗五教，是為正說；若不能入，是為邪說。諸禪視成，成曰：如法師所問，不足三大禪師之酬，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成召善，善應諾。成曰：法師所謂愚法，小乘教者，乃有義也；大乘始教者，乃空義也；大乘終教者，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者，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者，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或作空而不有，有而不空義也。如我一喝，非唯能入五教，至於工巧技藝，諸子百家，悉皆能入。成震聲喝一喝，問善曰：聞麼？曰：聞。成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善曰：聞

麼？曰：不聞。成曰：汝既不聞適來一喝是無，能入始教。遂顧善曰：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銷，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而今實無。不有不無，能入終教。我有一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一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能入頓教。須知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塵不立。道無之時，橫徧虛空。即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喝。是故能入圓教。善乃起再拜。成復謂曰：非唯一喝為然，乃至一語一默，一動一靜，從古至今，十方虛空，萬象森羅，六趣四生，三世諸佛，一切聖賢，八萬四千法門，百千三昧，無量妙義，契理契機，與天地萬物一體，謂之法身。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四時八節，陰陽一致，謂之法性。是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事理無邊，周徧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謂之小歇場，未至寶所。殊不知吾祖師門下，以心傳心，以法印法，不立文字，見性成佛，有千聖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又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成曰：汝且向下會取。善曰：如何是寶所？成曰：非汝境界。善曰：望禪師慈悲。成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為君通。善膠口而退，聞者靡不歎仰。皇帝顧謂近臣曰：禪宗玄妙，深極如此。淨因才辯，亦罕有也。近臣奏曰：此宗師之緒餘也。

禪師德止，錫號真際，居圓通。

止，金紫徐閎中之季子也。雙瞳紺碧，神光射人，強記過人，學文有奇語。弱冠夢異僧授四句偈，持念不忘。隨父漕西洛，一夕忽大悟，力求出家。父弗許，欲官之，止曰：某方將脫世網，出三界，豈復刺頭名利中耶？遂祝髮受具印記於寶峯照，名振京師，賜號真際，俾居圓通。

壬寅四年

癸卯五年

祖移金山禪師道元來參。

元字徹菴，謁大別道看，廓然無聖語，忽笑曰：達摩元來在這裏。道譽之。參佛鑑、佛眼，俱蒙賞識。依祖於金山，以所見告，祖未之許。後祖以拳擊之，元撫掌大笑而徹。

禪師黃龍下東京，天甯長靈守卓寂。

卓嗣黃龍清閣維日，上遣中使賜香，持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使者持還，上見大悅。

甲辰六年

祖奉勅住東京天甯，為國開堂，曇玩侍行，禪師宗杲、中仁等領悟。

玩徧參叢席，值朝廷改僧為德士，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巖，食松自處。久之，祖至巖頭，令去鬚髮。及祖住天甯，與玩偕行，命掌香水海。未幾，舉枹擊鼓，頓明大法。凡有問，皆對曰：莫理會。故流輩咸以莫理會稱之。杲先至，候祖入院，晨夕參請。祖舉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令下語。杲參及一年，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祖赴一達官宅，陞座，舉此公案曰：若有問天甯，只向道：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杲聞舉豁然。祖察其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為却反在淨躶躶處，語之曰：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疑言句，是為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因令居擇木寮，作不釐務侍者。因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詰杲。杲絕開口，祖便曰：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一日，問曰：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答？祖默不應。杲懇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大眾前，今說何妨？祖遂曰：我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五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杲當下大悟。祖遂舉古今諺訛徵詰之，杲了無滯礙，祖拊掌稱善。自是縱橫踔厲，莫敢嬰其鋒。未幾，遂命首眾。仁初窮經論於宗門，未之信。謁祖，一見服膺，奮然造前。祖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仁擬對，祖劈口掌之，因墮一齒，即大悟。東湖居士徐俯，掛鉢擇木寮，善見居士李彌遠等，俱入室參叩。

祥符蔭曰：師資之間，間不容髮。古人眼明心公，造就來學，如春風秋露，時節因緣，自然成熟，不可強也。浮山遠未識白雲之面，決其能了演祖大事，令往依之。湛堂準未見勤祖，亦決其能辦杲之大事，囑以必當往見演祖與杲。卒如其言，而毫髮無爽。夫演祖與杲，當時在浮山、湛堂座下，器局為何等，二公豈不能撫而收之衣鉢下。然二公不以一己門庭之私，自欺欺人。惟演祖與杲，亦決不肯輕易自欺，受人欺。故能後來徹證造極，而成光輝盛大之業。演祖於浮山，則潸然禮辭。杲於湛堂歿後，盡心喪襄後事，俱克踐其言，所以事之者亦至。嗚呼，賢矣！

禪師泐潭下，天童普交寂。

交幼穎悟，往南屏習台教，因為檀越修懺。有問曰：公之所懺，為自懺耶？為他懺耶？若自懺，罪性何來？若懺他，他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易服造泐潭乾，足纔踵門，乾即呵之。交擬問，乾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曰：我有古人公案，要

與你商量。交擬開口，乾遂喝，交豁然領悟。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掩關天童，却掃者八年。郡守請開法，恐其遁，預遣吏候於道，不得辭。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逼殺人。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而寂。

乙巳七年

禪師紹隆，歸省父母，住開聖。

禪師泐潭下二靈庵主知和寂。

和，玉峯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垂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和瞑目自若。因使出家，謁泐潭乾。乾問：作甚麼？和擬對，乾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和驀領旨，隱雪竇之中峯，棲雲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窗五七片閑雲。道人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和初與天童交，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峯絕頂，目視霄漢，作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藉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交後爽盟，住天童，和絕不與接見。住二靈居，無長物，唯二虎侍其側。一日，忽威於人，以偈遣之。四月十二日，趺坐而逝，異跡甚著。

欽宗

欽宗丙午靖康元年

禪師正覺，由長蘆第一座出住泗州普照。

慧林深還吳，住靈巖。

深力請還山，優詔不允。命大丞相固留之，不可，拂袖出都。遍遊江浙，所至眾擁歡迎，如一佛出世。主靈巖，化大行、蔣山虛二禪席以請。吳人遮道不放行，乃留靈巖慰其意。

高宗

高宗丁未(靖康二五月。建炎元)年

祖遷金山，改住雲居，宗杲居第一座。

十一月初六日，在鎮江浮玉山受箚，召赴行朝。十七日，朝見奏對，賜號圓悟，奉勅住南康軍雲居真如禪院。舉杲首座立，僧舉端裕為眾入室。

曇華來參。

華，蘄州黃梅江氏子。年十七，出家於邑之東禪。首謁隨州水南，遂染指法味，徧歷江湖，所至激揚，無不投契。上雲居參禮，祖一見拊勞，痛與提策，服勤趨走惟恐後。

禪師紹隆結廬銅峯，郡守李光延居宣州彰教。

禪師守珏，首眾長蘆。

足庵智鑑時在座下，珏居第一座，即器之。

禪師智訥，住靈隱。

訥，秀州夏氏。十四得度，練習戒行，已如大僧。歎曰：修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謁長蘆信，稱法中高第，淮人敬愛之。延住真州天甯，鼎新法席，幾至萬礎。住靈隱，獻皇后臨幸，詔陞座說法，賜號妙空大師。

戊申二年

禪師芙蓉支下洪州寶峯闡提惟照寂。

照復居泐潭，正月七日寂。闍維，得設利如珠琲，舌齒不壞。

禪師真淨下筠州清涼寂音覺範德洪寂。

洪才稟天然，與士大夫游，議論衮衮，至必奪席。黃山谷贈之詩，有曰：不肯低頭拾卿相，又能落筆生雲烟。恨東坡不及見之。張無盡稱為天下英物，聖宋異人。然工呵古人，而拙於用已，不能全身遠害。嘗自謂識不知微，道不勝習。夏五月，寂於同安。門人建塔鳳棲山，閱世五十有八。

長蘆祖退席禪師。正覺補住長蘆。

覺至雲居，祖有請長蘆覺禪師上堂法語。

祖歸昭覺。

宗杲辭居古雲門。道元首眾瞎堂。慧遠入蜀參祖。

曇華往謁彰教。

祖入蜀，指華見彰教。

己酉三年

禪師紹隆，徙虎邱，曇華從。

隆徙虎邱，華為之先馳，未半載通徹，大法頓明。祖為人處，機用越格，道聲藹然，洽於叢林。

庚戌四年

長蘆了祖，遊四明，主補陀，入台州，住天封(綱目作甲子，誤)。

祖既退長蘆，東遊四明，主補陀，旋移台之天封。相國李綱寄之詩曰：煩師飛錫過天台，為問了公何事了。又侍郎李彌遜投謁詩曰：紅塵白髮不相投，來就閑房借板頭。未幾入閩，住雪峯。

長蘆覺，住天童。

禪師大潙下和州，光孝慧蘭火化。

蘭，嗣大潙喆。嘗以觸衣書七佛名，叢林稱為蘭布裩。建炎末，賊犯淮，執蘭見酋長。長曰：聞我名否？蘭曰：我所聞者，唯大宋天子之名。長恚，令左右以鎚擊之。鎚至，輒斷壞。長驚異，延麾下敬事之。經旬，蘭索薪自焚，無敢供者。親拾薪成龕，怡然端坐，烟燄一起，流光四騰，賊跪伏多灼膚者。火絕，得五色舍利，併靈骨北歸。所執僧尼，悉聽自便。和人至今詠之。

禪師宗杲入閩。

杲避亂走湖南，轉江右，間關入閩，築庵長樂洋嶼，從之者彌光、道顏等五十三人。未五十日，得法者十三人，後皆角立，前此未之有也。給事江少明請住小谿雲門庵。

妙喜杲。竹庵珪集。禪林寶訓。

杲因亂隱古雲門，邂逅珪，同避地襄陽，共集訓五十篇。後東吳淨善續集成寶訓。

辛亥紹興元年。

壬子二年

禪師長蘆下蘇州，靈巖慈受恒深寂。

深住靈巖三年，得包山廢院一新之。嘗有偈示學人曰：醍醐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消融，是故名慈受。(深住靈巖時，登披雲臺，有懷藥山十詠。嗣法廓菴冲正勒石跋曰：道無古今而人有古今，人無古今而時有古今。道苟同矣，雖歷世千百，如同乎其時，如見乎其人。不爾，雖同堂，邈乎千里遙也。澧陽遺韻昭煥異代，可謂無間然矣。噫！以古驗今，以今視昔，安知異時不有懷吾慈受，如慈受之懷藥山者乎？退翁儲和尚住此山，歲甲午，建二閣於法堂之左右。右曰慈受，蓋取毒來慈受之義也。已而濬閣前洗研池，得石碣，磨洗讀之，乃深懷古十詠也。慈受二字，閣名先兆，眾異之。儲曰：了菴欲公至正間住此山，集中有跋深禪師偈語云：深公既退此席，逸老包山聞靈巖禪堂落成，有我亦老來思舊隱，異時還借板頭眠之句。今禪堂上梁方四日，此碣出，深師所以慶禪堂之成也。遂用其韻成十頌。適中峰徹至，各再和，諸方門弟子咸有和章。)

禪師曇華，住處州妙嚴。

華禮辭虎邱，分座於處州連雲處，守以妙嚴請出世。

靈隱訥，住吳靈巖。

咸安王韓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為功德院，薦先福，請訥主之。寺據絕頂而飲不給，訥伐石鑿井出泉，今號佛海泉。

癸丑三年

禪師士珪，奉詔開山，鴈蕩能仁，

珪，紹興間奉詔開山鴈蕩能仁。時真歇了祖聞珪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到院，有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為瓦礫之墟。珪就樹縛屋，陞座曰：愛閑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鴈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聽法檀那并力營建，遂成寶坊。

甲寅四年

禪師太平下，何山守珣寂。

珣造太平參佛鑑，懃隨眾參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懃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懃曰：可惜一顆明

珠，被這風顛漢拾得。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眾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祖聞之，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遽推珣入。潭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祖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祖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祖大稱之。懃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禾山，後徙何山。及天甯解制日，退席謂雙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時至矣。迄還漳南，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

長蘆了祖應詔主育王

乙卯五年

禪師五祖支下嘉州九頂山清素寂。

四月二十四日，書偈遺眾而寂。

禪師五祖支下，大隨南堂元靜寂。

秋七月，山中大雨雪，有異象別眾遺誡而寂。荼毗，異香徧野，設利五色。

臨濟第十一世成都昭覺寺圓悟真覺祖示寂。

八月己酉，示微恙，命首座道元補住昭覺，趺坐書偈，投筆而寂。荼毗，舌齒不壞，設利五色無數。塔於昭覺，曰寂照，謚真覺禪師。

祥符蔭曰：祖說法如雲雨，璞玉渾金，奏希聲於天闕。來學皆龍象，鞭雷策電，展逸足於天衢。觀白雲之接演祖，五祖之於祖，祖之於虎邱、妙喜諸公。獅子教兒，與老牛舐犢，相去夫何如哉。祖示隆知藏杲書記法語，尤為獅乳醍醐，沾其味者，決不作盲驢跛牛見解也。

## 臨濟第十二世祖

諱紹隆。

臨濟第十二世，平江虎邱，祖嗣宗統(二年)。

上堂曰：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不拓，墮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水灑不著。檢點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曰：劃斷古人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拊掌大笑。且道笑個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

長蘆了祖徙溫州，龍翔復移徑山。

丙辰六年

臨濟第十二世虎邱祖示寂。

五月八日乙亥，示微疾而寂，塔全身於寺之西南隅。

歷年表曰：自開寶七年甲戌，至紹興六年丙辰，凡一百六十四年。二株嫩桂，久蔭垂昌；五葉芳華，方秋凝實。首山汾州，嚴冷以全滹沱之令；梁山太陽，孤峻而清洞水之源。石霜手段，出諸方而不事事，全心事之者，有兒孫徧地之楊岐；投子異苗，翻秀界以再來，脚下承之者，有面帶烟霞之定照(芙蓉楷，錫號定照)。五祖起白雲之家聲，三佛極東山之法喜。丹霞拈空劫以前自己，長蘆轉去來不滯位功。睡虎風生，葛藤劃斷其間。永明淨土，延法眼清涼之脉；雪竇靈巖，振雲門匡真之緒。螺溪中興台教，而寶雲繼之；靈芝復振律門，而南山未墜。開堂結制，著叢席之宏規；錫號賜衣，隆王臣之外護。楊李蘇黃，皆餐法味；江淮濂洛，盡仰禪風。宗門於焉極盛，法苑實以垂秋。此北宋之昌期，迄南渡之晚葉。時為升降，法有醇漓者也。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三

## 臨濟第十三世祖

諱曇華，字應菴，嗣虎邱。

高宗丁巳紹興七年

臨濟第十三世歸宗祖，嗣宗統(二十六年)。

祖住衢州，明果禪師感傑來參。

住明果，上堂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眼見如盲，口說如瘂。蘇州人獃，常州人打野。大宋國裏只有兩個僧：川僧、浙僧。其他盡是子：淮南子、江西子、廣南子、福建子。豈不見道：父慈子孝，道在其中矣。傑，福州鄭氏子，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而生。自幼頴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遍參知識，遂謁祖。孤硬難入，屢遭呵遣。

禪師袁覺，住眉州象耳。

覺嗣昭覺祖，嘗語客曰：東坡云：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云：惠崇烟雨蘆鴈，坐我瀟湘洞庭。欲喚扁舟歸去，傍人謂是丹青。此禪髓也。又曰：我敲禪牀竪拂時，釋迦老子、孔夫子都齊立在下風。

禪師宗杲，住徑山能仁。

丞相張浚在蜀時，圓悟祖為言杲真得法髓。及造朝，遂以臨安徑山延之。七月二十一日入院，法席之盛，冠於東南。學者百舍，重研赴，惟恐後至。無所容，乃建千僧閣居之，眾二萬指。

戊午八年

己未九年

祖住薦福。

庚申十年

咸傑辭祖省覲。

一日，祖問：如何是正法眼？傑遽答曰：破沙盆。祖頷之。未幾，辭回省親，祖送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相從今四載，徵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此行將省覲，切忌便垜根。吾有末後句，待歸要汝

辛酉十一年

徑山宗杲遷衡州。

杲住徑山，侍郎張九成、少卿馮楫等一時名士大夫俱問道，座下有神臂弓之語。當軸秦檜惡之，遂捃拾毀衣，遷衡州安置。

壬戌十二年

癸亥十三年

祖住林東。
甲子十四年
長蘆了祖。應詔開法。皐亭崇先。
　皇太后韋氏。壬戌八月，歸自金，居慈甯宮。詔了祖開山皐亭，崇先太后垂簾聽法。
乙丑十五年
禪師道行，住衢州烏巨。
　行參龍門遠悟旨。
禪師芙蓉支下成都大智齊璉寂。
　璉晚居大智，林樾岑蔚，可以佚老。德臘益高，倦於應接，忽語主事僧：為我置一籃輿，吾將有所適。遲明趺坐，涉筆書偈，泊然而寂。火浴，設利五色百餘粒。
禪師保甯下育王淨曇寂。
　曇嗣保甯璣。一日，上堂曰：本是深山臥白雲，偶然來此寄閒身。莫來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夏辭眾書偈，收足而化，設利如霰。
丙寅十六年
禪師龍門下溫州龍翔竹庵士珪寂。
　珪次補江心。七月十八日，召法屬宗範付後事，沐浴聲鐘，集眾就座，泊然而逝。荼毗日，送者均獲設利。塔於鼓山。
丁卯十七年
法師道永寂。
戊辰十八年
禪師端裕，住育王。
　裕自得旨，昭覺徧住大剎，詔住徑山，賜號佛海，又移育王。
己巳十九年
禪師法順，住婺州廣教。
　順依龍門遠，透明大法。初住白楊，後遷廣教。示眾曰：染緣易就，道業難成。不了目前萬緣差別，祇見境風浩浩，凋殘功德之林；心火炎炎，燒盡菩提之樹。道念若同情念，成佛多時；為眾一似為己，彼此事辦。不見他非我是，自然上敬下恭。佛法時時見前，煩惱塵塵解脫。順律身清苦，寂後火浴，設利無算，目睛齒舌數珠不壞。
禪師龍門下黃龍牧庵法忠寂。
　忠幼習台教，至龍門謁佛眼遠，因觀水磨旋轉，發明心要。後至廬山，枯坐樹中，絕食。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忠躍入龍潭，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望塵而拜。十一月望示寂，塔於香原洞。

祥符蔭曰：普庵肅頗著神異，乃發源於忠。嘗有問忠：如何是佛？忠曰：莫向外邊覓。如何是心？曰：莫向外邊尋。如何是道？曰：莫向外邊討。如何是禪？曰：莫向外邊傳。畢竟如何？曰：靜處薩婆訶，定力冥證，性真顯發，有自來矣。

庚午二十年

宗杲徙梅州。

杲遷衡凡十年，又徙梅州。梅，瘴癘寂寞之地，衲子裹糧從之，雖死不悔。

辛未二十一年

佛滅後二千一百年。

壬申二十二年

癸酉二十三年

曹洞第十世長蘆悟空祖示寂。

祖九坐道場，四膺丹詔。高宗宸翰贈答有云：草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二月朔，忽呼首座曰：吾行矣。跏趺俄頃而逝。禪師月明杲同嗣丹霞，方作務，聞之亦呵呵倚樹而寂。謚悟空，塔桐華塢。

存考　長蘆法嗣一十三人。

(天童宗珏，　長蘆妙覺，　龜山義初，　保甯興譽，　北山法通，　壽山德初，　龍翔道暉，　上藍祖卿，　能仁崇壽，　幽巖子詠，　長蘆慧悟，　神光道新，　雪竇鑑，五人見錄，　八人無錄。)

## 曹洞第十一世祖

諱宗珏，久依長蘆嗣法。

甲戌二十四年

曹洞第十一世天童祖嗣宗統(十四年)

上堂曰：劫前運步，世外橫身。妙契不可以意到，真證不可以言傳。直得虛靜斂氛，白雲向寒巖而斷；靈光破暗，明月隨夜船而來。正恁麼時，作麼生履踐？偏正不曾離本位，縱橫那涉語因緣。

祖住歸宗。

上堂曰：參禪人切忌錯用心，悟明見性是錯用心，看經講教是錯用心，行住坐臥是錯用心，喫粥喫飯是錯用心，屙屎撒尿是錯用心，一動一靜、一往一來是錯用心。更有一處錯用心，歸宗不敢與諸人說破。何故？一字入公門，九牛車不出。時杲在梅陽見祖，歸宗垂示語，極口稱歎，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先是，瞎堂遠

住衢州定業，有傳其語至者，杲駭曰：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并寄贈圓悟祖所付法衣。

祥符蔭曰：退翁儲和尚，行三峯之道於天台能仁。時雪竇雲和尚在景星，以天童悟和尚所服伽黎致之。儲復書，引妙喜歸宗話。噫！虛衷雅韻，藹然可想。古道照人，可稱法門盛德事也。

乙亥二十五年

禪師曉瑩集蘿湖野錄(嗣大慧杲)

宗杲詔自便。

丙子二十六年

禪師道顏，住圓通。

顏號卍菴，久參圓悟祖，有省。洎祖還蜀，囑令依杲，仍以書致曰：顏川彩繪已畢，但欠點睛耳，他日未可量也。杲居雲門及洋嶼，顏皆在焉，朝夕質疑，方大悟。丙子，杲過九江，守請住圓通，三辭不獲，因舉顏補其處。

宗杲復僧服，詔住育王。

詔杲住阿育王山。十一月，杲至明州，開堂說法，裹糧問道者萬二千指，百廢具舉，冠於今昔。

丁丑二十七年

禪師丹霞支下天童宏智正覺寂。

覺住天童，創闢一新。九月辭眾，十月八日沐浴更衣，端坐作書遺育王杲，請主後事，書偈擲筆而逝。

禪師長蘆下平江靈巖佛海智訥寂。

訥前後凡五住靈巖，更二十餘年，尚書孫覿題其丈室曰五至堂。每見訥所為，輒歎曰：才智不下澄、觀也。異跡炳著，覿銘其塔。

禪師靈隱下徑山藏叟善珍寂。

珍謁妙峯，善於靈隱。入室悟旨，出世光孝。遷承天雪峯，詔移育王徑山。

戊寅二十八年

祖自蔣山徙天童。

育王宗杲詔復移徑山。

杲再住徑山，道俗歆慕，如見其所親。普安郡王時在建邸，遣使入山請法，親書妙喜庵及製真讚賜之。

己卯二十九年

庚辰三十年

辛巳三十一年

杲。退居明月堂

禪師印肅，住南泉。

肅號普庵，宜春余氏子，嗣牧庵忠。因閱華嚴合論，至達本情忘，知心體合，豁然遍體汗流，曰：我今親契華嚴法界矣。自此弘誓，開化人天。

居士龍舒王日休述。淨土文。

日休字虛中，為國學進士。端靜簡潔，博通羣書，訓傳六經諸子數十萬言。一旦捐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自是一意念佛。年六十，蔬茹布衣，重趼千里，以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恤。閑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有光，見者知為有道之士。紹興辛巳，述淨土文十卷，刊行於世。刊時，舍利流於板。

壬午三十二年

孝宗

孝宗癸未隆興元年

臨濟第十三世歸宗祖示寂。

祖住天童，遠近奔湊。時宗杲住徑山，叔姪相望，往來憧憧，必至二大士之門。六月十三日臨終，或以辭世偈為請，祖曰：吾嘗笑諸方所為而自為之耶？區處院事，纖毫不遺，奄然趺坐而化。祖於普說、小參、問答、勘辨之屬，皆從容暇豫，曲盡善巧。而室中機辯，操縱殺活，尤號明妙。飽參宿學，一近椎拂，亦汗下心死。嘗領徒典剎者，俱晦匿名迹，以得寓巾鉢為幸。至於行業高潔，每當住持，雖料理建置小物細故，動為無窮計，而纖毫不可意，即飄然徑去，莫能回奪。嘗自言：衲僧家著草鞋住院，何至如蚖蛇戀窟？勉勵徒眾，不許放逸，事事必身率之。其將示寂也，猶掛牌入室至夜分，他日多類此。塔全身於天童。

## 臨濟第十四世祖

諱咸傑，福州鄭氏子，嗣歸宗華祖法。

臨濟第十四世，常州華藏，祖嗣宗統(三十二年)。

徑山宗杲，詔號大慧禪師。

禪師昭覺支，下徑山明月堂。大慧普覺宗杲寂。

杲以老退居明月堂，詔以明月堂為妙喜庵。八月十日，親書遺奏，封畢，侍僧請留偈，杲勵聲曰：無偈便死不得也。索筆大書曰：生也只恁麼，死也只恁麼，有偈與無偈，是什麼熱大？投筆而逝。上聞歎惜，謚普覺，塔於本山，曰寶光。

晉陵尤焴嘗題大慧語錄曰：大慧說法，縱橫踔厲如孫吳之用兵，而廣闊宏深不可涯涘，如大海水，魚龍飲者莫不取足。今舉平昔聞見二則：朱文公少年不樂讀時文，因聽一尊宿說禪，直指本

心，遂悟昭昭靈靈一著。十八歲時從劉屏山，屏山意其必留心舉業，暨搜其篋，只大慧語錄一帙爾，次年登科。故公平生深知禪學骨髓透脫關鍵，此上根利器於此取足者也。煓蚤得於潘子善丈云爾，因取語錄讀之，至老不放釋手。往在春陵，永嘉徐棘卿瑄亦貶是邦，未幾忽遷象臺，憂愁涕泣，煓授以所携本，徐卿亟取讀之，達旦不寐，次日欣悅忘憂，與昨日夐然二人也，遂携以去，手抄一本乃見還。後三年徐歿於貶所，臨終殆同遊戲，不疾沐浴而逝。此書之靈驗如此，葢煓之親覩也。

虞山錢謙益曰：佛祖闡教，以言說法，有宋最著者三家：鐔津以孤亢崇教，其文裁而辨；石門以通敏扶宗，其文奧而麗；徑山以宏廣應機，其文明而肆。夫文而至於辨也、麗也、肆也，其城塹日以堅，其枝葉日以富，其撈籠引接日以博，浩浩乎叵言之日出，而岌岌乎津梁之日疲也。繫辭有之：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豈不信哉！

長蘆了明補住徑山。

明豪邁葢眾，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而觀之。妙喜謫梅州，防送甚嚴，禍在不測。明為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怠。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眾。明肩栲栳詣街坊，日給參眾，無不具足，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明之力也。舉住投子，遷長蘆，所至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杲寂，特詔明補徑山。一日，陽和王夢一異僧，長大皤腹，緩行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翼日，明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王。王出見之，遙望明與夢中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並炷香作禮。茶罷，首言：願大王施蘇州一莊，以為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福。王未有可否，因令辦齋。齋畢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傳施莊一事，達於帝聽。會王入朝，帝曰：聞卿捨蘇州莊與徑山，朕當為蠲賦稅。王謝恩歸。次日，以書至徑山，請明入城，而明二日前先已坐化矣。自是，王宴居窮寐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明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為先。善始善終，斯為究竟。王即以莊隸本山，其疏略曰：特來謁郡王，故意丁甯說。冷處著把火，大家相暖熱。兩堂坐禪僧，真個修行徹。心源湛如水，脊梁硬似鐵。等心供養渠，因果豈虛設。福慧自莊嚴，共出輪迴劫。又偈曰：做事還須烈漢，拈起筆來便判。若要功果完成，切莫前思後算。

甲申二年

禪師石室祖琇撰。隆興佛運通論。

乙酉、乾道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祖住衢州乾明。
八月初一日，住衢州烏巨山乾明禪院。上堂曰：一箇葫蘆纔倒地，滿地葫蘆盡傾倒。欲識單傳直指禪，今日鬪湊得恰好。
禪師祖先，來參領悟。
先，蜀之廣安王氏子，從羅漢院德祥出家。聞緣老宿住昭覺，往參，扣語契，令奉圓悟祖香火。一日，從方丈前過，緣問：庵頭有人麼？先云：無人。語未竟，緣劈胸與一拳，云：你聱？先忽有省。出峽，依澧州德山涓祝髮受具，徧扣諸方。抵蘇之萬壽，值雪夜坐，自念：行脚數年，未得悟徹。正悶悶間，忽見鐘動，趨後架，舉首見照堂二字，疑情頓釋。既而見水庵一於雙林，一曰：師子尊者被罰賓斬却頭且置，你道西天髽子為甚麼無鬚？先曰：非雙林不舉此話。一曰：作家禪客。先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一遂以手拓開，先曰：勘破了也。迨水庵謝事來參祖，祖即命典客。一日，祖對旁僧舉不是風動、不是旛動語，先聞，豁然大悟。次日，祖遇先於寮前，謂曰：總不得作伎倆，試露箇消息來。先應聲曰：方丈裏有客。祖呵呵大笑。
禪師崇岳來參。
岳，處州龍泉吳氏子。天姿純篤，首造靈石，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杲陞堂，稱蔣山應菴祖為人徑捷。岳聞，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朝夕咨請蔣山，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岳曰：鈍置和尚。蔣山厲聲一喝，岳有省。蔣山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岳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遍參諸大老，罕當其意者。乃入閩，見乾元水庵永。一日辭永，永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岳云：裂破。永云：琅邪道好一堆爛柴聱？岳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永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岳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永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祖於衢州之西山，隨問即答，祖微笑而已。岳切於究竟，至忘寢食。
戊子四年
曹洞第十一世明州天童珏祖示寂

## 曹洞第十二世祖

諱智鑑，滁州吳氏子。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恃怙，依真歇祖於長蘆。大休珏首，眾

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嗣其法，住雪竇。

曹洞第十二世雪竇祖嗣宗統(四年)

祖住雪竇，上堂曰：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己丑五年

祖自明果遷祥符。

禪師牧庵下慈化普庵印肅寂。

肅嗣牧庵忠，住慈化。隨宜說法，廣作津梁，神變莫測。或問：修何行業而得此？肅當空畫曰：還會麼？曰：不會。曰：止！止！不須說。又嘗自贊曰：蒼天！蒼天！悟無生法，談不說禪。開兩片皮，括地該天。如何是佛？十萬八千。七月日，書偈於方丈西壁云：乍雨乍晴寶象明，東西南北亂雲深。失珠無限人遭劫，幻應權機為汝清。書畢，趺坐而逝。

庚寅六年

祖住蔣山，太平興國。

禪師慧遠應詔住靈隱。

遠，眉山金流彭氏子。往成都習經論，還峨嵋雲巖寺，時徽禪師住焉。徽，黃龍南四世孫，知見甚高。遠初入門，值徽飯罷，於庭廡間閒行。遠纔見，即放包問曰：文殊為七佛祖師，未審甚麼人為文殊之師？徽云：金沙溪畔馬郎婦。時有起鐵拂者為首座，遠亦往親近。起嘗誘掖之，兩歲未有所得。一日靜坐次，有僧獨行，自語云：假四大以為覆蓋，緣六塵而生心忍。遇六塵頓息，喚甚麼作心？遠聞之，忽有省，遽起告首座，首座可之。上方丈告徽，徽亦可之。明日即告行，同志挽留，遠不聽，曰：吾師以為可，而我終未釋然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昭覺，遠造焉。每問話請益，辭旨峭硬，圓悟深器之。一日，圓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遠聞舉，豁然大悟，仆於眾中。眾以為中風，共掖起之。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圓悟小參，遠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答云：七珍八寶一時拏。遠曰：爭奈賊不入慎家之門？答云：機不離位，墮在毒海。遠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牀云：喫得棒也未？遠又喝，圓悟連喝兩喝，遠禮拜。悟大喜，以偈贈之，有舊鐵舌，轉關棙之語，眾目之為鐵舌。遠自此機鋒峻發，無所抵牾。紹興乙卯春，眉守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悟祖示寂，歎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乃扁舟下峽，初抵淮南，住龍蟠八年，遷琅邪，又移婺之普濟、衢之定業。遠自發明心要，即得游戲如風大

自在三昧，俄遷光孝。安定郡王趙表之與遠為世外交，侍郎曾開從妙喜遊甚久，而未穎脫，從遠參叩，始盡餘疑，乃延住湘江南臺。時龍王璉、方廣行皆月庵高第，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間壁立萬仞，遠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諸訛險節關棙，遠隨機開答，辭旨深奧，議論超詣，始大歎服。璉即率其屬環拜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幾，過天台，歷住護國、國清、鴻福三寺。乾道丁亥，尚書沈德穌守平江，以虎邱大道場，比不得人力，邀遠主之。至則接物無倦，法令整肅。適丁荒歉，雖齋粥不繼，而戶外之屨常滿，忘軀為法者集焉，道益顯著。遂奉詔住皐亭山崇先寺，再詔住靈隱。開堂，中使降香

如淨至雪竇，參祖領悟。

淨生而岐嶷，不類常童，長學出世法，參足庵鑑祖於雪竇，看庭前栢樹子話有省，呈頌曰：西來祖意庭前栢，鼻孔寥寥對眼睛，落地枯枝纔[跳-兆+孛]跳，松蘿亮鬲笑掀騰。祖頷之。

辛卯七年

靈隱、遠召對宣德殿。

正月二十日，遠召對於宣德殿，賜坐。問：如何免得生死？曰：不悟大乘道，終不能免。曰：如何得悟？曰：本有之性，以歲月磨之，無不悟者。曰：悟後如何？曰：悟了始知陛下所問與臣所奏，悉皆不是。曰：一切處不是如何？曰：脫體見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上大悅。遠復曰：古德道：無所是，是菩提。曰：即心即佛如何？曰：目前無法，陛下喚什麼作心？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而立，曰：只這是。上又問德山、臨濟機緣，遠一一陳之。復曰：悟後千句萬句，乃至一大藏教，只是一句。曰：是那一句？曰：好語不出門。曰：不與萬法為侶，可參乎？曰：老龐致此一問，驚天動地，驅山塞海，超古今，脫是非，離言說，絕依倚，如陛下至尊至貴，大道本然。曰：得道者誰？曰：覺道之人，隨其器量淺深，驗在意表。得底人，他亦自知時節。學佛者眾，機緣亦廣，恐勞聖聽，不敢具奏。

禪師可觀，應丞相魏[木*巳]請，住姑蘇北禪　發明(觀清韻泠然，[木*巳]願力不昧，故並書)。

觀字宜翁，一室蕭然，曰：松風山月，此我無盡衣鉢也。丞相魏[木*巳]出鎮姑蘇，請住北禪，入院指法座曰：胸中一寸灰已冷，頭上千莖雪未消。老步只宜平地去，不知何事又登高。[木*巳]擊節不已。[木*巳]字南夫，壽春人，累官參知政事，篤信佛法，每發願祈來世為僧。一日命丹青寫為僧相，揭之高堂，請德光禪師作贊曰：身從果位中來，位冠百僚之上。只因熟處難忘，

故見比邱真相。後[木*巳]將卒，命諸子曰：吾已去，當為削髮著袈裟，以僧相殮之。諸子遵命，以三衣一鉢投棺中。

曹洞第十二世雪竇祖示寂。

## 曹洞第十三世祖

諱如淨，號長翁，出世屢主名剎。

曹洞第十三世天童淨祖嗣宗統(三年)

祖應詔住天童。上堂曰：雲門九天，看彩鳳銜出。且道如何委悉？急急如律令勅。

禪師　覺來參領悟。

覺來參，值淨祖上堂，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頌曰：一箇烏梅似本形，蜘蛛結網打蜻蜓。蜻蜓落了兩邊翅，堪笑烏梅齩鐵釘。

覺不覺失笑，曰：蚤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後承印記。

壬辰八年

祖住常州褒忠顯報華藏。

靈隱遠，賜號佛海禪師。

祖先還蜀，祖付以偈：

癸巳九年

曹洞第十三世天童淨祖示寂

祖六坐道場，未言稟承，眾以為請，祖曰：我待涅槃堂裏拈出。臨終，果拈香曰：如淨行脚四十餘年，首到乳峯，失脚墮於陷穽，此香今不免拈出，鈍置我住。雪竇足菴大和尚并書辭世偈曰：六十六年，罪犯彌天，打箇[跳-兆+孛]跳，活陷黃泉。咦！從來生死不相干。擲筆而逝，塔全身於本山。

存考。(寶雲月函潛和尚洞宗世次疑問曰：洞宗有祖燈大統之刻，見聞其書者多非之，非之不一端。其著者，沒浮山之代續刪濟宗之兩祖，而據青州塔記削去芙蓉楷，下自丹霞淳至天童淨五世。其沒浮山代續刪濟宗兩祖，見聞者非之，南潛亦非之而不疑者也。其據青州塔記削去芙蓉楷，下自丹霞淳至天童淨五世，見聞者非之，南潛則甚疑而不敢驟決其是非。考古越雲門顯聖寺散木湛然澄禪師語錄卷第一。嗣法門人明懷編。萬歷甲寅二月吉日，師開法於雲門傳宗廣孝寺，正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乙卯開法徑山，拈香辭同而散木。宗門或問原序。明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沙門圓澄撰。如涅槃會疏諸書，自序皆世次炳然。今之非祖燈大統者，以雲門澄和尚稱曹洞正派三十二傳為世數，合芙蓉五人。然考之語錄，則實稱其本師為二十六代，其自序題名則稱二十七代。使雲門拈香之是，則祖燈大統之削五人不可非也；使雲門拈香之非，則今天下曹洞宗派不知當誰準也。天下之大，未必遂無一人之知也；典冊之繁，文獻尚存，未必遂無一字之證也。南潛於

是甚疑，疑則必問。敢述雲門拈香自序題名及孤陋疑而未定之見，不敢深匿，謹出而質於洞宗主法諸尊宿。吾宗主法諸尊宿與天下垂意兩宗諸護法長者居士，必有劃然之言為之〔 杓〕 指。時己巳中秋後五日。〇洞宗第三十五世法孫智拈，戊子年刻出洞山正宗源流略記，末云：曹山一枝，今以斷絕，諸方安有不知者？據此論之，洞山為洞宗第一代，雲居第二代，以及雲門乃三十二代，百丈老人三十三代，而我本師實三十四代也。遡而上之，吾本師望達摩為四十四世，望迦葉為七十一世，望釋迦文佛為七十二世，再以洞山論之則三十四世，更以青原論之則三十八世矣。此係世系所傳，載在洞山源流、傳法正宗等書，故云洞山正宗也。拈於徃年間侍本師於弁山，因命發笥，得百丈先翁手定稿，即請梓行。師止之曰：比年謬說多端，人之所厭。今暫止之，俟時可行，然後行之，可以洗法門之諍氣。即欲為之。恐非其時也。遂遵命止之。今戊子夏。師受潤州焦山請。乃商較時事。偶於狼籍堆中。檢出一冊。題曰洞宗源流正脉。其文旨簡約。世系不混。亟請梓行。師可之。乃附尊稱達摩說。及洞山正宗略云爾。寶雲潛云。據此。則後來所出洞宗源流世次。乃瑞白禪師手定者也。其間云。比年謬說多端。又言。題曰洞宗源流正脉。其文旨簡約。世系不混。亦可以想見當時立說之不一也。〇北京勝果寺曹洞源流碑曰。佛祖源流。曹洞門庭。過去莊嚴劫千佛。現在賢劫千佛。未來星宿劫千佛。至七佛。西天二十八祖。東土六祖。下分五派。曹洞、臨濟、雲門、溈仰、法眼、曹洞正傳。青原思、石頭遷、藥山儼、雲嵓晟、洞山价、雲居膺、同安丕、同安志、梁山觀、太陽延、投子青、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大明寶、王山體、雪巖滿、萬松秀、雲庭裕、少林泰、少林遇、少林才、大覺彝。已上祖佛。各有傳法之偈。正統十一年春三月吉日。）

祥符蔭曰：洞上一宗，中興於雲門澄和尚。雲門以前，南北杳邈，兵燹頻仍，而圖記散失，不能具考。澄參慈舟念祖，入室付偈印證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分甘露。咄！五乳峯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未見授以洞山源流，所以澄和尚拈念祖香。或稱三十一代。翻刻散木湛然澄禪師語錄二本。一本嗣法門人明孟重訂，法孫淨噩、淨符、淨超重編。錄凡四卷，首拈香云：一生辛苦，半世殷勤。撞著個沒眼睛的老和尚，授我折脚鐺子，特為拈出。雖然家醜不可外揚，也要人天證據。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傳曹洞正宗第三十一代清涼慈舟念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或稱三十代。又一本參學門人能譯錄，嗣法弟子弁山明雪編次。錄凡七卷，題云：古越雲門顯聖寺散木湛然澄禪師語錄。首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三十代清涼大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或稱二十六代。原錄再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又雲門湛然禪師語錄八卷，門人明海編。正拈香云：供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又一本嗣法弟子明雪編，受業門人明聞校閱。拈香亦云：曹洞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皆增減不一。後來門下

移改翻刻，亦無一定。此世次所以淆訛，議論所以紛錯者也。洞山正宗源流略記定於瑞白雪和尚，稱雲門乃三十二代，而云比年謬說多端，俟時可行，然後行之。戊子年，始於狼籍堆中檢而刻之，題曰：其旨簡約，世系不混。是洞宗世次，斯時亦未有定據者也。近刻祖燈大統，據青州塔記削去芙蓉楷下五世，與二十六代合。又北京勝果寺正統年間所刻曹洞源流舊碑，亦無丹霞淳五世，與二十六代亦相合，似可據以定洞上之世次矣。但立言取信於天下後世，不可稍涉一毫之私見，倘一毫涉私，則餘皆不足取信。祖燈大統削去芙蓉楷下五世，雖有二碑可據，然削去濟、宗兩祖，則實一時孟浪之見。至沒浮山代續公案，則尤不得從上大公無我之旨者。以此二端徵之，則削去五世，亦未遂可以二碑之文遽為定案也。青州辨塔記真偽且不必論，勝果寺碑亦復茫昧可疑。洞山价作介，鹿門作六門，此等字面尚且不合，而況其他？至大覺彝嗣、少林才，則傳燈世譜諸書並所未見。考世譜諸書淳拙，才下為松庭子嚴，其同條諸人曰佛嚴稔、曰熊耳登、曰華嚴遇、曰益都亮、曰晉甯敬、曰古蔡元、曰奉先孝、曰香嚴忍，無所謂大覺彝者，豈勝果寺碑記儼然，而世譜反遺之耶？此亦一疑案也。疑則不可以必信，今且存之，以俟後來公心明眼，確有真實證見，可以信及天下後世者，考定而詳正焉。佛祖法脉所繫，久之自定，正毋庸彼此喧豗紛諍也。

## 曹洞第十四世祖

諱　覺，姓氏、生里闕。

曹洞第十四世鹿門，祖嗣宗統(五年)。

住鹿門，示眾曰：盡大地是學人一卷經，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以如是眼讀如是經，千萬億劫常無間斷。諸人還看讀得麼？如看讀得，老僧請他喫箇無米油糍。

禪師一辨，來參領悟。

辨精究內典，來參祖，問：如何是盡乾坤是學人一隻眼？祖曰：汝被一卷經遮却也。辨擬對，祖搖手曰：不快漆桶去。辨言下有省。

居士龍舒王日休往生淨土。

自書日課佛，積計九百十二萬五百於壁。又遍囑諸人，勉進道業。忽厲聲曰：佛來迎我！屹然立化。

甲午淳熙元年

乙未二年

丙申三年

雪竇慧暉，勅補淨慈。

暉字自得，會稽張氏子。扣長蘆了祖，微有所證。謁天童覺，許為入室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勅住淨慈。

禪師靈隱佛海慧遠寂。

正月十五日，眾集，遠扃方丈，書偈付素所馴，畜一黑猿而寂。

禪師德光，應詔住靈隱。冬，入對選德殿，賜號佛照。

光，新喻彭氏子。母夢異僧入室，驚寤有娠。既生，乃祖曰：吾家世積德，是兒必光吾門。因命名德光。有術者相之曰：是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棟梁。力懇出家。初謁月菴果，歷參知識五十餘員。末後見大慧杲於育王，嗣法。詔住靈隱，遣使降香開堂，恩寵優渥。是冬，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意。光敷奏直截，帝大悅，留禁中觀堂五宿。兩賜御頌，特賜佛照禪師之號。

禪師簡堂行機，住江州圓通。

機，台州楊氏子，嗣護國。元。

詔天台宗教，同大藏流通。

丁酉四年

祖住徑山禪師，崇岳領悟。

祖移蔣山、華藏、徑山，岳皆從之。會祖入室次，問旁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岳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

圓通機移台州平田。

松窗居士錢端履，從護國景元發明己事。丁酉秋，示微恙，修書召平田機及國清瑞巖主僧，有訣別之語。機與二僧詣榻次，禮起趺坐，言笑移時，即書曰：浮世虛幻，本無去來。四大五蘊，必歸終盡。雖佛祖具大威德，亦不能免這一著子。天下老和尚、一切善知識，還有跳得過者無？葢為地水火風因緣和合，暫時湊泊，不可錯認為己有。大丈夫磊磊落落，當用處把定，立處皆真。順風使帆，上下水皆可。因齋慶讚，去留自在。此是上來諸聖開大解脫一路涅槃門，本來清淨空寂境界，無為之大道也。今吾如是，豈不快哉！塵勞外緣，一時掃盡。荷諸山垂顧，咸願證明。伏惟珍重。置筆顧機曰：某坐去好，臥去好？機曰：相公去便了，理會甚坐與臥耶？禮笑曰：法兄當為祖道自愛。遂斂目而逝。

曹洞第十四世鹿門祖示寂。

## 曹洞第十五世祖

諱一辨，嗣鹿門。
戊戌五年
曹洞第十五世普照祖嗣宗統(九年)
祖住青州普照，設百問勘驗來學。遷東都萬壽，燕、秦、齊、晉之間，推為尊宿。
禪師　寶來參領悟。
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昨日有人恁麼問，被打出去也。寶曰：今日又如何？祖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癢。寶禮拜。祖曰：可惜許棒折也。寶直得汗下，忽然猛省。
靈隱、德光引對便殿。
己亥六年
庚子七年
祖住靈隱。
禪師德光，歸老育王。
淨慈、智暉退歸雪竇。
禪師楚明召對，遷徑山。
明初參圓悟祖，次謁徑山杲，後依華藏民，而徹悟住雪竇。召對，上問曰：三教聖人本同此理。明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上曰：但聖人所立門戶異耳，故孔子以中庸設教。明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治出世間法。上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以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於死生之際，此為殊勝。明曰：非獨後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為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所立卓爾，竟捉摸未著。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以此觀之，當時弟子尚不識夫子心，況今人乎？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知儒，此言實為至言。上曰：朕意亦謂如此。上又曰：老莊何如人？明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為界。正如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大乘人則不然，度眾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被其澤，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也。上大悅，賜號寶印，即日詔住徑山。
辛丑八年
壬寅九年
癸卯十年
帝註圓覺經。

二月，遣中使賫賜徑山刊行，詔禪師楚明序之。
禪師宏智下雪竇，自得慧暉寂。
甲辰十一年
祖住天童。
乙巳十二年
曹洞第十五世普照祖示寂。
祖示十六頌：一識自宗，二死中得活，三活中死，四不落死活，五背捨，六不背捨，七活人劍，八殺人刀，九平常，十利道扳生，十一言無過失，十二透脫，十三透脫不透脫，十四稱揚，十五降句，十六方入圓。雲溪挺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浮山遠嘗以此十六題拈示投子，投子至青州凡九世，絲絲相續，因為作頌。

## 曹洞第十六世祖

諱　寶嗣。普照。
丙午十三年
曹洞第十六世大明祖嗣宗統(四年)
住磁州大明。上堂曰：若論此事，如人作針線，針針相似。忽見人來，不覺失却針，祇見線，這邊尋也不見，那邊尋也不見。却自曰：近處尚不見，遠處那裏得來？多時尋不得，心煩不好，昏悶打睡，拽衣就枕。方就枕時，驀然一箚曰：原來祇在這裏。
侍者　體省悟，受印記。
體為侍者，偶於出生臺見雀捨食，雀飛去，祖在體背上打一掌，體驚顧，祖曰：還是雀子孤負你，你孤負我。體罔措，祖曰：自可憐生，却乃互相孤負去。體豁然有省，從此執侍久之，秘重深嚴。一旦辭祖，或問祖曰：侍者何往？祖曰：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參學何似？祖曰：道有參學，栽他頭角；道無參學，減他威光。一眾方知，已蒙印記。
丁未十四年
戊申十五年
徑山楚明退居別峯。
禪師智策，詔住徑山。
己酉十六年，　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熹言生平精力盡在此書)。
曹洞第十六世磁州大明祖示寂。

## 曹洞第十七世祖

諱　體，嗣大明，住王山。

光宗

光宗庚戌紹熙元年

曹洞第十七世太原王山祖嗣宗統(三年)

祖久隱太原西山，當道請住王山。示眾曰：師子有三種：第一、超宗異目；第二、齊肩共躅；第三、影響不真。若超宗異目者，見過於師，堪為種草；若齊肩共躅者，減師半德，落在今時；若影響不真者，狐狃猥勢，羊質虎皮。　發明(按：洞宗自青州至萬松皆王化，大河以北為金界內。兵燹紛更，語錄失傳，諸祖聊得其大槩云爾。)

禪師　滿參，祖領悟。

滿初參普照祖，祖曰：兄弟年俊，正宜叩參。老僧當年念念常以佛法為事。滿避席進曰：和尚而今如何？祖曰：如生冤家相似。滿曰：若不得此語，幾何枉行千里？祖下禪牀，握滿手曰：作家那！滿與勝默同參，嘗跪受呵斥。或問其故，滿曰：今諸方師資法屬諍訟招譏，師蟲自食身中肉也。某雖不肖，敢復蹈覆轍耶？後造王山，祖舉洞山覩影因緣，滿大疑。祖曰：不疑言句，是為大病。子今既疑，則病發也。子知此病即子藥麼？一日，讀五位頌，至折合終歸炭裏坐，忽然悟曰：今日方知病是藥也。去呈祖，祖曰：料掉沒交涉。滿曰：老和尚這回瞞我不得也。

禪師華藏下寶印慈辯楚明寂。

辛亥二年

禪師崇岳，住饒州薦福。

壬子三年

禪師教忠下青原信菴唯禋寂。

禋嗣教忠光，五月十九日書偈曰：末後一句，覿面分付。擬議思量，世諦流布。跏趺而逝。

禪師雲巖下，徑山智策寂。

策號塗毒，謁天游於雲巖。道經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游獨指策曰：甚處見神見鬼來？曰：雲居聞版聲來。曰：是甚麼？曰：打破虛空，全無靶柄。曰：向上事未在。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戊申，詔住徑山。七月，將入寂，陞座別眾，囑門人以文祭之。策危坐傾聽，至尚饗，為之一笑。越兩日，更衣說偈而寂。

詔育王光移徑山，辭，不允。

曹洞第十七世王山祖示寂

祖示宗旨曰：既有尊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

## 曹洞第十八世祖

諱　滿，嗣王山，住雪巖。

癸丑四年

曹洞第十八世雪巖祖，嗣宗統(二十七年)。

上堂，舉：洞山解夏云：夏末秋初，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又作麼生去？石霜曰：出門便是草。太陽曰：直饒不出門，亦是草漫漫地。三個老漢雖然異口同音，未免撞頭磕腦。何也？一人大開口了合不得，一人高擡脚了放不下，一人緊閉門了出不去。雪巖即不然，遍十方界非外，全在一微塵；在一微塵非內，遍十方界。祇者一微塵許，也須極盡不可得，向那裏安門？甚處入草？還會麼？休侵洞口初秋草，請看疎山臘月蓮。

禪師行秀參雪巖，祖付衣偈。

秀，河內蔡氏子。參祖經二十七日，不覺伎倆已盡。祖曰：你但行裏坐裏，心念未起時，猛提起覷見即便見，不見且却拈放一邊。恁麼做工夫，休歇也不礙參學，參學也不礙休歇。遂留記室潭柘亨過祖。秀夜扣其門，告侍者燒香請益，亨便相見。秀問：如何是活句？如何是死句？亨曰：書記若會死句，也是活句；若不會活句，也是死句。秀自此參究益力。一日見雞飛，乃大悟曰：今日不惟捉敗沙老虎，亦乃捉敗岑大蟲也。走見祖，祖可之，乃付衣偈：

甲寅五年

師範登具戒。

範蜀，梓潼雍氏子，出家陰平山。經書過目成誦，冬圓具。

甯宗

甯宗乙卯慶元元年(金章宗璟明昌六年)。

禪師祖先住臥龍。

先至夔州，尚書楊輔以臥龍請。未幾辭去，復遊吳。

禪師師範，坐夏成都。

有老宿名堯者，範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

禪師行秀，應金詔入禁庭說法。

秀搆萬松庵以自適，三河兩晉皆飲秀名。金章宗詔入禁庭，陞座躬自迎禮，聞法感悟，賜錦綺大衣。

丙辰二年

師範謁佛照光於育王。

光問曰：何處人？範曰：劍州人。光曰：帶得劍來麼？範便喝。光笑曰：這烏頭子也亂做。範貧甚，無資薙髮，故以烏頭子目之。

丁巳三年(金承安二年)

薦福崇岳，詔住靈隱臥龍先首，眾師範從之，有省。

臥龍先時居第一座，師範在座下。一日，同先遊石筍庵，有道者問先曰：猢猻子捉不住時如何？先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範從旁有省。

禪師行秀，應金詔，住大都仰山棲隱寺。

臨濟第十四世華藏祖示寂。

祖晚居天童，太白示寂，塔於寺之中峯。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四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五

## 臨濟第十五世祖

諱祖先，嗣華藏。

甯宗戊午四年

臨濟第十五世臥龍，祖嗣宗統(一十四年)。

祖住常州薦福，上堂曰：十五日以前明似鏡，十五日以後黑似漆。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鶯遷喬木頻頻語，蝶戀芳叢對對飛。

己未五年(十二月，諸州大水。)

庚申六年

存考(蜀中近傳大慧杲下福州西禪鼎，需傳鼓山安永，永傳淨慈悟明，明傳苦口益，益傳筏渡慈，慈傳一言顯，顯傳小菴密，密傳二仰欽，欽傳無念有，有傳荊山寶，寶傳鐵牛遠，為妙喜一支未絕，存之以俟詳考)。

祥符蔭曰：七佛以來，不許無師自悟。佛祖付囑，皆人天眾前心法印證。初祖東來，必以袈裟表信，示佛祖慧命，重在傳持。稍有淆訛，則以訛傳訛，誤人不小。今世有傳雲門源流錄本者，豈雲門兒孫猶在耶？又有突出法眼宗卷子，并妙喜源流記，斷橋倫後續派，雖繼絕為盛德事，然必確有真實證悟，不違從上心眼機語，方可以上質宗祖。不然，何容冒昧也？

靈隱岳退居東庵

岳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上章乞老，詔許之。

辛酉、嘉泰元年。

祖遷真州靈巖。

壬戌二年

禪師華藏支下東菴松源崇岳寂　發明(書東菴與其退也)。

陸游，號放翁，官待制，封渭南伯。參岳，問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岳曰：既是心傳，豈從聞得？游領解，呈偈曰：幾度馳車入帝京，逢僧一例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宗別，說有談空要眼聽。岳歷住平江澄照、江陰光孝、無為冶父、饒州薦福、明州香山、平江虎邱、杭州靈隱，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親作書別諸公卿，且垂二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及貽書嗣法香山光睦、雲居善開，囑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峯之原。

癸亥三年，　金國學士屏山李純甫著鳴道集(甫字純之，號屏山，參萬松秀祖有得，因取迂叟司馬光、橫渠張子厚、程明道顥、伊川頤、謝上蔡良佐、劉元城安世、楊龜山時、張南軒栻、朱晦菴喜等諸儒語，論析訂正，融會性理，指歸大道，凡二百十七篇，曰鳴道集)。

屏山曰：儒佛之道，原本一心。其功用之殊，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便生分別以為同異者，何也？如劉子翬之洞達，張九成之精深，呂伯恭之通融，張敬夫之醇正，朱元晦之峻潔，皆近代之偉人也。想見方寸之地，既虛而明，四通六闢，千變萬化。但其知見只以夢幻死生，操履只以塵垢富貴，皆學聖人而未至者。其論佛老也，實陽擠而陰助之，蓋有微意存焉。唱千古之絕學，掃末流之塵迹，將行其說於世，政自不得不爾。如胡寅者，詬詈不已。嘻，其甚矣！豈非翻著祖衣，倒用如來印者邪？吾恐白面書生輩，不知諸老先生之心，借以為口實，則聖人之道，幾何不化而為異端也。伊川之學，今自江東浸淫而北矣。縉紳之士，負高明之資者，皆甘心焉。余亦出入其中幾三十年，嘗欲箋註其得失而未暇也。今撒藩籬於大方之家，匯淵谷於聖學之海，藐諸子胸中之秘，發此書言外之機，道冠儒履，同入解脫法門，翰墨文章，亦是神通遊戲，姑以自洗其心耳。或傳於人，將有怫然而怒，惘然而疑，凝然而思，釋然而悟，啞然而笑者，必曰：此翁亦可憐矣。又曰：僕與諸君子生於異代，非元豐、元祐之黨，同為儒者，無黃冠緇衣之私，所以嘔出肺肝，苦相訂正，止以聖人之教不絕如髮，互相矛盾，痛入骨髓，欲以區區之力，尚鼎足而不至於顛仆耳。或又挾其眾也，譁而攻僕，則鼎覆矣。悲夫！僕非好辯也，恐聖人之教支離而不合，亦不得已耳。如膚有瘡疣，膏而肉之，地有坑塹，實而土之，豈抉其肉而出其土哉？僕與諸君子不同者，盡在此編矣。

禪師大慧，下育王佛，照德光寂，

光住天台、鴻福、天甯、杭州、靈隱、明州、育王、臨安、徑山，屢承召對，宣賜優渥。住育王，謂產薄不足贍眾，遂以所賜及王臣長者所施之資置田，歲增穀五千，創數椽以自處，號曰東菴。掩關自娛，接人不倦。時許衲子入室三月，告眾曰：吾世緣將盡。至十五，問左右曰：今日月半也。左右曰：然。又二日，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二十日蚤，集眾敘別，皆法門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更衣，大書曰：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趺坐而逝。塔全身於菴後，勅謚普慧宗覺，塔曰圓鑒。

禪師昭覺支下天竺[仁-二+幻]堂中仁寂。

仁住大覺，遷中竺，徙靈峯。淳熙甲午，詔對說法。是年，陞堂告眾而寂。

甲子四年

禪師白雲下鄭州，普照佛光道悟寂。

悟，蘭州寇氏子，聞馬嘶大悟。至能耳，謁白雲海。先是，人問海何不擇法嗣，海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悟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相公。黎明，海呼僧行，令持香華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悟呼眾擒之，曰：即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眾請命，悟與要言而釋之。數十年路不拾遺，人以此益信是汾陽王云。悟自後化行遠邇。甲辰，海遷寂，悟出世鄭州普照，復遷三鄉竹閣菴。時著白衣，跨牛橫笛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纔向毗盧頂上有些行履處。五月日，晚參畢，呼侍者，足未及門而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

乙丑、開禧元年。

丙寅二年(元太祖武皇帝十二月，即位于斡難河，自號可汗)。

祖住蘇州。秀峯穹窿禪師法薰來參。

上堂，舉：楊岐乍住屋壁疎，滿牀盡撒雪珍珠。縮却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楊岐鬪勝不鬪劣，秀峯鬪劣不鬪勝。秀峯乍住沒親疏，箇箇盡懷滄海珠。滿眼湖山看不足，釋迦彌勒是他奴。薰，字石田。慕祖道，望來參祖，一見器之。

丁卯三年

禪師師範自瑞巖第一座，領明州清冲。

祖過天童，掃密菴祖塔，範偕往。未幾，至瑞巖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翼日，明州清冲專使至，範受請入院，見所謂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疇昔所夢無。

戊辰嘉定元年

祖應陽和王請，住湖州資福。

己巳二年

祖應張約齋鎡請開山慧雲。

清涼範遷焦山。

庚午三年

栴檀佛像至金國，迎供內庭。

禪師可宣詔住徑山。

宣，蜀嘉定許氏子。參華藏民悟旨，詔住徑山，遠近輻湊。宣悲夫重趼而來者，窮其日力，食息無所。又於雙谿之上築室百間，

為接待菴，濟其所不及。甯宗錫化城二大字，賜號佛日。

辛未四年

禪師道：生住妙果。

臨濟第十五世臥龍祖示寂。

祖時客徑山，將示涅槃，手書別交遊。六月九日，復書偈曰：末後一句，已成忉怛。寫出人前，千錯萬錯。書訖，端坐而逝。

禪師天童無用淨全寂，嗣徑山杲。

止菴居士錢象祖，錢塘人。嗣無用全，參護國景元。元曰：欲究此事，須得心法兩忘，乃可法執。未忘契理，亦非悟也。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如何？曰：本自無瘡，勿傷之也。祖渙然有得。守金陵日，專修淨土，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嘉定元年，拜左丞相。辭歸，益進淨業。四年二月，示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琉璃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遙知一朵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祖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惟求生淨土耳。言訖，趺坐而逝。同時有饒節，字德操者，臨川人。以文章著稱，往來襄鄧間。嘗令其僕守舍。一日，見僕歸，占對異常，怪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特往請。一轉語，忽爾開悟，身心泰然，無他也。節歎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與其僕祝髮為僧。節法名如璧，僕名如琳，節自號倚松道人。嘗勸呂紫薇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旛風。　發明(為道忘分，有公叔同升之意，故附書之)。

## 臨濟第十六世祖

諱師範，嗣臥龍。

壬申五年

臨濟第十六世，徑山，祖嗣宗統(三十八年)。

祖自焦山遷雪竇別山，祖智來參。

上堂曰：若論箇事，直是省要。奈何諸人自作艱難，自作障礙。所以尋常西廊東廊，見諸人和南問訊，山僧便乃低頭相接。其實無他，只要諸人識得。長老是西川隆慶府人氏，智蜀之楊氏子，年十四得度。初聞僧誦華嚴經彌勒樓閣，入已還閉，恍如夢覺。見祖於雪竇，祖知是法器，待之彌峻。時或棒喝交下，一語不少貸。智擬對，輒噤不能發，由是知解都喪。曰：吾平生伎倆，皆死法也，今始行活路。

癸酉六年
法師天竺北峰惠行宗印寂　發明(講不背宗，故書)。
　印字元實，生鹽官陳氏。年十五具戒，謁竹菴觀，明教觀之旨。凡諸祖格言，必誦滿千遍。講止觀，深砭學者支離名相之病。玄隱雷峯，遷德藏、超果、圓通、北禪。所至宿弊湔革，道譽盛著，學徒恒五百。詔居靈山，召對，賜號惠行法師。
甲戌七年
禪師靈隱大川普濟纂修。五燈會元。
　濟字大川，明州奉化人。嗣徑山琰，住靈隱。自景德傳燈錄後，有廣燈、續燈、聯燈、普燈，濟合五為一，曰五燈會元，至密菴傑祖止。敘集詳明，學者便之。
乙亥八年
丙子九年
祖被詔移育王了慧侍行。
　慧，蓬州羅氏子。垂髫與兒羣戲，必摶泥沙為佛塔像。既長，遂出家。見祖，自陳來歷。祖呵曰：熟睡去！既而令充不釐務侍者。一日，祖謂慧曰：覿不透處，只在鼻尖頭；道不著處，不離脣皮上。討之則千里萬里。慧抗聲曰：將謂有多少？祖遷育王，慧侍行。
丁丑十年
戊寅十一年
己卯十二年
禪師道冲，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尋遷蔣山。
　冲號癡絕生，而資性絕人。少以進士業應詔，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院，遊成都習經論，出峽回翔荊楚間。時松源岳唱密菴祖之道於饒之薦福，徑造其廬，以歲饑不受。會曹源生出世妙果，冲造其門有省，俾侍香，老拳痛棒不少貸，平知見至是都無影響。曹源徙龜峰，侍行又三年，以偈辭遊浙，其言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癢處爬。至京師，松源主靈隱，冲依焉。嘉定己卯，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生，俊彥耆宿多集會下。道行聞於朝，除蔣山瀕江易澇，田多無秋，冲忍饑鳴道行乞養士，居十三年無倦色。
曹洞第十八世雪巖祖示寂。

## 曹洞第十九世祖

　　諱行秀，嗣雪巖祖。
庚辰十三年

曹洞第十九世萬松祖嗣宗統(十七年)

辛巳十四年

祖移報恩洪濟，示眾：向上一機，鶴冲霄漢；當陽一路，鷂過新羅。直饒眼似流星，未免口如扁擔。

法薰，出世蘇州高峯。

高峯蕞爾剎薰，勞苦戢縮，以身率之，未三年為改觀。

壬午十五年

禪師福裕參萬松，祖印可之。

裕，太原文水張氏子。五齡解語，日了千言。九歲入學，一日十行。遭亂喪家，道逢老僧，令裕出家，曰：汝能誦得法華經，則一生事畢。裕曰：佛法止此乎？莫更有向上消息否？老僧異之，遂偕謁休林古佛於仙巖，曰：此子龍象種也，得奉巾瓶，他日必成大器。林欣納之，乃為祝髮受具，遂與雙溪廣同參者七年。次參萬松祖，祖一見便許入室，問：子從何得箇消息，便恁麼來？裕曰：老老大大，向學人納敗闕作麼？祖曰：老僧過在何處？裕曰：學人且禮拜，暫為和尚葢覆却。祖大喜，遂為印可。

癸未十六年

高峯薰遷楓橋，旋補鍾山。

薰遷楓橋寒山寺，眾繩繩然。鍾山虛席，廟堂精選擇，旋以熏補處。

甲申十七年

理宗

理宗乙酉寶慶元年。

祖被詔住徑山，祖智分座，了慧為第二座。

祖住徑山，慧侍行，將授藏主，而有以力遷是職者。適訥侍者寂，命藏主起龕，怯眾，一辭不吐。祖即令維那請慧侍者代之。慧至龕前，連喚訥侍者者三，乃曰：三喚不應，果然是訥頂門放出遼天鶻。祖因黜前藏主，而以慧代其職。未幾，居第二座，聲動叢林。慧先依妙峯，善於靈隱兩廡壁面繪五十三參相，令禪衲各呈偈。慧亦有，而忌之者不以登卷。善閱卷，問曰：慧侍者何無？曰：有不足登卷。善曰：試舉看。偈曰：幸是十方無壁落，誰將五彩繪虛空？善財眼裏生花翳，去却一重添一重。善親為書之卷首，自此聲名爛熳。後慧住天童，創幻智庵，別祠奉妙峯，用報知己　發明。(書之以為叢林忌才軋眾者戒勸。)

丙戌二年

祖應詔慈明殿陞座。

十月，祖應詔入內，上御修政殿引見，祖奏對詳明，上為之動色，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上垂簾而聽，乃賜佛

鑑禪師號。是年，徑山燬，祖逆知其數，略不動容經意。
鍾山薰，遷淨慈。
丁亥三年
禪師祖欽來參，居侍司。
欽，婺州人。初參天目，禮令看臨濟三頓痛棒話。一日纔上蒲團，忽覺有省。後參祖於徑山，因鑄鐘令著語，欽呈偈曰：通身只是一張口，百煉爐中輥出來。斷送夕陽歸去後，又催明月上樓臺。祖即俾居侍司。
戊子紹定元年。
己丑二年(元太宗文皇帝即位)
徑山寺成　發明(寺之成燬不書，此書嘉道業無營也)。
祥符蔭曰：禪林建立，無非佛事，自然成就，則為道力所感。若用意經營，只成福業，於道無預也。徑山燬，而祖略不動意，寺以成就。閱六年又燬，而祖不驚不變，多助如雲，復以崇成。謂非道感而能然乎？
禪師妙倫，參祖得悟。
倫號斷橋，黃巖徐氏子。徧叩諸方而未透徹。參祖，祖以狗子因何有業識，令下語，凡三十轉皆不契。一日叩曰：可無方便乎？祖乃舉真淨頌示之，倫悚然良久，忽聞板聲，大悟。後住淨慈，上堂曰：荊山有玉，獲得者不在荊山。赤水有珠，拾得者不在赤水。衲僧有無位真人，證得者出入不在面門。橫按拄杖曰：會麼？幽州江口石人蹲。
庚寅三年
萬松祖復主中都，萬壽至溫為侍者。
祖應元太宗詔，復主萬壽，大振洞上宗風。上堂，說偈曰：蓮宮特作梵宮修，聖境還須聖駕遊。雨過水澄禽汎子，霞明山靜錦蒙頭。成湯也展恢天網，呂望稀垂釣月鉤。試問風光甚時節，黃金世界桂花秋。溫，字其玉，號全一，邢州郝氏子。幼聰敏異常兒，六歲祝髮，年十五參祖，博記多聞，論辯無礙。祖命為侍者，凡祖偈頌法語，一聞輒了，遂得法焉。常以侍者代應對，機鋒不可犯。太保劉秉忠長溫一歲，少時相得歡甚。忠厭世故，思學道，溫勸之為僧。後忠為元世祖知遇，薦溫可大用，得召見，與語大悅，將授以官，弗受，曰：天下佛法流通，臣僧之願，富貴非所望也。憲宗命印簡主釋教，詔天下作資戒會，溫持旨宣布中外而輔成之。
辛卯四年
壬辰五年
萬壽祖退居從容庵，禪師福裕補住萬壽。

時元太宗破汴，祖剎荒亂，祖退居從容庵，朝命以裕補之。

癸巳六年

甲午端平元年

乙未二年

徑山復燬。

祖不驚不變，而多助雲至。

禪師育王下廬山妙峯之善寂。

善生紈綺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經論，一見輒了大意，遍參諸大老。時佛照光唱道鄮山，往參禮，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辯慧融釋，然不以自足。遊衡湘，還入匡廬，卓錫妙高峯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峯禪師。分座鴈蕩、能仁、出世、慧因、洪福、萬年諸剎，退居皐亭。又十餘年，復領明之瑞巖、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晚至靈隱，亦非所樂。靈隱密邇行闕，輪蹄湊集，善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念非善莫宜居，因勉善行。善對曰：老僧年踰耄矣，尚夜行不休乎？辭弗就，鄭公益高之。上堂曰：應物見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毗婆尸佛蚤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九月二十八日寂，火浴舍利不可數計。塔於靈隱之西岡，鄭清之銘其塔。

淨慈，薰遷靈隱。

丙申三年

侍者祖欽領悟。

欽為侍者十年，每遇入室，舉起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一日，偶佛殿前行，擡眸見一枝古栢，觸著向來所得境界，和底一時颺下，方始見祖立地處。

曹洞第十九世萬松祖示寂

祖於孔、老、莊、周百家之學，無不俱通。三閱藏教，恒業華嚴。得法者一百二十人，束髮執弟子禮者不可勝紀。編祖燈錄三十二卷，又撰淨土、仰山、洪濟、萬壽、從容、請益等錄，及文集、偈頌、釋氏新聞、鳴道集、辨宗說、心經風、鳴禪悅、法喜集，並行於世。四月五日，書偈曰：八十一年，只此一語。珍重諸人，切莫錯舉。侍者驚報大眾，足甫及門，已圓寂矣。壽八十一。荼毗於通玄門外，舍利無數。諸方門人，各分建塔。

雲溪挺曰：萬松有語云：雪巖先師嘗舉：穴細金針纔露鼻，芒長玉線妙投關。此乃洞上血脉，非其中人不易知也。雲巖寶鏡、石

頭參同，千年桃核裏，覓甚舊時仁？空拳誑惑小兒，祇要應箇時節，兩刃交鋒，唱出新豐一曲。畢竟如何是回互鄣？雨過水澄禽泛子，霞明山靜錦蒙頭。莫謂萬松不道也。萬松說法禁庭，宮人羅拜，甘露霄降，祥雲繞空。丞相湛然居士親承授記，語人曰：吾見萬松巍巍若干仞峯、滔滔如萬頃波，莫能涯際。當時人共稱之為儒佛兼通、宗說並到，真天人師也。

## 曹洞第二十世祖

諱福裕，嗣萬松。

丁酉、嘉熙元年

曹洞第二十世雪庭，祖嗣宗統。

雪庭祖奏對稱旨，詔總領釋教。

戊戌二年

高峯妙生。

生於蘇之吳江徐氏。母夢僧乘舟投宿而誕，離襁褓輒喜趺坐，遇僧入門，輒愛戀欲從之。

己亥三年

蔣山道冲應詔，主天童。

侍郎東畎曹公翮帥閩，聞冲道望以鼓山來聘。未行，雪峯牒至。領事半年，而天童詔下。眾集如海，法度修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

庚子四年

辛丑滉祐元年

壬寅二年(元定宗立)

癸卯三年

甲辰四年

禪師臥龍支下，靈隱法薰寂。

天童冲歸隱金陵

時有旨冲移靈隱，而世故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眾，歸隱金陵。京兆尹遣屬官追挽至蘇臺，不可。朝命以虎邱俾養老，不就。留守虛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不應。

乙巳五年

丙午六年

禪師育王下北磵，敬叟居簡寂。

簡，潼川王氏子。閱卍菴語有省。後參育王佛照光，機契迫隨甚久。出世天台報恩光孝，退居飛來峯之陰，大參真西山。時為江東部使者，以東林、雲居力致之，高臥不起。後奉旨還淨慈。上堂：識得一，萬事畢。了事衲僧，一字不識。直饒恁麼，未稱全題。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是年春寂。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

丁未七年

戊申八年

祖退居明月池上。

祖端居徑山，不數年，寺宇崇成。去寺四十里，築至數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正續西數百步，結菴一區，為歸藏所。上建重閣，秘藏後先所賜御翰。敞室東西偏，奉祖師與先世香火。遇始生日，為飯僧佛事，以贊冥福。蓋蜀亂，祖之先祀遂絕，故茲祠奉以旌孝慕云。上聞而嘉歎，賜扁圓照。是秋，祖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於朝，上留之，不可，乃退居。

己酉九年

臨濟第十六世徑山佛鑑祖示寂。

祖居徑山二十年，海眾雲騰，信施豐積，法席為東南第一。三月旦，升堂示眾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強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抖衣云：是多少？十五，集兩班區畫後事，親書遺表及遺書十數函，言笑諧謔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為請，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上遣中使降香賜幣，奉全身塔於圓照菴。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五

## 臨濟第十七世祖

諱祖欽，嗣徑山。

理宗庚戌嘉熙十年

臨濟第十七世，仰山，祖嗣宗統(二十九年)。

辛亥十一年(元憲宗立)。

佛滅後二千二百年。

金陵冲，詔移徑山。

冲隱金陵，育王虛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田/廾]付，特召冲於隱所。三返，卒不奉詔。徑山虛席，復詔起之。先是，京兆尹趙公將逝，冲來吳之法華，而徑山之命繼至。冲謂：不赴法華則不信，重違君命則不恭。失恭與信，何以為後學法？乃幡然而起，留法華踰月，即登徑山。

壬子十二年(閩浙大水)。

原妙出家。

妙年十五，懇請父母出家嘉禾密印寺，名原妙。

癸丑寶祐元年。

祖住潭州龍興。

上堂曰：純清絕點，正是真常流注。打破鏡來，未免一場狼籍。不若遇飯喫飯，遇茶喫茶。曉來獨立空庭外，閑對寒梅幾樹花。

甲寅二年

原妙圓具戒。

乙卯三年

丙辰四年

祖遷湘西道林。

丁巳五年

禪師慶壽下，海雲印簡寂。

簡，甯遠宋氏子。生而神悟。七歲，父授孝經開宗明義章，遽問父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異之，俾侍中觀。沼出家學佛，一日侍沼行，沼舉：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簡將沼手一掣，沼曰：這野狐精。簡諾諾。沼曰：更須別參始得。元兵破甯遠，四眾逃散，簡侍沼如故。沼曰：吾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何當玉石俱焚？宜自遠遁。簡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苟免乎？沼察其誠，囑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將與子北渡。經年至赤城，書偈曰：七十三年如掣電，臨行為君通一綫。泥牛飛過海東來，天上人間尋不見。偈畢，忽無

疾而逝。閣維，收頂骨舍利，簡為乞緣，造塔供養。一夕，聞空中呼簡名，簡瞥然有省。復聞人告曰：大事將成，毋滯於此。黎明，遂策杖之燕。過松舖，值雨，宿崖下，因擊火，乃悟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尚不寐語。明日，至景州，見本無玄。玄問：從何所來？簡曰：雲收幽谷。玄曰：何處去？簡曰：月照長松。玄曰：孟八郎漢便恁麼去也。簡諾諾，趨出。初，沼臨終，簡問：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沼曰：賀八十去。迨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前讖。於是謁璋，嗣其法。兩主慶壽，王臣尊信，啟導接引，衛法護世之功不淺。有孔子之後元措者，渡河謁簡，請復曲阜廟祀。簡微言之，乃復襲封。閏四月，說偈畢，泊然而逝。荼毗，獲舍利無算，謚佛日圓明大師。

戊午六年

元廷詔辨正焚燒道藏偽經，加雪庭祖師號。

時有道流出一書，曰老君化胡成佛經及八十一化圖，鏤板傳布，其言鄙陋誕妄，意在輕蔑釋門而自重其教。少林祖以其事奏聞，憲宗有旨，令僧道二家同詣上所辯析。二家自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髮而為僧。僧問道曰：汝書為諭化胡成佛，且佛是何義？道對曰：佛者，覺也，覺天覺地，覺陰覺陽，覺仁覺義之謂也。僧曰：是殆不然。所謂覺者，自覺覺他，覺行圓滿，三覺圓明，故號佛陀，豈特覺天地陰陽仁義而已耶？憲宗特語近侍曰：吾亦先知仁義是孔子之語，謂佛為覺仁覺義，其說非也。道士又持史記諸書以進，欲出多說，僥倖取勝。僧曰：此是何書？道曰：前代帝王之書。上曰：汝今持論教法，何用攀援前代帝王？僧曰：我天竺亦有此書，汝聞之乎？對曰：未也。僧曰：我為汝說天竺頻婆羅王贊佛偈曰：天上天下無如佛，十方世界亦無比。世間所有我盡見，一切無有如佛者。當其說是語時，老子安在？道者不能對。僧又問：汝史記有化胡之說否？曰：無。又問：老子所傳何經？曰：道德經。曰：此外更有何經？曰：無。道德經中有化胡事否？曰：無。僧曰：史記中既無，道德經中又無，其為偽妄明矣。道者辭屈，尚書姚樞曰：道者負矣。上命如約行罰，遣近臣脫歡將道者樊志應等十有七人詣龍光寺，削髮為僧，焚偽經四十餘部，天下佛寺為道流所據者，悉命歸之。祖加號光宗正法大師。

祥符蔭曰：化胡經妄撰於晉王浮，當時已明其謬，今復昭雪於祖龍一炬。良由五濁惡世，人多邪倒，堂堂大路不肯行，偏向荊棘林中，別生枝蔓，自取泥犁，良可悲也。老子清淨守玄，修之原不失為善法，乃不善遵其教者，謬妄取戾，一至於此。佛慈廣大如太虛空，亦何所損失，而又何所不攝受之？但引人墮邪見坑

中，失正知見，為可懼耳。憲宗此舉，可謂崇正驅邪，而雪庭祖辯正之功，亦不少也。

原妙入淨慈，立三年死關學禪。

己未開慶元年。

禪師原妙謁斷橋。

妙請益斷橋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鐍而去。時同參僧顯慨然曰：吾己事弗克辦，曷若輔之有成。朝夕護侍惟謹。

庚申景定元年

祖寓北磵，原妙來參。

妙來北磵參祖，方問訊插香，祖便打出，閉却門。一再往，始得親近。乃問已前做處，妙一一供吐。祖當下悉與勦除，令看無字。自此日日參叩。祖忽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妙扣愈虔。

辛酉二年

祖住處州南，明原妙省悟。

祖住南明，上堂曰：有句無句，如藤倚樹。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三千里外賣却布單，不遠而來，因甚放下泥盤？呵呵大笑。毗婆尸佛蚤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原妙從徑山歸堂，夢中忽憶斷橋所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疑情頓發，三晝夜目不交睫。至第六日，隨眾詣三塔諷經，擡頭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末兩句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解。夏至南明，祖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到這裏？妙便喝，祖拈棒，妙把住云：今日打原妙不得。曰：為甚打不得？妙拂袖便出。翼日，祖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曰：狗舐熱油鐺。曰：你那裏學這虗頭來？曰：正要和尚疑著。祖休去。

壬戌三年

妙度夏江心過雪竇見希叟曇。

曇問：那裏來？妙拖下蒲團。曇曰：狗子無佛性，上座作麼生？妙曰：拋出大家看。曇乃自送入堂。

禪師徑山支下天童西巖了慧寂。

慧，參徑山祖，居第二座。蘇州守趙節齋請開法定慧寺，遷東嘉能仁、江州東林及明州天童，咸有聲績。佛涅槃日，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黃面瞿曇乃竺乾猛將，以慈悲為弓矢、以智慧為戈矛，統百萬雄兵，勇不可當；布三百餘陣，勢不可敵。如是四十九年，演出五千餘卷兵書，雖流落人間，而未嘗有一字漏泄。因與生死魔軍為冤為對，遂於跋提河邊築一巨城，名為涅槃。於其

城中，先以紫磨金軀犒賞諸兵，令其瞻仰取足；再三撫諭，而又散以八斛四斗珍珠。其謀意無他，必欲打破生死牢關，普與盡大地眾生共行通天活路，得到大安隱、大解脫之場而後已。豈謂二千餘載猶未遂其志而未奏其功？山僧既知其力盡計窮，不免扳劍相助去也。以拄杖畫一畫云：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淨鶴飛高。晚居幻智菴，無疾而化。

癸亥四年

禪師文泰，參雪庭祖受囑。

泰，汾州陽城魏氏子。禮本鄉智禪師薙染受業，精修僧事，服勤有年。辭智遊學，獨邁太行。經入東魯，初習教乘，於演三藏德律師法席，麤領大義。次扣禪關，廣參知識。始參濟下宗師，依雲峯恒，參請累年，親蒙授記，仍付衣頌。次參曹洞宗師，後造太原深丈室，復蒙印證。後詣燕京大萬壽寺，參雪庭祖。祖問：當機一句，試拈出看。泰擬開口，祖曰：家產被人籍沒了也，還在這裏叫屈。泰撫掌曰：誰奈我何？祖曰：這風顛漢。曰：仁義道中，且與一拜。於是侍錫十載，受囑

祖遷台州護聖。

甲子五年

祖住湖州光孝。

度宗

度宗乙丑咸淳元年

祖掛。牌道。場開。法天。甯原。妙侍。

丙寅二年

妙侍者入龍鬚山。

祖一日問妙曰：日間浩浩時，還作得主麼？妙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妙曰：作得主。復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甚處？妙無語。祖囑曰：從今日去，也不要你學佛學法，也不要你窮古窮今，但只饑來喫飯，困來打眠，纔眠覺來，却抖擻精神。我者一覺，主人公畢竟在甚麼處安身立命？妙遂奮志入臨安龍鬚，自誓曰：拚一生做箇癡獃漢，決要者一著子明白。

丁卯三年

祖住袁州仰山。

法席為天下第一。僧問：如何是五家宗旨？祖曰：有口祇堪喫飯。曰：若不借問，爭達本源？祖曰：未敢相許。曰：如何是溈仰宗？祖曰：父慈子孝。曰：如何是臨濟宗？祖曰：迅雷不及掩耳。曰：如何是曹洞宗？祖曰：三更不借夜明簾。曰：如何是雲門宗？祖曰：體露金風。曰：如何是法眼宗？祖曰：山自青，水

自綠。曰：五家宗乘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祖曰：頭頂天，腳踏地。

賾藏主集古尊宿語錄成。

唐宋傳燈嘗賜入藏。諸師之語，傳燈不能備載者，賾別集。自大鑑一世而下，南泉、趙州以及真淨、佛照二十餘家，計四十八卷，名之曰古尊宿語錄，育王大觀序之。

祥符蔭曰：古尊宿錄敘述真奧，博而不華，實有裨於宗傳，開後學之心眼。傳燈之外，必不可少者也。微言不墜，大意昭然，藏主之功為不淺矣。

禪師萬松支，下上都華藏普安，至溫寂(溫堅持雅操，不為好爵所縻，勝於秉忠一籌，故書)。

太保劉秉忠薦溫有經世才，世祖召見，與語大悅，留內庭三載，多有贊益。將授以官，堅辭還山，錫號佛國普安大禪師。五月示疾，右脇而逝。異香三日，茶毗舍利無數。

戊辰四年

己巳五年

元世祖賣供仰山，致尊敬之禮。

庚午六年(大旱)

原妙聞墮枕徹悟。

妙居龍鬚經五載，因同宿道友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自謂如往泗州見大聖，遠客還故鄉，元來只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處。

辛未七年(大饑)

壬申八年

癸酉九年

禪師從倫應元詔，入對內殿。

倫參萬松祖，見阿那律，得聞天眼因緣，忽有省曰：設使五眼俱瞎，又能開我向上眼矣。因舉似祖，祖問：如何是向上眼？倫曰：瞎。祖曰：真箇瞎。倫復曰：瞎，瞎。祖頷之。九月，詔入內殿，從容問辯，薄暮將退，帝曰：在先有問，皆言無說，今何却有說耶？倫曰：理本無說，今且約事而言。帝曰：何故理無言說？倫曰：理與神會，如人食密，中邊皆甜，若問密之色相，紫白可言，若論味之形容，實難訴說。

禪師持定力疾參悟　發明(定忘身，苦參得悟，書之以為顧戀形骸者鑑)。

定清苦剛介，來仰山參祖，為眾持淨。六月日，眾患痢，委身事之。未幾，定亦疾。疾革，醫謂不可，乃取一觸桶，就屏處危坐其上，漿飲禁絕，單持正念，目不交睫者七日。第七日夜將半，忽覺山河大地、草木叢林，徧界如雪，於明月下堂堂一身，乾坤

包不得。久之，如聞擊木聲，驚醒，徧體汗流，疾亦愈，踴躍自慶。旦詣方丈，舉似祖，祖舉公案詰之，酬答無滯。示偈曰：昭昭靈靈是什麼？眨得眼來已蹉過。廁邊籌子放光明，直下元來只是我。

甲戌十年

妙遷雙髻。

妙隱龍鬚九載，縛柴為龕，風穿日炙，冬夏一衲，不扇不爐，日搗松和糜，延息而已。嘗積雪沒龕，旬餘路梗，絕烟火，咸謂死矣。雪霽，宴坐如初。有僧名若瓊，焚祠牒從妙於龍鬚，忽染病，妙曰：病中絕緣，正好做工夫。汝臭皮袋悉委之於我，但和病捱去，決不相賺。瓊病亟，索浴，俯見湯影，郎有省，喜笑如脫沉疴。信宿，書曰：三十六年顛倒，今日一場好笑。娘生鼻孔豁開，放出無毛鐵鷂。妙問：如何是娘生鼻孔？瓊豎起筆，妙曰：又喚甚麼作無毛鐵鷂？瓊擲筆而逝。妙遷武康雙髻峯。

禪師如珙，被旨住育王。

珙初參石田癡絕於靈隱，疑礙無所入。聞天目禮居太白，往投以疑。禮舉南山筆笋，東海烏螯，珙擬對，禮打之，忽有省，遂留侍斷橋。倫住國清，延之典藏。倫遷淨慈，居第二座，尋陞第一座。丞相以鴈蕩靈巖，表請出世，遷能仁，退歸放牧菴，不應外緣。有旨授育王，不得已應之。

恭宗

恭宗乙亥(德祐元。元至元十二)年

曹洞第二十世雪庭光宗正辨祖示寂。

祖歸故里，創建精舍曰報恩。祖姿穎悟，三閱藏教而成誦，誘掖後學無倦色。通羣書，善翰墨吟詠，其上堂普說幾十萬言，播在叢林。門人請梓之，祖聞而叱之曰：此吾一時遊戲所發，安可以形迹為哉？既老，倦於接納，歸棲嵩陽。是年秋，示微疾，書偈告終，塔於寺之西隅。

祥符蔭曰：雪庭博洽融通，大展新豐之令於大河以北，為王臣尊禮，而辨正摧邪，功在法苑不小，與仰山祖同時，南北輝映，甘露雙垂者也。

## 曹洞第二十一世祖

諱文泰，嗣雪庭法。(雪庭之門，時稱二泰，謂中林、智泰，祖乃首推也。)

丙子(德祐二、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

曹洞第二十一世，少室，祖嗣宗統(一十四年)。

開堂少林祖剎，上堂曰：塵劫來事，只在於今。河沙妙德，總在心源。試教伊覿面相呈，便不解當風拈出。且道過在甚麼處？卓拄杖曰：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禪師中竺雪，屋珂辭靈隱。

珂，靈隱薰嗣，住中竺。上堂：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且道衲僧知箇甚麼？知道飯是米做。直饒恁麼，閻羅老子索飯錢有日在。珂以宋鼎既遷，即謝寺事。時金山默菴雅禪師尊師道行。時元兵下江南，默菴被總兵伯顏脇置幕中，從至武林。默菴言於伯顏，請珂住靈隱，親持請疏扣門。珂抽關露半面，問曰：汝為誰？默菴曰：故人某甲也。珂落關曰：我不識你。葢珂雖處世外，而以忠自持，故不屑靈隱之命。斷江恩有詩曰：雪屋今亡四十年，高風凜凜尚依然。伯顏丞相拜牀下，不肯為渠來冷泉。祥符蔭曰：當宋鼎革遷，元兵南下之時，臨安羹沸，雪屋乃以世外緇衣，折伯顏牀下之拜而不起，其高風清韻，有足多者。充其意，亦世外之文山、疊山也。時珂座下有首座某，年八十餘，歎曰：我生於宋，老於宋，乃不得死於宋。遂絕粒而死。噫！栴檀林中，果無異嗅哉！

丁丑二年

禪師妙峯下徑山藏叟善珍寂。

禪師普度，住徑山。

度字虗舟，江都史氏子。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徧歷諸方，若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璉、虎邱石室迪，皆一見器異之。參無得通於饒州薦福，決志親依嗣之。溍祐初，出世金陵半山，繼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補中竺，復詔陞靈隱，被命住徑山。值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緒而遽寂。

禪師雲壑　瑞集心燈錄成。

瑞續五燈會元，集臥龍先祖以後，宋季元初諸宗語，曰心燈錄發明。(心燈錄以援邱玄素塔銘，證德山出馬祖下，致阻抑不行，然邱銘竟傳矣。書成，以見此書有係法門，狥私掩公者之失自見也。)

戊寅(三五月帝昺祥興元)年。

己卯祥興二年。　宋亡。

元(姓奇渥溫氏。太祖鐵木真于宋開禧二年自號可汗，傳太宗窩闊台、睿宗[悔-母+也]雷、定宗貴田、憲宗蒙哥。至世祖諱忽必烈，國語曰薛禪，即位開平，於宋景定元年庚申建元中統，至宋景定五年甲子改至元，改開平為上都，己卯宋亡，混一天下。世祖在位凡三十五年。元制：凡皇帝即位之始，必先受佛戒，方登大寶，布告天下。)

世祖庚辰至元十七年

禪師妙高，自蔣山遷徑山。

高，字雲峯，長谿人。家世業儒，母夢池上嬰兒合爪坐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高，因名夢池。自幼嗜書史，尤耽釋典，固請學出世法，父母以夢故不忍奪。出家受具，首參道沖，冲曰：此兒語纚纚有序，吾宗瑚璉也。又參範祖，祖尤器重，擬充侍職，高歎曰：懷安敗名，吾不徧參諸方不止也。遂之育王見廣聞，入室掌藏鑰。一日，聞舉：譬如牛過窗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劃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聞曰：也只道得一半。後出世南興大蘆，屢遷至蔣山，歷十有三載。乙亥，寺被兵革，軍士有迫高求金者，以刃擬高，高延頸曰：欲殺即殺，我頭非汝礪刃。石辭色雍容，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而去。是年，詔住徑山。徑山燬，高殫心興建。

帝師旻思八(此云聖壽)寂　發明(元列朝皆有帝師，書旻思八以繫其餘，凡天下高僧師號，皆錫自帝師)

辛巳十八年

禪師原妙鍵，死關西天目。

妙住雙髻。丙子，學徒避兵四去，妙獨掩關危坐。及安堵，啟戶視之，則那伽如故。於是戶屨彌夥，應接不暇，乃以拄杖橫肩，顧左右云：大眾會麼？椰[木*栗]橫肩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峯去。己卯春，腰包宵遁，直造天目西峯。有獅子巖，拔地千仞，崖石林立，妙樂之，有終焉之意。未幾，慕羶之蟻復集。是年，復造巖西石洞，營小室如舟，扁曰死關。上溜下淖，風雨飄搖，絕給侍，屏服用，不澡身，不薙髮，截甕為鐺，併日一食，晏如也。洞非梯莫登，撤梯斷緣，雖弟子罕得瞻視。設三關語以驗學者云：大徹底人本脫生死，因甚命根不斷？佛祖公案只是一箇道理，因甚有明與不明？大修行人當遵佛行，因甚不守毗尼？下語不契，閉門弗接。

禪師報恩從倫，奉詔再焚道藏偽經。

道藏偽經前已燒禁，是年復有道流搆難。十月二十日，有旨就大都憫忠寺再勘焚燒道藏偽經，除道德經外，盡行燒燬。命倫舉火，倫陞座以火炬打一圓相，曰：諸仁者，祇如三洞靈文，還能證此火光三昧也無？若也於斯會得，家有北斗經，人口保安甯。其或未然，從此灰飛烟滅盡，任伊到處覓天尊。中書丞相耶律鑄、翰林院唐方等奉勅撰碑紀其事。

壬午十九年

癸未二十年

甲申二十一年

禪師行端來參。

端，臨海何氏子。世業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通達。初參藏叟珍於徑山，珍問：汝是甚處人？端曰：台州。珍便喝，端展坐具。又喝，端收坐具。珍曰：放汝三十棒，參堂去。端於言下豁然頓悟。珍寂，端以淨慈靈隱山水清勝，往挂錫焉。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在育王，以偈拈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端竟不渡江，而謁覺菴真於承天，遂參祖於仰山。祖問：何處來？端曰：兩浙。祖曰：因甚語音不同？端曰：合取臭口。祖曰：獺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端拍手曰：鴨吞螺螄，眼睛突出。祖顧笑謂侍者：點好茶來。

乙酉二十二年

丙戌二十三年

丁亥二十四年，　徑山還舊觀。

祖授侍者原法印。

妙在天目死關中，祖寄竹篦麈拂及綠水青山，一同授記與高峯。原妙以讚示曰：上大今已無人，雪巖可知禮也。虛名塞破乾坤，分付原妙侍者。

臨濟第十七世仰山雪巖祖示寂。

## 臨濟第十八世祖

諱原妙，嗣仰山。

戊子二十五年

臨濟第十八世高峯，祖嗣宗統(八年)。

祖開法天，目明本侍。

緇素共築師子院，請祖開堂。適大仰寄到竹篦頂相，遂拈香上堂，示眾曰：海底泥牛銜月走，巖前石虎抱兒眠。鐵蛇鑽入金剛眼，崑崙騎象鷺鷥牽。此四句內，有一句能縱能奪，能殺能活。若人檢辨得出，一生參學事畢。明本，號中峯，錢塘孫氏子。母夢無門開道者，持燈籠至其家，翼日遂生本。本神儀挺異，具大人相。纔離襁褓，便跏趺坐。能言，便歌讚梵唄。凡嬉遊，必為佛事。年十五，決志出家禮佛，然指誓持五戒。日課法華、圓覺、金剛諸經，晝夜彌勵。困則首觸柱以自警，期必得乃已。閱傳燈，至菴摩羅女問文殊生不生公案，有疑，遂志在參決。往天目參祖，祖孤峭嚴冷，未嘗一啟齒而笑。獨見本，歡然欲為祝髮，本以父命未許。祖曰：可舉闍夜多尊者出家因緣喻汝父，勿自沉溺。未幾，誦金剛經，至荷擔如來處，恍若開解。本自謂識量依通，非悟也。丁亥，年二十五，遂剃染，侍祖開法天目。

詔集諸宗徒，廷辯禪師、徑山妙高詣闕，奏對詳明，上大悅。

時詔立御講三十六所於江淮諸路，有譖毀禪宗者，有旨集諸宗徒廷辯，住徑山雲峯。妙高歎曰：此宗門大事，吾當不惜。詣闕爭之。上問：禪以何為宗？高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高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趨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旨明顯。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譖者再復論難，譖者辭屈。上大悅，禪宗安堵如初。

徑山復災。

住持高謂眾曰：吾宿負此山債耳。遂再營建滙殿坡為池，他屋以次落成。

禪師平江承天夢真陞座說法，寢陞教班居禪上之旨。

真，字覺菴，嗣雪寶謙。住承天時，有華嚴宗講主某，奏請江南、兩浙名剎易為華嚴教寺，陞教班，資居禪之上。奉旨南來，抵承天。次日，覺菴陞堂，就為說法，博引華嚴一經宗旨，縱橫放肆，剖析諸師論解是非，若指諸掌。其時華嚴講主者，聞所未聞，大霑法益，且謂：承天小寺長老尚如是，矧杭之鉅剎大宗師耶？因回奏，遂寢前旨。

本侍者具戒。

己丑二十六年

祖付侍者，明本法印。

本一日觀流泉有省，即詣祖求證，祖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本因問曰：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祖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本即言下洞然，徹法源底，陸沉眾中，人無知者。於是祖書真讚付曰：我相不思議，佛祖莫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且俾參徒詣本請益。

曹洞第二十一世少室祖示寂

祖於正月示微疾，謂門人曰：古人坐脫立化即不無，於衲僧分上皆餘事也。言畢，掩息右脇而寂。

禪師天目下育王橫川如珙寂。

## 曹洞第二十二世祖

諱福遇，氏族闕。

庚寅二十七年

曹洞第二十二世，寶印祖，嗣宗統(八年)。

祖住寶印，上堂曰：機先一句，越韻超聲；句後一機，彌乾蓋宇。衲僧家隨緣開拓，妙惠人天。祇如不落前後一句作麼生道？昨夜西風惡，吹折案山松。

辛卯二十八年
禪師雲峯寺如意撰。至元辨偽錄。
先是，有道士邱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孔子廟為文城觀，謀占 梵剎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化胡偽經，惑亂臣民。時少林裕祖詣闕陳奏對辯，處機等辭屈，奉旨焚偽經，罷道為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辛巳冬，復奉旨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乃詔大都雲峯寺住持如意撰至元辨偽錄，上喻曰：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餘皆如指，偽宜辨也。辨凡五卷，窮釋老之淵源，分邪正之真偽。復勅翰林學士知制誥臣張伯淳序而行之。
壬辰二十九年
癸巳三十年
禪師淨慈下徑山，雪峰妙高寂。
甲午三十一年
成宗
成宗乙未元貞元年(四月，蘭州河清三日，上下三百里。)
禪師東林悅堂閬應詔入對　發明(成宗踐祚之初，召問大法，閬能以道引導之，故書。)
閬嗣雙林朋，九江守錢真孫。請出世西林，遷開先，又遷東林。
召對稱旨，賜璽書，號通慧禪師，并金襴法衣。
禪師牧潛圓至，住建昌能仁。
至，高安姚氏子，父兄皆名進士。至參仰山祖受記莂，住能仁。
所著有牧潛集。(明汰如河法師重刻〔六〕)
臨濟第十八世高峯祖示寂。
祖上堂，拈拄杖召大眾，云：還見麼？人人眼裏有睛，不是瞎漢，決定是見。以拄杖卓一下，云：還聞麼？箇箇耳裏有竅，不是死漢，決定是聞。既見既聞，是箇甚麼？以拄杖○見聞即且止，只是六根未具之前、聲色未彰之際，未聞之聞、未見之見，正恁麼時，畢竟以何為驗？以拄杖[○@　]吾今與汝保任斯事，終不虛也。以拄杖[○@□]三十年後，切忘妄通消息。靠拄杖，下座。冬十一月，大覺寺祖雍、師子院院主明初來省祖竟，以後事付囑。十二月一日黎明，辭眾曰：西峯三十年妄談般若，罪犯彌天。末後有一句子，敢累及平人，自領去也。大眾還有知落處者麼？良久，云：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復說偈曰：來不入死關，去不出死關。鐵蛇鑽入海，撞倒須彌山。泊然而寂。啟龕七日，端然如生，塔全身於死關。祖為人至慈勤懇，誨人善語和易，或繼以泣。及至室中，行祖令，鞭策龍象，盡情勘覈，絲粟無貸。嘗戒學者：今人負一知半解，不能了徹。參徒一詰，茫然

莫辨邪正。句來句去，如手搏兒，葢得處鹵莽故也。直須大徹，親見親證，明得差別智，方解勘辨殺活。其機用險峻，不可湊泊如此。尤矜細行，崇戒律，雖創兩剎，目未嘗覩。信士全從進得所，剪髮朝夕供禮，舍利累累如貫珠。天下識與不識，皆讚歎曰：高峰古佛

安隱忍曰：金剛王劍，佛祖不留。至虎邱應菴，十有二傳，如器注器。當時有與臨濟先後出世者，如石霜多枯木，眾以勝妙境界作究竟。至首座化去，不會宗旨，微九峯孰能反正之？厥後流為默照邪禪，而真淨、五祖、妙喜諸老宿痛斥其非。迨勝朝此病熾作，雖沒量大漢，不免從狐鼠蹊徑中來，賴是二老生鐵鑄成，終得正悟。雖悟後痛訴昔時之謬、往路之非，而學者躭著恬寂，卒不能捨。甚哉！邪法入人之深也。繇是國初至今，多坐不語禪，南北甚行，牢不可破。天童、三峯相並而出，十餘年中，摟盡黑暗魔軍窠臼。然而狂打潑罵、記名泥跡之弊，不旋踵而生。末世說法，其難如此。要當扇以淳風，感以至誠，驗以宗旨，擇以人類，復還馬祖、百丈、臨濟、興化以來之元氣根本、全機大用，非徒囂囂然口舌爭也。若夫雪巖父子，拈提濟上綱領，下刀發藥，去古人實有間。設使施之今日，獨不可以稱良劑乎？故曰：道，歲也；聖人，時也。

祥符蔭曰：弘教集載元世祖實錄百餘篇，字字句句以宏法為己任。葢菩薩住初地，作大功德主，以法化眾生者也。其時綠綈丹詔，絡繹雲林，金剎香幢，輝煌道路。而祖一關壁立於千仞雲霄之上，真風徧界，攀仰無從。此所以能支滹沱欲倒之瀾，續少林面壁之旨。迄今三百年來，衰靡之極，猶有一線真機存而未艾者，不可謂非祖持之之力也。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六

## 臨濟第十九世祖

諱明本，嗣高峯。

成宗丙申元貞五年

臨濟第十九世，中峯祖，嗣宗統(二十八年)。

學者輻湊歸之，如水就下。而祖深自韜晦，一時宰相公卿，上及天子，每虛徑山靈隱諸大剎，齎幣迎祖，卒不可致。示眾曰：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做一件大事，第三[拚-厶+去]捨積劫以來積習不下，又不具久遠不退轉身心。畢竟病在於何？其實不識生死根本故也。夫根本者，性真圓明，本無生滅去來之相。良由不覺，瞥起妄心，迷失本源，虛受輪轉。以故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當知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五陰四大、動不動法，皆是生死根本。若不曾向真實法中脫然超悟，更於悟外別立生涯，不存窠臼，豈堪向生死岸畔箚脚？或纖毫不盡，未免復為勝妙境緣，惑在那邊，起諸異想。雖曰曉了，其實未然。惟痛以生死大事為己重任者，死盡偷心，方堪湊泊。直下儻存毫髮許善惡取捨、愛憎斷續之見，則枝葉生矣。可不慎乎！

禪師晦機元熙，出世百丈。

熙，豫章唐氏，世業儒。兄元齡，登進士第。熙年十九，志不可奪，從西山明祝髮，將遊方。其母憐之，具白金為裝。熙謂財足喪志，善辭謝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名宿皆欲出己座下，不顧也。聞物初觀闡化玉几，往謁之。觀與語，大驚異之，朝夕諮叩，盡發具秘，遂嗣法。至元中，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人供養，使者詣熙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與俱。熙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熙奉之以孝聞。隱居里之灊山。元貞二年出世，應百丈之請，居十二載而法席振興。

丁酉、大德元年。

戊戌二年

己亥三年

祖居吳閶棲雲菴。

祖晦迹三吳廬阜，是冬，憩吳閶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於居人，則曰：此鴈蕩也。祖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真諾矩羅示見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耶？遂縛草菴三間以居，扁曰棲雲。問道者，聯翩而至。

庚子四年
祖結草菴平江，名曰幻住。
祖曰：大覺世尊棄王位，臥深雪，夜覩明星，與無邊有情同時涉入如幻三昧。嗟乎！眾生迨今沉酣情妄而不自知，我曹出家雖依此如幻三昧而住，亦有未悟者。於是所至結菴，一名幻住。
雲南玄鑑來參。
鑑素聞教觀，每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其學。未當，將易其宗旨，俾趨教觀。繇是與其徒來謁祖，言下忽大悟。後方圖歸倡道，而歿於中吳。鑑之徒畫祖像歸，四眾迎像入城，異光從像燭天，萬目仰觀，翹勤傾信。自是興立禪宗，奉祖為第一祖。
禪師行端，出世湖州資福，旋主天竺。
端嗣藏叟，珍住資福，學徒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中書平章事張閭公任行宣政使，首學端主中天竺。開堂之日，公率僚屬，親臨座下。
辛丑五年
壬寅六年
元長禮祖，求示法要。
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蕭山董氏子。七歲，諸書經目輒成誦，出入蹈矩循矱，有若成人。其父喜曰：是子當以文行亢吾宗乎？年十七，從諸父曇芳遊，涉獵九流百氏之言，已而曰：此非出世法也。薙髮受具，走武林習律。會行丞相府飯僧，長隨眾入，時祖亦在座，遙見謂曰：汝日用何如？曰：惟念佛耳。曰：佛今何在？長方擬對，祖厲聲叱之，長遂胡跪作禮，求示法要，祖授以狗子無佛性話。
相宗法師五臺山祐國寺真覺文才寂。
才少孤盡孝，慧悟生知，於書無不精究，尤邃理學，善吟詠。平居敦樸，若無所知，或對客討論如河漢，莫窺其涯涘。徧遊講席，得賢首之學。嘗曰：學貴宗通，言必會意，以意逆志，則得之矣。語言文字，糟粕耳，豈能開人之慧目乎！初隱成紀，築室樹松，號松堂。將終焉，世祖降旨主洛陽白馬寺。成宗建祐國寺，詔為開山第一世，鑄金印，署真覺國師。帝師親賣旨起之，辭不受，不得已而行。大弘清涼之道，至老無怠。九月朔，說法辭眾，端坐而寂。闍維，舍利數百粒，塔於東臺之麓。
癸卯七年
時蔚生(是為萬峰)。
八月二十九日，生於樂清。金氏。
甲辰八年

乙巳九年
悅堂閏遷靈隱。
丙午十年
丁未十一年
武宗
武宗戊申至大元年
百丈熙遷淨慈。
入寺之日，行中書省、行宣政院官屬，俯伏迎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湊。
己酉二年
庚戌三年
辛亥四年
革罷僧道衙門。
祥符蔭曰：沙門封官爵，自秦魏始，梁唐繼之，宋世不廢。然但加銜食祿，未錫印信設衙門也。至元世祖設立宣政院，僧錄綱正，錫以印信，行移各路，主掌教門。雖屬崇敬護持之意，然而冒濫之流，奔競倥傯，汙羞不避，忘出世之謂何，復膠盆之刺腦，是何異織女七襄，牽牛負軛者乎？武宗罷僧道衙門，可謂知其所貴，得崇護法門之大體也。
仁宗
仁宗壬子皇慶元年
天竺端遷靈隱。
禪師淨慈下溫州，江心一山了萬寂。
萬幼業儒有聲，出世謁偃溪，聞荊叟珏、簡翁敬，皆機契。東叟頴領南屏，延掌記，嗣其法。開法天台寒巖，遷紫籜疎山。江淮總統會諸山於靈隱，以廬山開先迎居之。升江心，少不適意，輒棄去。徒眾追留之，不可。十一月，更衣坐逝。舍利五色如菽，目睛頂齒不壞。時新豫章烏遮塔，行省令以銀匣貯之，同佛舍利置塔中。
癸丑二年
元長徹悟，祖付以法印。
長自祖開示後，縛茅靈隱山中，隨順世緣，殆將十載。一旦，忽喟然曰：生平氣志充塞乾坤，乃今作甕裏醯雞耶？跏趺危坐，脇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鵲聲有省，亟見祖，具陳悟因。祖復斥之，長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恍然開悟，覺身躍起數丈，如蟬蛻汙濁之中，浮游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披衣待旦，復往質於祖。祖問曰：趙州何故云無？曰：鼠食猫飯。曰：未也。曰：飯器破矣。曰：破後云何？

曰：築碎方甕。祖乃微笑，囑曰：汝宜善自護持，棲遯巖穴，時節若至，其理自彰。長遂隱居天龍之東菴。

祖與大覺長老泰定書。

眾請祖住大覺，祖力辭，舉參定應命。定嘗印證於一山萬，後復參祖，乃拈香欲嗣祖，祖以書却之曰：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系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漓俗薄，奉金請拂，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於此。夫大覺雖先師開山，然十方叢林儘有尊宿，捨彼不取而必欲某尸之，何識量之不廣也？某非畏住持，實畏嗣席於開山也，故退避力辭而舉足下，以足下自師一山禪師，豈可狥世俗而易其所師哉？或欲狥俗易嗣，則某斷然不敢與足下一日相聚也。

甲寅延祐元年。

詔祖不起，賜金襴袈裟，號佛慈圓照廣慧禪師。

淨慈熙遷徑山，未幾返仰山。

法師別峯大同，出世蕭山淨土寺。

同字一雲，號別峯，上虞王氏子。生時，父見龐眉僧振錫而行，問：僧來自何所？曰：崑崙山。竟排闥而入。父急追之，寂然無有。暨聞兒啼聲，笑曰：兒豈向來浮屠也？得度受具。會春谷遇講經景德，同往依之。遇陞寶林，召問謂曰：子學精且博矣，恐滯於心胸以成麤執，曷從事思惟修以剗滌之乎？同即出錢塘參元熙，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如是者閱六暑寒。俄參祖，同將久留，祖曰：賢首之宗日遠而日微矣，子之器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乎此也。為贊清涼像而遣之。出世蕭山淨土。

禪師薦嚴竺元妙道，詔住黃巖鴻福。

道嗣育王珙，住慈源，遷崑山。薦嚴詔主鴻福，賜號定慧圓明、淨慈靈隱。兩剎交請，俱不就。晚終紫籜。

法師秦州景福寺英辯寂。

辯傳法於栢林潭，住秦州景福。摧伏異見，樹正法幢，道行真純，如玉含璞，不加雕繪，人愛重之。雖悍卒武夫，亦能敬其為無佛世之佛也。世祖聞風，降旨旌異。六月，無疾而寂。

祖示居士趙孟頫心要。

頫字子昂，號松雪，宋宗室。年十二，即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每受祖書，必焚香望拜。提舉江浙儒學時，叩祖心要，祖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後入翰林，遣問般若大意，祖有淨土偈一百八首，頫作一百八贊，手書之。

祖復居士馮子振問道書。

振，號海粟。訪道祖，祖復書曰：今古利達之士，靡不知三界是大夢宅，苟不曾一回親切警悟，則與此所知之心俱落夢寐，故曰所知障也。惟閣下於吾道信根未嘗不深，獨未見其於信處能脫略所知否？世間浮光幻影能幾何時？向者鄙偈中有披衣終日坐茅堂之句，曾蒙閣下許踐之，今日所謂貧人索舊債也。祖宗風廣播，有識知歸，儒門理學，一經指示，皆融通同異，洞徹淵源。時參祖者有胡長孺，字汲仲，天台人。特立獨行，留心內典，著大同論曰：孟子沒一千四百年而周子出，周子之傳出於此，固壽涯禪師、程子、朱子皆得之。周子、朱子後得張欽夫講究此道，方覺脫然。元來此事與禪學十分相似，學不知禪，禪不知學，互相排擊，都不曾箚著病處，真可笑也。灑灑數十言，深明宗要。復有居士孟珙，字璞玉，號無菴，歸安人。留心宗門，力學不倦，參祖於言下，得大透徹。理宗朝為制置，卒謚忠襄。好周易而尤深於禪機，進則料敵設奇，輪刀上陣，退則掃地焚香，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自贊云：老拙愛遊戲，忙裏放癡憨，正當恁麼時，無處見無菴。臨終偈曰：有生必有滅，無菴無可說，踢倒玉崑崙，夜半紅日出。

乙卯二年(五月，秦州成紀縣山移。)

時蔚。出家。

蔚年十三，從演慶昇法師受業，便知向上宗乘。

禪師徑山下湖洲，何山鐵鏡至明寂。

明，嗣徑山偃溪。聞住何山，十一月寂。

丙辰三年

勅建栴檀瑞像殿，詔翰林承旨程鉅夫撰文　發明。(瑞像承如來記，廣利震旦，歷代尊崇，以彰聖化，故書。)

丁巳四年

勅加法師東林慧遠妙覺寂光宏辯大師　發明(遠道德純備，累朝未崇師號，今勅特加，宜也。)

法師京都崇，恩德謙寂。

謙，甯州楊氏。幼學佛出世，長遊秦洛諮訪。逾河而北，受般若於邠州甯，受圓覺於乾陵一，後受唯識於陝州頭。至京師，受華嚴圓旨於萬安揀，詔居萬甯，又詔居崇恩，前後一紀。道德簡於宸衷，流聲溢於眾口，未嘗以寵遇顯榮改其素。嘗語人曰：畦衣之士，抗塵世表，苟不愧於朝聞，夕死可矣，尚何慕於外哉！退居幽隱，正月二十八日寂。皇太后賜鏹五千緡賻葬，有司備儀衛茶毗，獲舍利建塔。

戊午五年

禪師印原自日本來參。

原字古先，日本國之藤氏子。藤為日本貴族，原出世南詢。初謁無見覩於天台，覩指令來天目參祖，充給侍，發憤力究，久之領解。祖囑曰：善自護持。

己未六年

瀋王奉旨謁祖請法

九月六日，駙馬太尉瀋王王璋奉聖旨御香入山，謁祖於幻住菴。翼日，請就師子正宗禪寺陞座。

法師鳳山儀應瀋王齋，成禮而還。

鳳山儀，住下天竺。延祐初，賜三藏鴻臚卿號，不受。教門少有齟齬，必整理之。瀋王就明慶寺設齋，齋諸山住持，省官以下躬董其事。以瀋王居中位講堂法座上，眾官以次班法座下，諸山列兩廡。既坐，而儀後至，竟趨座上，問王曰：今日齋會何為？王曰：齋諸山。儀曰：既齋諸山，王為主人，而自處尊位，諸山列兩廡，至有席地而坐者，與邏齋何異？於禮恐不然。瀋王惶愧請謝，即下座，前揖諸山，分賓主，而眾官退就兩廡。齋畢，王握儀手曰：非吾師，幾不成禮。

禪師育王下大為佛智元熙寂。

法師京都寶集寺妙文寂。

文，蔚州孫氏子。遊學雲、朔、燕、趙，抵京師，依大德明習圓頓教，陸沉於眾十有一年。眾請出世，始陞座，縱無礙辯，若峽倒川奔。及乎閑居簡默，言不妄發。遷薊之雲泉，勤儉睦眾，廩有餘粟以賑饑，民懷其德。世祖召見，顧謂羣臣曰：此福德僧也。詔居寶集。斯時講席紛錮，名相礙滯殊途，文振以圓宗融通定慧，晚修念佛三昧，預知時至，手結寶印，稱佛名，面西而逝。

庚申七年

曹洞第二十二世寶印祖示寂。

## 曹洞第二十三世祖

諱文才，字滔拙氏里。生年闕。嗣寶印。住香嚴。

英宗

英宗辛酉至治元年

曹洞第二十三世，香嚴祖，嗣宗統(三十年)。

祖住香嚴，上堂曰：滿盤打算了，只有這一著最占便宜。敢問諸人：且道是那一著？卓拄杖云：切忌卜度。僧問：如何是道？祖云：針錐不容。僧云：如何是禪？祖云：車馬有路。僧云：和尚為甚麼翻古人公案？祖云：舉直措諸枉。

相宗法師五臺山普甯弘教了性寂。

性號大林，嗣真覺才。成宗徵居萬壽，聲價隆起。至大間，太后創寺臺山，曰普甯，延為第一代。性剛毅，不能俛媚於人，不入城隍，不謁權貴。嘗曰：芯蒭弘法是務，餘復何求？時尊寵西僧名德，諸師多為致禮，摳衣丐其摩頂，謂之攝受。性長揖而已，識者高之。九月三日寂，謚曰弘教。

壬戌二年(平江路南康、建昌大水，山崩。)

元叟端補徑山(先有道士伏章，久不得報，云：閉天門，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端適當其數。)

端時退隱梁渚西菴，徑山虛席，三宗四眾相率白於宣政院，以為非端不可。至是凡三被金襴，至則足不越閫者幾二十年。慕其道者鱗萃，至無所容。

相宗法師，金陵天禧至德寂。

德，號雲巖，東昌鐳氏子。法照禧，宏慈恩之教於龍興寺，從之，盡得其蘊。世祖召見，賜紫，命主天禧，錫號佛光。居天禧三十年，一衲一履，終身不易。過午不食，危坐達旦。歲儉，煮糜食殍餓者數萬，出衣鉢盡新殿廡。以律繩眾，有犯必罰。因苦誦喪明，忽夢梵僧迎居內院，高座空中，散華如雨。頃之，安坐而逝，火浴舍利無算。趙孟頫銘其塔。

法師玉山普安寺寶嚴寂。

嚴號幻堂，與大林性俱嗣真覺才。繼才之席，詔住普安。方寸湛如止水，淳樸無偽，表裏大林，共宏清涼之教。七月寂。

癸亥三年

臨濟第十九世中峯佛慈圓照廣慧祖示寂。

祖居無定所，或船或菴，咸名幻住。有幻住家訓，僧俗爭相瞻禮，稱江南古佛。八月十五日，說偈辭眾曰：我有一句，分付大眾。更問如何？無本可據。置筆安坐而逝，塔於天目中峯之西岡。

安隱忍曰：幻住老人，福寵三朝，道尊一世，兼殊方異域之俗，總戴髮含齒之民，見之則頭頂禮敬，聞之則神意崩悅，無老少，無貴賤，自王公大臣，以及奴隸工作，孩童孺子，皆以江南古佛稱之，似宜衣被六銖，食羅千品矣。師乃冬絺夏衲，未嘗求適，非果位大士，乘願再世，以勵末世，其能如此哉。世傳師膚肉細極，不能衣布，雖下體槩以綾絹。余初謂或然，及考師行狀碑銘，而精苦尅勵，出於天性。師體既豐，嘗隆暑病渴，膚腠汗腐，有遺細葛褻衣者，師受而不著，則下體綾絹之言可知矣。今吳山雲居菴，有師遺履，補綴宛然，亦足為證。余特表而出之，非敢以激近世之習，但欲朝誦暮詠，策所未逮耳。

## 臨濟第二十世祖

諱元長，嗣中峯。

泰定帝

泰定帝甲子泰定元年

臨濟第二十世，聖壽祖，嗣宗統(三十三年)。

祖入伏龍山聖壽道場成　發明(祖志圖棲遁，無心營建，而道緣孚感，荒剎重興，成大伽藍，故書法如此。)

祖受囑，隱天龍之東菴。諸山宰護爭相勸請。祖逸至烏傷之伏龍山，卓錫巖際，誓曰：山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祖遂依大樹以居。初，山有禪寺曰聖壽，荒廢已久。當祖入山，鄉民咸獲異夢，遂相率披蒙茸以訪。見祖晏坐不動，各獻飲食，共營起律。尋因舊號成大伽藍。朝廷三遣重臣降香，錫號佛慧圓鑒普濟大禪師，并錫金襴法衣。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句？祖曰：有口如瘂。曰：如何是第二句？祖曰：有眼如盲。曰：如何是第三句？祖曰：棒折也未放你在。乃擲下拂子，曰：此是老僧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便下座。

乙丑二年

丙寅三年

丁卯四年

祖示警世偈。

祖居聖壽，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走膜拜，咨決心要。祖警以偈曰：百年只是暫時間，莫把光陰當等閒。努力修行成佛易，今生蹉過出頭難。無常忽到教誰替，有債元來用自還。若要不經閻老案，直須參透祖師關。

禪師天倫，住廣德東泉。

倫參晦機熙於淨慈，居侍司，復掌藏鑰。歎曰：世降道衰，人根浮薄。宿師碩德，具大知見，猶不為學者信服。無他，蓋表裏不純也。乃縛茅吳興之桃花塢。一日灌園，忽雲暝，驟雷疾風拔木，胸中疑礙頓釋。出世東泉，遷明之佛巖。笑隱訢住龍翔，招居第一座。後住金陵保甯。

戊辰(致和元九月改天歷元)年

禪師大訢住金陵，龍翔自如補中竺。

訢字笑隱，參晦機熙於百丈、淨慈，俱掌記。出世湖之烏回，遷杭之報國。中竺文宗以金陵潛邸為大龍翔集慶寺，簡名德開山，訢首膺其選，號曰廣智全悟大禪師。如字一溪，訢舉補住中竺。

文宗

文宗己巳二年
敕謚中峯祖曰智覺，塔曰法雲，詔奎章學士虞集撰銘。
庚午至順元年(正月，朝廷命趙世延、世安纂修經世大典。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魯國太夫人顏氏為啟聖王夫人，顏子兗國復聖公，曾子郕國宗聖公，子思沂國述聖公，孟子鄒國亞聖公，河南伯程顥豫國公，伊陽伯程頤洛國公)。
禪師嘉興大中祥符寺梅屋念常集。佛祖歷代通載成。
常，華亭黃氏子。年十二出家，十四薙髮受具。佛智熙自江西百丈遷杭之淨慈，常往參承熙。上堂，舉太原孚上座聞角聲悟道因緣頌曰：琴生入滄海，太史遊名山。從此揚州城外路，令嚴不許蚤開關。常於言卜豁然有省，投丈室呈所解。熙頷之，俾掌記室。迨熙遷徑山，常職後版，表率一眾。後奉旨選召，出世祥符。集佛祖通載凡二十二卷。
祖復居士宋濂書。
濂，字景濂，號無相居士，金華人。生時，母夢異僧手寫華嚴經來，謂母曰：吾乃永明延壽，願假一室以終此卷。覺已，濂即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濂。六歲，日記二千餘言，九歲能詩。入青蘿，盡閱鄭氏所著書數萬卷。聞祖吐辭如奔雷，欲屈之，特往謁，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復上祖書，祖答曰：前日承一宿山中，今日有書來報無明，讀一過，不覺失笑。笑個甚麼？笑景濂坐井觀天。又如貧兒拾得錫，說與人要做銀子賣，只是自不識貨，教別人不識貨則不可。何以故？景濂每嘗在塵勞聲色境界中，輥得爛骨地熟了，思量計較文字語言，弄聰明業識多了。乍聞吾輩說，一個放下可以做寂靜工夫，透脫生死，暫起一念厭離心，退步靜坐，乃見無思量、無語言處，便錯認作法身，喻如玲瓏八面窗，喻如須彌山，言說不得。這個只是暫時歧路，如何便罵得佛、贊得祖、贊得無明耶？贊罵憎愛心不除，但增長我見，我見未忘，目前只見別人過失，不知自家過失，要成辦透脫生死大事難矣。景濂果欲辦這件事，只向無思量、無言語處仔細推窮，不用說向人，驀忽命根斷，偷心絕，絕後更甦，欺君不得，却來求印可亦不遲。
辛未二年
禪師清珙，出住當湖福源。
珙，常熟溫氏子。首謁高峯祖，服勤三年。後參道場信，中途舉首，見風亭豁然。請住當湖福源，堅臥不起，往返至再，勉就入院。後隱居霞浦山，清苦自持，不事干謁，苟絕食飲水而已。作為詩偈，多警發語，誦之者心爽神慕，以為有古德遺風。高麗國

師大古愚嘗侍珙得旨，王聞欽仰，表達朝廷，敕謚佛慈慧照禪師，仍請舍利歸國供養。

壬申三年(五月，白虹並日出，長亘天。　八月，天鼓鳴于東北。)

禪師紹大，出世烏龍。

大嚴州吳氏子。參虛谷陵於徑山，佩服心印，遍遊江湖。出住郡之烏龍，遷雲黃寶林，法席稱一時之盛。後坐化，舍利如紺珠。

順帝

順帝癸酉元統元年

重修百丈清規。

百丈德輝，龍翔大訢，奉勅重修。

圓通訥曰：昔百丈大智禪師建叢林，立規矩，欲救像季不正之弊。曾不知像季學者，盜規矩以破百丈之叢林。上古之世，雖巢居穴處，人人自律；大智之後，雖高堂廣廈，人人自廢。故曰：安危，德也；興亡，數也。苟德可將，何必叢林？苟數可憑，曷用規矩？

祥符蔭曰：圓通之言，為叢林行清規者言之也。曾不知修清規而主之行者，曲狥世典，大意不申，道隨時替，烏乎難哉！

甲戌二年(正月，汴梁雨血。　三月，彰德路雨毛如線。)

禪師高峯支下天目正覺了義寂。

義住師子正宗禪寺。元統元年歲除日，謂侍者曰：有一件事天來大，你還委悉麼？良久曰：明日。是年朝正月六日，詣法雲塔西，指空地曰：更好立箇無縫塔。其夕，與禪者談笑如平時。至夜分，乃曰：老僧明日天台去也。禪者曰：某甲隨師去。義曰：你走馬也趁我不及。翼旦，趺坐而化。化之日，雷砰雨射，白晝晦暝。及葬，雪華繽紛，林木縞素，送葬者數千人，悲動山谷。初，中峯祖示寂，會葬齋次，義謂眾曰：後十二年更為老僧一會。眾未深信，至是始驗。勅謚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師。

禪師時蔚來參，居第一座。

蔚參止巖於虎跑，巖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因入明州，達蓬山佛趾寺側卓菴，晝夜力參。一日，聞寺主舉溈山踢倒淨瓶公案，驀地觸發，說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工夫却半年。當下若還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聞祖直造丈室，祖曰：將甚麼來與老僧相見？蔚竪起拳，曰：者裏與和尚相見。祖曰：死了燒了，向何處安身立命？蔚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印潭。祖曰：莫要請益受戒麼？蔚掩耳而出。明日，普請砍松次，蔚拈圓石作獻珠狀，曰：請和尚酬價。祖曰：不值半文錢。蔚曰：瞎。祖曰：我也瞎，你也瞎。蔚曰：瞎！瞎！即呈偈曰：龍宮女子將珠獻，價值三千與大千。却被旁觀人決破，誰知不值半文錢？祖謂

左右曰：蔚山主頗有衲僧氣息。遂命居第一座，尋卓菴於蘭溪之嵩山。

禪師瑞巖下華頂，真覺無見先覩寂。

覩，仙居葉氏子。參方山寶於瑞巖，盡得其法要。結茅華頂，學者雲集。道俗以為無田不可蓄，眾往往持田券來施，皆却之。冬夏一衲，食惟充饑。遷化火浴，忽胸中清水逆出如注，得舍利大如菽，光耀人目。勅號真覺，塔曰寂光。

乙亥至元元年。

禪師梵琦，自海鹽天甯遷杭州報國。

琦字楚石，嗣元叟端，出世海鹽福臻，遷天甯，復主杭州報國。

丙子二年(正月，宿松縣地震山裂。南陽、鄧州五月至八月霖雨，湍河、白河水災。秦州山崩。浙江自春至八月不雨，民大饑。)

禪師高峯支下處州，白雲空中　假寂。

假嗣高峯祖，棲白雲山，四方禪衲聞風來赴，屨滿戶外。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既免檀那數片柴，又省人言無舍利。書畢坐化。

丁丑三年(六月，京師大霖。　八月，京師地震。)

戊寅四年(四月，京師雨紅沙，晝晦。　六月，信州山震。邵武路大水。　十二月，太白屢經天。)

禪師法林，住靈隱。

林字竹泉，參元叟端於中竺，掌藏鑰，居淨慈蒙堂，不出戶者九年。丞相脫歡請住浙之萬壽，遷中竺，復遷靈隱，宗風大振，帝錫金襴法衣。時元叟在徑山，同時唱道，五山傳為盛事。

己卯五年(六月，汀州大水。　七月，常州宜興山水溢，高一丈。自七月至九月，太白屢經天。)

禪師曇噩，開山瑞龍。

噩嗣徑山端初，出世慶元保聖，遷國清。己卯，瑞龍更禪剎，請噩開山。每戒諸徒，日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明明耳。自是日唯一食，終夜凝坐，有重修歷代高僧傳行世。

庚辰六年

辛巳至正元年。

禪師藏叟下徑山慧文正辯元叟行端寂。

壬午二年(四月，冀寧地震裂，聲如雷。惠州羅浮山崩。)

禪師惟則，住吳閶菩提正宗寺。

中峯本祖寂後，諸名山屢請惟則主席，則堅却不赴，隱居華亭城北，距城二里許。至元辛巳，客吳門幻住。至正壬午，門人相與築室於姑蘇城中師子林，號菩提正宗寺，奉則居焉。

禪師了堂一，住台州紫籜。

一薦福道嗣，住紫籜，次遷天童。上堂曰：長嘴鳥芳樹不棲，摩斯迦滄溟不入。龍泉與鈯斧同鐵，利鈍懸殊；良驥與駑駘同途，遲速有異。以拂子畫一畫，曰：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

禪師智及，住昌國隆教。

及，字以中，吳縣人，俗姓顧。初生時，靈夢發祥，祝髮受具。往聽賢首法界，觀未終章，筅爾而笑曰：一真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賸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奚益哉？遂走建業，見大訢。訢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見及文彩彰露，交相延譽。有同袍訶曰：子才俊爽若此，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及舌噤不能荅。即歸海雲，胸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省。於是登雙徑，謁元叟端，自列其所證甚悉。端勘辯之，及隨機參會，不間一髮。未幾，命侍左右，俄遷藏室。及取教典，益溫繹之，宗通說貫，若決江河。出世昌國，隆教

禪師輔良，住嘉興聖壽。

良字用貞，號介菴，范文正公十世孫。誕錘粹氣，聰悟夙發，見佛書輒躍然朗誦，若所素習。有相士謂父母曰：是兒清聳，恐非世間法可縛。若使學佛，必能弘大宗乘。里多阿蘭若，良日與羣童遨遊其間，徘徊愛慕，終日不忍去。父察其志與相者言合，乃曰：昔范蜀公好與名僧交，嘗勉圓悟勤參叩道要，卒為天下禪宗。吾能惜爾而不使遂其志乎？遂俾薙落受具，即慨然曰：學佛將以明心，心非師無以示肯綮，終日牆面可乎？去習天台教，白雲杓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如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乎？笑隱訢公見主龍翔，其道大被東南，盍往依焉？良即往參訢，問答之際，棒喝交馳，一剎那間，凡情頓喪。久之，遂契心法。出世嘉興聖壽。

禪師松隱茂，住明州瑞雲。

茂字實菴，奉化鄭氏子。幼嘗中夜趺坐，母惡之，推其使仆，輒達旦不瞑。年十六，剃染受具。主僧使司米鹽細務，茂歎曰：離家為求道耳，有羈絏於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至江西，見南澗泉，泉命入室。一夕，聞巖泉泠泠，微有覺觸，遽往白泉。泉曰：此間不足發子大機大用，古林茂乃橫川嫡嗣子，當往依之。茂即趨謁古林，林曰：爾來欲何為？茂曰：生死事大，特來求出離耳。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本，何緣入此革囊耶？茂擬對，林以杖擊之，茂遂悟。自是機辯峻絕，出世明州瑞雲。

癸未三年

祖招嵩山，蔚復分座。

蔚居嵩山凡九載，雲水頌德。祖三為手書，殷重招之，復居第一座，尋返嵩山。

禪師徑山下雪竇石室祖瑛寂。

瑛嗣徑山熙，住雪竇天童。晚得痿痺疾，造一龕曰木嵓，日坐其中，不涉世事。是年三月，見一衰衣婦人叩頭請瑛，應身為國王。瑛曰：我不願生天王家。逾十七日，趺坐而化。臨終偈曰：五十三年，弄巧成拙。踏破虛空赤脚行，萬象森羅笑不輟。

甲申四年(明太祖是年托身皇覺寺)

禪師徑山下金陵龍翔廣智大訢寂。

訢嗣徑山熙，住龍翔驛。召赴闕，見上奎章閣，賜坐，諮問法要。及順帝御極，待遇益隆。後以老病求退，優詔不許，勅外臺護視，使安居終老。五月，示微疾，作手書別交遊，囑其徒以兩朝所賜金幣作萬佛閣，上報國恩。二十二日，書偈，趺坐而寂。黃文憲溍撰塔銘，虞文靖集著行道紀，有四會語錄、蒲室集行世。

乙酉五年

丙戌六年

丁亥七年

禪師天甯下妙果，竺源水盛寂。

盛謁無能，教於無為州之天甯，盡脫玄妙知解。隱居南巢，遷杭之西湖妙果。槌拂之下，懸崖壁立，務期實證實悟。示眾曰：凡學道人，當洞明諸佛心宗，行解相應。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始不被生死陰魔所惑。

祖復答居士宋濂書。

濂每致書論道，祖復答書曰：士林中來者，無不盛談。左右乃間氣所生，文章學問，絕出為浙東羣儒之冠。且猶深於內典，欣羨無已。承敘自幼讀佛書，領其要旨，出入有無空假中中。至於中且不有，有無何在？三復斯言。此今之士夫執有執無，離邊離中，分彼此儒釋之異。如左右儒釋一貫者，能有幾人？人言為不虛矣。張無盡云：余因學佛，然後知儒。古德云：居無為界中，而不斷滅有為之法；居有為界中，而不分別無為之相。暗合道妙，不易不易。審如是，則有為底便是無為底。左右已百了千常，何處更有身心之慮未祛，事物之來未息？又何處更有真實工夫可做，而後出離有為，了生死大事耶？左右與山野交二十年，會或劇談，別或寄語，未有如此書之至誠也。人天之際唯誠，朋友之道亦誠而已。只如左右未動念，未操觚拂紙，未陳一言，及寫在紙上了，是有為？是無為？是生？是死？是生死法？是出生

死法？這些子直是譇訛。故孔子謂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底說話，莫道子路不知落處，盡大地人都不知落處。豈不見黃山谷訪死心，死心云：聞公會禪，諸方皆印可，是否？答云：不敢。死心云：我有一問問公，公試答看。彼此燒作一堆灰，在甚處相見？山谷茫然。後參晦堂，示吾無隱乎爾一言：聞桂花香，打破漆桶，鼻孔撩天。大丈夫欲成辦箇事，自有箇般時節。山谷雖是一塊精金，須入死心、晦堂作家爐鞴，惡辣鉗鎚始得。這一隊漢，若到無明門下，更須一一勘過。何也？不是弄潮人，休入洪波裏。山野如是杜撰，左右以為如何？

報國梵琦，錫號佛日普照慧辯禪師。

戊子八年

己丑九年

嵩山蔚入吳。

先是，祖謂蔚曰：汝緣在吳，可往化導，大振吾宗。蔚遂入吳，凡三築精藍，方之鄧尉。

庚寅十年

辛卯十一年

佛滅後二千三百年。

曹洞第二十三世香嚴祖示寂。

## 曹洞第二十四世祖

諱子嚴，氏里失載。嗣香嚴。

壬辰十二年

曹洞第二十四世，南陽萬安松庭，祖嗣宗統(三十年)。

祖韜光，晦迹。

祖躬耕南陽，嘗作力田偈云：晝拈塊石驅山鳥，曉坐巢菴逐野豚。腸斷秋風頻擊柝，目窺夜月更消魂。時比之鏡清風穴。

祖付首座嵩山蔚衣法。

三月十四日，祖令源藏主賫法衣頂相付首座時蔚曰：老僧袈裟一頂，付與嵩山蔚長老，表叢林之道念。

癸巳十三年

甲午十四年

禪師高峯首座，無象易寂。

易字無象，將門之子。應襲父封爵，棄去出世，危坐禪定，屹如枯株。上天目，謁高峯祖，機語契合，俾為首座。至正初，至明州海會，端居一室，棧絕諸緣。年九十九，正月禮佛，告眾趺坐，泊然而逝。闍維，舍利無算。

師子林惟則，錫號佛心普濟文慧大辯禪師，兼賜金襴法衣。

則不住山，居恒隨機開導，行省平章咸稽顙執弟子禮。屢起江浙諸名山，堅却不赴。遁跡吳湘間，緇素就吳中搆地結屋，名師子林。寂後，塔於水西源。

乙未十五年(六月，明太祖起兵太平路。)

禪師徑山下靈隱竹泉法林寂。

林嗣徑山端。二月二日，集眾敘平生行脚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索筆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釘橛。末後一句，不說不說。遂化。葬全身於松源塔西。其時塔前古桂，當春吐華，清香滿路，見者歎異。

丙申十六年

台宗法師杭州普福弘濟寂。

濟字同舟，號天岸，餘姚姚氏子。從舜田滿出家。少時駿發絕倫，持律不違繩尺。依半山全習台教，悉通其旨。一日，定中覩四明尊者，付以犀角如意，自是談辯無滯。泰定元年，出世萬壽。明年，鹽官海岸毀，居民朝夕惴惴，恐為魚鱉之宅。丞相脫驩甚憂之，乃禱觀音大士於上天竺，令濟即海岸建水陸大會。濟人慈心三昧，取海沙誦大悲呪，率眾遍撒其處。凡足跡所及，岸皆復固。遷集慶萬壽，有旨主杭之普福。濟以年高八十，堅臥不起，門弟子強之受詔。未幾，退歸舊隱。三月十日，書偈而逝。

濟凡講法華一百十會，天雨寶華者再三。

丁酉十七年

禪師清欲，住吳靈巖。

欲字了菴，嗣古林茂，住靈巖。上堂：石門巉嶮鐵關牢，舉目分明百仞高。四十年中重到此，始終不隔一絲毫。

臨濟第二十世聖壽圓鑑普濟祖示寂。

六月十四日，示微疾，沐浴更衣，集眾說偈曰：平生饒舌，今日敗闕。一句轟天，正法眼滅。投筆而逝。弟子用陶龕奉全身瘞於青松菴。

安隱忍曰：佛祖之道不言福德操行，要非無福德操行者所能傳持，但恐偏墜而入道不精耳。自應菴、華藏以後，臨濟之道日就浸溺，餘波末流無所不有，欲求高峯之履踐、中峰千巖之福智以振起末運，烏可多得哉？臨濟正法眼藏，至祖之世已若太羹玄酒，備而不用久矣。厥後天奇祖翁只以一誰字誨人，至於廣通輩遂明目張膽，數滹沱一法為奇名異相，法運之變否亦甚矣。而天童之棒、三峯之宗旨，恰恰乎激揚於是，豈徒然哉？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七

## 臨濟第二十一世祖

諱時蔚，嗣聖壽祖。初住蘭溪嵩山，後開法萬峯。

戊戌至正十八年。

臨濟第二十一世，萬峯聖恩祖，嗣宗統(二十四年)。

祖開法萬峯。

祖卓錫蘇州鄧尉山，衲子奔集，遂成叢林。上堂，舒兩手云：大開方便門，便從這裏入。復握雙拳云：閉却牢關，說家裏話。且道不開不閉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斂僧伽黎，下座。解制，上堂曰：一葉落，天下秋；一塵起，大地收。解開布袋口，衲僧得自緜。脚頭脚底風雲起，撒土揚沙輥入流。逼塞虛空無影像，啼鶯元在柳梢頭。畢竟作麼生取用？喝！

禪師德然，繼住聖壽。

然嗣聖壽。祖嘗參石屋，珙書松隱二字授之，因以為號。刺血書華嚴經，足不踰閫者三載，有天華滿庭之異感，居民為建寶坊。洎祖遷化，眾請繼席。

禪師徑山下文敏宏覺古鼎祖銘寂。

銘，嗣元叟。端貌寒寢，因精修二十年，忽化為福德之相。住徑山十二年，錫號慧性文敏宏覺普濟禪師。將遷寂，遺書囑丞相外護。復書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藍繩斷。擲筆而逝。茶毗，舌根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

禪師普仁，應明詔，住婺州智者寺。　發明(明朝詔宗師開法之始，故特書。)

仁，智者義嗣。明太祖是年親帥六師至婺州，幸智者寺，詔仁主之。後遷淨慈。

禪師古林下平江定慧大方火化。

方嗣古林茂，住平江。定慧不檢，細行跌宕自如。謝院事，寓靈巖老宿華公房，與郡守周義卿善。周入山訪之，方云：某此月十四日，即此山火化矣，其為我證明。周戲諾之。乃措薪為棚，與眾僧訣，說偈陞柴。棚火發，烈燄熾然，於火聚中祝香云云，度數珠學。華云：聊當遺念，火燄到處，多得設利。周聞之，驚歎不已。

己亥十九年(十一月。元大都有杜鵑。)

庚子二十年(正月丙辰，五色雲見。)

禪師崇裕，出世太平光孝，遷圓通。

裕笑隱。訢嗣三十載，脇不沾席。住太平日，圬人塀壁，壁中隆然有物，函抉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裕召工傅以黃金，金迸裂，舍利從中湧出，雕小香殿奉之。尋遷九江圓通。

辛丑二十一年(十一月，黃河清，凡七日)。

禪師天童下雪竇，無印大證寂。

證參洞宗雲外岫於天童，典教藏機甚契，嗣其法。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金書藏經，事竣，賜織金。屈眴南還，丞相脫驩請住衢之南禪，繼領光孝，遷信之祥符，移明之定水，升雪竇，九月寂。闍維，舍利明瑩，牙齒數珠不壞。

壬寅二十二年

癸卯二十三年(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甲辰二十四年(明太祖建國號曰吳，稱吳元年)。

禪師慧曇，住蔣山。

曇，天台楊氏子，十六嗣笑隱訢。明太祖定鼎南京，曇謁上，上一見歎曰：真福德僧也。命主蔣山。時大內新成，詔曇引千二百眾披閱大藏。曇陞座說法，上親帥羣臣幸臨瞻聽。曇法音洪暢，妙契皇情，山內帑帛以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凡祖庭規矩，曇備行之，觀者嗟嗟曰：三代禮樂無以加焉。

乙巳二十五年

禪師寶金賜衣號，詔住海印。

金，字璧峯，乾州永壽石氏。六歲出家，徧歷講席。後精禪定，嗣縉雲真。入五臺山秘魔巖，建靈鷲菴。僧俗趨風，常至萬指。召入內廷，值大雪，夜有紅光自金室中直透霄漢。上驚歎，賜金襴伽黎。明年，禱雨輒應，勅賜寂照圓明大禪師號，詔住海印寺。

丙午二十六年(二月，黃河北徙。)

丁未二十七年(正月，絳州天鼓鳴。)

禪師天童下天界，孚中懷信寂。

信嗣天童坦，至正間住天童御史臺，奉疏命主龍翔。及明兵下金陵，僧徒竄散，信宴坐一室，高皇帝親幸，嘉之，勅改龍翔為大天界寺。一日晨興，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歸去矣。遂瞑目。侍僧撼之，請說偈，信瞋目叱之，復哀請，遂握筆書曰：平生為人列挈，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復瞑。時帝統兵江陰，夢信謁見，問信來何為，對曰：將西歸告別耳。帝還，聞信遷化與夢符，異之，詔出內府帛幣助喪，且命卜藏龕之地於伏牛。舉龕之日，帝親致奠，送出都門，茶毗，舍利如菽，貯以寶瓶，光發瓶外。

戊申(至正五十八。大明洪武元)年(是歲元亡)

明(姓朱)

太祖高皇帝(諱。　以壬辰起兵，歷十有七年，至戊申正月，文武羣臣百司眾庶合辭勸進，尊為皇帝，以統一天下。即位於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太祖己酉洪武二年

禪師梵琦、曇噩等應詔主蔣山法會　發明(法會之建不書。興朝方新，崇重法化，諸山禪宿，一時雲集，彬彬盛事，黼黻文明，故書之。)

元年秋，詔徵江南高僧十人，建普度大會於蔣山。二年春，復建法會。海鹽天甯梵琦應詔至京，名居第一，親承顧問，再召說法，賜伊蒲館於文樓。瑞龍曇噩既奏對，上憫其老，放還。清泰子楩、淨慈智順、定水來復、靈隱元潛、萬壽至仁、徑山福報、福林智度等，俱應詔至京，上親臨勞問，請法具饌，同主蔣山普度大法會。天界善世宗泐，奉勅撰獻佛樂章進呈，御署曰善世、昭信、延慈、法喜、禪悅、徧應、妙濟、善成，凡八曲，勅太常歌舞，以節奏之。

禪師天台雲峯祖燈寂(嗣法未〔祥〕)

燈住雲峯，苦行自給，影不出山者踰五十春秋，人多化之。有以土田布施者，辭曰：先佛以乞食為事，吾焉用此？忽示微疾，集眾說偈而逝。火化異香襲人，舍利不可勝計。

禪師普明，下宜興龍池，弘教了悟，永甯寂。

甯，字一源，南通朱氏，嗣普明無用寬。寬囑曰：汝緣在南，逢龍即住，遇池便居。甯受命南還。至治癸亥，宜興龍池疏請甯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先是，山巔有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居民苦之。甯授龍三皈戒，遂不復出。居久，復至絕巘築室，壁立如削，斷木為棧，棲板空中，足不越限者三年。帝師稔知道行，降號宏教普濟禪師。尋召入京，宣命龍光殿，陞座說法。上大悅，賜金襴法衣，加號佛心了悟。庚子，出領善權。是年夏六月，示微疾，囑弟子裁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命移龕至絕巘，索筆書偈曰：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書畢，吉祥而逝。先一月，池水忽竭，及甯順寂，噴湧異常。時黑白戀慕，至有然頂灼臂以供養者。茶毗，五色光燄，齒牙舌輪珠皆不壞，設利無算。門人分餘骨與不壞者，就龍池太平齊山紫雲麻蘇五所，建塔藏焉。

台宗法師杭州集慶寺士璋寂。

璋，字原璞。生即伏犀貫頂，雙眸炯如點漆。喜讀佛書，鄰寺僧請其父曰：此釋氏種也，盍乞師我？父怒曰：吾兒如芬陀花，非若倫也。遂令入傳法寺薙染。侍我菴無於上竺，力學無怠。時有天心瑩者，高亢不服人，獨豔璋，相與切劘，時目雙璧。我菴無

化去東溟，日補其席，璋復承陶冶。至正十三年，住棲真，往來南竺，才演福繼二老之門，更臻玄微。嘗對眾曰：佛法教藏，渺如烟海，固非獨善所能究盡。使吾自畫而不進，其能免於孤陋之誚乎？元季兵亂，不以世難易其業，牧眾演法無虛日。洪武初，詔江浙名宿咸集天界，諸方雲集，莫知規繩。璋獨出方略，具有條敘。時十萬眾共聚，法制井然。是年六月既望，預知時至，安然坐蛻。璋器度瀟灑，論議慷慨，據直道而不狥流俗。所住之剎，誓不薙蓄一人。

相宗法師紹興寶林大同寂。

同住蕭山淨土，遷景德及嘉禾東塔，改寶林。寶林乃清涼國師肄業之地，同欲高臥不起，郡邑交疏請至再，始投袂起。至則天下俊衲多從之，賜號佛心、慈濟、宏辯并金襴僧伽黎、鍾山法會。同年八十，預焉，召見，賜珍秘。同神宇超邁，修偉玉立，而吐辭溫美，扶植宗乘，解紛排難，無自他猜忌之嫌，持律甚嚴，無一長物。然性至孝，遇父母忌日，必流涕不已。十二月，登座說法，端坐而化。同初謁春谷於講席，谷謂之曰：子之學精且博矣，恐滯心於麤執，但益多聞，縛於知見，非見性之本，宜潛修而滌之。乃見晦機熙於其揮麈之間，夙習見聞一時蕩絕，惟存孤明，耿耿自照。復參中峯祖，祖贊勉之，還付春谷，谷命分座。祥符蔭曰：說不通宗，難免滯於名言之病。維璋與同皆不自滿，假得承師友磨切之力，而學以有成。所以二公之道，較之口耳相資者異矣。

庚戌二年

克新奉詔招諭吐番　發明(沙門出世，預人國家事，不可以為訓，故新削書禪師。)

新字仲銘，號雪廬。博通內外典，遊歷名山水，交一時名流如楊廉夫、顧仲瑛、丁仲容、程文、張翥輩，自稱江左外史。上詔往西域招論吐番，不得辭，乃行。

梵琦、宗泐等召對奉天門。

秋七月朔，上於奉天門召梵琦、宗泐、萬金、妙聲等入見，賜坐，焚香供茶。午就賜齋，問以宗門大意。琦、泐等首以靈山付囑，繼以迦葉傳化為對，次及鬼神之事。琦等援經據論以對，上感悅。

禪師華頂下處州，福林白雲智度寂。

度嗣華頂覩，住福林。己酉，應詔建法會。還至杭，居虎跑。秋，趨華頂。明年春，示微疾，仍回福林。沐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無世可辭，有眾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牙齒數珠皆不壞。

辛亥四年
禪師徑山下天甯寺梵琦，寂於金陵天界寺。
琦應詔至京，館於天界寺。七月二十一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我去矣。堂曰：何處去？琦曰：西方去。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琦乃震聲一喝而逝。上聞，嗟悼久之。時禁火葬，以琦故，特從闍維例。火餘，齒舌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紛綴遺骼。弟子文晟奉及諸不壞者，歸琦所築西齋，建塔，文憲宋濂為之銘。
虞山錢謙益曰：即學行高一世，宗說兼通，禪寂之外，專志淨業。作西齋淨土詩數百首，皆於念佛三昧心中流出，使人讀之，忧然如遊珠網瓊林，金沙玉沼間也。
詔三宗名德，復建大法會於鍾山。
詔集三宗名僧千人及徒從二千人，建普度大法會於鍾山，住天界萬金，總持其事。冬十二月，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宣踰建會之因，禁天下屠宰。上先齋戒一月。
壬子五年
鍾山啟大法會。
正月十五日三鼓時，上御奉天殿，集公侯百官，奉上佛表，命禮部尚書齋赴鍾山，啟建法會焚之。五鼓，上服衮冕，乘輅輦，赴法會。至日夕迎佛，上率公侯百官臨法筵供佛，行大禮，樂用善世等曲。天雨，娑羅子禪僧同菴彝簡賦鍾山法會詩八首紀事。
禪師縉雲下五臺，璧峯寶金寂。
禪師聖壽支下婺州清隱德馨寂。
癸丑六年
復召名德高僧。
詔有道浮圖十人集大天界寺徑山，智及居首，以病不及召對。
禪師天寶下，淨慈智順，寂於天界寺。
順嗣天寶樞，初應詔建會，陞座說法，上幸臨慰勞備至。南還主淨慈，是年復召入京，俄示微疾，沐浴說偈坐逝。
禪師徑山下象山瑞龍文懿夢堂曇噩寂。
噩主浙東三名剎，錫號佛真文懿禪師。夏一日，忽戒浴易衣，出器物分遺交友，集眾說偈曰：吾有一物，無背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畢，危坐而逝。烏斯道少從噩授文法，遂以名家。宋景濂序斯道之文，以為經噩公之指授，得其心印云。
禪師徑山下天界，西白萬金寂。
金，吳郡姚氏子。初習台教，更衣謁古鼎銘於雙徑，分座後堂，嗣其法。至正丁酉，出世蘇之瑞光，效編蒲尊宿作孤雲菴於城東

以養老。洪武改元，起住持大天界寺。萬機暇時，召入禁庭，奏對稱旨。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法會於鍾山，命總持齋事，承旨創建規式。金以母耄，舉全室泐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復建會。大駕臨幸，詔金闡揚第一義諦。是年十二月一日示疾，委順而化。

甲寅七年

禪師台州瑞巖，恕中無慍。赴闕，以老病辭日本請。

慍，臨海陳氏子。參竺元道豁悟，拈香嗣之。初住象山、靈巖，遷黃巖、瑞巖。一日，謝事入松巖，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嶄然獨處。眾泣哀請，堅拒不出。是年夏，日本國遣使入貢，嚮慍道風，奏請往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峨山石硯為贄。上召至闕，慍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全室，泐延致丈室。時宋景濂方在翰林，詣慍劇談道妙。是年冬，奉詔東還，住鄞之翠山，四方叩謁者無虛日。金齒大理僧至京，特入翠山，五十餘人拜牀下，各求偈語而去。

智者寺普仁移淨慈。

乙卯八年

禪師智及，賜還穹窿，海雲　發明。(興朝崇法，不應召，無以見國王之信向；不引退，無以明山林之素志。及與噩，皆以病不及召對，得賜還山。其于出處之道，兩全之矣。)

禪師龍翔下竹菴懷渭寂。

渭，南昌魏氏子，嗣廣智訴。訴住龍翔，渭居座下，得從名縉紳張起巖、張翥、危素輩遊，歷主兩浙名剎。洪武初，一奉詔至鍾山，退居錢塘之梁渚，是年寂。

丙辰九年

萬峯道場成。

萬峯山水相拱，祖創建道場三十餘年，道風遍布，龍象駢集座下。

禪師聖壽支下金華花山明叟昌寂。

昌，本郡浦江人。縛茅於里之華山，往謁千巖祖，示以入道旨要。旋歸，晝夜孳孳不怠。十月三日，忽辭眾說偈曰：生本無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語畢，端坐而逝。

丁巳十年

祖付寶藏持法。

持參祖於萬峯，悟旨付法。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獅子子，燈燈續燄古今傳。

宗泐奉詔同法師如玘箋釋心經、金剛、楞伽三經，御製序文，頒行天下。

戊午十一年
禪師宗泐奉詔往西域求法。
朝廷以佛經有遺佚，詔天界寺宗泐禪師領徒三十餘人往西域求之。
禪師徑山下愚菴，以中智及寂。
己未十二年
台宗法師上竺東溟慧日寂
日住天竺，前後二十五年。洪武改元，詔見。日年最高，白眉朱顏，其班前列。上親問以升濟沉溟之道，日備述其故。上悅，顧眾謂曰：邇來學佛者，惟飽食優游，沉貍歲月而已。如金剛、楞伽諸經，皆攝心之要典，何不研窮其儀。苟有不通，質諸白眉法師可也。數召見，字而不名。及建鍾山法會，請日說毗尼淨戒，辭歸上竺。日修西方安養之學。秋七月朔，日夢青蓮華生方池中，華色敷腴，清芬襲人。既寤，召弟子曰：此生淨土之祥也，吾去人間世殆不遠乎。至四日，趺坐書頌，合爪而寂，藏全身於山之西峰。日軀幹修偉，眉長一寸餘，其白勝雪，目睛閃閃，射人道德，餘光所照，不問髦倪。見日經行，輒曰：我白眉和尚來也。爭持香華以為供養。居嘗顏面嚴冷，片言不妄發，雖對王公大臣，未嘗出一軟媚語。至於誘掖後進，色溫如春陽。
彝簡住大天界。
庚申十三年
辛酉十四年
臨濟第二十一世慈光寂照圓明利濟萬峰祖示寂。
祖隨機開導，不假雕琢，而道風遍布。嗣法門人有寶藏持、雪山熙、仰山學、日照慧、寶峯真、虎邱圓、海舟慈、天界華，及果林首座等十餘人，皆以偈印之。正月上元日，告眾曰：老僧時節至矣。至二十九日乙卯午時，囑門人曰：如今已得者，須向山間林下钁頭邊，接引一個半個，闡揚吾道，報佛恩德。不可攀高接貴，輕慢下流，逐利追名，迷真惑道。末法將沉，汝等切須仔細。乃結跏趺坐，說偈曰：七十九年，一味杜田。懸崖撒手，杲日當天。語畢而逝，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停龕十三日，肢體溫如，形容儼若。塔全身於寺西涅槃山，額曰永光。苕溪花城隱士沈貫撰銘。
唵曭香雲外錄：明僧傳首萬峰祖，曰臨濟正宗。二十傳至伏龍千巖長，名傾華域。而邊方諸國，莫不蹙還咨禮。麾下衲徒，恒數千指。惟萬峯禪師一人，最稱首貫。巖謂其純粹質樸，有古人氣象云。又曰：我明二百六十年間，禪源一脉，繩繩相武，有足嘉者。然根流既博，輯併誠艱。自宋景濂護法錄外，煥乎耳目者，

必為立傳。後有傳燈，不無小補。如萬峰禪師，龍蛇之生大澤，麟鳳之見明時，因列藉首，不獨以年壽稱也。

## 臨濟第二十二世祖

諱普持，字寶藏，嗣法萬峯。繼席為第二代。

壬戌十五年

臨濟第二十二世聖恩祖嗣宗統　發明(燈錄皆稱寶藏，寶藏乃祖號。聖恩寺賜額于正統八年，今以別前萬峯，故稱聖恩。洞宗、松庭、無方諸祖，皆以號行者，文獻之闕也。)

祖繼住萬峯。

禪師宗泐，還自西域。

三月，泐自西域還，求得莊嚴、寶王、文殊等經，授右街善世。尋以事譴，往鳳陽槎峯建寺。

詔道衍等十人同十王之國　發明(衍等以世外而預人國家事，故削書禪師。)

禪師徑山下蘇州，萬壽行中至仁寂。

仁，番陽吳氏子，嗣元叟端。蒲圻魏觀為蘇守，見萬壽廢址，戚然有意興復。聞仁寓虎邱，致書幣，凡三往返而後應。是年三月望示疾。十九日，同參如愚仲訊侯曰：師行矣，盍賜一言為末後訓乎？仁曰：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門。曰：與師締交五十秋矣，此別直詣淨土相見。仁厲聲曰：盡大千界是個淨土，何處不相見？良久，泊然而逝。

癸亥十六年

萬安祖付凝然改法。

改參萬安，嘗舉路逢死蛇莫打殺，問祖曰：這箇莫是背觸不得的意麼？祖曰：笑破山僧口。改罔措。祖曰：你在鬼窟裏討什麼碗？改愈不安。一日，值祖上堂次，改通身汗下，釋然。祖乃付法。

曹洞第二十四世南陽萬安松庭祖示寂

祖洪武間開法萬安，王公以下皆師尊之。

## 曹洞第二十五世祖

諱　改，字凝然，嗣法松庭，出世少室。

甲子十七年

曹洞第二十五世少室，祖嗣宗統。

祖出世少室，上堂曰：莫向言中取則，直須句外明宗。若能如是會，徹古徹今，自由自在。

祥符蔭曰：昔雲門雅不欲以言句流傳，禁學者記錄其語，蓋欲學者自悟忘言也。洞宗雪庭裕奉詔說法，幾千萬言，時人欲為刻行，裕叱止之。數傳以後，遂致語錄絕傳。又明初佛事雲興，化儀鼎盛，丹詔宸書，馳騖天下，而一二傳持祖脉者，泠然格外，獨振真宗。故聖恩、少室諸祖語錄失傳，然存大統於一絲，迄今昭然，如十日並照，又何在非諸祖語錄之所流布也耶？

乙丑十八年

台宗法師松江興聖寺原真寂。

真號用藏，傳天台教觀，戒行精潔，博極羣書，禪坐達旦，隨緣演說，索浴書偈，告眾而逝。

丙寅十九年

禪師古拙俊，奉旨至繁昌，剃度千僧。

禪師薦嚴下台州，瑞巖空室無慍寂。

七月，示微疾，諄諄勉眾書偈，端坐而逝。遺命闍維煅骨散水竹間。有二會語、山菴雜錄、淨土詩行世。

丁卯二十年

戊辰二十一年

己巳二十二年

庚午二十三年

禪師道成，奉詔考試天下僧徒。

成，字鷲峯，別號雪軒。洞上靈巖，秋江潔嗣。歷住普照、智藏。奉旨考試天下僧徒，進試卷，奏對稱旨，賜金襴袈裟，命住持天界。親灑翰墨送之，曰：不答來辭許默然，西歸隻履舊單傳。鼓鐘朔望空王殿，示座從前數歲年。俾懸之法堂。

辛未二十四年

壬申二十五年

禪師惟則上偈止籍僧　發明(籍僧，非制也。上因一時之見，而則能上偈止之，可謂以道事君者矣。故書。)

八月二十九日晚朝，上命凡天下僧人，但清理冊文，上有名籍者，不問度牒已給，皆要他俗家餘丁一人充軍。則時在京，聞上命，進偈七章，其一曰：天街密雨却煩囂，百稼臻成春氣饒。乞宥沙彌疎戒檢，袈裟道在祝神堯。上覽偈罷，籍僧。

癸酉二十六年

甲戌二十七年

乙亥二十八年

丙子二十九年

丁丑三十年

戊寅三十一年

建文皇帝

建文己卯建文元年

庚辰二年

辛巳三年

壬午四年

成祖文皇帝

成祖癸未永樂元年

禪師道成，奉詔往諭日本。

上以日本在鯨波萬里外，俗尚佛乘，以成道行尊碩，命捧璽書往諭之。陛辭，賜金鉢、錫杖、軍瓶等。成迴涉洪濤，如踐平陸，宣布朝廷恩諭，闡揚佛祖宗源，自國王而下，莫不俯伏臣化。

禪師天童下徑山，呆菴敬中普莊寂。

莊，仙居袁氏子，嗣天童了堂。一住撫州北禪雲居徑山。洪武初，應詔說法稱旨。後銜命祀廬山，禮成，是年十月二十三日寂於不動軒。

甲申二年

詔徵天下名僧纂修藏典　發明(佛法付囑國王，纂修藏典，誠為教世先務，故特書之，嘉帝能尊法也。)

璧菴完、如珪瑾、指南車、曉菴啟等應詔纂修。

道成還自日本。

乙酉三年

禪師永慈，參太初原。

慈字海舟，蜀成都余氏子，原籍秣陵。齠齔見僧輒喜，棄俗趨彭縣大隋山景德禪寺，投獨照月公剃染。月寂，慈襄塔事畢，入西山。八載行脚，首依太初原於羅陽三峯。一日問：父母未生前，那個是你本來面目？慈從東過西，叉手而立。

丙戌四年

丁亥五年

禪師慧昙，參祖受法，至安溪掩關。

昙，字虛白，湖廣王氏子。父為丹陽稅課司，因家焉。母黃氏，方娠，夢僧頂包入門。及產，有異質，警悟不凡。夢坐稠人中，揮麈立論。醒以告母，母曰：此高僧說法像也，他日令汝出家。年十四，禮邑之妙覺寺湛然老宿求度。湛問曰：汝為何事？答曰：志願作佛。湛奇之，為淨髮。聞松隱唱道雲間，往參叩，有契。至一小菴，禪定六日，安祥而起，舉目觸松，豁然有省。尋至聖恩，見果林榮，針芥相合。指見祖，具陳因由。祖斥之曰：佛法如大海，轉入轉深，那許泊住？由是親炙座下。一日，問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乃向前問訊，叉手而立。

祖呵曰：汝在此許多時，還作這個見解？因發憤，忘寢食。次日，驀徹源底，呈偈曰：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踪。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湧出一輪紅。祖仍未點首。久之，盡得其道。乃嗣法別去，圓具昭慶，隱杭州安溪古道山。

戊子六年

禪師烏石下溫州，瑞安太初啟原寂。

原日本源氏子，九齡出家。年十九，與宗猷等十八人同誓請旨，行求大法。准賜繭紙、度牒、金襴袈裟及鉢盂、錫杖等，檄於艎艑。遊參上國，歷三年，抵福州，歷參知識四十五員。後謁烏石愚，嗣其法。結茅廬阜，復移石龍，出世廣度，遷羅陽三峰，再遷護龍。一日，集眾說偈而逝。

臨濟第二十二世聖恩祖示寂。

## 臨濟第二十三世祖

諱慧昆，嗣聖恩。持祖法，隱杭州安溪，遂成叢林。宣德間，賜額東明禪寺。

己丑七年

臨濟第二十三世，杭州東明祖，嗣宗統(三十一年)。

祖安溪掩關，天下趨風，素緇奔向，誨迪獎勵，未嘗少倦。有疑而決者，析以片言，莫不泠然省解，學徒恒集數百人。

纂修藏典成。

庚寅八年

禪師契斌，參少室祖嗣法。

斌字俱空，睹秦封槐樹，豁然省契。參改祖，祖嘗問曰：趙州勘破婆子，婆子敗闕在甚麼處？答曰：一對無孔鐵錘。曰：祇如趙州意作麼生？答曰：荊棘林中，重加陷穽。曰：石頭道：書亦不通，信亦不達。是何意旨？答曰：千里同風。曰：青原垂足又作麼生？答曰：禍事！禍事！遂嗣法。

辛卯九年

壬辰十年

癸巳十一年

曹洞第二十五世少室祖示寂

祖晚歸二祖菴，坐脫周王、蜀王、伊王，修竺法潛故事，登山敬禮，一時歎所未有。

## 曹洞第二十六世祖

諱契斌，嗣少室，出世嵩山。
甲午十二年
曹洞第二十六世嵩山祖嗣宗統(三十年)
詔天下名德入京，較對三藏大典。
乙未十三年
丙申十四年
丁酉十五年
戊戌十六年
禪師徑山文琇增集。續傳燈錄。
琇，字南石，嗣虎邱中，住吳靈巖，遷徑山。大鑑十八世至二十世宗傳卓佚者，增集續入成書，曰增集續傳燈。 (皇清庚子宗伯錢謙益出二書與虎邱儲，一增集續傳燈，一山菴雜錄，儲刻行之。)
己亥十七年
庚子十八年
辛丑十九年
壬寅二十年
癸卯二十一年
甲辰二十二年
仁宗昭皇帝
仁宗乙巳洪熙元年
宣宗章皇帝
宣宗丙午宣德元年
丁未二年
戊申三年
禪師道成，乞歸天界之西菴。
先是，仁宗在青宮，有忌成者搆詞間之；及登極，謫海南。宣宗嗣位，召還；入見，慰勞甚至。是年春，乞歸南都天界寺之西菴以終老；上從之，詔金、幣命中官姚忠驛舟護送。
己酉四年
禪師佛妙寂。
庚戌五年(十二月二十夜，含譽星見。)
辛亥六年
禪師靈巖下天界西菴道成寂。
成經事，四朝四會說法。臘八日，寂。上諭祭，賜塔所曰鷲峯禪寺。
壬子七年
禪師竺曇下淨慈佛鑑簡菴希古師頤寂。

頤嘉禾李氏子，嗣時菴敷。永樂中徵修大典，頤應詔事竣，勅主淨慈。是年月日，忽語眾曰：吾行矣。命浴更衣，書偈曰：須彌一拳，大海一口。海竭山崩，烏飛兔走。危坐而寂。

癸丑八年(八月戊午，景星見。)

禪師永慈，至金陵，首眾靈谷。

慈謁靈谷雪峯，請充首座。

甲寅九年

禪師永慈，自金陵靈谷至東明。

慈居靈谷第一座，制解造武林，遂至東明參祖。

乙卯十年

安溪古道山道場成，賜額東明禪寺。

祖因眾集無以容，乃拓基營繕，遂成大叢林，賜額東明，俾度僧。(東明寺在餘不溪之西山中，建文帝遜位南遊，曾駐錫三年，今御像在焉。)

英宗睿皇帝

英宗丙辰正統元年

永慈，領悟受法。

慈居祖座下經二年，一日擬伸問，祖掌之，復擬開口，祖復掌之，乃豁然開悟，展具珍重，三拜而出。祖曰：居古道山三十載，今日只見得這僧。遂付正法。

丁巳二年

戊午三年

己未四年

祖自東明遷湖南淨慈。

祖遷淨慈，罄供施，重建大雄殿。

庚申五年

辛酉六年

禪師普慈，自吳西洞庭來參，旬日大悟。

慈，亦字海舟，吳郡海虞錢氏子。世業儒，出家破山寺。往參鄧尉山萬峰蔚祖，付以法偈。遂結廬太湖西洞庭山，三十年不過湖。聞虛白昆祖在安溪東明說法，親承萬峯。祖遂往叩，旬日大悟。(見宗伯錢謙益傳)

臨濟第二十三世東明祖示寂。

六月二十七日，祖命齋僧眾，眾知祖意，請留偈。祖曰：一大藏教無人看著，爭得這幾句閒言語。至二十九日，晨興言別，疊趺而逝。停龕七日，形容如故，火煅獲設利如白珠者無數，葬於山之東塢而塔焉。禮部尚書毗陵胡濙撰銘。

唵嚽香雲外錄東明昆祖傳曰：祖住世七十，僧夏五十五，弟子僅百人，傳戒請益者數萬餘，得契祖意。乃海舟永慈，秣陵人。葢師平昔隨機設變，應病發藥。若遇初根，則恬言輭色，使人醉心快意於春風和煦中也。及勘宿學，務必推窮蘊奧，毫髮不容虛假。苟有果於道者，則解衣推食而勉至之。雖屠獵之屬，遇緣訓導，無不改惡遷善。惟其道力純固，解行兼全，身肩宗旨，志在利生，故能致人信向歸順之如是也。

禪師普慈繼席東明(拈香有受恩深處便為家，有乳方知是阿孃之語)。

祥符蔭曰：近因文獻互見，未之合考，遂有海舟慈祖一二是非之疑。謹按宗伯錢謙益海舟慈禪師傳，歷歷明白。宗伯以海虞人而傳海虞僧，初非傳聞之訛。此足徵先參萬峯，後參東明，居東明而承嗣其法者，乃海虞之普慈也。永慈祖原籍金陵，生緣於蜀，行蹟昭然，詳於碑碣及雲外錄。嗣法東明而住金陵東山翼善寺，與普慈兩人名號雖同，履歷實相霄壤。即如近時海虞三峯，先住者為匡瀑戒青，係豁堂嗣之嗣，於漢祖為第四世；後住者為僧鑒曉青，係退翁儲和尚之嗣，於漢祖為第三世。若更百年後而稱述之，均曰三峯青，安所別其為前後彼此乎？又三峯前住為檗菴正志，後住為碩揆原志，百年後同稱三峰志，不幾滋是非一二之疑如海舟慈祖者乎？以是而推，天皇、天王之兩道悟，亦猶是也，其可以任行刪削哉？

廬陵居士聶先樂讀。續指月錄凡例第十二條曰：信史有闕疑之例，傳燈有並載之條。葢以續佛慧命，重在師承，萬難以臆見刪削也。瞿錄並載兩天皇悟，因符碑、邱碑各承宗派，遂為千秋疑案，紛端久矣。茲錄有兩海舟慈而昭然不疑者，有說焉。兩慈皆濟宗之人，有一家言可按也。一為金陵翼善開法之海舟永慈，一為杭州東明繼席之海舟普慈。其姓氏生里不同，其長幼年歲有別，其悟道機緣可證，其付授時日甚殊。普慈則有天童悟為之立傳，花城沈貫為之作拈頌序，見在也。永慈則有南澗問之續燈存稿，靈巖之南嶽單傳錄，見在也。惟續燈萬峯嗣下，削去海舟慈之沈貫問答一則，另詳註於二十八世普慈章之後。(編年繕稿於癸亥夏，續指月錄見於丙辰夏。)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八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九

## 臨濟第二十四世祖

諱永慈，字海舟，原籍金陵余氏。生緣蜀之成都，齠年出家，嗣東明法，住金陵東山翼善寺。

英宗壬戌正統七年

臨濟第二十四世，東山翼善祖，嗣宗統(二十一年)。

癸亥八年

勅賜蘇州鄧尉山寺額聖恩禪寺。

從僧道立奏請也。

法師東白善啟寂

啟，蘇之長洲人。甫能言，通佛典。出家，屏迹龍山，見知於獨菴衍、南洲洽。應詔纂修大典，校大藏經，與瞿宗吉賦牡丹一韻，往復殆將百首，錢文通海銘其塔。

甲子九年

曹洞第二十六世嵩山祖示寂

祖坐脫偈曰：吾年八十七，出夕復入夕。撒手威音前，金烏叫天碧。

## 曹洞第二十七世祖

諱可從，字無方。

乙丑十年

曹洞第二十七世，西京定國，祖嗣宗統(二十九年)。

頒行大藏，安置天下名山。

勅賜常州府武進縣祥符禪寺。聖旨曰：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直隸常州府武進縣祥符禪寺，永充供養，聽所在僧官、僧徒看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諭。

丙寅十一年

智瑄出家領悟

瑄姓范，初為梓人，因營建創足，聞提誨而有省，遂出家，力參充火頭。偶因火燄燎眉照鏡，忽然大悟。

丁卯十二年

戊辰十三年

己巳十四年
　　景帝
景帝庚午景泰元年
禪師萬峯支下東明普慈寂。
辛未二年
　佛滅後二千四百年。
壬申三年
癸酉四年
甲戌五年
祖付智瑄正法。
　瑄依祖座下，久得其道。付法有殺活由來，總見成之記。
乙亥六年
丙子七年
丁丑八年
禪師紹琦，住蜀方山雲峯寺。
　琦，字楚山，別號荊璧叟，唐安雷氏子。九歲投玄極通出世，究即心即佛語。詣西岷，孜孜不失。一夕，身心虛凝，對境湛寂。參無際悟，聞淨板聲，礙膺氷釋。眾請主天成百廢具，興眾四千指。嘗與雲溪瑛素虛理、光澤惠大機用，互相激昂。至宗門極則處，稍覺胸次未穩。復加力行者四載，浮漚細識，始得滅盡。一段孤明，迥無瑕瞥。再謁東普，徵詰無礙。普鳴鐘集眾，以袈裟拂子付之。復歸東山，潛跡十載。弟子白琦曰：佛法下衰，禪林秋晚，真風委地。吾師傳佛心印，荷擔大柄，當馭法利生。豈可淹遲林壑，孤付托以安眠哉？琦幡然東下，抵武昌，過黃梅，登東西二山，禮諸祖遺像。蘄陽荊王飲道價，召求心要。至白門，歷西浙，由匡廬歸蜀。所至大闡玄猷，毳徒臻萃。韓都侯建方山雲峯寺，延琦開法。上堂，以拂子打一圓相，曰：機前一著，覿面全提。復擊禪牀，曰：句外一言，和聲揭露。箇裏不許停思顧慮，豈容開口分疏？只饒眨得眼來劒去久矣。縱是佛祖，到此攢眉有分。若是英俊衲僧，向未舉以前，自當點首一笑。嗟觀近世以來，人心不古。禪學之者，不務真參實悟，惟是接響承虛。以覺識依通為悟明，穿鑿機緣為參究，破壞律儀為解脫，夤緣據位為出世。以致祖風凋弊，魔說熾然。塞佛法之坦途，瞽人天之正眼。使吾教外別傳之道，於斯而委地。若是本色道流，以十方法界為個圓覺期。莫論長期短期，百日千日，結制解制，但以舉起話頭為始。若一年不悟，參一年；十年不悟，參十年；二十年不悟，參二十年。盡平生不悟，決定不移此志。直須要個真實究竟處，方是放參之日也。

睿皇復改。八月，改元天順。
戊寅、天順二年。
詔嚴濫度僧徒。
己卯三年
庚辰四年
辛巳、五年，　大明一統志成。
禪師物外圓信，謁廣善月幻。
信，字無念，金臺高氏子，別號物外。九齡謁大覺悅出家，慨然曰：禮佛轉法，僧途恒務。未明生死，[稷-凶+(罒-匕)][稷-凶+(罒-匕)]何益？聞無際悟演教於京都隆恩寺，特往請業，示以無字。猛力提究，忽爾話頭成片，身心凝然。悟曰：暫時靜念，不得認著。更衣入終南山，立限十年。聞火院破薪聲，有省。然自知未是徹處，更加逼拶，覺活潑潑地，脫灑無依。有偈曰：崑崙倒跨清風舞，澗底泥牛鬬石虎。磕著蒼松眼上眉，蟭螟踏破虛空肚。回牛山，縛茅晏坐不臥，滌盪餘習。乃詣繁昌八峰山廣善寺，叩月幻。幻為臨濟下二十三世，問答契機。幻囅然一笑，撫之曰：善自保護，報佛恩德。乃付之衣法。復居山三十周寒暑，後開法伏牛山。
壬午六年
臨濟第二十四世金陵東山翼善祖示寂。
塔於寺側。

## 臨濟第二十五世祖

諱智瑄，字寶峰，住南京高峰寺。
癸未七年
臨濟第二十五世金陵高峰祖嗣宗統(十六年)
甲申八年
憲年純皇帝
憲宗乙酉成化元年
丙戌二年
丁亥三年
戊子四年
己丑五年
庚寅六年
禪師弁山下碧巖，空谷景隆寂。
隆，姑蘇洞庭黿山陳氏子。初見懶雲安於弁山，開示法要。後於虎邱禮石菴祝髮。會菴遷靈隱，隆相隨七載。因往天目禮高峰祖

塔，憩錫歲餘，忽有省。入造安求證，安為助喜。後住碧巖。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隆曰：此問最親切。曰：覿露堂堂時如何？隆曰：途路未為真。曰：南人如問雪，我道是楊花。隆曰：喚鐘作甕又爭得？晚年於西湖修吉山卜地為生壙，築室以居。隆機辯峻逸，儒釋貫通。所著空谷集，尚直、尚理編。

辛卯七年

壬辰八年

癸巳九年

禪師方山下金陵高座寺古溪覺澄寂。

澄，山後蔚蘿張氏子。年十歲為牧牛之童，十四從雲中天暉景圓髻，閱藏五載。從默菴學禪，機穎迅徹，道聲鵲起。景泰三年，宗伯胡濙延住南陰香嚴寺。自惟大事未明，不一年而退。登太岡山，參月溪，得其奧旨。往西蜀謁方山琦，久之大事了徹。付法後，辭琦南下。天順五年，住高座寺。寺即雨華臺，東晉時西域僧開山。後梁天監年間，雲光法主講法華經，天雨寶華，故名其臺。澄住後，足不履城市者十載。是年八月初九日，端坐而化。澄能文，曰：吾將藉此以明佛知見。胡濙序其雨華集曰：將與蒲菴全室，逃虛[媲-囟+(色-巴+囚)]美於後。

禪師惠通，住寶禪寺。

曹洞第二十七世西京定國祖示寂。

## 曹洞第二十八世祖

諱文載，字月舟。初住少室，後隱烟霞。著洞上緒餘傳。

甲午十年

曹洞第二十八世，嵩少祖，嗣宗統(四十四年)。

祖示眾，引臥龍語云：道個正字，蚤已落偏。葢本位都無言說，但有言說即屬偏也。古人道：偏正不曾離本地，無生那涉語因緣？又道：不落今時句，妙在未聞前。不落今時，須虛一位，不得當頭道著，直須玄行始解相應。半夜日頭出，日午打三更，皆是無語中有語。道個露地白牛，明妙法身，猶是文彩，須向文彩未生前妙會始得。

乙未十一年

丙申十二年

丁酉十三年

禪師本瑞來參。

瑞，南昌鍾陵江氏子。隨父商潁州，偶厭世相，遂信步至荊門，禮無說能剃染為沙門，令看萬法歸一話。乃徧參耆宿，與全首座

者同行。至襄陽道中，偶聞老嫗喚猪聲，全說偈曰：阿娘牆內喚哪哪，途路師僧會也麼？拶破這些關棁子，阿娘依舊是婆婆。疑滋甚。一日，病中聞僧舉大慧臨滅因緣，頓明全首座偈意。入蜀見楚山、雪峯，多所發藥，益臻玄奧。末後至金陵見祖，祖問曰：什麼處來？曰：北京。祖曰：莫有別處去麼？曰：隨方瀟灑。祖曰：曾到四川否？曰：曾到。祖曰：見法鑑否？曰：曾見。祖曰：見楚山否？曰：曾見。祖曰：法鑑會下多少？眾曰：三十。祖曰：楚山會下多少？眾曰：三十。祖曰：且不一般。曰：本無差別，豈分彼此？祖曰：四川境界與此間如何？曰：江山雖異，風月一同。祖豎拳曰：還有這箇麼？曰：無。祖曰：因甚却無？曰：非某境界。祖曰：如何是你境界？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祖曰：汝豈不是著空？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祖曰：西天九十六種，汝當第一。瑞拂袖而出，遂留止一冬，機語甚契。

戊戌十四年

祖付本瑞正法。

祖以袈裟拂子付本瑞，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華猶放一枝新。

臨濟第二十五世南京高峰祖示寂。

## 臨濟第二十六世祖

諱本瑞，字天奇，別號莽絕。嗣金陵高峰祖。

己亥十五年

臨濟第二十六世，金陵。祖嗣宗統(三十年)。

祖示眾曰：汝等除去心中諂曲，截斷人我貪嗔，直教一念不生，萬緣頓息。然後向此乾乾淨淨處提個話頭，字字明白，念念相續。看他是個甚麼道理，務要討個分曉。日久歲深，不煉昏沉，昏沉自退；不除散亂，散亂自絕。純一無雜，心念不生。忽然會得，如夢而醒。覆看從前，俱是虛幻。當體本來，見成萬象森羅，全機獨露。天上人間，悉無別法。蕩蕩然無拘無束，坦坦地自由自在。於這大明國裏，也不枉為人；向此法門，也不枉為僧。却來隨緣度日，豈不暢哉？

禪師東明支下。天目活埋菴，月江覺淨寂。

淨，姑蘇雙楊沈氏子，嗣東明昆祖。匿影天目活埋菴，日惟一饘，歲惟一衲，醯酢不沾，枕簟不御者六年。愛苕溪清幽，遂駐錫水心院，歷二十稔。道行精峻，世莫得而遠近之。唯以法施，未嘗少倦。正月十九日寂，四眾皇皇，如失慈父。

庚子十六年
辛丑十七年
壬寅十八年
癸卯十九年
甲辰二十年
乙巳二十一年
丙午二十二年
丁未二十三年
孝宗敬皇帝
孝宗戊申宏治元年
己酉二年
禪師如叁集禪宗正脉
叁，嘉禾人，嗣空谷隆。輯佛祖機語，曰禪宗正脉。
庚戌三年
辛亥四年
壬子五年
癸丑六年
甲寅七年
乙卯八年(十二月，天鼓鳴)。
丙辰九年
丁巳十年(五月，各省天鳴地震。)
戊午十一年
己未十二年
庚申十三年
辛酉十四年
禪師天界下樵陽，君峰大闡惠通寂。
通，政和邵氏子。年二十造甌甯斗峰，禮寶積玉溪得度。出關參天界中，久之付袈裟拂子，常侍黃高扣法有省。八月延至寶禪寺，復捐貲建寺，奏上賜額曰正法禪寺，延通主法。戊戌冬南還故山，住邵武君峰，是年寂。
壬戌十五年
癸亥十六年
甲子十七年
乙丑十八年
武宗毅皇帝
武宗丙寅正德元年
祖付明聰正法。

聰，邵武光澤縣人，姓奚。母吳氏，將誕前一夕，有病僧告宿，吳辭之，夜半遂生聰，而病僧是夜道亡，里人咸謂此僧再來。十七從隱菴得度，二十受具，精毗尼，兼修止觀，深究唯識等論。一日，遊百丈山，逢一老宿，問聰曰：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見前，不得成佛道，此理如何？聰依文對，老宿詬罵而去，聰疑情頓發。一日，聞馬嘶，豁然大悟，乃曰：如斯之事，如來明見，無有錯謬。往謁金陵祖，久之，付正法印。

丁卯二年

少室祖奉詔說法，伊、鄭諸王往來問道。

戊辰三年

臨濟第二十六世金陵祖示寂。

祖得法弟子三百四十有奇，未及百年，湮沒殆盡，獨無聞聰祖傳持正脉，至今

雲外香曰：天奇老人徹底為人，老婆心切，當時法運庶幾稍振。自茲以降，景逼桑榆，雖有魯陽之戈，烏能挽其萬一者哉？

## 臨濟第二十七世祖

諱明聰，字無聞，別號絕學。嗣金陵瑞祖，住隨州關子嶺龍泉寺。

己巳四年

臨濟第二十七世，隨州龍泉，祖嗣宗統(三十五年)。

庚午五年

辛未六年

壬申七年

禪師古音淨琴，住瑞巖。

琴，閩之建溪興賢蔡氏子，晚號玉芝老人。幼敏逸，每日歎云：世間所求皆是苦，不如蚤覓出身途。年二十五出家，歷參樵陽大闡、將樂性空、泉南靜晃、虎林印宗，皆當世宏道之士也。最後往巫山叩壽堂松，遂蒙印可。回閩隱雙峰三十年，四方懷道之士踵至。是年應瑞巖請，後於斗峰重創大剎，宏化一方。所著有醍醐集三卷。

德寶生於金臺吳氏(是為笑巖祖)。

癸酉八年

甲戌九年

乙亥十年

曹洞第二十八世嵩少祖示寂。

俍享。挺曰：當宏正嘉隆時，九鼎單絲，祖道不絕。如綫緒餘一冊(嵩少祖著，有洞上緒餘，山堂滔載，列人天眼目)，播在叢林，沿襲舊聞，未為無補。然烏焉成馬，已經三寫之訛；曾參殺人，徒聞市上之口。今日拈來，好與他禪板蒲團一齊焚却。

## 曹洞第二十九世祖

諱宗書，號小山。初住少林，遷宗鏡。

丙子十一年

曹洞第二十九世宗鏡祖，嗣宗統(三十年)。

丁丑十二年

戊寅十三年

己卯十四年

庚辰十五年

辛巳十六年

世宗肅皇帝

世宗壬午嘉靖元年

勅開萬壽戒壇，詔選宗師為十座首。　發明(如來滅後，戒乃大師。自唐麟德年間，詔律師道宣，開戒於終南山。後歷代聖君，每見舉揚，以宏遺範。今世宗登極之初，即有勅開戒壇，選師傳授之詔，可謂不負靈山付囑者矣。故特書。)

詔開戒壇，選宗師為十座首。宗林等應詔，演說毗尼，多所利益。上時奉玄，林上書規勸，請宏護大法，上不以為忤。林字大章，餘姚宋氏子。捿隱於杭之安隱、淨慈間，薄遊都下，屏跡香山，乃膺詔選。

癸未二年

笑巖寶出家。

寶年十二，偶至禪林，聽演華嚴大疏。至十地品，世尊作轉輪王，布施國城妻子身命等，廓然如釋桎梏。歎曰，千古猶今，同一夢幻。於是決志披緇，禮本境廣慧寺大寂能為師，名德寶，號笑巖。

禪師果斌，住南京天界。

斌，字半峰，與顧華玉談禪和詩。題王十岳山寮避暑詩云：小隱空山絕四鄰，野雲孤鶴自相親。誰知一徑深如許，猶有敲門看竹人。

甲申三年(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南畿諸郡大饑。)

乙酉四年

丙戌五年

禪師無相圓應，中丞毛埕請住天池華山禪寺，重修大殿。

華山寺為晉時古剎，峰前天池，一泓湛碧，高僧注經於此。池中三見青蓮，有鉢盂、翠屏諸勝。中峰本祖建石殿，安置藏經，歲久荒圮。埕字貞甫，讀書殿側，見石柱流光之瑞，遂發心重修，延無相圓主席說法，有手記及詩文述其事。

丁亥六年(五月，京師雨錢。)

戊子七年

己丑八年

庚寅九年

禪師如遷圓佐，謁宗鏡祖於立雪庭。

遷鳳翔，岐山李氏子。首參悅菴，喜指示向上一路。尋入青峰山，弔影單棲，有所開悟。同天然佐來少室謁書祖，入室陶鎔機契，俱蒙印可。

辛卯十年

禪師如進通玄，同謁宗鏡祖。

進字隱菴，廣平永年陳氏子。玄字古風，鄴下王氏子。同謁書祖於少室，一見期以龍象，久之俱付衣法。

壬辰十一年

禪師德寶，至龍泉參祖。

寶徧參名宿，一日渡溪，失足墮水，衣履俱濕。更衣呂家店默坐，忽聞婦人責子，有省。遂造關嶺，謁龍泉祖，呈所得。明旦入室，祖曰：上座昨日許多絡索向甚處去也？寶擬對，祖笑曰：鷂子過新羅。寶復問曰：十聖三賢已全聖智，為甚不明斯旨？祖曰：如何是斯旨？下語皆不契。因臨泉洗菜，忽一莖菜墮水，逐水圜轉，捉之弗得，遂豁然喜躍來歸。祖舉玄沙未徹語勘之，寶曰：賊入空房。祖曰：不得草草。寶便喝，拂袖而出，旋辭祖入楚。

癸巳十二年

禪師常忠謁書祖於嵩山。

忠，字蘊空，生緣建昌。為儒時，嘗講姚江良知之學。出世後，聞中州小山祖道風，即往參謁。祖問：來為何事？忠云：為生死求出離法。祖曰：生死在何處，要你出離？忠無語。祖曰：且去，務下著。一日，忠又問：如何得見性成佛？祖曰：你喫飯也未？忠云：已喫了。祖曰：舌在你口裏，還見麼？忠云：畢竟如何得成佛？祖曰：佛是乾屎橛，汝咬得破麼？忠擬再問，祖搖手曰：不是，不是。忠益心疑之，乃辭祖，遍參諸方。

甲午十三年

乙未十四年

丙申十五年
書祖自少室遷宗鏡。
祖謝少林事，往住北京宗鏡。時蘊知忠徧訪諸方名宿，有省，乃徹見祖作用。復返嵩山，隨侍住宗鏡，服勤三載。祖付以偈：
丁酉十六年
祖付德寶法印。
寶入楚，參大覺。圓覺齒高，儀貌豐碩，辭音如鐘，住山數十年，不與人事，禪門巨匠也。寶侍覺數月，朝夕扣擊，舉拈放風轉，方便莫測。一日，室中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悟。覺曰：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閑名。正當恁麼時，外道悟箇甚麼？寶擬對，覺以手掩其口曰：止！止！猶挂齒在。寶曰：可謂東土衲僧不若西天。外道遂作偈曰：一自當年畫模則，幾番紅了幾番黑。如今謝主老還鄉，那管平生得未得。覺為助喜。未幾，回關嶺，祖付以法印，諭出世。
戊戌十七年
己亥十八年
庚子十九年
辛丑二十年
禪師常潤參宗，鏡祖付法。
潤，字幻休，別號大千，南昌進賢王氏子。初謁萬松林於徑山，復參大方蓮，後參宗鏡祖，力行二年，愈益精進。祖舉洞山我今不是渠，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潤領悟，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真消息。無相滿虛空，有形沒踪跡。曾為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子清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祖曰：子無勦說，更須自入悟門。潤曰：尚不借緣，從何門入？祖曰：既不借緣，何為至此？潤曰：因不借緣，所以至此。祖曰：就不借緣一語，於意云何？潤曰：彩鳳翻飛身自在，鐵牛奔吼意常閑。祖曰：善哉！明日辭行，祖付偈曰：定作人天主，當思少室秋。潤曰：常潤是甚麼人，安敢當此？祖囑曰：吾道不振久矣，豈宜袖手耶？潤唯唯。
壬寅二十一年
癸卯二十二年
臨濟第二十七世龍泉祖示寂。
宗統編年卷之二十九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

## 臨濟第二十八世祖

諱德寶，金臺吳氏子，嗣龍泉祖。

世宗甲辰嘉靖二十三年

臨濟第二十八世，圓通祖，嗣宗統(三十八年)。

祖居圓通。

仲夏朔，祖入都，居圓通寺。上堂，拈拄杖曰：有麼？有麼？時有一僧出作禮，祖劈脊便打，曰：多口作麼？曰：某甲一言未措，何為多口？祖復打，曰：再犯不容。

乙巳二十四年

祖，結夏圓通。

四方禪侶，終南、南岳、伏牛、五臺等處，聞祖道風，皆來參禮。

丙午二十五年

曹洞宗統，止於是年。

按洞宗宗鏡書，傳少室潤、廩山忠、隱菴進、大方遷、古風玄、天然佐五人。少室潤傳清涼念、無言道、智空睿、鰲谷銀、無疑信五人。廩山忠傳經昌經一人。清凉念傳雲門澄一人。壽昌經傳博山來、東苑鏡、鼓山賢、黃龍謐四人。無言道傳少室喜、金山肇二人。雲門澄傳苕溪徹、明因懷、佛日方、愚菴盂、東山澫、弁山雪六人。博山來後，有雪關閬、檀度密、華首獨、金陵嚴四人。東苑鏡傳天界盛一人。鼓山賢後，有鼓山沛一人。諸家傳持，正在繁衍。從此至本朝，諸師之出世行蹟，年月有徵者書焉。宗統之歸，須俟後定。

幻休潤和尚繼席少室　發明(洞宗宗統已虛，諸師皆稱和尚，後詳諸方略紀)。

宗鏡祖示寂，僉議繼席非潤不可，潤執意謙退，再請再却，眾乃舉祖付囑之偈，潤遽墮淚，不復言辭，乃住少室。潤體貌豐碩，聲若洪鐘，與諸學人甘澹泊而襟度夷曠，力荷大法，朝夕乾乾無少倦色，告香入室者二百七十人。

丁未二十六年

戊申二十七年

己酉二十八年

庚戌二十九年

辛亥三十年

佛滅後二千五百年。

壬子三十一年
癸丑三十二年
隱菴進和尚應請北遊。
進自得法於小山書祖，後養道於大仜之興國寺，影不出山，足不蹈閫者數載。久之，開堂說法，機如走珠，口似懸河，衲子肩摩踵接，趨謁如狂。一日，應請北遊，途宿三教堂，主僧進曰：此中向有憨布袋像供西壁，後為羽士居此，於頂上安雙髻，改呼為鍾離仙，遷供東壁。每每緇衣黃冠，爭衡代位，至今葷酒淫祀，妖孽一方，死為怪事，求和尚除之。進以拄杖指其像曰：者塊泥團，變怪多端。不守本分，惱亂人間。髡頭佛祖，丫髻神仙。出乖見醜，魔魅閭閻。彼此搬弄，東那西遷。妄生喜怒，暮四朝三。不遇老僧行正令，多年冷地受牽纏。四大各復，返本還源。從此一方齊物論，即刻送汝上長安。咄！咄！連棒粉碎，而邪孽從茲肅清。
甲寅三十三年
祖辭眾南遊。
仲秋，祖辭眾南行，有答三際禪人問法語。
蘊空忠和尚棲隱廩山，慧經從之出家。
盱江之新城有廩山，去郭二十里，八面秀拔。忠遊喜之，因結茆棲止者二十年，不與人接。諸士紳故人多來相訪，唯默坐而已。羅近溪、鄧潛谷與論性命之學，皆超出情見。及舉宗門向上事，人多未能領略。經，撫州崇仁裴氏子。誕時難產，祖父誦金剛般若經而娩，因名經。初生顖異，長貌蒼古。九歲入鄉塾，便問：浩然之氣是箇甚麼？塾師異之。嚮忠道行高峻，特求出家。常疑金剛四句偈必有指據，偶見傅大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不覺釋然，遂辭忠隱峨峯。嘗登絕頂，顧盼而作偈曰：踏上雲頭第一峯，眼中廣博小虛空。當時欲見無由面，今日相逢處處同。結廬三年，人無知者。
乙卯三十四年
丙辰三十五年
禪師方念參少室休和尚，於立雪庭受付。
念，字慈舟，別號清凉，古唐楊氏子。十歲投金臺義公出家，自念生死事大，受具參方。一日，聽古道法師講楞嚴經，至七處徵心後，頓知緣生不實，茫無下落，乃遍歷講席，精研性相宗旨，終不自肯。往少室參幻休潤，於立雪庭禮拜次，潤問：甚處來？念曰：北方來。潤曰：北方道法與此方如何？念曰：水分千派，流出一源。潤曰：恁麼何用到此？念曰：流出一源，水分千派。潤見念言辭迥邁，命充維那。時提大事，因緣激發之，念曉夕體

究，至忘寢食。一日，至五乳峯前初祖面壁處，忽然契悟，亟詣潤，呈偈曰：五乳峯前，好箇消息，大小石頭，塊塊著地。潤可之，囑曰：從上佛祖以自己所證遞相承襲，欲令一切眾生知有此事。余得之小山先師十餘年矣，今將從上佛祖心印源流付囑於汝，汝當上體佛祖之心為心，以續慧命，燈燈相繼，毋令喪失。然雖如是，尚宜晦跡林泉，乘時一出。付以偈曰：無上涅槃心，佛祖相傳付，吾今授受時，雲淨風頭露。

丁巳三十六年

禪師伏牛下徑山，萬松紹林寂。

林，仁和沈氏子。幼入法輪，出家習瑜伽教。林愀然曰：是豈生死大事所竟耶？趨天目，謁平野老人，獲聞心要。翱翔講律，研窮玄奧者久之。嗣伏牛大休，實入川峽，登峩嵋，復歸虎林，遯迹徑山。道風彌著，問法者麕至，書偈而化。

雲外香曰：萬松老人，操履真潔，玄宗幽邃，近代主匠，不多指屈。其於徑山，踞師子座，撾塗毒鼓，法筵非暫也，世諦非促也，度生非簡也，傳法非一眾也。及考山志，列諸法侶類中，而不入祖位，何所然耶？吁，異哉！明眼人前，不妨舉似。

戊午三十七年

己未三十八年

庚申三十九年

禪師吉菴下嘉興天甯法舟道濟寂。

濟，秀州張氏子，嗣吉菴祚。初住龍淵，景德移鹽官俱胝故院。院有靈泉甘美，且利浴繭，因產婦觸穢，致震雷墜石，要以百祀矣。濟謂眾曰：院破可完，井覆可啟。以密語禱之，石徙其半，至今有半井之稱。尋移武康雙髻，有池蛙聽經之異。嘉靖初，中貴張永請出世秣陵安隱，由陽羨開堂禾之天甯，復開爐鞴於靈光、精器諸剎。乃浮舟南湖，信風所如，三年棄去，居湖之弁山，是年秋寂。濟氣宇遐暢，禮度閑逸，律身惟謹，造次瑣屑，必規檢寒暑，屋漏亡改替。性沉靜，素無干謁，隨緣轉化，先後二十餘所，解包之後，足不越戶庭。旦晚持秘密伽陀，嚴甚，燕暇則孤坐，泊然似不能言者。錢帛蔬果必均同，在誨義無礙，如春風披拂，不自知其意之消也。

辛酉四十年

壬戌四十一年

癸亥四十二年

禪師。天童下天池，玉芝法聚寂。

聚，鹽官富氏子。兒時恒籍地趺坐，折草念佛。出世後，結廬澉湖習靜，芝產座下，因號玉芝。嗣天童碧峯顯，移錫武康天池，

搆玉芝精舍。提唱宗乘，隨機明捷，如太阿發穴，秋水生寒，不犯鋒鋩，任情礛礪。二十餘年之間，歸誠緇素，鑑覺一大事因緣者，琳琅輝映。有語錄六卷。五月十九日寂。

甲子四十三年

祖復北遊，寓寶禪。

乙丑四十四年

禪師正傳，參祖於北京寶禪。

傳，溧陽呂氏子。年十九，從善權樂菴薙髮，看父母未生前話，無所入，刻苦歷二七日。一夕經行，纔就坐，聞琉璃燈光燁爆，豁然有省。乃曰：古人所謂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銷殞。非虛語。直造燕都參祖，通所得。語未竟，祖忽趯出隻履曰：向這裏道一句看。傳無語，立簷下，自夕達旦。祖出見，喚傳。傳回首，祖翹一足作修羅障日月勢，傳乃大悟。

禪師智空赴天界請。

空字妙有，雲南太和葛氏子。出家後，往雞足山，然一指。偕友往南嶽，下煉魔場，卓菴仰山，日唯一食。西踰江浙，訪諸祖遺跡，閱藏天目，頓明大旨。謁萬松林於雙徑，遂受記莂。是年應天界請。

丙寅四十五年

圓悟生(是為天童)。

十一月十六日，生於常州宜興蔣氏。

穆宗莊皇帝

穆宗丁卯隆慶元年

禪師瑞巖下，禺川真慧寂。

慧，雉城符氏子。事母以孝聞，却姻出世，書法華十二部以報罔極。力參有悟，往印於玉芝，聚首眾飛霙院。烏程令不崇三寶，陷之於獄，體無完膚。同事數人咸謂非麴蘗榮衛不可以生，慧獨毅然曰：酒為大過，犯吾佛首禁，生死等幻耳，毋多言。至夜，說偈而逝。

戊辰二年

己巳三年

祖付正傳法印。

傳悟後服勤數載，禮辭南歸，祖書從上源流付之。臨行，覆以一笠，曰：無露圭角。

慈舟念和尚掩關五臺。

念掩關五臺，晝則一食，夜則孤坐。久之，自念差別，智不可不明。乃肆遊諸方，一切苦行人所頗蹙者，皆身親歷。後至石城，

精厲過分，雙目忽盲。念曰：幻身非有，病從何來？將身心一時放下，硬坐七日，雙目復明。

庚午四年

辛未五年

壬申六年

憨山德清參祖。

清，全椒蔡氏子，出家長干。大報恩寺大殿燬，清與雪浪恩矢志興復。乃北遊京國，尋之五臺，以憨山自號。謁祖，祖問：何處來？清曰：南方來。祖曰：記得來時路否？曰：一過便休。祖曰：子却來處分明。清作禮侍立請益，祖開示向上數語而出。

神宗顯皇帝

神宗癸酉萬歷元年

法藏生(是為三峰)。

十月七日，生於常州無錫蘇氏。

甲戌二年

禪師天甯下大雲，雲谷法會寂。

會，嘉善懷氏子。參法舟濟於天甯，寢食俱廢。一日食盡，不知碗忽墮地，陡然省徹，得受記莂。韜迹香林，見明教嵩日課，遂效行之。徐魏國公延於叢桂庵，請住三藏殿。會危坐不越閫者三載，誅茅棲霞千佛嶺。陸儀部光祖訪之機洽，欲為建寺，力辭之。嘉靖丙寅，集五十三人結禪期於天界。壬申，吳吏部默泉、鄭刑部旦泉等請還故山。達觀可扣華嚴宗旨，為發揮法界圓融之妙，歎未曾有。會定力攝持，住山四十餘年如一日。晝夜端坐，前置一爐，香烟不斷，終身禪誦無間，真末法精進幢也。當江南禪道梗澀之時，出入滅裂之地，始終無一議之者，其操行可知已。正月五日，四方之眾覩會住處燄發，及明趨視，而會已寂。

住棲霞時，有開示袁文學了凡行功過格，語載本傳。

乙亥三年

無明經徹悟。

經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次，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遂往廬山呈偈，忠即為印可，始許薙髮受具。

丙子四年

勅法師覺淖等校訂續八大藏經典。

丁丑五年

戊寅六年

祖自五臺回至京，結菴西城柳巷。
己卯七年
庚辰八年
禪師。萬松下蒼山，妙有智空寂。
空威儀豐偉，望之儼然一應真。住天界，遷超果，晚居余山寂。
徐階銘其塔。
禪師東塔下，敬畏如空寂。
空香水施氏子嗣野翁曉
雲外香曰：斷橋倫傳方山寶，寶傳無見覩，覩傳白雲度，度傳古拙俊，再四傳至寶芳進，進傳野翁曉，曉傳敬畏空，空傳古湛冲，冲之後遂斬無傳衣偈，留車奚菴。
辛巳九年
臨濟第二十八世圓通祖示寂。
正月十九日寂，塔於城西之小西門。
禪師無念深有，住龍湖。

## 臨濟第二十九世祖

諱正傳，字幻有，嗣圓通。
壬午十年
臨濟第二十九世禹門，祖嗣宗統。
癸未十一年
甲申十二年
乙酉十三年
曹洞三十世西京萬壽幻休潤和尚寂(宗鏡書祖嗣)
發明(潤當嗣宗統，以俟後定，故書法如此。)
順德鵲山天然佐和尚寂(曹洞三十世宗鏡書祖嗣)
佐隱鵲山，有請說法者，堅辭之。十月，預知時至，浴畢坐逝。
丙戌十四年
詔頒藏經，施天下名山。
國初刻藏，有北方撰述諸經未入藏者，詔補入之。勅頒十五藏，散施天下名山。
慈舟念和尚南遊，普陀禪師、湛然、圓澄參謁，受印證。
念遊普陀歸，由越之止風塗，眾請說法，湛然、澄來參，念問：止風塗向青山近，越王城畔滄海遙時如何？澄曰：月穿滄海破，波斯不展眉。念復舉洞上宗旨，逐一問澄，澄乃說偈呈似，曰：五位君臣切要知，箇中何必待思維？石女慣弄無鍼線，木偶能提化外機。井底紅塵騰靄靄，山頭白浪滾飛飛。誕生本是無功用，

不覺天然得帝畿。念閱，曰：語句綿密，不落終始，真當家種草也。遂召入室印證，曰：汝後開兩片脣皮，截斷天下人舌頭，有分在。即付偈曰：曹源一滴水，佛祖相分付。至今授受時，大地為甘露。咄！五乳峯頭無鏃箭，射得南方半個兒。

慈舟念和尚住嘉禾東塔。

念應請住嘉禾之東塔，遷豫之雲居匡廬。後欲投老臺山，越中緇白力挽歸寶林道場(汰如河法師續高僧傳稱師為清涼國師後身)。示寂後，法嗣湛然澄，迎龕塔於顯聖南山之麓。

丁亥十五年

禪師萬松下嘉禾，東禪千松明得寂。

得號月亭，以嗣萬松，易號千松，烏程周氏子。始參百川海不契，單衣芒屩，徧歷叢席，備嘗艱苦，所遇皆外道法事。自念般若緣薄，益奮勵投上竺，哀籲普門大士，祈姤明師。乃謁萬松林，泫然請決，凡十載無所入。一日閱楞嚴經，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恍若雲散長空，寒蟾獨朗。呈偈，松頷之。松住雙徑，得為眾負米縛薪，不憚艱苦，獨行樸蔌間。遇虎橫踞，得卓錫正立，虎俛首避去，時咸異之。適覽棗栢合論，至十地品，午夜隱几而坐，夢遊兜羅綿世界，聞華嚴奧旨。至於結座，乃說偈曰：從本已來無，今日何曾有？一毛頭上見，虛空笑開口。喝一喝，寤白松，松撫之。松寂後，懸鐺守塔者千有餘日，乃孑身趨凌霄峯，結茅孤坐，衣草食木，苦行精研。一夕趺坐，心境豁爾，疑滯氷釋。自此道價崢嶸，毳徒輻湊。陸五臺率眾請法，吳司寇韞菴請說法於靈隱，管僉憲東溟請闡法於天池，沈儀部觀頤請住圓證寺。世方崇事真武比邱，有披法服而膜拜者，得見悉叱曰：此北方一水神耳，教中謂毗沙門天王願興神力為佛外護，爾授七佛袈裟而禮，何謬倒乃爾！往往改像設而更廟宇，俾學者專心正道，得為人修榦玉立，性度伉直，以勝法為自重，以傳道為己任，禍患不苟避，慽喜不形色。至於登座白椎，則慈雲靄然，三千炳著，八萬森嚴，七眾無不渥其沛澤，而醉心者夥矣。所遇公卿，未嘗降禮作卑諂態，羣小或憎詬之，百折不回。是冬示疾，吉祥而逝。

相宗法師蘇州華山祖，住寂。

住，字幻依，號麓亭，丹徒朱氏子。八龍蟠山出家，受法華、華嚴諸大部。自謂覺識所依，非關真際。遊少室，依大章五載。復至伏牛，依高安十二夏。次遊都下，謁松、秀二法師，盡得清凉之旨。淮安胡給諫延住鉢池山，造大藏經，作無遮會。訪無極於南京，居第二座。鉗鎚之暇，即入眾作務，演華嚴於京口萬壽寺。至入法界品，地震天雨，甘露寶華。時無極妙峯承印，亦居

座下。萬歷甲申，憩錫蘇州蓮華峯下，建精舍居之。立三不留軒，謂不留骸骨，不留衣鉢，不留徒眾也。九月，告眾而逝，異香積時不散。塔全身於蓮華峯之陰，王世貞銘其塔。住持常不輕行，提獎孜孜，所至皆成寶坊。

戊子十六年(歲大饑)。

己丑十七年

沙門真可募刻方冊大藏。

可字達觀，號紫栢。嘗復楞嚴寺，以大藏京板印購煩難，欲易梵筴為方冊，便於流通。上首道開法本，慨肩鉅任，馮夢禎、陸光祖等共相倡舉，布告天下，今之嘉禾楞嚴藏經是也。

庚寅十八年

無言道：和尚住嵩山少室。

道字無言，新建胡氏子，嗣幻休潤。嵩山四眾請住少室祖庭。周藩國主迎道說法，主大開悟。汝甯王聞之，亦迎道至。世子病足，倚杖而視。道乃引之，周行七轉，汗流如注，而足即瘳。僧問：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意旨如何？道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道機鋒敏捷，襟懷平實。後寂，塔於少室祖塋。

禪師儀丰方豫安禪蓮居

豫，達州羅氏子，出家太平興國。參鬼神，覷不破之機，三年有省。南詢結茅雙徑，鵬搏峯，蒿糝不給。深究玄要之旨，棲止清平山。一日，聞午炊作聲，徹去疑滯。返興國，葺故宇，薦至杭郡。時蓮居首啟禪期，一時究心之士咸集，請豫說法。因秉鼗鼓，示眾法要。

祥符蔭曰：白馬豫禪師真參力究，密證宗乘，秘重大法，不以禪師自居。神廟時，蓮居開禪期，皐亭、永慶闢枯木堂，儀丰、聞谷二大師實以禪攝講淨，而不滯理致，不墮名言者也。

辛卯十九年

法藏出家。

藏得度於邑之五牧德慶院，命今名。

壬辰二十年

沙門真可，禮石經於雷音寺，感舍利放光。

可書法華經以報二親，薦入都門，復潭柘古剎。西遊崌嶓，由三晉歷關中，踐棧道，禮普賢大士。順流下瞿塘，過荊襄，一登太和，住錫匡阜，重新歸宗故址。自皖公山北上，探問石經遺跡，掃琬公塔院，啟石室佛座，獲一寶函，中有佛舍利若干，出視，光燭林壑。適慈聖太后曩歲拜為弟子，命近侍致齋供，乃紫伽黎

可以偈辭，有云：自慚貧骨難披紫，施與高僧福更增。因請舍利進宮，三日修敬，出帑金重固於石窟，憨山、德清記之以文。

癸巳二十一年

沙門南岳伏虎巖真清寂。

清，字象先，湘潭羅氏子。依伏虎巖寶珠得度。參無字，因舟觸岸有省。戒行精嚴，道聲藹著。慈聖太后錫金紋紫方袍以褒崇之。復慈雲禪剎。是歲正月二十九日，往生淨土。

甲午二十二年

乙未二十三年

祖住龍池，圓悟出家侍行。

悟正月詣顯親，禮祖為師。祖以悟學道勇銳，志期徹悟，命名圓悟。是春，祖應太常唐凝菴請，住龍池。悟為荷橐而往，身任眾務，以至鬻薪陶器，負米百里之外。雖刻苦事眾，而參究益力。

憨山、德清戍雷陽。

清因前頒藏使者觸上怒，併及之，下鎮撫獄，以私創牢山寺院，遣戍雷州。清乃謂眾曰：佛為一切眾生不捨三途，今東海蔑戾車地，素不聞三寶名，今予教化十二年，三歲赤子皆知念佛，捨邪歸正，予願足矣。第以重修本寺，志未酬，可痛心耳。乃離即墨，士民傾城涕泣，追送下獄。時京城[言*苔]剎皆為誦經禮懺，保護衲子，中有然香煉臂、水齋持呪以加護之者。在獄八閱月，冬十月發遣，朝士大夫多褻服策蹇相送。安肅鄭大司馬範溪公子在金吾，素未相識，時設燕會，在朝縉紳請救，以至涕泣訴其無妄。

丙申二十四年

丁酉二十五年

戊戌二十六年

圓悟始納僧服。

先是，悟出家時，祖即命薙染，而苦願終身苦行供僧役，故祖上下舟車，悟隨行，有類廝養。後嘗正色語眾云：老僧三十一上侍先師參禪學道，都在作務裏辦，汝輩要安坐修行耶？老僧不願叢林遺此法式。是年四月八日，始納僧服。

無明經和尚住寶方，元來參謁契悟。

經省悟後，服勤左右，日夕溫研，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出住寶方，時年五十一矣。(經住山日，有僧問：住山前曾見何人？經曰：總未行脚。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經善其言，遂徧參蓮池宏、達觀可、憨山清語，各投契。)來，廬州舒城沙氏子。生而白衣重包，葷酒性絕。年十六，禮五臺靜菴通公修空觀。五年，參壽昌經於峨峯，不契。復謁於寶方，經問：蟻子解尋腥處去，蒼蠅偏向臭邊飛。是

君邊事？是臣邊事？來曰：臣邊事。經曰：大有人笑你在。來曰：先所論皆是，到這裏因甚不是？經曰：此一不是，彼一切都不是。一日如廁，見人上樹，豁然大悟。趨見經，入門便拜。經曰：子近日如何？來云：有箇活路，祇是不許人知。經曰：因甚不許人知？來曰：不知，不知。經舉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公案。來立呈頌曰：殺活爭雄各有奇，模糊肉眼曷能知？吐光不遂時流意，依舊春風逐馬蹄。經笑曰：子今日方信悟，不爾欺也。來曰：向後還有事也無？經曰：老僧祇知二時粥飯，亦不知有向後事。來曰：豈無方便？經曰：子後得座披衣，幸無籌策足矣。

沙門真緣焚身供舍利塔。

緣，錫山梁氏子。形材劣眾，精銳過人。歷名山而參尊宿者十有六夏，得悟性宗，兼以念佛三昧。萬歷二十六年結制日，卓錫四明，展敬阿育王舍利七寶塔。光中獲覩釋迦如來丈六紫金身，率然而喜，摒然而泣曰：真緣何德，乃感我佛希有瑞相！誓欲焚身以報佛恩。遂數日不食，啜油而已。遐邇道俗，然否者半。有一闡提姍笑曰：何物闍黎，敢爾誑惑！有如熾然不勝其楚而逸，吾必挽以燼之，一快眾念。是月二十五日，茶毗於寺後之塔山，用綿纏體，塗以香油，結趺端坐，厝薪四周。手中一艾丸，摩挲久之，忽烈燄迸發，自膝底然至襟次。俄而青光一道，直衝碧落頂間，見化佛一尊，約修二尺許，金色爍人，胸前兩臂併作黃金相。時聞送眾佛聲浩浩，復開目云：不用念佛，當念心經。眾皆朗誦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緣復云：不是這心經，是會不下。萬眾歡踴者、悲戀者、讚仰者、頂禮者，但知迴心三寶而已，惜無一人薦取其意者。如前姍笑，闡提亦知，叩顙謝過。火餘，建方墳於峯頂。緣初入山時，見一黑虎夕踞崖石，有二神人作禮，求緣記莂。及火化時，郡中一童女倚樓，遙見碧落之光，乃望空歸禮，愛護處身，畢生修道云。

雲外香曰：自喜見菩薩，以身供養如來。河沙諸佛，讚言善哉，是真精進。以法供養，名第一之施。嗣後見聞，亦寥寥矣。法不云乎，出家菩薩，應燒身燒臂燒指，供養於佛。乃至餓虎狼獅子，一切餓鬼，悉應捨身肉手足，而供養之。然後一一次第，為說正法，使心開意解。近代如君山永隆禪師，救免沙彌。北地花子觀音，議開戒壇。及緣三人，一者為佛，一者為法，一者為僧。吁，彼三師者，若非多生成熟，即是再來菩薩。良由一切色身三昧，利及無量有情，而見於是也。

己亥二十七年

悟掩關。龍池。

庚子二十八年

元謐謁無明經和尚於寶方。

謐字閬然，一字見如。詣寶方，一見傾服，求剃度。經難之，遂抵撫州，禮法師鎧，祝髮來寶方充火頭。屢呈所見，經皆不許。經遊勘諸方，謐隨行。後往金樓峯，力參歲餘。一日，因推磨失手，有省。詣經，呈偈曰：累我多年繞處尋，無端石塊解翻身。老儂問我何緣故，眉目依然面上橫。經曰：前三句即不問，後一句是如何？謐云：不堪雪上更加霜。經曰：今日且放過。夜坐菜園，偶聞蝦蟆聲，當下身世一空，無法可喻。偈曰：虛空逼塞一聲蛙，水鳥含靈共一家。十字街頭閑意思，自歌自唱哩蓮花。

辛丑二十九年

藏乞戒雲棲。

時朝廷戒壇未開，先授息慈戒。

元鏡參經和尚於寶方。

鏡字晦臺，號湛靈，建陽馮氏子。參寶方，力究諸祖誵訛公案。

偶閱圓覺隨順覺性章，豁然氷釋。經印以偈。

憨山德清，興復曹溪祖席。

先是，清與達觀可共念禪席陵彝，皆由本源壅蔽，欲往曹溪，以濬法脉。而清遣戍至雷陽，制府戴觀察任、南韶道任皆感服清德化，延入曹溪。時曹溪四方流棍，集於山門，開張屠沽，穢污之甚，積弊百餘年矣。墳墓率占祖山，僧產多侵之，且勾合外棍，挾騙寺僧，無敢正視者。清歎曰：此心腹之疾也，苟不去，則六祖道場，終將化為狐窟。往白制臺戴，戴曰：無難也，試為公力行之。即下令本縣坐守，限三日內盡行驅逐，不留一人。山門積垢，一旦如洗，開闢路徑，重修祖殿，一二年間，百廢具舉。

祥符蔭曰：大師嘗曰：吾師佛聖人，出家學道，乃止雪山修行。葢雪山，清涼處也。眾生為五欲煩惱之火，晝夜燒烺，而欲其出離，非置之萬仞氷雪之中，使之徹骨嚴寒，又何以止烈燄，免銷鑠哉？大師初行脚，即決志登五臺，向清凉絕頂，於憨山氷雪堆中，撥出老屋數椽，孑然居之。一日，經行立定，忽覺萬境澄湛，唯一大光明藏，圓滿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見其中。自覓身心，了不可得。從前疑會，當下頓消。出定視釜，已生塵矣。從此以淨光明幢，到處作大佛事。乃至荷戈投荒，入炎瘴饉癘之鄉，身坐尸陀林，而心遍作清涼散。今讀其從軍詩，有曰：火宅誰堪避？清涼自可求。則知師雖乘願入此熱惱叢中，布慈雲，灑甘露，然非從氷雪懸崖一迴撒手過來，亦何能法法無生，得大自在也？至濬復曹溪一段公案，則又法苑一大快事，而以逆緣得之，所謂順逆皆方便也。師真可謂大雄後勁矣。他日詠大雪，則

又曰：回想六年饑餓處，令人不覺鼻頭酸。噫！痛定思痛，難矣哉！

居士幻寄瞿汝稷集指月錄成。

錄凡三十二卷，始自七佛，終於大鑑下第十六世，節次詳明，旨要該悉，雖儒門所集，而衲子使之。

壬寅三十年

祖移錫燕都，圓悟監龍池院。

是時講席盛行，衲子相見，不齒向上。祖孤任單提，儼然汾州，嘗舉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語，辨驗方來衲子，士大夫罕契其機。

無異來和尚住廣信博山。

癸卯三十一年

圓悟銅官山悟道。

秋，過銅官山，豁然大悟，昭昭靈靈之境，一時打徹，情與無情，煥然等見，覓纖毫過患不可得。

漢月藏詣龍池。

藏徧參諸方求真。師走荊溪見祖，至龍池下院，知祖北遊，見祖自題頂相而還。

真可寂於詔獄。

可庚子歲將往曹溪以濬禪脉，泊湖口，值榷使紛梗，南康守吳寶秀被逮，可驚詫曰：其如世道何？即策杖入都，多方調護，秀得末減。妖書震發，遂下詔獄。金吾訊鞫，對曰：礦稅不止，則我救世一大負；傳燈未續，則我出世一大負。時忌者欲死之，可乃沐浴端坐而逝。次年秋，塔於雙徑。可氣宇雄毅，面稟嚴肅，中懷慈愍，接機利物，不假常情，一棒之下，頓欲勦絕，是故歸誠甚夥，而親詣者甚希。然性躭山水，若雲行鳥飛。所受檀信，四事紛然，而服無餘衣。重興梵剎一十五所，而居無常處。除刻大藏，凡古尊宿語錄及所著經論文集世所不聞者，盡搜出流行。喜蘇長公易解，閱歷書必加額而後啟。四十餘年，脇不契席，恒誦毗舍浮佛半偈曰：假借四大以為身，心本無生因境有。每每示人曰：吾持二十餘年，已熟句半，若精二句，死生了然矣。有內外集行於世。

祥符蔭曰：禪宗至神廟間，波靡極矣，得雲棲五乳及可一鼓作氣，而後天童、萬峰兩祖乘願崛興。可尤秉真實心，凜然以大法為己任，惜時無黃檗、睦州一流宗師縱奪之，遂使可不能如臨濟、雲門。吁！此今古之所以貴師承也。可深慨五家綱宗不振，後學茫茫無從趨正，亟欲輯續傳燈，辨明真偽，乃以世緣掛礙，

賈志長往。噫！汩沒而至今日，更自難言，安得大乘氣象如可者一樹精進幢哉？

甲辰三十二年

乙巳三十三年

弘儲生(是為靈巖)。

二月八日，生於南通州。李氏。

悟監院入京省覲

四月，偕圓修入燕京覲祖。冬十月，始達普照寺。祖聞悟來，先使人待之國門。及至，便問：有新會處麼？悟曰：有。祖曰：有什麼新會處？悟曰：一人有慶，萬民樂業。祖曰：汝又作麼生？悟即問訊曰：得得來省覲和尚。祖曰：念子遠來，放汝三十棒。悟便出。

丙午三十四年

祖駮空印正量論。

晉僧肇依三諦立宗，破小乘凡外妄見，作四論：一曰物不遷，二曰不真空，三曰般若無知，四曰涅槃無名。大意謂本無實相，法性性空，緣會一義耳。時有講師空印作正量論駮肇論，故祖直駮空印之非。

丁未三十五年

悟辭祖南還。

戊申三十六年(正月，南京天鳴，聲如濤鐸，旬餘乃止。)

無明經和尚住壽昌，元賢從之剃染。

經是年開塔。壽昌贊，建陽蔡氏子。幼補邑庠，讀書僧寺，聞僧誦經至我於爾時為見清淨光明身，不覺心大歡喜，閱之又茫然意旨，乃往問經，經勉看乾屎橛話。年四十，親歿，棄家往投經剃染。一日，經自田間歸，逆問曰：如何是清淨光明身？經振衣而立。賢曰：只此，別更有麼？經拂衣便行。賢隨入方丈，不及啟口，經連打三棒，曰：向後不得草草。

己酉三十七年

律師古心如馨，開戒法於金陵靈谷法藏，從之圓戒。

時戒壇久閟，馨開南山法門，戒儀一新，藏得圓戒。

庚戌三十八年

禪師法藏，住海虞三峯。

藏徧求真師，時禪風絕響，乃遊。方至海虞北麓，見烟一穗起深樹間。藏曰：此有隱者。撥草而進，谿流繞門，鏘鏘然古院沉寂。主僧曰：師氣宇非常人，三峯集東南靈秀，師宜住此山。藏曰：我亦樂之。院久廢，藏攜四五苦行力參，如風穴當年。

辛亥三十九年

祖自燕京還龍池。
祖付圓悟衣法。
祖自北歸南遊，越窮天台、龍湫諸勝。庚戌歲杪，還龍池。祖一日陞座召悟，悟近前，祖舉起拂子曰：諸方還有這箇麼？悟震威一喝，祖曰：好喝。悟連喝兩喝，歸位。祖顧悟曰：更喝一喝看。悟即出法堂。明日，撾鼓上堂，以大法印付之。
三峰法席成。
五乳弟子包福明十餘人，破家成三峯叢席，額曰清涼禪院。
憨山、德清赦還。
壬子四十年
三峯藏悟道。
二月朔，藏八百日，不語死關。才上蒲團，忽眩暈，歐痰一斗，遂放身熟睡，如墜千尺井中求出相似，手足都無攀攪。至第五日巳間，方深睡。窗外二僧夾籬，拗折大竹，聲若迅雷，頓見虛空粉碎，大地平沉，人法俱消，一真不立。盡大地覓纖毫過患，了不可得，無有譬喻能喻。揭開從前文字，但見紙墨義理，了不關思。端坐終夜，如彈指頃，無思惟中觸著。趙州云：我在青州做領布衫，重七斤。凡古栢樹子、乾屎橛，新婦騎驢阿家牽，八角磨盤空裏走。至雲門，扇子[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種種三昧一時見。前因勘破，向來橫說竪說，行棒行喝，總未是向上全提在。所以雲門道：盡大地無纖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須知更有向上全提時節。儻臨濟不曾得黃檗，佛法無多子，德山尚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何能棒下成等正覺，喝下成等正覺耶？後復深研玄要之旨，從梅花蓓蕾時閉關，疽發於背不自覺。忽推窗，見黃梅墮地，千門萬戶，劃然天開。
癸丑四十一年
甲寅四十二年
湛然澄和尚開法雲門。
憨山清返初服
臨濟第二十九世禹門祖示寂。
二月十二日圓寂。
禹門祖付天童悟、磬山修、雪嶠信、抱朴蓮四人。諸家法脉，正在繁衍，書則不勝，定則未可。年紀止於禹門，宗統之歸，須俟後定。
歷年表曰：自宋高宗丁巳紹興七年，至明神廟甲寅萬歷四十二年，凡四百七十八年。其間正宗法脉，時汙時隆；大道機宜，若顯若晦。南渡晚葉，猶重法以尊師；理學名儒，或內秘而外見。元廷隆禮，邁於尋常；明時尊崇，著之令典。碩德耆緇，盛行南

北；英流俊衲，不減宋唐。鬱鬱以興，繩繩相成。但以兵燹頻仍，雲山深隱。微言妙義，多霧晦以烟消；斷簡殘編，每蛛絲而蠹篆。禪林文獻，遂致渺茫；法苑淆訛，因之流播。然真傳大意，授受明的之機緣；正續雄風，紹述後先之次序。皎然如氷輪霜洗，光藹徹乎中天；儼爾似霆蟄春回，聲隱蟠於大地。高峯中峯之冷，嚴而韜晦；萬松雪庭之圓，敏以精持。皆所以深培厚蓄，而伏隆隆振振之緒於未艾。圓通禹門，凜乎太華之雪照晨曦；嵩少宗鏡，泠然玉井之泉流夜壑。此其九鼎之繫，縹緲未墜單絲；千鈞之機，舉發方期鉅力焉矣。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一

## 諸方略紀(上)

臨濟宗統止於禹門，曹洞宗統止於宗鏡。從明季至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其間諸方之出處，大段有年月可徵、見聞所及者，附書年甲之下，曰略紀，俟後之宗統定而詳系焉。

乙卯、萬歷四十三年。

正月，悟和尚心喪，伴柩龍池。傳祖臨寂，命悟繼住。悟斂錟閟彩，三年泯泯心喪。山頂高寒，焚香却坐。簡古公案近二百則，為之頌　發明(法王宗統，如一人端拱，攝化萬方。君前臣名，示至尊無外也。故凡皆書名，宗統未定。諸方名分不一，通書和尚，從法門稱謂也)。七月四日，雲棲袾宏蓮池大師寂。宏，仁和沈氏子。年十七，補邑庠。每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一日，失手碎茶甌，有省，作七筆勾見志。投西山性天和尚，祝髮北遊，參徧融。後謁笑巖祖於柳巷。南歸，過東昌道中，聞譙樓鼓聲，忽悟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閑事，魔佛空爭是與非。重復雲棲古剎，以淨業普攝三根。汲汲孜孜，專精無間。以法利生，緇素咸稱古佛。問：參禪念佛，可得融通否？答曰：若是兩物用得融通，著半月前預知時至。西向而逝。

丙辰四十四年

十二月，悟和尚奉傳祖骨入塔。

丁巳四十五年(七月，京師怪風。八月，宣府天鳴地震。)

四月望日，悟和尚嗣席龍池。心喪既畢，眾請開堂。同門初若易之，一陞座，眾屈服，為之改觀。

憨山清大師自五乳抵雙徑，弔紫栢可大師，襄舉塔事。入雲棲弔蓮大師，留二旬，發揮大師生平密行，至有聞而泣者，銘其塔。旋至吳藏，和尚同錢受之太史延至三峯。

寒灰、聞谷二老宿以徑山法席久虛，同諸士大夫請藏和尚，藏辭之。

戊午四十六年

正明十七日，壽昌慧經無明和尚寂。經住寶方、峨峯、壽昌三剎，別建庵院二十餘所。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丈室蕭然，惟作具而已。益王嚮德，深加褒美，每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十三日，示微疾。至十七日蚤，取水盥漱拭身，曰：不必再浴。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茶毗，火光五色，頂骨諸牙不壞，即於本寺方丈建塔。

己未四十七年

庚申(萬歷四十八泰昌元)年。

熹宗悊皇帝

辛酉、天啟元年

壬戌二年

癸亥三年

悟和尚住通玄，開堂演法，有通玄峯頂，別是人間之語。夏六月，始定九旬安居之制。深山曠野，相依衲子十數輩，多正因行脚之士，而茆堂草榻，不倦槌拂，寅夕提策，往往有開發者。

黃山惟安。普門大師寂安，邵縣奚氏子。幼孤賤，苦行矢願，精勤鍛鍊。萬歷三十二年，立黃山道場。破雪登奇，捫蘿陟峭，得黃山之勝地。賜額慈光寺，兼滲金佛像。天啟三年，至夫椒祥符，厨粟無炊，七日不餐。是時權璫播虐，人不聊生。安矢心化濁，救民水火之中。挈杖而北行，至清源之乘願村，是安十年前所建。少傅蓼水朱公留結。夏六月十三日，趺坐說偈而逝。廣護居士中丞許鼎臣銘其塔曰：安志氣猛烈，從萬死一生中悟無生法。骨力挺堅，從廝養卑賤時證尊貴性。力參涉險，如少林、五臺、太行諸處，不啻人烟。一飯少山，雪獨行深。再上五臺，斷惑證真，前後際斷。禮空印呈偈。人為無明用，安能用無明。人受煩惱使，安能使煩惱。初不識字，而字從心生。初不立言，而言如泉湧。所過開設叢林，用棒喝以成上上之器，用煉魔以接中下之機。嘗曰：究心必集法，忘我必為眾。無慧之福癡，無德之慧狂。以法破人，未嘗以人破法。有不像語諸錄，可謂苦行貫天地，大慈包古今者也。祥符蔭曰：神廟之際，宗旨式微，如九鼎系單絲。其時諸方多以苦行持之，如火場、水齋、煉魔等，雖皆不無偏枯，然精神力用實足以祛救衰靡之病。如普門大師者，生平於逆風惡浪中操慈航以接人，可謂險夷一致。其自敘行實，幼時鄙賤，一無所諱。黃山檗菴志和尚嘗曰：若普門大師者，可謂具大人知見者也。許青嶼侍御嘗述大師住祥符曰：先大中丞廣護公同張清惠、二無公入山問道，丈室留餐，即大眾黃蘆糠糰。中丞公曰：弟子即得。張公初入道，恐未諳此麤淡風味也。大師擲糠糰起曰：我非以世法奉承檀護僧也。噫！今禪門鄙習已至不堪，安得如大師者一力挽哉！

十月十一日，曹溪德清憨山大師寂。清返僧服後，結庵五乳峯下，六時刻漏，專修淨業。居四年，復往曹溪，沐浴焚香，集眾告別，危坐而逝。世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清長身魁碩，氣宇堂皇，所至及物利生，機用善巧。所著有楞伽筆記、華嚴綱要、楞嚴懸鏡、法華擊節、楞嚴法華通議、起信唯識解觀、老莊影響論、道德經解、大學中庸直指、春秋左氏心法、夢遊集。清興復

曹溪，備載中興錄。建塔於曹溪之天峙岡，弟子吳應賓、錢謙益銘塔，陸夢龍述傳并碑記。小師雲居觀衡作曹溪中興傳，靈巖擔雪儲贊序曰：昔吾通陳大司馬節制兩粵，歸對鄉先達曰：仕宦不足道，我得見憨大師，覩僧中之龍鳳。儲童子時聞此語，及脫白萬峯月，朔望雲集，必首禮五乳堂上。大師特上方丈請示，先師曰：曩者匡廬從遊憨山大師也，問其道品，則曰：果位人也。往來胸懷三十年於茲，盡發其書而讀之，恨不曾身侍五乳也。眼中見宗門稱師匠者，絕非大器，深夜敬禮先佛世尊，願得如五乳紫栢法王氣象者，荷綱宗於末法，泫然感歎。虞山宗伯所謂深山大澤，龍亡虎逝，則變怪百出，誠法門金石之論也。為之贊曰：敬皈禮，法中王。譬之材，為棟梁。於過去，遠有光。後世思，勿能忘。

三峯藏和尚集宏戒法儀成。自戒壇久閟，儀法亡失，藏以參禪者務持律以固禪宗，受戒者當參禪以求戒體，乃考求古規，會歸宗旨，為諸說戒之儀式，曰宏戒法儀，諸方遵而行之。

甲子四年(七月，勅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

悟和尚開堂金粟山廣慧寺，四月到寺，冬結制，眾盈千指，破山明、石車、乘瑞、白雪皆在座下。漢月藏為首座，藏謁悟和尚於金粟，請示臨濟宗旨來源。和尚特上堂，舉黃檗見百丈，丈舉再參因緣，黃檗不覺吐舌。丈曰：子以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故臨濟三度問佛法大意，三度被打。濟後出世，惟以棒喝接人，不得如何若何，祇貴單刀直入。藏出眾便喝，和尚曰：好一喝。藏又喝，和尚曰：汝試更喝一喝看。藏禮拜歸位，和尚復矱顧藏，舉僧問古德：朗月當空時如何？德曰：猶是堦下漢。僧曰：請師接上堦。德曰：月落後相見。且道月落後如何相見？藏便出堂，即日請藏居第一座。制完辭行，和尚手書從上承嗣源流并信拂付囑藏。

乙丑五年

丙寅六年

金粟冬制，眾盈五百，五峰學為西堂。

春，三峯藏和尚開堂蘇州北禪。冬，住杭州安隱。金粟悟和尚專使送法衣至。

冬十二月，紹興雲門顯聖圓澄湛然和尚寂。

丁卯七年

梵伊致和尚繼席三峯。致，海虞陶氏子。事三峯藏和尚為侍者，令參竹篦話。時三峯初闢，支石為牀，縛籬為壁。值隆冬，寒風

砭骨，乃詣庫司乞紙。藏聞而怒曰：汝不念歲月飄忽，己事未明，反瑣瑣牀席間，希宴安耶？後凡有所問，即詬罵不已。一夕，經行至五更時，聞松濤大作，有省。復力參，遂入堂奧，繼住三峰。

毅宗烈皇帝

戊辰、崇禎元年

三峯致和尚寂。

己巳二年

春，藏和尚結制，海虞天甯制解。四月，到萬峯，吳江令熊開元建說法堂，請藏和尚開堂。

八月，金粟悟和尚受福建黃檗山萬福寺請。九月，歸龍池，掃傳祖塔，還展先塋。入鄧尉山天壽聖恩禪寺，掃萬峯、寶藏兩祖塔。嗣法主席漢月藏率大中丞趙士諤、孝廉周永年等請陞座，郡之士衿皆齋候於城東之瑞光寺。萬眾喧闐，街衢巷陌為之不通，乃登塔之絕級，一受瞻禮。過虎邱，掃隆祖塔，闔寺辦嚴，而譁逐愈甚，遂不及舉七而還。過松陵，舟人不敢維舟近岸，僅於中流受熊明府開元一齋。

八月，枹朴蓮和尚寂，嗣龍池傳祖，住湖州淨名。

九月，瑞白雪和尚，住顯聖雪，桐城楊氏子。謁紫陌可，授以毗舍浮佛偈，禮雲門澄。一日，聞鐘聲大徹，擢第二座。參學時無被，臥不解帶者十三年。開法鍛鍊，學者不假辭色。

冬悟和尚結制眾一千，舉費隱容為西堂。

藏和尚開爐梁溪錦樹院，付一默成，問石乘在，可證頂目徹。有四雄玉兔，出龍峯北禪寺迦葉尊者瞬目之瑞，繼起儲投萬峯藏和尚出家。

破山明和尚住嘉禾東塔。明，蜀之蹇氏子。聽講楞嚴，至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有疑，出蜀徧參憨山清、博山來、雲門澄，皆不契。乃住破頭山，猛力參究。一日，立萬丈懸崖上，自誓曰：悟不悟，性命在今日了。辰時立，至未時，眼前唯一空明世界，忽舉足墮崖損足。至夜半，翻身覺痛，有省。天明曰：屈！屈！參悟和尚於金粟。悟問：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恁麼時，以何為界？明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悟頷之。

問石乘和尚住焦山。乘，竟陵熊氏子。初遊黃檗、雲門、金粟之門，後參三峰藏和尚，力究二載。一日，侍立次，有僧問藏曰：十方無壁落，四面亦無門時如何？藏震聲大喝，乘從旁省悟，乃歎曰：和尚接人，直如還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服勤六載，受付出，住焦山。楚王嚮道化致書幣，請法

庚午三年

春悟和尚赴閩川黃檗請，三月二十七日入院，四月十五日開堂。
頂目徹和尚繼席三峰。徹字幻空，金陵栢氏子。少孤失學，知事佛，嘗習業緇染家。客吳門，從古心律師受優婆塞戒。二十四歲，投三峯披剃，乃乞戒藏和尚執收飯之役。藏一日問曰：出家奚事？徹曰：將學經。藏曰：循行得字，頭已白矣，其奈生死何？徹駭然曰：若為即得？藏曰：顧子如木石，且持偈發慧去。口授南嚴偈，俾持之。徹繫念不輟，三年不少懈。一日，忽覺風聲鳥語，皆轉此偈。自念至此，何故不知此意？因求進七日關。力究之，足纔跨門，目前一迸，大地平沉，頓省偈義。亟趨方丈，擬申問，藏即打趁。既而示一歸何處話，徹罔解厥旨。時值上元雪霽，有搏雪羅漢於庭，藏令眾僧作頌，以驗悟解。徹倩書以呈，偈曰：虛空一尊雪羅漢，思惟盡處阿誰判？一片氷壺難指擬，恰來正是正月半。藏嘉賞之，乃曰：惟爾幻空，潛蛟伏虬。若遇春雷，倒嶽傾湫。後一日，聞竹椅倒地作聲，豁然大悟。藏為助喜，命字頂目，遂繼三峯法席。
漢陽方伯蕭伯玉并楚紳士請藏和尚住大別興國寺，却之。
秋，博山元來無異和尚。寂來住博山，上堂曰：博山今日不說有法，不說無法，不說亦有亦無法，不說非有非無法，離四句，絕百非，石人點頭，青山皺眉，深寒博得三春暖，破霧披雲入翠微。將示寂，闔首座問：和尚尊體如何？來曰：儘有些子受用。座曰：還有不病者也無？來曰：熱大作麼？座曰：來去自由，請道一句。來為書歷歷分明四字，投筆坐化，塔全身於本山之西峰。祥符蔭曰：博山雖未分明付授，然雪關闇出世於瀛山，嵩乳密闡化於檀度，空隱獨開法於羅浮，竹山嚴韜迹於獨峯，皆拈香承嗣，而法脉未湮。蓋博山秘重密嚴，而閻等久親實證，各有所得，不敢辜負，非今之承虛接響者能藉口而望項背也。
東苑元鏡。晦臺和尚寂鏡，號湛靈，建陽馮氏子。嗣壽昌經，開法於仙亭一枝山。退隱武夷，風韻孤峻。儀部黃端伯銘其塔。
八月，悟和尚離黃檗。
九月，瑞白雪和尚住紹興延慶。

辛未四年

元日，悟和尚在吳北禪寺，受明州司李黃端伯、侍御祁彪佳請，住阿育王寺。上元日，別吳門，藏和尚侍送。二月十五日，到寺開堂。三月，過天童，掃應菴、密菴兩祖塔。侍御李遵、徐之垣等，請主太白名山[橘-矛+隹]李。太常吳中偉、中丞徐從治、給諫虞廷陛等，請再主金粟。兩郡交迎，集眾決之。眾譁，主天童。四月三日，入院。藏和尚自鄮山回，立具德禮為參首。

頂目徹和尚。住瑞光，上堂：有時電閃星馳，金蛇尾後轟雷；有時天高雲淨，玉兔空中迷影；有時入林不動草，有時入海不揚波。汝等諸人甚處見瑞光？六月。廬山開先智明若昧法師。寂明，海陵毛氏子，驅烏揚之東隱。少不檢，將縱迹天下名山水，投宿潤州銀山。見其經營嘈雜，而方來憧憧不已，怪問之，曰：將延三大師講楞嚴。三大師者，雪浪恩也。視門牓曰：楞嚴必稔。前五卷者與牀歷，急求楞嚴，展誦不終日，前五卷如建瓴下，乃竟誦而恩至。見之感切，涕慕淋襟不自禁，誓將如今大師。恩辯慧滉漭無涯岸，愛明超逸，獨輸壺奧示精微，因綸貫諸部，納戒雲棲，叩禪紫栢，趨太行伊闕，物色高人韻士，以淹洽百氏家言。橐中載寂音僧寶傳，當山水佳處出而吟哦，既而頓足擁膺曰：嗟乎！我獨不得與此八十一人者同遊哉？則又泣，復傲然挈之而往。陟匡廬，居古黃巖，遷開先生。平禪戒並急，而以首楞嚴為講法之要，自謂於楞嚴有深證，叢林有昧楞嚴之稱。說法江楚吳越間三十年，身外無長物，四方遺問填門，隨手而散，去來不預計，意至則行，追隨者方喘急，而一笠翛然已莽蒼在望矣。手書別檀護誡門人訖，自詣龕室跏趺，笑謂眾曰：我且試耳。遂寂。山翁恣乃其手度，退翁儲從之修東林淨業。

九月瑞白雪，和尚住白雀。

冬十月，藏和尚赴揚州天甯，請士庶擁道。十一月，浙人士復請結制安隱，繼起儲悟道。儲自期七日明道，至第六日，危坐如塑像。堂中開靜，見兩行僧對問訊，嘆然自落。積劫未明之事，徹底見前。亟趨方丈，藏望見顏色曰：看箭！儲喝。藏曰：看箭！儲又喝。藏起立大呼曰：看箭！儲放身倒。時侍者于磐鴻燒香曰：儲兄何不禮拜？儲即下去。藏當晚小參，儲方作禮，藏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儲曰：恰恰今朝，臘月初三。藏問：與趙州衫子同別？儲曰：一滴水，一滴凍。藏問：如何是奇特事？適大殿撞鐘，儲曰：鐘聲咬破七條。

心空居士朱時恩集。佛祖綱目。恩，秀水人。凡四十一卷，起七佛，終萬峰。蔚祖泛敘而不詳系，無當宗傳。

壬申五年

正月，瑞白雪和尚經始弁山龍華。

金山法肇縉雲和尚寂。

癸酉六年

夏藏和尚住淨慈寺。藏受杭州兵轄蔡雲怡、護法聞子將、嚴印持、忍公等請，開堂淨慈。緇素省發者，自豁堂嵓、燮雲璣前後二十五人，入雲棲掃蓮大師塔。眾請陞座，特示禪淨大旨。先是，嘉禾人士請住長水真如寺，吳門人不從。至是，大理朱大

啟、太僕李日華諸公力懇解淨慈制，住真如寺。制中，日提寂音尊者智證傳助顯第一義。東園居士惲人華宏曇曰：在昔余心嚮往三峰老人，而恨未覩其書也。有禪宿齎視老人所提智證傳，喜而驚愽，歎曰：禪典中乃有是書耶？立起，如鄧尉咨決所疑，老人多方垂手，輾轉難搆。一日，請益，問佛而答乾矢橛，問西來意而答庭前栢樹子話，推出楪子，曰：爭奈者箇何？老人奮舉界尺劈破之，曰：百雜碎。余霅爾心開，言下薦得馬祖以來拔地傾天用處，於是以白衣執侍，斫究臨濟宗旨。偶讀雲門錄，至盡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不見一色，始是半提。直得如此，須知更有全提時節，胸中障翳頓釋。乃知臨濟立法，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千萬世天度範圍於斯；雲門則夏正也，中星之用未移。故徹見雲門，即透臨濟，一句三玄、三句一句，臨濟、雲門豈非均此全提時節也哉？

少室心悅。喜和尚應周簫請入汴，寓給苑香林。兵憲曹應秋同諸士大夫問道無虛日。

破山明和尚，住西蜀梁山太平寺。

十月，費隱容和尚繼住福州黃檗。容，福清何氏子。初參壽昌，經有省。冒雨謁悟和尚於吼山，便問：覿面相提事若何？悟以番菩提珠照頭，便打。容曰：錯！悟又打，容便喝，悟又打。至第七打，所有伎倆知見一時氷釋。悟問：熏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汝作麼會？容曰：水向石邊流出冷，風從花裏過來香。曰：離了此又作麼生？容曰：放和尚三十棒。曰：除却棒又作麼生？容便喝。曰：喝後甦？容曰：更要重說偈言。悟休去。住黃檗，上堂：今朝初一，好箇消息。若還不會，又是明日。所以道：舉一不舉得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山僧舉一了也是，汝諸人如何委悉？便下座。

問：石乘和尚住楚九峯正覺寺？

心空居士集。居士分燈錄，首維摩詰，終宋景濂。參禪學道，分身應化，師承有據者，共七十二人。

甲戌七年

磬山天隱修和尚住報恩。修字天隱，荊溪閔氏子。自幼失怙，鬻蔬奉母。弱冠聽講楞嚴：一切眾生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忘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惕然知有生死大事，遂投龍池幻祖出家。年二十四得度，參父母未生前話，久未有入。一日隨幻祖運磚次，有人說：四大名山菩薩出見，神通廣大。祖曰：這裏也不少。修便問：如何是這裏神通？祖曰：快度磚來。遂於言下有省。一日偶展楞嚴，至佛咄阿難，此非汝心處，打失本參。會幻祖北行，乃掩關龍池，力究雲門扇子話。閱兩載，忽

聞驢鳴，大悟破關。與同參密祖，北覲幻祖。祖曰：別來三載，各呈似看。修進曰：人言北地寒，我說南方暖。寒暖不知人，窮人知寒暖。祖頷之。次日入室，問：歷歷孤明時如何？祖曰：待汝到這田地與你道。修便喝。祖曰：汝還起緣心麼？修拂袖便出，命掌記室，久之印可。前後親炙一十八載，累命分座說法，皆辭遜。初入磬谷，值雪深五十餘日，炊烟懸絕，於饑禽野獸中安坐晏如。次遷法濟，後住報恩。上堂曰：禪非解會，道絕功勳。妙體湛然，真機獨露。不可以心思，不可以意想，不可以言宣，不可以默照，不可以色見，不可以聲求。一念回光，便同本有。這裏透得，頓越三祇。坐斷報化佛頭，隨時著衣喫飯。還有向上一路在。

石雨方和尚住雲門顯聖。明方，武塘陳氏子。年二十二，因見雙塔僧行道威儀有感，辭親出家，精修淨業。一日，擊木魚，高聲誦佛號，有省。遂摘椎曰：不惟西方，東土亦不可生。有一老宿聞而謂之曰：且莫草草，南泉三不是話，子作麼生？方茫無所置答。後閱楞嚴，至我真文殊，無是文殊。若有是者，則二文殊不覺身心世界打成一片。往參憨山清禪師於匡阜，往還叩擊，快說無生。後過雲門，時澄和尚爐韝洪開，方挾袱入堂，矢不語，刻期七日徹證，示必死無還生想。一日，聞澄上堂曰：放下著。頓覺通身慶快。即呈偈曰：平空一擲絕躊躇，轉眼風波徹太虛。會得竿頭舒卷意，放生原是釣來魚。澄痛加訶斥，揮之而出。一日，經行次，聞僧舉大慧淨剎荔枝話，遽豁然軒渠一笑。首座搦住曰：道！道！方曰：恰值某甲持不語戒。座奇之。澄授斷拂一枝，自號斷拂子，退隱黃安鷂子山。俄而澄逝，奔赴雲門，復入天台，一時四遠趨風。王家宰祁中丞請住雲門顯聖，門庭日闢，道望愈隆。

天童悟和尚與萬峯藏書。藏和尚提智證傳，力闡綱宗，諸方驚疑，謗議競起。悟和尚與之書曰：祖師西來，秉教外單傳，別行一路。自佛果作碧巖集，大慧謂宗門一大變。今吾徒提智證傳，則臨濟宗至吾徒又一大變。故老僧去夏與吾徒云：當以本色本分者，此也。藏復書曰：竊惟法門事大，任荷自心者，苟非深得祖宗的骨之髓，那可承虛接響，喪我兒孫？中外洶洶之議，何足知此血心哉？蓋以法門建立之密，千古萬古不能撲破。藏謂宗旨未破，則臨濟猶生也，那可一時以舉揚之不易，承接之無人，便欲越過此宗，別行坦路耶？覺範曰：此如衣冠稱孔門弟子，而毀易繫辭，三尺童子皆笑之。其言痛切，可為寒心。唯望和尚洞此至愚之誠，鑒其玄要之請，俾後世興起之人，確有本分之據，勿使狐狼野犴溷同獅吼，則佛祖幸甚，法門幸甚，子孫幸甚。靈巖儲

重刻天童和尚七書三書序。宏儲於崇禎癸酉在萬峯侍者寮見此錄，歎曰：大人哉，用處乃爾爾。丙子、丁丑見此錄，廣布鄉邑。逮壬午以後，問之來學，禪林中流行漸少。空山無事，閒行至香乳寮，復見此錄，慮其日久湮沒，隨命刷印房重梓流行。宏儲生平逆順因緣，一切消歸向上。即先三峰和尚前後復言，慮不知者謂事屬於爭，槩不行世。茲刻葢以昧昧然傳天童者，唯恐是書之不行，道豈有是非勝負乎哉？祥符蔭曰：佛祖綱要，自神廟而後，茫昧幾希，而臨濟宗旨已同淪墜。非天童祖一棒振其頹綱，何以砥滔天之瀾？然不得三峯祖力提血戰，大聲而呼，玄要主賓掃土盡矣。是知非天童無以起臨濟之廣大，非三峯無以盡臨濟之精微，兩祖葢互相成褫，以逆為用者也。文殊起佛見、法見，世尊攝向二鐵圍山；佛果作碧巖集，大慧欲毀其板。佛祖大機之用，而可以聖見凡情測哉？昧昧者，分水火鐺左右袒，則過矣。

悟和尚却杭州靈隱之請

乙亥八年

天童祖席成。天童自晉義興開山、宋宏智中興以來，號江南第一法席。宋王安石有句云：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捧出梵王宮。可想見之。滄桑代變，荊蘚荒凉。悟和尚自辛未夏受請入院，至佛殿基，有虗空作殿，日月為燈之語，乃作興修偈曰：太白山下天童寺，洪水漂流殿如洗。普告四眾諸檀那，大家出手共扶起。至是年壽七十。天人師殿、善法堂、寢堂、丈室，皆莊嚴妙麗如湧天宮，眾踰三萬指。上堂有不用材木，殿閣成見。不勞斧斤，法堂本彰。不動舌頭，只向青天白日下要轉便轉之語。

秋七月，臨濟三十一世嗣天童法三峰和尚法藏，寂時年六十三。

春正月，吳江士大夫迎開堂聖壽寺，藏慨然曰：臨濟大師至於今七百餘年，我鞠躬盡瘁，死欲倡明其道，而終不能大遂我志。今老且病，安能僕僕對世人費口舌哉？終不忍其請。人日，到寺告香，舉繼起宏儲、潭吉、宏忍，立僧輪贊，制完還山。宗伯董其昌來謁於證心堂，自陳於臨濟無位真人，語有省。藏剔發痛露，宗伯躍然再拜，出語人曰：如出雲霧。四月朔，命侍司估倡衣鉢，設十方普會齋，撾鼓為最。後辭眾上堂，書從上源流并衣拂付囑宏儲等。五月朔，就證心堂設死關，自榜曰：歇處。又自題云：佛法有人說，天山好自埋。天山，晚年自號也。七月二十一日，泊然而化。十一月八日，奉全身塔於證心堂。後夜，素光從塔起，直上如虹亘天。茂苑相國文震孟祭文云：浩然剛大，佛祖咸在其陶鎔；動若風雷，凡聖疇知其變化？倒日迴天，七百載宗綱未墜；茹荼集蓼，六十年辛苦自知。讀者以為得生平之概。宗

伯董其昌撰塔銘。靈巖儲天山塔廟記曰：賢劫第四尊釋迦文佛直下六十九世，臨濟正宗淨慈藏和尚。和尚望虎邱隆十九世，望楊岐會二十三世，望臨濟玄三十一世，不稱南嶽而專承臨濟，別四宗也。楊岐、虎邱特表而出之者，石霜下出匾頭道人。南公晚住積翠，有大名稱，當時與會祖為二甘露門。嗣其法者，晦堂、真淨、仰山、雲蓋、死心、靈源、草堂、湛堂、兜率、法雲、寂音諸老子孫，赫然一時。我會祖得白雲端端，得五祖演落落孤行。五祖之子三佛、佛果，老人巍然號楊岐正脉。佛果當時稱得人最盛，虎邱、徑山傑出。徑山負雄望如南公，得記莂者九十餘人。楊岐正脉不私其子，而偏歸我華祖。華祖為虎邱單傳，故虎邱之道獨尊藏和尚，波瀾如徑山，峻拔如虎邱，生不逢諸老騰驤之日。隆慶、萬歷間，法運衰涼，綱宗長夜，和尚手捧日月，安於九天，赤身支臨濟七百年已墜之業，而猶慮威音已後無師自悟，遽為師範，則後學何所宗承？特請定宗旨於悟和尚，師資道合，響應人天。當是時，悟和尚之得和尚，猶斷際之有慧照。和尚遂恣逸羣作，略施無畏真說，將使一四天下，含靈蠢動，昧略飛搖，同歸清凉寂滅法幢。塗毒一聲，魔宮震裂。至博通三藏之流支，雲興瓶瀉之辨和，咸思罄南山之竹木，佐其鞭笞；揚東海之怒濤，衍其流毒。悟和尚為此，懼倒行逆，既百計奪之，人不見其用。遂使及門之士，恐道格緩行，不禰其父而禰其祖。嗟乎！道之所在，果如是耶？滹沱之言曰：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為師。奈何奴呼菩薩，婢視聲聞，而計名聞利養，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乎？當積翠徑山，兒孫滿天下，我會隆二祖，欲覓針鋒許插脚不可得。孰謂如來正法眼藏，於是憑依，至於今遍照塵剎。我和尚之道，光明無礙，踐履深嚴，靈骨所在，龍神呵護，乾坤有毀，天寶弗墜。道行詳傳，銘不具載。稱淨慈藏和尚者，和尚八坐道場，而淨慈則五山之首，唐宋諸尊宿說法之席也。

八月，剖石宏璧和尚繼席萬峯。璧，無錫鄭氏子。十七剃染，坐閱華嚴五載，謁三峰藏得悟。遍參諸方，見博山、黃檗、匡廬諸老。遊兩浙，禮悟和尚於金粟。復歸三峰，透徹臨濟綱宗付法，遂繼聖恩法席。上堂曰：臨時眼目，千古絕同。或縱或奪，有始有終。電光莫及，石火罔通。若也擬議，白雲萬重。

丙子九年

春正月，繼起儲和尚開法常州夫椒祥符禪寺。先是，毗陵迎藏和尚住夫椒祥符，藏顧儲曰：汝既辭萬峯，可竭力於我父母之邦，宜主夫椒。到寺，法堂揭五宗要旨，室中出十二種日旋三昧，以驗方來。一時東南衲子、賢士大夫目為龍門。

二月，瑞光徹和尚開堂金山龍遊寺，眾盈萬指，人皆謂圓悟再來。時值淮揚流寇將迫，徹至寇遠去。先一夕，官守同感異夢，謂有肉身菩薩來，此地無恙矣。因是總戎領軍士裝束出迎，有司爭禮之。海岸居士黃端伯親見壽昌不可一世，與徹機緣相見，遂服膺。

七月，費隱容和尚遷建安蓮峯禪院。

潭吉忍和尚，住杭州安隱。忍，蜀之鄭氏子。少負才略，二十出家。自恨無真師畏友，乃汩沒於章句中十有五載。每當山水友朋詩文適意之際，輒懷慚自責曰：我出家甯為此乎？即道念勃興，發足南詢。至吳中，邂逅同鄉劉長倩孝廉，見三峯語錄，不覺身毛卓豎，遂偕入山請益。藏每詬詈不已，忍意失所求，遽辭去。往參天童，亦不契。後臥病武林，偶閱黃龍見慈明語，忽歎曰：古人笑怒皆方便也。亟還，見藏於鄧尉，負病求入精進堂。眾以為不可，藏曰：參禪致死，不愈於他病乎？師因激勵，神益旺，志益堅。或勸放參自攝者，則避去不欲聞。藏因忍聞慧深入，恐猝不能枯，令究雲門折足因緣，有省。復舉溈山有無句公案，徵詰研窮，久之日臻玄奧。到寺日，拈拄杖卓一下，召眾曰：千佛列祖頂[寧*頁]，與諸人一擊洞開了也。設有撩起便行底，腳下也好與三十拄杖掩關。集從上列祖悟由，起自釋迦，終於天童三峯，凡六十九世，以盡臨濟一宗。串珠而下，有建立者，有守成者，有扶救者，其間升降歷歷可觀，使宗祖眼目不致委地，以待夫天下後世英傑者出，再振起之，曰五宗救，凡十卷。祥符蔭曰：五宗救一書，揭示佛祖精微，闡揚宗旨肯綮，實有功於法門。但其間於天童三峯之際，只當論明道法，不當存諸形迹。諸方具眼者，以太虛圓攝之，而不分彼此，見斯為善也。

九月，湖州聖日峯大香唵嚩法師寂香，吳洞庭名士吳鼎芳也。少工詩文，留心梵乘。鍵關閱藏，夢中感大士舒光印攝，遂決志出塵。年四十，復因亡母感夢，誡其出家，以懺己罪。乃宵征入雲棲，薙染於蓮大師像前。徧叩諸方，志在扶教。而於己躬下事實，密證精徹。然不敢以禪自任，開講說法，道風秀出吳越之間。所至一衲蕭如，閑雲孤鶴，不求伴侶，而去住自如。會心所至，趺巖坐樹，往往絕粒。茶毗之夕，栴檀香氣芬鬱，累日不散。遠近緇素禮敬，得未曾有。所著有雲外錄、明僧傳及道德經解等行世。詩歌有皎然、貫休之風。持律泠然，與世無忤。孝廉夏元彬傳其生平，塔於聖日峯之陰。祥符蔭曰：唵嚩法師道韻風標，足為近今緇流坊表。明僧傳摭拾見聞，精核不膚。後來有志燈傳者，所宜參考也。

冬十二月，杭州真寂廣印聞谷大師。寂印，嘉善周氏子。母夢玄武神仗劍率諸甲士擁護其門而生。七歲嘗瞑目端坐，父母送之杭州開元寺剃度。後歸省親，母誡之曰：三朝新婦，一世禪和，子其勉之。印每述其兩句，終身受用不盡。一日見壁間法界圖，問其師曰：十界從心生，心從何處生？其師不能答。時儀峯和尚結茅清平，往叩之。峰曰：汝要會，須妙悟始得。印曰：如何得悟去？峰乃教看雲門露字。印一聞便信，直下挨拶，至忘寢食。尋上雙徑，結茆白雲峯下，看亮座主參馬祖因緣，疑不能釋。一日見黃瑞香花，忽大悟曰：却是虛空講得經，碌磚瓦礫正堪聽。向來扭捏娘生鼻，錯認葫蘆作淨瓶。於是往雲棲，盡得蓮大師之益。次參龍池幻祖，機緣相契而不自肯。祖曰：更欲如何？印曰：視圓悟大慧為多愧耳。祖憮然曰：當今學者未會先會，那能得不自肯如子者乎？老僧當避一頭地矣。北遊五臺，還真寂。四眾懇請開堂，堅持不允。生平滴水滴凍，不肯一念外馳。洞透祖關，終不以悟自居。教律皆洞晰精微，時或為眾演說，聞者靡不心服。臘月辭眾告寂，塔全身於孔青之陽。

祥符蔭曰：龍門濫觴，砥定須憑天柱。啟禎之間，禪風以天童、三峯兩祖而大振，為之先後左右者，雲棲、紫栢、憨山三大士而外，有真寂、印鶩、湖心、儀峯、象無、念有諸公為之防閑提挈，所以數十年來令行吳越，幾欲復追唐宋盛時。今波流漸靡矣，安得挽回流俗者一峻金堤之潰哉？

丁丑十年

春，天童悟和尚舉費隱容為座元，時容自閩川解院事歸省也。六月，悟和尚却弁山圓證之請。

九峰問石乘和尚：應相國何芝岳請，住白門天隆。

十月，天童悟和尚立朝宗忍為西堂。忍，常州陳氏子。

隱元琦禪師繼住黃檗。琦嗣費隱容。

冬十二月，荊溪禹門請悟和尚主法，辭之。

戊寅十一年

春二月，嘉興金粟通乘石車和尚寂。乘，金華朱氏子。閱龐居士問石頭因緣有疑。年二十六，棄室出家。完具，參天童悟豁然。侍悟七載，不惜勞苦。嗣法，住金粟。上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因緣。達摩西來，指人見性成佛。金粟不諳老婆禪，祇要諸人棒下見血。若也恁麼會得，觸處逢渠，纖塵不立。垂手人間，和光化物。既然觸處逢渠，且道渠是阿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喝一喝。二月十二日，將示寂，僧問：此後向甚處與和尚相見？乘曰：遍界不曾藏。僧作禮曰：恁麼則向這裏與和尚相見去也。乘曰：且莫錯認。泊然而逝。

三月，荊溪士紳以悟和尚臘高，宜歸桑梓，請住法藏寺。汪大心申狀，略曰：和尚闡教海天，一切有情皆得濟拔，唯荊溪乃和尚梓里。甘露未承，火宅難出，引領慈雲，有傒我後來之歎。吳洪裕狀曰：禪師為法門龍象，海內瞻依。當此佛法傾頹，而師硬竪脊骨，肩此重任，所謂[拚-厶+去]却一條窮性命，刀山劍樹也須登，非師而誰？此大丈夫之事，非公侯將相之所能為。興言及此，吾輩真當愧死。然度盡海內眾生，而於桑梓反[懟-堇+未]然無情，冥然不顧，則法門所言平等者，果安在乎？此某某所以不能已於今日之請也。吾里中富貴者，如油入麪，永無解脫；貴賤者，如北行南轅，愈趨愈遠。專望法席光臨，一為指迷。謹此合詞以請。悟以衰病，力却之。

五月十五日，杭州安隱宏忍潭吉和尚寂，塔全身於祥符寺之東山，有安隱錄。法嗣振西攜之入閩，三遘於亂兵火寨中而獲存，并五宗救行世。

秋七月，費隱容和尚補住金粟，徵修傳燈錄。明三百年間，諸祖語錄散行宇內，多所亡失。天童悟和尚遍求遺言，如破菴、無準、寶藏、東明、寶峯本支祖錄，皆無從考訂。容住金粟，念從上法脉所繫，失今弗圖，後彌不易，乃啟行徵輯，欲續五燈會元、心燈錄後。上下數百年間，成一家言。祥符蔭曰：會元濟宗，至密菴傑祖而止。心燈錄續其後，未甚流傳。以至元明以來，文獻傳聞，異同不一，非唯定哀之隱桓，幾等洙泗之杞宋矣。費和尚住金粟，徵修燈錄之舉，可謂急所先務者也。

具德禮和尚。住雲門光孝禮，會稽張氏子。幼躭玄術，長好空宗。投普陀山薙髮，旋遊講肆。適聞三峯藏於安隱開法，趨見之。初究本來面目話，一日窺鏡猛省，藏未之許。後充圊頭，運糞下山。因轉肩次，匾擔連[喬*(亠/儿)]，豁然了悟。機用橫出叢林，有鐵[此/束]之稱。既而遍參諸方，仍依藏於鄧尉，密契玄旨。嗣法後，住雲門光孝寺。刀耕火種，有古德風，衲子爭依之。

己卯十二年

天童悟和尚會吳越護法及法孫三峯下諸山於[橘-矛+隹]李孫園。三峰藏寂後，一時慫恿者有三闢七闢之刻，安隱忍因而作五宗救。時天童和尚以修列祖塔與山鄰徐氏不合，八月拂衣出山，過虎林，太史錢瑞星、中丞洪清遠等咸執弟子禮，留供養，却之。至吳，出資囑方伯申青門、解元楊維斗等修虎邱隆祖塔。九月，費隱容迎至金粟如檇李，止孫集公園，問道者如市，有梅溪錄。時舊檀護咸趨侍法孫三峯下，祥符儲、雲門禮等皆追隨，護法王金如、周君謨、張二無、祁季超等及天童諸尊宿共白和尚，言法

門不應異同，當消釋之。和尚特上堂，將從前葛藤一時斬斷，祖孫父子一志同心，迴挽道法。十月，和尚還天童，舉林野奇為西堂

浮石賢和尚，住青蓮。賢，平湖趙氏子。父母為娶室，將親迎，而逃於普陀剃染，圓戒雲棲。初參雲門澄於東塔，謁悟和尚於金粟付法。

吳江華嚴宏鴻于磐和尚。寂鴻，毗陵蔣氏子。性極聰敏，少而失恃。其父挈之登三峯求剃染，俾之給侍，久而有省。藏一日上堂次，鴻出作禮，藏便打。鴻曰：已知神用，且莫先施。藏作鳴聲。鴻曰：當陽敵手，請師進戰。藏復以拄杖打三下。鴻曰：今日親見和尚便禮拜。藏頷之。溫研既久，乃獲印記。出住吳江華嚴。嘗謂眾曰：如今道眼不明，出世者多也。向高座上廣眾中，拈起拄杖子胡亂打，竪起拂子來欺謗人。貪他恭敬利養，如聾如瞽相似，豈不賺煞人？你道睦州一向閉門，魯祖終年面壁，是為人耶？不為人耶？臨寂，謂門人曰：吾滅後，靈骨入普同塔中，表生死不離大眾耳。

冬十二月十五日，少室慧喜心悅和尚寂。

庚辰十三年

春閏正月，悟和尚再却雪竇請。先是，丙子冬，僧發光凡三請，却弗赴。至是，復以宗伯顧錫疇之狀來，略曰：大師如鑒其誠而許之，錫疇不難再渡錢塘，親送大師之雪竇。疇亦擬搆數椽於徐凫巖，與大師之鐘鼓相聞，亦浮生一愉快事也。悟力却之。

夏國戚田太傅，奉旨頒錫瑞光徹和尚金襴袈裟。

雪嶠信大師，住廬山開先。

牧雲門和尚，住古南。門嘗熟張氏子，二十歲投破山洞，聞乘出家，原名契門。力事參究，便有省入。後參天童悟和尚於金粟，以偈呈方丈。悟略閱兩行，問：即今事作麼生？門擬議，悟以番菩提珠便打。門禮拜，悟又向背築一拳，曰：你若作打會，入地獄如箭射。異日，悟舉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凉驗眾。門呈三頌，悟看至末首，曰：不親切。門曰：前二首噇？悟曰：此不親切，和前都不親切。門便問：如何是親切處？悟便掌，門即竪一指，曰：某甲也。悟曰：你未知落處在。門隱隱疑。後上天童題萬松關偈曰：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清凉？悟曰：何不道過時誰不骨清凉？門於言下有省。又作活眼泉偈，寮中思索，偶然停筆，右手將左臂一觸，忽然觸發，直下湛然。前所疑一掌落處，不言而喻。一時呈行由，曰：詣實供通。悟曰：者些都不是實消息，你再供通實消息看。門進前展兩手，悟曰：不是，不是。門曰：和尚如今瞞某甲不得。悟曰：瞞即瞞不得，且惑亂你

一上。後乃付囑。住古南。上堂，拋下拄杖，曰：撲落非他物。復擎起作舞，曰：縱橫不是塵。汝諸人還見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麼？復擊香几，曰：一片榆楠木，敲來響殺人。上堂：向虛空中畫青畫黃，本無甚事；對無位真人說生說死，笑殺旁觀。卓拄杖，

辛巳十四年

五月，國戚田宏遇賣紫衣入天童，請悟和尚陞座。

八月，田宏遇奏請奉旨詔悟和尚開堂南都大報恩寺，悟以衰邁力辭。

朝宗忍和尚住曹溪寶林。忍先參三峯藏為侍者，復參天童和尚於金粟，久之印可。初住靈祐，住曹溪。上堂：諸佛諸祖，唯以一大事因緣故出見於世。據實論此一大事因緣，不用開口，不用動念，直下一一天真，一一明妙。祇貴直截契證，超越死生，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所以世尊於明星祇得一覩，六祖於金剛經直用一聞。諸公若也得恁麼一回去，便堪傳佛心印，方為佛祖嫡骨兒孫。試問諸人，既是見成舊公案，又用舉作甚麼？迴機同本得，一舉一回新。

杭州橫山兜率宏成一默和尚。寂成，錢塘人。幼孤，事母盡孝。年二十三，棄室薙染，遍參耶溪、明宗、紹覺諸講席。因乞戒，謁雲棲，修六時課習，一心不亂。逢僧激勸參究，乃於祥符寺請寒灰奇老宿結制，成為期主。適三峯藏和尚過祥符，奇挈成參問。藏曰：我若開示，只要悟去，無甚工夫窟子與你擔閣。成遂上三峯，力參七年，不得契悟。時同參澹予，垣策之曰：此事因循多年，若不明白，如何折合？成愧汗浹背，而不能答。是夕，坐至四鼓，垣又舉竹篦話詰之。成方擬酬對，垣以手驀掩成口，遂有省。乃曰：我會也。垣曰：會則且置，祇如生死到來時如何？成便喝曰：一喝意旨如何？成曰：截斷老兄舌頭去在。遂趨入方丈，呈所得。藏頷之，命居第一座。天啟乙丑，藏著五宗原，付室中四子，而成居其首。越四載，藏復以源流衣拂授之，住兜率院。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成以拄杖拄其口曰：急急如律令。僧擬議，成連打三棒。塔於鄧尉。

祥符儲和尚入天台。儲住祥符六年。直指堂五宗門風。垂問：臨濟門風，廣大圓備。囊括千差，包羅萬有。鹵莽者得其相似，穿鑿者失其指歸。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覿體全彰底，何愁不眼目定動？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隨緣瀟灑底，幾時得脚跟點地？果是龍生金鳳子，何難衝破碧琉璃？三峯先師謂：臨濟一宗，跨四家而獨步，未免抑人揚己，少縱多擒。山僧道：主賓互換，貴在機圓；事理雙關，應須眼俊。君臣

向背，莫犯當頭；父子唱隨，難分兩口。識得心外無法，何妨滿目青山？苟非句裏該玄，那許通身鐵壁？門風雖異，堂奧匪殊。融攝五宗，方稱大匠。〇藏雲室十二種日旋三昧。(生佛未形，如何通信)。[〇@心](翛然素潔，試請安名)。[〇@智](心識不到，別有生機)。[〇@卍](迴脫恨塵，方堪讚歎)。(旁通一線，許汝商量)。[〇@雲](乍卷乍舒，開遮自在)。[〇@山](萬仞壁立，湊泊還難)。[〇@人](有二岐路，不可不知)。[〇@木](應物隨機，熾然無間)。[〇@女](和合諸塵，不入眾數)。[〇@尾](披毛戴角，佛眼難窺)。(十字縱橫，一真不立)。儲痛老成凋喪，宗風衰下，禪林跪遇日繁，乃抽杖入天台。至則館於蒼山下慧日破院。

十月，百癡　和尚住建甯蓮峰，嗣金粟容。

慧刃銛和尚補住祥符。銛，武進柳氏子。參三峯藏和尚於鄧尉，究雲門折足話。一日，藏晚參，舉話畢，有僧纔出，藏起身便出法堂。銛忽有省，作頌曰：纔來便把兩門關，箇中力重破千山。若問當年折足意，至今露拄血斑斑。藏可之。一日，值藏上堂次，銛才出，藏曰：第一句不許問，第二句不須問。銛隨聲便喝曰：且道是第一句是第二句？藏便打，銛禮拜而出。既而執侍巾瓶，日臻玄奧，遂獲印記。初居武康山之淨名院，繼住湖之高峯雙髻，後住毗陵祥符。上堂：藤樹交加仔細參，並頭拄杖語喃喃。夜深雙影抱明月，輥作連環玉一團。僧問：如何是號令佛祖底句？銛曰：獨踞妙高峯。又問：如何是開示人天底意？銛曰：竿頭通一線。

壬午十五年

春正月，悟和尚歸天台通玄。

三月，儲和尚住台州能仁。

六月十六日，紹興東山明濩爾密禪師寂。濩嗣雲門澄，晦迹東山香雪塢，有大溈之風。

七月七日，臨濟第三十世天童圓悟密雲和尚寂於通玄。天台縣百里內居民咸見通玄峯四山變白，夜有流光如火，照耀巖谷。門弟子奉全身建塔於天童山幻智菴之右隴，嗣法木陳忞。年譜後述。師以海山容納之量誘掖方來，凡聖一目之懷等觀大地，說法不帶枝葉，為人絕諸廉纖，操惡辣鉗鎚，單提持向上，碎莽蕩二見之窠窟，剪差宗異目之稠林，微犯必訶，纖情不順，所以士大夫中往往有聞時富貴、見後貧窮者多矣。況諸學子一以從上綱宗納諸海印三昧，苟有差互，痛與排斥。昔人稱佛印元牽牛，蹊人之田

而奪之，牛元弗惜，師亦有焉。力爭祖命，靡愛厥身，卒俾少室重光，濟河復漲，三十年間風行草偃，馳走天下，宿衲嚮往，一世鴻儒，道滿神州，名傳紫閣，愚頑知慕德，率土盡欽風，故過化則掃邑空都，來施則傾廩倒橐，坐立之際千指圍繞，顧盼之餘蜃樓幻出，雖晚年謝跡名藍、投身絕壑，而蠅趨蟻附，奔輳愈殷。及夫慧日停輝、慈雲掩彩，四方聞訃如喪所生，千里哭臨有同孺慕，山川為之變色，太白況乃效靈(童子指點古壞)，則皆師生平教澤所普被、至行所感通。若其約眾持身之法、紹先啟後之謨，動必合章、程必該典，則可謂津梁百世、師表人天者也。

碩機聖和尚住焦山。聖，荊溪巫氏子。六歲始能言，七歲聞鄰老云：一子出家，九族昇天。忽發夙因，求出家，父母不允。年十九，病劇幾死，泣告其親，遂送邑之淨名院斷髮。未幾而病愈，即受具於澄古鑒律師。學戒五年，乃遊講肆，意終不愜。謁三峰藏，參萬法歸一話，經二載。一夕，在月下經行，至夜半，露地趺坐，忽爾身心世界蕩然一空。至五更，驀地聞鐘聲，如迅雷擊開頂門相似。起而移足，宛在虛空中行一步，過了千萬里一般。藏曰：此乃輕安境界耳。遂痛策之。經年，終不能契旨。遂辭藏出山，歷參博山，來黃檗。有二老宿益加迷悶，因參天童悟於金粟，屢遭痛棒，歷四十餘日。會有一僧問話，才開口，悟便打。聖從旁猛省，即向前接拄杖一送，送倒，曰：老漢今日瞞我不得。隨後便掌，悟頷之。依止四載，復歸覲藏，給侍左右，朝夕咨扣，大法洞然。藏以竹篦衣拂珍重付之。出住潤之焦山，後遷湖之高峰。上堂：雲封谷口，霧鎖長空。把斷要津，不通凡聖。汝等諸人向甚處下脚？眾中還有見義勇為底衲子麼？良久，曰：騎駿馬，繞須彌，過山尋蟻穴，能有幾人知？

鴛湖妙用禪師寂用，從興善廣得悟，晦迹吉陽山，與雪嶠信大師善。

癸未十六年

木陳忞和尚繼席天童。忞，粵之茶陽林氏子。幼有宿慧，因讀大慧杲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即日走匡廬開先，投明法師薙染。明以忞志慕禪宗，為舉五臺婆子話，遂於言下薦得趙州意旨。自驗生死關頭未破，徧參憨山清、黃檗有諸尊宿，終不自肯。後參悟和尚於金粟，機緣不契，直趨雙徑，謁語風信。信問：曾到金粟否？忞曰：曾到。曰：曾問話否？忞曰：不曾。曰：你怕打那？忞曰：某甲一向不曾置得問頭，請師處借轉問頭。信乃開示，忞不肯。復回金粟，舉前話，悟曰：你喫飯還問人借口麼？忞擬議，悟便打。後因參殃崛產難因緣，打破疑團，始明得從上古人關鍵。凡居侍司、掌記室、親炙悟者一十四秋，

日臻玄奧，繼席天童。上堂：目擊道存，鋒鋩不犯，頭頭顯露，物物全彰，猶是因高就下，曲為今時。況復言中取則，句裏呈機。舉古明今，拈三播兩。大似鄭州出曹門，何異南轅而北轍。殊不知當人脚跟下立地一著，如天普蓋，如地普擎。抽一機則千機頓赴，展一目則萬目畢張。透聲色，絕遮攔，互古互今無處所。還生死得伊麼？還汙染得伊麼？還榮枯得伊麼？還推遷得伊麼？縱有德山棒如雨點，也則打他不著。臨濟喝似雷奔，也只無伊下口處。更說甚麼百問雲興，千酬瓶瀉。一毫端際，出見無盡身雲。一舉步間，遊歷無邊國土。正是泥裏洗土塊，蝦跳不出斗。諸仁者，從上既有如此廣大門風，穩密田地，何不推他阿爺向後放出渠儂一頭，與麼直截承當去。正恁麼時，接續流通一句作麼生道？卓拄杖，曰：天高羣象正，海濶百川朝。

寂光三昧律師應詔修建南京大報恩殿，勅黃甫宣，焚蘆蕩中神木湧見，光率眾舁致，皆楩楠巨材，遠近驚異。

雪嶠信大師住嘉禾東塔。

林野奇和尚繼住通玄。

萬如微和尚補住龍池。

五月，聖壽海印印乾法師寂。乾，廣陵韓氏子。分座於京口聖壽悟心融講席下，往來巢松一、雨若昧法師之間，已講貫無滯。自念長水從瑯琊開發，太原孚因禪衲悟明、德山鑒擔青龍鈔出蜀，擬掃南方魔子，而卒自焚於紙燭下。宗門豈無長哉？我未達耳！乃謁博山，來於天界。尋因山茨際參磬山修，力究十有九日，而省修益鍛鍊器重之。復見悟和尚於天童，親炙逾年，將抗迹西山。而山茨際初住東明，老屋敗椽僅蔽風雨，乾毅然往佐之，東明由此復振。歸京口省融，棲八公洞。融寂，委以聖壽，非其志也，而義不可辭。甫一年，而談對坐逝。山翁忞和尚傳其生平。

十一月杭州顯甯宏垣澹予和尚。寂垣，姑蘇朱氏子。狀貌豐碩，有玉彌勒之稱。十歲出家於太倉聖像寺。十五夢遊地獄，遂醒悟人世之幻，由是求道念切。十九參雲棲，問：如何是佛知見？棲笑而不答，垣疑之。後謁三峯藏，參萬法歸一話，稍有省悟，未得灑然。因與靈隱禮阻雪於長安鎮，屢承策勵，忽得契證。親炙三峯二十年，深入法奧，乃獲付囑。出住皐亭顯甯。僧問：三峯室中嘗論臨濟三玄要，是否？垣曰：三峯無此話，莫謗三峯好。曰：和尚何得諱却？垣曰：不特謗三峯，又來謗老僧。住持八載，說法不容紀錄。將示寂，與數僧問答。一僧進前問曰：和尚尊候如何？垣曰：苦。又曰：和尚是善知識，焉得如此？垣曰：未離三界外，還在五行中。僧無語。垣曰：你道者兩轉語，那一轉敵得生死？僧擬議，垣喝出。復手書二偈，端坐而化。

甲申十七年
靈機觀禪師開法湖州資福觀，閩之龍溪周氏子。母翁夢一金神入室，衛從頗盛，香光馥郁，而誕禮金浦九雲慧曇老宿芟染。曇耆年有道行，為一方推重，見觀志不羣，乃欣然曰：子乃法門令器，詎可虛滯於此？吾年雖邁，當送子行脚也。即束裝偕觀出嶺，首參天童悟，參究頗切，雖役重務，未嘗放捨。明年甲戌，參金粟容，愈加猛礪，徹夜不眠。一夕雷電驟閃，不覺話頭脫落，山河大地凝成一片，久之豁然，不被從上佛祖舌頭欺瞞。復侍十載，乃住翔鳳山資福，闢草開山，刈茅縛屋，凄涼盈目，豺虎為鄰，人不堪其憂，而觀怡然獨樂。律身最嚴，同眾食息，禪學之士自遠趨風，單提向上，勘驗方來，參請無虛日。
春。南岳綠蘿通際山茨和尚。寂際，通州李氏子。初從東隱若昧法師習講，謁悟和尚於金粟，嗣罄山修。黃端伯司理請住東明，遷南源。登南岳，止擲鉢峯下，菴虎穴也。桂林王聞而異之，訪卓錫處，步行三百里就見之，以誤食野芹，怡然而寂。山翁恣序其錄行世，謂的的提持本分，殊無語言文字與人齩嚼，菴與今時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者迥異矣。塗毒鼓聲，當有聞之而命不全活者，師菴未死也。
三月，律師寂光奉詔南都，懺薦大行皇帝。
天童恣就崑山安禪院啟建薦嚴毅宗烈皇帝道場，疏曰：龍去荊山，曾動軒臣之哭；天崩杞國，每懷傴士之憂。千邦喪統御之尊，萬姓失大明之照。仰五岳扳地之雄，光華猶昔；緬長松擎霄之勢，忠節自慚。敬仗佛光，嚴資仙馭，千聖不攜，己靈曷重？處處為人作主，頭頭本地風光。
能仁儲聞　哀詔，到台設位陳奠，上堂說偈曰：塗毒鼓聲何處起，三乘五性聞皆死。夜來萬籟動悲風，白日麗天莫知止。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一

宗統編年卷之三十二
諸方略紀(下)
大清(天下一統，都順天)。
世祖章皇帝(平定天下，在位一十八年)
甲申、順治元年
冬十月，能仁儲和尚開堂國清。儲入台，深入東掖山，三年迹不出。天台邑宰文可紀請住國清景德寺。眾懇開堂一期，全提向上，道大振。辭天台士民錦帳曰：出家辭親，割愛於深山窮谷中，草衣木食，是其分也。本不獲已，垂手入廛，草鞋邊已是七花八裂，那堪應物見形，虛空中加點畫耶？前日機緣，因風吹火，偶爾成文，初非本意。斯皆諸當道好生之德，救民水火，豈山野區區之所能也？
乙酉二年
閏六月初四日金陵千華寂光三昧律師寂戒弟子雲居晦山戒顯撰次。行實。
八月二十日，鎮江焦山宏棄問石和尚寂。
丙戌三年
雲門石雨方和尚住皐亭佛日。
五月初六日，雲居觀衡顓愚大師寂。衡號傘居，徧參雲棲、紫栢、雪浪諸尊宿，結茅華頂。一夕，踏月經行，忽然徹悟。入粵，參曹溪清大師，機緣甚愜，清書偈囑之。殿元劉孝則、給諫熊青嶼請住雲居。明月堂成，委印首座領眾說法，命舟南下金陵，開法紫竹林，日與元白尊宿提唱綱宗，鉗錘來學。順治初年，豫王欽風命宗伯王鐸迎請說法，以病固却，翛然坐逝。傾城士女持香頂禮，酷暑越三晝夜，顏色如生。
秋木陳忞和尚退天童，入五磊，請費隱容和尚補住。九月十六日，無錫華藏宏證大樹和尚寂。證，無錫朱氏子。髫年學佛，謁三峯藏和尚，力參六載，迥無入處。一日，目前壁立，白光照耀，忽如胸脊迸裂，俯見背後牀帷之物，叢林咸稱為破背比邱。後隨藏往婁江慧壽，七晝夜目不交睫。忽憶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頓爾開解。閱四載，獲付衣拂。繼住三峯。上堂，喝一喝，曰：此一喝，用在機先立命中，電揮雲路；用在當機劒刃上，雷送禹門；用在定盤星子時，眇忽合度；用在紅爐烈燄處，大器鍛成。雖然，且道者一喝畢竟從何而出？嘗示眾曰：夫為宗師者，須具佛祖爪牙、衲僧巴鼻，握杓柄於手中，出一頭於天外。有時大機大用，讓主驗賓；有時踞地隱身，自成不顧。乃至殺活縱奪、舒卷抑揚，互換各成，藏頭露尾。若能全備如上眾體之妙，方可出世為人，解粘去縛，以至辨魔異於言前、驗龍蛇於

棒下，原是伊尋常手脚、本分草料，又何有奇特哉？僧問：如何是為人底句？證曰：綠玉遶峯千箇竹，蒼鱗滿壑萬株松。歷住名剎，晚居華藏祖席寺。從密菴、伊菴塗毒之後，宗喝不聞。至證法席鼎新，道風遐播，塔全身於三峰。

冬，京口夾山本豫林皐和尚寂。豫晚號晦夫，崑山陳氏子。十九脫白於姑蘇堯峯，誦金剛般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省。初參博山來，次謁天童悟，後參罄山修付法，歷主武林寶巖、姑蘇堯峯、京口竹林。雖日雜傭作，不間操匕箸，不倚重外護，舉足為匡徒者法。上堂：若論此事，心不可求，智不可學，揑斷百匝千重，於中下機一時颺却，突出孤危，方教峻峭都盧。收拾將來，非心非色，非如非異，要用即用，要舍即舍，要行即行，要藏即藏，擬思一毫地，便落生死關頭。到者裏作麼生相救得？復曰：五蘊山頭自在身，了然物物應天真，頓教直下無思議，玄要全分見本人。卓拄杖一喝，預計逝日，說偈辭眾而寂。著有宗門誠範四卷并語錄行世。

丁亥四年

正月八日，佛日明方石雨和尚寂，入閩，部院遣官致幣，請主雪峯、芝山兩剎，方堅辭不就。時東南風雲未息，忽語眾曰：境界如此，不若歸去好。眾莫之覺也。初三日，撾鼓上堂：人人藤斗笠，箇箇水雲包，出門踏著草，途路更迢遙。到這裏不倒斷得一回，直饒說箇回途得妙，就路還家，便是千里萬里。良久，云：只因你不能向異類中行，且道異類又如何行？乃握指云：一雞、二犬、三豬、四羊、五牛、六馬，為甚麼七不道？參！首座驚問其故：我來日要上龍門。座曰：和尚幾時回？方曰：初八九便來。初七日，至龍門，晚示微疾。次蚤，命湯沐浴，囑托後事畢，端坐不語。諸門人問：和尚還有分付也無？方曰：更有甚麼分付？適寄浮法師問疾，方一見，微笑而逝。越九日，封龕，顏貌如生，奉安丈室。忽山兵麕至，欲燬龍門，見方龕儼然，不忍與寺俱焚，舁而出之，百夫震虓，力莫能舉，由是羣相驚異，寺賴以存。二月，門人依法茶毗，牙齒數珠不壞，頂骨糝五色舍利，弟子收餘骼及諸不壞者，建塔前山，瘞於金龜巖。

天界盛和尚應太平請，因事下獄。事白，主棲霞道盛，字覺浪，號杖人，閩浦張氏子。生而顖異，幼習舉子業。年十九，因祖坐亡，遂發心出家。偶於街次聞墮猫聲，有省，決志棄家剃染。閱高峯枕子語，有所證。復於倒剎竿句起疑，迷悶成病，乃取古人未悟既悟因緣，反復參勘。勘至百丈再參語，不覺囅然曰：昔馬駒亦復踏殺天下人也。一日，見壽昌頌臨濟三頓棒頭開正眼，何曾傳得祖師心語，大叫曰：此時尚有若而人乎？我當往師之。始

出嶺之董巖，從博山來和尚受具，問從上佛祖行履，不契，辭往壽昌。道經書林，見東苑鏡和尚，言下投機，遂折節過冬。一病瀕死，鏡親調藥療之。有間，鏡究其生平參悟及五家堂奧之旨，大驚曰：不期子深入此秘密法門，吾宗慧命囑子流布去也。因付源流法偈，盛拜受。遂隨鏡禮壽昌經和尚，重加參證，經頷之。自是荷擔大法，當仁不讓，一時金陵焦弱侯、周海門、曾金簡諸公皆師事焉。迨經示寂，辭東苑，鏡歸省覲，時年方三十。曹能始諸公請於興化開堂，期畢，復上博山與來和尚問答，雷轟電掣，來奇之。東苑、博山、雨和尚一時相繼入滅，盛痛有風穴深憂之感，乃一杖復入閩南。海內鉅公名士肩摩問道，蘄州、荊王、豫章、建安皆延說法內庭，盛自天界應太平請。會嫉盛者以原道論下盛獄，盛不辯，居圜中一載，著金剛經以自見。陳太宰旻昭遣人省盛索偈，盛書問余何事，棲碧山詩遣之。事白金陵諸公，請主棲霞，盛欣然有逸老計。

五磊忞和尚移住台州廣潤。

雲門禮和尚，住揚州天甯。禮自石梁毗尼、盂城地藏兩處結制英靈，禪衲從之如雲，省悟者眾。住天甯豁堂，品為第一座，巨渤恒剖玉璞為西堂。江淮之間，法道大振，眾至七千。

國清却田。國清有塗田二千畝，流入健跳軍戶四十年矣，當道按籍為開復。住山儲和尚曰：我法以慈濟為心，一切自宜付之無諍，稍留難便非道人行履。力却之。知事請曰：田畝二千，歲除糧差雜用外，合得米千石，以之裕眾不亦可乎？儲曰：二千畝業固重也，抑天下千馳，莘野耕夫等於一介，林下人取辦鋤頭鈯斧，葢亦審之素矣。曰：此千年常住，不可以我一人高尚遂廢其業。曰：必以恢復為心，何所顧惜？然我法中無如是事。在昔化行南國，虞芮卒有閑田。山僧忝持道化、德愧古人，復使你輩費心力、妨道業耶？抑此中有不忍言之隱？於是卒謝却之。山翁忞聞之曰：國清真能恢復先業者。記之。布水臺集。

林野奇和尚住東塔。

八月，雲門雪嶠信大師寂。信春，遷雲門。信真率不羈，詆訶諸方，無當意者。寡耦少徒，一笻孤往，後歸老徑山。一夕，呼茶飲畢，唱自所書：小兒曹！生死路上好逍遙，皎月清霜曉喫杯。茶坐脫去了，遂示寂。覺浪杖人為建塔雙徑。後宏覺忞奉璽書，復遷全身塔於雲門右麓。

戊子五年

九月，瑞光宏徹頂目和尚寂於穹窿草堂。徹說法凡十一會，居恒穆穆，不輕置可否。至辨異揀魔，驅耕奪食，單提陷虎，一機同時，幾與天童、三峯稱鼎峙。所至人天擁戴，勇退急流，則真不

愧天童之孫，三峯之子。初八日說偈，喚侍者燒香，泊然而逝。
尚書張有譽銘其塔。
中輿範和尚繼席瑞光。
百癡　和尚補住金粟。
冬十月十八日，天甯具德禮和尚結制皐亭佛日，制完過顯甯。

已丑六年

春二月，具德禮和尚住靈隱豁堂。函告山中僧眾曰：靈隱領袖五山，為自古宗師法窟。今丈室久虛，惟雲門禮和尚具大神力，實堪振起。而寺眾有欲延輩望高大者，惟香谷紘公是函言，偕諸檀護削牘迎請。禮曳杖來，上堂曰：白雪與陽春，無人和得親。目前千聖眼，月浸五湖氷。以拄杖畫一畫，曰：劃破長天霧，風搖雨後晴。靈隱掀髯只一笑，普門佛日杖頭生。喝一喝。禪子浩歸，宗風丕振。一再鼎新寶殿，樓閣堂舍，林立翬飛。巨剎規模，諸山莫並。

三月，豁堂函和尚開法皐亭顯甯。函，杭州衛郭氏子，母王撫。函七歲，聞鄰人歌：舌頭能有幾時肥？即矢不茹腥。十歲，父愛溪公捨入靈隱出家。十五，上天台謁無盡燈和尚，次見古心律師，受沙彌戒。遍參憨山、清達、觀可諸尊宿，每以思議不及、言說不到處極力參究，至忘寢食。後參三峯藏於淨慈，藏訶曰：此皆依識解卜度，正為生死根本，以是求禪，猶北適而南轅也。函當下竦然請益，藏彈指一下，曰：吾者裏無逐日長進底禪。乃拈竹篦子話提撕七晝夜，至倦劇，放身欲臥，忽聞靜板聲，疑礙撲落，即呈頌曰：平地不風起波，無端四面滔天；突出南山鼇鼻，驀頭一氣歔乾。藏頷之。天童悟，聞而喜曰：漢月得人之盛，過於老僧。招函相見於太白峰，靈隱耆宿延歸，著破堂集以自見。時豪勢有覘侵飛來峯卜宅兆者，當事皆左袒之，函奮然堅持以大義，當事直之，峯卒歸寺。橫山一默成和尚，首受三峯藏和尚記莂，獨高尚不羣，久秘衣珠，晚年始憮然有懸絲之歎。適僧素如侍側，曰：靈隱豁堂每言：三峯化後，世無真師，思報師恩，為法腸熱，必肯遜志擔荷。即往白函，謂：三峯家嗣乏繼，師忍視其遂絕乎？語未竟，函惻然動容，遂詣橫山叩請陞座，成舉：迦葉、阿難付授公案，普告人天，降子為孫，事兄為父。具德禮和尚，即請函繼席皐亭顯甯。上堂：月不住空，未免印泥印水；雲無戀峽，有時落二落三。務使追風良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得水真龍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斯則句句截流，不失漚和之利；機機赴的，全超毒海之源。且道：還有具如是手眼者麼？若無，今日快便難逢。

夏六月二十一日，國清儲和尚住蘇州靈巖。儲因葬父出台，事竣南還，度夏梁溪，將歸天台。門人辨菴光念靈巖孤秀為吳山第一，請儲住靈巖。儲道韻既高，法言能發古人之秘奧，海內英衲名流皆雲集座下。

秋七月二十二日，夫山祥符宏銛慧刃和尚寂。

八月，巨渤恒和尚繼席天甯。上堂：一花初放，春光逼塞虛空；五葉分枝，瑞氣宣流大地。其始也，混萬別於大同，何彼何此？其次也，裂真源於千派，孰是孰非？天甯今日於彼此不得處，轟霹靂於晴空；就是非交結時，飛電光於掌上。權施物外，令展先天。言鋒藏八面之威，機辯伏千鈞之弩。直得山崩海竭，佛祖難窺；斗變星移，主賓合拍。在推倒處建立，誰云至道無難？於建立處踏翻，須識大功不宰。衲僧分上休話如何，後學初機好生著眼。恒痛念法道式微，流弊遍野，思欲鄭重一時，挽迴風化。有捧香花請陞座者，一應謝絕。

建昌黃龍元謐閒然和尚寂，謐從壽昌經記剪後，住山二十餘年，養靜自高，並不開堂，道風遐播。

廣潤忞和尚，住越州大能仁寺。

庚寅七年

林野奇和尚補住天童。

費隱容和尚住石門福嚴。

靈巖儲和尚赴台州天甯請。

辨菴光和尚，住台州靈石。光，長洲金氏子。出家靈巖，參儲和尚於能仁，得悟。出世靈石，移能仁。

蓮居大真。新伊法師寂，嗣紹覺。覺，雲棲弟子，結菴土橋，曰蓮居。真依止之，嗣其席。悃樸無文，精戒律，登壇靜穆，望者意消。居恒禮懺修觀，寒暑不輟。著唯識論行世，趺坐稱佛號而逝，玉筋垂尺許。本金、聖先兩法主相次繼其席，講淨並不替。

其時西谿天竺古德、內衡兩法師，皆宏台宗教觀，行業藹著。

辛卯八年(江浙大荒，靈隱、天童諸大禪林盡行散眾)。

佛滅後二千六百年。

壬辰九年(六月，飛雪，赤地千里。)

春，顯甯嵒和尚補住三峯。

冬，古南門和尚補住天童。

冬，毅菴英和尚住天台國清寺，嗣靈巖儲。

癸巳十年

甲午十一年

徑山容和尚輯。祖燈嚴統成，愚菴盂和尚聞之官，南澗問和尚、靈巖儲和尚解之　發明(法門大段自應公論，至聞之官則過矣，故直書之，

而是非曲直自見也)。儲和尚復徑山容和尚書曰：某頻見諸方聚訟盈庭，紛紜溢路，未嘗不寢食徬徨，撫髀浩歎。葢法門而至今，譬之庇羸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擊之劑，則元氣頓盡，其亡可立而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歸無競之風，盡坐柔和之室，吾祖之道久而愈光，雖赴湯蹈刃亦所不辭。承紳士殷勤致懇，謂兩家所信諒者惟某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靈，俾法門不致瓦裂，則彼此幸甚。磬山和尚與靈巖和尚書曰：東震旦土自鼻祖西來，六傳至大鑑宗，雖列五派，實兩枝，總屬大鑑的骨兒孫。藥山得悟於馬祖而仍嗣石頭，太陽寄託於浮山而代付投子，兩枝又何嘗非一派也？宗教分河飲水，尚謂泥於文字語言，豈同為的骨兒孫？幾欲操戈對壘於千古之下，甯不為識者痛哭嗤笑乎？徑山、巖統有當嚴不嚴之弊，遂開不當嚴而嚴之釁，天皇天王其說已久，闕疑成信，著書立言之慎固應如是。會元以南岳、青原俱稱大鑑第一世，足見古人之公，而南岳居青原之首，亦豈有人我生滅心乎？壽昌、雲門，真不忝為曹洞中興之祖。有統系，無統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東苑隱德深潛，得棲霞而大闡。車溪一段公案，去世不遠，見聞當有公評，法眼自應洞照也。是是非非，法門關係，甯免紛爭？獨至藉力有司，世諦流布，此實下策，不得不為洞上諸公扼腕。棲霞、顯聖，久係相知。徑山復同法嫡血，自無坐視之理。昨至吳門，審知專遣座元，往還兩間，周旋微密。在今之世，甯復有秉為法無私之公，如吾老侄禪師者乎？敬為前佛後佛，額手稱慶。靈巖與姜伯璜書。兩宗角立，老僧與南澗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時即對天界、浪兄、愚菴三兄曰：雲門、法眼，歸青原無減於南岳，歸南岳何損於青原？吾輩爭之，盡成戲論。祥符蔭曰：徑山巖統，固有不當嚴而嚴者。然以十餘年心血，徵求數百年來之散落，纘五燈之緒，成一家之言，其有係於繼往開來者，何止一綫千鈞？乃徒以爭論雲門、法眼二宗，出自天皇、天王之故，以致世諦流布，付之祖龍。不恤大公，惟封私見，擔荷佛祖慧脉者，當如是乎？迄今讀金粟徵、修燈錄之啟，不禁為之痛哭流涕，欷歔累日。若非南澗、靈巖二老人，消此釁端，法門法戰，尚忍言哉？

二隱謚和尚，住華亭船子法忍寺，謚嗣林野奇。三住剡溪獅峯。太史曹爾堪、少宗伯曹勳等俱問道。

乙未十二年

秋，靈巖儲和尚受古堯封寶雲禪院請，吳中侍御李模、宮詹韓四維、太僕陳濟生等請儲住古堯封，喜其巖壑幽邃，可以投老，受之。

靈巖原直賦。首座出住九峯正覺寺賦。毗陵王氏子，裂縫掖出家，從儲自夫椒入天台，艱苦力參，深入閫奥。首眾靈巖，握竹篦鍛煉方來，諸方龍象景服。儲宏法嬰難，無祖庭內顧憂，賦綱維之力也。寮中唯草鞋衣鉢而已。是秋出山，衲子裹糧，靡然從之。行化江漢，首住九峯，法令森嚴，道大振。

嵩乳密和尚，住淮南。檀度拈香，嗣博山來。

九月二十七日，杭州南澗理安通問箬菴和尚寂於吳江應天寺。

問，吳江俞氏子，參磬山修得法，住理安。上堂：望剎竿便橫趨而過，猶是不唧[口*留]漢。電影裏穿針，弓絃上走馬，也須是個衲僧始得。匙挑不上的，如稻麻竹葦；千箚不回的，亦如稻麻竹葦。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問，如何是汝諸人全身獨脫句？舉拂子曰：漫天網子百千重。是年夏，磬山解制後，將方丈所有道具手書分送諸方，乃杖錫出遊。至武康報恩掃塔，晤玉林琇，備托法門細大，預定行期。於九月二十七日行至吳江，寓應天寺，如期坐逝。所著有續燈存稿，宏覺忞為之銘塔。靈巖儲聞訃，上堂曰：山僧廿年神契，一面傾心，方期共樹徽猷，何意中途唱滅？

丙申十三年

夏，三峰豁堂函和尚移住杭州南屏淨慈。函住三峯，衲子向風，門庭整飭。武林居士葛愚古世為淨慈金湯，慨宗鏡塵埋，乃削牘請函，以藏和尚建化之地不容辭。初夏入寺，久荒之後，蘚棘盈前，函任運自如。未幾，三韓周侍郎問道有契，同諸當事興修大殿堂宇，次第改觀。自是，南屏名勝與靈隱同稱。

秋，中峯讀徹蒼雪法師寂。徹，滇南人，號南來。與高松汰如河法師標賢首宗幟於吳西山、支硎之間，道韻映帶。落木庵主徐元歎波、靈巖退翁儲和尚，晚年俱相往來。儲住靈巖，每歲二三月間，草花滿田野；八九月間，白鴈青楓天氣，一竹輿由中峰而天池，飯於落木。故儲輓辭有寥寥今古幾知心，慚愧虔公與道林之句。虞山毛隱湖居士晉及宗伯紅豆蒙叟皆善徹。徹將寂，以山繭袍及詩文集屬晉行世。

憨璞聰和尚，住京都海會寺。聰，費費容孫。都門宗風，自此大振。

去息溟和尚住無錫寶安溟，蘇州徐氏子。參靈巖儲嗣法。

丁酉十四年

木陳忞和尚再住天童。

冬十月，海會憨璞聰和尚結制萬善殿。先是，上狩南苑，因幸海會，延見聰，奏對稱旨，復召入禁庭，問佛法大意，乃詔結冬萬善殿，賜明覺禪師號。上後謂天童忞曰：朕初雖尊崇象教，而未

知有宗門耆舊，知有宗門耆舊，則自憨璞始，憨璞固有造於祖庭者也。

十月十七日，福州鼓山元賢永覺和尚寂。賢嗣壽昌，經住山三十年，道望孤高，未嘗輕易許可一人。所著有寤言、補燈、繼燈、禪餘內外集共八十餘卷行世。祥符蔭曰：壽昌門下博山來、黃龍謐、鼓山賢等，皆敬嚴法道，風韻孤高。住山三二十年，座下嘗數百眾，本色鍵椎而不輕易許可。噫！古德風規，安可復見於今日也？

十月二十九日，宜興龍池通微萬如和尚寂。

十二月，俞昭汾和尚住廬山西林乾明寺，嗣靈巖儲。

戊戌十五年

為霖霈和尚繼住鼓山。霈參永覺賢二十餘年，得其法嗣。住鼓山二十餘年，海內瞻依，以為東南一大法窟。有餐香錄、聖箭堂、共古諸錄行世。

報恩玉林琇和尚應詔至京，以疾聞。未幾延見，旋歸山。

上特留首座茆溪森，問答稱　旨。

上因海會聰奏對之後，留心參究，復召玄水杲說法內庭，乃詔琇行。至天津，以疾聞。上手札諭之，入見說法，賜大覺師號。未久，乞還山。

夏五月二日，高峯宏聖碩機和尚寂於龍牙。聖兩主法席，一日忽晦迹遁去，遊楚湘間，弊衲蒙首，世莫能識。臨行時，以衣二頂，託儲和尚造就一二禪學。儲代囑峻明諟嗣法，出世龍牙，而聖適掩關興化，遂迎養於東堂。無何，示微疾，值五月之朔，忽曰：吾行矣。旁僧曰：二日吉。聖喚僧，僧近前，聖隨與一掌，曰：吾為汝再留一日。遲明，整衣鉢，端坐而化。

冬十月，天笠珍和尚住蘄州菩提寺，嗣理安。問：

南菴依和尚住淮南報恩，嗣檀度密浪。杖人盛曰：博山先大師生平勘驗學人，獨於生死性命處著到天下英奇，難於搆附，使雪關首座與嵩公不自倔起，幾不盡溺殺於急水灘頭拋竹篙乎？今者依子實是英奇衲僧，嵩公實是本色尊宿，一旦英奇能死心於本色，而本色能授法於英奇，此非師資之妙合，更自親得博山家法，獨有取於生死性命之不可欺者乎？所以能使博山之家風復振也。

兀菴源和尚，住湖州道場山，嗣天童忞。

醒熱粹和尚住延令靈雲，嗣靈巖儲。

己亥十六年

願雲顯和尚，住洪州雲居。顯，太倉王氏子，有聲黌序。裂縫掖出世，參雲門，禮於揚州天甯，得法，化行江漢。住雲居，道大振。

原直賦和尚住南岳。福嚴賦自九峯移興國，巖頭衲子皆趨之。興國三峯藏和尚曾受蕭方伯請，未赴。住巖頭日，理毚祖廢塔，得四十九粒舍利於匣，闢再來堂。南岳福嚴請賦曰：賦住九峯、興國諸剎，皆一期應緣說法。賦昔辭老師於姑蘇大鑑堂下，言全賦行，且汎大江，掃讓祖最勝輪塔。今住南岳，葢先請命於老和尚者也。到院日，諸山老宿龐眉白髮，咸迎歎曰：真讓祖孫也。送三峯藏和尚入傳法祖堂。

楚奕豫和尚，住潭州雲葢。豫生緣岷蜀，初參藏和尚於三峯，有省。藏寂，依安隱忍一載。丁丑，懷香謁儲和尚於夫椒藏雲室，歷寒暑二十周，始蒙記莂。辭去，菴於楚黃之芙蓉山，茆茨石室，晨夕嚴持，衲僧傳誦，不減善公之住福昌時也。越二年，遷雲葢，緇素聞而手額，僉曰：古佛也。趨歸恐後。豫凝然一室，復類汾陽靈巖之道，盛行湘漢、南岳、雲葢，時稱甘露雙垂。

雍篪晟和尚，住梁溪寶安，嗣靈巖儲。古道自持，諸方重之。

冬十月十五日，天童忞和尚奉旨開堂。春閏三月，遣右闡教僧法璽，齎勅召忞入京。進見萬善殿，傳諭免禮，賜坐慰勞。敘譚畢，即諭萬善、愍忠、廣濟三處結冬。上時攜學士王熙、馮溥、曹本榮，狀元孫承恩、徐元文，至方丈問法。時茆溪森、玄水杲、憨璞聰，皆承上召對。有三世奏對錄。(臣)僧紀蔭曰：帝馭金輪，誕膺天命。智周萬機，道融一貫。虛懷好問，念切死生。座右大書莫道老來方學道，孤墳盡是少年人之句，以自警惕。與宗門耆舊、法苑禪學相見，不令稱臣致拜，從容諮訪。握手溫顏，情逾師友。因馬蹶而知解頓忘，聞雨聲而得大自在。真承願而來，不忘靈山付囑者也。

金陵天界道盛覺浪和尚寂，盛復住天界，倡修報恩大藏。一日，旦起禮佛畢，開示大眾，飲茹如常。亭午，取紙筆書偈曰：萬象指頭明卓異，縱擒不換機何利？無端拶斷破蒲鞋，翻然直入千峯去。擲筆而逝。盛坐道場大小五十餘處，說法四十餘年，著述甚富，有傳燈正宗行世。

庚子十七年

四月，勅封天童道忞宏覺禪師，賜銀印。

五月望，宏覺忞和尚歸山，留嗣法本月旅菴、本晳山曉兩和尚在京開法善果、隆安兩剎。上躬送出北苑門，差臣劉之武送還山，御書敬佛二大字及　御畫山水、蒲桃各一幅贈行，并送七寶莊嚴。關壯繆作天童山門護法。忞有師蕘堂說及參禪要語等，載北遊集。

靈巖儲和尚辭都諫嚴顥亭，沆請住徑山。

秋八月，靈巖儲和尚住虎邱。太傅金息齋之俊、侍御李灌溪模等，以虎邱自隆祖、瞎堂、松源諸老唱道後，曠數百年，寂然林壑，以儲宗孫見督。八月十九入院，衲子至無以容。

冬十月，報恩玉林琇和尚再應詔，奉旨開堂結制。制畢，即辭還山。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曇應杲和尚，住天台國清寺。杲，毗陵孫，文介公慎行之猶子，太史放園自式之從弟。裂縫掖，投夫山儲和尚出家，人傳小杲，補住國清。

辛丑十八年

三月二十九日，福嚴費隱容和尚寂。容入坐道場垂四十年，有古德之機，用古浴得舍利二百四十餘粒，晶熒五色，有大如菽者。晦山顯著有舍利記。靈巖儲和尚，住金粟。孤雲鑑和尚寂，緇素延補住。五月七日，靈巖首座月函潛和尚，住古堯封。潛，吳興董氏子，學綜天人之奧，文字奇古，裂縫掖出世，居靈巖第一座。儲和尚以古堯封高曠，命潛居之。潛絕近今畦徑，敲石鋤雲，日拈提古人所未到，五湖俊逸衲子多裹糧從之。

六月，遠菴僊和尚繼住天童。

卑牧謙和尚住虎邱，儲遷金粟，命謙主虎邱。厭喧鬧，將投杖湘衡楚鹽，緇素迎歸。開山兜率，德氣凝原，遠近尊為古佛出世。謙生緣廣陵沙氏，脫白射州，嗣靈巖儲。

南岳原直賦和尚住曹溪寶林。祖庭賦住曹溪曰：某服勤靈巖首座寮三年，今主曹溪法。夫主曹溪法，號命天下，非我老和尚不可，某當代老和尚領眾。遂設儲和尚頂相，侍側三日，告眾曰：我寶林第一座也。一時座下雲湧。

杭州皐亭永慶寺大珏玉菴法師寂。珏嗣曲水古德賢法師，為雲棲第三世。

忍菴琰法師，住龍居永慶，嗣玉菴珏。

鐵關能和尚住龍池，嗣萬如微。

今上皇帝

康熙壬寅元年

二月，百愚斯和尚住荊溪善權，嗣百丈雪。

檗菴志和尚住海虞三峰。志出世後，行杜多行。初依靈隱禮，後參儲和尚於靈巖。得法後，隱澄江興濟。諸方檀護及法門尊宿以三峯祖席請，遂入院。古道泝眾，遠近趨風。

鼓山為霖霈和尚住泉州開元寺。

隆安山曉晢和尚，住皐亭山佛日寺。

癸卯二年

春正月。甯波雪竇通雲石奇和尚。寂雲，太倉徐氏子。脫白南廣，參悟和尚於金粟。一夜經行，因僧劈面撲破鼻孔有省，後於

棒下頓脫疑滯。隨悟赴育王天童一十三年，付衣拂出，住靈鷲，遷雪竇。先是悟和尚記曰：折箸無一雙，狗子無一隻，是你住處。雪竇為古道場，兵燹之後，徒存巖壑。雲住未久，四眾趨風，重新法席，人稱為古佛。上堂：當陽一著，獨露無遮。八面玲瓏，十方軒豁。明眼作證，豈敢囊藏？直得瓊樓玉殿，百草頭上全彰；千丈報身，瓦礫堆邊頓見。塵塵爾，剎剎爾，突出無位真人，發明見成公案。直饒三世諸佛、歷代老古錐到來，個個退身有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水歸大海波濤靜，雲到蒼悟氣象閑。辛丑返南廣，曰：我老矣，當不忘本也。寂後仍迎龕建塔，雪竇學士史大成撰銘。

山夫　和尚繼住雪竇。

秋八月，皐亭山顯甯真詠、梵音和尚寂。詠，仁和白氏子。初依顯甯澹予垣，未了，徹垣，寂以衣拂託靈隱禮，令擇器付授。禮住顯甯，詠力參。丙戌冬，同仁庵義隨禮至高郵，結制地藏。煎藥次，廓然開悟，頓見臨濟用處。復隨侍禮，溫研密諗，透盡法中閫奧。禮念垣末後遺托，乃以衣拂授之。兼仁菴義亦曾親炙垣者，遂并付義住顯甯，而令詠輔佐之。乙未春，住普甯村院。荒頹未半載，學侶輻輳，奐然改觀。時土寇內訌，顯甯幾罹兵燹。四眾堅請詠，詠堅却。禮和尚謂之曰：叢林有難，忍坐視耶？詠不得已，移錫進院。有二虎朝夕環繞，哮吼一月餘，盜氛不敢近，引去。衲子漸集，虎亦絕迹。八月二十六日，示微恙。寂前三日，鼻中流出一珠，大如豆，作琥珀色，光爍四表，泊然坐化。雲居顯曰：詠與仁庵義後先唱導，響振松堂，不負靈隱代囑，真臨濟睡虎也。詠最慈忍，不與人牴牾。得法門大體，而細務必謹。又入文字三昧，法語精到，超出尋常手眼出格，諸方重之。祥符蔭曰：皐亭山三十里五叢林，而顯甯最岑寂。余脫白龍谿，嘗行脚至焉。長松疎篁，疑虎聲颯然而過。入寺，土牆竹筧淙淙，滴寒泉而灑飛霰。時梵音和尚正住山說法時也。飽食黃虀玻飯而去，不及登堂一見，至今猶想見此時風景云。

冬，檗菴志和尚退三峯祖席，館婁江潮音，尋住華山。華山支公舊院，吳人士請儲和尚作退居，儲命志居之。至則振刷林巒，吳中耆舊如李灌溪模、鄭桐聲敷教等皆復從遊，問道東晉，風韻邈然一新。

甲辰三年

雲居晦山顯和尚住四祖。

彙藻文和尚，住台州興化，嗣靈巖儲。

延令慶雲濟義仁菴和尚寂。

俍亭挺和尚，住雲溪。挺，仁和徐氏子，俗號逸亭，嗣愚菴盂。初出世，錢塘令慕天顏請住河渚雲溪。

乙巳四年

玉林琇和尚，住天目。　　天岸昇和尚，住金粟。

春二月，鼎州德山全賦原直和尚寂。賦壬寅受荊州護國請，道經桂林，傾城留主風穴寺。過鼎州，竹帆和尚主德山，曰：我久望原和尚也。率眾請住德山，道大行。二月二日，應供如常。夜三鼓，命取水一盆、刀一口。一眾驚集，賦拈起刀，顧眾曰：學道人一切處，如當門按一口劍相似。擲刀於水，大喝而逝。火浴烈燄中，騰起紫今梵相，寶幀抹額。郡當事數千環擁震驚，號佛崩角，咸以為周金剛再來云。觀察陳士本有德山紀異，建塔德山，曰慧光之塔。

寶雲潛曰：余挈鉢袋從本師浮湘，過潭州黃龍祠，州父老競言原和尚住燦心日，黃龍神緣夢乞清淨戒，事甚奇。而韶州所行烏絲牋，刻曹溪為虎說法語，虎領子遠遁。瀟湘天秀，龍虎耀靈，化行江漢，豈偶然哉？

澄鏡月和尚住蘇西園，嗣雪竇雲：

碓菴青和尚住三峰。青，蘇州朱氏子，英雋絕人。幼遊講席，棄講參儲和尚於靈巖。從入天台，悟徹大法於光孝。機敏才洽，首眾靈巖。儲舉住靈巖，辭不顧。拂衣遨遊江淮間，至[橘-矛+隹]李鶴洲。太守朱葵石請出世松陵長慶，移三峯祖席。機用縝密，道譽藹然。葵雪青和尚住湖州弁山法華寺，嗣南屏晶。初補住三峯。

石葉成和尚，住法昌，嗣靈巖儲。操行清真，法語穩密，有古法昌之風。

山菴林和尚，住太平采石乳山普明寺，嗣靈巖儲。仁山震和尚，住天台寶華，嗣鄧尉璧。法眼清晰，堪紹鄧尉門風。

冬十月，西湖愚菴明盂三宜和尚寂。盂，錢塘丁氏子。參雲門澄嗣法，歷住顯聖、梵受、珠明，問法者日繞萬指。晚築愚菴西湖，閉門奉母。母順世哭之慟，目為失明。十月初八日，無疾，忽語侍者曰：三日後吾行矣。至期眾集，相與語曰：師今尊候甚安，豈得撒手便行？盂曰：大眾好看老僧登場一笑。語畢而逝。

嗣法門人俍亭挺曰：師天性峻爽，英邁不羈，每引端師子政、黃牛泉大道以自托。雖屢鋸獅座，往往負泉石之志。住湖上，携小舟危坐終日，或自為櫓棹放之中流，竟夜忘返。客至，見鮮衣怒馬輒避去，孤兒乞士相往還，甚善也。獨喜放生，臨湖築小池，旦晚携錢米就漁人買魚，或蛇鳥蚌鱉至者輒買，即窘迫以他物償，全活無算。應機接物，有古雲門之風。動止諧謔，無非密

義。法席遍江左，老並棄去，獨以愚菴終其身，學者稱愚菴。嘗曰：吾耻近世禪者高心空腹，不明一經，故勞勞講說，實不得已。他人以語言目我，失之矣。

丙午五年

春正月二十七日，揚州天甯濟恒巨渤和尚寂。恒住天甯二十年，敬嚴道法，崇正鋤邪，堅剛不磨之力雄峙淮南。浴畢，書偈曰：哆哆啰啰，六十二載，罵雨訶風，大功不宰。今朝踢倒娑婆，好看出頭天外。擲筆跏趺而逝。

二月，退翁儲和尚應湖南撫軍周召南請，浮湘視賦德山後事。

雨南　和尚住江甯靈谷，嗣豁堂嵒道風，卓冠省會。

三月十六日，四州夔州海明破山和尚寂明，歷主岜岳、大峨、萬峯、中慶、鳳山、棲靈、祥符、無際、蟠龍、佛恩、雙桂十剎，宗風遐播。後當蜀變，方便化導，救免僇殺者甚眾。夔守夢明授一扇，展讀其偈曰：屐聲滑滑響蒼苔，老去尋山一快哉。回首五雲堪一笑，澹然瀟灑出塵埃。覺即遣候，而明已化去矣。郡守驚異，刊布行世。

爾愚環和尚，住崑山安，禪嗣雪竇。雲在雪竇職庫司十五年，有楊岐寶壽之風。

夏五月，南屏淨慈嵒和尚遽謝院事，命嗣法瑯琊宗衡繼席。擬退居普甯，忽罹無妄。當事檢丈室經籍之外，蕭然無一物，咸太息。至江甯下獄，在囹圄中隨宜說法，人人感動。雖獄卒囚兇，聞開示，皆警發悲悔，佛聲浩浩，一時稱地獄西方。

法鐘覺和尚住常州天甯，嗣太白雪，雪嗣福嚴容。初住育王，遷琴川維摩。至姑蘇，寄笠虎邱山塘，放小艇古鶴澗中，作山頂扣舷歌以見志。瀟灑自得，有政黃牛之風。

一足恩和尚，住蘇州瑞光，嗣頂目徹。初住揚州福緣，將退遊匡山，乃住瑞光，頗著道譽。

氷鐵宗和尚繼席德山嗣原直賦。

冬，具德禮和尚退靈隱，住徑山。靈隱百廢具興，法席冠天下，功成不居徑山。上乘和尚躬詣直指堂，以徑山祖庭扶衰振敝請，禮慨然應之。

四祖晦山顯和尚，繼席靈隱。

支本孝和尚，住湘西南臺白雲乘，嗣。

諦輝輅和尚住堯峯興福，嗣靈隱禮。

南澗梅谷悅和尚集列祖提綱及臨濟正宗錄，嗣箸菴。問：

一樹蔭和尚，補住天甯，嗣巨渤恒。

雲德寶和尚，開法潤州報恩，嗣永甯淵。報恩古剎久廢，為戎馬之場，僅餘敗椽佛像而已。寶居之以恢復，力任伉直，不狥時

流，钁懇誅茆，有古德之風。

丁未六年

七月，蘇州遯村報恩通賢浮石和尚寂。

八月，懷海清和尚，住語溪北禪寺，嗣洞上紫仙陽。

九月，天笠珍和尚住南澗理安寺。

吼松澄和尚住南禪，嗣古鏡符，符嗣龍池微。

塵牲　和尚嗣席靈谷，　與雨南　同參，折節承嗣，任道為眾，法席為南省首推。其後普門、　雪亭　相繼住持，道風不替。祥符蔭曰：南屏嵒荷橫山將絕之緒，不以名位介懷，其後子孫皆多折節成就，任重道法。凡紹隆法脉者，宜知所重矣。

冬十月十九日，徑山宏禮具德和尚，寂於揚州天甯。禮再應天甯期制之請，欣然至止。衲子雲擁，應機說法，倍於常時。甫經七日，命設闔山供。是夕劇談，過夜半方寢。至五鼓興，易新衣履，疾呼侍者，頓足一下曰：快隨我上方去。先一日，法嗣碩揆志，迎師過上方說法，故云。侍僧亟至，而已逝矣。門弟子以陶龕封函，迎歸靈隱，建塔慧日軒。祥符蔭曰：鄧山靈巖靈隱，海內稱佛法僧三寶。靈隱門庭甲天下，學眾滿數萬指，不減南宋佛海時。具大方便，有大慧圓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幾駿發，則又度越於古雲門。真欻唾迴天，揚眉倒日，所謂弄大旂手者非歟？葢全力不欺，逢緣不借，故能擔荷如來，稱後勁之崢子也。

豁堂嵒和尚事白還山。

退翁儲和尚退靈巖，門人卑牧謙迎至楚鹽，兜率曇應杲首座繼席靈巖。

鎮江常樂寺濟廓無鄰和尚寂靈巖儲嗣

戊申七年

多羅惠王悟道受法。王三歲愛持棕拂，自幼禮誦法華，受愍忠寺普潤老宿菩薩大戒，法名靜慈。康熙七年，年甫十八，詣西山參天峯清禪師於青塔。清問：如何是殿下佛性義？王云：徧體多是。又問：如何是西來大意？王云：心之所發。師連問：如何是大佛頂？王云：所譚是實。又問：十二面觀音，那一面是正觀音？王云：行住坐臥。又問：千百億化身，那一身是真佛？王忽然起身，端拱而立。又問：五千四十八卷經論，那一卷是真經？王云：無思無慮。又云：普天之下，那一員是真僧？王云：心佛無二。王以偈呈清曰：數日前頭非我見，我今觀我遮那身。見聞即我生之性，我見精微義入神。空性圓明無滅故，我心六照性空真。空空佛性真為妙，妙處總然分主賓。一日參清，清問：秋蟬夢破三更月，古寺敲殘午夜鐘，試問見色聞聲畢竟是誰？王舉起手云：合掌當胸。清云：秋風開玉殿，夜雨滴金臺，只如玉樓人

醉杏花天，且道得何三昧方得斯人惺惺不睡？王正目而視，清云：揚眉瞬目，宏彰大法。王作禮，清云：人王法王，今日同條。中元日，清問：杲日當空，無所不照，為甚麼不照覆盆之下？王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肯全拋一片心。清深異王之機鋒卓越，乃復徵云：如何是臨濟宗旨？王以牙箸一卓，復打圓相。清云：王年十八悟道，即與優波毬多同也，堪繼祖燈。乃付以源流衣拂、祥符蔭曰、　興朝潢屬，皆尊向佛乘，俱乘大願力而來者。若　多羅惠王之蚤登戒品，年十八悟證本有而機契無礙，則尤超邁僅見，真示見人王身而說法者矣。故書以為吾道慶，并以風世焉。

碩揆志和尚補住徑山。志，鹽城孫氏子。參靈隱首眾嗣法，住上方禪智寺。毅然自任，刈茅闢土，欲圖恢復。徑山虛席，僉謂非志不可，乃遷住。

己酉八年

春愚山藏和尚住海甯安國寺，嗣孤雲鑑。

冬十二月，蘇州鄧尉宏璧剖右和尚寂。除夕前二日，將入滅，告眾曰：老僧自受先師之命，住院三十五年，只是稱性而說。如今年老，不能領眾，且放身那畔，佛法自有人說。遂辭別道舊，裱散衣鉢，巡視眾寮，苦切示誨。至深夜，歸寢室，斂僧伽黎，行數步而逝。門人華頂震受遺命，編次語錄十二卷行世。

庚戌九年

秋七月二十日，南屏正嵒豁堂和尚寂。嵒歸山後，將泛三泖，尋船子姓空遺迹，而淨慈嗣法衡以疾往，眾乃迎嵒還南屏，不入方丈，但下榻香世界，曰：吾不久即辭世矣，何復以南屏荷我肩耶？取歷日選吉，沐浴端坐，書偈擲筆而逝。相國馮溥銘塔，宗伯龔鼎孳撰道行碑曰：師道風峻上，慧藻泉流，六坐道場，滌凡滋聖，理徹詞腴，染翰會心，無不臻妙。益都閣學馮公與師最契，欲延之都下，師舉政黃牛偈句以謝。昔張文定言：黃梅、曹溪以下諸尊宿，皆顏、閔一流人，特儒門淡薄，收拾不住。余於豁公亦云。

晝林運和尚，住夫山祥符。運，山陰祁中丞之子。幼隨其叔密菴老人、季超居士學道有得。從儲和尚脫白，儲令承嗣密菴。菴嗣愚菴盂。

辛亥十年

秋，資福靈機觀和尚住福嚴。

徑山碩揆志和尚遷三峰。三峯僧鑒青和尚建法堂成，退院，啟迎儲和尚。儲以志事出無端，不當久留徑山，居恒謂其剛毅有斷，

主法有條。適黃山檗菴和尚書來，有合儲心，遂請志。志住三峯禪學，赴之，聲鵲起。

山學慧和尚住粵西南院嗣德山賦。

僧鑒青和尚補住支硎華山。檗菴志和尚應請住黃山。儲和尚以青退三峯，命補住。青以舊時聽講之席，林巒泉壑，有當於心，欣然從之。

冬十一月望日，嘉興古南通門牧雲和尚寂門，晚退隱京口之鶴林，不陞座上堂，往來無定迹。示誡法嗣條約十章，其首章以饑荒洊臻，人情蕭索，稱和尚者盈街塞路，苟求餬口，人皆生厭，所施何來？此亦甚不知時節者。凡我會下人，甯去徒眾煨鐺過日等語，切中時病。預定逝期，怡然坐脫於吳門之觀瀆恤廬，塔全身於京口黃鶴山。未幾而塔示斜側，啟壙茶毗，獲五色舍利無算。有七會語錄、嬾齋別集行世。祥符蔭曰：宗師設化，因時而已，出處權宜，無有定法。當天童、三峯振與之後，諸方教化盛行，未免有末流之弊。鶴林門和尚身矯其偏，以挽滔滔之變態，可謂救時之尊宿也。

壬子十一年

遠菴僊和尚住甯波瑞巖山開善寺。

秋九月二十七日，蘇州靈巖宏儲退翁和尚寂。儲退老堯封。辛亥，方伯慕天顏請回靈巖問道，舊學雲臻，不倦參請。七月，粵西郡主專使來迎，不欲往，遂示疾。自製塔銘，自說封骨藏偈，書遺囑切誡門人。九月二十七日，顧大眾曰：老僧行道不力，有愧三峯先師。遂索浴更衣，跏趺而逝。闍維，放異光明，頂齒不壞，舍利無算。塔於堯封山巔，曰大光明幢。諸會語錄百餘卷行世，嗣法寶雲。南潛述行錄曰：臨濟氏沒七百年，綱宗墜而不舉，雖白日在天，沈雲晦冥。隆、萬之後，天童悟和尚藏大機於一棒，三峯藏和尚顯大用於三玄，從奇入正，道合如離，一時見聞之者，無不人人目眩股栗，而不知所措足。吾先師靈巖儲和尚起而躬集大成，大機大用，如日月雷霆之在天下。奔走方內，外之豪傑，江出寥廓，禮樂森備，臨濟之道，至先師為極盛矣。師曠情遠度，以古今為懷抱，說法獨存古之大意。嘗與東園人華大師書曰：西乾東震，兩大聖人之道，盡失其真者，大段在不知其意。意者，行其所無事而已矣。聖人經綸天地，扳擢山川，莫不具大有為之略。極其有事，而總還其無事，此大法也。

冬十一月，兜率卑牧謙和尚繼住靈巖。謙住兜率，古道自持，恬退秘重。前後天台、國清、興化及三峯諸剎，請皆力却之。儲和倘簡諸門人中能任重無加謙者，囑方伯慕公力請繼席。一登座，內外歎服。冬，杲亮和尚住荊溪寶明寺，嗣退翁儲。

癸丑十二年

堯封月函潛和尚晦迹苕西。潛自儲和尚寂後，棲遯苕溪洞庭之間，或一棹浮遊於五湖山椒水湄，除上堯封展塔足迹，雖菴園不一至，衲子欲追隨之不可得。唯華山青靈巖謙和尚，間携竹爐茗餌相從，於村澗谿橋邊繫船，一日夕談。

以晉輪和尚住堯，封興福，嗣靈巖儲。

居士毛坤叩請諸方重復天池古剎。天池自毛中丞重建以後，後人營私，遂成丙舍，驅僧伐木，乾沒名山。坤，字公厚，為中丞冢孫。蚤年從古南、靈巖諸尊宿遊，知有因果，慨念祖德戕於後人，乃走諸方，以還復天池古剎。叩請松帶井，人眎首贈以詩，碓菴、青漪、霜潛及諸山名宿，各有詩文獎勉之。

甲寅十三年

夏六月，乾菴和尚退靈隱，五岳和尚繼住。

六月二十七日，天童宏覺禪師道。忞木陳和尚寂。忞晚號夢隱道人，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陽明洞天，自卜塔黃龍峯下。有九會、百城、北遊等錄行世。嗣法天嶽晝和尚，繼其席。

秋，遠碧和尚補住育王，嗣天甯覺。

天輿贊和尚住常州天甯，嗣靈巖謙。

冬天，笠珍和尚住龍池。

補菴喻和尚，住蘇州陽山大慈寺，嗣靈巖儲。初住杭州淨土院，古道自持，不徇流俗。陽山大慈為晉支公道場，荒廢已久。喻居之，芟蘿墾棘，博飯栽田，頗存古德風致。

乙卯十四年

夏五月，卑牧謙和尚退靈巖，僧鑒青和尚繼住。

諦輝輅和尚，住靈隱。

七月初十日，報恩大覺禪師通琇玉林和尚寂於淮安慈雲菴。琇晚居天目，聞善權灾，盡屏參侍，不食粒米，孑身潛出，渡江而北，至清江浦，止慈雲菴。示微疾，唯飲冷水，索筆書曰：本是無生，今亦無死，此是正說，餘為魔說。擲筆而逝。先是過江都，曾以後事囑居士黃于升，升以問疾至，值已寂，乃治龕送天目建塔。

潭州海會行源璞中和尚。寂萬如微嗣

丙辰十五年

仰山正志。檗菴和尚寂。志自黃山移仰山，將終焉，以老回吳，寓穹窿山前真際院。寂，建塔黃山，門人虞山錢陸燦孝廉撰述道行兼銘塔。祥符蔭曰：檗菴和尚在也，出世皆以道自任，晚尤循戒彌謹，真當於古人中求之也。

秋，立勝樞和尚，住梁溪摩竭，嗣靈巖儲。

寶華仁山震和尚修三峯燈史。

丁巳十六年

秋。金陵東山大咸咸和尚。寂咸，天童忞嗣。臨寂，以海舟慈祖行實示嗣法。太守陳寅囑以力辨誖訛。國清觀英毅菴和尚。寂於梁溪眾香菴。英，靈巖儲嗣。歷住祥符、國清。

堯封文杲曇應和尚寂。

戊午十七年

輪菴揆和尚，住紹興大能仁，揆茂苑文相國之後。少以名家子從儲和尚於靈巖參悟。壯遊四方，從戰洞庭湖，因礙警出家，嗣靈巖儲。

廣陵聶先樂讀居士續指月錄。

己未十八年

龍池行淵素嚴和尚寂淵，嗣萬如微。初住射州永甯，遷吳江接待，後住龍池。操履縝密，緇素重之。

去息溟和尚住靈巖，僧鑒青和尚退居華山。

金陵寶華山讀體見月律師寂。體承三昧光律師之緒，大振南山一宗，嚴淨毗尼，為天下戒學之所趨止。門人定菴德基嗣其席。

今釋澹歸和尚寂。

常州太平崇原問松和尚寂原，江陵張氏子。受具戒於寶華光律師。領書記，詣天童不契。入夫椒，見儲和尚服膺，痛加錐劄，股勤五年。嗣法深入天台，歷諸方。值金粟，容陞座。原犯，眾喝之。容曰：鼓粥飯。原作聽勢。容曰：裝聾作啞。原呼蒼天而退。蔣晦菴請住玉泉，未幾棄去。侍御許青嶼、孝廉李確菴請住太平。五月朔，預示偈曰：草鞂脚板尚離披，倒跨虛空嫌電遲。欲識問松真面目，西風黃葉敗殘時。臨寂，書囑語并偈畢，侍者進茶，揮手曰：不用了。跏趺端坐而逝。

庚申十九年

碩揆志和尚住揚州善慶。志自三峯退席後，遊歷苕西五州山水之間，住善慶。未幾，遷靈隱。

金山鐵舟　和尚寂，嗣磬山。問：

童碩宏和尚住靈巖溟，因歲饑退，宏補住。

井人眙和尚，住金陵碧峯石頭菴。眙字笠居，別號不菴，生緣莆田林氏。初遊白下講席，棄登雙徑，謁禮和尚。禮寂，參退翁儲於古堯封，服膺入室。儲寂，復遊白門，卞孝旨居士請居石頭菴。孤懷大意，落落難合，衲子多及門而退。祥符蔭曰：庚申之春，余汛棹白門，時巢山至和尚隱獅峯團瓢，莆莊雲和尚以筆墨遊戲於藏山樓，而井人和尚方高臥石頭，每曳杖過從，探梅古

寺，聯榻空齋。今巢山莆莊已寂，而井人亦音問杳然，因對秋風，為之一歎。

道目眼和尚。住弁山龍華，嗣伴我侶，遷皐亭。佛日舜巨　和尚。住淨慈，嗣豁堂晅。

芙蓉雪厂　和尚遷荊谿法藏　　嗣

大覺徵聖圖和尚，住支硎圓通寺，嗣靈巖儲。

寶林宗徹孤朗和尚寂，嗣靈巖儲。

海虞白雀寺雪爐冶和尚寂冶嗣黃山志。

辛酉二十年

雪悟思和尚，住揚州天甯。思嗣巨渤恒，初住延令慶雲，退隱廬山鏡湖。天甯荒頹之後，思至，一振起之，衲子復雲集。

秋八月二十四日，蘇州靈巖式謙卑牧和尚寂。謙赴紹興大能仁之請，過武林，督關樞部使慕見蒼留供巢雲堂問道，遂坐脫。趺坐三日，顏色如生。傾城士女瞻禮感歎，奉龕還吳建塔。夫椒嗣法門人祥符紀蔭曰：師誠慤慈愛，出於天性。尊師重法，深達大體。生平無倨詞傲色，淵默持重，俯身狥物，樂易和平。使人即而親之，軟語甘言，皆導肯綮。至入室投機，雖上根宿學，皆溟涬莫能湊泊。惠施不蓄，鉢無留供，說法能得儲和尚之旨。有語錄十餘卷行世。

九月二十九日，湖州資福行觀靈機和尚寂。觀住資福三十八載，凡樵採之山，安僧之地，尺寸皆縮，衣鉢親置。始則草屋荒基，終焉瓊樓絳殿。門庭嚴冷，風規整肅。諸方咸稱為楊岐高峯再世云。塔全身於本山。祥符蔭曰：禪雖不在於坐，然塵水方濁，非靜以澄之，何以令其淨極光生？近日諸方禪風，浩浩滔天。資福以乾爆爆一著子，坐斷天下人。而南澗繼之，遂使忙忙貪程之流，不致走殺白雲。後學初機，且使狂心頓歇。但死水活龍，須是點睛得妙。此稱法苑龍門之所以不易易也。

子昂　和尚繼席資福，旋寂。松菴正和尚補住。

靈隱三目淵和尚。寂碩揆志和尚補住

壬戌二十一年

癸亥二十二年

天輿贊和尚退天甯過菴輪和尚補住贊。連遇洊饑，力支叢席，以病瘁退，延輪主法。

中峯曉菴了法師寂，嗣蒼雪徹。

京都鎮國寺廣林山菴和尚寂，林復乳山，法席重新。鎮國寂，嗣法載月舟和尚繼其席。

雪菴致和尚補住靈巖，嗣擔雪儲。

甲子二十三年

聖駕南巡

冬十一月，　幸揚州天甯、平山，各灑宸翰二：天甯曰蕭閑，平山曰怡情。　幸金山，勅重修飾，　御製文紀之，勒石金山，御書扁曰江天一覽。　幸夾山竹林及蘇州瑞光、虎邱，有　御製修竹賦，尚書張玉書等勒石竹林寺。(臣)僧紀蔭曰：爰自虞舜定典，五年一巡狩。厥後帝王雖有封禪巡幸之舉，然未有超邁古今如今皇上者也。乘輿南巡，聖政大端，山野之人不能窺測，亦所不敢扢揚。謹書臨幸法門、　光垂禪苑者一二大段，恭志龍蹕奎章，山林千載，傳為盛事。佳話流播，真佛心天子垂護無疆者也。

揚州北來圓通寺別傳。　和尚疏請修理天下名山法席。　發明(疏雖不報，書之以見為法之公，而不恤私也。)　嗣紫蓋衡，住北來圓通寺。荒頹，志圖興復，而力任不倦。至天甯覲上，乃上疏。

乙丑二十四年

山曉晢和尚寶積錄成，錄集於山翁忞和尚，載古德嘉言懿行及斷簡殘編，未竟業而晢足成之。學士徐元文為之序。

檗巖黃和尚住婁東海甯，嗣天童忞。

侶巖荷和尚，住湖州烏山龍泉，嗣金粟昇。

如皐大覺天揆晉和尚寂，晉嗣紫蓋衡。

伊[阿-可+九]哲和尚住嘉興竺溪，嗣天童忞。

冬十一月，兜率蛤菴圓和尚寂，嗣山翁忞。

椒菴音和尚住三峯，嗣南岳儲。

山燄杲和尚，住江陰蕩霧，嗣天童忞。

寄菴鹵和尚。住雲門顯聖嗣。且拙　　嗣。瑞白雪證南　和尚。

重興越州開元寺靈隱淵嗣。

丙寅二十五年

堯封寶雲南潛月函和尚寂潛，晚寓蘇臺之簑衣菴，以著述為事，有玉椒筆乘表正集、法華領、太極圖表、周易七略等書，皆發古今人天之秘奧。

利禪亘和尚補住資福，嗣靈機觀。

丁卯二十六年

穆文德和尚，恢復天池，嗣靈隱禮。初住婁東法輪夾山，與天甯法諍　發明(法本無諍，以法為諍，非法也。故書以示儆)。

天笠珍和尚住南礀時，有一居士從南礀往靈隱參碩揆志和尚，問女子出定公案。志答之，而珍別其語。僧傳至維揚，天甯雪悟思和尚晚參，舉而評之。夾山聞而上堂，批摘天甯。天甯因出正辯錄，夾山出杜邪說。祥符蔭曰：古人拈提公案，如太阿礮礴，八面受敵，而太虛無痕。或擡或搦，皆塗毒鼓聲，聞者皆死。有聞

之而不死者，則非塗毒皷聲也。靈隱之答出定語，雖未必言中有響。南磵之別，豈能句下無私？天甯之舉，亦非黨親不黨理者。正辨杜邪之出，均之過矣。法門以無諍為宗，行道當先忘我見。雖曰為法，實未忘情，不能不為之扼腕也。

戊辰二十七年

揚州天甯上思雨山和尚寂，門人師昂元繼席。

香山智操寒松和尚寂，嗣百愚斯，歷住青龍。龍華喻葦翬和尚住靈巖，未幾退居承天，嗣南岳儲。

夏五月二十三日，緇素公集。虞山燬五論雜詩板。鶴林牧雲門和尚寂已久，時刻其嬾齋後集，末附五論雜詩，皆毀誣三峯、靈巖之語。鶴林法孫、雪鑑秀峯兩和尚皆云：論詩之刻，為人所誤。親賚板至虞山興福，集闔邑士紳耆舊禮佛懺悔，劈板焚之。鐵牛居士錢湘靈、七十九老孝廉札報許青嶼侍御曰：是役也，非為三峯奮螳臂，正是為古南拔鶴箭耳。祥符蔭曰：佛祖住世，各相讚歎稱揚，以引眾生信向，增長福慧，未聞有毀訾雌黃，退人善根者，況塗汙先達而快己私乎？書之以示立言者，不可不慎，毋逞一時之媢忌，而為正人公論所不容也。

己巳二十八年

聖駕南巡

春二月初五日，駕幸鄧山聖恩寺，拈香禮　佛，　駐蹕桂軒，賜書松風水月四字。初六日，　幸靈巖，登琴臺。時寒溪揆侍，特加顧問，　賜靈巖　御書嵐翠二字。　幸杭州靈隱、雲棲等處，　賜靈隱　御書雲林二字。

駕渡錢塘，祀　大禹陵。　回鑾至姑蘇，欲遊華山，因雨阻，御書遠清二字。　御製詩一首曰：欲向青山澗壑行，春雲又變曉陰輕。句陳不遣驚禪定，恐礙林間碧草生。遣中使馳　賜華山僧鑒青。青詣行在謝，特見　優禮。　幸江甯大報恩寺，復駕臨金山、天甯等處　回。鑒(臣)僧紀蔭恭跋。御書遠清後曰：帝王治天下，以字垂世，實自大禹始。嘗覽岣嶁峯前第一碑，知天經地畫，載更鴻濛。結繩之治，比之蚪篆蟲書，巋然河漢。宜其平成敷奠，萬國敉甯也。恭惟今上皇帝，御極致治，度越古今。道德渾全，無能稱述。伏覩二次　南巡，竊窺　聖意，大端同乎舜禹。至於仁風道韻，光及林泉，則又自昔名山大澤之所未有。龍蹕奎章，震耀巖壑，為山靈海若之所訶護者非一。而華山遠清二字，則尤仰歎用意據典不同。汎然以此知睿智周知，而無一事一物之不得其當也。蓋華山以山如蓮花得名。宋儒周敦頤之愛蓮說有曰：吾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香遠益清，亭亭淨直，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碓菴和尚住是山，寒溪揆和尚

稱其道韻。皇帝聞而欲遊華山，雨阻未往，錫之詩云云。碓菴名曉青，命意製詞，藹然可見。復大書遠清二字，勅寒溪馳賜。青謁見行在，帝令進詩染翰，撒御前寶爐以予之，可謂千載光華，躬逢其盛。和尚退而焚香告眾，勒石昭後，手書五湖山中，屬(臣)僧紀蔭恭跋之。蔭跧伏菰蒲，何足以測高深？唯是久涵至化，同沐恩光，謹以平昔欽仰　聖德之純全，及今茲欣慕　聖意之淵雅者而颺言之，真覺如天之仁有同大舜，而無間之德實類神禹。是以望秩山川，肆覲羣后，而民之愛戴，咽路歡闐，不啻赤子之親慈父、近乳母，此固從來鑾輿巡幸之所無。而銀鈎寶勒，寵賚禪林，則又與嶽瀆千秋昭其奠麗者異矣。額手式瞻者，知皇上尊貴渾忘，禮遇山林守道之士，而凡山林學道者，其益銘頌無彊，勉効潛修，以無負我佛心天子光揚道化之至意，其庶幾乎？(臣)僧紀蔭曰：恭惟聖駕二次南巡，有曠古難逢者五事：一、儀衛不設，老幼擁戴，而滿路歡填；二、風日晴和，江山効靈，而皇情悅豫；三、供億無需，閭閻安堵；四、蠲赦大霈，恩澤淪肌；五、山林法席，均荷恩光。其他聖德汪洋稱頌者，普天之下，莫不尊親。惟茲編年，恭逢其盛，額手焚香，於以敬祝太平有慶，睿算無疆云爾。

僧一寶和尚住夾山。寶初住金陵，志行道法。天笠和尚退竹林，還南磵，延寶補席。

石菴琈和尚住金粟，接機明白，娓娓不倦。

湘翁沄和尚住龍華，輯散木正傳等錄。

悟則觀和尚住顯聖，嗣無際，　　嗣麥浪怀。

大慈補菴喻和尚集靈山一會語錄(錄集，嗣退翁儲法百餘人。)

佛滅後二千六百三十八年。

祥符蔭曰：自明萬歷四十三年乙卯，至今皇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凡七十五年。其間天童、磬山，廓龍池、禹門之緒，而臨濟之道以興；雲門、博山，振清凉、壽昌之業，而洞上之宗聿起。三峯力闡綱宗，善繼述者，有靈巖、靈隱之廣大精微；宏覺丕承帝眷，相唱和者，有福嚴、古南之卓立瀟灑。雲棲之淨業，普攝三根；寶華之戒範，克宏三聚。皐亭、天谿、曲水、蓮居之間，台教之輪，傳持絪爛；秣陵、金閶、普德、中峯之際，相宗之席，講貫繽紛。剎竿相望，名藍星布於江山；爐韛爭開，俊衲雲蒸乎龍象。天子佛心，統金輪而調御；皇風法運，綿玉歷以遐敷。令行吳越，端藉一人以指南；道亘古今，方慶千秋而未艾。今茲略紀，僅識大端。教之誨之，深有望於大方；知我罪我，亦何辭於今日。見聞未及，俟泚筆以載登；　高明不遺，幸投珠而惠示。

## No. 1600-E 後序

宗統編年三十二卷， 國朝祥符釋繼蔭譔。蔭字湘雨，號宙亭，又號損園，嗣卑牧謙，住祥符。康熙二十八年，聖祖仁皇帝三次南巡， 召見 行在，契旨。嗣屢詔入都，賜御書神駿二字，以易寺名，竝水月禪心額。又御製詩一首，御臨諸家書賜之。蔭皆恭摹上石，以識恩幸。汔今雖寺屋毀敗殆盡，而奎章聖藻，巋然獨存。當時毗陵諸山大德，莫能方其寵遇。蔭少通儒術，深得文字三昧。脫白龍溪，徧參釋乘。謁退翁儲於靈巖，得受記莂。退翁為三峯藏得法弟子，道價傾海內。蔭承心印，聲譽大起。以其餘為古文辭，與勝國諸遺老相唱和，一時有齊己、貫休之目。嘗以佛祖紀綱、宗師血[爪*血]，歷數千年來紀述之家，或體例未精，或徵采踳駮，未足為千古正傳。退翁嘗欲著法苑春秋而未果，蔭因博采經史釋乘，一仿朱子綱目體例，斷以周昭王二十二年我佛降生為始，汔國朝康熙二十八年，曰佛紀、祖紀、五宗紀。其自明萬歷四十三年以後諸方之出處，附書年甲之下，曰略紀，以俟後之宗統定而詳系焉。上下二千六百四十年間，紹述宗風之次序，授受法印之機緣備，及朝政廢興之有關釋氏者，淹貫翔核，融儒、釋為一貫，正其謬，闕其疑，自為註以發明之。謹嚴一遵史法，固法苑之龍門，而緇林之實錄也。書成，表上之。

朝許青嶼侍御之漸為刊板，序而行之。板藏瑪瑙寺仰山西房。當時以天童、三峯二世互相成褫，開悟來學。厥後子孫各立門戶，分左右袒。論者又以三峯子孫尊父巇祖，多不直之。蔭雖三峯的裔，而中立無所倚毗，故是書不甚流傳。然其論臨濟宗旨，至明神廟而後已同淪墜。非天童無以見臨濟之廣大，非三峯無以見臨濟之精微。旨哉言乎！此誠正知正見，傳之後世，而昭昭靈靈，自有不得而泯沒焉者。粵匪之亂，是書板片蕩焉無存。吾郡天甯堯亹上人訪於神駿寺，僅僅得一部，已於殘編斷簡中湊集成帙，幸無缺失，亟謀重付剞劂。嘉善陳仲泉清玉、仁和許息庵樾身慨然出資助成之。當夫世風刓弊，祖道淺衰，九鼎單絲，不賴有淹通宗匠宏宣綱要，其何以謂人天眼目哉！堯亹之亟欲流傳，與蔭之著述是書，固同一發明現成公案者也。蔭之住天甯，嘗重修正殿，太守于公琨為之記，事在康熙三十一年，固嘗有功於天甯。今堯亹於二百年後重為流通，亦力闡綱宗之一大機緣也。印用聚珍板，易於譌舛，遂并原本之誤，為校刊記附焉。

光緒十有三年夏六月毗陵雅浦居士陸鼎翰識後

##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